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一〇七・經部・禮類

檀弓辨誣三卷	〔清〕夏 炘撰	一
王制箋一卷	〔清〕皮錫瑞撰	四五
內則章句一卷	〔清〕顧陳垺撰	七三
學記箋證四卷	王樹枏撰	九三
坊記新解不分卷	廖 平撰	一六五
深衣解一卷	〔清〕戴 震撰	一七三
深衣釋例三卷	〔清〕任大椿撰	一九七
大戴禮注補十三卷附錄一卷		
〔清〕汪 照撰		二五三
大戴禮記正誤一卷	〔清〕汪 中撰	三六一
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	〔清〕王聘珍撰	三八九

大戴禮記補注十三卷序錄一卷

〔清〕孔廣森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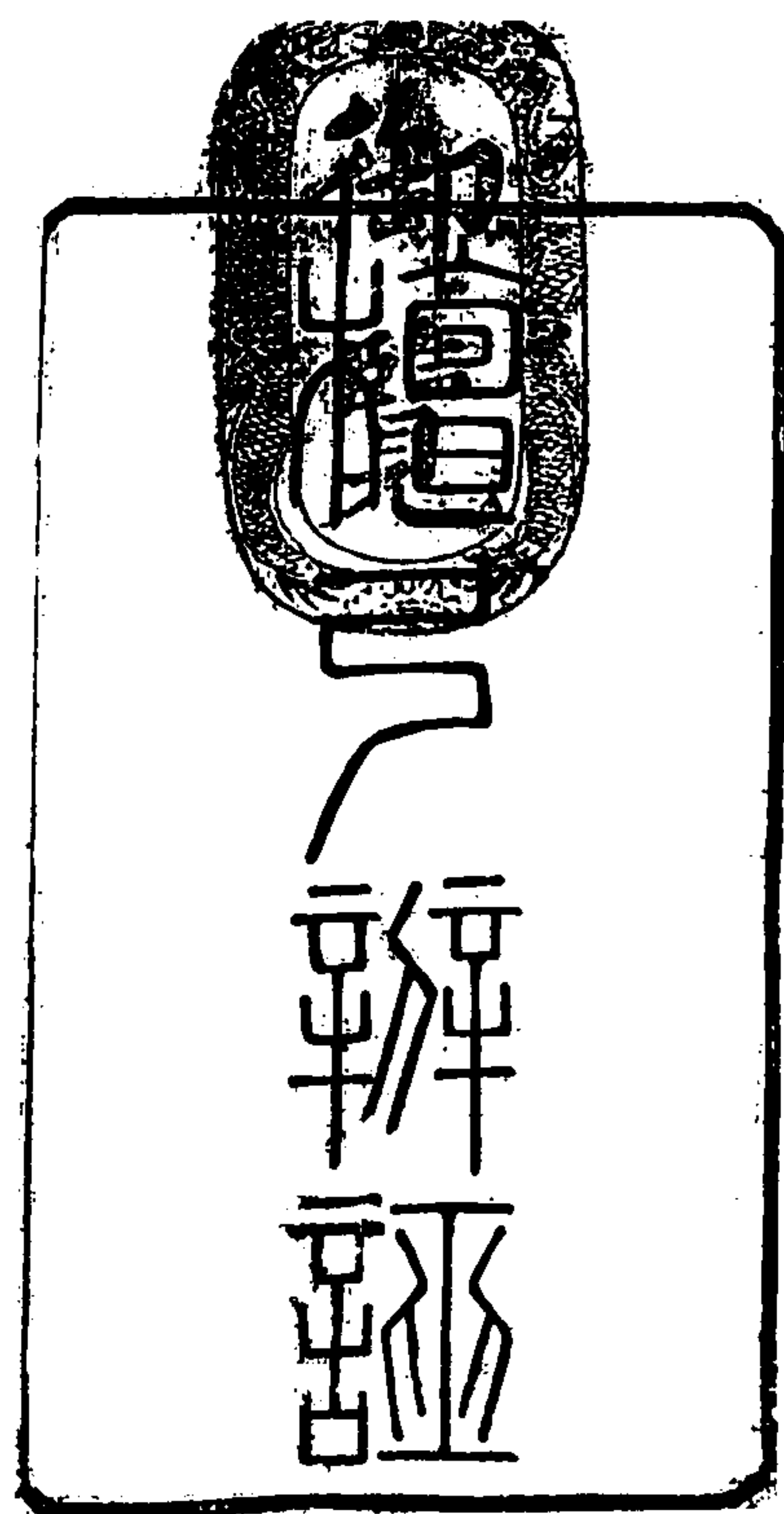
大戴禮記斲補三卷

〔清〕孫詒讓撰

226/07

六一九





檀弓辨誣

自叙

檀弓辨誣自叙

檀弓一書專為詆訾孔門而作也戴次君無識列諸四十六篇之中後儒雖有疑其說者往往震於古書莫敢攻詰但以爲記禮者之失而已余素好檀弓之文誦之極熟久而覺其誣妄且誣妄者非一端如以爲記禮之失不應所失者盡在孔氏一門及其門下之高賢弟子也聖人之道道端夫婦故易首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所以肇基也而檀弓則造爲三世出妻以誣之幼而無父謂之孤囿言松楸其永慕也何極而檀弓則造爲不知父墓以誣之士喪禮筮宅之詞曰無有後艱慎終於葬豈宜檀弓辨誣

自叙

有悔而檀弓則造爲防墓崩以誣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君子若駟之過隙也而檀弓則造爲旣祥彈琴笙歌以誣之如檀弓之說則孔子之稱至聖其能無愧乎不獨此也聖門傳道之賢莫如曾子傳經之賢莫如子夏一貫與聞之賢莫如子貢四方禦侮之賢莫如子路其他有子冉子子游曾點諸賢皆聖門之選也而檀弓無一不用其誣焉於是聖人一門及其門下之高賢弟子幾於指擊無完膚矣昔春秋之末異端並起墨子非儒一篇所以詆毀聖人及其門弟子者無所不至荀子非十二子篇於聖門高弟直斥之曰賤儒若檀



弓者豈其流亞與然墨荀二氏之非毀孔門人皆知其爲非爲毀也檀弓則托於記禮之詞問答之語渾然不露圭角未嘗不以孔子爲聖而所述之事無一不與聖人相反未嘗不以諸子爲賢而所載之蹟無一不與賢人相反陽予之名而陰毀其實其所以醜詆痛嘗者幾於無復忌憚而自漢以來誦法孔氏高賢名儒比肩接踵爲所欺而莫之省者蓋二千餘年於茲矣世晚道微異端更甚惑世誣民之說愈出愈奇安知後世不更有傑黠者流援檀弓爲口實以集矢儒門者乎余不勝杞人之憂辨而正之以詔來學知我罪我聽諸公論而已

檀弓辨誣敘

七

咸豐四年閏逢攝提格之歲冬月既望當塗張甫氏夏忻譔於星江學舍

例言

檀弓上下兩篇先儒疑之者甚多茲斷爲專毀孔門而作雖係創論實本先儒之精論而推闡之非敢自矜已見以指斥古書也

墨與孔同時荀與孟同時墨之非儒荀之非十二子可謂之妄不可謂之誣說文誣加也韋昭國語注加罪無辜曰誣徐鍇曰誣以無爲有也廣韻誣枉也正韻誣讎也皆誣之義也故竊取孟子不得已之辨以作斯編

檀弓不知何時人所撰孔仲達以爲六國時人按六國之時異學塞路荀卿楊墨各樹壇幟則以檀弓爲六國時人所傳未必無據不僅仲梁子之一證也

檀弓不知何國人所撰陸德明以爲魯人按呂氏春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宰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則是篇或卽墨氏之徒所作故事與孔門爲仇與

柳子厚胡致堂皆以檀弓爲曾子之門人魏華父以爲子游之門人按檀弓譏刺曾子最多於子游亦有微詞似非二子門人所作



是編先列檀弓正文次注疏次先儒議論而以按語辨之庶閱者原委了然

是編專爲孔門辨誣而作其與孔門無關涉者雖有虛誣概置不論

是編既成恭查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載檀弓疑問一卷邵泰衢撰以禮記出自漢儒檀弓一篇尤多附會其可疑者條列而辨之未見是書無從採入

是編刻成於友人案頭見明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雜著中辨

檀弓辨誣

例言

檀弓數條與鄙見如釋鼓之相應敬附刻例言之後以公同志焉

防墓崩章 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之

棺醜然暴於人而不脩何取於古乎信如其言安足以爲聖其

誣孔子甚矣謂殯於五父之衢亦然

子夏喪其子章 孔子之門人曾子最少曾子之父與師商固

友也曾子於子夏之喪明而弔之則宜其名而數之者非曾子

事也曰朋友有過以其長也則不正之與曰非也正之者是也

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何以明之曰其詞倨而慢曾子之

詞慤而謹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章 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矜且趨焉以求利於南蠻之國會孔子而若是乎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爲民制孔子何取乎曾子之問子游之荅皆非也

孔子之故人章 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苟有大故則周公必棄之矣小過而容之義也大故而棄之者亦義也察察然拒昧昧然容薄量無制者之爲豈聖人所爲乎天下之大故宜莫甚於母死而歌者矣此而不棄烏乎棄以是爲聖人之量

檀弓辨誣

例言

吾弗知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章 禮者君子恒履之器也不可斯須遠於身豈以家之貧富時之通塞爲行否子思賢者其於道粹矣信斯言也烏在其喻於道



檀弓辨誣三卷

目錄

卷上

辨孔子出妻之誣

辨伯魚妻嫁之誣

辨子思出妻之誣

卷中

辨孔子不知父墓之誣

辨孔子防墓崩之誣

檀弓辨誣目錄

辨孔子既祥彈琴之誣

辨孔子彈琴食祥肉之誣

辨孔子說驂賻舊館人之喪之誣

辨孔子若弗聞原壤登木而歌之誣

辨孔子夢奠兩楹之誣 附桐城方存之柏堂經說一篇

卷下

辨曾子子貢入廐修容之誣

辨子夏喪明之誣

辨曾子易簣之誣

辨曾子之喪浴於櫛室之誣

辨曾子指子游示人之誣

辨曾子荅有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誣

辨曾子母喪哭子張之誣

辨曾子居喪七日水漿不入口之誣

辨曾子論小斂在西方之誣

辨曾子論祖者且也之誣

辨有子既祥絲屨組纓之誣

辨有子欲去喪踊之誣

檀弓辨誣目錄

辨有子對哀公設撥之誣

辨曾子倚門而歌之誣

辨子路醢於衛之誣

辨冉子攝束帛乘馬之誣

辨子夏弔喪未小斂經而往之誣

辨子游子夏論異父同母之昆弟有服之誣

辨子游言禮之誣 二條



檀弓辨誣卷之上

當塗夏旂發補學

辨孔子出妻之誣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問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孔氏正義曰時伯魚母出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於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或曰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旂按檀弓欲誣聖人之出妻又不肯明言故約略記之

檀弓辨誣卷上

於此而厚致其誣於子上之母死而不喪章使後人曉然於孔氏之世世出妻也誣之甚亦妄之甚矣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孔氏正義曰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

檀弓辨誣卷上

十一

旂按檀弓欲誣孔子之出妻仍不欲明言其事而以孔氏之世世出妻厚誣之使孔子亦在世世出妻之內而孔子之出妻不言而曉然矣坐實子思出妻又厚誣不使子上得喪之於是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乃孔子之使伯魚喪出母矣故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惟時中之聖能之若曰惜乎其不能齊家而出妻耳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則子思以前伯魚即喪出母矣伯魚喪出母是即孔子出妻矣康成心知檀弓之意終知聖人之不可誣故不敢明

注一字至孔穎達則無所忌憚矣穎達爲聖人之苗裔曲徇檀弓而甘於自誣其祖亦獨何心哉茲考聖人實無出妻之事并官夫人世世祀於闕里諸證列之於左

家語孔子十九歲娶宋之并官氏

年譜魯哀公十年孔子六十七歲夫人并官氏卒鄭氏環曰素王事記

孔庭摘要魯哀公十六年六月初九日葬夫子魯城北泗上與夫人并官氏合墓

旂按并官夫人之歸於孔氏卒於孔氏與夫子合墓於



泗上見於家語年譜孔庭摘要諸書鑿鑿可據檀弓何人而敢誣之乎

鄆道元水經注夫子故宅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夫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間東向此漢永平中魯相鍾離意修廟所見者

圻按永平爲漢明帝年號自周敬王三十五年升官夫人卒至此五百五十六年孔氏世祀夫人豈云出乎

魯相韓敕復顏氏升官氏繇發及脩禮器碑維永壽二年青龍在潛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維太古

檀弓辨誣卷上

三

華胥生皇雄口口育口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爲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學莫不馳思歎仰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升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升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散聖輿食糧亡於沙邱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鍾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租桓籥柅禁壺脩飾廟宅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抒元汙以注水流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士仁聞君風耀故咏其德尊琦大人之意追彌之恩

乃其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皇戲紘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宮太乙所授前圖九頭以斗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制作之義以俟知與於穆韓君獨見大意復聖之族卓越紀思修造禮樂胡輦器用存古舊宇愍勸宅廟朝車威熹出誠造更漆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元汙水通口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佑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口口旁伎皇代刊石表銘與乾口耀長期

檀弓辨誣卷上

四

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垂億載 韓明府名敕字叔節 圻按永壽爲漢桓帝年號自永平元年至永壽二年又九十九年矣孔氏之世祀夫人歷周秦漢三朝如一日韓叔節復顏氏及升官氏繇發邑中人士立碑以頌韓君之德美之曰復聖之族卓越紀思其協於人心爲何如乎檀弓穎達云云其得罪聖門不亦大哉

金党懷英重建鄆國夫人殿記先聖之夫人曰升官氏子孫祠於寢宮舊矣宋祥符初旣封鄆國始增大其殿像宋末燬焉國家皇統九年始以公錢修復正殿後八年又營兩廡而



積羨錢二百萬將以爲鄆國殿之用而未給也大定間天子留意儒術建學養士以風四方舉遺禮興廢墜曠然欲以文治太平襲封公摠躍然喜曰祖庭之復此其時乎乃以殿之規模白有司而有司吝於出納乃更破廣爲狹剗崇爲卑由是別得故時羨錢爲殿費襲封公蹴然曰是規模者豈能稱前殿爲王寢乎吾獨以奉祀事守林廟爲職顧不得以專達雖然吾豈敢不力與乃與族長端修親率廟丁載斤斧走東蒙深入數百里歷巖險冒風雨與役者同其勞得其松中楹檁者以千數又與族兄播市材於費凡棼櫨棋桷之屬皆取

檀弓辨誣卷上

五

足焉會祖林大槐數十一旦皆樁死適可爲楹棟之材而二百萬者止足以充瓦甍聖賢與夫梓匠備直而已時劉公璋爲節度副使實董其役趙公天倪爲判官二公廉直而幹吏不敢擾以私而襲封公得以盡其力越十九年冬殿成奉安之日士庶咸會比肩聚觀邦人族戚更贊迭助父老嗟歎至或感泣以爲復見太平之舉也於是襲封公以書走京師屬懷英爲之記則序其修廟本末而爲說曰嗚呼聖人之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父子君臣之教達於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風動教化皆由此始

吾夫子出著述六經實綱而紀之以垂憲百代故後世推尊以爲人倫之首而闕里舊宅四方於是觀禮然則所謂作合聖靈者其奉事之禮安可以不稱今夫浮屠無夫婦絕父子廢人倫其空言幻惑且不足以爲教然貪得而畏死者奔走敬事至傾其家貲非有命令賦之也而其雄樓傑閣窮極奢侈僭越制度耗蠹齊民有司者不以禁而吾夫子之宮化教所從出有司乃不以爲急一殿之建至於身履勤苦然猶積年而僅成何其難也嗟乎夫子萬世之師也今休明之代不患其不崇吾獨惡夫悖人倫者方起而害名教故因是殿之

檀弓辨誣卷上

六

役有以發是言也

析按升官夫人之祀於孔氏至後代而愈崇其寢宮之享由來已久故此記云子孫祠於寢宮舊矣党氏懷英發明聖人之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父子君臣之教達於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風動教化皆由此始真探本窮源之論又謂吾夫子著述六經實綱而紀之以垂憲百代者如易首乾坤詩首關雎書紀嬪嬙禮重大昏之類皆聖人之垂憲以爲百代法也豈有一己之身閨門之內全無刑于之



化而竟出其妻乎以夫子之聖而誣以出妻之名以升官之賢而誣以被出之辱檀弓穎達之流真罪不容誅者也

陳氏庚煥衢州孔氏夫子夫人楷象考自戴記傳孔門三世出妻之說漢宋諸儒均莫敢議橫渠張子獨深非之近代晉人閻若璩漳人蔡衍錕魯人劉九晚始力辨之然皆據理斷其烏有耳前甯德令三衢范公崇楷爲庚煥言其郡南宗博士家有夫子及升官夫人楷木像奉安至聖廟後寢閣上容觀溫肅衣褶渾古相傳端木子所手鐫也宋衍聖公孔端友

檀弓辨誣卷上

七

避靖康之難率以南渡遂留於衢名公達官道三衢者多瞻瞻禮庚煥聞之躍然謂可證檀弓篇之妄矣既又思孔氏既有是像何以載籍無聞而古今諸儒咸莫之考也及閱鄺道元水經注乃信范公之不我欺而檀弓之誣果無難破也水經注之言略曰夫子故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夫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間東向此漢永平中魯相鍾離意修廟所見者則孔氏實世祀夫人而夫人之未嘗見出也明矣注又云廟有夫子像二童子執卷侍立穆穆有仰詢之容廟西北二里有顏母廟廟相猶嚴此則

魏黃初中所修之廟道元所親見者也顏母別立廟者虛中室以尊夫子也不言夫人者東間之像設無改其舊也像鐫自端木子雖別無考端木子多才場居三年有所追慕以示永慕事固宜有也故宅像設止於三者鄭大夫遺容無從追寫古人尙質因三室以奉三像不敢有增亦禮則然也端友南奔僅存二像者倉卒之際弟子像非所急顏母像在別廟勢不暇及也像既留衢曲阜北宗阻於聞見而稽古之士率詳祖庭南宗之廟鮮或留意則闕里志諸書之不載縉紳先生之無稱固無足怪也竊計闕里聖蹟自手植樹外莫此爲

檀弓辨誣卷上

八

古彼檀弓篇固謂孔氏不喪出母而聖配之像踰二千年儼然尙存於南宗之祠原委甚明古書可據是足以明聖師之刑于正禮家之傳誤矣夫人之誣既雪則庶氏之母之哭子上之母之不喪其不足信舉無難隅反矣所係名教豈淺鮮哉

析按陳惕園據南宗楷像以證孔氏之世祀夫人而闢檀弓之妄可謂有功名教矣要之聖人之德始自閨門達於天下以傳之後世自孔子以前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聖孰不以妃匹之際生民之始王化之端積而充



檀弓辨誣卷上

九

之以至於參贊天地發育萬物豈以賢於堯舜之孔子而有慚德乎此以理論之不必徵諸事實莫不灼然於檀弓之妄也卽以事實而論孔子十九歲娶升官夫人二十四歲顏母卒此四五年之間生伯魚及公冶長之妻孔子少孤貧賤菽水之養乳哺之勤皆夫人是賴豈有母未卒而去婦之理迨顏母既卒則夫子之於夫人又在與更三年喪不去之列矣而况哀公十年升官夫人卒見於年譜與孔子合墓泗上見於孔庭摘要歷世奉祀見於諸儒之紀載反覆考之檀弓之妄不待智者

而決也嗟乎升官作嬪於聖誕育泗水俟伯魚雖賢不及顏淵而詩禮之傳克承家學再傳而得子思遂傳道孟子以光大聖緒中庸一篇與論語並垂不朽自是以後綿綿延延歷數千年以至今日孔氏子孫之著聞者大儒名臣通人碩士代不乏人皆發祥於升官夫人之一人穎達爲聖人之裔傳會檀弓侮聖誣祖不孝之罪眞上通於天矣

附彌縫檀弓諸說

橫渠張子曰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

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此曰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

顧氏炎武曰伯魚之期而猶哭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

江氏永曰伯魚之母死當守父在爲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爲喪出母也

析按諸儒不信孔子出妻之事其見卓矣又欲彌縫檀弓之說故以父在爲母期解之其實檀弓之欲厚誣孔子詭譎已極禮父在爲母期有禫小記所云爲父母妻

檀弓辨誣卷上

十

長子禫是也有禫之期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而後卽吉如伯魚爲母期係父在之期則甫經十二月尙未至祥何不可哭之有惟爲出母之期無禫十二月而畢故去子以期而猶哭爲其甚此檀弓記此以誣聖人之本意也復恐後人以父在爲母期解之於是復記子上之母死一節誣孔氏之世世出妻而孔子亦在世世出妻之內其用心之險如此後儒雖知孔子之斷不出妻而未盡燭檀弓之誣故爲之彌縫其說而不知其不可彌縫也



江氏永曰昔人因檀弓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馭麟被著四書類典賦辨其無此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非謂伯魚之於开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所按九女皆施氏所生無攷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敘所謂叔梁公始出妻是也此說甚有理施氏無子而出乃求婚於顏氏事當有之其後施氏卒夫子爲之服期蓋少時事門人之問明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是謂夫子自喪出母非謂令伯魚爲出母服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此語尤可見孔子

檀弓辨証卷上

七

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子實爲父後之子在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在施氏非有大故不幸無子而出實爲可傷故甯從其隆而爲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污不爲之服矣所謂無所失道者也

所按江氏述甘氏之說以爲先君子之喪出母謂孔子之於施氏可謂巧於彌縫矣據甘氏之說施氏配叔梁公亦既生女九人則其年與叔梁公相亞也叔梁公年七十餘始求婚於顏氏孔疏引家語叔梁紇年七十又餘無妻今本家語無此文又歲餘而生孔子孔子雖生知至能權衡義理爲無服之

出母服期之時亦必在志學以後施氏之卒年近百齡此事之罕有者也古本家語云叔梁公年七十餘無妻蓋其時施氏已卒矣雖妾生孟皮一子又有足疾不能承祭祀故求婚於顏氏最得其實七出中無子出之說本不足憑施氏作配叔梁誕育九女其無失德可知因其年老無子而遽出之叔梁公不應哀薄至是惟施氏既卒故家語謂之無妻始求婚於顏氏也檀弓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下云子之不使白也喪之文法兩兩相對明謂孔子令伯魚喪出母也諸儒明知孔子之必

檀弓辨証卷上

七

不出妻又因檀弓古書不敢議其証據故多方回護如此烏知檀弓一篇專爲詆訾聖門而作哉

辨伯魚妻嫁之証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鄭氏注曰伯魚卒其妻嫁於衛

所按檀弓証孔子出妻之不足又証伯魚也孔庭摘要云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史記云伯魚年五十考孔子



十九歲娶升官夫人二十歲生伯魚至六十九歲適合  
年五十之數伯魚之夫人當伯魚卒時亦不下四五十  
歲而猶謂其出嫁有是理乎是時先聖在堂子思甫八  
齡耳嫂也不養其舅母也不恤其孤無柏舟之矢乏凱  
風之仁平昔二南之教其謂之何檀弓悍然著之於篇  
康成靡然和之於注稍有良心者能不讀之而髮上衝  
冠哉

析又按檀弓借柳若之言以訕謗聖門令人不忍卒讀  
夫人至父卒母嫁頹其家聲四方卽不非笑亦何禮之

檀弓辨誣卷上

主

可觀又伯魚之妻非他乃孔子之媳子思之母也以至  
聖之舅不能化其媳大賢之夫不能負其婦亞聖之子  
不能安其母禮教宗主其門第固如是乎檀弓爲反言  
以譏之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平觀禮其辱莫大  
於是墨子雖毀聖人尙不至此其後沈繼祖之劾朱子  
憑空結撰實祖檀弓之故智云

朱氏軾曰軾按以爲出可也豈有子思之母而嫁者乎

析按此又調停檀弓之說闢鄭注之嫁而以爲出也考  
子思生於哀公三年己酉哀公十年伯魚卒年五十歲

則子思之生伯魚四十二歲矣是夫人之相伯魚以事  
至聖者歷數十年之久一旦有子而屢出之乎後人知  
檀弓之不足據而不敢斥以爲妄反就嫁出兩字較量  
輕重使至聖之賢婦述聖之賢母抱萬世不韙之名亦  
可傷矣至於因檀弓此記而遂議子思之得失者具列  
於左而辨之

鄭注又曰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  
嫁母齊衰期有其禮無其財謂禮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  
其財無其時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子思謂時所止

檀弓辨誣卷上

古

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

人

孔氏正義曰嫁母喪服無支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  
從爲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  
衰期不言嫡庶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  
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鄭  
荅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早死無繼故云數世  
皆一子

袁氏準曰爲父後猶服嫁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



後應服嫁母據劉智云雖爲父後猶爲嫁母齊衰訖葬卒哭乃除踰月乃祭案譙周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爲之服周可也又石苞問淳于睿曰聞嫁繼親凶諱便制服議者所難以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爲嫁與見出者異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譏君爲詳正也睿荅曰案禮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喪之禮如子云子聖人之後卽父後也如此經文父卒爲繼母嫁者服而已聖人之後爲父後者服嫁母也二者分明無可疑

檀弓辨証卷上

五

吳氏澄曰禮父在爲嫁母齊衰期父沒爲父後者則不服其時子思父伯魚久沒祖仲尼亦沒而其已嫁之母死於衛子思將爲之服柳若者衛之賢人也疑子思不當服此嫁母故戒之子思所以得爲嫁母服者蓋伯魚有長子子思爲支子伯魚沒長子爲父後及長子亦沒而無子子思自以支子不得繼兄主祭而已子孔白本是繼禰之宗故以接續其兄爲繼祖繼曾祖之宗而承祭祀白不立爲伯父後特接續而主祭耳故子思未嘗主祭而得爲嫁母服也至若譙周袁準所

云父卒母嫁非父所出嫡子雖主祭猶服期此則禮經所無臆說爾

檀弓辨証卷上

六

析按譙允南袁孝尼因鄭注喪之禮如子一句遂謂子思爲嫁母服期子思乃父沒主祭之嫡子遂謂雖是嫡子亦必爲嫁母服期與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不同鄭康成吳幼清則謂爲父後者爲嫁母無服子思本是支子故得爲之服議論不同如此要之皆受檀弓之欺也伯魚之妻豈有再嫁之事子思之母死於衛一章乃恐空撰出何有子思爲嫁母服期之事明乎子思之母未嘗嫁而一切紛紛之議皆可置之勿論矣

析又按檀弓此章其用意詭譎之處與子思之母死而不喪章相表裏後儒無一人窺見竊嘗反覆其文而得之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不爲之服柳若謂之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其再三審慎以爲四方表率安得不爲之服乎蓋欲子思之服之也子思曰吾何慎哉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兩吾何慎哉與柳若子蓋慎諸針鋒相對言今雖有禮有財而時弗可服則只得



不服之雖欲慎重爲服而有所不得也其後子上之母  
死子思亦不使服之與已之不服嫁母同然子思之父  
已沒不爲嫁母服猶可說也子思尙存子上禮爲出母  
服期而亦不使服之則於已爲涼德於子上爲不孝矣  
檀弓刺譏子思之意蓋如此惜乎後儒之未能窺破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  
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鄭氏注曰子思之母嫁母也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  
陳氏皓曰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嫁母與廟絕族故不

檀弓辨誣卷上

七

得哭之於廟

析按檀弓誣子思之母嫁又誣子思不爲嫁母行服亦  
已甚矣此復誣之以哭嫁母於孔氏之廟爲大戾於禮  
者何後儒皆爲其所愚而不覺也國君娶夫人之詞曰  
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宗廟楚公子圍娶於鄭曰圍  
布几筵告於其莊之廟而來士昏納采問名諸禮主人  
皆廟受之故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  
婦也夫子爲秉禮之宗子思爲達禮之士豈常人之所  
易知者子思反不知之而哭嫁母於孔氏之廟乎其門

人何人也必學於子思者也學於子思者且知嫁母絕  
廟之義而子思昧昧不知必待門人詰責而始引過不  
遑亦弗思之甚矣

辨子思出妻之誣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至自子思始也 見前

鄭氏注曰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伯之子名白其母出禮爲出  
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耳污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  
自子思始記禮所由廢非之也

孔氏正義曰子思既在子上當爲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

檀弓辨誣卷上

七

之

析按檀弓既誣先聖之出妻又誣伯魚之妻嫁此復誣  
子思亦出其妻以見聖人一門之內婦順不脩祖孫父  
子世世有慚德也考史記載子思年六十二歲然孟子  
孔叢子俱說魯穆公敬事子思鄭氏環云子思生於哀  
公三年先聖卒於哀公十六年又六十九年而穆公始  
立六十二定屬八十二之誤其言甚有理又史記載子  
上年四十七孔氏譜作四十九孔叢子言齊威王兩召  
子上爲相魯穆公至齊威王又二十餘年則子思之生



子上五十歲外矣子上之母至少亦四十上下以五十之父四十之母甫慶似續速賦此離天理人情斷無此事昔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君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者聖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夫以不類之子而子思止其出妻豈以恭敬習禮克紹家學之子上而子思反出其母乎總之聖人爲禮教大宗禮始於衽席之間閨門之內而三世出妻習

檀弓辨誣卷上

九

以爲常情不爲怪毀聖謗賢莫此爲甚後儒不察反因是論禮各執一詞紛紛如聚訟之多抑獨何也

張子曰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也子於母則不可忘若父不使之喪子固不可違父當然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

楊氏時曰問子思之不使白也喪出母也是乎曰禮適子不爲出母服曰何也曰繼體也

朱子曰孔子令伯魚喪出母而子思不使子上行之者出母旣得罪於祖則不得入祖廟不喪出母禮也孔子時人喪之

故亦令伯魚喪之子上下時人不喪之故子上守法亦不喪之又曰子思不使子上喪其出母以儀禮考之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出母無服或人之問子思自可引此答之何故費詞恐是古者出母無服逮德下衰時俗有此故曰先君子無所失道卽謂禮也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是聖人固用古禮亦有隨時之義時如伯魚之喪出母是也子思自謂不能如此故但守古之禮而已儀禮出妻之子爲母齊衰杖期疑是後世沿情而制

檀弓辨誣卷上

十

陳氏皓曰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者伯魚乃期而猶哭賢者過之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而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爲問則子思難乎言伯魚之過禮也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爲對

析按以上諸說皆以不喪出母爲是見檀弓之記此所以美子思之得禮也

陳氏祥道曰夫之於妻有出之之禮子之於母無絕之之道故不爲父也妻不可謂之不爲子也母以其不可謂之不爲子也母故死而必喪以其不爲父也妻故止於期年而已此



喪出母之義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思謂先君子之無所失道者以情徇道而未嘗以道徇情也道隆則從而隆故喪出母道污則從而污故止於期年而已若伋則以道徇情而不能以情徇道故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見不爲白也母嗚呼君子之於禮不知而不行者其過小知而不行者其過大子思知而不行而以不能自詘此所以不爲君子取也

方氏慤曰父在而服出母期此從道之隆也父沒而爲後則不爲之服此從道之污也君子之於禮過者俯而就之不至

檀弓辨誣卷上

世

者跂而及之子思乃有安能之語豈爲知禮者哉

馬氏晞孟曰夫婦以義合亦可以義離子母之恩無絕也雖子之於出母猶必喪之而父亦不得禁焉蓋夫婦失義不可以奪子母之恩也子思之不使白喪出母則既薄矣又從而爲之辭其可乎

葉氏夢得曰汚隆猶言升降道可以恩而上之者謂之隆故父在無嫌則與之俱隆而服期道可以義而殺之者謂之汚故父沒而爲後不可以有二本則與之俱汚而不爲服此人

之所可勉也而子思自以爲不能而使白絕其母故記不喪

出母自子思始

所按以上諸說皆以不喪出母爲非見檀弓之記此所以譏子思之失禮也

吳氏澄曰伯魚父在故得爲出母服子思雖是父與祖俱已沒然亦得爲嫁母服者支子不主祭故也子上雖有父在而不得爲出母服者蓋子思兄死時子思使其子接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此禮昔所未曾有子思以義起之以孔氏一家之變禮權而得宜者

所按吳幼清繫爲子思有兄子上主祭之說以幹旋

檀弓辨誣卷上

世

孔氏一門之於禮皆有得無失而不悟檀弓之誣是以於儒先議論之外另起爐竈如此其謂子思有兄者亦以檀弓之哭嫂也爲據而不知檀弓一篇無往而不虛誣也

所又按檀弓之誣聖門何若是之甚也誣孔子伯魚之不足復誣子思之出妻誣子思出妻之不足又誣子思之不使白也喪出母誣子思不使喪出母之不足又牽連孔子伯魚而誣之其意以爲後之儒者如執不當喪出母之說則子思是而孔子伯魚非矣如執當喪出母



之說則孔子伯魚是而子思非矣孔氏一門之於禮祖孫父子不能盡一此得則彼失彼得則此失後之人無所適從世亦安貴有聖人及有聖人之家法也雖以朱子析理之精亦不能盡發其覆至多爲辭說以解之其他更無論矣惟知檀弓之言皆烏有子虛之論而後出母之服悉據禮經以正之其父在也則無論適子庶子皆爲出母服齊衰期其父沒也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心喪以終之其餘支子仍服齊衰期嫁母亦然斯爲仁之至而義之盡也檀弓既誣聖門又復紊亂禮經使先

檀弓辨誣卷上

七

王服制不明於天下其罪可勝誅哉

檀弓辨誣卷之中

當塗夏忻張甫學

辨孔子不知父墓之誣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邾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鄭氏注曰殯於五父之衢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已欲發問端五父衢名蓋邾曼父之鄰人之見之者見柩行於路其慎也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輶葬引飾棺以柳襲孔子是時以殯

檀弓辨誣卷中

一

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問於邾曼父之母曼父之母與徵在爲鄰相善

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夫子訪父墓之事云孔子既少孤失父其母不告父墓之處今母既死欲將合葬不知父墓所在意欲問人若殯母於家則禮之常事他人無由怪已故殯於五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致問於已外人見柩行路皆以爲葬但葬引柩之時飾棺以柳襲其殯引之禮飾棺以輶當夫子飾其所引之棺以輶故云其引也蓋殯也殯不應在外故稱蓋爲不定之辭於時邾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見孔



子殯母於外怪問孔子孔子因其所怪遂問聊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然後得以父母尸柩合葬於防

析按檀弓欲誣孔子不能盡其孝道而造此不知父墓之事也孔子雖三歲失怙而顏母之卒年二十四歲矣此二十四年中竟不知父墓之所在尙得謂之人子乎聊曼父之母既與顏母相善又與孔子爲鄰二十四年之久未嘗過而問焉直至母卒之後始殯母於外以發其問端不近人情之事孰過於此且古者士禮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殯者在家者也葬者在外者也殯於家而

檀弓辨誣卷中

二

後可以朝夕哭朝夕奠朔月奠凡來弔者皆就其家而弔之若殯之於外則孝子之倚廬不知何在朝夕之哭奠朔月之殷奠亦不知何在賓客之來弔者皆將畫宮而受弔矣有是禮乎

鄭注又曰孔子之父聊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

析按鄭氏此注尤怪誕之極蓋本史遷之曲說而史遷又因檀弓而加甚者也史記曰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紇死葬於防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謹

之也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嗚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入葬於防焉夫不備禮曰野合叔梁公求婚於顏氏顏氏許以女妻之豈有不備禮之理聖母奉父之命作嬪於孔三歲而生孔子名正言順有何可恥而諱言叔梁公之墓也世人皆謂陳雲莊之禮注不及康成遠甚然康成此章之注全無義理不能救正檀弓一字其識不逮雲莊遠矣

陳氏澣曰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

檀弓辨誣卷中

三

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馬遷爲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注因之以滋後世之惑且如堯舜瞽瞍之事世俗不勝異論非孟子辭而闕之後世謂何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孟子曰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愚亦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爲孔子其不然審矣此非細故不得不辨

朱氏軾曰孔子有姊有兄非皆少孤也何待問之聊曼父之



母耶曼父之母與聖母善其非遠在他國可知何待既殯而問乎禮經背繆無過於此亟當刪之

所按陳東匯朱高安之論洵足爲聖門功臣而高安有姊有兄非皆少孤何待問之耶曼父之母數語尤爲破的之論世之祖護檀弓者不能爲之置喙矣但陳氏所爲不得不辨朱氏所謂亟當刪之者僅見於此不知檀弓一書其可辨可刪之事甚多後儒彌縫其說者仍列於左而辨之

張子曰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其殯周慎有如葬然故人之

檀弓辨誣卷中

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周慎實是殯故曰其慎也蓋殯也

所按讀慎如字謂孔子殯母周慎力爲孔子斡旋而卒無以解不知父墓之辱也

馬氏晞孟曰叔梁紇宋人葬制墓而不墳此孔子少孤所以不知

所按以墓而不墳解聖人不知父墓之故而不知墓而不墳仍係檀弓之言另辨於後

吳氏澄曰叔梁紇殷人葬從殷制墓無封識子孫亦無展省之禮孔子少孤母既死則不知父墓所在矣

所按吳幼清宗馬彥醇之說謂葬用殷制而云子孫亦無展省之禮是二十四歲之聖人不知省墓爲何事矣何說之荒唐若此

江氏永曰此章爲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近人高郵孫遂人漫孫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蓋殯也問於耶曼父之母兩句爲倒句甚有理蓋古人埋棺於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不惟孔子之家以爲已葬卽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爲已葬至是母

檀弓辨誣卷中

五

葬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於防惟以父墓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啟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由問於耶曼父之母而知之以信其言而合葬於防焉

所按江氏據孫氏之說以五父之衢爲叔梁公之殯防山爲新卜之兆其論創矣然史記明云叔梁紇死葬於防山則非新卜之兆也且惟叔梁公葬防山孔子以母耐之故云得合葬於防史記又云孔子母死乃殯五父



之衝則五父之殯乃母也非父也鄭氏本之史記史記  
卽檀弓之注茲姑不具論古者葬有定月斷無殯而不  
葬至二十餘年之久古雖不墓祭亦無自三歲少孤至  
二十四歲母卒絕無展墓之事且孔子有姊有兄豈當  
日盡不臨其穴而待耶曼父之母是問乎明乎檀弓之  
無往非誣而羣疑盡釋矣

所又按孔叢子以此爲造謗誣聖見陳士義篇王肅亦直斥

此章爲妄見孔氏本章正義孔叢子雖僞書然此等正大之論

不必疑其僞而廢之王子雍好與鄭氏爲難其糾繩鄭

檀弓辨誣卷中

本

氏誠有過當之處然鄭氏此章之注甘爲檀弓佞臣子  
雍駁而正之有以哉

辨孔子防墓崩之誣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上也東西南  
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  
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  
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鄭氏注曰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  
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聚土

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崇高也封高  
四尺蓋周之士制孔子先反當脩虞事也門人後待封也言  
所以遲者脩之而來不應以其非禮三言之以孔子不聞脩  
猶治也

孔氏正義曰防地之墓新始積土遇甚雨而崩孔子自傷脩  
墓違古致令今崩弟子重脩故流涕也

所按此檀弓誣孔子葬親大事不能致其敬謹也

陳氏澂曰孔子流涕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  
傾圯且言古人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待於脩也

檀弓辨誣卷中

七

程子曰古所以不脩墓者欲初爲墓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  
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耶曰非孔子也  
孔子先反脩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  
其爲之不堅固可知孔子言不脩者所以深責門人也

所按以上二說乃檀弓誣孔子之本意如以防墓之崩  
係先時築土之不堅則孔子不能辭葬親不敬之罪如  
以防墓之崩乃門人終事之不謹則孔子不能辭使人  
不慎之愆二者皆無所逃於天壤之間於是乎世所謂  
聖人者乃不能慎終之人矣甚矣檀弓之誣也



斂又按檀弓所云墓而不墳不知何所據易言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謂上古也自中古以後既有棺槨又有喪期則亦自然有封樹矣如上世帝王陵墓見於古書者甚多雖未必皆實亦未必皆虛如其不墳何以久而能識周禮多監二代以爵等爲巨封之度安知非監二代而爲之如謂自殷以上皆墓而不墳恐無是事也至於古不脩墓一言尤爲害理墓旣久遠則不免牛羊之踐蛇虺之穿獾狐之穴如之何可以不脩孝子慈孫之心古與今無異必謂古

檀弓辨誣卷中

八

人葬親平地不墳漫無封識聽後世之犁爲町畦平爲場圃甚者築爲宮室治爲道路一切不爲之慮烏在其爲仁人孝子哉然則檀弓之言其害於世教大矣

易墓非古也

斂按易治也脩亦治也易墓非古卽古不脩墓也檀弓記此以譏孔子之脩防墓爲大有戾於古人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鄭氏注曰反覆也怪不如太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

周禮也

斂按康成不達檀弓之意也檀弓之意不在於儉而在譏刺孔子也壤卽墳也檀弓譏孔子旣知古者墓而不墳而反封之崇四尺以至於崩壞不能守古者不墳之制也故托國子高之言以刺之

辨孔子旣祥彈琴之誣

孔子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斂按檀弓記此誣孔子以忘哀之速不合古者是月禫徙月樂之禮較之孟獻子之旣禫縣而不樂猶有慚德

檀弓辨誣卷中

九

不過賢於魯人之朝祥而莫歌者可謂妄誕之極矣

鄭氏注曰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笙歌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孔氏正義曰彈以手手是形之外故曰除由外也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斂按鄭孔二氏皆不明檀弓誣孔子之意故以十日笙歌爲凶事先遠日乃踰月之事又云彈琴以手爲除由



外牽強附會全無義理考喪禮喪復常讀樂章復常者除喪非既祥也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焉故也是樂必作於既禫之後可知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祥又間一月而禫禫而作樂庶協於禮孔子既祥之五日急急彈琴斷無是事至於十日笙歌雖踰月亦未禫也檀弓種種誣聖不一而足可勝歎哉

汪氏琬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此記禮者之誣也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禫之同月異月吾姑不暇辨然必俟徙月而後用樂則已審矣顧孔子之彈琴也獨不當俟諸

檀弓辨誣卷中

十

踰月之外乎按琴瑟之爲物雖君子無故不徹者然考之於經皆燕饗樂器也其在鹿鳴之詩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是宜從徙月之例無惑也況當大祥之時其服則猶麻也其寢則猶未牀也雖使稍加緩焉以訖於踰月何不可者而孔子必欲彈之以于非禮乎與其不成聲不如勿彈與其彈於既祥之後不如彈之於既禫之後也魯人朝祥而莫歌則孔子薄言其失孟獻子禫而不樂則稱其加人一等孰謂孔子者禮教之所從出而反不如獻子乃僅僅與魯人爭五日之先後乎使孔子果琴之彈也必不賢獻子

而諷魯人孔子既賢獻子而諷魯人矣決不身自彈琴以干非禮之誚也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說者以爲大祥除服不得與於他人饋奠之事夫饋奠且不得與如之何可以彈琴乎哉吾故曰誣孔子也

析按汪堯峰之論卓矣其曰與其不成聲不如勿彈尤不煩言而解其引魯人朝祥莫歌孟獻子禫而不樂二章尙未知此兩章皆檀弓微詞以譏我孔子也其說具詳於后

檀弓辨誣卷中

十一

是月禮徙月樂

析按禫之次月始作樂檀弓記此隱譏吾夫子之既祥五日而彈琴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析按檀弓記此隱譏吾夫子彈琴之速不如孟獻子禫而不樂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斂按檀弓記此隱譏吾夫子之五日彈琴十日笙歌僅賢於魯人之朝祥莫歌也

斂又按自有檀弓此記爲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說者率以檀弓藉口卽宗二十七月之說者亦於此記煞費幹旋而喪服因之無定論矣通典杜佑議曰中月而禮鄭元以中月爲閒月王肅以中月爲月中致使喪期不同制度非一歷代學黨議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樂非正樂也宗王者案禮記云三年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

檀弓辨誣

卷中

而縞是月禮從月樂又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禮也以上通典明乎檀弓諸章皆爲誣謗聖人而作二十五月而畢乃喪之正期不數祥禮祥之日鼓素琴似規檀弓而記之實孤證不足爲據而二十七月之論可定矣

辨孔子彈琴食祥肉之誣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大彈琴而后食之

斂按檀弓記此誣孔子哀樂之事不能得性情之正其慟顏淵亦始迫而終懈也

鄭氏注曰饋遺也彈琴以散哀也

陳氏澣曰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

斂按散哀之說乃曲爲之解由不知檀弓之記此所以誣孔子故多爲辭說如此竊嘗思之人心之有憂戚結轡壅遏而不能散於是有出遊以散之者所謂郊言出遊以爲我憂是也亦或酌酒以散之所謂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是也亦或歌謠以散之所謂心之憂矣

檀弓辨誣

卷中

我歌且謠是也亦或擊磬鼓琴以散之如夫子擊磬於衛荷蕢識其有心文王囚於羑里援琴而爲拘幽操者是也然皆於喪禮無與凡臨喪而不廢酌酒歌呼者皆異端狂悖之士聖門禮教中無是也孔子之於顏淵情誼至爲篤摯今日月奄逝忽已及祥見饋肉之來必多哀感不食其肉可也卽以爲既受之自當食之亦可也彈琴而食斷斷不可也謂之散哀無乃非人情與

吳氏澄曰所饋祥肉謂斬衰再期大祥之祭肉也斂按鄭氏注引此文吳氏以爲大祥似較鄭義爲優顏淵之死已兩期孔子每日彈琴按



君子雖無故不徹琴瑟然亦未必每日彈琴乃其常事蓋此日彈琴適在受此祥肉之後食此祥肉之前人不悟以爲孔子彈琴散哀而後食之故記者云然而鄭氏以散哀釋之其實孔子不爲散哀而彈琴也

析按吳氏不主散哀之說極是而以每日彈琴適在受肉食肉之時亦未確檀弓明云出受之人彈琴而後食之則非彈琴之無與於食肉明矣

張子曰受肉彈琴殆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乎使其哀已忘何必

檀弓辨誣卷中

彈琴

析按張子此說足以正檀弓之誣深有得於聖人性情之正也

辨孔子說驂賻舊館人之喪之誣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析按檀弓記此誣孔子不必出涕而出涕爲用情之失

正不必賻而行賻爲用財之不稱也

鄭氏注曰舊館人前日君所使舍己賻助喪用也駢馬曰驂言說驂太重比於門人恩爲偏頗也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爲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爲出涕恩重宜有施惠小子行之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陳氏澥曰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舊說遇主人一哀而出涕然上文旣曰入而哭之哀則又何必迂其說而以爲遇主人之哀乎

檀弓辨誣卷中

五

析按鄭氏以遇於一哀爲孔子遇主人之哀陳氏以遇於一哀爲孔子自遇其哀二說皆不可通其所以不可通者以檀弓之記此本以誣孔子而實無其事也何以言之人之有哭其原生於哀也人之有涕其出由於哭也哀而不哭何以寫哀哭而無涕何以爲哭孔子於舊館人其情之厚薄不可知然旣云入而哭之哀則亦安有不出涕者如以爲遇主人之哀而出涕向使主人不哀則孔子必不出涕而其哭也僞矣如以爲自遇其哀而出涕是人哭之時情本不哀其哀也偶然遇之者也向使不遇此哀則雖哭也而必不出涕是亦僞哭而已



二者之僞孔子不能不居一焉至出涕之後遂欲說驂以賄之是孔子於舊館人之喪本可不賄其賄也特以文其不當出涕之過耳因不當出涕而出涕遂有說驂以賄之事雖在門人未嘗有此何怪子貢之疑之也後儒不知檀弓之誣必於孔子此事多方以求用情之正張子謂夫子於舊館人之喪遇主人哀而出涕哭固有勉強者喪事不敢不勉哀甚不賄則幾於吝此夫子稱情之事可以爲後世法輔氏廣謂義之所可則說驂以賄舊館人而不吝義所不可則顏路請車而不從可見

檀弓辨誣卷中

宋

聖人處事之權衡孔氏穎達至謂顏淵之死必嘗以物予之顏路無厭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抑之種種議論皆爲檀弓所欺明乎孔子無是事而一切釋然矣

析又按朱子語類有一條云說驂於舊館人之喪惡其涕之無從也今且如此說萬一無驂可說時又如何是朱子亦疑其說矣

辨孔子若弗聞原壤登木而歌之誣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

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析按檀弓記此誣原壤以名教不齒之罪并誣聖人於故舊大故亦在不棄之列也

鄭氏注曰沐浴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班然卷然說人辭也爲弗聞也者佯不知也已猶止也

析按原壤之爲人無可攷然既與夫子爲友未有不內行純備者也論語記其夷侯一章或年旣衰老形骸不能檢束此乃小德之出入聖人猶必切責豈有天良喪

檀弓辨誣卷中

宋

盡當母喪未葬之先遽爾發歌并發歌於聖人之前絕不知哀經之在身也者此必無之事也春秋之末禮教廢弛如莊周之於妻喪鼓盆而歌子皮琴張之於友喪鼓琴而歌已爲名教之罪人然猶施之於妻與朋友也若父母之喪從未有發喪在疾殯官未啟之先放歌無忌如原壤其人者聖人之德過化存神薰之者無不善良原壤既係聖人之友想必與聞沐浴之教吾於聖人之友卜之斷其必無是事也檀弓因論語有夷侯一章造爲此篇以誣原壤即所以誣孔子以爲此固孔子之



友也孔子之無益於友生如此

孔氏正義曰歌言梓材文采似狸之首夫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悅仲尼

陸氏佃曰此其狸首之詩與所謂大小莫處御於君所其詩中間之詞與執女手之卷然蓋上之所以接下御於君所蓋下之所以事上

所按孔氏本鄭氏之注以爲原壤所自作其兩句分配梓材及夫子助之沐椁固未確陸氏以爲卽古狸首之詩更無據狸首雖亡騶虞采蘋采芣三詩具在豈有此

檀弓辨誣卷中

太

等鄙褻之詞乎惟知原壤無此事檀弓誣原壤遂造此兩句歌詞而一切可以置之勿論矣

疏又曰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弃彼注云大故謂惡逆之事殺父害君乃爲大故雖登木之歌未至於此且夫子聖人誨人不倦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恒之亂互鄉童子許其求進之情故志在攜獎不簡善惡原壤爲舊何足怪也而皇氏云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士離文弁本不拘禮節妄爲流宕非但敗於名教亦是誤於學者義不可用其云原壤中庸下愚義實得矣

所按孔仲達陳義膚淺以殺父害君爲大故以不簡善惡爲聖人之教貽害後學不小畔逆之輩人人得誅豈僅在棄之列冉求聚斂鳴鼓而攻宰我短喪反覆詰責如不簡善惡乃鄉愿之徒聖門有是教乎至引二說以擬原壤皆爲檀弓所誤而未悉其誣故愈擬而愈支離也

或問朱子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莫太過否曰這說卻差如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得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之時不可不

檀弓辨誣卷中

尤

教誨故直斥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今說則是不要管他卻非朋友之道矣

所按朱子之說可謂精矣竊以爲未盡然也夷俟小過猶必切責豈有母死而歌反寬而容之之理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污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擘酒炙車螯湛正色曰



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曰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姚興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山喪彈琴飲酒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說持劍求高懼而逃匿終身夫晉宋叔季之朝姚興僭亂之國士大夫尚持清議如此豈有聖人為禮法之宗而容臨喪而歌之友乎即如檀弓所記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了臯將為成宰遂為衰夫高柴尚能化成人而孔子不能化原壤然則人得聖人以為友竟如是之無益哉倘必緣木求魚刻

檀弓辨誣卷中

半

舟求劍謂孔子之於原壤天覆地載直善處非禮之人得全其故舊之誼吾恐友道自此而滑天倫自此而斁矣嗚呼檀弓何人既誣孔子之不足又進而誣其故人雖朱子亦未能遽燭其誣致多方為聖人解說世尚有

人焉能燭檀弓之誣哉

辨孔子夢奠兩楹之誣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

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析按檀弓記此誣聖人於死生之際未能釋然自夢奠而後動止輒改乎其度也

鄭氏注曰作起也負手曳杖消搖欲人之怪已泰山梁木所仰梁木衆木所放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

檀弓辨誣卷中

半

病也詩云無木不萎蚤坐急見人也子貢趨而入覺孔子歎意殆幾也子貢爾來何遲坐則望之以三王之禮占已夢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明聖人知命

析按鄭氏以此章為聖人之知命負手曳杖消搖為欲人之怪已皆不得檀弓之意也檀弓之意以為聖人於死生之際宜無所動於其中乃夢感奠楹輒自傷將死殊非知命之學聖人平日足容重手容恭莊敬曰強乃



其常度及夜夢蚤作便負手曳杖頓露頽靡之容豈所謂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乎逍遙二字見於詩者爲清人之于河上檜君之服羔裘皆不免恣肆自喜壯子厭棄禮法因著逍遙之篇聖人何得有此泰山梁木哲人云云語涉誇張亦似欲後世之宗已故曰明王不與天下其孰能宗予也鄭氏依文解釋懸揣爲注而檀弓譏毀聖人之罪反可以末減豈不幸哉

朱子語類徐寓錄施問每疑夫子言我非生而知之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及至夢奠兩楹間則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

檀弓辨誣卷中

三

乎哲人其萎乎由前似太謙由後似太高曰檀弓出於後儒之雜記恐未必得其真也

吳氏澄曰澄竊詳此文所載事辭皆妄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消搖於門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者不如是其妄一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爲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爲稱又以泰山梁木爲比若是它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爲此歌辭則可聖人自爲此歌而自稱自比乃若是其妄二也聖人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生死固所自知又豈待占夢而後知其將死哉其妄三也蓋是周末七

十子以後之人撰造爲之欲表明聖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道以卑之也記者無識而採取其言記文旣妄而諸家解又謬不足論也

析按此章不足信朱子已啟其端吳幼清極力辨之其論篤矣但謂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道以卑之猶未識檀弓誣毀之意也

陳氏澹曰孔子湯後故自謂殷人殷禮殯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自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

析按陳雲莊以夢奠兩楹爲萬世王祀之應認假爲真

檀弓辨誣卷中

三

幾於癡人說夢矣



檀弓辨誣卷之下

當塗夏新發市學

辨曾子子貢入廐脩容之誣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閭人爲君在弗內也  
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閭人曰鄉者已告  
矣曾子後入閭人辟之涉內鬻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  
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鄭氏注曰閭人守門者脩容更莊飾也子貢先入閭人曰鄉  
者已告矣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閭人辟之見兩賢

檀弓辨誣卷下

相隨彌益恭也卿大夫辟位公降一等揖之禮之

析按此乃齊東野人之語以陰詆吾曾子子貢者也喪

禮有擯相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擯弓有若之喪

有將命少儀適有喪者曰比注適之也曰願此於將命

則將命者童子曰聽事注曰某願聽事於將命者士喪

西面相者受命曰聞人何爲者而擯自拒之納之乎雜

孤某使某請事宗人古人行禮未入之先或待於次或立於門外廐何

地也說文廐馬舍也釋名廐旬而謂曾子子貢入之乎

喪大記大夫之喪君視大斂君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

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此從君入者也士喪禮君視

大斂君出門主人哭拜送襲入卽位拜大夫之後至者

是大夫後至者當君在之時自不得入曾子子貢何爲

乎於哀公未出之時而遽入之乎公行子有子之喪右

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

右師言者此等越禮之事萌於戰國春秋時不應有是

且彼奉命而弔非君在也豈有君親咫尺而卿大夫辟

位之禮又豈有臨人之喪而君降一等揖之之禮曾子

子貢之賢聞於魯國君卿大夫之敬禮有素矣於區區

檀弓辨誣卷下

入廐之脩容何與哉反覆攷之益知檀弓之誣也

孔氏疏曰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閭人拒之二子退而脩容

閭人雖是愚鄙猶知敬畏明不愚之人敬畏可知又弔有常

服而得特爲脩飾者謂更服新衣也

析按檀弓脩容盡飾之說本不可解正義謂初不具服

後服新衣眞兒戲之談益知檀弓之誣也

朱子語類林夔孫錄問子貢曾子入弔事曰未必恁地

彭氏汝礪曰此段恐記者之過弔有一定之容服若曰脩容

則其初子方不脩容乎



析按朱子及彭器資皆深疑此章之說但一則云未必  
恁地一則云恐記者之過猶未盡悉檀弓之誣蓋檀弓  
之意直以孔門弟子皆無實德可以動人不過致飾於  
外耳故造爲弔喪脩容之事以詆之

辨子夏喪明之誣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  
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平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  
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  
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

檀弓辨誣卷下

三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鄭氏注曰明目精也朋友喪明則哭痛之天平無罪怨天罰  
無罪事夫子於洙泗之間言其有師也洙泗魯水名西河龍  
門至華陰之地疑女於夫子言其不稱師也使民無聞言居  
親喪無異稱喪子喪明言隆於妻子投杖而拜謝之且服罪  
也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

王氏充論衡曰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始聞暫見皆以爲  
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

析按此章所記全是虛造以誣子夏也聖門稱名及呼  
爾汝惟師於弟子則然朋友之間未有不稱字稱子者  
今以師弟之和施之於朋友之際竊所未喻曾子質厚  
養粹各書所載言語溫和醇篤幾與聖人無異焉有剛  
暴淺露絕無含蓄若此之甚者乎曾子謂子張曰堂  
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此亦責善之詞何等從容何  
等溫裕若如此章所載則雖不類之子嚴父責之亦不  
過是麗澤之誼夫豈其然且不獨此也子夏少孔子四  
十五歲生於周敬王十四年史記云居西河教授爲魏

檀弓辨誣卷下

四

文侯師已八九十歲矣羣羣失子亦其常事昔夫子未  
滿七十卽喪伯魚何至呼天無辜怨懟若此此在恒人  
不宜如是而況達天知命之大賢乎設教西河西河之  
民服其盛德至擬之於孔子足見子夏之於聖人具體  
而微也昔孔門諸子以有若似聖人不聞後世之人以  
是而罪有若何至西河之民推尊子夏卽以爲子夏之  
罪其亦不情甚矣凡居喪之有異聞者必有毀性之端  
過禮之事若一一遵禮無違何聞之有孔子之居母喪  
遭檀弓之誣者不少何況子夏卽以檀弓記子夏而論



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其餘哀尚存於除服豈至性不篤於居廬誣以無聞又自相矛盾乎然則子夏喪子喪明之事王仲壬以爲虛妄信矣

孔氏疏曰子夏喪其子之時曾子已弔今爲喪明更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後哭

析按古人有弔灾弔喪之禮無弔疾之禮審如疏言既弔喪子復弔喪明是再弔也士喪禮載君視大斂君哭而後主人哭是弔喪先哭有明徵矣何必喪明始先哭

檀弓辨誣卷下

五

乎且喪明何疾也反導之哭以益其疾揆之情理實所未安記本支離疏益巧飾置之不論庶幾可耳

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親喪之時尙強壯其子之喪血氣漸衰故喪明然曾子之責安得辭也

姚氏舜牧曰子夏喪明曾子責之事之有無不可知但據曾子直辭以正過子夏傾心以受責猶是古意蓋今世之所無者

析按子厚承菴兩先生皆有疑於檀弓之說而爲子夏幹旋故爲此騎牆之論如此

游氏桂曰古之人所以多君子者以教法之備而內外交脩之也其居室則父兄教之其居學則師教之而平居則朋友教之惟其教之備也故其人寡過而德易以成曾子之責子夏稱其名女其人若父師焉曾子不以爲嫌子夏安受其責蓋曾子正己以律人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君子之道固如此也後世處父兄師長之位已不能教其子弟朋友之間相諛以色詞非古人之道矣

析按游元發之論後世以爲格言其詮發未嘗不善學者若存此一段議論以爲寡過求益之助則可矣必謂子

檀弓辨誣卷下

六

夏真喪明曾子真用而責之實不能爲子下子之受譏也

辨曾子易簣之誣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



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炘按檀弓記此陽許曾子之改過陰誣曾子以僭越也

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豈有卧大夫

之簀漫不加察及童子有言而後起而易之哉

鄭氏注曰病謂疾困子春曾子弟子元申曾子之子隅坐不

與成人並華畫也簀謂牀第也張子曰簀可易必簀之類

氏澄曰爾雅以簀爲第而疏釋第爲牀板按史記范雎傳雎

佯死卷以簀置則中簀可也則非牀板矣此曾子所寢之簀

季孫所賜若是牀板重滯之物安可賜人且在簀席之下何

以見其華晚又豈可扶起病人而易之哉古者牀第之上何

席席之上何簀簀最在上近膚故顯露而見其美簀字从竹

疑爲竹簀之異聲張子所解極是今人爲竹簀或以竹席之

節目字或爲刮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呼瘧瘧之聲未之

能易已病故也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管聘以爲卿而

不爲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覲也彼童子也愛人以德成己之

德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斃仆也反席未安而沒言病雖

困猶勤於禮

陳氏澥曰童子知禮以爲曾子未嘗爲大夫豈可卧大夫之

簀曾子識其意故然之且言此魯大夫季孫之賜耳於是必

欲易之易之而沒可謂斃於正矣

檀弓辨誣

卷下

檀弓辨誣

卷下

炘按康成雲莊之說皆不識檀弓之意也檀弓之意以

爲曾子者聖門之習於禮者也禮嚴僭越季孫所賜之

簀既非曾子所當用則辭而不受乃禮之正既不能辭

已是非禮又從而用之何僭越乃爾幸而有知禮之童

子直告無隱臨終而後易之向使童子不告則曾子之

沒乃沒於大夫之簀能無遺憾乎其詆誣曾子之意蓋

如此要之曾子何嘗有易簀之事矣以明之放之周禮

有凡筵凡席之名有五莞藻次蒲熊是也筵國賓於牖

前莞席紛紜加藻席畫純國賓謂來聘之孤卿大夫又

公食禮司尊具凡與蒲筵帶緇布緇加律席帶沈鼎細

席之有等差如此若尋常寢卧無論簀之爲第爲簀禮

經皆無尊卑等級明文檀弓忽創爲大夫之簀華而晚

其誰信之其爲臆造無疑也又韓詩外傳言曾子先仕

於莒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則

大夫之簀曾子何不可用而煩童子之詰責乎諸儒只

就既易簀之後言其從壽之速而忘未易簀之先誣其

僭禮之愆甚矣檀弓之欺人也

朱子荅王季子合書曰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



然萎順未足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人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簀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豪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簀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豪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必將死而後始爲

檀弓辨誣卷下

九

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豪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爲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其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況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豪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卽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

二說論之謂受簀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畧攷之不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爲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拔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

析按朱子所辨子晦與子合之論精確不易然亦不能禁子晦子合之不爲此論也使非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及曾子辭季孫之仕不欲爲已甚則曾子之受簀實非使非人之死也一豪不正則有累於生則曾子何爲舉扶而必易之於是雖曲爲曾子回護而有所不得矣惟

檀弓辨誣卷下

十

知曾子並無易簀之事而後一切葛藤無不斬盡不必如此之詞費也

析又按論語載曾子寢疾謂孟敬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又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敎予足敎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又大戴禮載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抑足曾子曰人之生也百年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



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斯之謂與曾子平日存誠主敬孳孳不已之功略具於數章中學者服膺勿失不患不到聖賢地位檀弓易簣乃誣罔之說置之不論可也

辨曾子之喪浴於爨室之誣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鄭氏注曰見曾元之辭易簣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孔氏疏曰此曾子故爲非禮以正其子也按上易簣之後反席未安而沒得有浴爨室遺語者以反席之前欲易之後足

檀弓辨誣卷下

十一

可有言但記文不備必知謂曾元之辭易簣故矯之者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爲故云矯之也

析按鄭孔之說俱以浴於爨室爲曾子之遺命

王氏安石曰此自元申失禮於記曾子無遺言鄭何以知其矯之以謙儉也

析按荆公之說以浴於爨室爲曾元曾申之失禮

陳氏滂曰士喪禮浴於適室無浴爨室之文舊說曾子以曾元辭易簣矯之以謙儉然反席未安而沒未必有言及此使

果曾子之命爲人子者亦何忍從非禮而賤其親乎此難以臆說斷之當闕之以俟知者

析按雲莊之論正矣然未燭檀弓之誣也檀弓既以臥華晬之簣爲生存之僭禮又以浴於爨室爲既沒之失禮使出於曾子之命則曾子以非禮使其子使出於元申之妄則元申以非禮事其親二者必居一於是焉此檀弓所以致誣之意也

朱氏軾曰浴於爨室非禮甚矣此王孫士安之所不爲而謂曾子以此語其子乎曾元以此加於父乎或曰喪大記何人

檀弓辨誣卷下

十二

爲塗於西牆下曾子之浴煮湯爨室故記者譏之萬氏斯同曰尸本在適室豈可遷於爨室以就浴無論曾子不爲是言即曾元亦不爲是事也士之喪禮有階間掘坎西牆爲塗諸事意者曾元家貧無有司以供此役一切沐浴諸具皆出之於爨室乎不然真不可解矣

析按朱高安萬季野於不可解中必欲爲之解是以有爨室煮湯之說考古者浴尸之禮具有精義尸必浴者所以明潔其體非僅全受而全歸也浴必用潘及蚤揃如他日主人出戶避之者像生時也溲濯棄於坎不使



死者之見惡於人也男用外御女用內御別嫌疑也藉用徹廟之西北扉者示死者不復居是寢也爲塗於西牆下者異於生人之饗饗饗饗在東方也塗用塊臨時而爲之其事至易不待富者而後能備也無論遷尸而浴襲室斷斷不可通卽以爲煮潘襲室亦不近人情之事惟能知檀弓之言皆以無爲有誣毀聖門諸賢自可不必曲爲之講說矣

辨曾子指子游示人之誣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謁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

檀弓辨誣卷下

主

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謁裘而弔也主人旣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鄭氏注曰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爲習禮子游於主人變乃變也曾子遂服是善子游

孔氏正義曰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旣變雖着朝服而加武以經又掩其上服若朋友又加帶在腰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

析按羔裘元冠不以弔疏說失之

張子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故不得同議各守所聞而往也曾子襲裘而弔先進於禮樂也子游亦儘有守文處如裼裘而弔必是守文也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其分契與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人而不告之也此段義可疑

析按橫渠前爲斡旋之說由未知檀弓之誣也後謂兩賢分契最厚斷無私指示人之事則發盡檀弓之痞結矣聖人弟子言語氣象無不深厚見於論語學庸及他紀載者至今猶可想見況傳道如曾子尤非諸子可比

檀弓辨誣卷下

主

指朋友之過以示人又呼之曰夫夫也聖門有是舉動及此稱謂乎喪明章之誣曾子其言粗厲伉猛此章之誣曾子其言淺露猥薄檀弓自以爲能毀先賢而不知後世觀之真如見其肺肝然果何益哉

辨曾子答有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誣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



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二年而不  
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  
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  
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  
言告於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  
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  
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  
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鄭氏注曰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

檀弓辨誣卷下

圭

也喪謂仕失位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有子曰是非  
君子之言貧朽非人所欲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靡侈也  
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  
朝於君中都魯邑名孔子嘗爲之宰爲民作制孔子由中都  
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將之荆將應聘於楚先之以子夏  
申之以冉有言汲汲於仕得祿

所按檀弓記此誣曾子之識不如有三子游又誣聖人  
之汲汲求仕且誣南宮敬叔之以賄事君也記一事而  
聖人及其弟子無不刺譏焉可不謂老吏之羅織乎喪

欲速貧死欲速朽二語如曾子但聞諸子游猶可以爲  
曾子解乃曰與子游聞之則一爲桓司馬言一爲南宮  
敬叔言曾子豈絕不記憶而憤憤若是乎其誣一也孔  
子失魯司寇在定公十三年孔子應聘至楚在哀公五  
年事隔八年之久而牽連爲一以見聖人之急於求仕  
誣二也孔子自蔡使如楚者乃是子貢檀弓謂先以子  
夏申以冉有與史記世家不合誣三也南宮敬叔卽南  
宮适論語載其問禹稷躬稼一事夫子稱爲君子尙德  
之人其明於進退存亡之理爲何如者豈有載寶而朝

檀弓辨誣卷下

圭

之事誣四也

家語亦謂其載寶而朝蓋王肅依檀弓而作是說也

何氏孟春曰孔子欲仕爲行道若謂欲富而瞰且趨焉以求  
利於蠻夷之國非孔子所爲檀弓所載亦傳聞之繆

所按何子元之見卓矣惜其但知孔子汲汲求仕之非  
而不知曾子與南宮敬叔皆受其誣而莫之覺也

辨曾子母喪哭子張之誣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  
曰我弔也與哉

鄭氏注曰或人以其無服非之曾子謂於朋友哀痛甚而往



哭之非若凡弔

孔氏正義曰此論與朋友失禮之事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與故或人非之若有服者雖總亦往也

析按疏說云云卽檀弓造此以誣曾子之意

劉氏曰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旣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凡經中言曾子失禮之事不可盡信此亦可見

陳氏澥曰以喪母之服而與朋友之喪踰禮已甚故或人止

檀弓辨誣卷下

七

之○又注曾子問曰曾子旣聞夫子三年之喪不弔之語而檀弓篇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衰而往哭於子張得非好事者爲之辭與

析按劉陳二氏之言足以知曾子無此事而證檀弓之誣矣又考曾子魯人子張陳人以母喪未除而越國弔友尤必無之事檀弓之誣可勝數乎

辨曾子居喪七日水漿不入口之誣

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

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鄭氏注曰子思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孔氏正義曰曾子謂子思誇己居親之喪能行於禮故子思以正禮抑之

析按檀弓記此誣曾子居喪矯情且自誇以示子思也陳氏祥道曰先王制爲喪親之禮其服衰止於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月其水漿不入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怠而食三月可以懈而沐三年可以祥而除使過之俯而就不及者跂而及若以親之恩爲罔極吾之情爲無窮徇其無窮之情而不節之以禮則在己不可傳在人不可繼是戕賊天下之人而禍於孝矣此子思所以不爲曾子取也

檀弓辨誣卷下

太

析按長樂陳氏之論極精其謂不節以禮是戕賊天下之人而禍於孝尤爲至論然則七日不食曾子之幾於滅性而難辭不孝之名矣且其語子思何爲者如以七日不食欲人之效已則是戕賊天下之人矣如不欲人之效已而自表暴其孝則向之七日不食者特矯情以干譽而又深恐人之不知而自誇張之也豈以大賢如曾子而若是乎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  
吾惡乎用吾情

析按檀弓記此以樂正子春自悔五日之不食譏曾子  
七日之不食而不知悔也子春曾子之高弟也五日不  
食自以為矯情而悔之則曾子七日之不食安知非矯  
情也檀弓之譎如此

辨曾子論小斂在西方之誣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  
在西方魯禮之未失也

檀弓辨誣卷下

五

鄭氏注曰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疏曰案士

之奠設於室今云堂者轉寫之  
誤故鄭答趙商堂當為室也

孔氏正義曰禮小斂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曾之衰末奠  
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是謂之為禮曾子之言失禮  
故記者正之

析按士喪禮小斂後奉尸俛於堂乃奠於尸東執醴酒  
北面西上豆錯俎錯於豆東立於俎北西上醴酒錯於  
豆南士喪禮傳自孺悲孺悲學於孔子豈曾子而不知  
也者竟為是於西方之論乎檀弓不過造此以誣曾子

之不知禮耳

辨曾子論祖者且也之誣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  
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  
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  
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  
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鄭氏注曰負夏地名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  
為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推柩反之反於載

檀弓辨誣卷下

十

處榮曾子弔欲更始降婦人而后行禮禮既祖而婦人降今  
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  
矜賓於此婦人皆非從者曰禮與怪之且未定之詞胡為不  
可以反宿也給說從者又問諸子游疑曾子言非有進無退  
明反柩非曾子聞之善子游言且服

孔氏正義曰曾子弔於負夏氏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  
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返之向北又遣婦人升堂至明  
且婦人從堂更降而后乃行遣車禮從曾子者意以為疑曾  
子既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為之隱諱論語云禦人以



口給謂不顧道理以捷給說於人也

析按注疏斥曾子不顧道理以口給取說於人卽檀弓

誣曾子之意

陳氏澥曰注疏之說以衆人之心窺大賢也事之有無不可知其義亦難強解或記者有遺誤也

析按雲莊謂事之有無不可知猶作疑詞其實檀弓所

云皆烏有子虛之談也檀弓毀謗聖門之弟子惟曾子

獨多蓋曾子爲傳道之賢故惡之特甚致堂胡氏華父

魏氏均謂檀弓爲曾子之門人豈不謬哉

檀弓辨誣卷下

世

辨有子旣祥絲履組纓之誣

有子蓋旣祥而絲履組纓

鄭氏注曰譏其蚤也禮旣祥曰履無絢縞冠素紕

孔氏正義曰此絲履組纓禮後之服今旣祥而著故譏其蚤

禮旣祥曰履無絢戴德喪服變除禮文縞冠素紕者玉藻文

素紕當用素爲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爲纓故譏之案士冠禮

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履者此絲履以絲爲飾絢縹純之屬

士冠禮云白屨緇絢縹純此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爲縹純

也

方氏慤曰以絲爲履之絢以組爲冠之纓服之吉者也而有子服之於旣祥失之於蚤矣有子孔門高弟而失禮若是疑或不然故曰蓋焉

析按檀弓記此與孔子連類而誣之也上云孔子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譏孔子琴歌之蚤卽繼之曰有子蓋旣祥而絲履組纓譏有子吉服之蚤論語一書有子之言次夫子孟子又言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故檀弓連類誣之以爲有似於聖人者其忘哀之蚤亦與聖人相類也方性夫以爲疑或不然

檀弓辨誣卷下

世

故曰蓋焉不知蓋者微詞以示譏非疑詞以待質也

辨有子欲去喪踊之誣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豈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愔愔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蓐襲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旣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



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孔氏正義曰有子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欲去此踊節直似孺子慕者足矣言孝子之情於此卽是何須用哭踊之節微情者微殺也言賢者喪親必至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以故興物者興起也不肖者無哀情故爲衰絰使其觀服思哀起情企及也若直肆己情而徑行之無哭踊節制乃是夷狄之道中國禮道不如是也人喜則斯陶以下極言哀樂之本外境會心之謂喜斯語助也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情暢則口歌咏之歌咏不足

檀弓辨誣卷下

三

漸至搖動身體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外境違心之謂愠愠斯戚者怒來觸心故憤恚起也憤恚轉深因發歎息歎息不泄故至撫心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哀之極也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則能久長故云此之謂禮品階格也節制斷也上明辟踊之節此明節喪乃奠祭之事人身既死形體腐敗以其恐惡之故制絞衾設蓐襲以飾之欲使人勿惡也以其恐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至於葬將行又設遺奠而送之既葬反哭設虞祭以食之未曾見死者饗食之然自上世以來未有舍此而不爲者爲使人勿倍其親故

也故子之所譏刺於禮有踊節者亦非禮之病害也初有若止譏踊節子游旣言生者節哀遂說死者加飾備言禮之節制與夷狄不同也

所按喪事之有踊也所以發越其悲哀痛哭之情也問喪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疾痛之意悲哀志慙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此踊之義也先王於是爲之節焉鋪絞紼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紼踊此因事爲之節也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此因人爲之節

檀弓辨誣卷下

四

也向使如孺子慕而無踊則悲哀之氣填膺塞項則必病而至於死矣向使哭踊而無節則一往不返必至不勝喪而比於不孝不慈矣以有子之賢豈不知此而必以踊爲禮之疵而欲去之乎檀弓造此不過誣有子之不知禮耳又造爲子游之言哀樂相生之義而不知實不可通劉原父方性夫諸儒皆以爲有闕文而不知非闕文也乃檀弓之大言以欺人也

辨有若對哀公設撥之誣

孺子殯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



猶設之顏柳曰天子能輶而椁諸侯輶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輶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鄭氏注曰撥可撥以輶車所謂紼也猶尙也以臣況子也輶殯車也畫輶爲龍幬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鼓塗龍輶以椁榆沈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輶車滑廢去也紼繫於輶三臣於禮去輶今有紼是用輶僭禮也殯禮大夫鼓置西序上掘堊見社君何學焉止其學非禮也孔氏正義曰顏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

所按檀弓記此誣有若不能以正禮匡君而逢迎以爲

檀弓辨誣卷下

荃

對也有若爲聖門高弟其言似夫子論語載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何等忠直何等詳明豈以設撥之非而援三臣之違禮以告之乎比事以觀而檀弓之誣不辨而自明矣

王氏應麟曰或問檀弓載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書錄解題王直講集十五卷天台縣令南城王無咎補之撰今佚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殯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

唯論語所載爲是

所按王補之之論確矣若絲屨組纓之誣尤不必辨而自明也

辨曾點倚門而歌之誣

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陳氏澹曰武子寢疾之時矯固適有齊衰之服遂衣凶服而問疾且曰大夫之門不當釋凶服惟君門乃說耳武子善之

檀弓辨誣卷下

荃

若倚門而歌則非禮矣其亦狂之一端與記者蓋善矯固之存禮譏曾點之廢禮也

所按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豈有聖門高弟值公卿之喪倚門而歌之事季氏是時權勢最重亦豈有主喪在殯許人歌於其門而不加罪也者檀弓憑空結撰不知何所據也

閻氏若璩曰有以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爲朱子探入集注似可信來問者余曰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



語敘其待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實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爲甚

斨按閭百詩之言可以關檀弓之口而奪之氣矣不知檀弓何所憾於曾氏既誣曾子者不一而足而又誣其父也且季武子之在魯跋扈之臣也杜氏之葬章美其不奪人之喪此章又美其能從善言何袒護權門若是之篤而詆訾聖門若是之妄也真不可解矣

辨子路醢於衛之誣

檀弓辨誣

卷下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鄭氏注曰寢中庭也拜弔者爲之主也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覆葬之不忍食

孔氏正義曰此論師資之恩兼明死之意狀

斨按檀弓造此誣子路遭衛人之難不僅不得其死也殺人而爲之醢惟紂於九侯有之窮兇極惡世所罕聞迨漢高祖醢彭越以賜諸侯爲再見之紂辛春秋之世未聞有此且子路結纓而死致命遂志忠於所事並非

衛人殺之誣以爲醢甚矣檀弓之不仁也後應劭作風俗通緣檀弓之說遂作怪詞曰雷不作醬俗說令人腹內雷聲子路感雷精而生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心惻怛耳豈非奇誕之極乎

辨冉子攝束帛乘馬之誣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鄭氏注曰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使者謂賻贈者攝猶貸也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

檀弓辨誣

卷下

孔氏正義曰代弔非孔子本意是虛有弔禮也

陳氏澠曰冉子知以財行禮不知聖人之心則於誠不於物也雖若自責之心而實則深責冉子矣

斨按檀弓因論語有子華使齊冉子爲母請粟一事遂造此以誣冉子但知以財行禮而不知禮之所以行者誠也詳檀弓之意伯高死於衛孔子在魯其賻贈之使者尙未至衛冉子是時適居於衛卽代致束帛乘馬以賻贈之獨不虞孔氏之使者至衛其賻贈之物果何用乎抑再賻贈乎抑或使人至魯止孔氏之不必使人乎



其事皆格礙不可行甚矣檀弓之誣也且孔子不賣車以賻顏淵豈有乘馬賻伯高之理四匹曰乘重賻也恐非孔子之所能賻人者也

辨子夏弔喪未小斂經而往之誣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鄭氏注曰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

所按朋友相弔之禮主人改服則經主人未改服則不

檀弓辨經

卷下

經此易知之事豈深於禮經之子夏而不知也者檀弓

不過造此以誣子夏之不知禮耳

辨子游子夏論異父同母之昆弟有服之誣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齊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鄭氏注曰親者屬大功是

孔氏正義曰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鄭意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故降一等而服大功

所按檀弓記此誣子夏而弁誣子游也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乃是無服者也服以齊衰與血屬同是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矣子夏明於喪禮斷不作如是之言卽服以大功與親屬之大功兄弟同亦豈子游所宜言者檀弓造此以誣一賢而後世因有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唐開元禮同母異父兄弟姊妹小功報政倫和禮書儀孝慈錄會典並同今律文無紀紊亂皆檀弓作之偏也

張子曰同母異父之昆弟服齊衰是與親兄弟之服同如此則無分別無分別則禽獸之道也是知母而不知父齊衰三

檀弓辨經

卷下

月高曾正服無緣加之異姓或以爲大功者亦似太過以小功服之可也

所按張子之論卽援子夏之喪服傳斷無齊衰之服可

以雪子夏之誣矣徐氏乾學曰案同母異父之昆弟自言子夏之傳喪服精粹純密爲後世說禮之祖豈有精於禮之人而爲此不經之說者乎至云以小

功服之可也者仍未善也

游氏酢曰昔先王制禮教以人倫父子有親男女有別然後一家之親知統平父而厭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在則爲母服齊衰一年出母則不爲服後世既爲出母制爲服



限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爲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  
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至後世  
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至異姓之服若堂舅堂姨之類亦  
相緣而升夫禮者以情義言也情義者有所限止不可徧給  
也母統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  
殺於異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妻卑君尊而臣卑皆  
順是而爲之也今子游欲以意爲之大功此皆承世俗之失  
失之之原其來浸遠後世不考其原而不能正其失也

所按游定夫之論可謂挾禮之精惟論出母無服不合

檀弓辨誣卷下

三

於禮經其論父在爲母期及同母異父之昆弟無服聖  
人復起不易斯言也子游子夏皆聖門深於禮之士而  
一曰齊衰一曰大功其誣不亦甚乎

辨子游言禮之誣二條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  
氏專以禮許人

鄭氏注曰時失之也子游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  
孔氏正義曰此論不可以禮許人之事襲皆在牀當時失禮  
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子游不據禮答之事輒許諾如

禮出於已故縣子譏之汰自矜大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句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  
子游曰知禮

鄭氏注曰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子游曰知禮嗤之也

孔氏正義曰禮小斂在括髮之後奉尸俛於堂之前主人爲  
欲奉尸故袒而括髮今武叔於奉尸俛堂之後乃袒而括髮  
故云失哀節子游反謂之知禮故知嗤之也

所按以上二章皆不類子游之言襲牀合於禮當據禮  
以答之袒括髮不合於禮當據禮以正之一則曰諾近

檀弓辨誣卷下

三

於矜誇一則曰知禮近於佻薄恐子游不如是也  
所又按檀弓所推重者莫如子游然以此二章及荅同  
母異父昆弟大功之服皆默寓譏諷之意然則檀弓之  
於聖門固無往而不用其詆訾也







# 王制箋 全齊

光緒庚申歲  
恩賢齋同刊

自序

朱子謂周禮王制皆制度之書以二書說制度最詳舉其論無軒輊說者以周禮爲周公作則揚之太高以王制爲漢博士作則抑之太甚惟何劭公以周禮爲六國時書鄭康成以王制在赧王之後當得其實據二君說則二書時代不甚遠而古今說異當由各記所聞漢主今文博士說多與王制合白虎通引王制最多是其明證鄭君以王制爲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則亦知其書出孔門惟過信周禮出周公解王制必引以爲證則昧於家法而自生葛藤今攷鄭注其失有六一曰土地王制云九州州方千里三三如九爲方三千里今文說如歐陽尙書公羊春秋鹽鐵論說苑漢書白虎通論衡皆云中國方五千里白虎通以爲平土三千蓋合山陵林麓等三分去一者爲五千里鄭據古文說中國萬里而強爲彌縫云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其失一

二曰封國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與孟子公羊白虎通合張包周皆不信周禮有五百里之封鄭據周禮大司徒文創爲周公斥大九州之界以自圓其說其失二三曰官制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篇中所云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卽三公冢宰司寇大樂正市當在九卿之列鄭據周禮六卿以王制之司徒諸官爲周禮之司徒諸官攷其職掌不甚相符其失三四曰征稅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開議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與孟子合孟子以關市不征澤梁無禁爲文王治岐之政必無周公立法不遵文王而創爲苛政者鄭引周禮門閭有征士田有稅以爲殷周異制其失四五曰祀典王制云天子殖祫禘祫嘗禘烝當如皇氏所引先儒之說每年祫祭鄭謂周改夏祭爲禘以禘爲殷祭又謂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與經不合其失五六曰學制王制云小學在公官南之左大學在郊大學人眾國不能容八歲太子不能入郊學此乃定理當是通制鄭誤據下文養老謂王者相變或貴在國或貴在郊貽惑後人學制至今不明其失六鄭君所注偶失人不知爲注誤而以爲經誤遂集矢於此經如孫希旦謂漢初未見周禮及古文尙書周官篇舛謬殊甚王制固非漢人作漢人安得見魏晉之僞古文哉周禮王制皆詳制度用其書皆可治天下周禮詳悉王制簡明周禮難行而多弊王制易行而少弊王莽蘇綽王安石強行周禮未有行王制者蓋以周禮爲出周公而信用之王制出漢博士而不信用之耳今據俞樾說王制爲素王所定之制疏通證明其義有舉而措之者知王道之易易豈同於鄧書治國乎鄭君箋詩以毛爲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今用其法以箋王制專據今文家說不用古周禮說汨亂經義全載鄭注間糾其失孔疏擇其合者錄之後儒之說或采一二而附以己意俟達者理董之光緒丁未季夏月善化皮錫瑞自序

王制箋

善化皮錫瑞

王制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筭正義曰王制之  
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  
以周尺言之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  
鄭荅臨頌云孟子當報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  
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俞樾曰王制篇盧植謂漢文  
帝令博士諸生作然據史記索隱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  
篇則非今王制也鄭康成荅臨頌云孟子當報王之際王制之作  
復在其後此亦以意言之無所據愚謂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  
子後學者所記也王者孰謂謂素王也孔子將作春秋先修王法  
斟酌損益具有規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錫瑞  
案說近是鄭駁異義曰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  
則已知王制之出於孔門又以王制為多殷制引春秋變周之文  
從殷之質則已知王制之通於春秋特未明言為素王之制耳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  
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祿所筭正義曰南面  
五行之剛曰北面之臣五者法五行之柔曰卿之君五者法  
諸侯臣者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統天下故不自在其數謂

王制筭

制統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對不取王臣也故此作  
記者雖記虞氏皇而祭之文大都總記三王制度故言王者之制  
不言帝皇制也祿者穀也故鄭注司祿云祿之言穀年穀豐乃後  
制祿援神契云祿者錄也白虎通云祿者錄也上以收錄接下下  
以名錄謹以事上是也爵者盡也熊氏云醴盡其才而用之故白  
虎通云爵者盡也所以盡人才是也按下文云位定然後祿之又  
大司徒云十有一日以賢制爵十有二日以庸制祿並祿在爵後  
此祿在爵前者祿是田財之物頒布在下最得國之重事須裁節  
得所王者制度重之故在於先故此經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  
諸侯之田次云制農田又云下土視上農夫祿又云君十卿祿並  
先言祿下始云次國上卿當大國中卿是後云爵也公者按元命  
包云公之為言平也公平正直侯者候也侯王順逆伯者伯之為  
言白也明白於德也子者奉恩宣德男者任功立業此五等者謂  
虞夏及周制殷則三等公侯伯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為名而  
稱諸侯者舉中而言又爾雅侯為君故以侯言之伯亦居中不言  
諸伯者嫌是東西二伯及九州之伯故也上大夫卿者見下文云  
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  
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惟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  
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為上下耳卿者白虎通云  
卿之為卿也為人所歸嚮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士者事也皇  
氏熊氏皆為任職事知象陰陽者按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  
注云五精是其總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  
臣法五柔乙丁巳辛癸是也錫瑞案此經所謂王者謂為後世王  
者立法非謂三代之王者也孔子立春秋素王之制以待後世有



三分夫一之地而并言之故王制所云田亦卽是地非必其地皆  
實田也內虎通封公侯篇曰嗚什倍諸侯法日月之徑千里王制  
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又曰天子所治方千里此平土三千并畿邑  
居山川至五十里五十里當作五千里并數邑居山川至五十里  
意謂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故并數之爲  
五千除去止平土三千也孟子云不達於天子此云不合於天子  
鄭注不合謂不朝會未能以其名通也通達同義是不合卽不達  
鄭引春秋未能以其名通以解王制是王制與春秋相通之證也  
鄭又引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  
者公侯伯也是鄭已知王制與春秋相通特未知卽春秋索王制  
制而必引周禮以解之意在調停終嫌傳會謂周公攝政致太平  
斥大九州之界陸佃易祿金履祥皆駁之云周之幅員不廣於虞  
夏安得加封若此且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  
下盡擾此必不然之事鄭必爲此說者蓋據齊魯魯加封而言齊詩  
謂曰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地方百里都營邱周公致太  
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  
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魯頌諸曰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  
元子伯禽於魯疏曰成王乃大啟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  
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據此則齊魯二國實有加封之事孟子  
以爲僉於百里卽其始封而言其後加封不止百里史記以爲封  
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當得其實齊  
王舅也魯衛王母弟也以親以賢合受殊禮周公大封諸國實亦  
有故周都偏西難以控制東方武王崩而東諸侯叛公懲悲後患

三

王制箋

加封數國以藩王室其時適當殷殘奄將蒲姑之後乃以殷墟  
封衛以奄益魯以蒲姑益齊因滅國而增封非能盡天下諸侯皆  
增之也周禮以爲公侯之封有四五百里周初亦非全無其事惟  
辭不別白以爲通制則與孟子不合亦與事實全乖鄭引周禮以  
解王制和同今古文說因齊魯有加封之事欲以概之九州案周  
禮一書何休以爲六國人作蓋亦當時有志之士采摭周法參以  
己見定爲一代之制竊比素王改制之意而封國大小全然不同  
蓋以周初本有四五百里之封遂欲定爲通制後人不知二書皆  
出周末於周禮則推而上之以爲周公所爲於王制則抑而下之  
以爲漢儒所作或據王制孟子駁周禮或據周禮駁王制孟子徒  
滋衆訟未有折衷以鄭君之明而於二書未觀其通強欲調停多  
乖事實正義解注亦屬強辭解注象日月星辰口按元命包云日  
國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云象日月之大亦取暑同也者按考靈  
耀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是  
半三萬里得萬五千里故鄭注司徒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  
寸是千里同一寸也又按元命包云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注  
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之比又云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爲  
附庸是象星辰大小也又解注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  
子男以爲一者按公羊傳桓十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  
春秋伯子男一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  
伯子男爲一辭無所貶皆從子春秋之時伯亦得稱子子亦得稱  
伯今鄭是伯爵忽若稱子與成君無異則不見在喪之降貶故在  
喪降而稱名非爲貶責稱名故云辭無所貶何休之意合伯子男  
爲一皆從稱子也鄭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也



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天子三公以下正義  
不詳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  
男亦與此稍不同周柄中曰當以孟子為正蓋古者三公不必備  
當以六卿兼之卿兼公孤亦止食卿之祿公孤之祿不為位故無  
祿則受地當自卿始此孟子是而王制非也內臣之命降於外諸  
侯而祿必視乎外故以六命之卿視九命之公侯四命之大夫視  
七命之伯三命之元士視五命之卿視九命之公侯四命之大夫視  
士之命伯三命之元士視五命之卿視九命之公侯四命之大夫視  
與卿大夫不一於附庸而受地視卿大夫視卿大夫視卿大夫視  
反謂孟子不當諸侯去籍之時但以意言其制非也孔子新制與  
得之禮制不無公錫瑞案前孟子言天子之公受地視侯一等孟  
受地視侯而無公錫瑞案前孟子言天子之公受地視侯一等孟  
三等之外但詳文義或曰孟子言天子之公受地視侯一等孟  
三公不非彼官制小通篇益記云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必是此非彼官制小通篇益記云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里百里兩爵者公侯共之七十里一爵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上又有次下又有第中央故無二五  
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受命改文  
上就伯也與鄭注合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  
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王制箋

四

其祿以是為差也 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  
國君者分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  
或為虞 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  
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此班祿尊 箋此  
孟子所說略同百畝之分孟子作糞注云分或為糞則此書亦有  
同孟子作糞者而注疏皆不解糞字則自當以分字為糞矣不  
百畝之糞似亦當作分字糞種但云百畝之糞文義不顯不  
以此書作分字為糞以代耕非止下士自君十卿祿以及庶人在  
官皆有代耕之義孟子所謂治人者食於人也明乎此義則君祿  
亦有限制不得以一國為己私吏胥之祿亦無贏餘但可與農  
同餽口君不以一國為己私則不濫用國帑希吏胥與農人同餽  
則不欺壓平民此古義之最善者王義解注農夫皆受田於公也  
以經云制農田是王制之度授農以田是農夫受田於公也云肥  
壤有五等收入不同是王制之度授農以田是農夫受田於公也  
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也者按周禮農以田是農夫受田於公  
於十人為人九等一男一女七人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  
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  
為事者舉中而言如鄭此言上地家七人下地家三人則上地之  
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則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

之中央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從十人而以至於二人  
此經地惟五等自九人而下至五人不同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  
田實有九等此據準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  
至五人而巳司農上農夫不言上上農夫不言上上農夫不言上  
地亦為上地即上農夫不言上上農夫不言上上農夫不言上  
徒不異也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祿亦與  
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賈人及胥徒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  
子國君者官長謂冢宰為天官之長司徒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  
若大府為府藏官之長大司馬為樂官之長大司馬為樂官之長  
命之官除其舊名籍周禮注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除不命於  
其非九命之內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經云下士視上農夫祿  
足代其耕也則庶人在官之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不得代耕  
有官田謂庶人在官之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不得代耕  
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為節按周禮天子卿大夫士  
諸侯之臣執事同故祿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大夫士  
皆據無采地者言之故鄭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大夫士  
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畝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  
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七  
二人中大夫百八十八人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  
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  
其下大夫 此諸侯使卿大夫親聘並會之序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

王制箋

五

數公居其上之三分 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  
國之士為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次國之士為中  
位相當則次國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次國之士為中  
國之士為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次國之士為中  
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為無出箋次國之士為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  
氏傳蓋今古文傳說不異者正義曰經云士為無出箋次國之士  
則之卿同謂同作卿也據經文小國卑於大夫故知小國之卿在  
國之下云爵異固在大國之上大夫是謂小國之卿在國之下云  
爵既異固當在大國之上大夫是謂小國之卿在國之下云爵既  
夫執雁又卿綈冕大夫之上必知爵異小國之卿在國之下云爵  
下也又曰中士者謂大夫之上必知爵異小國之卿在國之下云爵  
分爲三分次國小國之士亦分爲三分今大國之士既在朝會若  
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亦分爲三分今大國之士既在朝會若  
二謂次國以次國之士亦分爲三分今大國之士既在朝會若  
次國中九是當其大國之士亦分爲三分今大國之士既在朝會若  
上士是又以上國之士亦分爲三分今大國之士既在朝會若  
大國之士是又以上國之士亦分爲三分今大國之士既在朝會若  
則上士為大國之士也就上士中士下士之內各分爲上九中九



也是鄭子亦知是簡非實物未知詒法即素王之法必引月曆事  
事傳會以致多增葛藤朱子曰封國之制只是漢儒立下一箇算  
法說雖通達亦未知其制出素王茲於孔疏解注周公制禮以下

王制箋

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終此說



之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為畿內餘二十正義  
四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曰此  
經總明殷之畿內畿外故云凡九州王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  
士諸侯之附庸不在數中故云不與商王六計地方三千三百里  
八州每一州二百一十國封爵三等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王  
畿內九十三方千里者九十六是天子之元士又下云其餘方百里  
者六十方千里者六十是諸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數錫瑞  
案鄭注雖能自圓其說未有實徵疏引趙商問云以王制論之畿  
內之國有百里者七十里有五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王城  
關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屬不合鄭答之  
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  
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為何王城  
之大郊開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此鄭亦隨問而答非事實也必  
知非實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圖又有山澤不封之地何有同積  
墓無空缺之處故知略計地為四百國耳此則鄭君之說趙商已  
疑之孔疏亦以為非事實但知此為素王立法則羣  
疑豁然矣茲但存鄭注俟攷孔疏解注皆略之不具  
天子百里之內以其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官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  
謂衣筵正義曰經云百里之內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二  
城四面五百里二里者相互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者依周禮有口  
率出泉恐此是口率出泉故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知官謂其文  
書財用也者以其稱官是官所須故為文書財用御是進御所須  
故為衣食但官是卑養故用近物御為尊重故用遠物此為殷法  
也但未知有口率出泉以石錫瑞案口率出泉是漢法貢禹以為  
古所無有而周禮先有之故僕人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王制  
為孔子所定必無此等弊法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  
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屬連卒州有長也凡  
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  
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

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  
曰二伯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筴白虎通曰州  
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引王制曰千里之外設  
方伯云云又曰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極成也引  
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云云又引春秋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  
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  
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賢人主其易乃俱致太  
平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其法度也公羊桓二年傳解詁  
曰古者諸侯五國為屬屬有長二屬為連連有帥三連為卒卒有  
正七卒為州州有伯疏以為王制及春秋說文據此足徵王制與

春秋相通皆素王所立之制也五經通義曰王者已有州伯所以復有二伯何欲使騁陟也三歲一問天道小備故二相騁陟也何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行天下為其盛故抑之也明有所屬也以二伯為三公在外與春秋傳合以為盛故抑之也通引甘棠召伯詩合皆今文說正義曰闕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云連屬卒州猶聚也伯卒正俱是長但異其名云凡長皆因賢侯為之者既長諸侯非賢不可故知賢侯為之言因者以其州內賢侯非州外別取州牧則知以賢侯為之故下曲禮以侯為牧周制牧下有二伯則侯伯皆得為之故詩旄邱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為州伯張遷疑而問鄭鄭答云侯德適任之謂衛侯之德適可任州伯也然則伯之賢者亦可進為牧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是伯得為牧也鄭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者以左傳云五侯九伯服杜皆為五等諸侯九州之伯鄭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大公為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為四侯半故稱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為九伯也按鄭志注尚書為八伯張逸問云九州為八伯者何鄭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禮太宰云施典於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也畿內既不置牧則應無牧下之伯而云五侯九伯畿內有一伯者但比擬畿外應有而言之其實無也州長既用賢侯為之者則辛正連帥屬長節級用伯子男賢者而為之錫瑞案孔疏推闡極詳然亦未免辭費白虎通曰唐虞謂之牧引尚書咨十有二牧不云周亦謂牧是周禮建牧作牧之說皆今文

天子制箋

家所不用也曲禮引侯為牧不知何代之制鄭信周禮故注云虞夏及周皆曰牧疏引鄭志證明其旨依鄭義則周當八州八牧十

六伯與王制八州八伯無牧者全然不同畿內不置牧與王制畿內無伯同而云比擬畿外應有而言則是強辭何如以經解經不必牽引之易明也茲具列孔疏而辨之從儒謂封建當緯以郡縣郡縣當緯以封建屬連卒州分屬二伯即封建緯以郡縣之義

千里之內曰甸出穀稅千里之外曰采九州之內地取其曰流謂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貢或不貢正義曰按禹貢五百里曰甸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箠服下文云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廷及結粟米之等是甸為治田也經云千里之外曰采謂規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而面別去王城千五百里今五百里之外以為畿內千里之外惟千里耳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則王畿之外面別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墳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貢服物衛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是也流謂九州之外或貢或不流移不定殷則面別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謂之為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內為流也孫希旦曰禹貢據一面言之故曰五百里此

據兩面言之故曰千里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



王制箋

五

故捨去子男一卿命於王者而不言也錫瑞案疏解經注極詳特  
 未知此爲素王之制損益三代而不盡與夏殷同與周有合有不  
 合據周禮之合者證明此書可也據周禮之不合者駁難此書非  
 也孔廣森曰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鄭以王制爲誤  
 然二者合一義各有當周禮六命賜官官謂卿之命於天子者若  
 晉荀偃自稱官臣是也子男五命未合賜官蓋有加等乃得立三  
 卿而一卿命  
 於天子耳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使佐方伯 箋正義曰崔  
 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  
 也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爲三監故燕禮云設諸  
 公之坐鄭云公孤也大國公孤一人而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然  
 則天子於州牧之國則置三大夫以輔之其尊卑之差則下文其  
 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視諸侯之卿者謂公之孤  
 也故燕禮謂之諸公與公孤同也尙書使管叔蔡叔爲三監者爲  
 武庚也與此別也錫瑞案此亦春秋素王之制說春秋者以單伯  
 爲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正天子使大夫爲三監之明證與管蔡  
 監殷不同孔疏已明言之彼爲諸侯此爲大夫判然不合孫希旦  
 乃謂經傳皆無其事漢人聞周初有三監監殷之事故欲放而設  
 之皆由不知王制出於孔門也秦設守尉監漢  
 以刺史監察郡國皆卽三監監方伯之國之義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選賢置之於位其國外諸侯嗣也 封有功乃  
 之祿如諸侯不得世



之世也冠禮記曰緇筮白虎通封公侯曰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士  
 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筮得食兩家采不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  
 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人輔佐得而食  
 之引王制云云陳立疏證曰今文春秋說也春秋定四年葬劉文  
 公何休公羊傳注云舉采者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  
 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孫劉卷以  
 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漢  
 公羊禮說云折外諸侯受采之制有二有受而傳之千孫者公羊  
 注所云是也召公封燕仍爲王朝太保食采於周其次子世受之  
 春秋時周大夫有召伯是其例也一則入爲大夫時食其采身沒  
 之後仍歸采地於王朝王制所云內諸侯祿也又云大夫不世爵  
 注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受采者但守其祿位而已  
 不得據有其地故衛武公齊丁公並入爲卿士不聞有子孫世守  
 采地於京師也錫瑞案此分別甚明二義當互相見皆春秋素王  
 之法也正義曰言諸侯祿者得采國爲祿而不繼者故云祿也故  
 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  
 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  
 賢傳嗣其國也故下云諸侯世子世國所以畿內諸侯不世爵而  
 畿外得世者以畿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於王非賢不可故不  
 世也畿外諸侯嘗有大功報其勞效又在外少事故得世也與義  
 按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經議尹氏崔  
 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  
 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慎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  
 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尙書云世選爾勞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詩  
 云凡周之世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  
 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氏同案三傳義不相背公穀議世  
 卿正謂不世爵非謂不世  
 祿與此經義亦相合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衰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正義曰制謂王者制度日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衮言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與王者之後齊同而著衮冕故云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者謂九命卷龍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也則雜記謂之褒衣也此則禮緯九賜之衣服也與宗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而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記者以其重故特云制也不過九命不過七命不過五命者此謂夏殷之制也亦與周同又解注曰按皋陶謨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者謂公侯之服自山而下七也伯之服自華蟲而下五也謂子男自藻而下一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下以上所云虞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聞至周則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故注司服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

希以爲編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章制而己錫瑞秦孔疏云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而後又云三公司服無文按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服毳冕也與前說相反而與司服賈疏相同蓋正義非一人所作當以前說爲正疏解鄭注極詳而虞書五服五章當從伏傳不當從鄭賈書禮儀志引大傳曰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陳祥道禮書引大傳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會純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兩說不同作會字作績是鄭義非伏義陳氏引大傳蓋誤當以隋書所引爲正鄭君解尚書賈本歐陽夏侯漢書與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據此則以爲天子有十二章三公九卿有九章七章其說始於歐陽夏侯非鄭君所創而其說與伏傳不合與尚書五服五章亦不合歐陽夏侯必爲此說者當時古學盛行孝明皇帝詔以周官列尚書之前則詔旨必以周官爲據故歐陽夏侯三家背師說而從之鄭君注尚書周官兼采三家之義以有日月星辰十二章爲虞制從歐陽說無日月星辰九章爲周制從夏侯說又解華蟲爲雉宗彝爲虎雉以牽合周官之鷩冕毳冕說雖善於傳會然皆周制不可以解虞書若此經所云制出於秦王又未必盡同於周制其詳既不可攷卽以周制解之亦無不可特不必更牽引虞書孔疏既知爲王者之制矣必強別爲夏殷亦可不必鄭已明云夏殷未聞何須更加

王制箋

三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不著次國之卿  
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箋正義曰  
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  
直云大國之卿及小國之卿不云次國故云不著次國之卿云以  
大國之下互明之者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  
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云此卿命  
則異者以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  
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云大夫皆同者謂大國次國  
小國大夫皆同一命今經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既與小國  
連文知非直據小國下大夫一命者以輕云大國下卿再命以次  
差之明大夫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故云大夫皆同此夏殷  
制也按周禮云公國之孤四命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  
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  
中分為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  
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為  
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  
同一命亦分為三等故前文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  
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國大夫雖同一命當  
皆分為上下二等文已具於上今總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云周  
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以下者皆周禮典命文以輕云大國之卿不  
過三命故引公侯伯之卿三命以對之周禮公之孤四命不與三







也問百年者就見之就見老人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陳詩謂采其詩而觀之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市與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陰其所好者不正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舉猶祭也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不順者謂若逆昭穆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也討誅也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於祖廟用特假至也特特牛也正義曰歲二月夏之仲月以夏時仲月者律歷常得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者陰陽分故取四仲月也嶽者何嶽之爲言傍也綱功德也必先於此岱山者言萬物皆相代於東方故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宗者尊也岱爲五嶽之首故爲尊也此祭天告至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觀見也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按觀禮云諸侯觀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是也問百年者就見之此謂到方嶽之下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嶽於道路之上先見百年者則王亦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下云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放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與此少別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謂王巡守見諸侯畢乃命其方諸侯太師是掌樂之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若政善詩辭亦善政惡則詩辭亦惡觀其詩則知君政善惡故天保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月之交微我牆屋田卒汙萊是也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志所以淫邪由在上教之不惡若民志淫邪則愛好邪辟之物民志所以淫邪由在上教之官於正此陳詩納賈所以觀民風俗是欲知君上善惡也典禮之官於周則太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之月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玉帛之禮鐘鼓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鄭以先儒以同爲齊同此律故辨之云同陰律也故太師云執同律以聽軍聲又典同注云同陰律也云同陰律名管者因其先言耳所以先言者以同爲平聲平爲發語之本今古悉然故先言耳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國竟故創以地宗廟是內神故云不順不順不孝也宗廟不可以表明爵等故細以爵禮樂雖爲大事是非急切所須故以爲不從君惟後重律法釋詁文法謂治之急故以爲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重律法釋詁文法謂法度孔注尙書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故鄭

洪尚書云每歸格於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  
 更去便之遠無由可至尚書既云巡守四嶽即云五載一巡守  
 鄭云每歸者五年巡守而歸也其南嶽西嶽北嶽者按爾雅  
 釋山云南嶽衡山在衡陽湖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潛縣西漢  
 山爲南嶽衡山在衡陽湖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潛縣西漢  
 武帝以親衡山道曠因識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  
 土俗人皆呼爲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爲名非從近也如郭此言則  
 南嶽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漢武帝以來始從南  
 嶽之南於廬江霍山耳華山爲西嶽鄭注云在宏農華陰縣西南  
 恒山爲北嶽郭注云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假至也釋詁文也云  
 祖下及祠皆一牛者謂從始祖下至於禰廟別皆一牛鄭以經云  
 祖廟用特牲同用一牛必知每廟皆一牛者以尚書堯典云歸格  
 于藝祖用特牲祖用特牲明知各用特牲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  
 是殷周六廟甲七也錫瑞案疏解經注甚明云先儒以同爲齊同  
 所以齊君之前無解爲陰呂者漢書律厯志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  
 律森反嘉三平衡鈞權正準直繩又云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  
 名也師古曰銅之名以合於同也蓋謂銅取同義不以同別爲  
 一物甚明新莽量銘云致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東觀漢  
 記丁鴻上云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爭白虎通巡守  
 篇云古神義正法度同律厯叶時月皆爲民也張衡東京賦云先  
 衡律而一軌先儒以同爲齊同之證鄭君過信周禮苟異先  
 儒周禮引有同律之文亦未明言此同律即尚書王制之同律也  
 白虎通引尚書曰遂觀東后云云又引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  
 年太師既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  
 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  
 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爲畔畔者君討  
 有功者賞之與王制正同蓋伏生引以釋書者又云巡狩所以四  
 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量衡得其中  
 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引尚書曰二月東巡守  
 云云同律度量衡得中亦必以同爲齊同之義南嶽據今文說當爲  
 霍山尚書大傳說苑辨物篇水經白虎通說文論衡書虛篇皆以  
 霍山爲南嶽爾雅釋山說五嶽云江南衡用古文說又云霍山爲  
 南嶽用今文說郭璞不知古說南嶽有二乃云漢武帝因識緯祕  
 神緯緯多同今文故漢武案古圖書復南嶽之舊非霍山爲南嶽  
 始自漢武也郭又以爲一山二名不知實有二說孔疏引郭注不  
 加辨正亦不知南嶽有二說王制爲今文說解王制當從今文以  
 爲霍山也白虎通攷黜篇曰先削地後絀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  
 廟有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眾民故先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宗  
 廟有不順者君絀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明爵土不  
 相隨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  
 也  
 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箋正義曰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  
 爾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故知  
 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此巡行方事誅  
 殺封割應載社土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  
 於地又爲陰而誅伐亦陰故於社也故書云不用命戮於社是也  
 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知者前歸



假既云祖廟明出亦告祖廟也今惟云禘者白虎通云獨見禘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禘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於齊車書云用命賞於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廟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禘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惟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內外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宜乎社者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造乎禘者亦告祖及載主也惟言出告天則歸亦告也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於祖禘是也天子用特牲諸侯卑則否也曾子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按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總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於南郊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按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鄭注云禘祈禮輕類者放其正禮而爲之是類爲祭名也按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云求便宜也是宜爲祭名也按大祝六新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爲祭名也錫瑞案疏引白虎通不全白虎通曰王者將出辭於禘還格於祖禘者言乎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引王制曰王者將出云又曰出所以告天何示不敢自尊也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又曰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而事死如事生尙書曰歸格於祖禘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禘使祝徧告五廟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引王制云云曰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陳立疏證曰此處文不明當謂禘祭以祖配不曰配者尊無二禮云云也以此禘祭本爲告天天尊於祖故不及祖也異義今尙書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尙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於上帝告揖讓非常祭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尙書說文禘謂以事類祭天神則亦用古說其實今古文義相近說文禘告祭也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禘諸侯相見必告於祖反必親告於祖是造爲告祭之名禮家或有作禘者白虎通又曰即祭告天爲告事也祖爲出辭也義異告於尊者然後乃辭出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事謂征伐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戢將之將謂執以致命祝戢皆所以節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得其器乃敢爲其事圭瓚正義曰知事非喪故而爲征伐者若王室有喪則朝赴不廢故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總名也若時會之禮有征伐之事與此常朝別也考禮謂諸侯相與朝王之事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禮刑是施用於人故先言之道德是已之所行故後言之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祝戢皆所以節樂

者按漢禮器制度祝狀如漆簡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發如小鼓  
 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祝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竟故以將  
 諸侯之命發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若不  
 作牧則不得賜弓矢故宗伯云入命作牧注云謂諸伯有功德者  
 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  
 於五侯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弓矢賜者尙書大傳云以兵屬  
 於禮則當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  
 使者勞者注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賜鉞鉞者謂上  
 公九命得賜鉞鉞然後鄰國臣弑君子弑父者得專討之晉文侯  
 雖受弓矢不受鉞鉞則用璋璋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主  
 之於京師若未賜主璋者則用璋璋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主  
 璽諸侯璋璽既不得主璋者則用璋璋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主  
 圭璽之制按玉人藏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勺  
 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璽  
 又典瑞注璽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注  
 云以圭爲璽璽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注  
 謂璽也此弓矢鉞鉞圭璽等八命九命而加九賜也錫瑞案經云  
 賜諸侯樂則賜伯子男樂則皆以則字絕句白虎通三軍篇王制  
 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謂誅犯王法者也又攷騶篇曰禮說九  
 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鉞鉞弓矢拒鬯皆隨其德可行  
 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拒鬯者賜樂則民衆  
 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  
 王制箋  
 文嘉文曲禮疏所引同公羊說九錫之次則異曲禮疏載其說云  
 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車馬五樂則六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  
 錫傳曰諸侯之有德者天子賜之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  
 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鉞鉞九錫拒鬯其  
 次又異九錫與九命同異又有數說何氏公羊解詁既引九錫之  
 文卽云九錫卽是九命曲禮疏引許慎鄭司農皆以九錫卽九命  
 意以爲九錫卽是九命曲禮疏引許慎鄭司農皆以九錫卽九命  
 與何氏同鄭君注周禮大宗伯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  
 諸侯鄭意以九命之外別有九錫雖七命五命者皆得九錫與何  
 氏異白虎通云五十里不過五錫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錫而  
 進爵土始封百里者錫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  
 等至虎賁百有里者錫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  
 等至虎賁百有里者錫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  
 里後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後有功稍  
 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拒鬯增爵爲侯則以九錫分  
 爲三等分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其說又異王制是今文說當與  
 何氏公羊注白虎通前說合白虎通云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鉞鉞  
 所以斷大刑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故賜之弓矢所以征不義伐  
 無道也圭璽拒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拒鬯所以極著  
 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  
 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  
 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



也君子有玉璽相與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璽相與者乎又云喜怒有節誅伐刑罰以鈇鉞使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相朝聘正刑禮德以尊天子也穀梁隱十一年傳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禮修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學所以學

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天子曰辟廱諸

侯曰頤宮尊卑異名辟明也應和也所以明天子曰辟廱諸

者以下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股肱老於學則大學左學小學

在四郊下文是也釋云辟明也應和也所以明天子曰辟廱諸

以明和天下者謂此中辟明也應和也所以明天子曰辟廱諸

之義故爲明天下者謂此中辟明也應和也所以明天子曰辟廱諸

通辟廱篇曰天子立辟廱何辟廱使人觀之故云所以明天子曰辟廱諸

也象璧圓以法天也立辟廱何辟廱使人觀之故云所以明天子曰辟廱諸

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頤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均平也又欲言外

則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圓於辟何以知其圓

也以言其明也何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圓於辟何以知其圓

水則如璧諸侯曰頤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均平也又欲言外

半者象璧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言水耳其餘半之言垣宮名也詩云

穆穆魯侯克明不德四方也不言水耳其餘半之言垣宮名也詩云

鄭君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不言水耳其餘半之言垣宮名也詩云

致古立學在門堂之左又曰大學在郊不言水耳其餘半之言垣宮名也詩云

焉而七十者歸教於闕里又曰大學在郊不言水耳其餘半之言垣宮名也詩云

鄭注上老父師也此鄉學也漢書食貨志曰虎門之左乃保氏養國子以道教

立學周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虎門之左乃保氏養國子以道教

居右塾不言省宮南之左即虎門之左乃保氏養國子以道教

月令論曰周官有門閭之學師氏教以三德虎門之左乃保氏養國子以道教

左塾保氏居右塾之證蔡氏以左塾明堂西門北門也此師氏居

入小學必離宮中不遠諸侯之子亦然諸侯不知以何官當師氏

保氏其小學亦必在路門之塾蓋三代通制如此若謂王者當師氏

保氏其小學亦必在路門之塾蓋三代通制如此若謂王者當師氏

小學或在郊或在廟或在學在學則入學其門非人情必不然矣且大學初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之地禘祭也

禮亦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訊誠告釋奠於學也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爲夏

五七

100



不合劉逢祿不信左氏何得據左氏難之詩云之子于苗鄭釋廟  
疾早已引證蓋四時田是古制三時田是春秋新制不得據古制  
疑春秋制爲誤亦不必以春秋制詆古制爲非治經者各從其家  
法解之天子不合國諸侯不掩畧則與此異者彼上云天子諸侯無  
制云天子不合國諸侯不掩畧則與此異者彼上云天子諸侯無  
事則歲三田鄭云三田者謂夏不田謂夏時也案周禮四時以而  
與曲禮稍異記者各記所聞孔疏肩肩分別非是  
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支經用杪末也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以三  
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祭用數之  
仿算今年一歲經用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絛而行事  
不敢以卑廢尊喪用三年之仿歲之什一喪祭用不足曰暴  
猶賤也絛車索也喪用三年之仿歲之什一喪祭用不足曰暴  
有餘曰沽暴猶耗也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之仿數國無九年之  
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  
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

王制箋

孟

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  
而箋正義曰言欲制國足之時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雷九年蓄  
食箋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假令以一年有四年通融之法雷  
三十年通融積聚爲九年之蓄以爲一年之用則三年之蓄用  
每用之率今年人均分爲四十分一爲來年之用三十分一爲  
又雷一分三年又雷一分爲四分一分爲三年總爲儲蓄三分爲  
大略有一年之蓄而足爲一年之用有九年之蓄而足爲九年之  
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足爲九年之用有九年之蓄而足爲九年之  
出謂所當給者給而足爲一年之用有九年之蓄而足爲九年之  
物知用今年一歲經用者給而足爲一年之用有九年之蓄而足  
之仿故知今年一歲經用者給而足爲一年之用有九年之蓄而足  
謂三分之一石有什一之考也又云爲什一者以什一之防其  
考工記云石有什一之考也又云爲什一者以什一之防其  
一也故鄭云一歲經用者給而足爲一年之用有九年之蓄而足  
也故鄭云一歲經用者給而足爲一年之用有九年之蓄而足  
遺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山川之祭則其祭之禮與  
尊也越是踐踐之義故云越也越猶躐也但祭之禮與踐之禮  
火災今越是踐踐之義故云越也越猶躐也但祭之禮與踐之禮  
稷故有越越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祭則其祭之禮與踐之禮  
故鄭志答田禮云天地社稷山川之祭則其祭之禮與踐之禮  
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

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厥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  
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厥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  
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厥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  
預卜時日中今忽有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絛也天地社稷  
常祭之日其放廢至於反哭則越絛也天地社稷之祭常祭之日  
而耐練而禘於廟此等爲新死者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祭也  
若杜預之意以爲既殯而祭則越絛也天地社稷之祭常祭之日  
吉於廟公三十三年既殯而祭則越絛也天地社稷之祭常祭之日  
禘於廟公三十三年既殯而祭則越絛也天地社稷之祭常祭之日  
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按釋例云禮畢又  
備所耗故云暴猶耗也錫瑞案注疏是杜不盡用禮記也暴猶耗  
則虛耗也錫瑞案注疏是杜不盡用禮記也暴猶耗也錫瑞案注疏  
云浩猶饒也錫瑞案注疏是杜不盡用禮記也暴猶耗也錫瑞案注  
證以白虎通則錫瑞案注疏是杜不盡用禮記也暴猶耗也錫瑞案  
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冢宰白虎通篇云冢宰三  
用者何以爲冢宰冢宰在制國之用是冢宰之大也冢宰制國  
曰天子冢宰一人冢宰制國之用是冢宰之大也冢宰制國  
也陳立疏證曰天官冢宰制國之用是冢宰之大也冢宰制國  
先此蓋專言周制也至王度記所云則冢宰制國之用是冢宰之  
合宋承殷制無明據然太宰云云王度記所云則冢宰制國之用  
爲宋承殷制無明據然太宰云云王度記所云則冢宰制國之用

王制箋

孟

哀二十六年者其目則曰右師左師司徒司空馬司城冠無所  
其非也唯成十六年於六卿之外復有向司馬司城冠無所  
引別名記司馬司城冠無所引別名記司馬司城冠無所  
全其生衛其司馬司城冠無所引別名記司馬司城冠無所  
其說爲主或曰大夫耳陳氏疏稱天官冢宰制國之用是冢宰之  
見古文說與今文云云皆廣其義或曰大夫耳陳氏疏稱天官冢  
家宰爲大夫制國之用是冢宰之大也冢宰制國之用是冢宰之  
司馬爲大夫制國之用是冢宰之大也冢宰制國之用是冢宰之  
宰制國之用是冢宰之大也冢宰制國之用是冢宰之  
王制曰春秋大喪三年不祭亦同而無冢宰制國之用是冢宰之  
篇曰春秋大喪三年不祭亦同而無冢宰制國之用是冢宰之  
之喪事天國之禮也故其止宗廟之祭而越絛也天地社稷之  
而行之事案天子諸侯之禮也故其止宗廟之祭而越絛也天地社  
悼傷不敢以私喪廢公若祖國爲難比天子重地者不祭祭不  
緒侯不侯三年即享祭公若祖國爲難比天子重地者不祭祭不  
禮朱大節左氏短喪說言非禮之舉乃祭死者重地者不祭祭不  
之春秋大義也孔疏引之不知其所詳杜預乃據以倡春秋時事  
不知此義乃云在喪而祭者使人經云喪三年不祭不爲之辭古  
祭孫所引證皆渺茫不可據白虎通禮樂篇曰禮者盛不足節有



士以上乃皆封樹是庶人不封樹彼注云王公曰立諸侯曰封又  
 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禮記云  
 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按白虎  
 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云貳之言二也者上貳是副貳  
 之貳下二是一三之二喪不貳事者謂不爲兩事故讀從二三之  
 二也引喪大記以下者證大夫士在喪有二事也盧植解云從生  
 者若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  
 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節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  
 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  
 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夫而祔於  
 之虞也植性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  
 鄭云謂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節與小記  
 雜記達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其生者有節則祭從生者之法  
 喪祭尙爾喪後吉祭可知莫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  
 必知祭兼喪祭與盧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  
 中庸云父爲大夫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爲士上子爲大  
 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  
 言故祭中兼爲喪奠也或云在喪中祭當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  
 生者祿耳故知盧解鄭言奠者自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耳錫瑞案  
 孔疏經文大夫士三月而葬庶人葬不爲雨止喪不二事喪從死  
 者祭從生者剖析同異皆極名通禮家各記所聞或小有參差或  
 偏舉一面全賴注家疏通證明攷其參差之由兼舉兩面爲說斯  
 有功聖經矣若膠滯於通聚訟無已非此執一書以盡廢羣  
 書則上違聖經下誤後學古禮不明皆由於此如此經明以葬不

爲雨止喪不貳事皆屬庶人公羊說賤不能以雨止與此經同穀  
 梁說人君不爲雨止與公羊異許鄭皆謂穀梁說非鍾文烝強護  
 穀梁謂不爲雨止文十六年傳喪不貳事皆爲人君之禮則知王  
 制爲記述之疏謬左氏公羊皆未可用正是執一書而盡廢羣書  
 者其膠滯於通不亦甚哉白虎通崩薨篇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  
 五日而殯何事有大小所供者不等引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云  
 云又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公羊  
 而葬同執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公羊  
 隱三年傳解詁引禮天子七月而葬云云與左氏同此今文與古  
 文不異者猶王制或同周禮也白虎通又云封樹者所以爲識含  
 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  
 樂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說文木部樂下云天子樹  
 松諸侯柏大夫樂士楊亦今古文略同孔疏引白虎通栗字誤當  
 作樂白虎通云庶人樹以楊柳與此經庶人不樹違異或以楊柳  
 三字衍文白虎通又云王制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所以追養繼  
 孝也葬從死者何子無爵父之義也引王制作葬與喪字義不異  
 白虎通又引王制曰天子棺槨九重衣衾百二十稱公侯五重衣  
 衾九十稱大夫有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再重無大棺衣衾三  
 十稱單祿備爲一稱  
 今經無此文疑逸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  
 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  
 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  
 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  
 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



祖之廟而五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  
之廟而三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士一廟謂諸侯之中  
官師者上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庶人祭於寢寢適箋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稽命  
士二廟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  
孫六鈞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  
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  
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祧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  
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  
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  
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  
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  
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  
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  
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  
塋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  
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  
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  
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  
祧遠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  
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  
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以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

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酌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二祧謂文武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後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後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屯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證驗七廟斥言元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祫禘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塤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縱

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無文云微子爲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注大祖至亦然此據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眾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大祖別子不得爲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大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總包上三事如鄭志荅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其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祖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故鄭荅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荅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按祭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云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上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以其總稱元士故晉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吏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惟薦而已薦獻不可衰處故知適寢也錫瑞案

疏解經注甚明王制七廟申鄭斥王尤確惟王制與祭法不同之處尙  
 未瞭然鄭答趙商以爲祭法周禮王制或夏殷雜亦屬調停之見  
 祭法言廟制絕異月祭非周制所有壇墀與金縢不同且天子諸  
 侯大夫士皆無始祖尤不可解大夫士卑不祭始祖可也豈有天子  
 子諸侯不祭始祖者乎所言七廟一壇一墀直是九代以次推遠  
 並無始祖不祧之廟祖考是五世祖鄭注祖始也非是若祖考是  
 始祖諸侯去祖爲壇何以解之諸侯祖考是五世祖天子祖考必  
 亦是五世祖矣祭法不知何代之制其云始祖無廟與韋元成云  
 始祖配天而不爲立廟同一駭人聽聞之說鄭以祭法爲周禮周  
 禮何嘗無始祖廟乎鄭但知祭法大夫祖考無廟不知祭法天子  
 諸侯始祖皆無廟大夫無祖考廟可以非別子解之天子諸侯無  
 始祖廟實無以解鄭必以祭法爲周禮故強解祖爲始孔疏疑其  
 失次而不能不強爲之說故云計則祖考之廟當在二祧壇墀之  
 上應合在後今在此言之者因皇考顯考同皆月祭之故此先言  
 之據孔疏可知鄭注非確解矣王肅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  
 祧正本祭法之義而與祭法實亦不合蓋祭法並無始祖廟鄭王  
 皆未見及於此也王制七廟盧拙謂據周與鄭同孔子所定後王  
 之法亦從周禮王肅以爲七廟不專據周未始不可特以文武受  
 命祧爲權禮所施殷之三宗亦不以爲數則沿劉歆宗無數之邪  
 說不知廟制不可妄增廟以報本追遠非以報功崇德如謂有功  
 德則廟不毀爲天子者誰肯自謂無功德爲天子子孫者誰肯謂  
 其祖考無功德夏侯勝議武帝下獄幾死爲臣者誰敢正言如此  
 則天子無可毀之廟故東漢後帝皆稱宗迭變爲同堂異室不知  
 廟無二主同堂異室正是祧廟之制名爲不祧而其實已祧後世



皆沿其失而莫能正天子七廟之禮遂不可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祈穀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

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時祭宗廟之名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社稷大夫祭五祀此祭謂大夫有地者也其無地祭三耳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其牲諸侯祭名山

大川之在其地者魯人祭泰山晉人祭絳山齊人祭泰山

也孫炎云祠者新築可祠夏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

雖未成宜因時祭者眾而祭之秋曰嘗者皇氏云嘗者次第也夏時物

嘗也冬曰烝者皇氏云烝者次第也冬時物烝也冬時物

物也冬曰烝者皇氏云烝者次第也冬時物烝也冬時物

鄭改之云祠者新築可祠夏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

則改之云祠者新築可祠夏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

王又知周以禘為祭者按公羊傳云以祠春義略之從可知也春秋

傳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是禘為祭者按公羊傳云以祠春義略之從可知也春秋

引詩小雅者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

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禘而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

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禘而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

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禘而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

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禘而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

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禘而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

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禘而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

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禘而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

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禘而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

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禘而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

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禘而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

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禘而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

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禮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  
其通云夏殷祭無文又云不可錫瑞案孔疏於鄭注分見夏殷祭各  
異有夏殷祭無文又云不可錫瑞案孔疏於鄭注分見夏殷祭各  
王制損益三代故或從周或損益二代之禮有孔子損益三代之禮  
君改字特以意揣之亦未嘗不從周或損益二代之禮有孔子損益三代之禮  
者因四時所生孰而祭其本春不設疑辭也祭義云春曰禘夏曰嘗  
冬曰烝今本春秋祠而祭其本春不設疑辭也祭義云春曰禘夏曰嘗  
進之秋曰嘗者皇氏云嘗者次第也冬曰烝者皇氏云烝者次第也  
者或謂古周禮說與王制不合詩疏引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嘗秋曰嘗冬曰烝禘禘禘禘禘禘禘  
於秋於冬於春於冬於春於冬於春於冬於春於冬於春於冬於春於冬於春  
侯祭更名為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法之明證也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門戶井廟中禘也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井廟中禘也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祭土祭人祭先王祭先公祭先王祭先公祭先王  
與王制同與祭法異山川祭土祭人祭先王祭先公祭先王祭先公祭先王  
井何者應祭或謂行井一也亦是強為調停實不可強合也

王制箋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謂所因之國先生先公

無後為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禘至杞為夏後而七年傳之按今

更郊禘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箋七年傳之按今

義謂晉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郊此其禮也箋七年傳之按今

引之以證祭無主後則謂祭無主後則謂祭無主後則謂祭無主後

後故晉之祭無主後則謂祭無主後則謂祭無主後則謂祭無主後

不祭故晉之祭無主後則謂祭無主後則謂祭無主後則謂祭無主後

炎武曰天子諸侯祭無主後則謂祭無主後則謂祭無主後則謂祭無主後

向曰遷關伯於商邱祭無主後則謂祭無主後則謂祭無主後則謂祭無主後

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也鄭人注都或有山川及因

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謂所因之國先生先公

以為常天子先禘而後祭諸侯先禘而後祭諸侯先禘而後祭諸侯先禘而後祭

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明年春禘於諸侯則不禘禘則不

嘗嘗則不禘禘則不禘禘則不禘禘則不禘禘則不禘禘則不禘禘則不禘

一禘下天子也嘗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云植祠夏秋冬之時先爲禘祭後爲時祭故云禘禘禘當禘禘按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按僖  
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於禮少四月未  
得喪畢是喪畢當禘諸侯既爾明天子亦然故云天子諸侯之喪  
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云後用以爲常者按禮解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爲一禘祭是後因以爲常云天  
子先禘而後時祭者以經云禘禘禘當禘禘天子位尊故先爲大  
禮也云諸侯先時祭而後禘者以下文云諸侯嘗禘禘諸侯位  
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因已前之制但不知幾年  
一禘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  
與周同禘亦三年爲一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爲虞夏禘祭每年  
皆爲又云三時禘者謂是秋冬或一時得禘則爲之不一三時俱  
然按鄭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又注此云春一禘而  
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又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禘爲  
大祭禘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三  
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禘則不禘者虞夏之制歲朝皆闕一時  
之祭也此從南方始也南方諸侯春秋來朝也行夏祭竟而秋  
云禘則不禘也禘則不嘗此西方諸侯春秋來朝也行秋祭竟而  
來朝故不嘗也嘗則不禘此北方諸侯春秋來朝者也行冬祭竟  
冬來朝故廢烝也烝則不禘此東方諸侯春秋來朝者也行冬祭  
而春來朝故廢禘也然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  
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禘得祭者爲始故也禘一禘而已闕時祭也不  
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爲禘祭惟植一禘而已闕時祭也不  
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祠前與祠在植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

也嘗禘禘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爲大祭之禘故云嘗禘烝禘既云諸侯於歲不禘是諸侯當禘之歲法不作禘而皇氏云諸侯夏時若禘則不禘若禘則不禘故違鄭注其義非也芻瑞案鄭君魯禮禘禘謂儒家說禘禘不同或云歲禘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謂爭論數百年來鄭考春秋所書與公羊五年再殷祭定爲三年禘五年禘其精密實勝諸家特據以爲百王通義則未必然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爲虞夏每年禘祭此經當倣皇氏解之孔疏云取先儒則皇氏別有所據非刳臆說故與鄭異特未知先儒爲誰氏其說之詳如何爲可惜耳

諸侯夏時禘則不禘云云亦依皇氏解之爲合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握謂長不出膚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故謂簋正義曰知有田既祭又祭饗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大斂小斂以特牲而云薦新故知既祭又薦

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議其用七月明常用六月是也魯以六月爲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云士薦牲用特豚者按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薦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云大夫以上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也土薦而云百官者舉大夫以上而言士之屬吏以眾言之亦曰百官故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汜闕答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胾百官皆足抑謂此也按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曰食大牢則諸侯曰食少牢大夫曰食特牲士曰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曰食無文朔月特牲故月則曰見子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牲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饗也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實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錫瑞案白虎通社稷篇云祭社稷以三牲何重也故也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宗廟俱大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大牢所以廣孝道社稷

爲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也公羊莊二十三年傳解詁曰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白虎通祀篇引禮王制曰春薦韭云云與此同繁露祭義篇云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薦實也也夏之所受長也机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皆今文家說孫志祖引詩有捄其角毛傳云禮稷之牛角尺疑王制賓客二字或卽社稷之謂郊牛醢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亦可證案孫說是而董子郊事對引王制曰祭天地之牛醢栗宗廟之牛腥賓客之牛尺或後人改之玉藻君無故不殺牛與王制同與周禮異鄭答趙商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同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爲正鄭以周禮爲周公所作當爲經而王制玉藻是記非經此疏以天子日食大牢爲周公之禮食少牢爲衰世之禮卽本鄭義實則天子日食大牢至士日食特豚皆失之侈當以王制玉藻所言爲正也

**庶羞不踰牲**祭以羊則不**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筵**

正義曰按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醢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肉者祭既用少牢則糝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爲羞案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有田祿者先爲祭服雖寒不衣祭服與此互相發明葉夢得曰庶羞常薦而踰牲嫌於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於享親以庶羞爲生人常食之羞與下二句一例似亦可備一解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不... 而徵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 廛者市也... 足夫圭田無征 夫猶治之征猶也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 郊之什一也 正義曰自者不稅也 所以厚賢也 此則周禮之土田以任... 凡有九夫中央公田一夫不稅者謂之公田 公田之田不稅者謂之公田... 此公田美惡取於此而不稅者謂之公田 公田之田不稅者謂之公田... 物市內空地曰廛 廛者市中不稅之田也 廛之田不稅者謂之公田... 門也 謂之門地 門地者市中不稅之田也 門地之田不稅者謂之公田... 有闕門之征 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年則無稅也 物此征稅也 闕門之... 防梁謂民庶須有以時入者 不入者無稅也 魚然後禁禁人入... 澤梁謂民庶須有以時入者 不入者無稅也 魚然後禁禁人入... 猶治也 謂之澤梁 澤梁者市中不稅之田也 澤梁之田不稅者謂之公田... 稅其物也 謂之澤梁 澤梁者市中不稅之田也 澤梁之田不稅者謂之公田... 之田此殷禮也 殷禮者謂之澤梁 澤梁者市中不稅之田也 澤梁之田不稅者謂之公田... 故注云周官之土田以任近郊之稅 什一不稅之田 公田美惡取於此... 不稅民之所自治也 惟取公田之物故云美惡取於此引孟子者... 自治為非禮明依禮惟取公田之物故云美惡取於此引孟子者...

王制箋

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 自下皆然 按周禮人云豐... 年旬川三日 旬中非必用二日 無年旬用一日 年歲不同 雖豐... 所定制也 繁露王道篇云 殷法此則殷周皆然 殷周皆然 殷周皆然... 不粥墓地 不請也 皆受於公 公行順逆 篇皆曰 殷周皆然 殷周皆然... 地公家所給 族葬有常 不得請求 餘處錫瑞案 曲禮 賁 賁 賁... 操書致疏 云古者田宅賜賜可為官所賦 求餘處錫瑞案 曲禮 賁 賁... 是或有三代盛時 必無君田宅賜賜可為官所賦 求餘處錫瑞案 曲禮 賁 賁... 詞不兼並 漸起商鞅變法 遂廢井田 春秋戰國 蓋已行之 故矣 孔子豫... 初其制定 業由田里 不粥之制 必如此 而後井田可久行 後世如唐... 而田制遂壞 由不守田里 不粥之制 必如此 而後井田可久行 後世如唐... 司空執度地 地事者度也 邦之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 觀寒燥... 謂萊量地遠近 制邑井 興事任力 事謂築邑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 食壯者之食 饒其力 饒其力 饒其力 饒其力 饒其力 饒其力 饒其力... 者限以老者之功 程故曰老者之功 程故曰老者之功 程故曰老者之功... 文說當為三公之司 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公卿表同白虎通封公侯篇曰 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別名記同白虎通封公侯篇曰 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衡引書大傳曰 城郭不籍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為民害則責之司空... 屬公蓋司空一日地地公正掌度地量地之事 若冬官卿掌邦事多... 者鄭引六卿之司 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司徒也... 文家法未盡 瞭然若偽古文 周官篇司空掌邦事 又... 誤以三公之司 司空說六卿之司 司空說六卿之司 司空說六卿之司...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 使其材 廣谷大川異制 謂其民... 生其間者異俗 謂其所 剛柔輕重遲速異齊 謂其情 五味異和 奇... 臭與器械異制 謂其用 衣服異宜 謂其飾 修其教不異其俗 齊其... 政不易其宜 政謂刑義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 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地氣使 東方曰夷 被髮文身 有不火食者矣 南方曰蠻 雕題交趾... 有不火食者矣 雕文謂刻其肌 以丹青涅之 交趾足相觸 西方曰... 戎被髮衣皮 有不粒食者矣 北方曰狄 衣羽毛穴居 有不粒食者... 矣 不粒食地氣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用備器...



雖異各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箋正義曰作務之用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也今冀部有言狄鞮之

器故公羊傳何休云攻守之器云云其制器謂總用之器械謂兵

此傳語之入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傳言

放象外內之言其通傳西方語謂之曰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

夷狄外內之言與中國相通其通傳北方語謂之曰狄鞮者鞮知也

陳說外內之言與中國相通其通傳西方語謂之曰狄鞮者鞮知也

慢而夷者無也南方曰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外內之言

也北方曰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外內之言與中國相通

其短而為之制名也夷者無也謂通傳夷狄外內之言與中國

也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為制名也因其國名而少易化故取名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足也無

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

學立小學箋正義曰食節謂食得其節事時謂得其時樂事謂

上謂在下親愛長上民富而可教謂民事既得如此然後可得興

皆說司空事以下說司徒司馬此經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

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

紂惡司徒地官卿掌邦教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謂教很也不循教

者司徒使鄉簡司徒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

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鄉中老賢者朝猶會焉此庠謂鄉學也

射國端而飲酒養老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

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徙其居觀其見新人有

化也亦復習禮於不變移之郊如初禮徙其居觀其見新人有

鄉學使之觀焉不變移之郊如初禮徙其居觀其見新人有

學郊不變移之遂如初禮徙其居觀其見新人有

學郊不變移之遂如初禮徙其居觀其見新人有

所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鄉大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可使習禮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不征不給其祿役造成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崇官之長掌國

也典樂教習子崇高也高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

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順此四術而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禮者事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王太子王子

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皆以四術成

公及諸侯凡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

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此所簡者謂王大

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成學止也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

入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為之臨不變

王三日不舉去食樂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棘

夷戎不屏於南北為其太遠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

升諸司馬曰進士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祿爵也箋正義曰鄉人既

為選士俊士至於進士若王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

禮鄉皆謂地官是鄉諸司馬鄉司徒司徒之官總論鄉人進士

告司徒司徒乃命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

學此鄉飲酒之禮也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

習此鄉飲酒之禮也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

上功自鄉飲酒之禮也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

之土與在鄉飲酒之禮也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

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非惟鄉內之人總言耆老其數則眾故知

也鄉中老賢致仕則非惟鄉內之人總言耆老其數則眾故知

生君子也恐有朝王之嫌故云朝猶會也云此庠謂鄉學也者朝猶

射也謂初時在州學習鄉上齒故云朝猶會也云此庠謂鄉學也者朝猶

年視射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



年知類通達上云命鄉簡不帥教者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  
教放很之人為之考射鄉簡此注云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猶問  
也謂問一年而考之者射鄉簡此注云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猶問  
習禮問四年之考者謂五年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鄉者移右鄉  
云又禮問四年之考者謂五年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鄉者移右鄉  
九年又禮問四年之考者謂五年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鄉者移右鄉  
習禮問四年之考者謂五年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鄉者移右鄉  
之官命鄉簡大夫論禮者謂鄉簡上功習禮者謂鄉簡上功習禮者  
秀士鄉大夫論禮者謂鄉簡上功習禮者謂鄉簡上功習禮者謂鄉簡  
貢舉入官也按鄉大夫之徒道者謂鄉簡上功習禮者謂鄉簡上功  
能者謂鄉大夫論禮者謂鄉簡上功習禮者謂鄉簡上功習禮者謂鄉簡  
以告則升於天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鄉大夫論禮者謂鄉簡上功習禮  
故中於王試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鄉大夫論禮者謂鄉簡上功習禮  
年舉者周法其義非也按內則以爲此中舉者爲禮鄉大夫論禮者  
王公卿大夫士之適子入學於小學而冠於大學始學禮鄉大夫論  
說餘子十五歲入小學而冠於大學始學禮鄉大夫論禮者謂鄉簡  
習禮之時在春秋也此升於大學者謂鄉簡上功習禮者謂鄉簡上功  
鄭書夏教詩故云春秋也此升於大學者謂鄉簡上功習禮者謂鄉簡  
者詩是樂章詩之義以樂聲播之故爲聲若以聲對舞則樂爲  
安靜舞爲鼓動舞之義以樂聲播之故爲聲若以聲對舞則樂爲  
聲是也舞之義以樂聲播之故爲聲若以聲對舞則樂爲  
春夏學干戈秋學羽籥是也云秋學羽籥是也云秋學羽籥是也  
者書者言事之經禮者言事之經禮者言事之經禮者言事之經禮  
陰也文王世子云親視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云書禮者言事之經  
者以下故知是王親視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云書禮者言事之經  
者以告於鄉大夫而升名於學也此大樂正之言論進士之鄉者移  
王公卿大夫士之適子入學於小學而冠於大學始學禮鄉大夫論  
亦同於此其鄉大夫之子不似專據王子之進士之言論進士之鄉者  
諸司馬以此鄉大夫之子不似專據王子之進士之言論進士之鄉者  
祿即知凡入仕者皆司馬之職也此大樂正之言論進士之鄉者  
士故知凡入仕者皆司馬之職也此大樂正之言論進士之鄉者  
鄭云鄉大夫之子不似專據王子之進士之言論進士之鄉者  
其年數不同或記載參差或本制法損益熊氏分此經中上職以  
確孔疏以爲不周同亦不盡然當依各經解之爲是王與學校  
南人才乃有移鄉遠方者去害馬恐亂羣不得是王與學校  
年九歲不愛之深故貴之備之王且爲之三日不舉其愛惜人  
明未嘗不愛之深故貴之備之王且爲之三日不舉其愛惜人  
學之友情誼尤固材能素知其制最善皆後世所當效法者漢書

王制箋

食貨志曰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太學命曰進士與  
疏言邦國貢士可以互證白虎通辟雍篇云王制曰王太子王子  
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皆造焉  
小學者經藝之宮大學者辟雍鄉射之宮  
司馬辨論官材辨其論官其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  
各署其論定然後官之試守任官然後爵之命位定然後祿之大  
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以不任有發則命大司徒教  
士以車甲乘兵車衣馬之儀有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  
御射御決勝負見勇力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射御  
工言技謂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亦爲不德出鄉不與  
士齒賤也於其鄉中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  
秀者則告於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馬正論造士之  
其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  
者署擬於樂官材也各署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  
故進士人才皆由司馬若後世之吏部司馬主天謂之天官其位最尊  
官司馬專主武事與此不同也大司徒教以車甲大戴禮千乘篇  
司徒作司馬此節說司馬事無爲牽及司徒當從千乘爲是此或  
傳寫之誤古重德而輕技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敏才  
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取爵於上尊  
也鄭注或進其德進其三句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以  
孔疏此注謂小技術若醫卜之屬也據彼經注疏選日郊人賤技藝  
相發明在郊者不能德進事舉言揚也據彼經注疏選日郊人賤技藝  
考課授官然則司馬之職不遺技藝終不重藝而輕德  
士齒也於此可見古人雖不遺技藝終不重藝而輕德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司寇秋官卿掌必三刺以求民情斷其  
訊羣臣二曰訊羣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其意無其附從輕施  
吏三曰訊萬民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其意無其附從輕施  
刑也求其出於萬民之罪可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制斷也即就也  
之意合於萬民之罪可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制斷也即就也  
人心即或爲則論或爲倫郵罰麗於事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  
喜怒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  
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有罪本心有善惡悉其  
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情疑獄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



大之比以成之行小大猶輕重也成獄辭史以獄辭告於正正聽之  
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平正丞秦所置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  
棘木之下於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  
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  
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  
三又然後制刑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曰不凡作刑罰輕無赦法  
輕不赦之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變  
爲人易犯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更  
也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  
與物之名更造法度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淫聲鄭衛  
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  
服若聚鵠冠瓊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行非而  
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行非而  
澤以疑眾殺皆謂虛華捷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今時持  
蓋嫁取卜數文書此四誅者不以聽而辭不可習凡執禁以齊眾  
使民倍禮違制

不赦過亦為人將易犯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  
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  
也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  
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凡以爲不可用也用器弓  
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幾多少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  
市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物未成木不中  
伐不粥於市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  
市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鬲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鬲竟上門識呵  
箠正義曰按周禮司刺云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  
臣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羣吏謂庶人在  
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眾來觀者按周禮鄉  
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  
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云今漢有正平丞泰所置者按漢書  
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地節三年初置  
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此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

異其死刑之罪者鄭云異謂殊其文書謂殊異其應死刑之罪刑  
爲簿書而要之鄭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卽是囚之  
伏辯錄爲要狀鄭康成以爲此外朝位在皋門內庫門之外此一  
宥以下是周禮司刺文鄭康成云識審也不審若仇讐當報甲見  
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者若舉刃欲砍伐而執中人者遺忘  
若問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錫瑞案注疏引周禮三刺  
三宥以解此經義皆可通惟引周禮三公之會期以解此經三公  
之參聽則於今古文說殊未瞭然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天子  
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凡百二十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  
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  
傅少保是謂三孤豕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謂六卿之屬  
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許慎謹案周公爲傳召公爲保太  
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  
物者周之制也許君以古說爲周制今說爲前代制此經上文明  
云天子三公九卿則三公當如今尙書說爲司徒司馬司空不當  
如古周禮說爲太師太傅太保甚不明何得以周禮之三公說此經  
之三公乎茲於孔疏之傳會削去不載並訂鄭注之誤圭璧金璋  
王引之云金當作宗宗者琮之段借字隸書宗金二字相似故宗  
琮爲金圭璧琮璋聘禮所謂四器家語刑政篇載此文作圭璋璧  
琮不弔於市易林需之井珪璧琮璋  
執贊見王其次序正與王制相合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箋正義曰傳云名終將諱之故以

諱爲先王之名其實餘諱亦大史奉之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注云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云惡忌日若子卯者忌日謂先王之亡日及子卯故云若子卯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

天子齊戒受諫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所當改爲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冢宰齊戒受質贊王受之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此三官之屬百官齊戒受質受平報也然後休老勞農饗養之成歲事斷計要也制國用箋正義曰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卽從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



報於下故在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者即  
十月蠟祭之時飲酒勞農也知齊戒受諫是歲終者以下云休老  
勞農文相連接故知是歲終也按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屬家宰  
故云家宰之屬上文司會直云家宰之屬不云於周此大樂正及  
市皆云於周者以此文司會與周禮正同故不須云於周此大樂  
正於周是大司樂此市亦於周為司與周禮不同故以周禮明  
之錫瑞案此經與周禮或同或不同蓋經聖人損益兼采前代之  
制云家宰又云制國用與前家宰制國用正同是家宰亦天子之  
大夫非周禮之天官家宰司會當為家宰之屬亦非如周禮司會  
之屬家宰也云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  
互相明亦非周禮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  
副貳三公者大樂正當為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  
為大司馬之副以刑通於兵市當為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  
官家宰司會位在司徒司徒司徒司徒司徒司徒司徒司徒司徒  
下必以周禮六卿解之則離離不合矣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  
用之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  
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也國中小學在王宮  
制明矣箋老五更二子孫為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祖父三養是養

致仕之老四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  
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注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  
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皆養老也按注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  
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老為六  
又季春大合樂天以燕禮者虞氏云燕禮脫履升堂崔氏曰燕禮  
為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虞氏云燕禮脫履升堂崔氏曰燕禮  
承於祖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以虞氏不食爵盈而不  
飲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虞氏云饗禮者虞氏云饗禮者虞氏  
於禮故養老以饗禮取數畢而已夏氏云饗禮者虞氏云饗禮者  
太牢以禮養老以饗禮取數畢而已夏氏云饗禮者虞氏云饗禮者  
用之者謂周人修三代之禮而兼用之故養老以食禮者虞氏云  
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三代之禮也若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食  
以周極文故兼用三代之法也若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食  
案注云國中左也大學在王宮之左與殷同也故云左學貴右而賤左小  
是確解而專以爲殷制則殊不然經文有虞氏以燕禮云云分別  
四代此不分別自是通禮何以知爲殷制疏引下文右學左學以  
證不知學分左右必在一處若一在國一在郊豈得遙遙相對爲  
疏而化康莊爲荆棘者也

王制箋

五十異糧六十餼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膳飲  
從於遊可也遊謂出入止觀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  
日修唯綯綯衾冒死而後制二日而可爲者五十始衰六十非肉  
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煖矣溫五十  
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  
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之養七十不俟朝者君揖則退八十月告  
存每月九十日有秩秩常也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  
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力稍衰也八十不齊則不  
祭也子代之祭五十而爵爲大夫六十不親學弟子禮七十致政  
唯衰麻爲喪致政還筮正義曰七十養於大學至於八十漸衰  
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  
於地替人無目恐其傾倒拜君命之時亦當如故云亦如之歲  
制謂棺也時易可成故歲制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仕者則七十杖  
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

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



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  
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成庠亦小學  
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  
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絳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啐  
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凡冕屬也畫其飾元上  
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  
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尙黑而黑衣裳殷尙白  
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元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  
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白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  
燕服爲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借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已而引戶  
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復除也老人眾多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  
非賢者不可皆養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廢廢於人事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  
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  
不從政也自從正義曰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  
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成庠是也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爲  
冕屬按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爲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  
云畫羽飾之錫瑞案鄭誤解學制皆由誤會此經其實此經義極  
分明上下東西左右相對而言必是同在在一處即東學西學南學  
北學同在明堂四門者也夏貴東而賤西殷貴右而賤左當如鄭  
說王者相變實亦不過稍示變改非必一貴在國一貴在郊也公  
羊桓元年傳解詁曰質家右宗廟左社稷文家右社稷左宗廟是  
文家尙左質家尙右夏周文故以東爲上殷家質故以右爲上其  
資本同一處若國與郊相去甚遠安得以上下東西左右兩兩對  
舉乎疏傳會鄭注皆強說熊氏劉氏之說尤謬今削去不載虞庠  
在國之西郊當作四郊孫志祖曰據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蓋西  
字誤也四郊小學即東西南北之四學豈應偏置於西郊祭義又  
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  
正義引皇氏云四郊虞庠以四郊皆有虞庠其爲四郊之謂無疑  
又云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正義云郊皆有虞庠也周以虞庠爲小學  
在西郊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是孔氏所據本已誤校勘記曰按  
孫志祖是也上大學在郊正義云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四郊下  
文是也即據此文而言作四郊不作西郊此正文之僅存者四郊  
世子凡語於郊正義案二說證據極明西郊當作四郊無疑惟孫氏能  
存其義也錫瑞案二說證據極明西郊當作四郊無疑惟孫氏能  
訂經文之誤不能訂鄭注之誤以四郊小學爲東西南北四學其  
誤實本於鄭引祭義天子設四學既云天子所設如此鄭重必以  
大學不是小學且太子無入鄉學之理太子由宮南小學入大  
學行齒讓之禮四學即明堂四門之學無疑鄭誤解而孫氏沿之  
故於學制未能了了段王裁是孫說而顧廣圻非之曉曉爭辨亦

由於學制皆未能曉然也詳見上文白虎通三軍篇曰年六十兵何不忍並闢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與服戎又曰八十不從政云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餼正義曰按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無夫曰寡寡俛也俛然單獨也

獨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

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錫瑞案此文與孟子合

瘠鰥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斷謂支節絕也侏儒謂短人也器能也義

曰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既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按晉語云文公問入疾胥臣對云成施植縛注云使擊鐘遠條蒙瑒注云瑒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廬注云扶持也廬戟杓也曠叟修聲注云歌詠琴瑟聲噴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昏瞶瘠僂官師所不材宜於裔土是各以其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躄此不云遠條威施設文不具外傳瘠與僂僂置於裔上此瘠與侏儒其器食之者古今法異也錫瑞案此經所云比外傳尤爲仁政

今外國有盲啞院亦仁政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道有三塗遠別也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廣敬也謂於塗中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皆謂

齒雁行朋友不相踰廣敬也謂於塗中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皆謂

以與少者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徒猶空也斑白者不提挈謂

難色曰斑斑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也重任分也

者老少並重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也重任分也

者錫瑞案大傳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詩經傳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皆與此合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正義曰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舉成人有此禮也童子禮則無也此謂二十於二十五者肩隨則齊於雁行也陳用之曰男右女左者地道尊右故也車患於危故從中央孔子

爲中都宰其民男女別途蓋以此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造爲簋正義曰皇氏云此謂

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不禮也謂無地大夫也錫瑞案曲禮曰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正義曰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熊氏以禮運據天子大夫得造不得具非也錫瑞案禮家說各不同孔疏苦心分明猶嫌牽混天子大夫四命以上得備具據周禮典命四命受器而言此經與周禮多不同未可以周禮解此經也







者歸之閒田箋正義曰前文云立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里者  
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  
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  
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  
箇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箇七  
箇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箇七  
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  
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  
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  
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  
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之方  
封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  
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

天子之縣內爲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  
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  
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  
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  
方十里者九十六箋正義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  
既用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

大王制箋

哭

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爲四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之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

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給齋戒自絜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諸侯世子世國象賢也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未賜爵視

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內之國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正郭

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之祫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宰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慎不從公羊之說鄭元駁當從許說知此大夫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此直云大夫不世爵與諸侯大夫文異故知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按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詩衛武公入相於周又尙書顧命齊侯爲虎賁衛侯爲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爲天子大夫按司茲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畿內亦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云畿內諸侯有爲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侯入爲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總云爲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爲煩故總言大夫以包之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

天子元士

國

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若畿外者君其本國畿內者亦君畿內之國故鄭注云列國及縣內之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韎韐有奭謂諸侯世子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祿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錫瑞案公羊隱八年傳解詁曰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其稿穀而已何君已陰破許君地不能容之疑陳立曰以王制計之一州二百一十國一方四州故八百四十國也東方二州則惟四百二十國也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者以四里與四十二里開方計之得一千六百八十里四百二十國國各四里適可容也何氏以一方廣袤之法計足以容卽天子圻內千里八州一千六百四十里四倍之亦足容之陳氏引王制解公羊尤爲明確左氏無明說說左氏者以爲諸侯特賜乃有湯沐例近偏枯許從左駁公羊因王制有方伯湯沐視元士之文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故疑地不能容如何君說邑止二里則爲地無多王制所云蓋以方伯特優假之附庸有三十里二十里十五里之分則視附庸亦不必五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已比尋常諸侯加摠五倍十倍方伯八人其占數亦無多也白虎通爵篇曰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天子大夫不世爵諸侯大夫不世爵祿疏解已明而公穀左氏三傳不同許君異義見前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下陳立曰三傳之說大旨皆同公穀譏世卿非禮自謂不得世位



耳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左氏家所說錫瑞謂陳氏疏通三傳  
分別世位世祿可謂晰矣而據繁露王道篇曰春秋立義大夫不  
得世此經云諸侯大夫不世爵祿則諸侯大夫並不得有世祿之  
制矣白虎通云諸侯大夫不世爵祿則諸侯大夫並不得有世祿之  
賢路故不世位何故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大夫並不得有世祿之  
大夫不世位何故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大夫並不得有世祿之  
而體陰而行陰道有絕以男內有陽道而行陽道不絕大夫臣位  
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以男內有陽道而行陽道不絕大夫臣位  
全用周制今春秋公羊說有絕以男內有陽道而行陽道不絕大夫臣位  
異而可以相通者春秋公羊說有絕以男內有陽道而行陽道不絕大夫臣位  
許君異義多據古周禮左氏義而駁今文家說禮制與古文家說禮制小  
時固有此制而此經云不世爵祿即公羊說世卿之意此乃夫子  
舉念當時世卿之弊欲為後王立法去此弊端蓋有廢世卿行選  
舉之心後世用選舉是從春秋法也王制與公羊傳義本非周法  
不得以周制繩之後儒但以世位世祿斷致辨而王制公羊之  
義隱矣

**六禮冠昏喪祭鄉射鄉飲**  
**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飲食為上衣服  
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筭上文云司徒修六禮  
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筭上文云司徒修六禮  
興民德齊八政以坊淫不云六禮七教八政細數如何恐讀者不  
解故此復列細數於後當疑古者以周尺以下為後人附記故此

**王制箋**  
數節皆上文所已言而未詳者當時義本口授恐後不能盡知乃  
更詳言以告後人如儀禮諸篇之有記此節尤曉然易見以上文  
不詳其目故列其目以附於末也後儒因古者周尺之文疑此經  
全篇皆出漢儒此聖人定制之意所以不明而其所定之制後世  
亦未嘗見之實行也

後序

荀卿子書亦有王制篇不惟名同其義亦多昭合略舉數則以證  
其篇首曰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頃而廢元  
惡不待教而誅中庸雜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也雖  
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  
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故姦言姦  
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  
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  
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  
之政也案此與王制選士簡不帥教及四誅不以聽義合五疾注  
以為瘠癯跛蹙斷者侏儒與王制正同其相合者一又曰王者之  
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

王制箋後序

雅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直聲則凡非  
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  
是之謂復古此王者之制也案此與王制禁淫聲異服奇技奇器  
及用器兵車不中度義合鄭注王制多云兼夏殷制即道不過三  
代之意其相合者二又曰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  
也田賦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案此與  
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  
時入而不禁正同其相合者三又曰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  
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鼃黿魚鼈鱉孕別之時罔罟  
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案此與王制獺祭魚然後虞  
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  
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



正同其相合者四序官論司徒司馬司空諸職有見於王制者亦  
有不見於王制者傳聞各異而大義略同鄭君謂王制是孔子之  
後大賢所記當時大賢無過孟荀孟子之言與王制合而略焉弗  
詳荀子王制篇雖詳亦不若此經條理之密則此經必有所授以  
爲素王之制似可無疑故雖孟荀大賢猶未盡得其旨以爲漢博  
士作不亦遠乎錫瑞再記



# 內則章句



六經皆論道之書也漢儒以訓詁失之然道之至者文亦至焉宋儒以專言理而復失之蓋文以顯道所以極其活潑之致而讀經者玩其文以求其道乃更融洽生動而鼓舞於不自已文其可忽乎哉玉停顧子之於六經以身體之者也而尤粹於禮其自少而壯壯而且老一出一處一言一動皆是也豈惟其文云爾然其說經也則必卽文以明道道有冥悟文亦有創得辛酉之歲在苦山中讀禮爲內則章句寄以示余余觀其標舉玩其疏釋皆自來所未及一爲闡之遂若天造地設焉古人淑世之苦心於是乎盡出是天下之至文也卽天下之至道也夫道莫大於孝弟而孝弟之實微節瑣目具見全體廣大精微固無二致而非文無以達之顧文之至者其無文處皆道也是非體至道者不能解至文也玉停其深於文乎深於道耳卽是以單行爲玉停言道之書可矣



乾隆七年壬戌秋七月同學弟沈起元拜撰

內則章句

太倉顧陳坊著 同里後學顧思義校

內則

言門內之法則也治國平天下不出乎齊家齊家之大端二而已矣一曰養親養親之道無所不至以終己身順而播之至於敬宗至於養老所以循其支鬯其流也一曰教子教子之道亦無所不至以終子身逆而邇之至於見而名生而接御而娠所

以正其本清其源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位有崇卑數有隆殺其爲父子則同父子之間夫婦紐焉易序卦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郊特牲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君子之道造端夫婦然則別男女以謹夫婦誠禮之本而則所從出歟故曰內也

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

作如此開章何其鄭重有如皎日縣空迅雷奮地足以發蒙驚瞶一切爲子婦者其



敬瞻聽之遂揭而宣之曰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益不翅提其耳而示之事也 天子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諸侯司徒兼冢宰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此上據諸侯下據天子互文也而篇中劑飲調食實稟冢宰仰事悅育實徧兆民古人用字精當如此

二句十一字自爲一章是通上下篇之提綱總冒也通篇雖只養親教子兩大端而

精摘雜陳洪纖迭作非此二句函蓋不住星躔燦若條理井然非此二句領挈不起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綏纓端韞紳搢笏 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籥大觶木燧偃屨著綦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 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線纁施綦表大觶木燧矜纓綦屨

陡然雙起承上降德句來如雙峰之出雲注下以適句去如雙流之入海細序粧束自頂至踵一絲不亂有同處有異處而拂髦矜纓四字緊相對照一是孺子之飾親沒方除一是從夫之飾許嫁卽繫於孺慕專心之義卽寓重首重帶之文讀者著眼如事父母非謂如上子之事父母也乃是如在家之拂髦未矜纓時事其父母也著此句不獨寫出新婦移孝作順回想當

年并補足上段子事父母中或有已笄未嫁之女在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醴醢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秣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葍苴粉榆兔藿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



一句雙承以下合寫寫得又小心又和氣  
自著衣至進食次第亦一絲不亂也七箇  
之字上所加字樣真是窮工極巧全將慈  
幼之道移來用在父母舅姑身上乃小心  
和氣之根 溫之以上專是晨省之事體  
醢以下雖亦就朝食言然已通一日之三  
餐言矣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總拂髦總  
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

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通男女言之較已冠笄者拂髦同而總角  
異衿纓似而以佩容臭異昧爽較長者稍  
後朝則及尊者起坐之時已食未食乃尊  
者意所遲速非朝者無定候也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敝衽簪履掃室  
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

此親丁而外凡供役使者爲其有助於事  
親故序在蕭子前 內外二字中隱有男

女二字後別男女謹夫婦二段中所用內  
外二字本皆此 所敝衽簪及所布席皆  
非父母舅姑之枕簟與席也

蕭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此恰是親丁然未能服勞但能分甘故序  
在役使後 起居者欲反同老者須人調  
護直照後教子篇而補所未及唯所欲三  
字與前唯所欲三字特作關照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燕以旨

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夕而入燕以旨甘  
爲子者依親以同居事親之外更無大事  
爲臣者尊親以異宮從君之事亦爲其事  
敬有加而力則分故另爲一條不言命婦  
舉子則婦隨也 尊君命以尊親親亦別  
營一宮故曰皆昧爽而朝與未冠笄者同  
辭明與同宮者異其候也各從其事與凡  
內外同辭明與事上者同其義也 旨甘  
是在常饌之外不問而必所欲者慈者用



其愛孺子之情敬不足以盡之

以上七節爲一章言每日蚤起第一事也

父母舅姑名色雖四實祇二人以下日子

曰婦曰未冠笄曰凡內外曰孺子曰命士

以上約爲六等却無定數此六等人除孺

子外皆須入則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在長者奉席

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

縣衾篋枕斂簞而櫛之

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

之勿敢近敦牟卮匱非餽莫敢用與恆食飲

非餽莫之敢飲食

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餽既食恆餽父沒

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餽如初 旨甘柔

滑孺子餽

繼朝而言晝由起居而及服御由服御而

及飲食由飲食而及餽餘由餽餘而念存

沒憐孺子雖蟬聯爲一仍標舉爲三而孺

子附焉 和衣而臥曰在既起坐時偃息

老人之態也夜臥有恆曰在無定故亦請

鄉者面所鄉也趾者足所鄉也 起居之

適在坐和在寢三者坐之所需一席已足在

之所需則席之外爲牀爲坐爲几寢之所

需則席之上爲簞簞之上爲衾爲枕皆臨

用則設無用則徹也寢起所需爲衣行立

所需爲杖爲屨飲食所需爲敦牟卮匱連

類及之 父母在飲食自相勸侑父沒母

存冢子侍而勸侑亦見從子之義父尊則

不敢故母沒父存無其文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

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

跛倚睥視不敢唾洩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

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擻褻衣衾不見裏

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

灰請澣衣裳綻裂緦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

請浴三日具沐其閒面垢燂燂潘請澣足垢燂



湯請洗

於起居飲食之外臚列言之大指皆求適親之耳目形體而已 命近在左右進退周旋在室中升降在階出入在門揖遊在庭總以所字該之噦噦噦咳聲之觸耳也欠伸跛倚睇視形之觸目也唾洩則兼形聲之惡者忍寒而心診親之冠服忍瘡而心診親之唾垢不袒襦不擲不見裏雖當爲親漱澣補綴侍親沐浴噴洗而猶不敢

也 文勢以句法字法牽領而下然依以

父母二字呼起段落自明 揖非揖讓之揖遊非遨遊之遊乃手足弛容之頃當與室中不翔對看

以上五節爲一章言每日日間無數事也

以前三節爲一班後二節爲一班

少事長賤事實其帥時

此三句前後凡兩見與首二句之提綱總冒篇中鼎峙爲三蓋少長貴賤足以盡人

類矣其事足以賅人道矣治國平天下不過率是時者是也是非一家之私而后王之公也故曰其共者公也承上文事親之則而廣之起下文別男女之則而嚴之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湑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瞞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此段合上三句爲一章與下篇第一章遙相呼應作兩層關鍵後專言夫婦此槩言

男女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者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己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每段呼子婦起前一段就子婦說雖孝敬者不可恃愛後二段就待子婦說本重在未孝敬者一邊而以所愛者爲上下過接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

南齊書

十一

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仍以父母提頭備處變之方立納諫之法得罪言父母以過爲公論所非或言人

子忤親爲鄉評所斥語氣未通

兩節父母子婦合說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

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親之用情卽不當非過也子不必同而如之何可違子之立身一不慎非孝也親必與焉而如之何勿思皆終身爲期不以親之存沒異也玩沒身敬之敬字夫婦之

南齊書

十二

禮禮字有以見子之不必同古人用字斟酌如此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忘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竝行不敢竝命不敢竝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



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  
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  
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  
賜而后與之

婦之冢介從夫而有不俟受代平時已辨  
婦之所有皆歸於夫子又歸親婦更何私  
毋忘不友無禮於介婦言不可自謂冢  
婦而驕情也毋字貫下兩事不友無禮皆  
是冢施於介鄭註謂介婦無禮冢婦不友

之於於字神理不合

兩節子婦分說

以上四節爲一章前二二章言事親之禮  
節亦既詳密矣此則事親之性情也賢者  
戒其自矜不肖者懲其自棄至於處親之  
過抑又難焉身在之日衾影冰淵皆親所  
監況親在之日乎身內之物肝腦爪髮皆  
親所遺況身外之物乎未孝未敬一段反  
在父母分內說足補後教子所未及甚宜

其妻一段純視父母好惡足補後謹夫婦  
所未及冢婦介婦一段從事舅姑內表出  
冢婦早爲下宗子宗婦作樣也此文字血  
脉流通機關牽動處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  
富人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人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  
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  
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

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  
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此段獨爲一章養不得不變而爲祭孝子  
之所無可如何也祭亦養也養之久者無  
如宗子敢不敬歟惟養與祭則莫隆焉故  
以敬宗爲養之極致也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穬 膳膾臠曉醢  
牛炙醢牛載醢牛膾羊炙羊載醢豕炙醢豕  
載芥醬魚膾雉兔鶉鷄 飲重醴稻醴清醴



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醴爲醴黍醴漿水  
醴濫 酒清白 羞糗餌粉醴 食蠃醴而  
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  
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  
卵醬實蓼濡醢醢醬實蓼腥脩蚺醢脯羹兔  
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  
卵鹽

飯雖六種實諸侯之黍稷稻粱四簋也天  
子則加以麥苽膳卽公食上大夫之二十

內則章句

十一

豆也飲漿人之六飲也酒清一白二清謂  
清酒白謂事酒昔酒也羞羞籩之實糗餌  
粉糝易糝以醢兼羞豆之食也食似人君  
燕食所用爲品二十有六 曰飯曰膳曰  
飲曰酒曰羞曰食飲食之目略已備焉  
牲牢雖美不先五穀旨酒雖美不先漿醴  
鉶羹雖美不先籩實觀其序次良非苟然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  
齊視冬時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

多鹹調以滑甘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  
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春宜羔豚膳膏薺夏  
宜腍鱠膳膏臊秋宜犢麋膳膏腥冬宜鮮羽  
膳膏膾

一以四時調四齊二以五味順四時三以  
六穀配六畜四以八物平四氣調和之節  
慎所施焉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膾脯麋鹿田豕麋皆  
有軒雉兔皆有芼爵鷄蜩范芝栢蒹棋棗栗

內則章句

十二

榛柿瓜桃李梅杏粗棗薑桂 大夫燕食有  
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貳庶人耆老不  
徒食

天子加羞百二十品此三十一物近諸侯  
之燕食也遂次以大夫士庶人之等蓋養  
生之具既視乎力之所能致又視分乎之  
所應得豐儉之殊各所安焉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  
膏用薤三牲用藪和用醢獸用梅 鴈羹雞





羹鴛鵲之羹助饌烝雞燒雉無麥

葷蕪之佐菜饌之宜因乎天時隨乎物性  
不獨適口先利鼻也

不食雛雛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  
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臑 肉日服之  
魚日作之漿日新之粟日撰之桃日曬之棗  
梨日攢之

屏除之潔治擇之精不啻可饒不厭盡善  
非以窮味求益人也

牛夜鳴則庖羊冷毛而羴羶狗赤股而躁臊  
鳥鵞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  
而般臂漏雞尾不盈握弗食 舒鴈翠鵠鵲  
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鴛與鹿胃

物之負疾聲惡色惡則氣味從之總言弗  
食必弗食也物雖無毒偏穢偏臟則淫濁  
歸焉不言弗食亦不言可食也 前八去  
是物常美中有惡不免殊死而殘形此六  
弗食是物變全體皆非竟可放棄而弗殺

而舒鴈翠以下數物在可去可食之間  
前以鼈雞居去八之先此以鳥雞居六弗  
食之後二物本同而隔別者前有去醢之  
鼈後有沙鳴之鳥狐不成伍各附其類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  
膾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蔥若薤實  
諸醢以柔之

言菹醢之異各傳其製所當講求儲蓄以  
備不時之需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  
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  
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站一  
與前大夫燕食一條相應作兩番收束也  
燕食等以爵羹食無等老則有閣天子獨  
異等諸侯不待年大夫猶須七十矣而閣  
站之制仍以爵爲差

以上八節爲一章惟養與祭必先備物故  
序飲食以繼之攷諸燕禮通諸羹食識其



宜忌致其精擇爲人子者不可不詳且慎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養親玉食鼎烹得之爲悅啜菽飲水亦盡其歡一切禮食常食條析縷陳以繫養親之後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饘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

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衿衾冒死而后制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

凡十一段其十段皆王制養老之文其末段乃內則特見之義也述王制未畢忽然入此二語明父母在恆言不稱老養親之人非受養之人也苟養老禮行則親坐子侍何樂如之顧安得恆不坐乎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立衣而養老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



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凡三段其二段亦王制養老之文其一段又內則特致之情也述王制既畢申之以曾子之言明父母之志不終於父母之身孝子之身必終於父母之志孝子之身雖終孝子之心寧有終乎斯爲養老之極而非凡養老之所能暨也 前言子於父母

所愛愛不必同而加敬禮以終身人子之常也此言子於父母所愛亦愛所敬亦敬至於犬馬而盡然孝子之至也言各有當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仍將凡養老三字提頭發帝王養老之精意師其行資其言傳其言行於子孫實治國平天下之則故序爲養老之終事

以上三節爲一章備言養老之政以齒爲紀而望之以父母之在爲孝子之老幸也重言養老之制以四代爲故而極之於孝子之終身爲孝子之老悲也乃卒言養老之精意以帝王爲歸擴而引之至天下後世而無人非孝子矣

涇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涇熬涇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涇毋炮取豚若將封之剝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

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壁之濯手以摩之去其醃爲稻粉糲溲之以爲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藉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 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胾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醃柔其肉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 爲熬捶之去其醃編萑布牛肉焉屑



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骨濡炙之舉燠其骨不蓼 取稻米舉燠漉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米爲醢

此通爲一章凡九段古者以爲八珍也若涫熬若涫毋功在煎沃稻黍爲質醢被之

膏又被之若炮豚若炮牂功在塗與湯火候必足而土隔之又水隔之若擣珍功在捶火取熟之非火柔之若漬功在湛酒以脆之非火熟之若爲熬功在捶與鹽本乾而可濡乾爲熬之地若肝骨功在幪與炙由濡而至燠外燠內斯熟而益之以糝與醢皆極旨甘柔滑之致而爲養老之所珍八珍而二羞以繫諸養老之後也老不必親親無不老繫養親之後者不盡施於衆

老而繫養老之後者無不奉於吾親雖謂皆繫養親之後可也

### 右九章爲內則上篇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閨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櫛櫛不敢縣於夫之櫛櫛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湑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

復鄭重而起與上篇第四章遙相呼應作

### 內則章句

兩層關鍵前概言男女此專言夫婦

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此三句連上節爲一章前後凡兩見與首章而爲三譬之賦形頂腦統乎一身曾鬲管乎中焦要呂聯乎下體少長貴賤足以盡人類其事足以賅人道治國平天下不過如是之者是也是非兩人之欲而兆民之和故曰咸咸者和也承上文謹夫婦之則而溥之起下文育子教子之則而飭之



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少事長視此矣夫  
天而尊婦地而卑賤事實視此矣連用不  
敢字爲事字傳神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故妾雖老年  
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 將御者齊漱澣  
慎衣服櫛緦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 雖婢  
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  
夕

妻有逮下之仁廣生也妾持進御之禮敬

內則章句

王

事也庶守事適之恭定分也將言生子故  
原其始而重其人 及七十專拈夫言夫  
七十則婦六十左右矣皆無生育之理故  
不嫌久同不復它御未滿五十生理未絕  
故尙侍夜勸息而閒於婦之當夕 婦許  
嫁衿纓既嫁去髦妾不去髦童孺自居同  
儕猶讓長況敢擬適乎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  
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

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  
之門

彌月避寢及子未生迎其來而重其事也  
作臨蓐也齊遠不潔也

以上二節爲一章重其人體天地之位重  
其事觀萬物之育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  
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國君世子生告於君  
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

內則章句

王

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  
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  
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凡接子擇日冢  
子則太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  
世子太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先統男女言之舉其全也自男射女否而  
女不復詳矣次乃言接子負子食子之序  
乃言天子至庶人接子之等 門左門右  
直貫中間翦髻左右末後拜手左右 子



生以下至女否凡生子者盡然 以國君  
爲則取其禮備而情可通 接子之等首  
舉天子下反從庶人數至國君正以國君  
爲則故也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  
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  
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  
無事不往

此鞠子之法既生之後未教之前入者主

內則章句

卷

之莫先於此少成若性莫切於此曰異爲  
曰必求曰他人不往蓋兢兢焉

以上二節爲一章子甫生而教隨之矣或  
寓教於其無所知動以天也或陰教於其  
將有覺習以人也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  
左女右 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  
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  
服具視朔食 夫人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

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姆先相曰母  
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  
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日記有成遂左還  
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夫  
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  
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  
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  
命藏諸州府夫人食如養禮

亦先統男女言之從乎母也至妻以見父

內則章句

卷

而女不得同矣同其擇日同其爲髻而異  
其見異其名男有帥而女無成男有籍而  
女不書內外之所由判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  
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  
初無辭

冢世之名由乎父適庶之名依乎母對庶  
而言則冢適同貴對世而言則適庶同降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名者終其身之事也故於名生之時以爲諱死之地避世子而太子可知舉大夫士則庶人無嫌也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風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餼遂入御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橫

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又別庶於適也大夫士於內寢適妻之寢也君者妾君其夫公於側室不於外寢也賜者君所偏愛

有賜當是庶長子偏愛非所以訓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妻不避寢而夫避之至問妻見子與大夫士同如其有側室亦就側室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有適子者無適孫故無辭與庶子同適孫則有辭矣父雖卒庶孫猶無辭也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君大夫士食子之等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

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適妾或同時生子大夫士皆見於未食以長幼序不以適庶也天子諸侯皆別以未食已食以冢與適庶分不以長幼也不及庶人庶人不應有妾

以上八節爲一章生三月而爲人之道發軔於此矣母見之示以有所尊父名之示以有所稟然必食之三年而後能自食能



自食而後教可施也 父之等爲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母之等爲妻爲妾子之等爲冢爲世爲適爲庶通計接子見子名子食子之候爲三日爲三月爲三年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顰革女顰絲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

亦統男女言之三日有教矣而子弗知也

禮記章句

卷一

三月有教矣而子未覺也桂萼三年而能自食矣自食以來知覺日生能言勝佩六年以前師漸可用其力矣六年以往教始可立其程矣至於九年年無虛日男女所受或同或異其同者習便利益聰明敦禮讓將以承父母舅姑之歡其異者體剛柔分健順辨嫌微將以原內外男女之別遂判而言之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

袴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尙左手

十年而男子出矣自就傳以迄致事無非教也父師之教何時可忘其唯終身乎

內則章句

卷一

就外傳而內師謝其事矣然所循者皆其初教也帛太溫恐傷陰氣肄簡無忘肄諒無欺先勺後象文武之次成人大夏文武之備但篤內行不務外著男事受田給政役也無方視志不要小成謀慮服從足以致用服官而爵稱其德致事而知止不殆凡所教男子之事皆屬於陽拜而尙左誌陽教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采治絲



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其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尙右手

十年而女子不出矣自姆教以迄於嫁嫁後無教乎從夫之教何事可違亦終其身而已 婉言之柔婉容之媚聽從德之順以下皆工之勤也學無時而輟觀則習知之相則習行之有故謂三年之喪聘與奔

內則章句

三

隨所遇猶男子之大夫士耳凡所教女子之事皆屬於陰拜而尙右誌陰教也

以上三節爲一章乃教子之正則也教始於右手之同而終於左右手之異男女內外各有微言大義而顧結之以左右手一則近貫角羈弧輓遠注上篇第四章道路之各由第二章佩用之分繫如奇經之陰陽躋維自腋而脇而髀而踝挾其兩旁而植之動之也一則直應上篇第二章子事

父母婦事舅姑彼陡然而雙起此確然而雙止如十二經之手足陰陽由藏府而肩膀由肘膝而支末達於四體而持之行之也夫然後后王之命不啻元首之尊云

右五章爲內則下篇

內則一篇至理深情奇文奧筆讀之令人貽蕩錯愕求其比方古所謂魚龍曼衍鈞天霓裳或足狀其變幻荒忽然妄引虛稱於心未悞循環誦誦之下因追

內則章句

三

維耳目所經有二事焉嘗於禮部堂觀演莽失冠紳畢集從容禮坐已而百戲迭進務極巧妙應接不暇其間時有王公大人忽起於坐搖首頓足振振而舞皆應樂節云是禮所當爲了不愧作一時爲禮爲戲糅不可辨此京師之勝觀也又嘗於貴遊家聽打十番孤篴一聲響入雲際已而衆音競作忽喧忽幽若斷若續采故曲千狐之腋萃新聲萬金



之裘其縱也繁花爛發其闕也萬籟聞  
寂四座相顧久之無敢發言此吾吳之  
絕構也唯此二事於斯篇之聲容庶乎  
髣髴

內則章句終









學記箋證

甲寅七月刊

陶廬龍刻六

學記箋證序

今禮記出淹中漢稱為淹中古記劉子政考訂謂七十子後學所記也學記樂記坊記表記特題為記其為七十子後學所記尤明四記皆條理該備博而有要學記其稱首彰彰矣新城王晉卿推學教之原合以今教科師範之本末知其為出於三代之遺而七十子之所傳也特為記作箋引今為證育仁讀而體之乃為之敘曰三代之學士與民分途而教即今列邦學制之善者何獨不然自膚者為之不究士與民之分理別異也一概而相量貌似將使民皆有士行以為美談而鹵莽耕且

學記箋證序

獲適足以驅士使同於氓耳以余觀先王之為教者異矣別年分科遷地辨等而授之既設其程即隨文而釋其理深淺不相躡踰觀於學記之粲然可以知士與民各及之程襍而不越者矣夫普及之教育欲其普及於眾庶非淺近莫由從之抑普及之教育欲以普及於眾庶非速期而畢又何術以使之周易而遍乎而造士深遠將使為政又以教民非湛之於學久不能使器成而達先王知之矣故為之教民之學曰家有塾黨有庠此間學程統名為小學入學之年以八歲為正八歲入小學是也遲者以十歲為期十年出就外傳是也外傳即



塾師古之致仕者歸而教其鄉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  
百家而合立一塾一塾設於里之門農事畢登餘子皆  
入學三年畢業進於黨庠五年畢業不獲書行能於黨  
正者不與攻射於州序是爲教民學校之正等通率八  
年而易一班凡族百家之間子以次而遍前此爲家庭  
教育之期則自六齡始矣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比於今  
之兒童初級小學則專授以書數資有敏鈍故入塾就  
傳之期差以二年入學期遲以二年者出學期遲亦二  
年此教民之大較也爲造士之學曰術有序國有學術  
序卽州序序者射也但以校射選士入國學爲主務有

學記箋證序

二

攷校而無課程射不中程者不入選不選者不入國學  
國學者統鄉於國以國爲名此間學程統謂之大學於  
稽周官之制比間族黨州鄉四間爲族乃始立塾五族  
爲黨乃立之庠其學爲教民之高級服於學者皆廩其  
中故曰庠者養也善乎箋證之言曰受普通教育之後  
則人民可以出校自謀生業不必悉入大學故鄉大夫  
興賢能與詢衆庶分別言之蓋五比之間僅書其敬敏  
任卹四間之族僅書其孝弟睦姻德行道藝不必兼全  
而已足爲學道易使之民而無不帥教者矣茲語誠然  
哉顧余見教民之學校與國學之教科深淺時地固殊

焉而更考經文乃見鄉之所屬惟族黨有學教之官所  
其下比間則但有間師之書記其敬敏任卹之考其上  
之鄉則設校而無課學之舍故鄉飲者飲於黨鄉射者  
射於州所謂習射尙功習鄉尙齒皆爲攻試故國老皆  
朝於庠稽周官之文黨正始書其敬敏有學者此若生  
員等第錄遺送鄉試矣有學無學之分途卽造士教民  
之分界與於黨正之書者始與於三年大比之攷攷之  
於州射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  
興賢能是也不與於黨正之書者謂之衆庶所謂退而  
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也是以本經於州序之後

學記箋證序

三

獨標國學之目而左傳槩括其詞乃有鄉校之文由此  
其選者卽入於國學又徵之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  
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  
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學  
卽言國學鄉卽言州序其爲不設教科而專攷試經制  
甚明然後乃言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  
樂以造士如此其深切著明也則教民與造士各有其  
程限而適得其分量夫安有同之於一塗要之以無限  
相率而競者哉善乎箋證有曰三代學校無中學之名  
皆由小學以入大學又誠哉其然第舉本經所謂七年



小成者以今中學當之則不無異同之辨以育仁觀之不得書於黨正之籍者卽不得與於州射是爲小學教民之終期其與於射而獲選者乃爲造士之始進矣由斯以談則本經所舉七年小成之業皆國學造士之初程射御禮樂惟舞勺在成童以前與書數並授入小學教科其主課則皆入國學而學爲士者之始有事也其斯爲國之俊選通率年及二十而冠禮行焉榮其選於衆庶而爲士也乃與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同入學而論齒非氓庶之子概得而與列言古驗於今雖歐美質邦王子其甘與牧豎齒乎哉夫

#### 學記箋證序

四

亦爲其俊而選也按大傳之文公卿大夫士謂之四選公侯君也而與士同爲選人士之位誠卑要其進而涖官退而師於里皆君道也故曰學也者學爲君也學爲師然後可以爲人君其詞微而曲以達故於始列於士籍特殊其名謂之俊選由小學以徑入大學義無疑焉今之抵掌而談歐化者轉輸於日本增中學之一級遂統以教民之學校合於造士之一途視普及之教育爲造士之預備大惑莫甚於此而迷者舉世從之夫亦思教民爲普及之教育盡人而納之學限年而止斯義取於強迫造士者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竊聞之德

之儲備專門者三年至九年英之儲備實業者四年至六年其爲文科爲道科爲法科由斯爲政教之選每終身於所學而非徒恃學堂之課授以爲功於古所云之博習親師論學取友蓋可稽焉其執農工商之業者於小學普及之教育限年而迄其程分業而治其事治事者治生也與學者各不相謀譬若庖錢鎛者習其播耨製輪輿者司其矩物而於土化之法聞聲而可悟於度涂之執司契而符亦卽出門而合轍也是職政教之樞舉古今中外未有無分事而能合羣治者耶不可以冥行隨埴爲矣教科之分合異同詳畧輕重箋證列表具

#### 學記箋證序

五

於篇各適所宜其得失之數從變而移又不得銖稱而寸度也抑聞之管子有言處工就官府處農就田野處商就市井處士就燕閒遷乎地弗能爲良焉今各國未知其然而概設四民之學俱處以燕閒燕閒則坐談坐談則坐馳是教物競而安有不競以是求化民成俗必無冀矣危矣雖然吾知其危其執此與天下辨乎其又必無冀矣學爲農工商者自有莫其學之居無取乎處之燕閒爲也昔之隱几者非今之隱几者也夫今之抵掌而談歐政者坐澠中議稷下非昔之隱几者也足以動衆不足以化民不可以不深長思也晉卿爲此書有



憂世之心復古之志備古今中外學校之掌故可謂明備而育仁竊考古今中外學校之原委又有異同微此書無以發吾因書以質晉卿先生卽爲是書之敘甲寅夏正秋 月富順宋育仁謹識

學記箋證序

六

學記箋證卷一

新城王樹枏

學記

箋曰孔疏引鄭目錄云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案此記爲三代聖王教科之書蓋周秦以來儒者所述其中小學大學之規模入學之年限教學之方法具載於篇猶可據此以考見先王教民之大畧證之今日東西各國學校教育之法多相合者蓋講求師範者必要之書也

發慮憲

學記箋證卷一

箋曰慮亦憲也周禮朝士注云故書慮爲憲後漢書鄧禹傳李文李春程慮爲祭酒注云慮字或爲憲字大戴記四代篇云刑出慮慮者節慮亦憲也證曰慮憲若今所謂憲法議者鑒於後王專制之弊思復古昔聖時立憲政體求善良之法以治天下也案憲法二字今人以爲日本之名詞然周禮布憲讀法管子首憲篇正月之朔百官在朝君乃出令布憲法於國此蓋三王之制傳於後世者也春秋之時立憲之法已變故當時有發慮憲之議不知立憲恃乎人才人才出於學校學校者立憲之預備科也憲法



之制散見於羣經諸子百家者不可悉數而惟管子所述尤足考見先王遺制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母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王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訛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帝明王所以守而勿失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噴室之議桓公此管問篇子立憲之制行於齊國者故其言曰民別而聽之則

學記箋證卷一

二

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又曰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此與今泰西政治諸家所論曠若合符而版法篇獨曰驟令不行民心乃外蓋民心錮於舊習非開通其智識不能復古不能變今卽不能與之驟言立憲之制故其時注重於國民教育小匡篇所言士農工商羣萃州處之法皆教育之事所言五屬退脩卽教成登進之法學校興而後人才出故立憲之制必遲之數年而後行也

求善良

箋曰良亦善也善良就政體言就賢體遠始就人才言鄭注云求謂招來孔疏謂招善良之士非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足以諛聞不足以動衆

箋曰廣雅云諛誘也諛聞謂誘人之聽聞

就賢體遠

箋曰遠謂疏迷之人左氏定元年傳好用遠人杜注云遠人異族也春秋之世貴族世掌國權賢才困於階級故孔子譏尹氏墨子明尙賢大戴禮千乘篇云事爵不世能官不愆卽此意也

學記箋證卷一

三

證曰就賢體遠若今議者欲建議士置鄉官之類董仲舒云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於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從出教化之本原也

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

箋曰說文云化教行也華嚴經音義引珠叢云教成於上而易俗於下謂之化未足以化民者民行未善民智未開雖就賢體遠不可遽言立憲也

證曰中國自唐虞三代以前立憲政體傳之舊矣樹枏嘗爲希臘春秋及虞帝憲政考詳切言之春秋戰



國以來一變爲貴族政體再變爲遊士政體秦皇並兼列國治統一尊焚書坑儒專以愚民爲術漢代叔孫定禮而後帝制愈尊民情愈隔於是獨治之政遂變爲專制之政承沿至今二千餘載矣數十年來海國交通泰西立憲之說流入中國謏聞動衆之輩慨然有鑒於後王專治之弊思欲一切盡從西法改絃更張不曰伸民權卽曰設議院一唱百和螭塘沸羹此莊子所謂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父母乃太蚤計也吾觀泰西之立憲也締造於希臘繼述於羅馬組織於耶回諸教立憲之形式構之四千餘年而

學記箋證卷一

四

國民之精神遂亦專結於其中而牢不可奪更傳遞燿至於今日其道始大著而其效始大彰中國則不然唐虞三代以前憲政之形式精神至春秋以降消亡殆盡天下之人之隸於獨治之下者久已視爲固然不知國家爲何物而特傑有識之徒其於堯舜三王立憲之制又復未暇深求甚且以儒者百家所稱道而歌頌之者爲意中憑虛製造之具數典忘祖而謂他人父謂他人昆幾有入室操戈之勢悲夫道之不明久矣愚者既冥然不靈智者又瞋然不靖日聚此無識無知不宴不雅之徒驟欲與之商國是設議

員是直使聾者辨五聲而瞽者論五色也徒見其有害無益而已記曰化民其知本者也

君子如欲化民

箋曰砥礪民行開通民智皆化民之事卽今教育家完全人格之謂也故重國民教育

證曰積人而成衆積衆而成國國者人之公器人人有國家之關係卽人人有國家之責任故近日普通教育爲國民最要之圖日本山路一游云今立國於大地要在啟國民之智能養國民之道德二者缺一不可謂完全之教育近今各國以人民受普通教育之多少定強弱比例之等差故教育所係於國家者甚大國勢不盛教育可以挽之國勢既盛教育更可以進之各國所以強大之原罔不由此中外古今胥是道也

學記箋證卷一

五

成俗

箋曰俗者國俗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

證曰教育者因民情國俗而異其施者也雅典右文斯巴達尙武當日梭倫利古爾尼制爲法典率皆本其俗而教之以後國民之進步近日東西諸國學校林立而教育之旨英與美不同法與德異致日本從



自然界之人情風俗以定教育之方針自然界者謂地勢也王制云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鄭康成注云氣使之然即自然界之謂也西人謂第二根性勝於初根萬不可易故日本有考究國家歷史之教育察其沿革損益之故以爲教學之準繩蓋習尚既久幾於性成其國可亡其人可奪而其性不可變若不察國民之俗而遽以異俗之教施之未有不召亂者中國唐虞三代之學以明倫爲主制倫理以定爲宗教由宗教以發爲憲政所謂考諸三王侯之百世天不變道亦不變者也周衰王道缺下

學記箋證卷一

六

武之運終而後孔子作綜百代之典籍刪訂以爲六經其書爲大學之教科備千秋萬世學校之取用下以教成民格上以作育人才宗教之旨行之數千餘年其入於人心者深其積爲風尚者固即屬亂臣賊子梟雄之徒無敢明目張膽公然冒天下之不韙以顯干名教者自泰西之教輸入中國無識之士震其富強驚其伎藝至欲一切廢宗教毀倫理以張其平等自由之說我國之所恃以爭存於種族危亡之際者乃欲盡破壞之而不使留餘無論其說之不能行也即或行之亦徒自讐其民閭爲內潰而已泰西之

學校美法而外諸國皆有宗教日本兼宗儒教佛教神教而特立脩身一科蓋宗教爲民俗之範圍萬事之根本易曰建其本萬事理說苑曰置本不固無務豐末未有本實既撥而枝葉無有害者日本開化之初福澤諭吉專講有形理學諸書以救舊學空虛之弊其功甚偉然至欲盡廢孔孟之道而全法歐洲教育諸家皆力闢之故藝則從西人而道則宗本國遂有今日文明之盛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化民成俗其本全在於此此不可變革者也六經爲孔子萬世垂憲之書倫理政治心理哲學無所不備故法言云

學記箋證卷一

七

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郭至若文獻之無徵而事之缺畧未舉者則宜詳採東西諸國之制取長補短以進求開化之方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古者凡工藝實業皆設官守專掌之故謂百官爲百工以守官爲守器班固言某家者流其源出於某官之守蓋自孔子之時中國之官已失其守而藝術之學流入四夷諸子百家但各存其說而已然則取島國實業之學以輔中學之所不及亦孔子學在四夷之志也

某氏云一國有一國教育之制度則一國有一國



教育之精神精神者所以鼓鑄國民之要具而制度則表發其精神者也英人之教育何以不能同之德德人之教育又何以不能同之法蓋精神各有所注則其所以爲教育者自殊苟無精神則學制雖極緻密學課雖極完備要不過如孩童之隨母笑啼嬰武之學人言語徒具形式固未有能成獨立之學問造特色之國民者也樹柙案國俗者宗教之所係國民精神全注於此教育家因其俗而利導之誘掖之卽所以表發其精神也泰伯之治吳亞歷山德之統一波斯埃及皆就其國俗以

學記箋證卷一

八

曲施教育之方今泰西諸國凡分人一土據人一地率用此術瑞典之於那威荷蘭之於比利時所以終難合併者皆俗爲之阻而教之失其道也周禮大司徒施十有二教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卽此道也

日本山路一遊云國民教育者教成本國之人民也而所以教成爲本國之人民者在維持一國特別之風氣性行而發達之卽啟發國民之特性保持國家之秩序養成忠實之人民以圖國家之自衛而與道德教育不同者道德教育造成世界之

善人國民教育造成一國之善人如甲國之人在乙國所謀之事於乙國爲不善於甲國則固善也近日世界競爭東西各國顯分界限其各國之民皆各有特別之性因其性而教導之使成爲特別之國民以自保衛其國家此雖與道德教育不同而亦寓有道德教育之意如修身一科無論其爲箇人爲國家皆不可不修身以達國家教育之目的也然國民教育因特性而造成而國民特性何自而生蓋由土地卽內疆土卽領地歷史而生也卽如英爲島國宜經商於外地而航海之術精美爲

學記箋證卷一

九

大陸國宜興農工於內地而實業之學盛又如日本富士山琵琶湖皆特別之山水也國民觀此山水無不生其愛國之情此國民之特性由土地而生也歷史爲造成國民要素蓋人讀歷史卽知本國之沿革並知本國與他國之關係而愛國之心生卽衛國之志切此於國民團結體最有關係也但一國之中歷史同者謂之族民不同者謂之國民同一族民者發達其特性尤易不同一族民者發達其特性甚難如德意志二十六聯邦其民族不一類澳大利匈牙利國其民族十餘種民族不



同則其歷史不同欲保團體而造特性頗非易事  
英與印度歷史不同兩族往往衝突是也日本全  
國人民皆同種族雖北海道即古沖繩縣與  
臺灣之土番民族不同然不過一小部分而於全  
國大體無妨也中國亦有滿漢蒙回西藏苗犛土  
司之異然欲發達國民特性較之日本雖難較之  
歐洲猶易也發達特性而固結團體者地理歷史  
之外又有言語宗教風俗以聯屬之言語同則情  
易通宗教同則情易固風俗同則情易聯三者俱  
同其歷史亦必同即團體亦易結也若聚歷史言

學記箋證卷一

十

語宗教風俗皆不同之民於一國而欲發達特性  
固結團體實非易事何也蓋人民相接未有言語  
不類而能相親愛者也日本地狹民稀南北言語  
昔尙歧異今則鐵路交通學校遍立而國語讀本  
又專以東京爲準故言語一科漸歸一致泰西各  
國亦頗注意於此如普法戰後德領法之割地必  
令其土人習德語入學校即所以團結之道也今  
考各國人民特性之所有而畧言之日本勤儉尚  
武英人質直而信德人性安紓緩送郵使電信者亦緩步徐行  
而能考究深奧學理美人喜考新理又能就他所

發明之新理而實用之此各國人民特性之不同  
也因其不同而施以國民教育方能立國於生存  
競爭之世此國民教育之要旨也地理歷史言語  
宗教風俗爲國民特性之元素而組織國民特性  
之大本則在乎國體國體即建國之制因主權之  
所在而定日本前爲君主獨裁政體維新後則改  
爲立憲政體而主權在君國體仍然未變其憲法  
第一條有云大日本帝國者萬世一系之天皇統  
治之若法國路易十四世曰朕即國家也現爲共和政體  
普國數烈敵立古大王有言朕爲國家第一之僕  
此就聯邦此各國體制不同即國家之教育不同  
總之國民教育者教成爲本國之民非教爲他國  
之民也

學記箋證卷一

十一

其必由學乎

箋曰學校者人才之原母人才者憲政之預備科也  
學校盛則人才多人才多則憲政舉學校不立而還  
言立憲雖有一二賢人哲士亦不能獨任天下之重  
以成公治之規就賢體達孟子所謂一薛居州也  
證曰國勢之盛衰時會之升降皆以學校之興廢爲  
衡學校廢則人才衰人才衰則政治亂故古之所謂



興學者舉一國之人而納之於學校之中無地不學無人不學無事不學下以教成民格上以作育賢才非僅若後世之學校專爲爲士者之一途而設也我國中天之世爲國度文明極盛之時雖其時學校教育之規模闕然不得其詳盡然觀左氏傳所引夏書六府三事之教董戒之方與今所謂德育智育體育正德卽德育利用卽智育厚生卽體育及水火金木土穀實業專門之學皆不謀而同故收其效至於百姓昭明黎民於變之盛三代庠序之制皆以明倫惟成周教法最稱完備文王以百里侯封之地汲汲以興學爲務故能

學記箋證卷一

三

恢張王業開有周一統之基吾觀旱麓之作人祿穰之琢髦士思齊之造成人小子而小雅皇華復教使臣諏謀詢度周察四方育才善制歸言於朝以爲取法之資當時人才之多如八虞二虢閔天散宜生之徒奔走先後疏附禦侮之凡百有司執事下至中林野人伐枚婦女皆蔚然有士君子之風蓋當日士民並學男女同教故其一世造就之人才用以貽子孫爲後世利者食報至八百餘年之久武王定鼎周公作相文致太平周禮大司徒掌邦之教法施之邦國都鄙以教其所治之民凡比閭族黨州鄉無不立學

興之以三物糾之以八刑防之以五禮五樂無時不讀法而考其德行道藝興賢興能而復設司諫司救之官巡問而觀察之糾德正行考藝辨能以勸其從誅惡警過三讓三罰以懲其違其時家學鄉學國學之制無一不備無一人不學卽無一人不教其在上者皆兼師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師自冢宰司徒宗伯以至師氏保氏鄉大夫無一非士民之師表故教成政舉極郁郁其文之盛春秋以降十五國風刺學校者祇青衿一詩春秋列國二百四十年祇載鄭人游學校以議執政一事孔文子之好學子產之博物倚

學記箋證卷一

三

相之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當時遂驚爲絕詣教衰學微君無師道孔子始出而祖述憲章掇集二帝三王之制訂爲六經倡爲宗教其中道藝之事無所不賅教育之法無所不備雖空文以垂世實萬世之教科人才由此興而政憲由此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曰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蓋孔子之實錄非虛言也嬴秦暴興六經垂憲之書半遭焚毀漢興以後除挾書之律崇尚經術立於學官然當時學者祇爲士之一民說經



之儒又皆出於利祿聖人所謂教育之事名存而實亡自是而降二千餘年六經沿爲科舉之書有士而無民有學而無教相承至今至於試帖時文極矣夫支那爲開化最先之國而泰西諸島文明之進步乃至日操其勝勢視我爲野蠻無教之民人曰智我曰愚人日能我曰拙人日前我曰卻人日盛我曰衰致使後生淺學之徒糟粕六經以孔子之教爲空虛高遠不切於世用不知孔子之教科二帝三王已行之效也泰西諸島之教科皆有合於孔子故能收二帝三王已行之效者也吳汝綸有言曰中國之法愈近

學記箋證卷一

十四

古而愈精外國之法愈近今而愈善蓋言乎孟子之法先王荀子之法後王義各有取焉耳故策今日興國之道必自立學始立學之道必自復古始古之義具而法未備者則博採當今諸國教學之制參稽異同而棄取之師今亦卽所以爲復古之具也禮四代篇所謂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卽此意也玉不琢不成器

箋曰荀子曰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大畧董仲舒云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人不學不知道

箋曰學所以淪民智也孟子云以學愈愚見說苑道

者人所當行之道論語云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日本山路一遊云小學校教育蓋施以

的也其所以達此目的者在養其忠愛精神教以普

通智識使之勇於充兵樂於納稅而農工商業以興

國家之富強以立此

卽小人易使之說也

證曰此所謂國民教育也論者謂士貴知西政民貴

知西藝此言非也士不知藝不知實業之發達民不

知政不知國家之責任夫國者人之所積也有人而

後有國有國而後有政國爲人之國人卽爲國之人

國之政亦卽爲人之政未有人不知政而可以爲國

者故泰西政治諸家皆以國民爲目的首重普通之

學管子士農工商篇云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

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此士民通教

之證也又四輔篇云得入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

莫如教之以政夫曰教之以政則民之必貴知政也

明矣然此非管子之創論也禮四代篇云長國治民

恒幹論政之大體以教民孔廣森注此四代先王教

民之成法管子用之遂以強齊霸功與王道無二致

也說苑引孔子曰雜言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



人必眾甚矣故貴乎多所知然則今日欲教中國之人亦惟使開政治上之智識通政治上之思想而已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講新學者往往以此言爲詬病凌鳴喈論語義謂此承上章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言最爲得解上章爲成德之士若民則祇能受禮樂之範圍不能窺制作之精奧即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之義聖門賢如子路藝如冉有而禮樂之事讓焉未遑况凡民耶西國士民同教然如赫胥黎康德黑智兒白克雷之徒傑然而特出者曾有幾人即以代議士而論或數萬人或十餘萬人始舉一二入且有不能任舉人之責者蓋天下中人以下之人多教之得法可以使之爲良民不能皆使之爲賢士此不待辨者也然則於孔子之說又何疑焉

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箋曰董仲舒云古之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

學記箋證卷一

去

化爲大務白虎通云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上言人之宜學此言學之宜教以下皆反復申明教育之法即古之王者師範教科書也

證曰日本平田芳太郎云國家之盛衰視國民智識程度以爲斷國民智識之發達視國家教育之善否以爲衡故講求教育之法必自師範始師者教一國之國民而增其智識者也國民無智識猶病夫然欲療人病者必待治於醫師欲開民智者必受教於教員醫師不能不學而治疾教員不能不學而教人醫

師係一人之生死教員係一國之人之生死此師範學堂之所以爲首要也普之敗於法也下令興教育訓童蒙令民及歲者入學否則罰其父母不數十年卒挫輿削法以復國讐法人創鉅痛深大興教育以圖自強又以女學不與男學並重是爲半教男女皆女子不學是棄全國國民之半而教育不完也且母教爲家庭教育根基兒童受益尤多若女子無學則兒童未入校時家於是立高等師範學校二豫爲教育國中男子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一豫爲教育國中女子每州各設師範學校一豫爲教育國中蒙童其後日推日廣每州師範學校增至數所法以此卒爲

學記箋證卷一

七

歐洲強國日本有鑒於此維新以來設高等師範學校二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一東京府縣各設師範學校一所或數所故今日崛起興起霸顯東方猶恐其法之未盡也復遣人赴英德法三國學師範命府縣設教員講習所文部大臣森有禮改定學制定師範學校令擴而大之改其教法定其規則其汲汲於師範如此之重而且急與我先王教學爲先之意若出一途蓋強國之要古今中外未有不由此者烏虜古教之失傳久矣荀子曰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久則論畧近則論詳畧則舉大詳則舉小故曰欲觀千載則



數今日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旨哉言乎舍後王吾又烏得而求其詳也

外國學校以家教師範二事爲最要家教之中以母教爲尤要美國潘林溪教師云世之爲母者不但當肄業於學塾之中更宜博覽羣書勤求學業心體而力行之如此則爲母者先得文學中無上利益以爲訓子之地故家中爲人生之第一學校父母爲人生之第一教師孩童知識初開有察物學堂之設察物者未及讀書先就所遇之物所見之圖辨其顏色審其大小明其式樣知其遠近以

學記箋證卷一

六

及一切諸物之度量明辨強記較之讀書尤易啟蒙他年入學之時業已熟習於各物之名自不至生厭心懼心而施教易爲力矣西歷一千八百三十九年美洲亞薩邦立師範學堂未幾各邦皆倣其制擇學中生徒之可爲師者而教之又聚集眾師之所擇期延名師討論辨難使謀善教之方又有考核師範之法使無溺職之弊其教之詳且善如此今東西各國無不以此爲先務者案賈誼書有胎教之說大戴採入禮記尤爲母教之根原卽此足徵中國古時教法蓋無一不具惜哉文獻

之不足而無從說之耳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箋曰兌爲說之古文禮文正世于亦引此文鄭彼注云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竹書紀年武丁六年命卿士傅說視學養老此言典于學蓋卽國民之學非王一人之私學也殷商學校之制孔子之時已不足徵然觀此記所引兌命數語其精於言學可謂操治國之原矣僞書組織此文下卽接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普也招俊乂列于庶位蓋學成而人才出人才在位而後憲法可行也先

學記箋證卷一

十九

王成憲卽成湯立憲之法保衡之作我先王者此也爲僞書者博學多識其言必有所本必非以意爲之者惜乎其原書之不可見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

箋曰孟子云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箋曰論語云君子學以致其道道者統心理事物理而無不貫者也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也證曰學者德育智育體育三端而已德育者教國民之品行智育者教國民之藝能德育之學愈研愈深



智育之學愈推愈廣二者皆教育中之要事缺其一則道未備而學不完然人之力學恃乎精神血氣未有精神不旺血氣不充而能任重致遠自强不息者故體育尤爲學中最要之端說者謂此泰西教育諸家之創論也不知周禮之六藝禮樂者德育也書數者智育也射御者體育也夏書之三事正德者德育也利用者智育也厚生者體育也大戴禮保傳篇云傳傳其德義禮文王世子云立太傅少傅以師導之教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順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保其身體文王世子云順之以事而喻諸德也保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此古昔先王教太子之法之可證者歸諸道者也

學記箋證卷一

三

管子中匡篇云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皆先王教民之成法管子用之以強齊而霸天下者降及後世智育不講體育之教更闕焉無聞卽德育一端亦有空名而鮮實行以不競爲讓以不校爲高以頑鈍爲老成以暴棄爲安分不知道爲何物不知學爲何事不知國爲何國不知民爲何民日守此渾混之識奄奄待盡之身荀子所謂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讓禍是學者之鬼也詩曰天之方濟無爲夸毗傳云夸毗謂柔脆無骨之人也夫以柔脆無骨之人而處此文明競爭之世致使疵我鄙我者謂中國之學爲

無用聖人之教爲無方此可爲太息而流涕者也  
是故學然後知不足

箋曰荀子云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生之遺道不知學問之大也故曰學至乎沒而後止言無足之一日也西人牛頓曰海中淺渚拾一螺一蛤而已此真學者之言也

教然後知困

箋曰教者以其所知教其所不知以其所能教其所不能者也然學無窮而知能有限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則困矣禮曾子立事篇云說而不能窮也窮卽困

學記箋證卷一

三

也

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

箋曰禮中庸云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此之謂自反

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箋曰易繫辭傳云困德之辨也辨者所以求其通者也故曰困窮而通強勉也董仲舒云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孔子曰不強不達說苑雜言篇



故曰教學相長也

箋曰相長者若回之博我商之啟予之類是也

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箋曰今偽尚書作學學半說文云學覺悟也學篆文  
學省學即教之借字師弟講學交相益也故曰學學  
半

學記箋證卷一

三

學記箋證卷一終

男勇敷校刊

學記箋證卷二

新城王樹枏

古之教者家有塾

箋曰鄭注云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  
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疏云周禮百里之內二十  
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  
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故云家有塾白虎通云  
古之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  
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也  
注云古者仕焉而已者已猶退也謂仕年老而退歸

學記箋證卷二

一

者案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  
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  
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  
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一如之案周禮內六鄉而  
外六遂郊外之鄉里鄣鄣縣遂猶郊內之比閭族黨  
州鄉也兩者常互見此言家者蓋統黨以下之比閭  
族鄣以下之鄉里鄣言之塾與家近故通謂之家塾  
案此卽今之尋常小學堂四年畢業下文所云一年  
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是也

黨有庠



箋曰鄭注云周禮五百家爲黨孔疏云此經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餘問里以上皆有學可知故鄭注云歸教於問里其比與鄰近止五家不必皆有學黨中立學教問中所升者也案此視今之高等小學堂五年畢業下文所云五年視博習親師是也

術有序

箋曰術遂同聲字左氏僖三十三年傳西乞術公羊作西乞遂禮月令審端經術周禮作遂故鄭注云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孔疏云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者也案此視今之中學堂七年畢業下文所云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是也

學記箋證卷二

二

國有學

箋曰孔疏云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也禮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注云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孔疏云虞殷尚質貴取物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古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案孫

志謂諸書雖錄續編云據北史劉芳傳引西郊作四郊蓋西字誤也四郊小學即東西南北之四學豈應偏置於西郊耶義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謂周之四郊也虞庠在國之西郊正云虞庠以四郊皆有虞庠其爲四郊之誦無疑阮元云上大學在郊正義云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四郊下文具也即據此文而言作四郊不作西郊此正文之僅存者也王世子凡語于郊正義既說西郊爲西方成就又云或偏在四郊亦兩存其義也樹相案祭義天子設四學謂虞夏商周四代之學鄭以爲虞庠非也文王世子禮在誓宗書在上庠鄭注云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學記正義云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也而尊魯亦立四代學諸侯於國但立時王之學據此則天子所立之虞庠必在西郊不得引祭義鄭之誤注以證此文也四郊之學或稱庠或稱序乃六鄉六遂之通稱無定義故經傳中多互見孟禮書云上庠東序右學東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也

學記箋證卷二

三

膠大學也故國老於是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是養焉正制正義引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記曰天夫以上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制也辟廱即成均東膠即東序瞽宗即右學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鄭注文王世子於成均引董以習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禮明堂注云魯謂之米廩小學也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



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祭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禮明堂位云瞽宗殷學也鄭注云瞽宗樂師瞽矇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於此祭之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焉者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邱之上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夫諸侯

學記箋證卷二

四

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承上文諸侯而言故知爲諸侯之學鄭康成以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且與周制大學在國小學在郊不合故定爲殷制不知此爲諸侯之學故曰公宮鄭說非也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凡語於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案王制云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頌宮蓋凡諸侯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頌宮蓋亦大學也案此視今之大學堂九年畢業下文所云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是也

比年入學

箋曰史記呂后紀索隱云比頻也鄭注云學者每歲來入也蓋及歲即入學謂年年有入學之人也

中年考校

箋曰中之言滿也史記外戚世家索隱漢書匈奴傳集注俱云中猶滿也中年爲學滿之年下文滿一年滿三年由塾師考校滿五年由庠師考校滿七年由序師考校滿九年由國學考校至升之司馬論辨官材則學成入仕之年在三十有室後矣統計六歲入學至三十凡二十五年正合下文之數禮運云合男

學記箋證卷二

五

女頒爵位必當年德學至三十德成年壯合男女之時即頒爵位之時此古制之顯然可證者皇氏云中  
年考校謂鄉遂學下文一年視離經辨志以下皆謂國學非也

一年視離經辨志

箋曰孔疏云離經謂離析經理案廣雅云離明也謂明析經理知禮樂詩書諸經之事也志謂志記之文禮禮運而有志焉鄭注云志謂識古文孔疏云識古文者是志記之名故周禮云掌四方之志春秋云其善志皆志記之書也案周禮地官誦訓掌道方志夏



官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攸事與其上下之志皆謂四方志記之書蓋史志類也禮內則六年教之數與方方數即禮樂射御書數之數名書文也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鄭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周禮大行人諭書名鄭注云書名書文字也古曰名方版也鄭注禮內則書名中庸布在方策皆云方版也方名謂教文字方志謂教史志據內則之六年即知此記之一年皆爲兒童六齡入學之期其制與今同也說苑建本篇云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漸之以善使之早化蓋亦滿六歲入學之證也證曰德美英法小學堂就學年限有七年八年九年

學記箋證卷二

六

者日本則尋常小學堂四年如四年中有事故廢學或體弱多病或考試未能合格有加至六七年者蓋在國家言之謂之強迫必盡四年之義務方爲合格在人民言之謂之義務全國之人無論富貴貧賤男女必入尋常小學堂四年否則責其父母至於就學之年齡美國兒童滿八歲英滿七歲法德日本滿六歲類皆揆度本國之現勢以定其制太早則腦力不充礙於身體太遲則貧家受累不能亟謀生活日本兒童滿六歲一月方許入學每年四月一日開學如差一月或半月則遲至二年補入大抵滿七歲時無不令其入故各國多設幼稚園聽三歲以上小兒入之亦教育之善法也日本尋常卒業學生如欲急謀生活

者聽其不入高等小學堂高等雖限四年然亦有二年三年即入中學堂者但中學堂非滿十二歲不得入耳日本山路一遊云古時教法視人之材力以定年限今則以年限均平人之材力蓋古時重簡人發達教法因人之敏拙分其遲速故年限參差今則重國民教育定以年限且同在一校同堂普通智識無非以共同爲主也案此記之一年三年即尋常小學堂五年即高等小學堂入學之年齡卒業之年限皆與今同其教法亦大都相等此古人之制可以參稽而得者論者謂義務教育之年愈久則國民之進步

學記箋證卷二

七

愈盛而國勢亦愈強無義務者謂之無教育之國我國古時小學普通教育蓋九年也內則之方名學記之辨志即尋常小學堂國語歷史二門國語之要旨在使知普通之語常行之字及平近易曉之文章用以練習語言啟發智德歐洲語言文字合而爲一三代以前文字即是語言故周誥殷盤爲告戒平民之體春秋以後語言龐雜古訓日漓於是文爲文言語爲俗語逮於今茲益難合併故讀書識字必別爲國語一科日本尋常小學堂用漢字一二百兼用本國字母取其



便於記憶高等小學堂用漢字三千新聞報紙亦以漢字三千周轉卽可以成文而達意此我中國所急宜仿而行之者也歷史之要旨在使知本國自古至今之事實宗教風俗倫理政治之系統以堅其志行而養成其忠君愛國之心故小學堂不教外國歷史專以本國授之者正以此也禮內則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卽外國宗教修身一門六年教之數九年教之數日也鄭注云朔望與六甲也案數日謂天算之學故典歷數卽各國算術一門其地理理科諸學者謂之日

皆於經志中包之諸國小學堂必習之科各分必修隨

意二 中國古時蓋無不備也

三年視敬業樂羣

箋曰三年者學之年數下五年七年九年皆謂學年先儒謂中年考校之年非也業事也易云進德修業羣衆也論語云可以羣此三年者蓋教之家塾年九歲以上者

證曰此卽社會之義也處大地競爭之世宜合一國之民結爲羣體化國民階級之見富貴貧賤同受平等教育庶人知有共同之公德無畛域之私心社會

上多一精神卽國家上增一勢力蓋學校者社會之基礎也普通教育者國家之全模也兒童入學之初貧富之人同居一校卽有永夕永朝之樂更兼相親相愛之心故一校之中結爲羣體卽爲民人之一小社會推之一國之中合爲羣體卽爲民人之一大社會東西各國教羣之道所爲自小學堂始也孔子之告弟子也曰汎愛衆勗門人也曰有教無類其卽此意也夫

五年視博習親師

箋曰曾子云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

不習也博習卽今普通之學也親師則教易入而學益專孔子所謂視子猶父於吾言無所不悅也此五年者教之黨庠年十四以上者

證曰禮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此蓋由家塾升入黨庠爲兒童十歲年齡故曲禮云十年曰幼學謂年至十齡學於外傳非謂十齡始學也幼弱壯老期皆謂年齡之名稱學冠有室仕服官政指使致仕傳願皆就事言讀者誤以幼學期願連讀爲句誤矣匪一旬一月一年均謂之期滿百年亦謂之期願者養也人至百年但願養而已廣雅云期願老也亦誤連讀男子十年出外就學女子十年不出受姆教爲句

蓋至此男女始分學明有別也日本尋常小學堂男女合教高等小學堂



+

此猶請益無倦之意教之

## 課目表以明之

中外古今小學堂教科課目表

中國古教	修身	經學
光緒癸卯 奏定章程	別男女 教之讓	離經 疏義詩書
日	修身	中國文字
本德意志	修身	算術
法蘭西	宗教	幾何初步
英吉利	修身	算術
美利堅	讀書	習字
	讀法	算法
	讀法	習字法
		正字法

 $\pm$ [illegible]



數學	國史	地理	習字	習藝	作文	體操	音樂	裁縫	烹飪
國史	國史	地理	理科	國語	音樂	體育	國語	裁縫	農業
宗教	數學	體育	音樂	國語	外國語	實科	國語	裁縫	農業
裁縫	國語	地理	物理	物理	化學	歷史	物理	裁縫	農業
音樂	圖畫	手工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裁縫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色而令學章  
程乃獨闕而不  
請孔子曰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也吾則  
謂夷狄之有樂  
不如諸夏之亡  
也此誠學中  
一大憾事也

七年視論學取友

箋曰七年爲十五齡入大學之年蓋學爲大學之事教於遂序不必定入國學也白虎通云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學卽

學記箋證卷二

西

志大學之事蓋孔子亦十五入大學也論學者論所志之學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卽論學也同志曰友志同則學同故說苑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蓋觀其所取之友卽知其所論之學矣孔子曰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苑說雜言此視之之法也周禮大司徒六俗教民之法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故小學則曰親師大學則曰取友

證曰禮內則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惰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鄭

注云先學句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此皆七年內之教也案博學不教者謂不專恃師教卽此記論學取友之義也內而不出者謂朝夕在校中不使外出恐奪於外誘而荒其學也此蓋如法國中學之制管束最嚴校內有宿舍舍不能任意出入是也鄭注謂人之謀慮失之法國中學生徒寢室自修室無教習監察然與之同起居者皆爲大學卒業生練習管理之法亦博學不教之證也

謂之小成

學記箋證卷二

五

證曰小成謂博習之後復有七年大學之教至此可以出仕爲鄉官之職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案此卽古鄉舉里選之法一鄉之利病及人情風俗之美惡惟鄉人知之最詳大比之時所有賢者能者使民興之而因使長之治之故舉不失人而官無廢事也蓋周時學校受九年普通



教育之後

家塾塾序  
共九年

則人民可以出校自謀生業不必

悉入大學故鄉大夫與賢能與詢衆庶分別言之衆  
庶祇以五物詢之蓋民之不入大學者五比之間僅  
書其敬敏任恤四間之族僅書其孝弟睦姻德行道  
藝不必兼全而已足爲學道易使之民而無不帥教  
者矣由是進而上之七年畢業則考其德行道藝可  
以勝長民治民之任者而使爲鄉官諸職再學九年  
卽爲大成之選大樂正乃升諸司馬論辨官材出而  
授以王朝之職矣此學校中教民之等第非謂人人  
必入大學也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學記箋證卷二

六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  
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  
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  
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樂正論  
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  
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  
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案選士者謂  
鄉學秀士之升於司徒者也俊士者謂選士之爲司  
徒所取錄者也造士者謂升於學者也進士者謂升

諸司馬而授以官者也然則小成者蓋選士中之俊

士大成者造士中之進士也三代學校無中學之名  
皆由小學以入大學然就學之等級考之則記所謂  
七年小成者卽今各國中學之事蓋大學之預備科  
也日本儒者嘗謂中學分等甚難自明治五年後屢  
經改制今始定爲中學校高等學校中學校五年畢  
業高等學校授專門學科三年畢業蓋入大學之堂  
階也德法中學校與日本異日本中學校直接小學  
校德國富民兒童滿九歲卽入中學校學分六種修  
業年限分二種一九年畢業一六年畢業畢業卽直

學記箋證卷二

十七

入大學校法之中學校亦與小學校不相聯屬大半  
中流以上兒童滿八歲者入之其學之種類有三十  
年畢業英國中學校教育制度向不完整有寄宿通  
學二種寄宿者普通小學校卒業生十三歲或十四  
歲者入之通學者幼兒學校之七八歲兒童入之修  
業年限無定期十五十七十九分爲三級以十九歲  
卒業者爲第一級美國中學校曰公立曰私立曰大  
學校預科學分四科生徒自十四歲至十八歲者入  
之四年畢業此各國中學之大畧惟日美與中國古  
制相同然則遂序七年之教卽今中學校之比例也



日本中學校生徒畢業後卽出而幹事多不入大學  
校者蓋亦小成之一證也

中外古今中學堂教科課目表

[illegible]

<p>飭材六曰通材 七日化材八曰 修業五年 格省人之授高 等普通教育中 學校</p>	<p>欽材九曰生材 普通通中學堂令 學校外又有分 十曰學藝十一 高等小學畢業 校四年畢業科 目世事十二曰 著入焉以施較 目約同本校畢 服事蓋周時之 深之普通教育 業之生徒亦可 教法本末俱舉 俾畢業不仕者 入本校至學年 內外交養道與 從事於各項實 級此外有各種 藝無所不備近 業近取者升入 實業學校與中 今各國之文科 各高等專門學 學校程度相當 實科無所不包 堂以均有根抵 但不得以中學 此實普通教育 為宗旨以實業 校名之</p>	<p>之極軌而各科 日多國力增長 倫理 又皆分晰言之 節不習專門者 以聽人民之自 亦不至闕陋偏 擇故周公之謂 謬為成教中學 魯公有無求備 堂程度與初級 外國語 英法德 語任擇 二種 又分科而教之 相等故學科程 證也孔子教人 度亦略同中學</p>	<p>學記箋證卷二</p>	<p>歷史 倫理 國語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宗教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歷史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歷史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歷史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歷史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歷史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歷史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歷史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歷史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歷史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歷史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歷史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歷史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歷史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歷史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歷史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歷史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歷史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歷史 國語 臘丁 英語 法語 地理 物理 化學 博物</p>
<p>德則以代數 第三年課 英為第一 二外國 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p>歷史 第三年課 四國課</p>



卷二

<p>後聖其揆一也 兵學 德行爲體政事 爲用而文學言 語則應用之具 也周禮大司樂 以樂語教國子 興道諷誦言語 英語</p>	<p>國語 英語 兼 英語 歷史 地理 法語</p>	<p>法語或德語 預備也自第二 年至第十年分 爲八級每一年 爲一級惟第九 第十兩年合爲 一級利塞校第 九年爲文學科 第十年爲哲學 科近世利塞校 第九年爲文科 第十年爲理科 此二校規制森 嚴寄宿於學法 人重考試否則 恐死爐廢學不 能應試也此外 三角術高等 學校功課簡單 與德之副校同</p>	<p>王制云五方之 民言語不通 欲不同達其 通其欲東方曰 音南方曰象西 方曰狄隸北方</p>	<p>理財學 第三年 加法學 圖畫 地理 體操</p>	<p>化學 物理 博物 物理 化學礦物 習字 唱歌</p>	<p>大學二者並教 蓋天子君臨萬 國操御華夷非 學言語無以爲 通情達欲之具 法學</p>	<p>數學 物理 化學 地質及礦物</p>	<p>歷史 第一課 第二課 第三課 第四課 第五課 第六課 第七課 第八課 第九課 第十課</p>	<p>以上第一類學 科其有志入大 學之經學理學 科者可於第二 年缺心理及辦 學第三年缺中 國史學而加課 算學物理各國 語惟英語必通 習德語法通遠 種習之其有志 入法科大學者 可加課拉丁語 此爲隨意科目 外國語</p>	<p>以上第二部 體操 願入工科大 學理工科大學 農科大學者 專課之各目 之外可課動 植物測量等 種以上三種各 有副校修業六 年課目與正校 相同但九年者 可直入大學六 年則否欲入大 學者別有一校 學教之補習三 年而後入德國 習次初重文學 或十年前僅有 法語科中學校 今則實科盛行 與之</p>	<p>英語 第一課 第二課 第三課 第四課 第五課 第六課 第七課 第八課 第九課 第十課</p>	<p>日譯據此則言 語一科爲古教 所最重也</p>	<p>以上第三課 以上第一類學 科其有志入大 學之經學理學 科者可於第二 年缺心理及辦 學第三年缺中 國史學而加課 算學物理各國 語惟英語必通 習德語法通遠 種習之其有志 入法科大學者 可加課拉丁語 此爲隨意科目 外國語</p>	<p>以上第四課 以上第一類學 科其有志入大 學之經學理學 科者可於第二 年缺心理及辦 學第三年缺中 國史學而加課 算學物理各國 語惟英語必通 習德語法通遠 種習之其有志 入法科大學者 可加課拉丁語 此爲隨意科目 外國語</p>	<p>人倫道德 經學大義</p>	<p>以上第五課 以上第一類學 科其有志入大 學之經學理學 科者可於第二 年缺心理及辦 學第三年缺中 國史學而加課 算學物理各國 語惟英語必通 習德語法通遠 種習之其有志 入法科大學者 可加課拉丁語 此爲隨意科目 外國語</p>	<p>以上第六課 以上第一類學 科其有志入大 學之經學理學 科者可於第二 年缺心理及辦 學第三年缺中 國史學而加課 算學物理各國 語惟英語必通 習德語法通遠 種習之其有志 入法科大學者 可加課拉丁語 此爲隨意科目 外國語</p>	<p>以上第七課 以上第一類學 科其有志入大 學之經學理學 科者可於第二 年缺心理及辦 學第三年缺中 國史學而加課 算學物理各國 語惟英語必通 習德語法通遠 種習之其有志 入法科大學者 可加課拉丁語 此爲隨意科目 外國語</p>	<p>以上第八課 以上第一類學 科其有志入大 學之經學理學 科者可於第二 年缺心理及辦 學第三年缺中 國史學而加課 算學物理各國 語惟英語必通 習德語法通遠 種習之其有志 入法科大學者 可加課拉丁語 此爲隨意科目 外國語</p>	<p>以上第九課 以上第一類學 科其有志入大 學之經學理學 科者可於第二 年缺心理及辦 學第三年缺中 國史學而加課 算學物理各國 語惟英語必通 習德語法通遠 種習之其有志 入法科大學者 可加課拉丁語 此爲隨意科目 外國語</p>	<p>以上第十課 以上第一類學 科其有志入大 學之經學理學 科者可於第二 年缺心理及辦 學第三年缺中 國史學而加課 算學物理各國 語惟英語必通 習德語法通遠 種習之其有志 入法科大學者 可加課拉丁語 此爲隨意科目 外國語</p>	<p>以上第十一課 以上第一類學 科其有志入大 學之經學理學 科者可於第二 年缺心理及辦 學第三年缺中 國史學而加課 算學物理各國 語惟英語必通 習德語法通遠 種習之其有志 入法科大學者 可加課拉丁語 此爲隨意科目 外國語</p>	<p>以上第十二課 以上第一類學 科其有志入大 學之經學理學 科者可於第二 年缺心理及辦 學第三年缺中 國史學而加課 算學物理各國 語惟英語必通 習德語法通遠 種習之其有志 入法科大學者 可加課拉丁語 此爲隨意科目 外國語</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中國文學 羅何語</p> <p>兵學 數學</p> <p>體操 物理</p> <p>以上通習化學</p> <p>英語 動物植物</p> <p>德語或法語 體操</p> <p>算學 以上第三部 願入醫科大 學者專課之</p> <p>物理 第三第三 年加課 學者專課之</p> <p>化學 第三第三 年加課 右高等學校</p> <p>地質及礦物 修業三年</p>	<p>並載文科重古 語故希臘拉丁 爲正科而英語 爲隨新科實科 重今語故英語 法語爲正科而 無希臘文及希 伯來語至高等 實科廢去一 切古語矣此六 校有男無女國 家特優異特之 別有高等女學 校六歲入學十 五畢業如男子 之於中學校也</p>
<p>學記箋證卷一一</p> <p>第三年 高等學校爲大 加課 學之預科中學 校卒業生徒其 校學力與中學 校卒業生徒相 等者入之普通</p> <p>以上第三類學之學至此始分 科其有志入格科而教養不受 致科大學之勤普通之教則智 物學植物學地識不完備不受 質學農科大學專門之教則職 之各學問者可業不專精近教 加課動物及植育家之理論日 物有志入工科樹之生也本一 大學之土木工而校百人之初 學機電王學電生咸具大同之 氣王學採礦治性成人之後各 金學造船學建築其趨亦猶一 築屋各同格致本之樹發爲核 科大學之真學幹有不能強使</p>	<p>幾何 第三 年課</p> <p>物理 第二年</p> <p>植物或動物 第二年</p> <p>天文學 第三 年課</p> <p>氣象學 第三 年課</p> <p>化學 第四 年課</p> <p>三角術高等 代數</p> <p>地質學或地 文學解剖學</p> <p>生理學衛生 學 第四 年課</p> <p>右英語科中 學校</p> <p>修業四年</p> <p>西元前一千八 百九十二年美 國開教育會研 究中學學科分 四種科表爲國 中諸中學之模 範古語科重羅 句語且有希臘 句語超於文學羅 句語學科近世 語科英語科無 希臘語漸近</p>



物理學各之同者教之所 門農科大學之以資先合而後 農學農藝學分也 林學各所者可 加課測量文有 志入塔政科大 學之動物學值 物學地質學各 門農科大學之 獸醫學內者可 加課隨意科目 之腦了文		世語極於理學 此亦由虛入實 與德法同近有 加音樂製圖維 辦學等科者文 子中學按課目 大致相等而公 立中學校女子 亦許入矣	
人倫道德	經學大義	中國文學	兵學
學記箋證卷二		三	
體操	以上通習	德語	英語或法語
臘丁語	第三年加課	算學	物理
第三年加課	化學	第三年加課	動物及植物
第三年	第三年		

以上主課 以上第三類 學科 右高等學 堂		高等學堂令中 學畢業者入焉 以教大學預備 科為宗旨以各 學皆有專長為 成效每日六點 鐘第一類為預 備入經學科政 法科文科商科 大學者治之第 二類為預備入 格致科工科農	
修業三年		學記箋證卷二	
科大學者治之 第三類為預備 入醫科大學者 治之各類學科 之外國語為進 習專門學科之 用故教授時刻 較各學科增多 也		三	
九年知類通達		箋曰九年者大學修業之年限也說文類種類也知 類者分科之教通達則學成足以應國家之用而不 窮矣大學之道先授普通而終之以知類之學者曾 子曰立事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	



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算選蓋聖門教人皆先博而後約故曰博學而房守之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皆知類之事也禮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鄭注云方猶常也至此學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蓋自十五以後卽論學取友爲專門之學至此而益精之以求造乎其極也

強立而不反

箋曰反讀如列子仲尼回能仁而不能反之反高誘

學記箋證卷二

五

注云反變也九年年三十孔子曰三十而立即強立正此時也

謂之大成

證曰大成之義有二有通達一類者論語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是也有通達萬類者說苑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也辨

篇是也通達一類者學校中可以造之學年可以限之通達萬類者則千萬人中不一得千萬世中不一見有非盡學校之所能造學年之所能限者孔子自述所學自十五以至七十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蓋學之如此其無盡也故孟子贊之曰集大成此記所謂大德不官大道不器者也孔子學貫天人行兼道藝其於天地萬物國家之事無不具古今中外之學無不包子貢謂生民以來未有如

學記箋證卷二

五

孔子孟子謂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此非後世淺學陋儒所能窺其萬一者也叔孫武叔之毀孔子也曰子貢賢於仲尼達巷黨人之譏孔子也曰博學無所成名子貢者通達一類者也孔子通達萬類者也一類者易見而博學者難名後世之震驚西學至欲盡棄所學而學之者皆武叔黨人之見而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百官卽百工皆不得其門而入者也烏虜舍孔子吾誰與歸

中外古今大學堂教科課目表

中國古教

光緒癸卯  
奏定章程

日本德意志法蘭西英吉利美利堅



格物	周易	法科	法科	實地教育學
致知	荀子學	醫科	醫科	教授論
誠意	毛詩學	文科	文科	三代及中古
正心	春秋左傳學	理科	理科	教育史
修身	春秋左傳學	工科	理科	近世教育史
齊家	周禮學	農科	音樂科	學校監督法
治國	儀禮學	有東京帝國大學三十一歲	修業年	美國及外國教育史
平天下	禮記學	太學校	修業年	美國教育史
右學	論語學	十八歲即入太學	修業年	右學新學大
修業九年	孟子學	學入學三年受	修業年	右學新學大

學記箋證卷二

此中國大學教	理學	大學一京師最實有自由之	物理學
人之目而總之	右經學科	大學一京師最實有自由之	植物學
以明德新民止	大學	大學一京師最實有自由之	動物學
至善三端而止	大學	大學一京師最實有自由之	地質學
至善三端而止	大學	大學一京師最實有自由之	生理學
至善三端而止	大學	大學一京師最實有自由之	精神學
至善三端而止	大學	大學一京師最實有自由之	教育學
至善三端而止	大學	大學一京師最實有自由之	教育史
至善三端而止	大學	大學一京師最實有自由之	學校論及學
至善三端而止	大學	大學一京師最實有自由之	校組織法

中國文學	文學博士學位	文學博士學位
英國文學	文學博士學位	文學博士學位
法國文學	文學博士學位	文學博士學位
德國文學	文學博士學位	文學博士學位
日本國文學	文學博士學位	文學博士學位
右文科大	文學博士學位	文學博士學位
修業三年	文學博士學位	文學博士學位
醫學	醫學博士學位	醫學博士學位
藥物學	藥物學博士學位	藥物學博士學位
精研學	精研學博士學位	精研學博士學位
教授法	教授法博士學位	教授法博士學位
實地教授	實地教授博士學位	實地教授博士學位

學記箋證卷二

算學	算學博士學位	算學博士學位
星學	星學博士學位	星學博士學位
物理學	物理學博士學位	物理學博士學位
化學	化學博士學位	化學博士學位
動物學	動物學博士學位	動物學博士學位
地質學	地質學博士學位	地質學博士學位
右格致科	格致科博士學位	格致科博士學位
大學	大學博士學位	大學博士學位
修業三年	大學博士學位	大學博士學位
手藝	手藝博士學位	手藝博士學位
研究	研究博士學位	研究博士學位
家庭	家庭博士學位	家庭博士學位
經濟	經濟博士學位	經濟博士學位
機械	機械博士學位	機械博士學位
工程	工程博士學位	工程博士學位
右格致科	格致科博士學位	格致科博士學位
大學	大學博士學位	大學博士學位



農學	農藝化學	林學	獸醫學	右農科大學	修業三年	土木工程	機器工學	造船學	造兵器學
電氣工學	建築學	應用化學	水藥學	採礦及冶金學	右工科大學	修業三年	銀行及保險學	貿易及販運學	關稅學
學記笑證卷二									
天									
修業二年	教育史	精神學及倫理學	學校論	教育經曲及美妙學	教育制度	右紐樂等立大學校	修業二年	美國設立大學校教育部至三官以上教育與尋常師範學校	同等共育在養成州立小學校教師惟哈巴桑等州之大學校教授高等教育舉為養成中校教師密斯摩教育部學科凡七哈巴桑教授中學校生徒理學學科凡十三可儒務比亞為教授師而設教授學術學科凡八卒業後與以教育學士授業各於大學校卒業生或師範學校卒業生教以高等教育學

<p>右商科大學</p>	<p>修業三年</p>	<p>大學堂分爲八 科各科各門皆 有主講補助課 高等學堂畢業 者入需以端正 趨向造就通才 爲宗旨以各項 學術藝能之入 才足供任用爲 成效中附通儒 曉以中國學術 日進能發明新 理以著成書能 製造新器以利 民用爲成效大 學堂所習之科</p>	<p>學記箋證卷二</p>	<p>分別三年四年 畢業通儒曉五 年畢業</p>	<p>古今之學不外心理物理二端致知者今之所謂心 理哲學是也格物者今之所謂物理科學是也無哲 學則科學無由明無科學則哲學無由行故孔子曰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此心理物理相需爲用之道也中庸曰君子尊 德行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尊德行致廣大極高明爲心理之學道問學盡精微 道中庸爲物理之學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p>
--------------	-------------	--	---------------	----------------------------------	--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由心理以驗物理致其知以格物者也又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此由物理以闡心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卽孔子之科學也性道卽孔子之哲學也哲學寓於科學之中性道著於文章之內故孔子爲古今中外一大哲學家卽爲古今中外一大科學家七十二子三千之徒周秦諸子

學記箋證卷二

三

百家之說皆得孔子科學之傳而分其一體羸秦以後遏抑禁絕其學遂微論者乃謂孔子精於形上之道而畧於形下之器此譬說也形上之道卽寄之形下之器譬之目能視而所以視者非目也然究不能不寄視於目耳能聽而所以聽者非耳也然究不能不寄聽於耳目與耳器也而所以視所以聽則道也離器無以見道離道亦無以爲器故曰文章得聞而性道不得聞老子曰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宋育仁曰老子所謂樸蓋取喻於植物之微心譬如植物之生各有微生之機發爲由蘖如立方之有

重心規圓之有中心點強而字之曰樸猶所謂有物渾成不可得而名強而字之曰道由樸之抽象分體而有器聖人因制以爲官守樸卽形上之道器卽形下之器也某家者流出於某官所守某官之守出於道之所形道也者樸也此中國之文言古訓之譬喻也自天子失官而後孔子倡明哲學而科學復明自秦漢而後科舉之法興而科學又廢陵遲至於今日三千餘年致使致知格物之目空存於大學之中而泰西之士反得挾其學術以爭雄於天下中國學者習焉不察乃又從而誣之是可痛也

學記箋證卷二

三

天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證曰歐美立憲各國國民皆有參政之權故必造成知政之人使有普通之知識專精之職業倫理之範圍而後全國之人皆視國家之事如一己之事日本名詞所謂團體是也故大學之道以明德新民爲宗旨而究其終極則以好民所好惡民所惡爲平治之準繩蓋三代以上未有國不立憲者立憲之國未有不教學者教學之效至於化民易俗近服遠懷則人人有國家之理想即人人有國家之義務夫而後



發慮憲求義良始得立憲之益而無立憲之弊

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箋曰蛾子以喻民之微末猶蛾子也蛾子時術之功卒以成大埵人民力學之功卒以成強國東西各邦所爲汲汲以教育爲先務也孔子曰如埵而進吾與之荀子宥坐篇

大學始教

箋曰始教者謂始入學者教之以大學之道也能氏以鄭注祭菜禮先聖先師解經始教謂始立學據文王世子周禮大胥以始入學者唯祭先師不及先聖

學記箋證卷二

三

遂定此爲始立學之義然此記明言始教且下文言入學視學則此非始立學明矣熊說非也鄭注及先聖者案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祭先師先聖焉據此則始教爲天子視學觀禮之時非始立學也鄭注云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今則以孔子爲先聖先師

皮弁祭菜

箋曰鄭注云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孔疏云皮弁者謂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案禮文王世子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

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鄭注云使有司攝其事與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此爲天子視學以教學士下文未卜禘不視學以證此視在禘之後也歐陽修云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立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祭之又畧者也案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學記箋證卷二

三

季春大合樂天子皆親往視之據此則釋菜亦有樂惟始立學者不舞不授器爲無樂耳

示敬道也

箋曰示以敬師之道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箋曰鄭注云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孔疏云鄉飲酒禮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又襄四年穆叔如晉歌小雅三篇故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也小雅三篇皆君臣燕樂及相勞苦今爲學者歌之欲使學者得爲官與君臣相燕樂各自勸勵故注云所以勸之以官也案鄭注儀禮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左氏傳穆叔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

學記箋證卷二

言

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也必諮於周杜注云忠臣聞之訪問於善爲谷谷親爲詢咨禮爲度谷事爲誨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蓋此三詩備內政外交之道而君臣一體上下雍和尤無後世堂廉隔絕之弊故使學者習之爲異日入官之法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故入大學者肄此三篇而爲官之道已具是矣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箋曰鼓伐也伐之言發也續漢禮儀志注引盧植禮

記注云伐發也篋書笥也鼓篋謂發篋中之書令學士擇而讀之故曰孫其業孫卽惟學遜志之遜孫順也順其業之所夙習者而學之卽大學分科之教德意與此畧同鄭注鼓篋爲擊鼓警衆發篋出所治經業鼓篋二字不辭失其義矣

夏楚二物

箋曰鄭注云夏稻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撲撻犯禮者案文王世子成王有過則撻伯禽周禮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觶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鄭注云不敬謂慢期不時至者觶罰爵也撻猶扶也

學記箋證卷二

言

扶以荆扑蓋學士之罰輕則有觶撻之責重則有移屏之條皆所以勵其奮志而生其恥心也易曰擊蒙書曰扑作教刑由來舊矣

收其威也

箋曰鄭注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非是案收藏也藏其威以示人以不可輕犯之義所以警也證曰近世泰西各國學校皆有體罰體罰用皮鞭長短大小皆有定制藏之隱處不使學生常見致生畏懼之心施罰時僅及手股不得侵頭腦如學生有因體罰受傷者則教員受罰輕則罰金一千馬克重則



禁錮三年小學中學皆有體罰大學無之日本學校則有訓戒而無體罰輕者禁其出教室游息或令其直立聽講重者則校長傳而斥責之或出席停課此皆小學堂行罰之方也然論者謂其中學堂生徒多有放恣之弊故別立有奪其名譽之罰如收其賞物勲章之類奪其部長室長之職然亦不常用也案此記之收其威與西國體罰之具藏之隱處用意畧同希臘羅馬時學校用罰最嚴至十八世紀教育家創說教育之旨宜令人自然發達而罰始減輕中國則古輕而今重此宜急爲斟酌而改正者也

學記箋證卷二

美

希臘之時惟斯已達教律最嚴義王干涉羅馬人之教育則務培其高尚之性養其武健之能故管理學校之法正身體潔衣冠起居話言無不勒以嚴密之紀律令其謙恭遜順恂恂有子弟之容其不從教者則繩以體罰雖不若斯巴達之嚴重干涉然整齊嚴謹固未嘗稍涉放任也當時賢者希沙羅深不謂然以爲教育者當深知學者之性質然後授以才力相當之學業循循善誘使師弟以至性至情相維相繫不宜濫加責罰快一已悲憤之意加他人以醜酷之刑蓋體罰者非徒消學者

之神智且將汚學者之品行者也加人以罰而使受罰者仍感善誘之意教授其度幾爾昆提倫氏亦謂教師之職務莫要於詳審學童特別之性質獎勵而利導之以激發其志氣其管理法之第一拙劣者莫如體罰何者此固譴責奴隸之醜具也以譴責奴隸者譴責學童微論不能矯正其過舉且將沮喪其意氣摧盪其廉恥導之於爲惡之路而已

未卜禘不視學

箋曰禘之名古多異說但時禘與大禘迥然不同此

學記箋證卷二

老

之卜禘卽大禘也王制云夏曰禘鄭注云此蓋夏殷之禮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以禘爲殷祭殷猶大也據月令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在春秋之時與夏禘無涉故知此禘爲大禘說文引周禮五歲一禘其義取審諦昭穆上追祖所自出下及毀廟未毀廟之主此國家之大典故當禘之年必先於學鄭注云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斯言得之游其志也

箋曰游其志者謂寬假以時日從容以養其志也時觀而弗語



箋曰時觀者隨時察之謂省其私也弗語者不亟語之先察其心之所向以爲施教之地也曾子云以其見者占其隱者立事篇

存其心也

箋曰存察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大戴文王官人篇作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證曰東人教育有訓練特性之一事其考察之法視其家所世守性所最近者視其教授普通知識之時何學科爲其所樂爲而進步最遠者視其於教室內隨意問難教室外隨意動作無心流露者又視其身

學記箋證卷二

三

體之強弱性情之醇駁所出之族所居之地各不相同者一一詳考細別記之於簿名曰特性帳就其特性誘進而發達之否則遏抑而矯正之以求納於世界範圍之內此簿教員自立以備考察不以宣示生徒及外人也蓋卽此記時觀弗語之義

幼者聽而弗問

箋曰王制云祭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鄭注云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據此

則大學始教之時有長有幼不盡成人也聽而弗問者幼者知識未宏不可遽問以高深之事也卽論語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之意

學不躐等也

證曰泰西教育家之言曰教人之道宜由已知以及未知蓋以其心必先有是事之大凡乃能領會之以擴其智識否則鮮不茫然者故教授方法有一定之階級波多野貞之助云授受合於程度是曰感受因其固有者而廢達之俾有再生之觀念以助其領受是曰類化若夫五感所觸一無影響而強以聒之則

學記箋證卷二

三

井蛙語海夏蟲語冰無惑乎其不能知也故成年學生已具有普通知識者易於施教而童蒙之感受較難學之所以與年進也

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箋曰詩正月傳云倫道也大倫謂大道

記曰凡學官先事

箋曰官先事者學爲官之事也故孔子曰知官必知事大戴禮左氏傳云學而復入政大戴禮虞戴德云孔廣森注云教大夫政卽事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以爲政士以服官也禮曲禮云宦學事師孔疏引宣二年左傳官三年



矣服虔云官學也是學職事爲官也

證曰官者治事者也學者學爲官之事者也虞書皋陶謨曰載采采采事也采采者事其所事也故考言者必兼詢事事非不學而能者也故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云先成其慮反事而用之禮王制司馬論辨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蓋古之學爲官未有不以事爲驗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路欲使子羔爲宓宰而孔子斥之以不學皆此志也後世教術乖方學術日失於是

學記箋證卷二

聖

所學非所事所事非所學學與事遂判然分爲兩途在學者既無一才一藝之長而授之事者又有求備求全之責故世之論者謂中國之官無事不能而實一無所能殊可歎也續溪邵作舟曰欲陶者不求之治欲梓者不求之輿人之所知也六官之大非若陶冶梓輿之細也今乃舉六官之事盡責之於一人之身其敝也天下之士窮於應而遂罔罔然奉其陋而進之上之人窮於求亦遂罔罔然仍其陋而取之取非所用用非所取天下之不治奚足怪哉夫以唐代五臣之聖而工虞水火各有專司以孔門弟子之賢

而禮樂兵農分科而治故記有之云卿設如四體母

易事母假名戴名以能成立以事

大戴禮千乘篇

蓋天下之

事無盡而人之才力有時而窮善爲學者各就其性

之所近力之所能至者擇一事焉以專而習之務使

今日釋褐明日任官坦然若其素守天下之事有不

勝任愉快者乎禮曰凡事豫則立曾子曰未有治而

能仕者先修之謂也

立孝篇

我朝自庚子變法以來

罷科舉建學堂而京師復設進士館以教初登仕版

之員直隸總督袁公世凱又奏立法政學堂通行各

直行省以講求行政治民之術其教之之法不可謂

學記箋證卷二

聖

不備矣然捐納之途不塞保獎之例不嚴則學者十之二三不學者十之七八竊恐學者自學而官者自官晏子所謂既懸牛首於門而又鬻馬脯於內也其無補於事也明矣然則爲今日計惟有先澄仕途而後可

士先志

箋曰志卽孔子十五志學之志孟子云士何事尚志

證曰志者學之基也志高者學必高志下者學必下

如建屋然其基廣而堅者其屋始能高而大未有削

其址而能豐其屋者志有直接間接之分有國家之



公念而奮其學者謂之直接之志因利祿之私心而勵其學者謂之間接之志教者不可不審也伯夷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此強種之志也伊尹以天下自任使其君爲堯舜之君使其民爲堯舜之民此強國之志也孟子曰闢邪說拒詖行放淫詞以承三聖者又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強教之志也今之學者亦惟志此三者以圖存於競爭之世而已其此之謂乎

箋曰引此以結上教大倫

學記箋證卷二

聖

學記箋證卷二終

男勇敷校刊

學記箋證卷三

新城王樹枏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

箋曰時教者分時而教也正業者王課也禮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小籥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注云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案互言之者謂禮樂

學記箋證卷三

一

詩書四時皆學舉此以例彼故曰以其術相成但教者順時以爲偏主之課耳論語學而時習之皇侃義疏云學有三時一就人身中爲時二就年中爲時三就日中爲時此之時教即謂此也王肅云誦習以時學無廢業

證曰各國大學分科而教課目繁多然有必修科有隨意科必修科者即記之所謂正業也必修科有一定之時間隨意科則學有餘力者爲之不之強也大學之功貴乎深造以求自得故定教者以講授之時尤必于學者以溫習之時即此記下文居學之說也



禮緇衣云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

鄭注云質

猶少精知畧而行之蓋人之材力有限而學問無窮

不受普通之教則識不廣不受專門之教則業不精

古今中外教人之法無二致也各國教授時間多少

雖有不同大率皆審察乎學人之腦力心思以定其

緩急不失之過逸亦不失之過勞才與力相權而學

與年並進故稽其歲時之久暫即可知其程度之高

低元曰銳于時無不利此之謂也

退息必有居學

箋曰退息謂退出教室休息之時居學猶今之自修

學記箋證卷三

二

室也孔疏誤從鄭注以居字任句以學字屬下讀非也

證曰禮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蓋中國小學

大學皆有寄宿舍泰西紀元以前埃及希臘亦皆行

之近時英法學校中等教育以上皆有寄宿舍日本

學校中等教育寄宿與否皆聽其便惟高等學校師

範學校則以寄宿爲定則學生正課畢必至自修室

自此至晚餐其間必有自修時限一小時半晚餐後

至就寢其間必有自修時限三小時半且有至四小

時半者論者謂自修時限不可過多恐礙身體之發

達惟當自修時須專心致志而已德法寄宿舍規則

過嚴法國中學校學生羣居一室旁卽舍監室開窗

注目觀察學生德國中校之有寄宿舍者學生出入

皆以簿記之近於苛刻教育家所不取也日本博士

高橋作衛云大凡涵養學生美習育成一校之人才

無善於合宿館者

卽寄宿舍

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也

英國蛙克斯福而特及康倍而齊大學皆四十餘

檢其制度蓋學生合宿館也大覺宿學生三四百人

小覺宿五六十人一學生領二室一爲讀書會友室

一爲更衣寢室儼然自成一家之象各覺又分設數

講堂教二三科目合之卽爲數十科目各覺學生可

學記箋證卷三

三

隨意選擇入他覺聽講是合數十覺爲一大學而自

其內部觀之則非大學實學生合處之所耳且英人

重有恒不喜更易若其父入甲覺卽不喜其子入乙

覺父子往往相繼同室窗間壁上手澤留遺學者觸

目警心既若親見其祖父苦學之狀繼志述事更易

感發其子孫勤學之心故一時覺內之人才各抱專

長蔚然輩出他國所不及也案寄宿舍於學士之學

術品行所關最重英之造成士紳訓練軍隊皆重在

寄宿教育觀摩取益一也動息有常二也習練世情

三也結合羣體四也一校之內數十百人爲教育者



教以大同之學學者之聰明才力不能一一盡其所長孟子所謂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也故學問之道非能自修則不能有溫故知新深造自得之詣文王之造成人小子也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衛武公之戒君子也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孔子之告哀公也曰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皆自修之事也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私者卽退息之舍所謂居學也力之勤惰心之欺慊學之進退全視乎此西人斯格的云凡受他人之教育者雖多而自修者實

學記箋證卷三

四

居其半醫家伯羅垤深喜其言謂我之醫術亦由自修而得學校之教育只可檢束其身心使之學習性成耳若夫徒倚師傅之教育彼所得之學問試比諸自己之勤勉耐久而得者奚啻什伯蓋自我之勤勞而得者全勝全歸也由學問而長才能以才能而增學問才學俱進計師友所能推挽耶故艱難者世人之學校勤勉者學問之價銀人未有不肯償以價銀而能得至貴之學問者大末云我之所以爲我者皆由自己之實力造成者也美哉言乎東西教人之法無二致也

不學操縵

箋曰操曲操也後漢書曹褒傳樂詩曲操以俟君子劉向別錄云君子因雅琴以致思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鄭注云操縵雜弄周禮春官磬師教縵樂鄭注云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然則操縵蓋弦屬之雜曲也曲禮云士無故不徹琴瑟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蓋弦歌爲學道之要故春誦夏弦詔之大師教之始教之成皆以此也

不能安弦

學記箋證卷三

五

箋曰呂覽樂成篇三世然後安之高誘注云安習也下文安詩安禮皆同禮少儀云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蓋古人幼而入學無不從事於樂者安弦卽習樂也

證曰先王設教與後世學校不同唐虞之時舜命夔典樂教胥子周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之子弟蓋三代聖時典樂之官卽掌學之官學者自小學以至大學皆以樂爲終始有弦歌以陶其性情有干羽以暢其氣血有節奏文采以和其心志動盪鼓舞



優游淡洽其感人也最速而其入人也最深故樂記云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生民之道樂爲大也春秋以降禮壞樂崩學校廢弛孔子以禮樂垂教自衛反魯手訂樂章雅頌得所而明王不興徒以空文昭示天下又自太師摯等散走四方樂官失其守樂器失其傳於是古樂遂微唐虞三代之雅音淪亡殆盡秦漢以後雖設太常諸職而樂與學離道與藝判論者乃以爲瞽矇之末技無關教育之要圖致使古聖先王立樂正掌國學之遺法無復存者此樂學之所以亡學校之所以廢人

學記箋證卷三

六

才之所以不振風化之所以不成也雖然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今之教者苟能深求樂之功用而近察本國之人心風俗因時制樂以爲陶淑之方則樂雖有古今之殊而用樂之意實無古今之別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卽此志也泰西希臘教育制度以體操文學音樂分爲三大綱希臘之利古爾尼梭倫波里希等皆知以樂化民之故拉多之論公治也曰國未有其樂已更而政不變者其弟子亞拉斯德亦謂樂之爲用足以移風易俗然所著論視我國先儒樂記諸書其淺深精粗有不待辨而知之者此不得不推我中國爲海內之絕學也近日歐洲諸國尤以音律唱歌爲學校必修之業其大端與我先王之教以樂德樂語樂舞之意亡慮相

同政治有淺深卽樂學有高下故記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烏虜樂學之失傳垂二千餘年矣以我國固有之科學教人之大典乃聽其淪胥廢墜不復顧問而旌人鞮鞻氏所謂四夷樂舞聲歌之事反得挾其所有以鄙我爲野蠻無教之人是則士大夫之恥也

宋育仁曰聲音之道微而廣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其感人也微而漸積也久發於人心之思想傳於自然之天籟和於有聲之樂器播於人耳復入於人心如是輾轉相傳如寒氣之傳經微點之傳

學記箋證卷三

七

熱人人意中皆具足此感情遂成爲風氣由風氣所趨以動人之好惡迭相仿效遂成爲習俗世徒知樂亡而移風易俗之化不可復見而不知樂從中出無時或息於人間樂未嘗亡乃俗樂流行而人心習俗鄙薄之風載胥及溺而不可救也今之戲劇小曲是矣夫樂舞有聲容律呂卽工尺步齊綴兆容與卽演故事而爲之節文猶戲文也其作用與今之唱歌演戲相同故先王慎之於初立樂科於學校用歌舞於典禮因其別聲被色之性有所愛戀浮動而爲製造其音節容式引之以致於



文明周孔之設教科樂與禮並重經之言樂意者亦極深曲而微至矣孔子與賓牟賈所論大師摯所訂皆樂意也而世儒乃歎爲樂亡不知六藝惟樂傳以器後世僅能傳習其書而不傳習其器故其學中絕非別有樂經焚於秦火而不復見也雖然離器以求樂詩三百五篇樂章固完也五音十二律旋相爲宮三分損一而下生五分益一而上生遺法具在也既有樂章復有樂律按法而譜之裕如也學者自不求知樂耳安在其樂亡乎學者不知樂故樂入於俗工優伶之手每下愈況律呂

學記箋證卷三

八

浸差而樂器屢變失其正聲而二變四清雜亂於五音七音之次腔愈助而音之長短清濁愈含胡而不分聲愈曼即俗樂之顛聲而調之貞淫正變愈流失而不可止宋元之聲字有句字爲今音所無今通行之聲字有仕字亦舊譜所不見談樂律者俱就書籍以爲考訂而未嘗求之於器與聲也間有能操樂器者亦據一器以求合因所聞以立解未足爲定論也夫孔子之設科與先王之立學禮與樂並重凡鼓篋入學者皆習焉以禮例樂其爲事相等可知也夫禮之意非深於學者不知而其儀易

習非拒人以所難也樂亦猶是也故求樂德樂意乃大學之事但合樂語樂音則古者自舞勺之年卽優爲之與今之俗工操弦管唱譜西人之學步伐演跳舞無異也乃東西之爲學校者隨地而有音樂中國獨缺焉是重視夫樂之難而又輕忽於樂之可置而不講夫樂與政教相通爲教科之必用其政教深者其樂深其政教淺者其樂淺其教科進者其樂學亦進今禮不能如古而知禮不可廢獨因樂不如古而置而廢之則何居乎且卽樂不足以語古苟學校之中設科而教之求其稍近

學記箋證卷三

九

雅者焉其視委於俳優任其流失送之外洋漸於歐化不猶愈乎夫禮樂者中國教育之特色而先王之所用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者也今置之不問而一任商埠之戲場女閭之歌曲操聲音之道而擅風俗之權豈不哀哉其少進者青年之學生乃心醉於教堂之風琴讚唱耶蘇之教外國學堂之音樂發揚尙武之聲所得淺而所害深流毒不知其所屆以吾觀今之樂猶古之樂孟子之言不余欺也非謂其悉同於古之樂也由淺而入深自野而入雅譬如今之教科非古之教科也而謂之



今之學校異於古之學校則非也先得其似者焉  
聞足音而喜矣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椎輪爲大輅  
之始則就今樂求之先得之聲容乃求其深遠新  
學家所謂進步改良之說也豈不可乎又曰今人  
見三百五篇之爲樂章以爲其詞文不知其始與  
今有異其詞之雅則聖人擇焉其詞之文則古今  
言語轉變者久乃見爲深且古也詩有四體其用  
之因而有別頌者歌於郊廟主聲而減詞其譜蓋  
難知也雅者主於文言用於朝廷賓燕古無雜流  
不通文字之士夫故有九能始命爲大夫以爲選

學記箋證卷三

十

格則與於社會者皆其習於雅樂者也風者采之  
於閭巷其詞非甚文今與雅頌比較可知也在當  
日語言則視之尤淺舉國無不入小學之人則無  
人不解國風之樂隨事皆有宗人詔禮隨處皆有  
樂工典樂詩之爲用至廣有樂之處皆有詩之教  
焉其爲教科卽所教之樂語也合之以律譜之於  
器童而習者易知易能也如今之聲字工尺何必  
有書乎王澤竭而詩不作詩亡而孔子存之譜爲  
樂語定爲教科意在藉樂以傳詩也而孰意後世  
乃並樂而亡乎賓公之書乃周禮大司樂一章制

氏記其鏗鏘而莫能明其意學者不由此以攷訂  
樂遂亡於漢時其後存鹿鳴四章特如鐘鼎之存  
爲古玩耳此後人重視古樂之過豈先王作樂之  
意哉無論大晟樂府呂律考原傳流之八十四調  
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上尺工凡六五一卽宮商角  
變徵徵羽變宮也因呂律之長短次敘以求之製  
爲雅詞皆可譜爲雅樂也先使學校生徒咸習樂  
語樂節自別於俗工優伶村歌梵調育詞之所爲  
腔板節奏樂之爲教已絕而復續不必其至善且  
不違言苟美而其本固已正矣然後進而求之樂

學記箋證卷三

十一

德樂意以期於克諧有倫未爲晚也就以三百五  
篇之高古熊氏琴譜尙能合以工尺而弦歌之特  
一言只合以一聲節促音斷而無板眼其於依永  
和聲上抗下墜純如釋如之法未始有合然雖有  
所不合猶得虎賁容貌尙有典型矣 本朝凌仲  
子毛西河李恕谷邱穀士猶及操器而譜按弦而  
歌逃蒼莽者見似人而喜豈不可貴乎邱穀士最  
晚出其言節奏最明於古樂之音十八九矣其引  
朱子之言疊字散聲視腔實能會通古今樂度之  
所同合乎抗墜疾徐翕純皦釋折句倨矩之旨其



發明搏拊鼓鞀之節卽今樂三拍一板之所祖皆先得我心與熊氏琴譜之見譏者異矣其書罕傳本知者益稀其譜爲文廟祀典雅樂而設具譜儀禮所用諸詩昔人見之者稱爲古樂之僅存吾則以爲新聲可由此興古樂可由此復也卽不必遠求復古而據此以訂樂律之教科譜新歌之樂語不愈於演西教之風琴效日本之軍樂乎西樂用八韻其與宮商五音二變四清之同不同吾未能深知也第其爲譜亦以一言合一韻與熊氏毛氏凌氏懸解古樂之譜比例將毋同此雖勝於中國

學記箋證卷三

十三

流俗伶工之靡靡而實未及邱氏所譜雅音之繁簡得中也詩不云乎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願以此證海內之言樂者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箋曰依讀爲愛詩載芟有依其士鄭箋云依之言愛也老子衣養萬物而不爲主釋文云河上本依作愛然則博依者博愛也論語云詩可以羣博愛者合羣之道故經解云溫柔敦厚詩教也孔子之教弟子先之以汎愛親仁卽此義也

證曰詩者史也古者以詩爲史故王制命太師陳詩

以觀民風周禮瞽矇誦詩世奠繫鼓琴瑟世奠繫者杜子春云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詩與世本皆史之事也民風政治概具於是洎乎迹熄詩亡春秋繼作於是詩與史始分然後世史之所不具者猶可籍諸家之詩以證之論者謂史爲君史而詩爲民史其義蓋近之也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雅頌者蓋三代舊有之名孔子未刪以前多至三千餘篇而存其所常用之樂者勒爲定本立之教科其思統於無邪而其義主於博愛所以感人心厚風俗也故孔子所雅言首在於詩而

學記箋證卷三

十三

其教門人小子亦莫不以學詩爲先務此中華教科之特色而國粹之所繫也吾觀希臘和墨耳二詩泰西學者至今奉爲鼻祖學校中無不童而習之者彼之珍視詩學乃至如此此真足爲我國後學愧也宋育仁曰詩亡而孔子存之以樂迨樂亡而學者存之於詩此亦原質不滅之理而聲教一綫之延不可忽也顧詩離乎樂則篇章浸盛而作用轉微然亦尙賴有此吟諷之存以發人愛國之心重人倫之想念猶不至於漸滅以盡故詩人有忠愛之稱而風俗尙有崇厚之說學者相勉猶知以鄙薄爲戒無形之文明



天然之哲學豈曰細故哉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箋曰爾雅服事也禮經所載倫常日用飲食衣服應

對進退諸事皆雜服也荀子修身篇云凡用血氣志

則勃亂提侵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治通不由禮

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和節不由

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學禮

習之既慣歸於自然故荀子云凡禮始乎稅成乎文

終乎悅

證曰孟德斯鳩之論三制也曰民主之國以德君主

學記箋證卷三

古

之國以禮專制之國以刑其於中國之所謂禮者僅

視之爲名位寵榮之物以限制其臣民而於古聖先

王制作之精心經綸天下之故童然一無所知第見

後世君主之弊政以爲中國之所謂禮者僅此而已

而遂罔罔然從而誣之彼其於吾國羣經傳記之書

未嘗寓諸目而誦諸口其瞽談而囈說之也亦固其

所吾獨私痛覲然自負通中西之學若某氏者乃亦

隨聲附和入室操戈謂君主之國極之由禮而止其

民之所以無自由者亦卽以此爲虐吾不知某氏之

所謂禮者何事所謂自由者又何事姑就禮之所易

知者言之父子主恩故制爲慈孝之禮以限制之若

廢禮自由則犯上賊恩而父子之德敗矣夫婦主別

故制爲義順之禮以限制之若廢禮自由則禽居獸

行而夫婦之德亂矣設以某氏處此其以禮爲限制

乎抑不以禮爲限制而自由乎吾不得而知之也聖

人制禮本乎天秩之自然人情之大順坊記所謂禮

以坊德是也非德之外別有所謂禮也中國之所謂

禮或者謂卽西國之所謂法不知中國之言禮實與

法有別禮者道德自然之秩序法則強民以不得不

遵所以維持乎有形之禮與無形之德而懸之爲令

學記箋證卷三

五

典者也故班固云法以輔禮德譬則心也禮譬則五

官四體也心藏於內必藉五官四體以達之故束其

身卽以存其心修其禮卽以明其德非二事也老子

以禮爲僞而有道德仁義禮刑遞降爲治之說此厭

世之言樂生之義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德其所

德非吾之所謂德也荀子曰性者本始材樸也僞者

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

美性僞合則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僞爲

字老子之所謂蓋僞所以飾性而禮所以達德古之

聖王所以宰制天下過化存神之功用胥在於此仲



弓論子桑伯子而有居簡行簡居敬行簡之分有子之論禮而有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弊故道德之自由無禮則失其自由之權限卽失其道德之本原所謂居簡行簡知和而和也孔子曰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孟子曰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此人禽之判也孟德斯鳩知德之美而不知禮德相成之事此蜀犬吠雪之喻其吠也不知雪也而聞犬之聲者乃亦猜猜然相率而吠焉是可痛也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筌曰周禮云師以道得民儒以藝得民古時教法德

學記箋證卷三

六

育與智育並重故禮少儀云士依於德游於藝孔子之教門人也亦言志道據德依仁而終之以游藝特其目不詳耳周禮有興賢興能之典能卽藝也文王世子云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管子問篇云授事以能則人上功皆興之之法也後世重德而輕藝智育之事闕焉不講故人皆不樂於從事而藝學微矣

證曰開闢之初創制顯庸大抵皆先職業教育以爲衛民養民之具故孔子繫易歷言古聖制器尙象以前民用之事逮及成周集三王之大成道藝並教興

賢與能遂底文明之極軌春秋以後學校廢弛獨齊之桓公專講職業教育遂霸天下狎王齊盟吾觀管子一書視今泰西所教職業之事無一不具其言曰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土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土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機數者天時人事之所趨赴優勝劣敗之所係而強弱

學記箋證卷三

七

存亡之交也今何時乎今何事乎環海強鄰東西相望其日謀所以蓋天下者蓋無一非職業競爭之國優者勝而劣者敗已明驗矣獨我國自秦漢以來學校之所教而習者惟日以詞章帖括之學進退天下之士以管商之術爲不足道以官禮之書爲後世所僞爲而考工記一篇甚有謂爲河間所補帖括之士相戒終身不一寓目者致使五帝三王以來所傳利用厚生之學至於今而盡失其傳而今之學者反囂然曰彼西人之所學者特形下之器耳悲夫吾不知夫吾之所謂道者又何道也庚子變法以來朝野



上下稍知藝學之足貴矣而與之無其術則樂之乏其人竊謂欲挽今日學校之弊宜先覲重職業一科日本學校規制先受普通教育而後受職業英法德三國則以分教爲主義國民欲就何等職業者卽令先受何等普通教育就學之初卽爲區而別之蓋亦所以救文科之弊也波多野貞之助曰競爭劇烈之世職業不求進步則無以爲生我用手工人用機械則人勝我用機械人用尤利之機械則人又勝此卽管子之說也故職業教育必使全國之人皆有職業上之智識職業上之精神職業上之價值而後能生存

學記箋證卷三

支

於競爭劇烈之世粵人有言曰二十世紀以後之天地鐵血競爭之時代將去而產業競爭之時代方來生計之上能占一地位與否非直一國強弱所由分卽興亡亦於此乎係焉管子所謂徧知天下而明其機數者此其時也然則職業教育顧可不汲汲哉日本嘉納治五郎云今日施教之方面當合東西爲一治而趨重於實業使人之爲學爲國家富強起見非爲科第起見則教育始可行也嗟呼苟使今之學者學藝之心如其謀科第之心則興之有其道而人不樂爲之學者乎

宋育仁曰理化之學以實業爲歸以理想爲始故西哲言理論爲實業之母也考工記爲經籍中專言藝科製造之書附於經而別名爲記世儒皆不解以爲故書有缺何間得而補之試問淹中古記逸書百篇獨無此書河間何從而得此又何以通述五官獨缺工官而河間女子適有攷工之記則其爲孔子訂禮裁篇別出取於專門之書以備冬官之式無疑也其稱爲記而不名爲經者何也經之爲文取於織之有經綫凡幾升布定有若干縷其爲緯者則無窮也故其定名爲經者與傳記不

學記箋證卷三

十九

同卽提綱之謂也藝科製造日新而不窮無從而定以爲經也顧此制器以前民用爲世界所不可缺故於刪定除其不可爲法而著其可以爲法者其於專門科學則示其提綱於經而舉其一隅於傳若樂律若投壺若射若舞若軍制步伐若六書九數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一而反三者平面開方之祕也古謂邊爲廉謂角爲隅以三隅反者謂等邊三角也卽方出於矩折矩成勾股之理也九數之學知其凡卽通其理既通其理則因數以求數因形以求積祇在演式熟之而已



故以聞一而知二爲通常之才聞一知十爲超悟之選周禮教科箸九數之名而無公式可見世或異焉此不足異也猶保氏六書以教而孔子修訂並無字書以垂後也豈得據此謂孔子設科不教人識字乎正惟其爲普通之程童而皆習君子不器無取以此爲專門名家也我朝中葉儒者稍尙古學六書九數往往專門名家以論其學未始不可稱以論其器則非通才也顧得學界之一體必有可觀者焉及其精之曲能有誠亦其次也曲之爲字古義難明曰物曲有力曰審曲面勢曲之

學記箋證卷三

三

爲言猶算家之言綫也幾何言數始於點其實點之等方微圓皆體也其扁者皆面也綫爲體積之長方割圓之一面然不得徑名爲面體也故經籍以曲爲稱凡工之事始於祿凡祿之術始於曲也故曰物曲有力人官有能又曰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也其執工業者爲曲藝乃以記業之起點爲稱非賤稱也猶之形學至微積皆可不以數學也凡藝學皆從九數推而演之理想與算數相符則據以爲準則而運之於製造故孟子亟稱藝學而括其詞曰以規矩爲方圓平直蓋法孔子

之箸述明自非專門僅言其畧也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

箋曰藏謂蘊諸心不忘也脩謂治其業不懈也

息焉

箋曰鄭注云息謂作勞休止之爲息論衡經增篇云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常此蓋身心交養之道無論材優材劣未有不如此者王充人材優尚有弛張之時董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原蠶之家其桑不茂不易之地其苗不豐惟學亦然過思傷心過勞傷

學記箋證卷三

三

力故一脩一息教者貴有一定之時也

證曰此卽教育家脩息相間之說人之用心全恃腦力腦力爲全體之機關筋肉疲則腦力衰腦力衰則心思倦昔人有言習算最耗腦力十歲至十一歲小兒算至四十分鐘卽不能勝十一歲至十二歲亦不能出四十分鐘以外心理家考求人之用心至三十分鐘卽疲腦力之關於心力如此故教授時間小憩之時萬不可少西洋各國通例尋常小學校三十分鐘一小憩高等小學校及中學校四十分鐘或五十分鐘一小憩若小學校連教數時第一時間小憩十



分第二時間十五分第三時間二十分遞次加五分  
最爲合宜日本則統以一時間小憩十分或十五分  
美國小學校八年第一第二兩年每十五分鐘一小  
憩第三第四兩年每二十分鐘一小憩以後每進兩  
年遞增五分至第八年則合三十分鐘一小憩之例  
德國小學校每五十分鐘內約小憩二三次每次約  
五分鐘不令學生外出卽於教室內運動遊戲至教  
授之時一日至多以五點鐘爲率各國學生就業德  
國自九點鐘至一點鐘止日本大率八點鐘就業天  
炎則早一時寒則遲一時要而言之脩息相間各有

學記箋證卷三

三

定時蓋使學生嚮學不倦屬其聰明而無妨其身體  
是爲教育之宗旨

遊焉

箋曰廣雅云遊戲也郭璞注莊子云遊不係也卽無  
束縛之謂

證曰泰西諸國教育最重遊戲一事英國教員以善  
與生徒遊戲者爲上遊戲不善者甚至褫職遊戲與  
體操異其目的專以活動其身與心之勢力期於精  
神愉快爲義其類有四一運用耳目多用二熟練手  
玩具三活動心意如計算猜迷  
模形之類四合羣  
如競走競跳飛  
繩秋千之類

共戲振其競勝之精神以聯社會之團體如綱引提  
戰之類  
蓋所以引伸其天賦之勢力而使之強誘掖其人事  
之知能而使之進其造端甚細而收教甚宏最爲發  
蒙之要事日本幼稚園專以遊戲爲主小學校則體  
操遊戲並行德美瑞典亦皆二者並重惟英國則以  
遊戲爲必需科體操爲隨意科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

箋曰安之言止也樂也齊語云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此安之義也學者師之所授也安其學未有  
不親其師者孔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於吾言無所

學記箋證卷三

三

不悅孟子曰若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此親之義也淮  
南子繆稱訓云同味而嗜厚膺者必其甘之者也同  
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

樂其友而信其道

箋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學問之道成於師者半成  
於友者亦半故周禮大司徒聯師儒與聯朋友並重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蓋師之分尊而友  
之情切友之言親也廣雅注漢書  
雅愛也有也相保有也釋名  
樂其友未有不信其道者荀子勸學篇云學莫便乎  
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人卽友也



證曰教育之事不徒在有方法而在有精神不徒在有課程而在有興味有精神而後能感化有興味而後能進修教者之精神與學者之精神不屬則不安學者必不能親師雖日示之方法無當也教者之興味與學者之興味不投則不樂友者必不能信道雖日督其課程無益也故精神者無形之教育興味者無上之學問也東人有言曰師生相洽如一家然父子兄弟親愛之情固結莫解而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各感化於不覺此之謂精神相貫注非言語所能喻也人之興味出於嗜好其嗜好愈深者其興味愈濃若性命然孔子所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也非躬行有得者不能知也

學記箋證卷三

三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箋曰輔卽友也不反謂不變也孔子曰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哀公問五義此不反之說也

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箋曰鄭注云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荀子勸學篇加好學遜敏卽本此脩美也善也敬孫時敏其美自至鄭謂務及時而疾其所脩之業乃來語不辭矣學

始於受領終於應用始於爲士終於爲聖人故曰厥脩乃來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

箋曰鄭注云呻吟也簡謂之畢王引之云佔讀爲筴說文曰頴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筴又曰籀書僮竹筴也廣雅曰筴籒也春秋齊陳書字子占佔並與筴同佔亦簡之類故以佔畢連文鄭謂吟誦其所視簡之文殆失之迂矣

證曰日本秋山哲藏云書也者所以益人神智也然不能立志向定目的讀書雖博亦不能應百變而成

學記箋證卷三

三

偉功蓋讀書者必求吾心與書中之意氣精神相投相合然後能掇其精液而活用之不然僅執作者之成說思想所及不出區區記載之中亦徒見其勞力疲神畢生齷齪一事無成而已所謂學界中之奴隸也淮南子曰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謬稱又訓曰內不關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原道訓故學者非貴其有讀書之分量而貴其有獨運之神明非貴其有象之勤劬而貴其無形之感召東西兩洋教育諸家皆言教人



之法先受領次理會終應用不專重記誦之學如食物然入於胃臟必思有以消化之不然不但無益而害且隨之矣荀子曰學雜志順詩書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勸學卽謂此也

多其詆言

箋曰鄭讀多其詆爲句言及于數爲句非也王引之從禮記纂言讀多其詆言爲句云釋文詆字又作許爾雅云許告也許本又作詆陳風墓門篇歌以詆之毛傳詆告也詆本又作許是詆與許通而同訓爲告也多其詆言猶云多其告語謂不待學者之自悟而

學記箋證卷三

美

強語之鄭注謂多其問難非也荀子勸學篇云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揚倬注云傲囋噪也言與戲無異或曰讀爲囋口囋囋然也囋與敖通囋卽讀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案荀子所謂傲與囋者卽此記之古字口與言多通多其詆言也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此教之之術也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

箋曰鄭注讀進而不顧其安爲句非也禮記纂言以及于數進斷句謂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也王引之云隱元年公羊傳曰及猶汲汲也爾雅曰數疾也

學記箋證

卷三

鄭注曾子問曰數讀爲速及于數進謂汲汲於求速進也案安樂也不顧其安謂祇求數進不顧學者之樂爲與否而強進之也下文苦其難而不知其益是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曾子曰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

證曰波多野貞之助云教育方法須合生徒心意心意發達有自然之秩序故教者傳授智識之時先貴受領次貴理會終貴應用受領者如觀物見形而心猶未省也必理會之理會既得乃能應用受領之法有二先豫備次提示豫備卽引說其已知者提示卽

學記箋證卷三

美

出已知而發明其未知者理會之法有二就其已知未知者比較類似令其反隅總括綱領令其知要務使教者之智識直輸入於學者之腦中學者之精神全注嚮於教者之意中如此則兩相呼應意洽心安未有不樂於從事者反是則未能受領而責其理會未能理會而責其應用是未能步而使之趨未能食而強之咽孟子所謂助長者也說苑建本篇云事無終始無務多業閻記不言無務多談蓋古之教法未有不按生徒心意之發達以爲階級者近日東西各國教育諸家所爲以研究心理學爲先務也



使人不由其誠

箋曰使令也誠實也使人不由其誠謂但令學者習其課程敷衍應酬不求心得荀子曰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勸學篇蓋令人僅在口耳之間毫無實際即所謂不由其誠也韓詩外傳云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故中庸曰誠者所以成物教人不盡其材

箋曰材才也人之質性各有所近故教育之法因材而篤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即盡其材之義也一校之中分

學記箋證卷三

无

科而教而一科之學教各不同蓋性質有高下造詣有淺深若執一己之成心施一般之方法未有能盡其材者故曰教亦多術

日本高橋作衛曰英國教育方針以養材幹爲主故不强以學術任其自由中國康熙以來多出碩儒博覽強記孜孜矻矻彈全力於圖書之間以終一世而有爲之氣日漸銷亡蓋中國之所憂不在乏學者而在乏材幹之士也若欲變此學風宜近採英國方針以養成材幹之士爲第一義也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

箋曰悖違也佛讀爲拂戾也求猶責也謂施其教者既違其方而求諸人者又拂其性上文所言是也鄭注則以施屬教者求屬學者

夫然後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

箋曰王念孫云隱病也隱其學病其學也師益我者也施之悖求之佛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弟子皆病其學之難疾其師而不知益也孔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說苑雜言篇

證曰古人之爲教也因材而異施因年而遞進由下以達上由淺以入深勿太易以生其情心勿太難以

學記箋證卷三

无

阻其進步教者神明於法之外學者鼓舞於教之中泰西教育家所謂按生徒腦力之發達以爲階級者也董仲舒曰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有又齊

時蚤晚楊倞注云齊酌齊也與劑同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

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楊倞注云耽同故力不勞而

身大成此之謂聖化春秋繁露玉杯篇聖化者精神教育是

也自秦以來承周之敝學校廢弛又遭焚坑之禍教科條目之書同歸散亡漢興網羅遺文微言大義時見於他說然學校之制一變教育之旨遂歧由茲以往學者皆出於利祿之途教育之法每下愈況



童入學之始未嘗識字卽授之以經未嘗知訓卽強之爲文脩齊治平爲大學之道參贊化育爲中庸之德名師碩儒終身研之而不能盡者也而乳臭之子麥菽始辨莫不諷誦在口據案咿唔教者以爲不易之經學者以爲求名之具本末先後逆行倒施甚者扑教橫行傷其腦氣費舍變爲理室拘禁儼若囚徒導之既不以道撫之又不以術學者有終身之苦而無一毫之益孔子所謂賊夫人之子者也夫焉有不隱焉有不疾者哉記者蓋深痛之也

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

學記箋證卷三

三

箋曰此與上文雖離師傅而不反也義正反對鄭注云速疾也學不心解則忘之易蓋學如不學雖終猶不終也

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箋曰鄭注云刑猶成也謂教之所以不成皆由於此卽上所云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

箋曰鄭注云未發情欲未生謂年十五時

案王充論衡率性篇

云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王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終以善初生意于惡終以惡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

練絲使之爲青赤也案尙書鄭君注佚王充以初案生爲十五蓋傳經家說故鄭亦以此爲十五時也禁於未發謂隨時察而禁之易之養正禮之夙絕大禮會子皆豫之謂也大凡教之之道禁於已發其立事篇

身之要也

證曰雅典儒者柏拉多嘗言養正之功首在幼稚蒙幼稚之時實作狂作聖之始基時其喜惡之天性消息而調劑之以絕其罔念而生其善心是爲教師之責任束縛而馳驟之與姑息而放任之均非教育之善者其後羅馬希沙羅昆提倫諸家尤注意於幼稚

學記箋證卷三

三

教育頗與賈誼保傳諸篇大旨相同

說苑建本篇云子年七歲父爲

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近世言教育者推演漸之以善使之早化亦此旨也

其說益爲精密皆禁於未發之義也淮南子秦族訓

云所貴乎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脉

血知病之所從生也師之善教者亦然審其病之所

從生而閑之於不及知化之於不自覺若待其既發

而始補救之則藥之力恐有不能達者故曰發然後

禁則扞格而不勝

當其可之謂時

箋曰時者上文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是也當者



無過不及之謂也鄭注云可謂年二十成人時失之隘矣

不陵節而施之謂孫

箋曰陵節卽上文所謂躐等也進不以次而學必求高故謂之陵陵越也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此自然之序故曰孫也鄭注謂不教幼者鈍者以大是也至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則非其義

證曰波多野貞之助云教者按生徒之程度適於心意之發達爲主從前教法多不注重於心意以爲學問爲人所必需不論淺深皆可教之以俟將來領會

學記箋證卷三

三

此不但於知識無關且於身體有害譬諸美物強不能食者食之期其久而自化未有不受胃病者也此不獨東亞歐洲亦然近世心理學漸明始講求教授法務合兒童之程度由簡而複由易而難今所謂新教育法者皆達此旨者也案明儒王陽明先生守仁論學亦有食傷之喻曰本佐佐木吉三郎謂兒童腦力未發達與之言高深之道德謂之望遠鏡亦妙喻也相觀而善之謂摩

箋曰相觀者一學之中互相觀法也鄭注云摩相切磋也會子曰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

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此卽相觀而善之義也荀子勸學篇之所謂漸魯詩千旌傳之所謂染說苑雜言篇之所謂湛大戴禮曾子疾病篇之所謂化皆摩之義也賈誼曰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漢書曾子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疾病篇故君子以朋友講習

證曰家庭之教育正其德行所以發達固有之特性學校之教育擴其知識所以豫備涉世之前途故合

學記箋證卷三

三

羣體明公德興實業完人格非學校不可學校之所以與家庭不同者在彼此有制裁之力薰陶漸染之功羣學者於一校之中人智我愚則知自愧人勤我怠則知自奮人賢我不肖則知自新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有奇可以共賞有疑可以共析凡此皆不能望之家庭者荀子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勸學篇善假於物者謂假於朋友善言懿行以成其學也故曰友者所以相有也大戴禮曾子制言篇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原作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故學校之所重者又在校風校風之善否則在教員管理之責不可不慎



也羅馬當時教育專注意於家庭昆提倫深不謂然以爲羣治之複雜人事之繁曠區區家庭之內必不足備天下之事物而擴其見聞且徒在家庭則將薄其自治之力與制裁之性故學校教育之制必宜擴而張之而私立之學校尤不如公立之爲善蓋所以矯羅馬一時之失也其實家庭學校二者教育皆不可闕關係於學者至重也

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箋曰教興故學興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

學記箋證卷三

三

箋曰扞格拒也史記李斯列傳而嚴家無格虜者索隱云格強扞也荀子議兵篇格者不舍楊倞注云格謂相拒捍者捍與扞同謂扞拒不相讓也故曰不勝鄭注云教不能勝其情欲是也曾子曰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立事篇

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

箋曰時過謂過其學年說苑建本篇引師曠之言謂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蓋學無窮而時有限以有限之時爲無窮之學及時學之猶恐不逮況過時乎夫學之

所以成者血氣精神爲之也血氣精神隨時爲盛衰學卽隨血氣精神爲消長故教者定以爲學之年齡課以值年之學業心意之發達視身體之發達以爲之至否則血氣精神不屬而望學之有成者未之聞也曾子曰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曾子立事篇言過時也

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

箋曰雜施卽上文所謂躐等也壞無成也亂無次也脩治也教無因材施教之施學無專門之課或一端未喻復叩以他端或一業未終更進以他業先後不以其

學記箋證卷三

三

序高下不中其程皆所謂雜施而不孫也曾子立事篇曰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故荀子曰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荀子修身篇

證曰某氏云天地之生人子之以知能卽予之以感覺知能者根於心理無所不具然必由感覺而入而又有自然之次序不可躐等以相求故教者審其知擴其能必視其發達之力導以感覺之方由淺及深由近及遠由單及複由易及難久之可以收普通之效其進而益上則才能技藝更以應國家之用而不窮凡泰西種種科學之發明未有不源於此者今之



爲教者於其知能之初發也漠不加察及其就學則舉宏深虛奧之理迫之強記而冥搜其所教者皆其心之所無故畏難而廢者竭數年之力或至一無所得其不廢者則逞異說談空理遁於荒濶無用之途問以菽麥而不知詰以尋尺而不辨蓋其弊由於不言感覺而知能發達之次序又倒行而逆施之此心理之所以日晦也泰西自倍根笛卡兒等本哲學之心得發明教授自然之序厥後法人毛塔耶尼奧人廓美紐斯專主自然之說定爲教育學之南針德人黑爾巴爾德嗣出補從來心理學家之所未備而教

學記箋證卷三

三

育科學遂益臻精密矣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箋曰道德無助謂之孤見聞不宏謂之陋鄭注云不相觀也淮南子修務訓云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櫛陋室之下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故曰親賢學問所以長德論交合友所以相致說苑建本篇子夏有離羣索居已久之過孔子有士無教交失德之箴說苑建本篇云孔子曰士無教交則失德

燕朋逆其師

箋曰鄭注云燕猶褻也燕朋者猶之言褻友也論語所謂偏僻善柔便佞之損友及羣居不義之徒是也法言曰頻頻之黨甚於鸞斯亦賊夫糧食而已周禮師氏教三行一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燕朋則非賢友矣逆師則非順行矣荀子大譽篇云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大戴禮保傳篇云左右之習反其師左右卽燕朋之謂反卽逆也鄭注謂褻其朋友非

學記箋證卷三

三

之民鄉三物爲普通之教育十二職事爲專門之教育其有不帥教者糾之以鄉八刑防之以五禮六樂又有師氏保氏詔媿諫惡以教國子司諫司救誅褻禁過以教萬民戒之以三讓三罰之條警之以移郊移遂之典當時德與智並育而賞與法兼施故比閭族黨之間姦民不得容倖民無所逞後世教法日替廢學者多然黌舍之中讀書之士尙知以德育爲本明倫爲重無敢公然冒天下之不韙而犯其君師者國家變法以來學校之徒並不知教者何心學者何事而一服西服一誦西言其心遂敢於無父無君其



言更敢於非師非聖彼其於西人所謂智者既一無所成乃並中國數千年德育之事至是亦蕩然掃地而盡此蕭牆之憂不可不早爲變計也夫學校者所以作育人才以應國家之用者也使國家增一人才隨即增一國賊則亦何貴有此學校也德人尼船曰天下無可滅之國其滅亡者皆道德之敗壞美人西列曰聰明才智盡人而有設無道德爲之箝束恐聰明才智皆誤國害人之具也是即荀子所謂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大畧說苑言惡少記言燕朋其卽此類也夫

學記箋證卷三

无

燕譬廢其學

箋曰譬讀爲辟新書作燕辟廢其學是也左氏哀七年傳辟君之執事杜注云辟陋也燕朋謂羣居燕辟謂獨處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曾子曰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曾子立事篇皆所謂燕辟廢其學也鄭注謂褻師之譬喻非是大戴禮保傅篇作宴瞻其學瞻爲譬之誤字荀子榮學篇云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爲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兩哉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案此言人居僻陋之地無師無法以教之學故力爲此而寡爲彼也

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箋曰前四者教育不得道後二者管理不得法此其所以廢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

箋曰以下皆言爲師之道就其得失而反復明之古之師範書也

證曰近日東西各國於訓練教員一事最爲先務蓋教員者國民之模範國民之性質皆自我而轉移之者也波多野貞之助云教員既以轉移國民性質爲

學記箋證卷三

无

理想則教員之責任必不止於一講室之教授而已當於國民教育方法上視爲終身之事若農夫之治田土宜教之興鋤利之時器勸之以及糞種之法殄草之方無一不備而後能田無廢土歲有成功教育之責任亦如是而已記曰知教之所由興必思所以行之知教之所由廢必思所以禁之日本所謂教員之心得也心得即章程

學記箋證卷三終

男勇數校刊



學記箋證卷四

新城王樹枏

故君子之教喻也

箋曰喻曉也明也故君子之教絕句喻也絕句言君子之教所以使人喻之也教者必使人喻之而後已不似後世之爲師者按書口授敷衍塞責教者與學者不相關切也下文皆言喻之之法

道而弗牽強而弗抑

箋曰牽牽制也抑抑勒也道之以道而弗牽制之使之自行強之以力而弗抑勒之使之自勉

學記箋證卷四

一

證曰教育家有催促生徒之法而亟應避者有二一在性急教者不能善誘以滄其靈心反頻頻催促之必至塞其思想之路一在強迫教者不知以情相感專以嚴督之法行之則緻密之思轉成恐怖之勢而思想力不復能進矣故道之必不可牽牽則受其制而失自由之性強之必不可抑抑則畏其難而灰進取之心受制則不和畏難則不易此教育家所亟宜避者也

開而弗達

箋曰開者啟其端也達者引其緒也開而弗達者舉

一使反三隅告往使知來者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

證曰教育家言啟迪生徒思想之法最忌者如一事有熟語能答者或舉半語以問之則生徒不經思想亦能答出或提出應答之全部先爲說明則生徒亦無所用其思想均非善於開者也善於開者或言本而使之推求或言果而使之求因或言此以見彼或言古以知今樊遲問仁則與之言仁問知則與之言知至於知中之仁則待其自悟孟孫問孝則與之言孝至於孝中之禮則使之自思他若子貢之問境知詩子夏之因詩知禮皆是教也論語一書孔子教人之法無一不備後世教育家無能出其範圍者既曰無隱又曰無言皆循循善誘之道也

學記箋證卷四

二

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

箋曰弗牽則不受制故和弗抑則不畏難故易弗達則不能不求其達故思

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箋曰和易以思則樂於受教故曰善喻

證曰山路一遊云教授時當使學者覺其樂而不知其苦則精神活潑志氣奮勉而獲益自易乃爲上等



教育即善喻之謂也雅典大賢索克拉的教人之法  
嘗施以二術一舉一端以爲問使人不能答而自愧  
其愚一因人含此意而不能自伸則爲之徐引而出  
之迎機而導之使人豁然而自喜其智亦善喻之流  
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  
寡

箋曰失於多則學業不精失於寡則見聞必陋春秋  
繁露玉林篇云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大並音泰二者  
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

學記箋證卷四

三

或失則易或失則止

箋曰易者易視夫學而不受範圍止者難視夫學而  
甘居退縮子路之兼人失則易也冉有之自畫失則  
止也

此四者心之莫同也

箋曰心謂學者之心心有利鈍勇怯之分故其失亦  
因人而見

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箋曰教者必真知學者之心然後能因其失而補救  
之補救之法惟有使同歸於善而已荀子曰以善先

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修身篇

證曰一校之中一門之內羣然雜處者或數十人或  
數百人其才質不齊其性情不一其品類不等其習  
尚不同爲之師者教之多則愚魯者限於才力教之  
少則聰穎者阻其進修教之卑邇則勇於學者有不  
屑就之心教之高遠則憚於學者有不可及之歎故  
近今教育諸家講求教授之法研究心理之學或先  
時記其箇性或臨時察其用心按級而施分班而教  
因材而篤教者神明於法之外學者範圍於法之中  
務使不及者可以仰而企過者可以俯而就其所以

學記箋證卷四

四

長其善而救其失者古今教法無二致也荀子曰血  
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  
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  
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涇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  
志庸衆駑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僇弃則炤之以禍  
災愚欬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  
心之術莫要得師修身篇莫要得師者蓋惟賢師爲能  
知之以施化裁之術也故教育之學不可不急講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

箋曰此以善歌喻善教也論語曰子與人歌而善必



使反之而後和之卽繼其聲也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箋曰白虎通云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效之卽繼之也故曾子立事篇云使弟猶使承嗣也董仲舒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志卽教者之志尊之而高明行之而廣大所謂繼其志也

其言也

箋曰其言謂教者之言

約而達

學記箋證卷四

五

箋曰約少也不多言也教者約言之而學者能旁通之所謂達也賜之告往知來回之間一知十是也

微而臧

箋曰微少也臧古文藏廣雅云藏深也教者微言之而學者能深究之所謂臧也子夏云富哉言乎是也

罕譬而喻

箋曰說文云譬諭也墨子小取篇云辟也者舉物而以明之也原本舉下行也字辟與譬同凡正言直言文言所不能明者則爲之旁引曲證或以淺俗之言示之卽罕譬也罕譬而能喻所謂於吾言無所不說也

可謂繼志矣

箋曰繼續也教者發其端學者竟其緒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故曰繼也約也微也罕譬也所謂發其端也達也臧也喻也所謂竟其緒也如此始可謂之繼志此教爲師之法也

證曰教師者所以傳授智識者也然教師之傳授非能取智識以畀學者不過助學者以求智識而已故學者之學道也惟自發其智識爲足恃譬諸病然藥所以助人理血氣者也斷未有枯草腐木而能生人之血氣者血氣賴人自生智識賴人自發其理一也

學記箋證卷四

六

且傳授有限而智識無窮若僅恃傳授之智識爲智識則是盲者之行道人謂之東則東人謂之西則西究不知道爲何向也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卽此志也日本嘉納校長言教育之要義有二一受領教師之訓以啟導己之智識一發揮己之智識但受領不必太多而發揮宜求盡致蓋受領時原爲應用計已能發揮則不須受領若全不受領則發揮必誤故受領貴於簡要發揮則由己擴充而光大之也譬之作文讀古人文法若但求受領而絕少發揮則作文之時必不能出古人範圍之內且必有一二



部分不及古人者蓋人有腦力宜運用使達於極靈  
乃能生新理想否則不脫陳腐而已此可悟發揮之  
宜多於受領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

箋曰學之得其法則易不得其法則難易則成才多  
故美難則成才少故惡教者不可不知也

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

箋曰學之事無所不賅教之法無所不備多方以教  
喻之謂之博喻

證曰學校之中得一學士易得一教師難得一專門

學記箋證卷四

七

之教師尙易得一普通之教師更難蓋國民普通知  
識其責任全在教師一事不知卽爲缺憾故其爲學  
不徒在精而且在博也波多野貞之助云教員爲國  
民之標準凡現世所有之學問大而政治法律細而  
動植生理悉宜考究非僅知一科或數科之相關係  
者卽爲稱職蓋講授之時旁徵博引解說繁多必博  
見博聞而後足供運用以教成完備之國民故教人  
者不可有自足之心其能發揮已之所學以授人者  
僅得十之七八精深之學必以淺理達之愈精深者  
愈宜淺近愈求淺近非愈求精深者不能蓋教人者

以深言出之猶易以淺言出之甚難初爲教員多有  
言深之弊而生徒能領悟者鮮迨學力既充經驗既  
久而後能融化貫澈以平易出之嘗觀泰西諸等學  
校其課目按教科書教者少大抵由教師隨時指授  
多取目前之切實學問推求至理蓋拘守成書囿於  
聞見學者泛覽羣籍不復求精教者僅持藍本已堪  
塞責無怪人師多而人才少也

能爲師然後能爲長

箋曰長長民者也詩皇矣克長克君鄭箋云教誨不  
倦曰長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二曰

學記箋證卷四

八

長三曰師四曰儒長在師之上而以貴得民故鄭注  
云達官之長也地官云使民興賢出使長之鄭注云  
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  
於外也荀子大畧篇云學者非必爲仕而仕者必如  
學蓋能爲師者始能爲長也

能爲長然後能爲君

箋曰儀禮喪服傳云君至尊也鄭注云天子諸侯及  
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長之所教卽君之所教也文  
王世子云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  
之謂也



證曰古之爲君者皆兼師道故書曰作之君作之師  
禮三本曰君師者治之本也後世學校廢而君師分  
孔子以布衣開師統以大學垂教開太平其學皆爲  
君之學其教即皆爲君之教蓋爲師之道必極於能  
爲君而後教之責盡而後學之事完合一國之師皆  
以君之事爲教合一國之民皆以君之事爲學如是  
則爲君者皆出於師爲學者皆通於政大學治平之  
效可立致也平田芳太郎云知行政之機關即知學  
校設立之原因維持之方法蓋教育與行政二者本  
相貫注也

學記箋證卷四

九

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

箋曰禮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  
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按太子適  
子皆有爲君之責國之俊選由司馬論辨官材蓋亦  
有君民之責者也師善則君善故慎擇之荀子大略  
篇云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  
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傳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人有  
快則法度壞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箋曰鄭注云四代虞夏殷周白虎通辟雍篇引論語

識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潛夫論讀學篇引志曰黃  
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  
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  
新序引子夏曰黃帝學于太瑱或作太真顓頊學于綠圖  
或作錄圖帝嚳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或作君壽舜學  
于務成或作務成昭禹學于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或作威  
文王學于時子思或作思武王學于號叔案白虎  
通辟雍篇韓詩外傳所言又各不同蓋當時書缺有  
間言人人殊要之五帝三王各有師承則信而可據  
者也賈子保傳諸篇詳言師教之道謂天下之命懸

學記箋證卷四

十

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殷周之所  
以長秦之所以失罔不由此故曰擇師不可不慎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

箋曰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有父子之道君臣之  
道所謂人生於三事之如一也大人作而弟子循淮南  
記論師道立則善人多故師不可以不嚴

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箋曰師以傳道者也道者爲君之道也學其道則君  
安不學其道則君危國勢之興衰生民之治亂罔不  
由此故尊師即所以尊道尊道即所以尊君也當今



之世爲之君者苟能以師道示天下若四代三王敬學尊師之制則天下之民皆將傾耳屬目而從事於學矣上好劍則士皆縵胡上好紫則人皆女服故今不患民不敬學特患君不尊道耳君能尊道民未有不知之而敬之者大學所謂其機如此也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一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

箋曰孔疏引鈞命決云暫所不臣者五謂師也三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將軍也此五者天子諸侯同之此唯云尸與師者此經本意據尊師爲重與尸相似

學記箋證卷四

十一

故特言之也案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不臣授受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也古時以墓祭爲非以尸祭爲重以天祖之尊而爲尸像之近於褻矣宜後世之不從也

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箋曰鄭注云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尙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尙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

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案鄭所見篇與今大戴禮同孔疏云詔告也雖天子至尊當告孔所據本異也授之時天子不使師北面所以尊師故也案師亦天子之臣其不使北面者重其道也師之道即君之道尊師正教天下以尊君之義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箋曰此即孟子之所謂奕秋誨二人奕也師貴善教弟子尤貴善學孔子曰進吾進止吾止非師力之所能及也鄭注云庸功也善學者師雖逸而歸功於其

學記箋證卷四

十二

師之善教不善學者師雖勞而反怨其師之不善教然天下中材多而上智下愚少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故學校者爲天下中材而設務使天下之中材同納之於軌物之中而求一無過不及之法斯則仍不在學者而在教者之善與不善也

善問者

箋曰善問者指師之問弟而言孔疏謂弟之問師非也

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既其久也相說以解不



善問者反此

箋曰易者木之疏理易析者也節目木節之堅緻者說讀如脫謂節目隨理而脫也解判也鄭注云言先易後難以漸入不善問則先難後易難者未解而易者亦失之矣故教之貴有條理也

證曰古今教育有設問之一法最足以啟發學者之智識日本教育家之言教者謂一問一答即可因此以覘學者程度之淺深高下以爲施教之方蓋善問即善教也生徒之能理會與否在於發問發問之能了解與否在於教師之善誘善誘之法不外實例與

學記箋證卷四

三

規則兩端實例即事實規則即定義也或先舉實例後講定義或先講定義後舉實例由簡以及繁由小以及大由偏以及全由粗以及精相時而施總以生徒易於理會爲要其有誤會者必令答畢以觀其結果至理不可通之處問者始乘機導之則學者自悟其非而知真理之所在然猶恐其腦力不活理會不能確實也則又有時故爲疑問或異議以擊動之使之有所驚覺以析其疑而堅其信其中有三式焉一敘述式敘述之要取生徒之腦筋所固有耳目所常接者當前問答以生其感覺之思一構成式構造之

理以層級而成教授之法亦以層級而進全體所集析爲分子明其甲分再進以乙分節節相承不使蒙混一發展式凡物之發展必有原因或由原因以推其結果或由結果以溯其原因以歸納演繹二法隨人隨事教之久之自有豁然貫通之候孔子所謂下學而上達者此也論語孟子諸書多載問答之詞循循善誘之法具見於是孔子之告子貢也先詰以多學而識而後進之以一貫之道孟子之告齊宣王也先詰以不忍人之事而後進之以王道之極功皆所謂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也

學記箋證卷四

古

善待問者

箋曰問謂弟之問師待問即答問也

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

箋曰鐘以喻教者撞鐘以喻學者鐘待撞而鳴師待問而答隨叩隨應各如其大小之分然猶不敢厭倦以阻其好問之心也故又必待其從容然後已也從容喻問者心安理得無復疑義盡其聲猶歇其聲謂不再答也孔子所謂誨人不倦者此也

證曰教員爲國民之標準凡學者所應有之事皆教



者所必有之事非博不足供取求非勤不能資啟迪淮南子繆稱訓有云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與此記撞鐘之說同爲妙論蓋如此始爲不負教員之責也教員之心性與學者相關最爲切密其至要者曰愛情曰印象師之於弟如父之於子愛之深故望之切望之切故告之殷是爲愛情教者之心適合學者之心答者之言適如問者之所欲言是爲印象然當問答之時尤必持以不倦之心耐煩之性否則問者畏而不敢復迫而不及思勢必至窒其靈心阻其進步記言待其從

學記箋證卷四

五

容然後盡其聲正謂此也

此皆進學之道也

箋曰善問善答皆進學之道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

箋曰博古不能通今溫故不能知新者謂之記問之學淮南子本經訓云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麓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晚近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

記問之學不能應用也故論者謂得經師易得人師難人師者化民成俗之師也

證曰師者教之爲長爲君所以致用也學不能致用與不學同教不能使之致用與不教同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此卽所謂記問之學不能致用也故古聖教人先之以博學審問繼之以慎思明辨而終之以篤行日本教人先之以知繼之以感而終之以意意者東人之所謂行也博不足異行爲難知不足異意爲難徒博而不良於行徒知而不適於意是無用之學也

學記箋證卷四

六

學爲無用之學師卽爲無用之師今天下世變極矣宇宙之事愈出愈奇卽應用之學愈新愈異此斷非無用之師所能勝任也淮南子曰存亡治亂非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柄而周員鑿也故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記論得其所以言者法古聖王言中之意引伸觸類以求合乎今世之所宜如此則不廢記問而亦不專恃乎記問讀一書卽得一書之用教一人卽得一人之用而師道立



矣泰東之爲師者好言學問泰西之爲師者好言才幹才幹者多聞多見諳練世情因時制宜不拘一格之謂也學問與才幹劃然分爲兩事故無才幹者雖學問足稱論者謂之不全之教育蓋必才與學兼而後教員之資格備也

某氏云人之生也有大腦有小腦即魂魄也西人譯言大腦魄大腦主悟性者也小腦主記性者也

譯言小腦佛氏言八識以眼耳鼻舌身爲前五識意爲第六識意根爲第七識第六識即小腦也第七識即大

腦小腦一成而難變大腦屢瘡而愈深故教童子者導之以悟性甚易強之以記性甚難何以故悟

學記箋證卷四

七

性主往以銳入其事順其道通通故靈記性主回

如返其事逆其道塞塞故鈍是故生而二性備者

上也若不得兼則與其強記不如其善悟蓋人之所異於物者爲其有大腦也故能悟爲人道之極

凡有記也亦求悟也爲其無所記則無以爲悟也悟贏而記絀者其所記恒足以佐其所悟之用記

贏而悟絀者蓄積雖多皆爲棄材惟其順也通也靈也故專以悟性導人者其記性亦必隨之而增

惟其逆也塞也鈍也故專以記性強人者其悟性亦必隨之而減西國之教人偏於悟性者也故觀

烹水而悟汽機觀引芥而悟重力侯失勒約翰談其所著一書即疇人之良也而自道得力乃在樹葉石子之喻中國之教人偏於記性者也故古地理古官室訓詁名物纖悉考據字字不遺而其教人則惟事苦口呆讀必求背誦而後已所得非不牢固也雖然人之姿稟英異而不善記誦者蓋有之矣吾以爲如其善記也則上口十次若二十次未有不

學記箋證卷四

六

能記者也人生五六年腦顙初合思從內從心內象腦初合形

腦筋初動宜因而導之無從而窒之就眼前事物隨手指點日教數事數年之間於尋常天地人物

之理可以盡識其崖矣其勢既順而又童子之所樂爲今舍此不務而必取其所不能解者逼之以

強記此正學記所謂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由前之說謂之導腦由後之說謂之窒腦導腦者腦日

強窒腦者腦日傷此西人之創新法製新器者所以車載斗量而中國殆幾絕也

必也其聽語乎



箋曰聽待也儀禮特牲饋食禮進聽嘏鄭注云聽猶待也聽語者謂待其問而語之其不問者不强爲之語以炫已記問之學也

力不能問然後語之

箋曰教者雖待問而語然亦有力不能問者或蔽於物而不能明或紕於詞而不能達教者度其可語然後語之亦不拘於一格也

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箋曰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證曰近日講求教育者謂教員宜有忍耐之性一事

學記箋證卷四

十九

言之未能領會俟之他事今日言之未能領會俟之異日萬不可稍涉躁急致失教育從容之旨鄭注云舍之須後卽此義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

箋曰鄭注云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爲裘言善治之家其子習見其父柔金補器故學爲裘以效之也

良弓之子必學爲箕

箋曰鄭注云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爲楊柳之箕言善爲弓之

家其子習見其父撓屈角幹故學爲箕以效之也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

箋曰鄭注云以言仍見則貫卽事易也案馬謂馬子始駕謂學駕也反之者繫馬子於車後日隨車行見之貫習而後駕之也

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箋曰三者如此爲學亦然孔子曰少成若性習慣之爲常大戴禮保傳篇漢書新書作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故有志也

證曰向讀管子小匡諸篇言教士農工商四民之法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哢其事亂爲之定民居成

學記箋證卷四

二十

民事羣萃州處且暮從事以教其子弟故能收不肅而成不勞而能之效其法蓋取其少而習不見異而遷古時教民之道未有不因其服習積貫以進之於學者故曰習與智長則切而不攘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孟子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雖日撻而求其楚不可得矣荀子曰子越戎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者教使之然也勸學篇孟子專言性而擴充之力則非習不能荀子專言習而注錯之方則離性不可故今言教育者有訓練特性之一法特性者家庭之浸潤社會之轉移境遇之感觸皆是也教者視其家所



世守性所最近者順其志而導之勉其學而進之未有不師逸而功倍者其啟迪兒童之法尤於習見習聞習知習行之事設爲多術以爲德有知育體育之基禮之所謂素成者胥是道也學者所以貴訓練也古之學者比物醜類

箋曰鄭注云醜猶比也天下之物無盡教者不能盡天下之物而教之學者亦不能盡天下之物而學之雖然物各有類比而醜之則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自有豁然貫通之候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也此學者之究竟也荀子曰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

學記箋證卷四

三

之性而無所疑止之疑與同則沒世窮年不能偏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已當爲亦不足以挾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類以務象效其人解蔽求其統類即比物醜類之事也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古聖先師教人之法舉不外此故中庸始於致曲終於有誠大學始於格物終於絜矩皆此道也記故引古之學者以終上文之意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

箋曰五聲無鼓然鼓以節五聲故弗得則不和也五色無水然水以調五色故弗得則不章也章著也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

箋曰荀子正名篇緣天官楊倞注云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趙岐注孟子云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五府孔疏謂五官爲金木水火土之官非也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修身者治五官之謂也格致誠正治之事也齊治均平治之效也故不學則不治不治則不修於是官爲具官身爲具身而人遂爲具人而家國天下亦遂爲無人之

學記箋證卷四

三

家無人之國無人之天下故孔子曰人不可以不學說范建本篇

證曰大學一書爲三代聖王相傳之舊學後世不知格物致知之要義離感而言寂離物而言心專務空談不求實際歐洲十五世紀以前諸儒爲論理之學者大半與中國相類自信根英人生於明嘉靖四十年笛卡兒法生於明萬曆康德雍正二年諸徒相踵繼起始講有形之物實科之學倍根之言格致也就五官之所感而驗之於物笛卡兒之言格致也就五官之所感而研之於心康德則集二說之大成以爲吾人智慧能



總合天地間事物之諸感覺而定其秩序者其作用有三一曰視聽之作用取宇宙古今之事物以爲學術所取資二曰考察之作用觀庶物之現象而求得其常循不易之公例三曰推理之作用推理者以我智慧之能力舉一切事物而統屬之自一理進入他理自一例進入他例層累而升以求達乎其極此即朱子卽物窮理之說而義之最爲純備者也蓋人日與五官相接相構紛來而殺列於吾前者皆物也物與物交而感覺生焉故五官者爲輸入智識之具由感而覺由覺而生知由知而生學學也者所以致其

學記箋證卷四

三

知而充其感覺之量者也今之爲學者離有形之器而求無形之道屏當前之實物而記憶已往之空文舍有用之感官而構造憑虛之智慧此格致之學所以亡於中國而興於泰西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卽康德所謂以吾人智慧中所具有之定理就事物現象以施其視聽考察推理之三作用者也東人有言曰人之五官練心之應用具也故爲實科之學者必自治五官始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箋曰鄭注云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案三代之學所

以明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孔子本三代之制以倫理定爲宗教以宗教施爲政事萬化之本始於親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而其效極於於變時雍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師者教以親親之道者也故弗得不親此總結通章教學之義言人必資學學必賴師罕譬喻之以見師範教育之爲國急務也

萬斯同師服議云檀弓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吾讀禮至此竊歎記禮者之失言

學記箋證卷四

三

也夫父之服子以期爲宗子爲長子三年其餘則長子與衆子均齊衰期年子之服父以斬若是乎父之爲子與子之爲父其禮原有不同也夫子之於門人可以無服而門人之於夫子亦可以無服乎倘謂師不服弟而弟亦不可服師則父服子以期者子亦將服之以期乎愚謂情若父子可也因師無服而弟亦無服則不可也禮又言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夫喪莫重夫首絰既加絰則必用素弁矣旣素弁則必用疑衰矣凡此非喪服而何而何以云無服也孟子亦言三年之外門人治



任將歸相嚮而哭彼三年之中既羣聚於廬內豈以吉服相對乎知其必有服無疑也而子貢乃更築室獨居三年始返彼隆於師誼如此豈肯創爲無服之說以薄待其師邪喪父無服之言必記禮者失其真而非子貢實有是言也乃自檀弓載此說後之論師服者率以此爲據紛紛之論皆謂不當制服則皆此說有以啟之也夫朋友麻之文載在儀禮聖門弟子豈有不知者而謂其待夫子反不若朋友哉吾固以爲非子貢之言也杭世駿曰自檀弓心喪之制定於是門人之於夫子若喪父

學記箋證卷四

五

而無服然猶羣居則經漢夏侯勝死竇太后爲制服以答師傅之恩而東漢風俗遂爲制杖同之於父甚且有表師喪而去官若延篤孔昱李膺見范史宣度見風俗通劉焉王朗見三國志其較著者也而應邵嘗譏之至晉定新禮從摯虞之議謂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或有廢與悔吝生焉於是無服之制相沿至今未之有易甚乎虞之教人以薄也師者匠成我以進德修業者也於其死而等諸塗之人在人情爲寡恩在禮制爲闕典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以之幾聖學較儒術固不可同日語然

向者既有北面之義民生於三而事如一教不同而倫則同爲制服以厚俗也若謂其淺教暫學而豫申廢與悔吝之說澆季末俗將遂有逆師畔教藉口實於摯虞之義而傳道受業解惑之儒竟至甘受菲薄而莫能以師道自立者故吾之議謂師死不可以不制服其制奈何弔服如麻三月除之此魏王肅鄭稱之禮也弔服如麻旣葬除之此宋庾蔚之之禮也禮大夫三月而葬春秋疏云踰月亦三月也此五服之總也其服奈何朱子之喪門人用總麻深衣而布緣何北山之喪王魯齋定議

學記箋證卷四

五

元冠端武加帛深衣布帶加葛經履全仁山易之爲元冠加帛經帶方履今可仿其意而變通之元冠經帶可也三月不宴不聽樂三年心喪樹柎案禮言事父事君事師皆三年之喪而制則不同所以示分別也心喪者中心喪也旣曰心喪必爲無服且記言師無當於五服則五服之內無師明矣子貢之說不誣也晉宋齊陳之時議理者謂凡厭於尊而不得申三年之喪則定爲心喪又稱心制師之恩義雖同於君父而服君父之喪究有所嫌禮所以別嫌明微故父在爲母服期子之於父母



其恩義之同無所軒輊也而嫌於侵尊故降爲期而仍終心喪三年之制人之於師亦猶是也白虎通謂師弟有朋友父子君臣三者之道道同而所以盡其道者則不同故師與朋友皆心喪郭有道碑朋友服心喪期者二十四人友視兄弟師視君父其類一也聖人緣情制禮義各有當而又以防夫淺教之師暫學之徒若摯虞所議者故定爲心喪之制心之云者心之哀敬與否人不得而知也所以杜後世師弟之爭也此聖人之微意也不然若子貢者且爲孔子六年喪矣服云乎哉

學記箋證卷四

三

君子曰大德不官

箋曰荀子解蔽篇云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楊倞注云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案周禮以世事教能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謂專一官也鄭注謂君非是

大道不器

箋曰形上謂道形下謂器道全而器偏器猶官也官爲治事之官器爲操事之器論語曰君子不器而又曰及其使人也器之此其所以爲大也  
證曰一官一器爲人用者也大德大道用人者也孟

子之稱舜曰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秦誓之稱一介臣曰斷斷兮無他技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此大德大道之作用也不官而能官衆官不器而能器衆器故天下之官皆爲其官天下之器皆爲其器此曠世而不一見者也蓋學校者爲中材設孔子所謂三代之英孟子所謂五百年之名世非盡教育之力也故學校之中造一官一器之人易得不官不器之人難其大較也荀子解蔽篇云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楊

學記箋證卷四

天

注云皆蔽於一技精於物者也有人也不能此三技故不可爲師長也精於物者也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楊倞注云謂能一物若農賈之屬精於道者兼物物兼治各物其一物者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楊倞注云壹於道也助考謂兼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治也則萬物官矣楊倞注云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此言官與不官器與不器之別也淮南子曰聖人漠然無爲而無不爲澹然無治而無不治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高誘注云然猶宜故日月五星不易次也而天並運之以成世工虞水火不兼官也而帝並用之



以成治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不同科也而聖人並育之以成材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名者官與器之可名者也不官不器故無能名無所成名耳烏虜此其所以爲大歟大信不約大時不齊

箋曰化民成俗之道以信爲體以時爲用大信者師與弟相孚以性君與民相見以心故曰不約不約之約乃更堅於約也大時者生與殺因物而施裁與傾因材而篤故曰不齊不齊之齊乃更妙於齊也此四

學記箋證卷四

元

者惟聖人能之學校之中能造常才不能造非常之才能教大學不能教大而化之之學此學之終極下文所謂海是也

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箋曰聖非生而知之者也滙衆學以成聖猶滙羣河以成海河者海之本也故曰先河而後海聖不易幾而學則可勉能察於此則有志於務本之學矣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箋曰源委者河之源委也或源也或委也謂或祭其

源或祭其委也海非一河之水所能成聖非一科之學所能致故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雖然河爲海之本無本則無末故始乎河終乎海始乎士終乎聖人三王之祭川先河後海示人以務本之意也案自君子曰以下一節言學之事以至於聖人爲究境而教者則必循次第以施之所謂盈科而後進也至其能至聖與否則視乎其人非盡學校之教育也教者惟教之務本而已

證曰烏虜百世而下吾不得而知之矣若夫百世以上吾所誦之書吾所知之人未見有若孔子者也吾

學記箋證卷四

三

洲之外吾不得而知之矣若夫五洲以內吾所誦之

書吾所知之人未見有若孔子者也當時門弟子及

世之賢士大夫若顏淵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尼

日月也又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

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遠也自生

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又曰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有若民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宰我以子觀於夫子

曾子江漢以濯之之徒儀封人天將以夫楚狂接輿

鳳兮達巷黨人而無所成名之輩其所論孔子者備矣而子思作中庸一篇專用昭明聖祖之德一則

曰至誠再則曰至聖極陳其參贊化育之德祖述憲



章上律下襲之功其所謂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者皆爲孔子之實錄而孟子則以一言蔽之曰孔子之謂集大成自是而孔子之聖乃益彰而孔子之名乃益大降及後世諸子百家之說羣書傳記之文或窺一斑或得一體卒未有能測其底蘊出其範圍者帝者得之而帝王者得之而王賢者得之而賢聖者得之而聖誠所謂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然而孔子非無本之學也其言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

學記箋證卷四

三

矣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而又自述其十五以至七十學年之次第下學上達之實功其自學如是也其教人亦如是也其人之能至於聖亦如是學如是教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設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卽務本之教也然人之能者卒不得一二觀者何也孟子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是非教者之所能強也吾故曰百世以上五洲以內未嘗見有若孔子者也後世學者智慮所及程度

所至去聖遼遠往往喜道諸子百家之說羣書傳記之文以炫博當世下至今日學者驚見外來之科學則又以諸子百家羣書傳記之所未道聖人之所不知其自號爲通人者旣於孔子之至德要道一無所窺而微言大義之包宇宙通古今者又復習焉不察說焉不詳漫以爲簡畧不足應用於世此皆叔孫武叔之見子貢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中庸曰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吾意數傳而後孔子之道必有洋溢中國施及蠻貊而目覩同軌同文同倫之盛者何也孔子之道爲五洲

學記箋證卷四

三

百世所共由之道由其道則由升平世而太平世而大同世不由其道則人與國不能一日自立於天下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者也







廖平

明黃道周坊記集傳提要云自序聖人之坊記莫大於春秋故其書以坊記爲經而每章之下皆臚舉春秋事迹以證意存鑒戒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原其亂之所由生究其禍之所由極頗爲剴切云云按春秋時代由禽獸進于野人大約與今海外程度相同孔子撥亂反正作禮經以引進之所以用夏變夷爲禮以教人使人自知別于禽獸如用之則晉從先遺者也由秦漢至今二千餘年驗小推大二十二行省人倫禮教決隨入神至聖之賜也自歐化東行一二喜新之士乃欲用夷變夏所謂以舊坊爲無用而棄之正爲今世言之故仿黃氏之意再解此書用進化說獨尊孔經以撥全球之亂推禮教于外人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禮教國

## 坊記新解

不聞于中國一隅也癸丑冬至庚子自序

坊記新解 序 序例

坊記新解序例

大戴記禮察篇小戴經解篇史記禮書同有 孔子曰君子之道初爲禽獸野人進之以君下  
營猶防與孔子嚴亂反夫禮之塞下野人以亂之所從生也前爲亂春秋以  
世猶防之塞如今欲廢禮用水之所從來也洪水狂瀾將故以舊  
防爲無用而壞之者有非聖賢廢之也言故凡昌禮專家亦以禮  
經從此無必有水敗防自招水禍以舊禮中國已服習二爲無所  
用而去之者所謂新法必有亂患外國諸亂譯書諱言時有流俗亦  
同吾國春秋故婚姻之禮廢狂吠之言則夫婦之道苦非別男女無  
異夫婦而淫辟之罪多矣禮最重夫婦故經以居首○夫男女  
之鄉飲酒之禮廢此論語鄉人飲酒禮後代通行之則長幼之  
序失爲鄉人飲酒乃向尚而爭鬪之獄繁矣張羅時代專言  
壯○長幼聘射經解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無君當專主而盛  
老之倫

步記新解

盜之敗起矣中國未有聘觀之先列強紛爭春秋立一王法以統  
就言不繼獨立則禍亂其中國之往事即世界之將來論○君  
日告諸往而知來者若謀世界統一非終終何以勝之  
 之喪祭之禮廢海外所無今則臣子之恩薄命之說而倍死  
 忘生父子如同路人此外人通例之徒眾矣告以天爲父禮經曰  
此也○父子凡人之知能見已然遇不能見將然微知善能知未  
 來禮者禁將然之前如坊記所記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刑罰以  
 不肖倫理經驗未備是非是故法之用易見中人以下而禮之所  
 爲生難知也中人以上宜乎用若夫慶賞以勸善者爲善刑罰以  
 懲惡人貪惡者爲惡先王法古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  
 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註天地四時爲經說大綱所爾  
 臣願不用哉民猶有云云是也則以刑罰處之所罰則以強然  
 如曰禮云禮云猶言禮之詞費絕遠於未萌有儀而起敬於微眇



無形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夫王也治天下戶戶而實之  
可勝其也是故因人之情而為之儀又以其樂之禮作其孝以  
日禮於死者尚不忘也況生者乎禮於他人之長而不知其  
則以孝則不子者掩其不可化也後從而刑之禮行於上孔子  
則四論之內無刑民矣故曰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  
曰謹訟吾猶人也則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又禮記經解云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  
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  
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  
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  
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  
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  
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  
坊記新解 主

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  
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  
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  
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  
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  
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  
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  
矣聘問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  
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  
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  
謂也

春秋繁露度制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  
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聖  
者則於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  
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  
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  
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  
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  
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外言皆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  
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  
坐犬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  
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上齒故已有大者  
坊記新解 四

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  
故明聖者象天所為為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  
民爭利業乃天理也

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寢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  
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嚴隄防之類也  
謂之度制謂之禮節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黨有序  
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擗服有庸誰敢弗讓敢  
不敬應此之謂也

凡衣裳之生也為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為益  
肌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亟行使  
化易成為治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  
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倫



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也今欲以亂爲治以貧爲富非反之度制不可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大夫衣縹士不以燕庶人衣縵此其大畧也海外等之別游學者宗之不知此義者也質者天所爲也文者地所爲也人所爲謂之禮禮者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也以救其亂未隄者水之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藝文類聚三十

坊記新解

幸

坊記鄭目錄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公孫尼子見周書青黎志取

子言之此子爲先師據沈約爲子思君子之道是孔子辟則坊與

反在焉坊民在野上同之所不足者也不足謂不足于禮故善坊

以爲大爲之坊坊爲水陸以水爲高下設坊地勢之爲止亂表則

民猶踰之坊坊爲水陸以水爲高下設坊地勢之爲止亂表則

以坊德道之以德刑以坊淫道之以德刑以坊淫道之以德刑以坊淫

也以坊欲欲謂利力征奪

子云下引先師說小人貧斯約窮斯約小人貧斯約窮斯約小人貧斯約

安貧約驕斯亂德不能處境無禮者野人無禮因人之情而作非由

至而爲之節文辨其卑卑以爲民坊者也言之以太湯故聖人之制富貴

也海外流弊聖人定制雖不能進化貧富爲一然不平之中豈有

坊記新解 坪地故有地使民富不足以驕驕如下章貧不至於約并田貧者貴

不嫌嫌於上上嫌嫌於下故亂益亡則止亂均平○註此節文者謂農

命之級也嫌嫌之作嫌嫌之事須有法度不足至驕也貧者制農田百畝

丈尺租豆衣服之事須有法度不足至驕也貧者制農田百畝

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復恨君于己也益士之屬也亡無也爲亂之道

者從可相也

子云貧而好樂上章而衍富而好禮禮以衆諸侯地而以寧者

邦天下三萬里其幾矣幾讀爲周禮九畿之畿帝用詩云民之

貪亂窮內強食寧寧制在十四等爲茶毒謂夷故制國以上不

過千乘一十六里三百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方百里孟獻

子伯三卿千乘三百里以此坊民以此諸侯備大夫諸侯猶有畔者

分之各百里百里里其六十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

列國○成國之賦千乘千乘里其六十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

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



子云夫禮者曲禮所以章疑別微春秋之法名器不可以爲民坊  
 者也海外之民質樸于文上下衣服宮室文物器械不以爲民坊  
 貴賤有等海外落齒衣服有別衣服別等朝廷有位海外不言南  
 下視則民有所讓而企之○注位朝位也劉氏臺拱曰子云  
 一統大天指日系無二日一行星土球言無二王讀爲皇三皇統  
 之王則有家無二主其臣稱爲主尊如春秋天無二上以一王  
 九州之內無二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二字名辭不惟野人有君臣  
 各有主春秋不稱楚越當作之王喪禮君請不稱天王乃稱天  
 于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  
 稱議侯不言天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諸侯  
 也此皆爲使日從惑不知孰者尊也周禮曰主友之譽視從父  
 葬也若書葬則稱葬某王葬王之名故不書葬詩云相彼豈旦尚  
 猶忠之注豈日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思其反豈

## 坊記新解

也此通詩也言夜是闇時此鳥意欲反夜而爲旦猶若臣之有情欲反下而爲上也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  
在市同服爾陳可大曰不同車遠害也與異姓同車不同服  
之禍常起於同姓故與異姓同市則不嫌  
耳示民不嫌也必與主異面以此坊民中國之民得此坊而  
以溫補清通之藥發之父子相傳高仲述繼至於二千餘年  
病狀已久消滅無餘路可尋或反性此等藥味爲基用之品皆以  
其坊爲無用而棄之民得見故謂之冥冥在下都街牆小推  
天之法由儒者九州推之至于人之所不觀此由中國以推海外  
而王制以推周禮之法也中外進化程度本如人物羣衆老之皆  
形彼此莫相同凡勞羣之衆能皆爲老大所必經不能聚方傑同  
能出乎範圍中國舊服之古方久已無用海外此病能聚方傑同  
病相換轉以持服該皮色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弑君代立  
變國者定當益省也  
 子云君子文明是化典章辭貴不辭賤不爭辭富不辭貧不爭則  
子云君子  
亂益亡  
立坊以教之坊立而水患止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  
軍使人浮於食

乎奪之禍矣故亂益亡夫禮典之無餘不害爲賢者子云  
 伐檀之素餐君子所不爲浮與行浮於名之浮同  
 酒豆肉讓養口以而受惡民此則老猶犯齒雖立少長之  
 之上朝廷讓而坐下貴者坐賤者下而不民猶犯貴朝廷之  
 位讓而就賤如王南面三公則北嚮明通廟廟民猶犯君侯引嫌疑猶  
 云此皆斷章之民外之無良相怨一方行多惡故利而受爵不讓加  
 於己斯亡正義詩小雅節弓之篇言小人在朝共相怨恨各在一  
 須臾也方性夫曰禮六十以邊豆有加故薦酒豆肉以犯齒言三  
 命不齒席於尊東故祫席之上以犯貴言旅人不得以其戚戚  
 故朝廷之位以犯君言禮以臥  
 者爲狂生者爲席合言之一也

坊記新解

貴生而賤死凡中外利祿如戰陳論先死者急封而後生

分之以性命則民不借人死情難先亡者德澤在民遷徙他職而後  
 存者存與亡先後同有功德者則民可以託存信王氏念孫曰不借謂  
 不借死者而棄其老弱所謂上恤孤而民不倍可以託謂可以詩  
 大事相託下文民猶借死而棄無告觀鄭注云云正與此相反詩  
 云經曰先君死之思之以畜寡人之意以此坊民野人草  
 無鬼之論以鬼民已坊之民爲中國未坊之民爲海外坊者何禮  
 神有知坊之義也禮義非由外設由心而生中土樹德中歲  
 陸存五大州之先如四第之長兄故文明占地球之先草昧之初  
 專急生活程度弱稚難與爲言此孔子所以不生於堯舜三代之  
 時者大以其時人民程度尙未足與言禮義也至于春秋時代飽食  
 暖衣大政與今西人等孔乃降生以立經教先統三千聖設爲小  
 標本故中國當時之民可以由言禮義乃與之言禮義至于今三  
 年初由魯衛以推九州由九州以推外藩由外藩以推海外泰將  
 浮海正其時也此猶借死之凡言猶者即其本象民俗皆借死而  
 民蓋謂海外耳猶借死之以鬼神說而利令習昏反其故常而  
 號無告孟子窮民無告

子云有國家者以壤澤之世落侯紂爭和已批貴人七而賤祿



子云

王不酌

重  
而中  
天腐

于云書

新

東誠不欺

過則稱

則重  
不也  
在易

不遇司

君臣以

國冠于野之

虛而虛

1

一六九

子云善

經說  
凡詳  
例孝

後得素

也非子

坊記新

言可

宗云序

費  
問  
世  
前

喪期以  
官父死

世位之

爲三世

用

**1**



此所謂不倍陳可大曰一說念當作忘聽從而不忘語意正與此同  
王氏念孫曰一說念也忘與念義相近謂久而不忘也大意謂  
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勿怠勿怠勿怠勿怠勿怠勿怠  
也王氏引之曰高誘注淮南精神篇勞勞也此承上徵諫不倍而  
言諫而不人怨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孝子但心憂之而不怨其  
也詩云孝子不匱是大雅既醉美成王告太平之詩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黨謂父族母族族類而尤以兄弟  
或與極力反對之兄弟則在若有若之之開經創立家學故重孝  
道父母之所愛敬亦愛敬之至于犬馬畜然而況于故君子因睦  
人子而況于兄弟乎故由孝以推之而各得其所也故君子因睦  
以台族同宗合族姓氏之學西人所畧詩云此令兄弟如路人兄弟  
進以此綽綽有裕以成其家如外不善者交相為痛兄弟以

子云於父之執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注父之執志同者也其乘其車車差遠於身者也謂令與已位  
等止義若尊卑雖絕不可以同車服方性夫曰於父之執猶且如  
坊記新解

此則孝之所及廣矣故曰以廣孝也  
子云小人謂化所皆能養其親凡野人不養老人君子責其在  
一不止不敬義隆進者何以辨此孝分等級之說  
子云父子不同位等注同位尊卑以厚敬也申子之孝謂有孫則與  
宮而居則訂禮以後之小別而敬傳秦國有夷狄風父子同居男  
女無別則同居當為異居蓋秦當時如今海外父子不相收養男  
女成定已後則同居如父子異居者乃使父子同居其不孝則  
不親養定禮以後則同居如父子異居者乃使父子同居其不孝則

思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則君先也忝辱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  
也○海外無家學有名無姓與單于同姓立家學乃詳論其  
言從氏祖宗從中國者或顧仿中國急引長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文詳言孝不言慈言孝對三綱者言慈不  
非立坊則道不明也閨門之內恩義以內戲而不欺不欺不欺  
此坊民中外之俗其愛子女之心理同外人則民猶有薄於孝俗

原姓姓之而厚於慈也如斯言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上親老而○子孫民聽天  
子云祭祀之禮祭之有尸也事死如事生宗廟之有主也  
示民有事也事死如事生修宗廟敬祭事教民追孝也追孝以此坊  
民坊民猶忘其親時主喪於宗廟之內故曰尸祭言有尸祭之  
言有主也事死如事生事死如事生事死如事生事死如事生

子云敬則用祭器各則用之謂祭器也祭器之屬也故君子  
不以非之穀廢禮不以美沒禮禮言不可以其美而不及禮而不行  
之是不敬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饋主人主人不親饋則客不  
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君子多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祭之禴祭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

坊記新解  
坊立則功凡民謂云云皆謂秦漢以下者春秋則尚無坊不言水  
災且大言之則地無形謂三十六民不指海外而言中國古有木  
想坊而得教以今日言舊坊幾于無用尋思去之海外之民有木  
想坊而得教以今日言舊坊幾于無用尋思去之海外之民有木  
想坊而得教以今日言舊坊幾于無用尋思去之海外之民有木

子云無經初創以示教也七日戒戒者三日齊齊承一人焉  
以為尸立尸過之者趨走以敬敬也注戒謂散齊禮酒禮在室  
室最醴酒在堂次酒澄酒在下堂下酒在示民不淫也○酒食  
也澄酒也三酒尸飲三厭賓飲一厭以示民有上下也注上下  
尚賢不尚味主人上賓厭尸乃因其酒肉聚其宗族族以教以教民睦也注

至而厭酒之威有尊卑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尸於室中者  
土人主婦也待事於堂上者長賓長兄弟也觀禮於下者  
者風賓兄弟也待事於堂上者長賓長兄弟也觀禮於下者  
卒度笑語卒獲注卒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闕下小斂于



子諸侯之子天子如子天子之天子板六合以內四海之內素阿所謂無客禮諸侯雖自主封地

觀過非男女以恐男女之無別也重男女之會所以以此坊民  
則可相結然恐男女之會所以以此坊民







戴東原溪水解原稟

朱筆旁注後評為如惜抱手筆







淡衣解

鄭康成目録曰淡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孔穎達正義曰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淡衣衣裳相連被體淡邃故謂之淡衣

玉藻篇曰淡衣三祛起魚切

鄭康成注曰三祛者謂要中之數也祛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正義曰祛謂袂末言淡衣之廣三倍於袂末震按淡衣用布六幅為裳裁之為十幅凡布幅廣二尺二寸古者一尺於今尺六寸而贏以四幅正裁之為廣尺一寸者八幅每幅兩



邊各減一寸為縫可計者幅廣九寸八幅雷裳之前  
後通七尺二寸當裳之前後故即是為要中圍數。

縫逢音齊音倍要切一遙

注曰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正義曰  
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  
要中之廣震按裳下緝謂之齊宜寬於要中所以便  
步趨前後裳既用布四幅正裁為八得要中之圍七  
尺二寸又以布二幅交裂裂利之為四果為削幅一端廣  
二寸一端廣二尺乃以廣二寸之一端置在上與要  
縫齊其二寸兩邊連合為縫適足故不入圍數以廣

玉藻篇曰浹衣三祛縫齊倍要祛起魚反縫音逢本又作齋



二尺之一端置在下與齊齊每幅兩邊亦各去一寸  
為縫可計者尺八寸加於齊廣四幅當裳之左右亦  
共七尺二寸併於裳正幅凡得齊圍一丈四尺四寸  
倍於要圍也

正義曰案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  
寸一幅破為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  
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比寬頭嚮  
下狹頭嚮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為七尺二  
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為一丈四尺四寸  
震按正義者八幅交解而成者四幅穎達誤以為



十二幅竝交解而成。如此縫合之。則布縷皆衰。行錯亂。不相整比。其幅之上下六寸。尺二寸者。悉衰角相倚。高下參差。難以計數。且翦除而棄者必多。衣之不完而費。又弗善。莫過此矣。蓋臆說也。

衽當旁

注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震按削幅在裳旁。謂之衽裳。前後正幅八。不交裂。所交裂惟當旁之削幅四。淡衣衽屬裳。殺而上。縫合之。他服衽屬衣。殺而下。垂放之。



形制不同其為在旁交裂之幅則同古者小要亦名  
衽漢時謂之小要鄭氏注檀弓云衽今俗呼銀錠楔皆取  
其形之相似

正義曰衽謂裳之交接之處當身之畔震按此說  
是也裳之交接之處當作裳前後交接之處乃明  
又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者裳幅下廣尺二寸上  
闊六寸狹頭嚮上交裂一幅而為之震按十二幅  
非皆交裂而成惟當旁四削幅交裂者名衽故鄭  
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言所交裂則專指四削  
幅以別於八正幅不知裂穎達誤以為十二幅皆



禮記

三

名衽皆交裂爲之由未解曉鄭注所字

又曰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者皇氏云言

凡衽非一之辭非獨淡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

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淡衣之衽寬

頭在下狹頭在上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淡衣

與喪服相對爲小要兩旁皆有此衽熊氏大意與

皇氏同或殺而下謂朝祭之服取云衽屬衣則垂

而放之者謂喪服及熊氏朝祭之衽云屬裳則縫

之以合前後者謂淡衣之衽云上下相變者上體

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

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唯裳  
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  
衽掩之用布交裂寬頭在上  
合縫之袂頭在下如燕尾之  
形即喪服衽寬有五寸是心  
此衽之殺而下者之陰衣之衽  
衽之殺而上者之

衽之殺而下者之陰衣之衽  
衽之殺而上者之



縫而合之。今刪定。淡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  
餘服相對爲衽。何以知之。淡衣衣下屬幅而下。裳  
下屬幅而上。相對爲衽。鄭注淡衣鈎邊。今之曲裾  
則宜兩邊而有也。但此等無文言之。且從先儒之  
義。震按引皇氏熊氏之說是也。今刪定已下皆非。  
鄭注假他服推廣言之。以名衽之屬衣屬裳不同。  
非謂上下相對始得名衽也。曲裾因古衽開闔而  
設。以爲宜兩邊而有。其語尤不分曉。

袂可以回肘。

注曰。二尺二寸之節。正義曰。袂上下之廣二尺二寸。

袂之

日



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震按此言袂屬幅於衣當掖下殺削之度。淡衣篇曰格之高下可以運肘。又曰袂圓以應規皆謂此。

長中繼揜尺。

注曰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褰矣。淡衣則緣而已。正義曰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揜餘一尺。震按淡衣之袂短反詘之厯及肘長衣中衣袂外更續一尺明淡衣不更續也。

袷二寸。

注曰曲領也。震按其廣二寸橫曲擁頸而不下垂。



祛尺二寸

注曰袂口也。震按鄭注儀禮云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

緣廣

公曠切寸半

注曰飾邊也。

深衣篇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

注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援神契云象鼻必卷長也。曲曲也。正義曰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

深衣解



孔氏云陽帶曲裾而連衣者何唐  
時朝服有曲裾  
鄭氏不言左續右者鈎邊者衣  
裳自左掩右左可連右不可連其  
事易明故不必言左右也

有曲裾揜之與相連無異震按裳左衽前後連屬故  
曰續衽而右衽前後不得連屬以便開闔因設曲裾  
於內鈎揜邊際故曰鈎邊俗呼裏裾是也以其藏  
右衽內不與要圍齊圍通計是以不在十二幅之數  
正義曰衽謂淡衣之裳以下闕上狹謂之為衽接  
續此衽而鈎其旁邊即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  
者是也震按鄭注明云衽在裳旁者也與玉藻衽  
當旁合穎達溷以為謂淡衣之裳何與衽者削幅  
在兩旁之名非徒以下闕上狹而名接續此衽已  
下語亦不分曉



又曰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  
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  
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  
衽悉當旁也震按此條衽當旁者云似指玉藻今  
云衽當旁者云云似指鄭注衽在裳旁者也一語  
穎達之意以裳幅皆名衽裳有十二幅爲十二衽  
故言前後左右皆有衽宜其讀玉藻衽當旁深衣  
續衽鉤邊扞格不能通也

要縫

扶用切

半下

注曰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震按玉藻云

深衣



縫齊倍要。此云要縫半下。互文也。凡三分而減其一。則存二分三分而益之以一。則成四分。古九數倍半之。祿如是。

正義曰。凡布廣二尺二寸四寸為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分為六寸。減此六寸以益於下。是下二幅有二尺四寸。上二幅有一尺二寸。故云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震按鄭注統言要中與下齊倍半之祿耳。非就每幅言。穎達以為十二幅皆交裂而成。正由此處誤會其意。

祿本亦作各之高下可以運肘。



注曰肘不能不出入格衣袂當掖下之縫也震按掖下謂之格故衣袂當掖下之縫亦曰格格高則內窄格下則內寬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注曰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為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已前尺二寸

正義曰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為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闊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

深衣解

深衣解



一寸也

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震按正義又云。純袂則是緣其袂口。非口外更有緣。此處乃於袂口外計緣寸半。自相矛盾矣。

帶下毋厭

切於甲

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注曰。當骨。緩急難為中也。正義曰。此深衣帶。下於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已下四尺五寸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



注曰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

正義曰深衣其幅有六每幅交解爲二是十二幅也震按六幅之分爲十二四幅正義二幅交裂而上下之殺在其中故鄭注止云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不云每幅交解之以幅有交解有不交解也每幅交解爲二之言誤

袂圓以應規

注曰謂胡下也震按胡下卽袂當脽處陸德明云下垂曰胡

曲袷如矩以應方

長衣







其義也。故易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息亮切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注曰：行舉手謂揖讓。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或仰，則心有異志者，與浹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已上，浹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浹衣而已。

具父母大

音泰

父母衣純以緇。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

足之

乙



衣之右邊與襟常以右畔及下邊  
皆有緣若以左畔為緣袂緣亦  
常皆廣各半寸

衣純以素

注曰續畫文也三十已下無父稱孤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注曰緣緇也

鄭注儀禮云飾裳在下曰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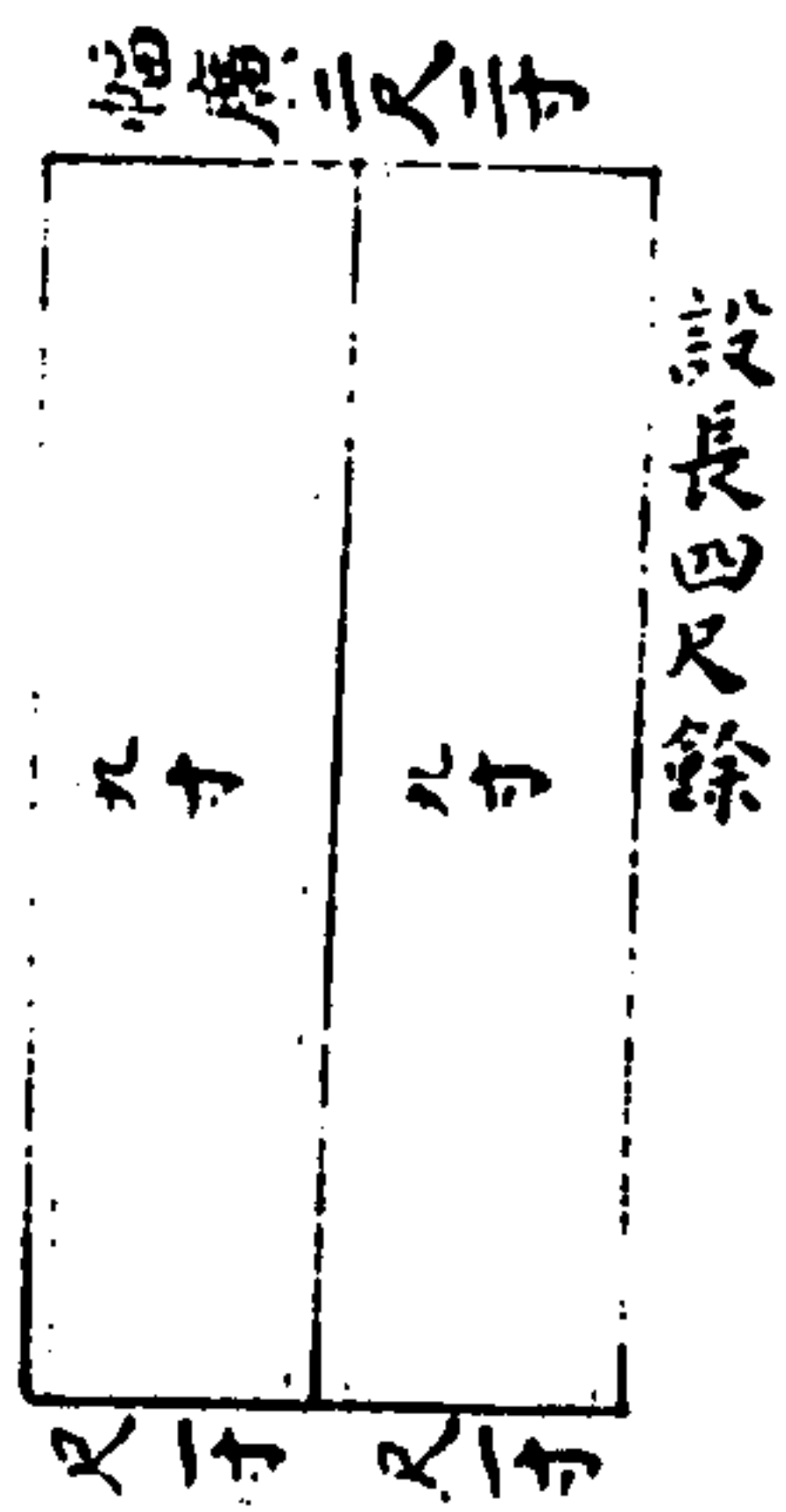
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

寸震按純袂與緇謂袂口及裳下純邊謂衣裳揜右

之側緣當為緇字之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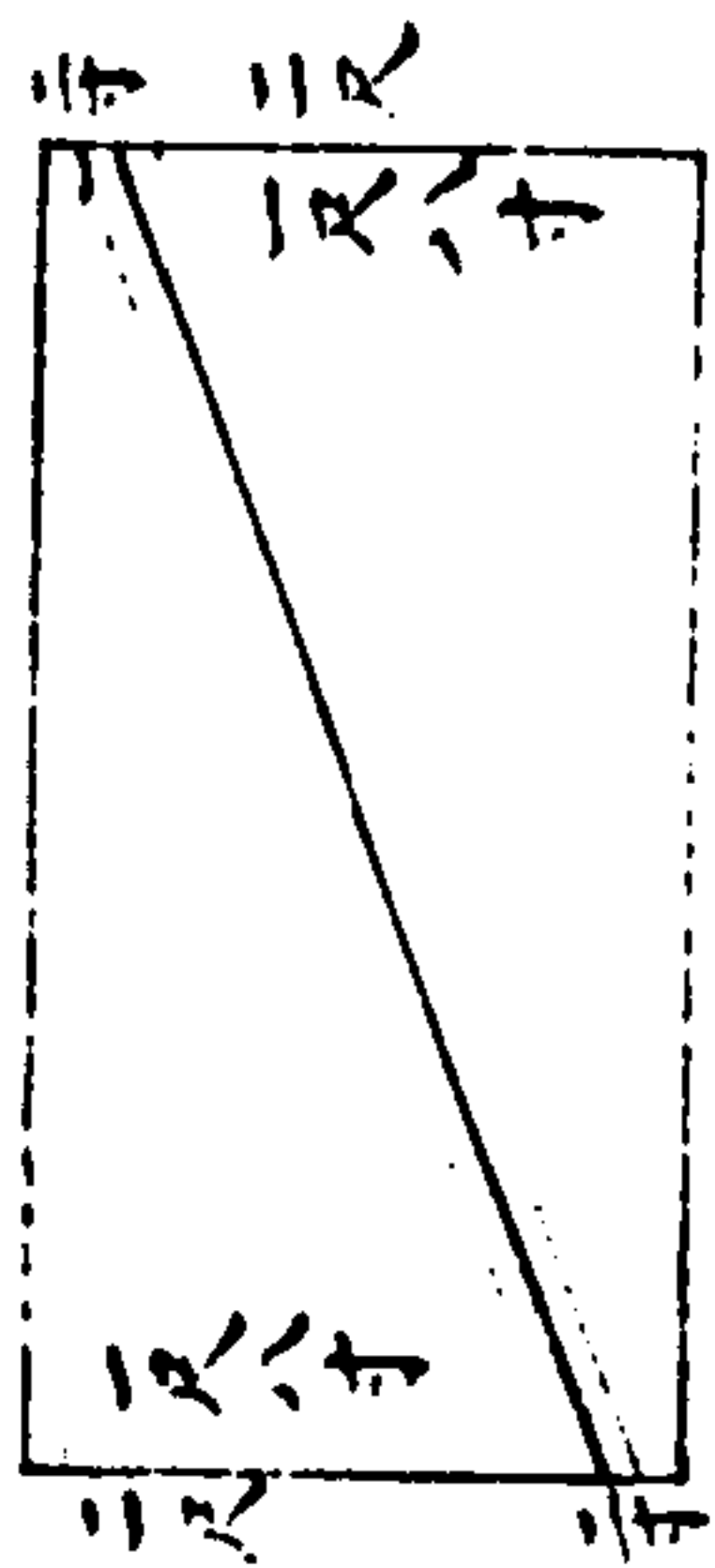


正幅在裳前後



如此四幅正裁之為  
八兩邊各去一寸為  
縫

削幅當旁為衽



如此二幅之製之為  
四皆狹頭置在上亦  
兩邊各去一寸為縫

深衣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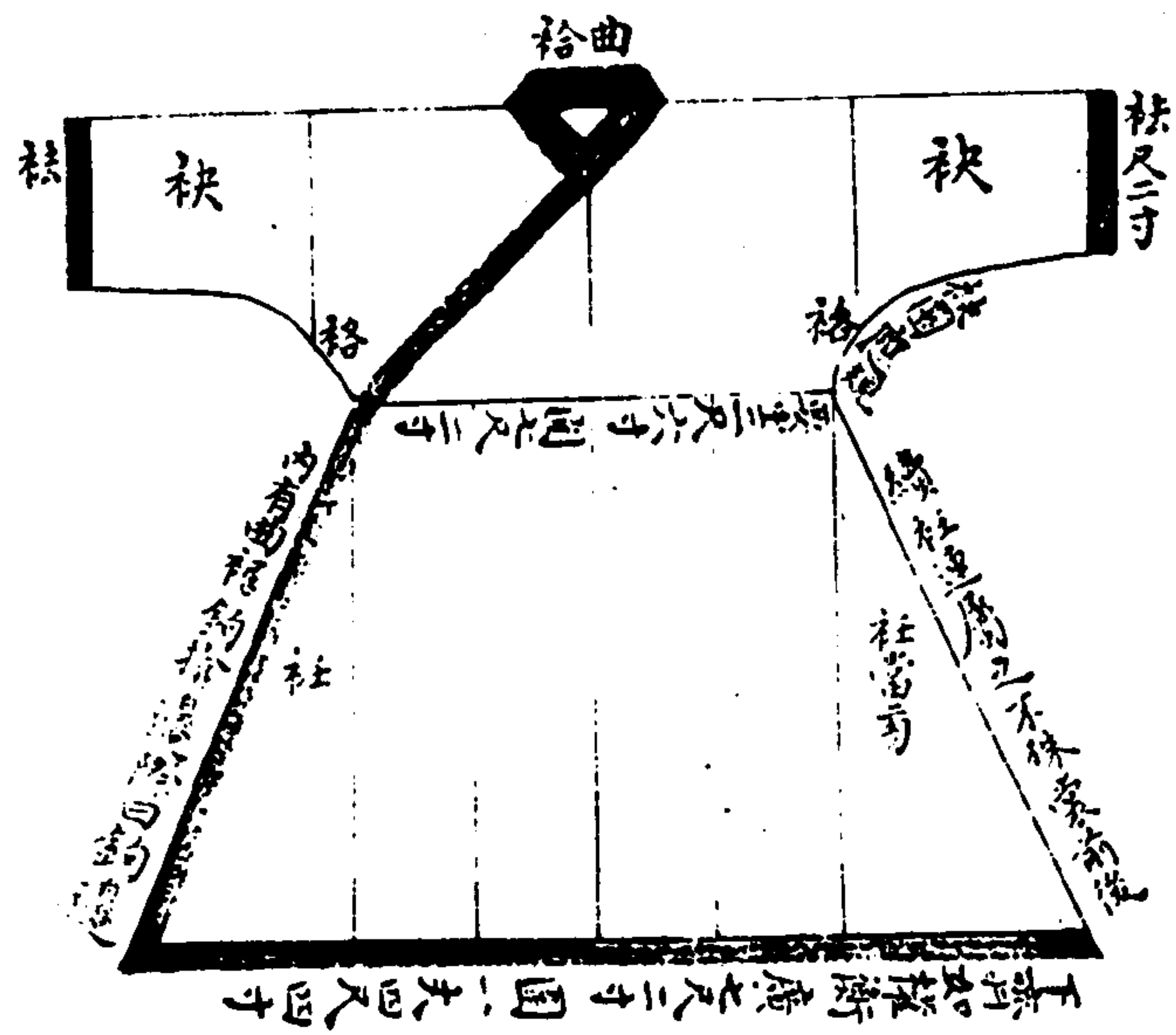
深衣解



淡衣

淡衣

有前曰襟後曰裾有曰衽  
深者曰衿前襟曰幅後裾  
亦曰幅衽曰幅亦曰右有外襟





羅按解甚精確惟論鈎邊如今所謂小襟此似誤也心尺二寸之要式四尺四寸之方量為  
相掩而須另設裏袂耶鄭既以曲袷解鈎邊解按江充傳云曲袷後垂交輪如淳  
輪對正幅係一欵袂若垂在垂之兩旁見於後是袷不續袷鈎邊要遠後之  
據此則左袷既相連焉得之續袷右袷不連而邊鈎入相掩故云鈎邊所謂若今曲  
袷後世曲袷兩邊有之鈎邊惟言右袷耳如淳云右袷外又有中袷  
卷中所論袷身指在旁交裁者視  
如淳說而益明

羅記







# 深衣釋例

## 深衣釋例序

余曩著經典弁服釋例凡十卷曰爵弁服曰韋弁服曰皮弁服曰朝服曰元端卽禮經所謂善衣也又以深衣爲善衣之次因續著深衣釋例三卷首推原其所用次詳其制度次載異名同實者若長衣中衣之類是也方言謂禪衣古之深衣秦漢以後禪衣名義日廣要皆深衣之流別故亦附考焉乾隆四十八年十月二十日興化任大椿書

## 深衣釋例序

一



深衣釋例卷一

興化任大椿撰

深衣爲古養老及燕羣臣之服

王制有虞氏深衣而養老註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正義深衣白布衣

案註又云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元衣素裳蓋有虞氏最質燕及養老之服不殊衣裳夏殷時衣裳雖殊矣

深衣釋例卷一

一

而黑衣者黑裳縞衣者縞裳色自同也至周不特殊衣裳而元衣素裳色又各異於以見文質之變必以漸也又考有虞氏深衣則衣裳並用布殷縞衣裳則衣裳並用絹正義縞白色生絹周人朝服則衣布而裳絹惟夏之黑衣裳其用布用絹經註無明文考註云周則兼用之文承黑衣裳縞衣裳之下則周之朝服縞衣用夏之黑也周之朝服素裳用殷之縞也周之朝服衣以縞布卽知夏之黑衣裳亦以布矣蓋夏后氏改白布

深衣爲黑衣裳比之深衣則易素而采矣而其用布自同也殷之縞衣裳比之深衣則易布而絹矣而其用白則同也是有虞氏之深衣夏殷亦兼用之也于此見文質之變亦各有所自焉又案註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有虞氏燕服以深衣然則有虞氏諸侯朝服亦以深衣歟

深衣釋例卷一

二

又案尚書大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璫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璫火山龍子男宗彝璫火山龍大夫璫火山龍士山龍是大夫與士猶具璫火山龍足見衣服章采至有虞氏爲極盛而其燕羣臣及養老則但以白布深衣抑何質也考明堂位有虞氏服黻註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蓋三代以前惟祭服璫火山龍餘事止服深衣路史後紀有虞氏紀云冕翌紱絲紉衣纁裳卽益稷所云十二章也又云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深衣燕禮脫屨升堂卽此經所云深衣養老也又云深衣緼袍以視朝則有虞



氏不特以深衣養老及燕羣臣卽視朝之服亦止以深衣矣周制天子視朝皮弁燕則朝服有虞氏質故朝燕養老皆用深衣也考禮宗云黃帝深究物情始垂衣裳以化天下當是時素風尚近惟白布深衣齊則緇之禮宗見路史後紀黃帝紀亦云法乾坤以正衣裳制袞冕設斧黻深衣大帶匪屨赤舄元衣纁裳蓋黃帝之世自祭服外惟有深衣大帶而已有虞去黃帝未遠未嘗于深衣之外更增餘服故養老朝燕非服

深衣釋例卷一

三

深衣亦無餘服可服自不得以深衣爲藝也淮南子精神訓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拚形鹿裘御冬有虞氏之深衣亦猶是堯之布衣也路史後紀云夏禹衣裳細布牟追元冕衣裳皆用細布蓋承有虞氏深衣之質孟子舜爲天子被袗衣鼓琴子華子舜游于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趙岐孟子註袗畫也黼黻絺繡也夫鼓琴宴居時也舜于養老朝燕俾服白布深衣而燕居則服黼黻絺繡非所以明質

故袗衣當非畫衣也史記堯乃賜舜絺衣與琴與舜被袗衣鼓琴事適相會然則袗衣或卽絺衣歟賜予止用絺葛布衣可知當時之質故白布深衣在有虞時與周之皮弁朝服同重也又案有虞氏禮服服深衣未知用何冠正義引前儒之說謂卽用皇冠今考郊特牲太古冠布齊則緇之註唐虞以上爲太古正義太古之時其冠惟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戒則染之爲緇據此則唐虞之世非齊則皆用白布冠也有

深衣釋例卷一

四

虞既用白布衣則冠亦用白布冠若皇冠祭冠也祭冠不施于他服也

又爲諸侯之夕服

詩蜉蝣麻衣如雪箋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夕則深衣也

士冠禮疏案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夕深衣祭牢肉是君朝朝服夕深衣矣

玉藻夕深衣祭牢肉註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餼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



案陸農師謂天子夕服亦深衣其說初若可信覆思之則未合玉藻於天子但云元端而居於諸侯則云夕深衣可知天子夕服不服深衣矣玉藻元端而居註云天子服元端燕居也鄭但言燕居不言夕蓋言燕則通於夕矣易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鄭註云晦宴也猶人君既夕之後入燕寢而止息是燕時即夕時也夏官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是燕兼朝夕而言鄭以元端爲燕居服即以元端爲夕時服也蓋燕實

深衣釋例卷一

五

統夫夕也玉藻夕深衣祭牢肉註云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餽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謂天子日中而餽諸侯亦日中而餽諸侯夕祭牢肉天子亦夕祭牢肉故云互相挾如天子夕服深衣註何不云天子言元端諸侯言深衣亦互相挾耶陳氏禮書謂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夙先于朝夜後于夕于此見天子日有萬幾凡在朝者不特夕以繼朝且夜以繼夕焉天子夕服元端蓋勤政之心雖夕

無懈故聽治之服雖夕不釋也左傳成十三年傳百官承事朝而不夕註云不夕言無事也此爲諸侯言之也上文云諸侯問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諸侯事簡于天子故云不夕左氏昭二十二年傳右尹子革夕註云夕莫見哀十四年傳子我夕疏云夕見君言語叔向聞之事從簡夕註云夕至于朝此所云夕非常典也則服從便夕服深衣不敢同於天子之元端也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註燕服祿衣夫云前息燭後舉燭則夕時也祿衣則夕服天子不

深衣釋例卷一

六

與諸侯夕服同深衣而天子之后乃與諸侯夫人夕服同祿衣者蓋夫人於君有尊卑之義以夕接見必服禮服其服祿衣與后同所謂禮窮則同也天子燕息並服元端諸侯燕服元端夕服深衣大夫士私朝燕夕並深衣此其差也又案晏子諫下篇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日晏不罷晏子曰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夫日晏就燕而必云脫服可知諸侯別有夕服矣既三夕服或可惟意所適左氏昭十二年傳楚子



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  
豹舄執鞭以出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  
鞭註云敬大臣夫楚子于夕時見子革去冠被  
而不去復陶則以復陶爲夕服未始非將敬矣  
復陶卽屬檐榆之屬近于深衣而異其質耳玉  
藻云夕深衣言其常也若因事異服則非禮經  
所及載矣

又爲遊燕之服

詩羔裘逍遙正義遊燕之服于禮無文不過用元

深衣釋例卷一

七

端用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

案隋志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又云白紗高屋帽  
其服練裙襦烏皮履宴接賓客則服之唐六典  
進德冠九璫加金飾其常服及白練裙襦通著  
之唐書車服志亦云常服則有白裙襦其云宴  
私及常服及宴見賓客卽孔正義所云游宴也  
白練裙襦近于古之深衣于此見隋唐制度雖  
于游燕冠服亦有定式晏子諫下篇景公爲西  
曲潢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

焉帶球玉而冠南面而立晏子諫以矜衣服之  
麗夫立當西曲潢則所謂游燕時也而服黼黻  
之衣乖制已甚比檜君之以朝服燕殆有甚焉  
孔正義謂服元端或深衣蓋酌時制不失經義  
也

又案六朝之制不特天子游燕服制倣古之深  
衣卽侍游宴者亦同南史齊豫章文獻王疑傳  
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惟  
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此事一斷上與

深衣釋例卷一

八

疑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疑固辭不  
奉敕惟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考白  
服卽白布深衣之遺制也宮內曲宴許依元嘉  
故事則君臣皆白服裙帽卽詩羔裘逍遙正義  
所謂遊燕之服得服深衣也疑固辭者以大夫  
士夕于君旣服朝服元端則侍遊燕亦不敢不  
以禮服也然駕幸第則又白服以至尊臨臣家  
而服私朝夕服以侍宴于禮恐反未安爾  
又爲大夫士私朝夕服及家居之服



士冠禮疏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朝時不朝服與君不同故鄭註云謂大夫士也則彼朝元端夕深衣是大夫士家私朝也

玉藻朝元端夕深衣註謂大夫士也正義朝元端夕深衣者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元端夕深衣在私朝及家也上文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夕服深衣祭牢肉此云朝元端與君不同故知是大夫士也以視私朝故服元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若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元端故士冠禮深衣釋例卷一 九

深衣釋例卷一

九

註曰元端士莫夕于朝之服也其私朝及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

案玉藻疏夕深衣在私朝及家也考私朝亦以家名魯語合家事于內朝韋昭註家大夫也內朝家朝也玉藻鄭註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然則私朝亦統于家孔正義乃分私朝與家爲二者考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

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註云入康子之家是旣過私朝而後及寢門依韋昭

註乃明以寢門外爲朝寢門內爲家也孔疏于夕深衣別私朝與家謂夕居寢門外或居寢門內皆服深衣也其在寢門內惟早朝父母不服深衣內則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縱弁總拂髦冠纓纓端韞紳摺笏註云端元端士服也是在燕寢亦服元端矣蓋于父母異其禮也內則于子事父母不著夕服以其早服元端則夕服深衣可知矣後漢書趙孝傳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櫬告歸白衣則大夫士家居深衣之

深衣釋例卷一

十

遺制也

附考私朝

案大夫士私朝當卽在大夫士之寢門外天子及諸侯之朝旣在路門外則大夫士之私朝亦宜其在寢門外矣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可知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過私朝乃繼云及寢門亦一證也

又爲道路之服



聘禮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註吉時道路深衣

又爲庶人之吉服

大司徒六曰同衣服註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疏士以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故曰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竝皆齊等也內則端韠紳註端元端士服也庶人深衣也正義以深衣是服之最下者庶人是人之最賤者故知服深衣也

深衣目錄正義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者

深衣釋例卷一

士

也

深衣善衣之次也註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正義自深衣以後更無餘服故知是庶人之吉服

案雜記註麻衣白布深衣深衣註庶人吉服深衣考馬編古今註及唐書輿服志並云侍中馬周取深衣之造加襴衫爲庶人之衣蓋本鄭註庶人深衣之義但考管子立政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非刑餘戮民可以服絲矣又春秋

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

絲然則散民不敢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度制篇古者庶人衣縵縵無文帛也又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駟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有罰庶人墨車單馬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矣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註庶人白布深衣異說今考士婚禮註士而乘墨車攝盛蓋士庶人往往有攝盛之事鄭註深衣爲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或

深衣釋例卷一

士

當攝盛則衣絲也

唐六典庶人婚假以絳公服云絳公服即絳紗單衣也云

假即攝盛也此庶人攝盛之證也若刑餘戮民並不得攝盛矣管子春秋繁露尚書大傳謂庶人衣絲非常制也周禮閭師凡庶民不蠶者不帛疏引孟子曰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帛蠶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則庶人布深衣其常也博物志曰古者男子皆絲有故乃素服直以不衣絲爲有故則誤矣考深衣爲白布衣故庶人或曰布衣或曰白衣鹽



鐵論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孔叢子儒服篇子高衣長裾振袂袖方展龕嬰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管子立政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輕重戊篇君其率白徒之卒呂氏春秋決勝篇雖厮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高誘註厮役與衆白衣之徒漢書龔勝傳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凡此或云布

深衣釋例卷一

三

衣或云白衣皆庶人白布深衣之證後漢書趙岐傳岐死命子爲布單白衣葬之蓋岐雖通顯而特欲以庶人之服終也三國魏志管寧傳寧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蓋寧隱居不仕雖四時祠祭猶著庶人之服也南齊書魚服侯子響傳子響乃白服降蓋欲自降于庶人故白服也隋書輿服志庶人衣白通考太平興國七年李昉奏唐天成三年今後庶人工商只著白衣並與庶人白布深衣之制相合隋書輿服

志又載五品以上通著紫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是白尊于皂然則白服在六朝尚非至賤之服也

又案宋書輿服志今國子太學生服單衣以爲朝服新唐書車服志國子太學四門生俊士參見服白紗單衣宋書輿服志云單衣古之深衣也凡此既非在

位又異庶人其服亦與深衣相近隋書輿服志隱居道素之士被召入謁見者白單衣是雖奉特召猶不敢同于已仕者之服也新唐書車服

深衣釋例卷一

古

志又云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襴袖襴襦爲士人上服開勝者名曰袂勝庶人服之是同一深衣而有襴者與袂勝者復異蓋欲于未仕之中區別貴賤也其云袂勝當卽古今註所謂開爲兩勝者也此又深衣之變制矣

又案深衣尊卑共服吉凶通用故冠無定式惟是鄭註旣以深衣爲庶人之服今亦以庶人之制推之詩彼都人士臺笠緇緣正義以爲庶人



冠緇布冠或元冠考儀禮喪服記朋友麻註曰  
庶人不冠爵弁則冠素委貌夫委貌卽元冠也  
素委貌則易元而素耳庶人弔服深衣而素冠  
則吉服深衣而元冠可知矣而呂覽上農篇云  
庶人不冠弁釋名謂士冠庶人巾則是庶人不  
冠矣或者爲後世之制歟其不冠者或以幘蔡  
邕獨斷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  
或以巾宋書輿服志居士野人皆服巾焉後漢書蔡義傳詔事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註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郭太傳註引周遷輿服雜

深衣釋例卷一

五

事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帕本居士野人所或以服韓康傳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  
幘隋書輿服志云幘古野人之服凡此皆所謂  
庶人不冠弁也隋志又謂庶士冠元冠註云庶  
士庶人在冠者是庶人戴巾幘庶士冠元冠同  
一服單衣卽深衣制而冠與不冠復異又考魏晉以  
後不仕者之服或以皮弁三國志魏文帝紀裴  
松之註引魏書云楊彪著布單衣皮弁以見單  
衣卽深衣也彪衣深衣而冠皮弁欲同于不仕  
者之服也蓋深衣無帶冠故冠弁與巾幘或同

施焉

又案深衣之帶亦不見于經今並以庶人之制  
推之玉藻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居士弟子服深  
衣則深衣似當用繪帶矣故家禮謂深衣帶用  
繪然考淮南子脩務訓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  
不左右俛倪而掩鼻說苑大王常聞布衣韋帶  
之士乎漢書賈山傳布衣韋帶之士師古曰韋  
帶以革韋爲帶無飾也後漢書周槃傳嘗誦詩  
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韋帶就孝廉之

深衣釋例卷一

六

舉註以韋皮爲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不服革  
帶故解之阮嗣宗詣蔣公奏記夫布衣窮居韋  
帶之士馬縞古今注古革帶自三代以來降至  
秦漢皆庶人服之是庶人之帶類以革韋也宋  
書輿服志云今單衣裁制與深衣同惟絹帶爲  
異然則深衣之帶在當時不用絹明矣蓋帶有  
二曰紳帶曰革帶庶人服深衣或不能備二帶  
歟  
又爲親始死之服



既夕禮主人啼兄弟哭註于是始去冠而并纓服  
深衣檀弓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

檀弓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正義始死則易去朝  
服著深衣故云易之

喪服小記正義凡親始死將三年而皆去冠并纓  
如故十五升白布深衣其婦人則去纓衣與男子  
同不扱衽曾子問云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  
鄭註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

問喪扱上衽註上衽深衣之裳前正義言親始死

深衣釋例卷一

七

朝服易之故知著深衣

案士喪禮男女改服註云爲賓客來問病亦朝  
服庶人深衣蓋庶人于賓客問疾時本服深衣  
于親始死時亦服深衣無所易也檀弓羔裘元  
冠者易之而已爲士以上言之也經文特云羔  
裘元冠者所以別于不羔裘元冠者也此士與  
庶人之異也

又案戴德喪服變除載始有喪自小功以上皆  
服布深衣十五升然則白布深衣不特爲親始

死之服也今畧舉變除禮大端如云斬衰三年  
者始有父之喪齊衰三年者父卒始有母之喪  
齊衰杖周者父在始有母之喪于既襲皆服白  
布深衣扱上衽齊衰不杖周者始有祖父母之  
喪齊衰三月者始有曾祖父母之喪大功親長  
中殤七月無受者始有昆弟長殤之喪小功五  
月無受者始有叔父下殤之喪于既襲並服白  
布深衣不扱衽惟服總麻三月者族祖父母始  
死朝服不深衣考唐開元禮云內外皆素服註

深衣釋例卷一

八

云素服謂有服者白布十五升無服者不服列  
采則常所服素衣據此則總麻三月有服者也  
卽當服白布深衣矣與變除禮微異似當以開  
元禮爲正

又案變除禮始有喪服白布深衣不特男子也  
卽婦人亦同如斬衰三年妻爲夫妾爲君既襲  
服白布深衣扱上衽齊衰三年者女子子在室  
父卒爲母深衣不扱衽蓋男子于不杖周以上  
深衣皆扱衽女子于齊衰三年深衣已不扱衽



矣此男子婦人之差也唐開元禮宋政和五禮新儀明會典男子于始喪仍白布深衣之制婦人則易白布衣爲青縑衣于制未合

又爲奔喪未成服之服

奔喪括髮袒註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衾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

案開元禮政和五禮載奔喪禮初聞喪皆服布深衣書儀云服白布衫白布衫卽深衣也

又案雜記大夫士將與祭于公既視濯而父母

深衣釋例卷一

九

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又云如諸父昆弟諸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以吉時論之在廟祭服釋祭服則服朝服此既聞喪則釋服當服深衣也經明云其他如奔喪之禮謂釋服以後皆如奔喪之禮也奔喪註既云未成服者素衾貌深衣則此釋服後服亦當布深衣可知儀禮聘禮聘使有私喪歸而反命出公門釋服鄭注

以爲釋服服深衣曾子問婿親迎在塗聞齊衰大功之喪男女皆改服正義謂服深衣然則當祭聞親喪釋服服深衣尤可例推此雖不見於經註而註既云如奔喪之禮故亦于奔喪條下附證之

又案聘禮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又云若有私喪則哭於館衰而居謂聘使聞本國之喪及親喪也初聞喪不服深衣而服衰則當已成服之後可知

深衣釋例卷一

十

又爲親殯時之服

曾子問共殯服註此謂君已大殯殯服謂布深衣直經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正義按士喪禮云小斂直經大殯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以來其服不改故知殯服布深衣直經散帶垂

又爲殯後君弔反未殯之服

喪大記君弔則復殯服註復反也反其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正義



其服則免布深衣也

案上文云大夫上既殯而君往焉與此節既殯君始來弔正同上註云大夫殯卽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似君因大夫已服衰經而始服錫衰者此文云復殯服謂既殯君雖服錫衰而弔而主人自反服深衣則上註所云大夫殯卽成服乃指殯後爲成服之節耳非謂君其時來弔主人卽服衰經也故上註必以此文證之其義乃備

深衣釋例卷一

三

又爲既祥之服

間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註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

喪服小記正義既祥乃服十五升布深衣領緣皆以布

案魏書禮志高祖服文明皇后期而祥祭服縞冠皂朝服既祭進縞冠素紕白布深衣麻繩履云縞冠皂朝服卽所謂縞冠朝服也云縞冠素紕白布深衣卽所謂既祥素縞麻衣也雖易期

而祥未能盡從三年之禮而素縞麻衣則猶是祥服之遺制也

又爲除喪受弔之服

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註深衣練冠凶服變也正義深衣是既祥之麻衣練冠謂未祥之練冠

案雜記云凡喪服未畢有弔則爲位而哭拜踊

正義謂喪服將終猶有餘日未滿此受弔于除喪之前既著哭

拜踊之節而不著受弔之服者考喪服自練至祥

深衣釋例卷一

三

服大功之衰若于祥前來弔自服功衰無取變服不變服故不申言所服也若然檀弓云既除喪則是在祥後祥後受弔服深衣亦非變服經文乃申言之者蓋除喪二字兼包祥禫及卽吉之後若卽吉之後則不復服深衣縞冠矣或者越人來弔已在卽吉之後主人已服吉服而還服深衣則爲變服經故並與練冠特著之耳此又當與雜記對參也

又案雜記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註



謂有以喪服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喪爲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衣正義云始弔者雖除喪猶練冠而受弔則衛將軍文子之子是也此乃重至故主人著縞冠輕於練冠今考雜記正義謂縞冠輕於練冠是也然註又云反服服素縞麻衣是主人于其時已服深衣矣主人卽冠縞冠以示輕又何至並釋其祥服之深衣而服全吉之朝服哉卽以爲輕

深衣釋例卷一

三

當不至如是之甚也註明以縞冠朝服爲祥後受贈賵之服練冠深衣爲除喪受始弔之服則以贈賵與弔有殊也少儀賵馬入廟門註云以其主於死者荀子曰贈襚所以送死也是贈賵皆施於死者也因其施於死者故旣祥受以祥祭之服所以通於神明之道也雜記云主人之史請讀賵謂讀於殯前也今贈賵者雖至自祥祭之後而主人受之若不啻其讀于殯焉故服祭死之服卽註所云重其禮也若弔則異是曲

禮曰知生者弔又曰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是弔施於生者也檀弓衛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而越人始弔禮主弔生故但受以生者未除之服深衣而加練冠亦云重矣蓋二者皆受禮于服除之後故特變其服惟欲變其服亦各視其事以命服焉贈賵與弔事異服殊不分輕重也

又爲公子爲其母與妻之服

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爲其妻縗

深衣釋例卷一

四

冠葛經帶縗緣皆旣葬除之註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爲不制衰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疏知此麻衣如小功布深衣者案士之妾子父在爲母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諸侯妾子父在小功爲不制衰裳變也者以其爲深衣不與喪服同也詩云麻衣如雪者彼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與此小功布深衣異引之者證麻衣之名同取升數則異也

案疏謂士之妾子父在爲母期大夫之妾子父



在爲母大功則諸侯妾子父在爲母小功此例之旁推者也今仍自公子之身推之喪服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母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是公子父卒則爲母大功然則父在當爲母小功明矣不爲制小功衰裳而服小功深衣分彌尊厭彌深也

又案宋書禮志南平王鐸所生母吳淑儀薨依禮無服麻衣練冠旣葬而除有司奏古者與尊者爲體不得服其私親而比世諸侯咸用士禮

深衣釋例卷一

五

五服之內悉皆成服于其所生反不得遂于是皇子皆申母服此則後世通變之制也晉書禮志晉孝武帝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徐邈議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旣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據此則晉宋以後制各不同也

又爲親迎女在塗聞婿父母死趨喪之服

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註布深衣縞總婦

人始喪未成服之服

又爲女在塗聞其父母死趨喪之服

曾子問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服正義于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

又爲女未至遭婿衰功之喪男女易吉之服

曾子問如婿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正義女旣未至聞婿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禮男女變服就位哭男謂

深衣釋例卷一

五

婿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于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服深衣于門內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就喪位而哭謂于婿家爲位也

又爲聘使聞私喪旣反命之服

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疏旣以朝服反命出門去朝服還服吉時深衣三日成服乃去之

案宋書載晉令曰乘傳出使遭喪以上卽自表



聞聽得白服乘驟車到副使攝事所謂白服卽  
深衣也聘禮使者于反命之後始服深衣晉令  
使者白服不著所服之時或不待反命後歟

又爲庶人之弔服

喪服朋友麻註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  
疏云庶人不爵弁者則其冠素委貌不言其服則  
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尊卑始死未成服以前  
服之故庶人得爲弔服也

檀弓正義其庶人鄭註喪服云庶人不爵弁則其

深衣釋例卷一

三

弔服素冠委貌鄭註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  
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深衣當服  
布深衣冠素委貌也

案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  
大夫士疑衰譙周曰諸侯弔卿大夫錫衰弔士  
疑衰卿大夫弔服以錫衰士弔服以疑衰儀禮  
賈疏庶人以白布深衣爲弔服蓋弔服以疏密  
爲重輕之殺錫衰總衰皆七升半布縷疏于服  
爲重疑衰十四升布縷密于服爲輕至深衣十

五升布則彌輕矣大夫以上尊弔服服錫衰總  
衰情彌伸也士庶人卑弔服服疑衰深衣不得  
伸其情也故弔服以錫衰爲至重深衣爲至輕  
而服之者亦于以別貴賤焉魏晉以後自天子  
至庶人弔服一用深衣晉書輿服志曰天子素  
服白帟單衣宋書禮志曰古者君弔服皮弁疑  
衰案此語誤禮有今以單衣白帟爲弔服單衣  
錫衰總衰疑衰古之深衣也隋書禮志梁制單衣白帟以代古  
之疑衰皮弁爲弔服此皆以深衣爲弔服與古

深衣釋例卷一

三

之庶人弔服同此古今之變也

又案隋志旣云皇帝臨臣之喪三品以上服錫  
衰五等諸侯總衰四品以下疑衰又云白帟白  
紗單衣爲羣臣舉哀則服之讀禮通考謂隋制  
備列三等之衰復言白帟單衣舉哀者蓋以白  
帟單衣代古之疑衰此義未當隋志旣云爲四  
品以下服疑衰矣又何爲別以單衣代疑衰乎  
蓋古者有弔服有哭服親見尸柩弔臨之服也  
周禮所云錫衰總衰疑衰是也不見尸柩第爲



舉哀之服則檀弓所云天子哭諸侯爵弁紵衣是也隋志前列三衰謂弔服也後列白帟單衣謂哭服也白帟單衣所以代爵弁紵衣非以代疑衰也白帟單衣卽深衣也弔用衰而哭用深衣哭服輕于弔服也隋制在六朝最爲近古此其一端

又爲童子趨喪之服

玉藻童子無總服聽事不麻註雖不服總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

深衣釋例 卷一

三

案戴德喪服變除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爲父後持宗廟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其餘與成人禮同禮不爲未成人制服者爲用心不能一也其能服者亦不禁衰經據此說則童子不特無總服並不爲五服制服但深衣耳然喪大記子幼則以衰抱之是童子服衰斬矣儀禮喪服爲姑姊長殤在大功則是童子有大功服矣爲昆弟下殤在小功則童子有小功服矣當室總則是童子亦間服總服矣而戴氏概謂服深衣

深衣釋例 卷一

三

于經義未合况爲昆弟下殤有服則服昆弟者必下殤之年于下殤之年已制功衰而戴氏謂自十五至十九猶以深衣代喪服非也晉劉智謂八歲制服其說頗允喪服爲昆弟下殤小功謂與下殤之昆年雖相當而月日稍後耳非謂年亦次于下殤也若年次下殤則僅六七歲安能服殤耶吳射慈云六七歲其姊死止著布深衣此其差也蓋童子自八歲以上止服齊斬自八歲以下五服通制服惟不服總然雖不服總猶服深衣也又考宋崔凱云童子始有親喪去首飾首飾卷幘綃頭之類也服十五升白布深衣以至成服然則童子未成服與成人亦同服深衣可知童子于當制服者其成服未成服並與成人同也

附通說

案深衣不在禮服之內故用于吉事者少而深衣實以通衰服之窮故用于凶事者多子朱子及文信國皆有吉凶通服之說茲故取經註所



載備列爲綱而其不見于經註者尚多如風俗  
通義載平原相封子衡葬母故侍御史胡母季  
獨還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爲子衡作吏何制  
服焉因爲裁縞冠幘袍單衣單衣卽深衣下續  
稱單衣者並同  
漢書禮儀志送喪禮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  
冠王美人傳公卿皆白衣會不成喪晉書禮志  
文帝之喪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  
深衣素冠南史司馬筠傳安成太妃陳氏薨江  
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  
母表解職不許周捨議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  
單衣一日受弔隋書禮志梁天監三年祠部郎  
司馬裴牒貴嬪母車亡宜準公子爲母麻衣之  
制既葬而除帝從之通典載漢德曰總衰七月  
之服諸侯之大夫始聞喪白布深衣十五升吳  
射慈曰始聞喪去吉冠著素弁十五升布深衣  
又載魏時禮官議服除始哭陵自可服深衣白  
帋又載東晉時江啓表墳墓毀發不得奔赴及  
已修復者惟心喪縞素深衣白帋王偉擬元儒

深衣釋例卷一

三

林傳謂朱子之喪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孔  
門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服除之服  
謂大祥除服之後服  
素縞麻衣卽深衣也爲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  
用素可也凡此皆所謂無服之服爲經註所不  
及詳姑撮其畧于此亦可知深衣通衰服之窮  
不一其類矣

深衣釋例卷一

三



深衣釋例卷二

興化任大椿撰

深衣用布十五升

詩蜉蝣麻衣如雪正義雜記朝服十五升然則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

深衣注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

間傳註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

案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註麻衣小功布深衣考小功布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此凶服之深

深衣釋例卷二

一

衣也晏子雜下篇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吉服而衣小功之布近于凶服非禮也蜀都賦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箏中黃潤一端數金常服而衣用數金之布近于治服非度也故深衣用十五升布所以制過不及也

又案麻必六升以下始成布故間傳云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是六升以下始成布也而布必十五升始成吉布疑衰十四升猶

以疑名則未成爲吉也檀弓子游爲之麻衰正義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蓋雖以衰名而用十五升布則必別之曰麻衰麻衣如雪卽吉服深衣是也獨斷冕用三十升布當卽所謂秬歸貢布織至數十升者細密已甚非冕弁尊服不敢用士冠禮曰太古冠布謂冠白布冠也深衣用白布乃與太古冠布同皆以尚質也賁故僅用十五升布謂其始成吉布則亦可以爲吉服矣路史後紀黃帝服深衣大帶是未有皮弁朝服先

深衣釋例卷二

二

有深衣故皮弁朝服之升數一以深衣爲度又案布升數不同而縷數則無異縷數雖無異而縷之疏細又或不同雜記註士爲父麤衰斬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據此則縷數雖同而麤細各異也深衣布十五升升八十縷其縷之麤細無明文考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註總精粗與朝服同又鄭喪服註云去其半而總如絲也然則總之縷如絲朝服之精粗與總同則



其縷亦如絲矣詩蟬正義謂朝服十五升深衣亦十五升是深衣與朝服同然則深衣之縷亦當如絲也蓋升愈多則縷愈細故雜記註謂三升半之縷細于三升五升之縷細于四升六升之縷細于五升也十五升之布爲一千二百縷幅止二尺二寸非縷細如絲不能容也故吉布之縷近于絹矣

又案深衣註云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考  
晁氏凍帛以欄爲灰渥渥其帛王昭禹謂燒欄

深衣釋例卷二

三

木爲灰煮而孰之使洎厚然則布之煨濯灰治當與帛同蓋以水和灰渥之渥厚因而煮之使孰也函人曰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深衣註鍛濯之鍛與鍛甲之鍛同謂既濯之而又鍛之也喪服傳澡麻註云澡者治去莖垢正義云使之滑易然則布既濯之以灰而鍛之其莖垢又兼治之惟事吉布乃備此四者之功喪服記曰斬衰冠鍛而勿灰正義云加以水濯勿用灰然則六升布以上雖鍛濯而勿灰鹽鐵論浣

布以灰浣卽濯也蓋吉布濯必兼灰也喪服記又曰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註曰錫者不治其縷總者不治其布惟吉布乃兼治縷與布也衣與袂各二幅皆二尺二寸祛尺二寸

詩羔裘豹祛傳祛袂也本末不同釋文袂末也袂與祛別此以祛袂爲一者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

深衣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註肘不能不出入袼衣袂當掖之縫也正義袼謂當臂之處袂中高下宜

深衣釋例卷二

四

稍寬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云運肘也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注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正義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餘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之袂得反屈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濶二尺二寸身尺至肩各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



今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屈其袂得及于肘也

玉藻袂可以同肘注二尺二寸之節

祛尺二寸注袂口也正義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

案喪服衣二尺有二寸注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疏袂所以連衣爲之衣卽身也兩旁與袂中央身總三事下兩畔皆等故變袂言衣欲見袂

深衣釋例卷二

五

與衣齊也攷深衣袂二尺二寸祛尺二寸旣皆與喪衰合則衣亦二尺二寸與袂參齊並同喪服可知說文云襦衣正幅蓋通朝祭喪服及深衣言之不特元端也

又案註袂袂當掖之縫也攷玉篇袂掖下縫也蓋本鄭註又廣雅袂謂之腋在身則謂之袂在衣則謂之袂既謂之腋則袂爲當掖之縫審矣衣二幅各二尺二寸據孔疏從身至肩一尺一寸從肩至臂亦一尺一寸兩相共四尺四

寸則衣幅盡處當兩臂袂幅與衣幅相接處亦當兩臂也臂內廉正當掖下註以袂爲當掖正義以袂爲當臂當臂卽當掖故說文曰臂掖下也又文選盧湛詩註引埤蒼腋在肘後則肘亦在腋下矣

文殊師地問菩薩經音義引埤蒼又曰腋下肘後也是肘在掖下也

說文謂臂在掖下埤蒼謂肘在掖下肘臂一也衣與袂幅兩相連屬處必有縫其縫卽名曰袂此袂在掖下當肘臂也袂本爲袂袂末爲袂祛祛尺二寸以肘之出入必由于當肘之袂故宜袂也

深衣釋例卷二

六

寬也祛尺二寸以祛近手取其便于奉持故宜袂也

又案衣幅袂幅雖不同而衣與袂又通稱喪服記衣二尺二寸註以爲衣在袂屬幅之下則袂也而通言衣矣

又案正義衣幅濶二尺二寸身尺至肩各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屬袂于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屈其袂得及於肘攷臂下至手一尺二寸則臂下二尺一



寸半之袂覆過于手者約一尺有奇無事則垂之有事則反屈之其反屈約以及臂爲度故管子弟子職曰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攘臂袂及肘注云恐濕其袂且不便于事也云攘臂袂卽反屈袂也云攘臂袂及肘卽反屈袂及肘也攘臂時句原本袂作袂攷說文玉篇類篇並無袂字當爲袂字之訛本注明云恐其濕袂可知本文袂之爲淮南子人間訓以戈推之攘袂薄掖考掖下肘後也攘袂薄掖卽反屈袂及肘也以是知反屈袂皆以及肘爲節也

深衣釋例卷二

七

又案正義謂袂幅各二尺一寸半者蓋袂幅本全二尺二寸兩旁各殺一寸止餘二尺更加緣一寸半爲二尺一寸半據此則深衣之袂削幅矣但考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註明云袂屬幅于衣是深衣之袂本屬幅也凡屬幅者其邊幅不旁殺儀禮喪服記云袂屬幅註云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賈疏云凡用布爲衣物及射侯皆去邊幅一寸爲縫殺今此屬連其幅則不削去其邊幅取整幅爲袂士喪禮記云明衣

裳秋屬幅註屬幅不削幅也賈疏用布皆削去邊幅旁一寸惟此不削幅據此皆以不削幅爲屬幅深衣注旣云袂屬幅則袂全二尺二寸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也孔云二尺一寸半蓋未會註中屬幅二字爾又考袂幅接衣幅處正當肘註謂肘前一尺二寸袂長二尺三寸半從秋幅一尺二寸反屈之餘袂止有一尺一寸半經云反屈之及肘乃僅及肘前耳如正義所云削幅則袂止二尺一寸半反屈之必不及肘矣

深衣釋例卷二

八

又案正義謂衣幅覆臂將盡考說苑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襟衣前幅也衽襟而肘見可知衣襟卻當肘卽知衣幅覆盡肘也衽襟與正冠納履對則衽襟猶云正襟也又案敖繼公謂裳旣六幅衣亦當六幅衣身二幅兩袂各二幅考說文伸臂一尋八尺故深衣衣二幅屬袂二幅凡八尺八寸正與伸臂八尺相準也若衣身二幅兩袂各二幅則長一丈二尺二寸與伸臂八尺不相當矣



又案萬斯大謂袼上下本二尺二寸袼口上半不縫者一尺二寸下半縫者一尺經文袼尺二寸據上半不縫者也今考詩唐風羔裘傳袼袼末馬融亦曰袼袼末也詩遵大路正義袼爲袼之本袼爲袼之末則袼末統名袼也如以袼末不縫之一尺二寸爲袼則縫合之一尺遂不得爲袼乎况經文曰袼圓以應規正以袼止一尺二寸由袼而上及袼漸廣至二尺二寸末銳而本豐則腋下必成斜裁之勢斜裁則圓矣如袼

深衣釋例卷二

九

與袼皆廣二尺二寸則全袼正方安得云袼圓應規乎玉藻曰深衣三袼註三袼者謂要中之數也袼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是袼合兩面得二尺四寸則一面止一尺二寸萬氏謂一面二尺二寸圍之當四尺四寸矣經云要廣三袼豈要廣一丈三尺二寸乎或謂三袼據袼一面二尺二寸之數耳不據圍也然鄭必據袼圍以度要圍者以要廣七尺二寸據要圍也則經文要廣三袼亦必據袼圍也元端端

袼袼皆一尺二寸周禮註曰謂之端取其正也正者士之衣袼皆二尺二寸其袼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袼三尺三寸袼尺八寸續漢書輿服志註引此以釋元端素裳猶明註義蓋雖侈袼之袼且止半于袼况深衣乎萬氏不明袼圓之故由於本末有豐殺故不信鄭註耳

深衣釋例卷二

十

又案深衣之袼二尺二寸常制也乃亦有侈袼者儒行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邱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邱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不知儒服鄭註云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逢大也大掖之衣大袼禪衣也庶人禪衣袼二尺二寸袼尺二寸正義大夫以上其服侈袼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袼大與庶人異故問之逢掖大袼深衣也據此則夫子所服深衣乃侈袼深衣也夫子謂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決無禮無此服而自我特創



者可知深衣之有侈袂必本于古哀公不習見故以爲異耳孔子對以其服也鄉謂周禮在魯是服亦猶是鄉服也非敢服奇也鄭註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則士大夫禪衣袂不止二尺二寸矣凡大夫士庶人所服之服雖或同而以袂之侈不侈別等次周禮司服有元端素端註云變素服言素端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又考雜記凡弁經其衰侈袂鄭註其衰錫也總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

深衣釋例卷二

士

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正義若士則其衰不侈也深衣在吉凶之間以吉服推之元端有二尺二寸之袂又有侈袂以凶服推之衰服有二尺二寸之袂又有侈袂然則深衣有二尺二寸之袂其亦必有侈袂可知矣深衣惟士大夫侈袂庶人不侈袂亦猶端衰惟大夫以上侈袂士不侈袂也然則孔子逢掖之衣乃服士大夫之深衣爾孔叢子儒服篇云子高衣長裾振襄袖方展麓嬰見平原君又云此布衣之服布衣長

裾振襄袖卽大袂深衣也此所謂逢掖之衣也子高蓋法祖服也

曲袷屬于內外襟兩襟交則袷交而形自方

深衣曲袷如矩以應方註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正義鄭以漢時領皆向下交垂方領似今攤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也

案經云曲袷如矩以應方註云交領也則鄭明以方領爲交領下卽接云古者方領猶云古者交領也

朱子謂兩襟交會處其方如矩本鄭義也

既云古者方領似

深衣釋例卷二

士

漢時不盡方領矣考方言袒飾謂之直衿註謂婦人初嫁所著上衣直衿漢書廣川王傳晉灼註今之婦人直領釋名直領斜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然則直領爲婦人之服而漢世男子亦遂有直領者故釋名以婦人直領擬諸丈夫袍也鹽鐵論云及其後絲表裏直領無緯卽知漢時多用直領矣領既直則不相交會不相交會安能方如矩乎鄭見當時直領失如矩之制因爲推原古者深衣之領交會如矩與直



而不交者異而當時小兒衣領或反襲交領之制與深衣方領同小兒衣領爲人人所習見故鄭特舉以示人也若正義所云擁咽領則方領而非交領也鄭所云方領乃交領也鄭既欲喻交領又何所取于擁咽領乎交領之制以外右襟交內左襟以內左襟交外右襟交處象矩故曰方領句曲頸下故曰曲袷曲袷古多稱交領曲禮天子視不上于袷註袷交領也玉藻視帶以及袷註袷交領也蓋古者衣皆交領爾雅衣

深衣釋例卷二

三

皆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文選魏都賦不以邊陲爲袷也註引聲類曰袷衣交領也左氏昭十一年傳衣有袷註云袷領會蓋會卽交也袷屬于襟卽與襟同體襟交則袷交故袷謂之交領與襟謂之交領一也說文曰襟交衽也戰國齊策輒以頸血湧足下之袷註袷交衽也方言襟謂之交據此則知襟無不交者矣襟無不交則袷無不交故鄭註云古者方領卽知古者皆交領也蓋交則必方也若云似小兒擁咽領則

卽服虔廣川王傳註所云頸下施衿領正方直者也豈鄭註所云交領乎後漢書儒林傳習方領能矩步蓋言服儒服者習於深衣方領之制卽註所云交領也李賢註以爲直領夫直領其形長直不得云方也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方領當卽深衣之交領也註乃以頸下施袷解之後代之衣釋以後代之制容或可通而孔正義乃以之釋深衣誤矣書儀推廣孔義而終不以爲可據又案方領一名耳而或曰直領或曰頸下施衿

深衣釋例卷二

古

皆非鄭註交領之義卽所謂曲領者又往往名同而實異荀子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註拘與句同曲領也尚書大傳古之人衣上有冑而句領者鄭註句領繞領也墨子諫下篇且古者常有紕衣攣領而王天下者彼所謂曲領蓋攣繞頸下近於括領矣乃上古之制也又考急就篇袍襦表裏曲領晉師古註曰曲領者所以禁中衣之領恐其上擁頸也其狀濶大而曲因以名焉釋名曲領在內以中襟領上橫



壅頸其狀曲也蓋曲領在中衣之外乃能禁中衣之領隋書輿服志有方心曲領卽其遺制隋書輿服志又謂曲領梁陳以來始戴之則是別施一衿矣與今朝衣之領相似鄭注深衣曲袷曰曲領又曰交領則非別施一衿矣故同一曲領之名而制各異孔正義謂深衣曲領似小兒擁咽卽近于方心曲領豈鄭義乎

又案訓詁諸書多以襟言領亦以領統於襟遂名曰襟玉篇衿衣領也詩青青子衿傳青衿青

深衣釋例卷二

去

領也正義云衿領一物深衣曲裾通名交領領屬于襟襟若不交領又安得交乎襟既交則必有內外襟考士喪禮乃襲三稱註疏並謂襟向左此謂祭服朝服也若但爲對襟又安得有旁向之襟也喪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疏謂綴於外襟之上夫既有外襟必有內襟矣若但爲對衿又安得有外襟之名也然則朝祭喪服必有內外襟左右交掩深衣旣爲交領其與朝祭喪服同制可知王廷相黃宗義論衰制謂別用布

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爲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在左者爲外衽在右者爲內衽內外交相掩以著衰此以掩裳之衽爲衣衽雖與註異而謂衣衽當有內外則無誤也竊以深衣於衣幅之外必兼具二衽方言衽謂之交說文衽交衽也謂外衽與內衽交相左右也江氏深衣刊誤著別裁外襟法其制但有鄉右之外襟無鄉左之內襟一邊相覆與交衽字義似有未合且襟以承領若但有鄉右之外襟則領亦但鄉一邊而已

深衣釋例卷二

去

偏而不交與交領之義亦似未合故知深衣當並有內外襟也

裳要縫七尺二寸縫齊一丈四尺四寸

深衣要縫半下注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宜寬也正義謂要中之縫半下畔之濶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七尺二寸

玉藻深衣三衽縫齊倍要注三衽者謂要中之數也衽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正義衽謂袂末



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寸要廣七尺二寸又曰云三之七尺二寸者案深衣云幅十有二以幅廣二尺二寸計之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頭闊下狹頭闊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

案喪服傳齊者何緝也喪服記若齊衣內衰

深衣釋例 卷二

七

外據此喪服衰與裳下際緝處通曰齊則吉服衣與裳下際亦通曰齊也至于深衣惟裳之下際須緝衣之下際卽縫著裳不須更緝其邊故惟裳得齊名也說苑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漢書朱雲傳有薦雲者召入攝齊升堂師古註齊要下之裳蜀都賦蓋端委之所臨劉涓林注袖長而裳齊委至地皆謂裳之下際也又考玉藻縫齊裳下際也深衣要縫裳上際也縫齊乃展裳之下際反屈內向仍縫著裳卽喪

服所云裳內也要縫則以裳之上際縫著衣之下際裳上際更不須自緝其邊故裳下際名曰縫齊裳上際但得名要縫而已士喪禮云襚者左執領右執要詩葛屨要之襚之好人服之傳要襚也襚領也箋襚也領也在上二者于衣于裳各在其上是裳之上際但得曰要曰要縫而已

裳十二幅前後各六幅在旁者名衽

玉藻衽當旁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

深衣釋例 卷二

八

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正義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者裳幅下廣尺二寸上濶六寸狹頭闊上交裂一幅而爲之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者皇氏云言凡衽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深衣與喪服相對爲小要兩旁皆有此衽熊氏大意與皇氏同或殺而下謂朝祭之



服耳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者謂喪服及熊氏朝祭之衽云上下相變者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今刪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衣相對爲衽何以知之深衣下屬幅而上相對爲衽鄭注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但此等無文言之止從先儒之業

附江氏永深衣刊誤二則

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故裳之中幅亦以

深衣釋例卷二

九

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後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旣足要中之數矣下齊當倍于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得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

幅連屬于裳之兩旁別名爲衽下文衽當旁是也深衣裳裁縫之法本如此玩下文鄭註可見

衽者斜殺以掩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中者不衽者唯當旁而斜殺者名衽故經云衽當旁明其不當中也當中則前襟而後裾是也鄭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所之一字明其惟裳旁而名衽者交裂其餘幅不交裂也交裂者以布二幅交解爲四幅狹頭二寸去邊縫成角寬頭二尺去邊縫一尺八寸也

深衣釋例卷二

十

案江氏體會注中一所字謂交裂者惟裳幅之在旁者耳與經文衽當旁三字確合推釋盡制故特附載其說于右復考朝祭喪服之衽屬于衣雖異深衣而朝祭喪服之衽旣旁屬于衣則深衣之衽亦必旁屬于裳可知也方言曰褱謂之衽註或曰裳際也云裳際則裳之旁也左氏成十七年傳公使清沸黽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杜注衽裳際也亦以衽爲裳旁際也離騷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旣得此中正洪興祖



補注引爾雅疏衽裳際蓋跪則膝加裳幅兩際旁出膝外故須敷布之使整理也漢書江充傳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交輸在裳之兩旁如深衣之衽可知深衣裳衽本在旁也凡衣裳在旁者多名曰衽釋名衽襟也在旁襟襟然也戰國齊策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註云幃幃屬在旁者蓋衽本在旁連衽故象在旁之幃也說苑敬慎篇是以衣成則缺衽宮

深衣釋例卷二

三

成則缺隅隅在旁則衽亦在旁明矣說文衽交衽也蓋左旁之衽交右右旁之衽交左以交于兩旁故亦名衽也不特此也即凡物在旁者亦曰衽檀弓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疏謂衽在邊及兩頭會際者釋名曰旁際曰小要又謂之衽據此諸證乃知經文衽當旁三字實指裳之在旁者也服問扱上衽注上衽深衣之裳前蓋裳兩旁之衽有前後扱上衽則扱其在前者也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再拜稽首以衽受注衣

下裳當前者昭公受糗之器持扱裳旁兩衽以受之即爾雅所云扱衽謂之扱也

又案玉藻正義謂鄭注曲裾宜兩邊而有考深衣正義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是明以曲裾止在一旁非兩邊皆有也玉藻正義又復自相齟齬知非顛達一手所爲也

續衽鉤邊

深衣釋例卷二

三

深衣續衽鉤邊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正義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以後漢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是今朝服之曲裾也

書儀按漢書江充傳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



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角割名曰交輸裁也釋名曰婦人上衣曰袷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然則別有鉤邊不在裳十二幅亦斜割使一頭闊一端狹以濶者在上狹者在下交垂映之如燕尾有鉤邊曲裁其旁邊綴於裳之右旁以掩不相連之處

家禮曲裾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如裳之制但以廣頭向上布邊向外左掩其右如燕尾狀又稍裁其內旁太半之下令漸如魚腹而末爲鳥

深衣釋例卷二

三

喙右向綴于裳之右旁禮記深衣續衽鉤邊鄭注鉤邊若今曲裾

案在旁曰衽在旁之衽前後屬連曰續衽

說苑正諫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屬續通右旁之衽不能屬連前後

兩開必露裏衣恐近於褻故別以一幅布裁爲

曲裾而屬于右後衽反屈之向前如鳥喙之句

曲以掩蓋裏衣而右前衽即交乎其於覆體

更爲完密其名鉤邊者蓋此幅屬于右後衽之

邊句向左前衽之邊耳註之解續衽也曰不殊

裳前後解鉤邊也曰如今之曲裾疏謂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謂續衽也一旁則有曲裾

掩之謂鉤邊也此說甚合書儀及家禮皆謂鉤

邊別綴一幅布于裳之右旁以掩不相連之處

蓋本鄭注曲裾之訓今以曲裾之制考鉤邊知

鉤邊必別綴布一幅于裳之外漢書江充傳充

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如今

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

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

深衣釋例卷二

三

鉤邊如淳因深衣續衽鉤邊之文故連言續衽耳曲裾在旁續衽亦在旁故連言之而曲裾別

垂一幅續則獨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如今新

婦袍上挂全幅緙角割名交輸裁也招魂曰衽

若交竿撫案下些王逸注竿竹竿也言舞者迴

旋衣衽掉搖回轉狀若交竹竿此所云衽即如

淳所云後垂交輸賈逵所謂衣圭也攷曲裾曰

衣圭一曰袷衣釋名婦人上服曰袷其下垂者

上廣下狹如刀圭方言袷謂之裾注衣後裾也

云後裾則如淳所云曲裾垂之兩旁見於後者



也文選傳舞賦珠翠的礫而炤耀兮華袿飛鬢而雜纖注引劉熙釋名婦人上服謂之袿袿衣又曰飛袿又曰雜裾上林賦曰飛纖垂鬢司馬彪曰纖袿飾也鬢燕尾也衣上假飾司馬相如傳師古注纖袿衣之長帶攸乘七發雜裾垂鬢注引司馬彪子虛賦注曰鬢燕尾也衣裳幅幅相屬其狀安得如鬢惟別割繪一幅爲燕尾其揚如飛故云飛鬢如尾之垂故曰垂鬢雖綴於衣裾之上要非裾之正幅故七發特別之

深衣釋例卷二

三

曰雜裾七發之雜裾垂鬢卽江充傳之曲裾垂交輸也故知袿衣之制而後知曲裾之制知袿衣曲裾皆別裁繪幅以綴於衣旁卽知鄭注以鉤邊爲曲裾亦必以表布幅以綴于裳旁書儀及家禮之會鄭注也義蓋如此

衣裳皆有緣

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袂邊廣寸半注尊者存以多飾爲孝續畫又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純謂

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緡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惟袷廣二寸正義深衣外衿之邊有緣裳雖前後相連然外邊曲裾拊處其側有緣

案曲禮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注當室適子也正義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則適庶悉然今云當室則似庶子不同所以爾者通者有二云凡子皆然豈惟當室但嫡子內理烝嘗外交宗族代親既備嫌或不同故特明之所以鄭引深衣

深衣釋例卷二

三

爲注證凡孤子悉同也崔靈恩云指謂當室不當室則純采所以然者當室之孤內理烝嘗外交宗族所履之事莫不傷心故特純素示哀也深衣不云當室者文畧耳以上曲禮正義今攷上文明云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則父母不存冠衣不純采矣爲人子者四字顯統當室不當室言之此孤子當室衣冠不純采凡爲孤子者衣冠皆不純采經文又重加當室二字者恐當室者或耳故申言之正義前一說最是



又案方言無緣之衣謂之襜又曰以布而無緣  
敝而紕之謂之襜蓋惟敝衣乃不施緣後漢書  
明德馬皇后傳常衣大練裙不加緣特崇儉也  
荀子正論篇殺赭衣而不純注純緣也殺之以  
異於常人之服故服以緣爲正制不緣其變也  
鹽鉄論刺議篇以袍合不緣爲非古則古人之  
服無有不緣者矣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注純  
用布無采色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縹緣檀  
弓練練衣黃裏縹緣雜記注長衣深衣之純以

深衣釋例卷二

七

素也據此凶服皆緣他可知矣玉藻童子之節  
也緇布衣錦緣冠禮將冠者采衣采衣卽錦緣  
然則童子之衣猶致飾焉爾雅純謂之緣故注  
曰純緣也又儀禮注飾衣領袂曰純裳邊側曰  
緝下曰緝其統名則曰純緣韓非子外儲說管  
仲善制割質胥無善削縫屬朋善純緣說苑管  
仲善制割屬朋善削縫質胥無善純緣凡緣無不  
兼緝緝者而祇言善純緣是純緣統緝與緝而  
言之也詩青青子衿傳青青衿也箋禮父母

在衣純以青詩素衣朱襺傳領也箋中衣以緇  
黼爲領丹朱爲純也賈誼新書后以緣其領後  
漢書禮儀志絳領袖緣與服志絳緣領袖又與  
服志太皇太后皇后隱領袖緣以條此領與袖  
均有緣之證也吳越春秋越王服犢鼻著樵頭  
夫人衣無緣之裳明裳本有緣無緣所以自抑  
也釋名緣裙裙施緣也此裳有緣之證也凡吉  
服緣均以繒書儀家禮深衣緣黑繒攷戰國策  
下宮綵羅純曳綺縠而士不得衣緣明士本得

深衣釋例卷二

七

以緣也羅純綺縠則繒也春秋繁露服制古者  
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大夫以緣亦不以燕云  
文文繒也是知緣皆以繒也漢書賈誼傳白縠  
之表薄純之裏縵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者天  
子之服也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腰襪  
及襪領者也古謂之車馬幫其上爲乘車及騎  
從之象也晉灼以偏諸縵著衣也師古曰以偏  
諸縵著之也蓋尊者之緣可以盡飾故天子緣  
織成諸侯緣丹朱大夫緣文士庶可以緣績與



青此其差也注衣裳之側緣廣寸半表裏三寸  
袷緣二寸深衣攷證謂袷緣止當寸半若亦二  
寸則徒有此二寸之袷不知衣裳之側緣廣寸  
半注云表裏廣三寸注于袷言廣二寸不言表  
裏則袷止緣表而已其裏不緣則袷亦以裏見  
矣

裳之長及踝

深衣短毋見膚長毋被土

案經云負繩及踝則裳之長以踝爲節春秋昭

深衣釋例卷二

三

元年傳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注端委  
禮衣疏服虔云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深衣  
制短不見膚長不被土然則朝祭之服當曳地  
服言是也據此則經云長毋被土蓋謂深衣不  
當如朝祭之服也漢書朱博傳又勅功曹官屬  
褒衣大袷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  
寸蓋寬饒傳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  
令短離地其云去地三寸云令短離地皆近于  
深衣及踝之制考甲乙經外踝距京骨三寸京

骨距地一寸經云負繩及踝則深衣之裳蓋去  
地四寸比之去地三寸爲彌短矣然尚可及踝  
則下覆脛衣是短不見膚矣

帶當脅下

深衣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注當骨緩  
急難爲中也正義此深衣帶下于朝祭服之帶也  
朝祭服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  
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

案經云當無骨者謂脅骨盡處也故曰毋厭脅

深衣釋例卷二

三

攷廣雅脅幹謂之助通俗文腋下謂之脅脅骨  
之短而在下者曰櫛肋櫛肋最下曰季脅當無  
骨者其當季脅之下歟

凡服殊衣裳深衣不殊衣裳

深衣目錄深衣連衣裳

案儀禮喪服曰布總箭筭蓋衰三年注曰凡服  
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  
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  
衽攷喪服記衣帶下尺注衣帶下尺者要也廣



尺足以掩裳上際也疏若無要則衣與裳之交際之間露見表衣有要則不露見故云掩裳上際也據此喪服有帶下以衣裳不相連也朝服祭服與喪服並同春秋昭二十一傳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又定四年傳句卑布裳而裹之裳裹首而荷于肩則裳有時可以去衣云布裳則必離裳于衣而後可布之也于此見軍服皆殊衣裳其不殊者惟深衣耳又案古以殊衣裳者爲禮服祭服及朝朔之服是

深衣釋例卷二

三

也不殊衣裳者爲燕服深衣是也後世自冕服外以不殊衣裳者爲禮服以殊衣裳者爲燕服此古今之異制也續漢志云若冠通天冠服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梁劉昭注曰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禪衣阜緣領袖爲朝服云蓋古者天子以白布衣素裳爲朝服諸侯以緇布衣素裳爲朝服皆衣裳殊後漢始以袍爲朝服不殊衣裳故司馬彪謂袍爲古之深衣晉宋以後以絳紗袍皂紗袍五色紗袍紗朱衣絳單衣

絳皂襦衣爲朝服具服從省服隋志亦云制本深衣然則不殊衣裳古以爲便服漢晉以爲禮服矣隋志乘輿鹿皮弁服緋大襦白羅裙在宮聽政則服之又云今復制白紗高屋帽其服練裙襦宴接賓客則服之北史柳世隆傳令王著白紗高頂帽儻從皆裙襦袴褶長孫儉傳日晚著裙襦紗帽引客宴于別齋上襦而下裙卽殊衣裳之遺制也然則六朝時轉以殊衣裳者爲便服矣

深衣釋例卷二

三

又案婦人以深衣之制爲禮服不殊衣裳故內司服註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則周禮王后六服制度皆本深衣通典載宋制太后皇后入廟服袿襦大衣謂之祿衣公特進列侯夫人卿校世婦二千石命婦年長者入廟佐祭皂絹上下助蠶則青絹上下自皇后至命婦二千石皆以蠶衣爲朝服齊梁以後並同卽續漢志所云深衣制徐廣所云單衣也其不殊衣裳古今無異然古樂府陌上桑曰綰綺爲



下裳紫綺爲上襦襦與裳不相連者也繁欽定情詩曰何以合歡欣純素三條裾西河記西河無蠶桑婦女著碧纈裙加細布裳東觀記鮑宣之妻悉歸侍御更著短布裳又云王良爲司徒妻布裾徒跣此皆別言裙裳可知衣裳之殊矣然則漢時婦人朝祭之服制同深衣燕閒之服衣裳自殊亦猶丈夫以袍單衣爲禮服而其便服雅尚裙襦通典載後周命婦服制云諸命秩之服曰公服蓋卽制本深衣不殊衣裳者也又

深衣釋例卷二

三

云其餘裳服曰私衣蓋卽衣裙異著者也

深衣釋例卷三

興化任大椿撰

深衣露著而素紕長袂者曰長衣

儀禮聘禮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注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必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裏爲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疏長衣與深衣同布但袖長素純爲異故云長衣素純布也此長衣緣以素爲之故云素純也王制正義又有長衣遭喪權時所服故聘禮云主深衣釋例卷三

深衣釋例卷三

一

國之喪主人長衣待賓是也其長衣制與深衣同但緣之以素長衣之袂稍長故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拵尺

玉藻長中繼掩尺注其爲長衣中衣繼袂拵一尺若今褒矣深衣則緣而已正義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爲長衣

深衣目錄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注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



案敖繼公謂聘禮長衣練冠以受惟爲國君其夫人世子輕于君則主人皮弁服以受繼公以皮弁服爲長衣練冠之殺必有所據攷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占者皮弁註謂麻衣白布衣蓋卽長衣而緣以布者也有司麻衣而占者皮弁則皮弁較麻衣爲吉矣夫人世子之喪旣輕於君故主人受命服皮弁亦較長衣爲殺乎不知雜記注云麻衣布衰非純吉亦非純凶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

深衣釋例卷三

二

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其云純吉之尤者對下占者朝服鄭注云朝服純吉服此注云純吉之尤者謂朝服已爲純吉皮弁較之朝服則尤爲純吉矣尤之一字謂吉服至皮弁而止故以大夫士朔服證之蓋視朔更重於視朝朔服服皮弁可知皮弁爲純吉之尤矣夫人世子之喪大夫受命而服用純吉之尤者於禮安乎麻衣在吉凶之間故服之爲最尤也有表而長袂者曰中衣

詩揚之水素衣朱襮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繡當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正義中衣者朝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

深衣目錄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以素則謂之中衣其異者中衣之袖稍長耳

此條在卷三

王制正義其中衣制如長衣在上服之內

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注繡讀爲綃綃名也

深衣釋例卷三

三

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

中衣在裘及裼衣之內

詩羔裘之革正義若崔靈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衣之上乃加朝祭之服其二劉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



之下卽以錦衣爲裼便是以帛裏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明矣

終南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正義白狐皮爲裘其上加錦衣以爲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綈衣裳錦綈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

深衣釋例卷三

四

服也正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爲之衣衣之白者惟皮弁服耳故言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與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言與爲疑之詞也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引玉藻爲說以明爲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也

羔裘逍遙正義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元冠相配明是朝服可

知

玉藻正義皇氏又云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上有朝服

論語鄉黨邢疏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

深衣釋例卷三

五

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

案詩羔裘之革正義謂裼衣在裘上中衣在裼衣上正服在中衣上攷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詩云衣錦綈衣裳錦綈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據此則錦衣之上復有上衣卽爲皮弁服錦衣裼衣也裼衣之上不得復有中衣明矣又聘禮裼降立注裼者免上衣見裼衣所云免上衣卽玉藻注之上衣蓋皮弁正服也若裼衣之上更有



中衣則免上衣始得見中衣免中衣始得見襦衣注不得謂免上衣即得見襦衣也賈中衣疏謂裘在中衣上襦衣在裘上正服在襦衣上與鄭聘禮玉藻注俱相脗合而詩羔羊之革正義謂中衣在襦衣上與詩羔裘逍遙正義及玉藻正義俱云襦衣在中衣之上亦復自相違迕但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又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襦之皮弁布服而用錦衣襦狐白裘得無以帛裏布之嫌或謂錦衣非通身用錦也惟以

深衣釋例卷三

六

錦爲緣耳婦人衣錦尚絅者亦然然則錦衣仍是素衣但以素錦飾領及袂耳據江氏卿黨圖考今攷玉藻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此非通身用錦者要止名之曰緇布衣而別之曰錦緣不曰錦衣也况玉藻曰錦衣狐裘以本節推之上云元綃衣云綃衣云緇衣云黃衣皆舉通體言之也獨於錦衣則以緣名衣似非本節義例衣錦尚絅謂亦以錦緣皆憑意度惟通身錦衣故惡其文太著始以絅襲之若僅以錦爲緣則與童子

之衣等耳何嫌文太著而襲之乎攷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云冕服絲衣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據正義則經文以帛裏布乃指中衣不指襦衣詩素衣朱襮傳箋皆以中衣爲釋正義引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明中衣以布矣又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正義玉藻云以帛裏布非

深衣釋例卷三

七

禮也此素衣是絲當爲冕及爵弁之中衣禮朝燕之服皆以布爲之據此則以帛裏布句孔氏亦明言其指中衣非指襦衣也中衣之用布用絲必視上衣襦衣則不同此例也如必謂錦爲絲衣不得襦皮弁之布不知論語曰素衣麕裘素衣則絲衣也又何以襦皮弁之布乎玉藻狐裘元端之裘也據詩羔裘正義及狐裘蒙戎正義賈司裘疏玉藻正義所引皇氏而以元綃襦之綃亦帛也又何以襦元端之布乎可知中衣不得以帛裏布襦衣則得



以帛裏布也攷釋名曰中衣在小衣之外大衣之裏小衣卽爲親身之明衣也裘及襦衣及正服皆謂大衣中衣在諸服之內爲諸服襯衣蓋襯衣在裏最近明衣爲便褻之服若以帛裏布則是褻衣反過於正服矣若襦衣則玉藻云襦以見美特取其文與襯服在裏不同故往往以絲衣爲飾解此則錦衣以襦皮弁之裘正不必釋爲錦緣矣詩庶見素冠兮正義云凡經傳之言素衣皆謂白絹賈士冠禮亦云素有二義若

深衣釋例 卷三

八

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縗也卽此文之等是也又云論語注云素用縗者彼上服襦衣用素也故鄭玉藻注明以中衣用素與中衣用布對舉則素之非布卽具本注之內而江氏鄉黨圖考指錦衣以襦爲素衣以襦謂非以帛裏布而不知素衣亦爲絲衣卽亦是以帛裏布也其失可不辨自明矣孔羔裘之革正義謂中衣在襦衣之上亦以皮弁布服不得以錦衣爲襦故進中衣於襦衣之上不知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旣專

指中衣則襦衣用帛雖在中衣外正服內又何以帛裏布爲嫌乎與詩素衣朱襮正義及郊特牲正義前後所見何不相符也

布緣者曰麻衣

詩蜉蝣麻衣如雪箋麻衣深衣正義言麻衣則此衣純用布也衣裳卽布而色白如雪者惟深衣爲然故知麻衣是深衣也

問傳大祥素縗麻衣注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色

深衣釋例 卷三

九

雜記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綏註麻衣白布深衣正義麻衣深衣緣以布

通曰禪衣

玉藻禪爲絢註謂有衣裳而無裏

方言關之東西謂之禪衣古謂之深衣

急就篇禪衣蔽膝布母轉註禪衣似深衣而褻大亦以其無裏故呼爲禪衣

案詩碩人其頤衣錦絢衣箋尚之以禪衣婦人衣服不殊衣裳禪衣亦不殊衣裳故與婦人服



制相合以之網綿衣尤取其上下不殊可以覆  
冒也

又案禪衣諸書名作單衣後漢書馬援傳公孫  
述爲馬援制都布單衣註引方言關之東西謂  
之禪衣說文曰禪衣不重急就篇禪衣蔽膝布  
母縛註禪衣似深衣而哀大亦以其無裏故呼  
曰禪衣云亦以其無裏謂深衣無裏禪衣亦無  
裏也釋名曰禪衣言無裏也有裏曰複無裏曰  
單凡言禪衣皆以單爲義方言禪衣古謂深衣

深衣釋例卷三

十

則深衣亦單矣

又案士喪禮浴衣用篋註其制如今通裁正義  
如今之通裁者以其無殺卽布單衣上下通直  
不別衣裳故得通裁之名後世單衣與通裁同  
制若深衣則猶別衣裳特縫合之不使殊耳此  
布單衣與深衣又大同而小異也

又案漢晉而後以單衣爲不仕者之服後漢書  
逢萌傳後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  
頭待見尚書三國蜀志諸葛亮傳裴松之註引

魏畧徐庶棄其刀劍更踈巾布單衣折節學問  
宋書輿服志今國子太學生服單衣以爲朝服  
是也六朝官品不得服朝服者止得服單衣宋  
書輿服志江左公府長史無朝服止單衣幘以  
單衣次朝服與不仕者之服無以遠別也宋書  
輿服志又載虎賁中郎將羽林監節騎郎其在  
陛列及備鹵簿鷩尾絳紗縠禪衣殿中冗從虎  
賁殿中虎賁及守陵虎賁給絳科單衣則又以  
單衣爲武士之服矣

深衣釋例卷三

十一

附考禪衣

凡服之不殊衣裳者古曰深衣後世曰禪衣  
異名而同實也今取諸經註疏及小爾雅方  
言說文急就篇釋名廣雅所載禪衣畧爲推  
釋名義以附於深衣之末用見深衣創於上  
古漢晉以後並傳其制故曰善衣之次也

禪衣之別曰襍

方言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襍  
說文南楚謂禪衣曰襍

楚詞曰遺余  
襍兮澧浦



廣雅襍禪衣也

案方言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襍說文南楚謂禪衣曰襍襍襍通九歌遺余襍兮澧浦卽所謂南楚謂禪衣曰襍也洪興祖曰捐袂遺襍與捐袂遺佩同意袂佩貴之也袂襍親之也考潛夫論文組綵襍驕奢僭上然則襍雖禪衣其盛麗者又加以綵張衡傳曰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錯雜之袿徽宋書輿服志云太后皇后入廟服袿襍大衣卽所謂深衣制似單衣者也九歌遺

深衣釋例卷三

三

曰袿衣

方言有袿者趙魏之間謂之袿衣

夏前施袿也房報反

案有袿者趙魏之間謂之佐衣郭註前施袿囊考晉書輿服志八座尚書荷紫爲袿囊綴之服加於左肩晉周公負成王制此衣至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卽續漢志所云服衣深衣同制有袍者也宋書輿服志朝

服肩上有紫生袿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南齊書輿服志其肩上紫袿囊名曰契囊世俗呼爲紫荷隋書輿服志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郭註云前施袿囊卽此制也

曰程衣

方言無袿者謂之程衣古謂之深衣

制見禮記

曰襜褕

方言自關而西謂之襜褕

深衣釋例卷三

三

說文直裾謂之襜褕

急就篇襜褕袿複褶袴禪註襜褕直裾禪衣也

案說文及急就篇註均以襜褕爲直裾禪衣考漢書傳不疑傳一男子衣黃襜褕註云直裾禪衣卽說文所云直裾謂之禪衣也蓋禪衣與深衣同制衣裳不殊裾幅通直故曰直裾也漢書何並傳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師古註襜褕曲裾禪衣也此所云曲裾卽鄭註所云鈎邊若今曲裾者也蓋深衣有鈎邊綴于裳之右旁襜



褕有曲裾亦綴于衣之右旁也直裾曲裾各有所據也

又按史記武安侯傳衣襜褕入宮不敬註云非正朝服若婦人服考蔡邕獨斷公卿尚書衣皂而朝者曰朝臣漢書蕭望之傳備皂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皂續漢書輿服志執事冠委貌緇衣素裳然則漢時朝服皂衣猶存緇衣素裳之遺制武安侯入宮不服朝服而衣襜褕衣裳不殊故註云若婦人服也

深衣釋例卷三

古

又按襜褕一衣各異其質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貂襜褕東觀漢記耿純與從昆弟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皆衣縑襜褕絳衣奉迎世祖桓譚新論余從長安歸道病蒙絮被屬襜褕宿于下邑亭中曰貂曰縑曰屬與布單衣不同然則襜褕乃單衣之加飾者也荀子子道篇孔子云由是裾裾者何註裾裾衣服盛貌說苑裾裾作襜褕裾裾褕褕同訓皆言其盛也釋名襜褕亦取義于襜褕然則襜褕爲單衣之褒大者矣

曰種裕

小爾雅襜褕謂之種裕

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謂之種裕

廣雅種裕襜褕也

案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謂之種裕考詩漸車帷裳帷裳種裕也正義云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釋名其貌幢幢然也巾車皆有容蓋註亦云或曰童容襜褕襜褕寬裕狀如車之幢幢儀禮士昏禮其輅有袂註袂車裳帷周禮謂之容車考

深衣釋例卷三

圭

袂與襜同後漢書劉盆子傳乘軒車大馬乘屏泥絳襜絳註云車上施帷以屏蔽者司馬相如長門賦舉帷幄之襜爾雅釋器衣蔽前謂之襜故車之名童容與衣之名童容皆取于襜襜宏裕也

曰褱褕

方言其短者謂之褱褕

褱褕江淮之間謂之褱或謂之筒褱註今筒褱之褱也



說文襍豎使布長襦

廣雅複襦謂之襍

玉篇襍爲襍之重文

按方言襍褌短者謂之襍褌後漢書張衡傳士或解襍褐而襲黼黻註亦云襍褌之短者考說文襍豎使布長襦漢書貢禹傳妻子糠豆不瞻襍褐不完註云襍豎所著布長襦與方言襍褌之短者異訓今考急就篇註云襦自膝以上則襦本甚短襍之長必過于膝故說文云長襦也釋名謂襍褌襍褌寬裕史記司馬相如傳曳獨

深衣釋例卷三

七

繭之褌袍徐廣釋褌曰褌褌索隱引埤蒼曰褌衣長貌也然則褌褌爲禪衣之長者故以褌比之褌則爲長比之褌褌則爲短耳故方言以褌褌之短者爲褌也方言又曰複褌江淮之間謂之褌考列子力命篇朕衣則褌褐張湛註方言褌複褌也則褌乃褌褌之短而複者也又案說文謂褌爲褌使布長褌史記秦始皇帝紀索隱以褌爲勞役之服北史蕭寶夤傳寶夤具小船于江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褌蓋寶夤欲

曰脫于危故託于賤者之服以自免也所謂烏布褌其褌褌之類歟

曰褌褌

小爾雅布褐而紩之謂之褌褌

方言以布而無緣做而紩之謂之褌褌

褌謂之褌

亦謂褌褌

楚謂無緣之衣曰褌紩衣謂之褌

曰褌褌

方言自關而西謂之褌褌

深衣釋例卷三

七

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無緣之衣謂之褌褌

俗名褌褌音偏

案後漢書光武紀曰諸將皆冠幘而服婦人衣

諸于繡褌註云繡褌漢書作褌並音其物反方

言褌褌其短者自關而西謂之褌褌郭璞註云

俗名褌褌據此卽是諸于上加繡褌如今之半

臂也

以上光武本紀註

此註以褌褌爲半臂則褌之義

通于褌

屈褌闊褌通義並同

蓋半臂之制褌兩掖也方言

謂無袂者謂之褌則與半臂相近其亦褌褌之

類歟玉篇諸褌袍也諸將衣諸于繡褌乃于袍



上加半臂也玉篇又曰袼褌禪衣蓋袼褌雖似禪衣而又稍變其制也

曰繳

方言其敝者謂之繳

繳縫納敝故名之也

案上云以布而無緣敝而袂之謂之檻褌此惟云其敝者謂之繳則不兼無緣者言之矣郭註云繳縫納敝蓋近于百納衣矣急就篇註納刺謂之袂宋書徐湛之母會稽公主微時有納布衫襖等衣即所謂繳縫納敝者也北史蠕蠕傳又有緋納襖緋納小口袴摺紫納大口袴褶凡此亦以納名蓋當時炫尚新異轉以華盛之衣仿百納之制六朝盛行此服宋起居注載謝沈常著青絳納襖襠衫是也

曰褶

方言汗襦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褶

曰祗褌

方言自關而西或謂之祗褌

祗音止褌丁牢反亦呼爲掩汀也

說文祗褌短衣也

廣雅祗褌襜褕也

案說文祗褌短衣也後漢書羊祜傳其資惟有布衣祗褌註亦以短衣釋之廣雅曰祗褌襜褕也九辨被荷褌之纍纍今然潢洋下不可帶王逸註云褌祗褌也若襜褕矣祗褌即襜褕而云短衣然則襜褕亦短衣歟考邊讓別傳云讓爲九州衣被則不足

太平御覽作衣被北堂書鈔作之牧

爲單衣襜褕則有餘謂讓尚能如襜褕覆冒一身也急就篇襜褕於複褶襜褕師古註謂之襜褕者取其

深衣釋例卷三

九

襜褌而寬裕也是襜褕非短衣祗褌乃襜褕之短者耳

曰甲襦

方言自關而東亦謂之甲襦

案述異記云乾羅見一神著金銀襦鎧鎧即甲也云襦鎧即方言所謂甲襦也蓋甲以表襦襦制畧同深衣方言之甲襦即深衣所云可以武者也

曰襜褕與襦同



方言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褕

案釋名曰荊州謂襜褕曰布襦亦是襜褕言其  
襜褕宏裕也雜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  
繭裯爲一註繭衣裳若今大襦也徐廣衣服雜  
註曰今皇后謁廟衣衾襦大衣然則釋名謂襜  
褕卽布衾義取衣裳相屬又取襜褕宏裕卽鄭  
註所云大襦徐廣註所云大衣今時俗名直裰  
者豈其遺制歟蓋此衣爲最寬博矣

曰襜褕與衫

深衣釋例卷三

三

方言或謂之禪褕

今或呼衫爲禪褕

偏禪謂之禪褕

卽衫也

狂禪褕謂之襜褕

案魏志管寧傳寧恒著皂帽布襦布裙隨時單

複然則襦有複有禪方言複褕江湘之間謂之

襜褕或謂之箭襦廣雅複褕謂之襜此褕之複者

也釋名有裏曰複無裏曰單則複褕猶云衿褕

也方言或謂之禪褕又云偏禪謂之禪褕此褕

之禪者也然古人又以褕爲著絮之衣釋名褕

奕也言溫奕也東晉近遊賦繫明褕以禦冬褕  
旣溫暖禦冬則必著絮釋名又云單褕如褕而  
無絮也然則褕有絮矣世語云司馬宣王從遼  
東還老人寒凍於路乞一褕南史武陵昭王  
宣照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褕與  
之子良見宣照衣單薦衣於宣照晉書韓伯年  
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褕令伯捉熨斗而謂之  
曰且著褕尋當作複褕伯曰火在斗中而衲尚  
熱今旣著褕下亦當煖據此皆以褕爲禦寒之

深衣釋例卷三

主

衣則近於今之絮襖矣蓋褕制本有禪複漢晉  
以後又恒呼著絮冬衣爲褕故釋名直以奕釋  
褕也

又案方言註今或呼衫爲禪褕又云禪褕卽衫

也然則衫制單而不複故郭璞以衫爲禪褕考

南史百濟傳呼褕曰複衫蓋衫制本單褕則爲

衫之複者褕制本複衫則爲褕之單者故方言

與百濟傳各異也唐書德宗在涼州地熱未給

將士春衣上亦御夾服左右請御衫上曰從我



有冬服未易者豈我可獨衣衫乎據此云上御夾服不肯御衫則是衫制單而不夾明矣可與郭註衫爲單襦互証宋史輿服志有涼衫爲四時便服衫以涼名則衫爲單衣可知方言衲衲謂之禪註云今呼爲涼衣亦以衲衲本單故曰涼衣猶衫制本單故曰涼衫也然考廣雅複衫謂之衲車灌晉修復山陵故事曰衣物練單衫五領練複衫五領是衫亦有單複之分然禪爲衫之本制玉篇襦小襦也禪襦也然則衫制小

深衣釋例卷三

三

而單玉篇訓義最確襦同

又案衫制雖同禪衣而衫袖與他禪衣又異釋名衫芟也末無袖端也考檀弓鹿裘衡長袪註謂袪袖緣口也未練之先狹短無袪正義亦云小祥之前袪無袪疑釋名所云袖端卽檀弓註所云袪口也釋名所云衫袪無袖端猶檀弓注所云裘無袪也蓋衫袖短則無袖端卽古今註所云便於事奉也潛夫論裙襖文被費繪百縑類篇襖短袪衫也然則衫袪之短其近於襖歟漢

書萬石君傳晉灼注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綸宋書渴盤陀國士人著氍帽小袖衫則知衫袖獨短小矣釋名半袖其袪半襦而施袖也謂袖之狹小止得襦之半衫袖或近於是矣又案衫制本同深衣兩裾擁掩更不開勝事物紀原云馬周以三代有深衣請於其下著襴及裾名襴衫其開勝者名缺勝衫卽今四勝衫也今考四勝謂前後左右俱開勝也此又衫之變制矣

深衣釋例卷三

三

曰禕

方言無袪之衣謂之禕

案石林燕語背子本半臂武士服背子半臂皆無袪之衣也其卽禕之遺制歟石林燕語又謂余於大觀間見宰執接堂吏押文書猶冠帽用背子今亦廢矣而背子又引爲長袖與半臂制又不同演繁露謂長背子與裘畧同亦指背子之有袖者也蓋背子本無袖古之禕也至南宋後則又易而爲衫矣



曰袒飾

方言袒飾謂之直衿婦人初嫁所著上衣直衿也

廣雅袒飾長襦也

案襦在上衣之內必袒而後見其飾故曰袒飾儀禮鄉射記大夫纁襦大射禮公袒朱襦蓋鄉射大射並服朝服而以纁襦朱襦爲裏衣用纁用朱盡飾也射則必袒故以纁朱爲飾也古人於衣內多襯襦春秋文八年穀梁傳或衣其衣或裏其襦襦在大衣之內故云裏也與左傳皆表其袒服

深衣釋例卷三

三

同 呂氏春秋離謂篇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所謂衣上衣也故大獄酬以衣襦袴裏衣也故小獄酬以襦袴隋書輿服志遠遊冠之制服白紗單衣承以裙襦則裙襦爲單衣之襯服也襦爲襯服在內因袒而始見則近於裼衣矣裼衣見美謂見裘之美也直衿似今之對衿袒飾特爲直衿或取其可以露裘歟漢書韓延壽傳延壽衣黃紬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也後漢書儒林

傳習方領能矩步李賢註亦曰直領蓋漢晉以後多服直領故註家類以習見者爲釋而郭璞註云婦人初嫁上衣直衿可見當時猶以直衿爲婦人服袒飾在上衣之內便服也領用直衿或不嫌與交領異乎

又案張良傳有老人衣褐至良所師古註云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也裘卽如今之道服也斜領交裾與今長背子畧同其異者背子開胯裘則縫合兩腋也然今世道士所服又畧與

深衣釋例卷三

三

裘異裘之兩裾交相擁掩而道士則兩裾直垂也云兩裾直垂則兩衿亦必直垂然則後世道士之服亦卽袒飾直衿之遺制歟

曰袍

與繭同

詩無衣與子同袍毛傳袍繭也

玉藻繡爲繭縕爲袍

喪大記袍必有表註袍褻衣

爾雅釋言袍繭也

方言裘明謂之袍



說文袍襦也

釋名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義亦然也

廣雅褒明袍長襦也

案儒行孔子在魯衣逢掖之衣正義以爲大袖深衣續漢書禮儀志謂袍近逢掖之衣然則袍爲大袂深衣也釋名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續漢書曰三老五更皆服都祿大袍後漢書明帝

深衣釋例卷三

三

紀云大袍單衣然則袍制大而長故廣雅以褒明袍皆爲長襦也考襦本短衣說文襦短衣也吳越春秋越王夫人施左關之襦無緣之裳襦下有裳則襦爲短衣可知急就篇袍襦表裏曲袷裙師古註長衣曰袍下至足跗短衣曰襦自膝以上蓋襦制本短其或長于襦者則特別之曰長襦漢書匈奴傳曰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廣雅以袍爲長襦則所云長襦錦袍者乃目錦袍爲長襦耳廣雅袒飾褒明袍襦釋皆爲長

襦而袍尤長矣

又案說文禪衣不重袍之不殊衣裳雖與禪衣同而單複則異內司服及雜記註並謂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裏之如今袷袍襪重緇矣正義謂連衣裳有表裏似袍故云皆袍制不禪然則袍有表裏與禪不同玉藻纁爲纁纁爲袍說文襦袍衣也袍襦也以絮曰繻以緇曰袍然則袍不特有表裏且有著矣又考喪大記袍必有表註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蓋袍爲深

深衣釋例卷三

三

衣之制特燕居便服耳故云褻衣若無衣以表之則不成稱又士喪禮祿衣疏祿衣連衣裳者以其用之以表袍蓋袍以祿衣爲上服也是袍爲有著之衣古以爲襦衣續漢書輿服志云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據此則周公亦第以袍爲宴居服也通典載漢明帝永平中議乘輿冠通天冠深衣制有袍自漢以後始以絳紗袍皂紗袍爲朝服矣釋名云袍苞也苞內衣也云苞內衣則爲上服矣蓋據當時之制也



又案玉篇袍襖也諸書往往以襖與袍並舉考南齊書魚服侯子響傳云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北史蠕蠕傳云賜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是知袍與襖同類考宋史輿服志云起二月給羅衫起十月給紫猷正綿襖夫春給衫衫爲單衣冬給襖則襖爲煖服也袍有表裏又有著故與襖畧同也六朝以後將士多用襖北史周尉遲迥傳云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唐制將帥之服多用袍軍士之服多用襖

深衣釋例卷三

夫

新唐書輿服志黃麾仗衛士所服曰黃地雲花襖冒曰白地雲花襖冒曰青地雲花襖冒曰赤地四色雲花襖冒曰黑地雲花襖冒其都尉主帥將軍檢校所服曰豹文袍曰獅子文袍曰繡袍曰紫綃連甲緋繡葵花文袍將帥服袍而軍士服襖是襖次于袍于此見六朝以後多以袍襖爲武服則袍襖同類新唐書儀衛志又云次左右衛門各二每門二人執夾皆赤綦襖黃袍冒是每人皆以黃袍爲表服以赤綦襖爲裏服

亦可以知袍之廣長而襖之短狹矣後魏書高祖復至鄴見公卿曰朕昨日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則襖近于襦矣又案玉藻續爲繭緇爲袍註續新綿緇舊絮舊絮不及新綿之煖左氏傳盛夏重繭不特衣有著之衣且用新綿極形其惡寒而喜煖也又曰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亦以新綿爲至溫也蓋袍襦同制而著則異耳

曰釋

深衣釋例卷三

夫

詩無衣與子同澤箋釋褰衣近污垢廣雅釋長襦也

案馬縞古今註汗衫蓋三代之襯衣也禮曰中單漢高祖與楚交戰歸帳中汗透改名汗衫至今亦有中單據此則汗衫卽中衣矣不知汗衫與中衣不同漢書萬石君傳師古注厠脇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釋名汗衣也身受污垢之衣也詩謂之釋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肩胸背言羞鄙于袒而



衣此耳方言汗襦卽謂此也若中衣則異是釋名云中衣在小衣之外大衣之中所謂小衣卽師古漢書注所云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者也所謂大衣卽朝服裼衣等是也中衣既在小衣之外卽在汗衫之外馬縞以中衣爲汗衫非也又案詩箋謂釋褻衣近汗垢卽釋名所云身受污垢之衣詩謂之釋者也正義以釋爲袴非箋義也說文釋袴也箋明以釋爲褻衣則衣而非袴矣喪大記註以袍爲褻衣此箋以釋爲褻衣

深衣釋例卷三

手

則袍釋同類故周禮春官註巾絮褻衣袍釋之屬亦以釋與袍並舉也蓋袍爲祿之裏衣釋亦裏衣也而尤爲親身易濡汗澤故曰近汗垢也此詩首言同袍次言同澤均以衣言次言同裳則知釋非袴矣蓋袴不先裳也

曰襦

說文襦短衣也

廣雅襦長襦

案說文襦短衣而廣雅訓云長襦與說文異考

玉篇襦短衣襦長襦也連腰衣也是襦襦並同深衣而襦長襦短玉篇區畫甚明廣雅旣云長襦則襦似當作襦禮記繭衣裳註若今大襦釋名襦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也荊州謂禪衣曰布襦亦是襦言其襦襦宏裕也襦旣襦襦宏裕則爲長襦明矣說文以襦爲短衣又以襦爲短衣則襦卽襦類不得與長襦混也

曰褐

詩無衣無褐箋褐毛布也

深衣釋例卷三

圭

孟子許子衣褐註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或曰褐編泉衣也一日粗布衣說文褐編泉鞮一日粗衣急就篇鞮鞫角褐鞮巾註褐毛爲衣或曰麤衣也

案詩七月箋孟子註急就篇注並以褐爲毛布孟子註又以褐爲編泉衣又以褐爲粗布衣淮南子齊俗訓註楚人謂袍爲短褐大布潘岳籍田賦被褐振裾註褐麤布也然則褐一衣耳而



毛臬布各異說文曰粗衣蓋統毛臬布而言之也詩七月無衣無褐箋云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則別褐于衣史記劉敬曰臣衣褐衣見衣帛衣帛見則別褐于帛卽說文所云粗衣也褐爲粗衣又爲短衣晏子諫上篇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墨子公輸篇戰國宋策並云舍其文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荀子大畧篇衣則豎褐不完註豎褐童豎之褐亦短褐也淮南子齊俗訓必有管躄跣躄短褐不完者覽冥訓霜雪亟集短

深衣釋例卷三

三

曰要襦

釋名要襦形如襦其要上翹下齊要也

案釋名要襦形如襦旣云如襦則非襦矣蓋襦

不皆施要其施要者則曰要襦猶衫不皆施襦其施襦者則曰襦衫耳急就篇註一曰短而施要者曰襦乃專指要襦也要在襦上故曰上翹短止及要故曰下齊要也宋書輿服志羽林在陛列及備鹵簿服絳料單衣上著韋畫腰襦腰襦短而單衣長故單衣上得著要襦也

曰反閉

釋名反閉襦之小者也却向著之領向于背後閉其襟也

深衣釋例卷三

三

案漢書萬石君傳晉灼註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綸所謂反門或卽釋名所云反閉歟釋名又曰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集韻侯綸之綸徒侯切云短袖襦則侯頭卽侯綸然則侯頭亦卽反門小袖衫矣

曰從

廣雅從禪衣也

曰裨襦

廣雅作襦謂之裨襦



案史記荀卿列傳于是有裨海環之註裨海小海也衛青傳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小顏曰裨王小王也是裨訓爲小裨襦當卽小襦也

曰襦

釋名襦禪衣之無糊者也言袖直形如溝也

案宋書輿服志隋書禮儀志武士之服朝服以下有絳單衣又有絳科單衣又有絳襦衣又有袴褶然則襦衣次于單衣袴褶又次于襦衣南齊書呂安國傳云汝後勿作袴褶驅使單衣猶

深衣釋例卷三

三

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蓋謂安國他時當大貴單衣猶恨不稱更不必言襦衣矣江表傳呂範釋襦著袴褶執鞭詣闕下啟事蓋襦衣長同單衣尚不若袴褶之服短而便捷宜於武也宋書輿服志諸受朝服革帶一諸受單衣及襦袷帶緣各一段蓋單衣襦衣不得服革帶次于朝服故也隋書輿服志云公服冠幘紗單衣流外五品以下九品以上皆著襦衣爲公服蓋流外官公服僅得服襦衣不得服單衣是襦衣次于單

衣也唐書車服志云襦衣制如絳公服而狹袖形直如溝不垂糊緋褶大口袴紫附襦去方心曲領假帶然則襦衣得有方心曲領假帶矣以其優于袴褶故也

曰袴褶

玉藻吊爲褶註謂褶有表裏而無著

急就篇襦襦袷復褶袴褶註褶謂重衣之最在上者其形若袍短身而廣袖袴脰衣也

釋名留幕冀州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留牢也幕

深衣釋例卷三

三

絡也言牢絡在衣表也

案袴褶之制馬端臨曰袴褶魏晉以來以爲車駕親軍中外戒嚴之服晉志雖有其說而不言其制然旣曰戒嚴之服必軍服也至隋詔百官從行服袴褶軍旅間不便遂令改服軍裝爲紫緋緣青之服則所謂袴褶又似褒衣長裾非鞍馬征行所使者與戒嚴之說不類唐時以袴褶爲朝見之服開元以來屢勅百官朝參應服袴褶而不服者令御史糾彈治罪蓋以爲六品以



下之通服韻書訓褶爲袴又爲袷也然袴裳也袷衣之交領也則不知所謂袴褶者一物乎唐輿服志羣臣服條內有緋褶大口袴則又是二物然不知所謂緋褶者衣乎裳乎當俟精識考古之士而計之以上通考今攷褶自爲衣與袴各爲一物開元禮注以褶爲複衣袴褶之褶短衣廣袖雖與玉藻褶制不同而以褶爲複則本玉藻則袴褶之制乃上著複衣而下著袴也隋志鹿皮弁服絳羅襦白羅裙在宮聽政則服之平巾幘黑幘紫羅褶南布袴侍從田

深衣釋例卷三

三

狩則服之褶以羅而袴以布則褶袴非一物可知平巾幘之紫羅褶猶鹿皮弁之絳羅襦也平巾幘之白布袴猶鹿皮弁之白羅裙也襦爲衣則褶亦爲衣明矣褶下著袴猶襦下著裙田狩之服不著襦而著袴以其便也新唐書儀衛志平巾幘大口袴衫袴而著衫曰袴衫猶袴而著褶曰袴褶也又考急就篇檐袷袷袷袴禪師古注褶謂重衣之最上者其形若袍短身而廣袖釋名留幕冀州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留牢

也幕絡也言牢絡在衣表也云大褶卽急就篇所云褶也云下至膝卽師古注所云短身也袴而不裳便于武事故戒嚴多服之也至隋以袴褶從行軍旅間不便改服軍裝非以袴褶爲袷衣大褶也考隋志袴褶今纂嚴文武百官威服之車駕親軍則縛袴不舒散也據此則戒嚴之袴褶袴而不縛從軍之袴褶乃縛袴也故南史東昏侯傳曰急裝束袴朱書沈慶之傳慶之履韎縛袴入又南史朱袁淑傳劭因起賜淑等袴

深衣釋例卷三

三

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分之分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然則軍裝不特縛袴卽褶亦縛之隋改袴褶爲軍裝蓋改常時袴褶爲急裝耳以常時袴褶不縛故也宋輿服志又云故令文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六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並白大口袴云大口卽所謂袴袷也據師古註褶雖短于袍而大袖大口袴不縛畧近于裳故開元間又以爲朝參服也北史蠕蠕傳有緋納小口袴褶紫納大



口袴褶謂小口袴而加褶大口袴而加褶褶自  
爲衣不得蒙大口小口之名也袴異于褌褌在  
袴內褻衣也袴在褌外禮服也宋書輿服志朝  
服一具內有革帶袴各一又云諸受朝祭袷  
袴練一丈四尺縑二丈是言禮服者必及袴可  
知袴非褻衣蓋卽裳之變此常叅所以服袴禮  
附考袴制

案續漢書輿服志祭服絳緣爲中衣絳絺袴袴  
與中單並著在禮衣唐會要貞觀間令百僚朔

深衣釋例卷三

美

望日服袴褶以朝則袴非親身之褻衣也其親  
身者褌也三國魏志韓宣傳宣以當受杖預脫  
袴纏褌及見原褌腰不下乃釋而去蓋古之袴  
在褌外故宣脫袴而後纏褌也淮南子原道訓  
短絺不袴以便涉游短絺卽短褌也謂但服短  
褌而不袴乃便于涉游也隋書地里志其男子  
但著白布褌衫更無巾袴謂但著裏褌不著覆  
褌之袴也急就篇補註袴謂脛衣也大者謂之  
倒頓小者謂之校袴袴之兩股曰襠合襠謂之

褌最親身者也史記司馬相如著犢鼻褌姚令  
威云醫書膝上二寸爲犢鼻謂褌之長則至此  
夫褌止至膝上二寸則下不貫脛不貫脛則無  
裱方言無裱之袴謂之裱卽謂是也褌親身在  
內故短而合襠袴包褌在外故長而有裱此急  
就篇所以名袴爲脛衣也東觀記黃香家貧經  
冬無袴魏畧賈逵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  
旣明著孚袴去列士傳馮驩經冬無袴面有饑  
色蓋但有短褌而無長袴不足以禦寒也褌猶

深衣釋例卷三

美

衣之汗濡袴猶衣之上服故唐制褶而著袴爲  
朔旦朝服也事物紀原載實錄褌漢晉名犢鼻  
北齊則與袴長短相似然則袴褌無別自北齊  
始也

曰襠襠

釋名襠襠其一當胸其一當背也

廣雅襠襠謂之裱腹

案襠襠甲一名襠襠衫宋書薛安都惟著絳納  
襠襠衫隋書輿服志正直絳衫從則襠襠衫是



也考宋史輿服志曰大祖建隆四年范質議云開元禮武官陪立大仗加脰蛇襖襖如袖無身以覆其膊脰從肩領覆膊脰共二尺二寸釋文王篇相傳曰其一當胸其一當背謂之兩當謂兼存兩說擇而用之以上宋史輿服志今劇演將帥所被金銀甲卽所謂其一當胸其一當背者也襖襖甲古既稱襖襖衫安有無身之衫乎劉孝標樂府襖襖雙心共一抹脰腹兩邊作一襖蓋一當胸一當背故曰雙心屬合兩邊以固前後又曰脰腹則廣雅

深衣釋例卷三

罕

所謂襖襖謂之脰腹也

又案隋書輿服志諸將軍侍從之服一曰紫衫金玳瑁裝襖襖甲一曰紫衫金裝襖襖甲一曰絳衫銀裝襖襖甲蓋外著襖襖甲內裏紫絳衫衫制短小爲襖襖之襖服尤便捷也南史齊崔景慧傳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散則直以衫代襖襖矣古之甲自身至要自要至脰分而爲三以組屬之故曰三屬之甲襖襖不殊上下自肩直垂此深衣之制便于軍旅者也故曰可以武也

曰袿衣

方言袿謂之裾

釋名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案漢書江充傳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輪如淳曰交輪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是禮深衣續袿鈎邊賈逵謂之衣圭卽釋名所云上廣下狹如刀圭也如淳謂交輪垂之兩旁則晉灼所謂衣圭似惟兩旁有之矣考傳毅舞賦華袿飛鬋而雜纖羅枚乘七發雜

深衣釋例卷三

罕

裾垂鬋皆謂袿形如鬋錯雜飛動則衣袿宜不獨見于兩旁矣爾雅釋器衣袿謂之袿註衣縷也齊人謂之縷或曰袿衣之飾然則衣圭乃縷縷下垂如旌旗之有旒卽所謂雜裾也與曲裾交輪見于兩旁者形制相似而更加華盛耳

曰諸于

說文袿諸袿也

案漢書元后傳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卽袿衣之類也後



漢書光武紀見諸將皆冠幘而衣婦人衣諸子  
繡屈云婦人衣卽師古註所謂袿衣之類也







大戴禮記解詁序

三代之禮因革損益與時爲汗隆聖王之大經大法於此焉周衰禮廢杞宋無徵聖人適周問禮因以知郁郁之禮諸侯滅去其籍而周禮之放佚者多矣蓋不俟秦火之酷也漢興遺經問出六官存五儀禮存十七有志於考禮者雖諸子百家猶將采綴而輯錄之况二戴之傳出於聖門之所記乎今小戴記行而大戴記幾廢是學者所宜究心也小司馬言大戴禮八十五篇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崇文總目言大戴禮記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郡齋讀書志皆言四十篇今本乃實存三十九篇蓋各本或缺第六十七篇或以七十二七十三爲兩篇是以篇第有異耳予考哀公問投壺篇名經文皆與小戴同又禮察篇與經解同曾子

大戴禮序

大孝篇與祭義同隋書經籍志謂戴聖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者謬也踐阼篇諸銘見太公陰符金匱之文文王官人篇見汲冢周書禮三本勤學兩篇見於荀子保傅篇見於賈子新書五帝德帝繫姓司馬遷採以作五帝本紀且夏小正及孔子三朝曾子皆別爲書今三朝五篇漢書孔子三朝七篇其一篇按今本有哀公問五議二篇又小辨用曾子十篇俱兵少問三篇皆公問答語疑卽三朝記之五也曾子十篇俱見記中其間多寡不同踳駁間出要爲七十子之徒及周秦漢間老師宿儒所傳無疑漢書謂戴德戴聖慶普皆后蒼弟子三家立於學官蓋指士禮言之若大戴禮未立於學故史記謂五帝德帝繫姓儒者或不傳而索隱言二者皆非正經漢時儒者以爲非聖人之言多不傳學也然詩書之序或疑其僞古文尙書出自梅賾皆得立於學而大戴記宋時列於

十四經先哲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情嚴禮樂之辨究度數之詳固已度越諸子百家矣與小戴記並行宜也又考河間獻王所獻其百三十一篇劉向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又后氏戴氏古經七十篇今自小戴記四十九篇及大戴記三十九篇去重複之外實八十四篇遺佚已踰其半可勿鄭重愛惜疏通而證明之歟大戴記之注傳世者惟盧辯一家而簡畧無以發其博大精深且傳寫日久訛舛滋甚予友盧學士文昭戴太史震曾釐正其文字而注解未及爲汪君綢青恐微言之將墜也作爲解詁糾集同異采擷前說一字之誤必折衷於至當蓋顓力者三十餘年矣後世有復十四經之舊者大戴之書將立於學官則君之釋詁當與孔賈之疏並行豈不偉哉青浦同學弟王昶序

大戴禮序

右序作於乾隆乙巳丙午間時汪君客余西安官署手寫稿本既成屬予點定因爲之序未幾汪君辭去予又宦游中外垂十年始乞身歸里而汪君下世已久訪其遺書幾不可復得丙辰春予主講婁東書院兼修州志網羅文獻屬邑以詩文雜著送入藝文者頗多而汪君之甥徐生杏以是書來質則楮墨如新不勝人琴之感隨命胥手繕錄副本藏諸家塾未暇付梓也去年四月金生元鈺錢生伺以汪君爲其鄉老宿而撰述鮮傳且大戴禮注向無善本奮然以募刻是書爲任而遠近好學之士暨心儀汪君者爭輸貲捐助不一年而事竣復請予爲敘余耄荒日甚不能重讀是書且其大旨已略具前序可弗贅言惟諸君募捐助刻俾若滅若沒之書一旦傳布藝林其敬恭桑梓之



誼有非流俗所能幾及者太史公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若諸君者非其人歟余故書其絲起如此爲好事者勸并以慰汪君於九京云嘉慶九年歲在甲子九月王昶書時年八十有一

大戴禮序

三

大戴禮注補

參訂姓氏

青浦王昶述庵

嘉定王鳴盛西泚

嘉定錢大昕竹汀

鎮陽畢沅秋帆

江寧嚴長明道甫

陽湖洪亮吉稚存

陽湖孫星衍淵如

嘉定錢大昭可盧

嘉定王澐定山

武進莊圻似撰

嘉定錢坫獻之

嘉定蔡泳芝田

仁和趙魏晉齋

江寧王鑾鐵瓶

嘉定李鳳昌桐園

嘉定周式濤容齋

嘉定張灝華坪

涇縣朱怡

嘉定秦溯萱亦園

嘉定李景董桂巖

涇縣朱德懋

大戴禮參訂姓氏

一

嘉定黃鍾損之

青浦王肇和濩谿

嘉定金元鈺堅齋

嘉定胡起鳳質夫

嘉定秦鑑澡石

嘉定錢侗同人

嘉定李興仁壽雲

嘉定張家榮馨滋

嘉定徐杏魯壇

嘉定徐芝采三



大戴禮解詁目錄

嘉定汪昭少山編

今卷之一

王言第三十九 原注闕

尚書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董氏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盡而述其中謂之王三者天

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

禮記明堂陰陽錄王者承天統物者也

樂稽耀嘉仁義所生爲王

說文解字王天下所歸往也六書刊定中書近上王者則天之義

十氏寶曰王天子之號三代所稱

說文解字直言曰言

大戴禮解詁目錄

釋名言宜也宜彼此之意也

武英殿校本曰王字篇內凡十九見曰王言者二曰明王

者十六曰霸王者一程本朱本沈本並訛作主劉本表本

高安本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此一處未訛今

據以訂正攷鄭康成注坊記云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

言君避諸侯也帝昭注國語於魯語云大夫稱主妻亦如

之於晉語云大夫妻稱主從夫稱也爾雅釋詁林蒸天帝

皇王后辟公侯君也主字不得列其間曲禮凡執主器注

云主君也疏云大夫稱主今此言主上通天子諸侯下含

大夫爲君者故并曰主蓋曲禮稱凡執主器舉就爲臣者

言不遺其臣於大夫者今此篇陳明王所以王天下之道

不得稱主明矣况霸王對舉謂霸者王者不可言霸主甚

明王肅私定家語多勦襲此書仍作王言篇

昭案王各本訛作主今據篇內及孔子家語訂正其

文與家語稍異

哀公問五儀第四十 原注闕

史記魯周公世家定公卒子將立是爲哀公案世本將作將

周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案五儀二字本此然此篇言人

楊氏倬曰言人之賢愚觀其儀法有五也

昭案儀各本作義今據荀子哀公篇人有五儀說文

繫傳義者事之宜故言從人義訂定又案鄭司農於

周禮注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洪氏适隸釋

云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義吳氏械韻補亦云知

古者儀義通也此篇與家語荀子畧相似

大戴禮解詁目錄

哀公問于孔子第四十一 原注闕

鄭氏目錄哀公問者善其問禮

昭案前半篇至其爲禮也句與家語問禮篇相似孔

子侍坐以下與家語大昏篇畧同

禮三本第四十二 原注闕

諱詩外傳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

釋名禮禮也得其事體也

禮正義曰明禮之本意

昭案荀子禮論篇有之視此加詳或云此篇在三朝

記中

今卷之二

禮察第四十六 原注闕



史記禮書至察有以說司馬貞索隱言禮之至察有以明隆殺損益委曲情文

王氏應麟曰賈誼審取舍之言見禮察篇

夏小正第四十七 正如字又音征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氏注曰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

史記禹本紀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

舊說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

為朔 此樂痛春秋之文也依鄭康成之例稱曰舊說

北史魏孝武釋奠國學詔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

小正篇

隋書經籍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王應麟曰德取以為記

大戴禮解詁 目錄

三

云撰誤矣 新唐書歷志曰夏小正雖頗誤然失傳乃義和遺蹟

朱子發曰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呂不韋

取以為月令其上則見於夏小正

困學紀聞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

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

又傳氏夏小正序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今按月令孟冬

講武注引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凡引小正者九詩七月箋

引小正者一朱子發曰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

應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

豈時訓因小正而加詳與

明堂大道錄曰案禮運孔子先言大道之行而及禮繼言

夏殷之道而及夏時坤乾蓋二書皆大道之寄也夏有大

正有小正大正者即周語所稱之夏令小正者大戴記所載是也戴氏夏小正傳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又

云四月昂則見初昏南門正戴氏傳曰南門者星也歲再

見一正蓋大正所取法也四月值离离南方之卦明堂取

諸此故云大正所取法也然則孔子所云夏時乃大正也

戴氏傳傳諸周秦先師知當時有大正之書漢時已亡鄭

氏據所見而言故云其書存者有小正言存有不存者矣

昭案夏小正傳或以為卜子夏撰未聞所據先儒有

不信夏小正者祖冲之以夏歷七曜西行特違眾法

劉向以為後人所造朱紫陽疑夏小正出迂儒之筆

非孔子所見夏時本文而輯儀禮又取夏小正而不

取時訓明寧海方氏孝孺以為此果夏之遺書孔子

大戴禮解詁 目錄

四

獨不編於禹貢嗣征之間孔子僅見此書奚不曰得

夏小正而曰得夏時其言甚辨然較之逸周書之周

月解呂不韋之月令淮南子之時則訓尤為古質矣

非周秦間人所造特祖龍灰燼象隸承訛脫簡或所

不免其為古書無庸疑也舊本經傳參雜今取諸家

校定本及單行夏小正注本勘正傳文皆低一格以

別之

今卷之三

保傳第四十八

漢書昭帝紀始元五年六月詔曰通保傳傳注文類曰賈

誼作在禮大戴記 案蔡邕明堂論引禮記保傳篇文選注李周翰曰傳保謂傳訓保養者

朱子曰其言教太子輔少主之道與誼本傳疏語同當時



以列於論語孝經而進於君蓋已有識其言之要者矣  
玉海漢保傅傳序保傅傳者漢梁太傅誼所作也漢朝之  
儒惟賈生粹學淵識通達治體謂元良天下之本本正而  
天下定若昔大猷保身傳德固匪正人涵養薰陶相觀而  
善用其遺後人休廼凡往證今參經訂史摠眇論以詔萬  
世孝昭嗣服嚮學崇儒是傳與孝經論語尚書迭敷旃夏  
大義之通見於始元五年六月之詔煌煌休茲毓德之淵  
源典學之矩範也庸鋪繹要旨而為序曰聖人觀海雷之  
象是以詒孫謀燕翼子蓋取諸震觀山下出泉之象是以  
選左右蚤論教益取諸蒙相古先民丕若歷年罔不在初  
自貽哲命禹戒湯訓文謨武謀啓迪後昆茲率厥典立之  
師保謹輔道也教之禮樂順德性也抗法以登其善齒育

大戴禮解詁 目錄

五

以遜其志教學之志文王世子備矣是傳尤正于始而謹  
于微八歲人虎闢束髮就太學不待成人而教也太子始  
生舉必以禮太師吹銅正聲太宰持升正味不待就傅而  
教也胎教之道書玉版藏金匱不待初生而教也有道有  
充有弼有承史司過工誦諫中車有教膳宰有規不惟三  
公三少孝仁禮義之道習也始陳周秦之隆替終論賢佐  
之得失復以詩禮易春秋明謹始敬終之義曰學禮曰明  
堂之位曰青史氏之記三代文獻森然在目如旦佚之立  
前後望爽之翼左右其末章曰鏡所以察形古所以知今  
誼之意深矣傳亥匪人羸轍未遠逸民翼惠亦罔克壽孝  
文初載肇立元子越六年誼孰數於前曰選端士曰去邪  
人然智囊之進刑名之習以規為瑱聽之藐藐後九十餘

年昭帝始誦習之業隆於襁緥德伴於成后誼之書有助  
焉迺若大夫進諫白虎通述之帝入五學邕宗元識之禮  
在衡和在軾頴達詩疏又稱之廟與王度記太初篇韓詩  
內傳並言班史本傳槩而未詳嘉言不彛千載眇觀愚謂  
著翼善之記不如監是書而善自明撰養德之傳不如實  
是書而德自進青宮之紀博矣讀是書知其要也瑤山  
之則微矣讀是書知其亡實也輔翼之臣有能采而獻之  
可以衍勿海之潤增前皇之暉萬年惟王永保民蓋自茲  
始敢著謏聞於篇端按新書五十八篇是傳分為傳職保  
傅容經胎教四篇文頴謂在禮大戴記今列於第四十八  
篇

大戴禮解詁 目錄

六

鄭氏元祐曰取舍保傅等篇雖見於賈誼政事書然其增  
益三公三少之責任與夫胎教古必有其說否則不應有  
是也

今卷之四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隋書經籍志曾參傳一卷案唐書藝文志及文獻通考皆  
作二卷所謂曾參傳未知即曾  
子書

朱子曰世傳曾子書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  
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何氏焯曰疑曾  
子之書已亡後

人采大戴  
禮記篇之

王氏應麟曰漢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傳視漢亡八篇矣  
十篇見於大戴禮景迂云世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  
朱文公云所記雖或甚疎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案劉  
清之



集錄七篇內篇  
外篇雜篇各三

王氏漢藝文志攷證隋唐志曾子二卷參與弟子公明儀  
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  
地萬物之理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圖皆見於大戴禮於篇  
第爲四十九至五十八蓋後人摭出爲二卷

晁氏郡齋讀書志曾子二卷曾參撰漢藝文志曾子十  
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傳曾子  
二卷十篇本也有題曰傳紹述本豈樊宗師與視隋亡目  
一篇攷其書已見於大戴禮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  
分不知曾子在其中與否也子從父詹事公嘗病世之人  
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寡知子思中庸者雖

大戴禮解詁 目錄

七

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以文字回舛謬誤乃  
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叅校頗爲是正而盧注遂  
行於曾子云

書錄解題曾子二卷凡十篇具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  
別行慈湖楊簡注

方氏孝孺曰曾子十篇其辭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  
格言正論雜陳其間而於言者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  
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開有不純

曾子本孝第五十

爾雅善父母爲孝

呂氏春秋務本莫貴於孝又曰民之本教曰孝高誘注本  
始也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淮南子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

昭案論語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皇氏侃疏云  
若其本成立則請行之道悉滋生也又云以孝爲基  
故諸衆德悉爲廣大也本孝立孝之義殆本於此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昭案小戴祭義有此而較詳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今卷之五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顏氏師古曰成法曰制

大戴禮解詁 目錄

八

昭案說文制裁也曾子之言裁度而合於制度也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釋名疾病也客氣中人急疾也病並也與正氣並在膚體  
中也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王氏應麟曰曾子天圓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  
而精者也

昭案此篇與淮南子天文訓有相同處

今卷之六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史記文王太子發之立是爲武王

北齊邢子才議曰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篇

孔氏穎達曰踐履也阼主人階也

洪氏曰武王銘諸物不曰視爾所代則曰溺不可救不

曰其既將大則曰社稷爲危何其詞之嚴也堯舜性之也

湯武身之也身之則寧過於檢防求進乎性之之域也

真氏德秀曰湯武學而知之湯之學於伊尹武王之問洪

範問丹書卽格物致知之事湯之不通聲色不殖貨利以

義制事以禮制心銘盤以自警武王於戶牖楹席觴豆弓

矛亦各有銘皆誠意正心之事也

黃氏庭堅曰觀禮書得此銘以鑒小人之影去道遠矣乃

書於坐之左右以爲思默補劓之方

大戴禮解詁

九

周氏曰武王畏聖人之言傳之如此其敬後人安得不

畏乎

王氏應麟曰有周盛時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三皇五

帝之書外史掌之丹書蓋前聖傳心要典也學記正義謂

赤雀所銜丹書乃尚書帝命驗識緯不經之言君子無取

焉武王銘十有七章蔡邕以爲十八章豈有闕文與大戴

禮有盧辨注今列于前鄭康成所引黃太史所書攷其文

之異者又采摭諸儒之說爲集解金匱陰謀載武王銘書

附著於末至於庶幾歌見春秋內外傳夫以聖王治已

養心表裏交正如此況學者可不勉與有能左右觀省朝

夕習服若衛武公日誦抑戒之詩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庶

其寡過矣乎因書以自儆

又曰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後漢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

武王衣之銘曰桑榆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

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

湎致非社稷爲危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

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凡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

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太平御覽

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

活簞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又

引金匱其冠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告書履曰

行必慮正無懷倖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

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

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門之書曰敬過賓客貴賤無

大戴禮解詁

十

二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屬之書曰閱望審且念所得

可思所忘鎗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視之書曰石墨相著

而黑案案文類聚邪心案案文類聚詭言無得汗白書鋒曰忍之須

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磴磴無爲汝開書井曰原泉滑

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歛有節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

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參攷金匱陰

謀之書則不止于十八章矣書于篇後俾好古者有攷

又曰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皇氏曰王

在賓位師尚父在主位此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

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案案文類聚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

又曰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于坐之左右以



爲息黷補則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寫武王踐阼一節以爲左右觀省之戒之至必及其世大學或問曰湯盤銘及武上

又曰黃氏曰此書世人罕有知者東坡先生授余因曰自典謨訓誥之後惟此書可以繼之朱氏曰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攷也

昭案是篇王伯厚作集解今悉采之昭所引者以昭補二字別之又案前半篇與六韜同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容齋隨筆前漢書百官表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予按國

大戴禮解詁 目錄

二

語鄭文公以詹伯爲將軍又吳夫差十旌一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魯使慎子爲將軍然則其名久矣

禮正義曰案世本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蒯生虎爲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子

昭案與家語弟子行篇略相似

今卷之七

五帝德第六十二 原注闕

家語季康子問于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某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

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史記三代世表五德之傳小司馬索隱曰謂帝王更王以金木水火土之五德傳次相承終而復始故云終始五德之傳也又以五帝繫謨尚書索隱云按大戴禮有五帝德及帝繫篇蓋太史公取此二篇之謨及尚書集而紀黃帝以來爲世表也又索隱曰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爲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爲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叙自黃帝以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爲首又曰以黃帝爲五帝之首蓋依大戴禮五帝德又譙周宋均亦以爲然

白虎通德合天地者稱帝

風俗通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

大戴禮解詁 目錄

三

堯舜舜是五帝也

樂稽耀嘉德象天地爲帝

尚書正義曰帝者天之一名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于物我此亦能審諦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于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

王氏柏曰唐虞之上加增三帝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論其世次紀其風績驚駭學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也

帝繫第六十三 原注闕

前漢歷志引帝考德師古注曰考德者考五帝德之書也又有堯舜禹帝系之書

毛詩生民疏大戴禮帝系篇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云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毛傳司馬遷爲五帝本紀



皆依用焉

冊府元龜夫結繩之初樸略茫昧莫獲而詳書契之後辨姓受氏可得而紀太昊之前譜牒蓋闕帝鴻之後世緒具存司馬遷著之史記以存系表明乎受天命膺帝期者蓋以祖宗實有茂德所以後世承平發祥歐陽氏修帝王世次圖序司馬遷作本紀蓋出于大戴禮世本諸書

王氏安石曰世之所出謂之繫案繫系古通爾雅云系繼也

昭案序次帝繫與鄭康成馬昭張融等不合蜀志泰必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必辨其不然然唐虞以上世次難以臆斷存而不論可也

勸學第六十四 原注關

大戴禮解詁 目錄 圭

易文言學以聚之

白虎通學以覺也覺悟所不知也

物理論學者植也

困學紀聞說苑引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處幽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邱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與大戴禮荀子勸學篇畧同隋唐志又有蔡邕勸學篇一卷易正義引之云貳鼠五能不成一伎術原注晉蔡謨讀兩雅不篇荀子梧鼠大戴云貳鼠六能二整大戴云二整八足昭案與荀子勸學篇畧同後半與宥坐篇亦有相似語

今卷之八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昭案與家語畧同

盛德第六十六

武英殿校本案各本別明堂者以下爲明堂篇據許慎五經異義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宏傳及劉昭注續漢志杜佑通典所引俱稱盛德篇今據以訂正仍合爲一篇刪去明堂之目

昭案蔡邕明堂月令論云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云云北史李孝伯傳謂考工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盛德得之於戶牖失之子九室詩靈臺疏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云云李觀曰盛德記九室蔡伯

喈之徒傳之知明堂本屬盛德非另爲篇第也又案篇中與家語五刑執轡二篇畧相似

今卷之九

千乘第六十七 原注關

何氏休曰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

馬氏融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城城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

包氏咸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何氏晏論語注曰馬氏子義疑故兩存焉



皇氏侃論語疏曰司馬法者齊景公時司馬穰苴爲軍法也其法中有此千乘之說也凡人一舉足爲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云步百爲畝者廣一步長百步謂之一畝也畝母也既長百步可種苗稼有母養之功見也云畝百爲夫者每一畝則廣六尺長百步今云畝百爲夫則是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所養人自隨地肥瘠及其家人多少耳故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是也云夫三爲屋者每夫方百步今云夫三則是方百步者是三也若並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長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爲屋者義名之也夫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目爲屋也云屋三爲井者向屋廣一里長百步今三屋

之說與軍法目錄

五

並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爲井者因夫閒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何者畝廣六尺長百步用耜耕之耜廣五寸方兩耜爲耦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是耦伐廣一尺也畝廣六尺以一尺耕伐地爲溜通水流水流通畝然因名曰畝也而夫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爲遂九夫爲井井閒廣深四尺謂之爲溝取其遂水相通如井字故鄭元曰似井字故謂爲井也遂取其水始遂也溝取其漸深有溝洫也釋名云田間之水曰溝溝謂也縱橫相交溝也云井十爲通者此十井之地並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其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云通十爲城者其城地方十里也謂爲城者兵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云

城出革車一乘者出一乘是賦一成故謂城也云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者有地方十里者千即是千城也則容千乘也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者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百三三爲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上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塹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里也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里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爲六分塹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

之說與軍法目錄

六

里者二百五十六塹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塹三百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周制上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今千乘用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故伯地不能容所以唯公侯封乃能容也包氏言百里之國者此夏殷法也夏殷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故方百里國中令出千乘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此亦與周同也云井十爲乘者此則與周異也周家十井爲通通十爲城城出一乘今此一通使出一乘則一城出十乘也云百里之國適千乘者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方十里者有方一里者百今制方一里者十出一乘則方十里者出十



乘方百里者故出千乘也云馬融依周禮者馬氏所說是  
周禮制法也云包氏依王制孟子者孟子及王制之言皆  
如包氏所說也論語或問車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  
十家出車一乘  
馬氏之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之說八  
疑馬氏爲可據

困學紀聞孔子三朝七篇文志注孔子對魯哀公語也  
三朝見公故曰三朝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戴德詒志小  
辨用兵少閒凡七篇

鄭案劉向別錄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  
此記並入大戴禮漢志論語十二家孔子三朝記七  
篇注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公語  
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蜀志秦宓曰昔孔子三見哀  
公言成七卷裴松之注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記八

大戴禮解詁 目錄

七

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史記黃帝紀漢高帝紀  
臣瓚引三朝記漢武紀元光元年注亦引之爾雅疏  
穀梁疏文選注俱引之所謂三朝記皆此書也各本  
以是篇改作六十八今訂正

四代第六十八原注闕

昭案四代虞夏商周也各本改是篇作六十九今訂  
正

虞戴德第六十九原注闕

昭案各本改作七十今訂正

詒志第七十原注闕

釋名上勅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已意也  
說文詒告也

獨斷制詒者王者之言必爲法制也詔猶告也三代無其  
文秦漢有也

文選注向曰詒者告也告諭令曉

困學紀聞詒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  
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  
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歷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  
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  
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之數

昭案各本改作七十一今訂正

今卷之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毛詩棧樸文王能官人也

大戴禮解詁 目錄

八

惠氏棟曰文王官人本戴周書大戴采之以爲記

昭案官人一作觀人各本改作七十二今訂正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周禮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謂太祖之廟及

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

小戴記遷廟者更繫其廟而移故主焉

尚書大傳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

范氏甯曰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

禮記外傳人君既葬之後日中虞祭卽作木主以存神廟  
主用木者木落歸本有如之義天子廟主長尺二寸諸侯  
一尺四向孔子達相逆葬後孝子心目無所睹故用以主  
其神也



吳氏澄曰祭法遠廟爲祧祧者超然上去之意遷廟是也禮經補遺愚案諸侯廟制二昭二穆與太祖而爲五也本諸祭法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則皆月祭之曰顯考廟曰祖考廟則不得月祭唯四時祭之而已若高祖之父其廟既毀藏主于祖考之廟中若有所禱則出受壇祭而不得四時之祭矣至高祖之祖其主亦藏祖考廟中若有所禱則出受壇祭而又不得在壇之祭矣迨夫去壇而爲鬼者雖有所禱而祭亦不及焉蓋以親過高祖則毀廟而迭遷之禮也是故武宮之立春秋譏之則凡親盡不毀者皆無合于先王祭法之正也

昭案是篇或改作七十三或不改故陳振孫言有兩七十二也

大戴禮解詁目錄

九

諸侯鬯廟第七十三

吳氏澄曰遷廟者遷于始祖之祧廟也遷廟者廟新成而殺牲取血燔之

昭案鬯廟之禮小戴則于雜記大戴另立爲篇故朱子集儀禮經傳取之互有詳畧是篇或改作七十四或不改故吳澄云有兩七十三也又案周禮春官天府上春鬯寶饋及寶器注云鬯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鬯讀爲徽或曰鬯鼓之鬯疏云殺牲取血鬯之若月令上春鬯通筴是也云鬯讀爲徽者周禮先鄭皆讀鬯爲徽徽取飾義或曰鬯鼓之鬯者讀從定四年祝云君以軍行祓社鬯鼓鬯皆以血血之也昭謂是篇當讀與去聲說文所謂血祭也

今卷之十一

小辨第七十四

家語好生篇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害道

昭案張揖進爾雅表以此篇爲在三朝記中

用兵第七十五

說文兵械也

少閒第七十六

曲禮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鄭氏注言

欲須少空閒

呂氏春秋高誘注閒頃也

杜氏預左傳注閒隙也

呂氏大臨曰閒謂閒隙聘禮賓曰侯閒六此意也

大戴禮解詁目錄

十

方氏同續古今攷設爲公曰之間其魯哀公乎

昭案是篇在三朝記中則所謂公曰者必魯哀公也

今卷之十二

朝事第七十七 原注闕

王氏應麟曰大戴禮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朱子儀

禮經傳以爲朝事義

吳氏澄儀禮傳次序曰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

子及相朝之禮

昭案自聘義至諸侯務焉與聘義同

投壺第七十八 原注闕

經典釋文鄭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也皇云與射爲類宜屬嘉



禮或云宜屬賓禮也

物原殷臣辭侯製投壺

司馬氏光投壺格序投壺細事聖人取之以爲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君子射以觀德爲其心平體正端一審固然後能中故也夫審度于此而取中于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疎情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盡棄戒懼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可彷彿也

昭案較小戴記稍畧

今卷之十三

大戴禮解詁目錄

主

公冠第七十九

士冠禮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敖氏繼公曰諸侯或有幼而嗣位者爵已爲諸侯其冠也不容不與士禮異所以至夏末始作公侯之冠禮也

鄭氏康成曰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未上下相亂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

困學紀聞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與後漢禮儀志注引迎日辭亦見尚書大傳與洛誥同

復古編冠祭也弁冕之摠名从口从元从寸別作冠非古九切

昭案冠各本訛作符今訂正南史沈文阿以此篇爲

成王冠儀故篇末附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之辭并附漢孝昭冠辭成王與昭帝皆卽位後始冠者也

本命第八十

春秋元命苞命者天之命也

昭案通典引本命篇作逸禮家語有是篇而畧後半與喪服四制同

易本命第八十一

王氏肅曰易主天地以生萬物言受氣各有分數不同困學紀聞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于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南門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爲記

大戴禮解詁

目錄

主

大戴禮解詁目錄終







本諸義猶耕行之以順而民之棄惡也如灌家語作如湯之  
而弗積也音管灌與盥同潔也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  
所以滌其不潔也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  
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管子法者法天地必  
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文子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立大  
題辭州之言殊也疇其土而生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  
也釋名州疇也疇其土而生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  
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一案如卽作而此書內若此者非  
高如不危郭先生禪遇疾如終武榮神仁如不壽莊子孔子  
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今何如德之衰也昔而如  
通歲誘賢焉賤以誘賢也玉篇誘相勸也則賢者親不肖  
者懼字今從劉本使之哀鰥寡養孤獨鄭氏曰丈夫六十無  
夫曰寡孔氏曰鰥者怙恃不能察目常鰥然寡保也保然  
障獨孤顧外顧曰無妻曰鰥無夫曰寡無子曰獨無父曰孤  
記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爲鰥三十無夫不爲寡有室無父不  
此孤壯而無子不爲獨聖人深意先王恤貧窮禮運死亡貧  
制禮憂民之極則以老少齒爲限也王言

大戴禮卷一

苦人之大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  
惡有焉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  
案保將古通用韓詩外上下之相親如此六韜百姓戴其君  
傳若赤子之歸慈母

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通者說遠者懷來說遠者來  
說苑子貢曰葉公問政子夫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  
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  
知尋也春秋元命苞指五者法五行說文寸十分也釋名手須  
也徐曰寸口手腕動脈處也何氏休曰側手爲膚按指爲寸  
漢書律歷志度量衡皆起於廣鐘之律一黍爲十分爲寸  
十寸爲尺周顒夏十寸爲尺殷九寸爲尺周八寸爲尺陳氏曰先  
外紀周十寸爲尺湯十二寸爲尺殷九寸爲尺周八寸爲尺陳氏曰先  
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指尺黍尺一也後世之尺或以  
黍或以指然黍有大小絲有鉅細指有長短此步尺所以異  
也周禮注十尋而索百步而堵戴氏校本曰古者以長百步  
入尺曰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戴氏校本曰古者以長百步  
百爲畝則戴說是也說文堵垣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韓詩  
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注方丈曰堵  
則堵之說諸家亦各異考秦始皇本紀六尺爲步管子司馬



法皆同。然周以為步以人足非獨秦制又考王制古者以別  
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田百  
四十六畝三十分之四鄭氏注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  
二寸為一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  
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  
古者百步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正義古者八寸為尺周尺八  
為一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周尺六尺四寸為一步則一步有五  
尺二寸又考周法布指知一寸布手知尺引用知尋以一指之  
廣為一丈兩手之廣為一丈引伸兩手為一等古之積步皆  
起于車周車廣六尺六寸故以六尺六寸為一步秦車六尺亦  
以六尺為一步漢車六尺四寸亦以六尺四寸為一步步廣則  
數少步狹三百步而里韓詩外傳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  
畝畝數多三百步而里里孔氏曰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  
千步而井周禮九夫為井案井九百疇其方三百步積九萬  
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左傳越子  
并是方里之名疑此誤左右屯通典兵制五人為烈烈有頭目  
卒注句伍相著別為左右屯通典兵制五人為烈烈有頭目  
案周辭算經智出于句句出于矩又儀禮少牢饋食禮長皆  
及吐拒注拒讀為界距之距五十里而封案玉篇為百里而  
則知家語之矩當與距同也五十里而封案玉篇為百里而  
有都邑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尚書大傳古之處師

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閭三閭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乃  
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有十二師焉注此蓋虞夏之數也乃  
為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鄭氏泉曰行者有與亡散作興本  
從方本惠氏棟曰與字疑衍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  
節有無也家語作恤行者之亡我諸戎飲食衣莫不來至朝  
同言語不合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莫不來至朝  
觀于王商項莫敢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七  
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周禮司弓矢婚矢弗矢用諸七射  
綱也七綴射也孔氏徵歛于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懷但以補  
日田獵也田與畋同懷字之義可見今從楊本說文懷愁也本作  
不足之懷懷則憂字之義可見今從楊本說文懷愁也本作  
惠或作懷通作憂又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  
恒惜也廣韻悲慘也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  
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于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管子  
四時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說苑聖人之于百  
之信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說苑聖人之于百  
者食之樂者友之將之養之育下土之人信之如暑熱凍寒  
之長之惟恐其不至于大也

案如他本訛作夫今從方本家語作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  
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准商子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  
守之非徒不強也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  
衡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  
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  
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命信也省寬也密寧也言已行與民信  
五教在寬民以安寧故謂之無聲之樂  
明王篤行三至故天  
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  
而用也會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  
良士之名  
案必他本訛作以今從家語及方本既知其名又  
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為可博則無所遁矣  
明王  
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

太戴禮卷一 王官

夫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王制仕有終後爵之位定然後  
錄與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  
之明譽興  
案明譽也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田  
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  
知者  
文子夫人君子不出戶而知天下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  
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  
聖惟賢知賢  
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于愛人知者莫大  
于知賢政者莫大于官賢  
果陶謙知人則哲能官人呂氏春  
其經也  
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夷八蠻  
六戚五休謂之四海說文輔  
然後可以征明王之所征必道  
之所廢者也彼廢道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  
改其政  
弔其  
民而不奪其財也  
昌氏春秋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故



哀公問五儀第四十

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乎字本無志古之道說文古故也楊氏

公曰然則今天章甫句履紳帶而摺笏者

不必然也。嗚呼！而又不受也。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王氏曰：端，衣也。玄，

志不在於食葷類宜茹辛菜也斬衰苴履檀弓曰三年之喪如斬

大戴禮卷一  
五十五  
七

而外傳凡言輓者以六寸之布廣四寸爲衰於心前剪

者履也。謂以草爲屨。外納外其飾也。謂向外編之也。紫正文。

從荷子及方本而飲粥者親悲哭三日不食身

附之州喪葬期一夫米公莫蓋米食三日不食也寡大婦餽也齊士食粥

志不在於

志古之道程今之俗服古之服

有子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善人有五儀有庸有孝有士有義有禮有智有信有忠有廉有勇有節有義有禮有智有信有忠有廉有勇有節

日之所敢問凡二十六年此文脫何如則可謂靡人矣  
 敢問凡二十六年此文脫何如則可謂靡人矣  
 之所敢問凡二十六年此文脫何如則可謂靡人矣  
 之所敢問凡二十六年此文脫何如則可謂靡人矣

凡常無奇也。孔子曰：所謂庸人者，日不能進善言而志

不邑古字通不能遠賢人善士而託其躬焉以爲己憂動

行不知所止立不知所定目遷於物不知所實從物而流

不知成王盤爲政必稱而身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

大戴禮注補 卷一

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

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王氏曰所謂者謂言之要也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

既順之得其一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

所見如性命之富貴不足以損富貴不

不能移不能移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外則可謂君子矣

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作而心不置忠信可證其

心不置之數今從劉本又案荀子注云不自以爲有德疑惠

大戴禮卷一

近而異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

達而餽不爭善之色也。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

也如此一作則可謂今從朱本善哉問何如可謂賢人矣  
本脫

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風俗通賢聖也聖中廉外也

于瑩曰所計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知

天下無窮爲正也而預富案文選注所引作所謂賢人省

窮亦作躬 貴爲者矣而無材 馬氏晞孟曰積而口七川可謂

人矣哀公曰善哉問可即可問聖人矣尚書作聖曰虎

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凡子封曰所謂

聖人者印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則萬勿之請生者也夫

道者所以變化而疑成萬物者也。清生也。蒼所以理然不

我亦月見絲竹下  
人存生亦七情性  
七亦月月理然不

二六九

二六九



取舍者也案一本作然不取舍者也楊氏曰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舍而不惑故其事大配乎天地管子聖人若天然無私蔽參乎日月莊子智似深淵明如日月謂之聖雜於雲蜺說文雲大澤之潤氣也新摠要萬物穆穆純純其王之能循王氏應麟曰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荀子云穆穆肫肫其事不可循蓋古字通用楊倞注穆當爲膠肫與詭同非也呂氏大臨曰北曲曰穆則穆穆者雍容深厚之貌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穆廣雅淡安也文選注然翰曰謂矣然無事莫知其善案莫他本皆作不今從永樂大典本又案荀子作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揚注言聖人如天之繼嗣衆人若此則不能識其意又作百姓淺然不識其隣注曰隣近也

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哀公問于孔子第四十一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孔氏穎達曰以禮之用廣太故曰大禮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鄭氏康成曰孔

大戴禮卷一

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史記樂書大禮與天地日月地有山川高卑如形生用各別大禮與天地同節正義曰  
天有日月地有山川高卑如形生用各別大禮與天地同節正義曰  
 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  
 姻疏數之交也方氏慤曰君臣有貴賤之位上下有尊卑之位兄弟皆門內之治故以親言之昏姻則二姓之所合疎數則朋友之所會故以交言之釋名婦之父母曰昏言婿親迎用昏又恒以昏夜成禮也婿之父君子以此之爲尊敬案此下小曰姻姻固也言女往因媒也  
 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案小戴無夫字王氏不廢其會節  
王氏曰會謂男女之會節親疏之節也又曰會謂禮之所聚而不可遺處節謂分之所服而不可過處有成事  
 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孔氏曰聖人治理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  
每事有尊卑上下文采之異高氏誘曰青與赤謂之黼赤與黑謂之黻其順之  
 然後言其喪葬案小戴作喪葬小戴記葬者藏也欲得見也  
 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方氏曰鼎俎祭器也豕腊祭物也宗廟祭所也周禮凡獸

入于腊八說文乾肉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也从殘肉日以舂之  
 案小戴作卽醜其衣服鄭氏曰卑其宮室論語卑宮室而車  
 不雕幾器不刻鏤三舍彫飾也淮南子與極于雕琢孔氏  
 代制釐秦爲人君之食不二味以與民同利鄭氏曰與之同  
 也乘漢以雕玉爲之  
 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  
 子曰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實注猶富也淫德不倦葉氏夢得  
 也從於無厭亦謂之好莫非德也淫色荒怠敖慢固民自盡  
 忤其衆以伐有道案忤有邪正德有吉凶王肅作逆鄭氏曰  
 欲不以其所鄭氏曰言求得禽其情欲而已古之用民者由  
 前案古小戴作昔王今之用民者由後王氏曰用今之君子  
 莫爲禮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  
 愀然作色而對曰鄭氏曰君及此言也新序孔子避席曰吾  
 也百姓之德也鄭氏曰德固臣敢無辭而對案國者言辭附  
 皓日猶言人道政爲大故人道政爲大政公曰敢問何謂爲  
 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鄭氏曰言若  
 所以取正也下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論語正義曰言政  
 若已能每事以正則已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  
 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義案他本作嚴今三  
 者正則庶民從之矣案民小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鄭氏曰無  
 願聞祭義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孔子對曰古之  
 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  
 至也案小戴大昏爲大鄭氏昏禮目錄謂之昏者娶妻之禮  
 也作至矣夫昏之時來妻則因之而大也大昏至矣鄭氏曰  
 妻曰謂壻以昏時來妻則因之而大也大昏至矣鄭氏曰  
 君娶禮也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何以休男先女也白虎通天



子下至也必親迎授綏者何以賜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  
禮記疏禮以敬為主若敬之至極天子諸侯此婦之大昏是故君  
又為大也兩君雖尊服冕服以自迎欲親此婦之大昏是故君  
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曰呂氏大臨  
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則所以有敬矣親之則有愛矣愛  
敬則所以親之而先敬後愛者自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本鄭氏  
也姓而合之所謂先敬後愛者自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本鄭氏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鄭氏曰見而親迎不已重乎鄭氏  
猶太孔子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二姓之好義皆禮者將合  
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馬以繼先聖之後鄭氏  
氏周曰二姓者姓之所自出也故君子重之馬以繼先聖之後鄭氏  
公也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李氏易解韓康伯曰人倫之  
述其義以為天下之主也始王曰天地蓋通天子而不言君何謂  
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典本不固永樂大  
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其為言以曉已孔子曰天地不  
合萬物不生臣氏曰問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  
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鄭氏  
性夫合禮則萬物生焉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鄭氏  
以字方本無前君何謂已重焉亦無以字孔子遂有言曰案  
有字無字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  
禮鄭氏曰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鄭案吳氏澄儀禮選  
禮經昏義曰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嗣也信  
事人也信婦德也信此則直言當是直信或則以形近而說耳  
或云當作足以立上下之敬王曰夫信然則後可以正人者  
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鄭氏曰振猶救也為政先禮  
禮者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  
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  
敬與論語正義釋曰虎通云父者矩也以度教子子者孳也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

大戴禮卷一

主

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  
百姓之象也王曰言百姓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  
案配小戴作人君治國政故云故君子行此三者案小戴則  
云妻此論人君治國政故云故君子行此三者案小戴則  
愼乎天下矣鄭氏曰愼猶至也先王之道也案先王之道則  
大戴三王最先者經如此國家順矣鄭氏曰小公曰敢問何謂  
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則法也  
民者化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  
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  
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  
是使其親為君子也孔子曰已能成則百姓歸己善名謂之  
成親也案是為成其親名也已鄭氏曰下小孔子遂言曰古之為  
政人今從方本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能字今從  
方本鄭氏曰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安其子曰安土謂不能安  
土不能樂天王道也王道不能樂天不能成身鄭氏曰過而怨天  
也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鄭氏曰物公曰  
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案高安本有子孔子對曰貴其不  
已鄭氏曰如日月西東扶桑入細柳扶桑東方之地細柳  
西方之地也劉氏曰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鄭氏曰是天道  
是也初光見西方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鄭氏曰是天道  
是也初光見西方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鄭氏曰是天道  
而明是天道也朱子曰家語作夫其行已不見其久而字劉氏  
家公曰寡人愚冥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  
言迷而無覺愚冥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  
則不辨于事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  
知也心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  
子之心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

大戴禮卷一

主



然敬親文選注向日  
却退以遜其席也  
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  
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案他本脫故字今從方本  
是故孝子成  
身  
鄭氏曰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母故事天明敬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身  
公曰寡人既  
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  
鄭氏曰此公聞言欲勤行之也後罪讓辭  
孔子對曰君之  
及此言也  
鄭氏曰此言善言也  
是臣之福也

禮三本第四十二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案生荀子史記及沈本並作生  
官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注云杜子春讀生爲性又高誘注  
呂覽本生爲云生性也是生性古義通春秋繁露天地者先  
祖之所出也禮統曰天地者先祖者類之本也家語孔子曰  
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先祖者類之本也萬物本于天  
人本乎祖楊氏君師者治之本也書秦誓天降下民作之君  
倥曰類種也君師者治之本也作之師韓詩外傳禮者首  
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  
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  
焉出黃氏叔賜曰物非天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亡謂闕一

大戴禮卷上

也無安之人案史記作故禮上事天下事地王制天子祭天  
父孝故祀天明事父孝故祀地察人君之祀天地正宗事先  
如人子之事父母故知事父母則知所以祀天地矣  
祖而寵君師案史記作尊事是禮之三本也王者天太祖詩  
序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諸侯不敢懷案懷他  
喪服小記鄭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諸侯不敢懷本  
今從永樂大典本劉本朱本沈本蓋諸侯以始封之君為太  
祖不敢懷謂不祧也楊氏曰謂不祧其廟若魯周公又案史  
記禮書諸侯不敢懷索隱云懷思也言諸侯不敢思以太祖  
配天而食也又一解王之子孫不思祀其父母故禮云諸侯  
不敢祖天大夫士有常宗楊氏曰繼別子之後為族人所常  
子是也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別子若魯  
三所以別貴始德之本也史記禮書作所以辨貴賤貴賤始  
桓止天子史記禮書郊疇乎天子索隱云疇類也天子類得  
郊止天子郊天餘並不合祭今大戴禮作郊止乎天子是也  
止或社至諸侯春秋文義白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  
作疇社至諸侯  
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說文社地主也  
孝經緯社土地之主也土地潤上可盡敬故封土為社之報  
功也孔氏穎達曰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道及士大夫此  
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之氣也

下舊注一本有荀子云六字乃校書者所加非盧氏原注道  
史記作啗索隱引大戴禮作導獨斷大夫以下成一社今之里  
置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俗居百姓以上則其一社今之里  
社是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為田祖報求壽云乃立  
家士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左傳其工有子曰句龍佐顓  
頊能平九土為后土故封為上公祀以為社非地祇楊氏曰  
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  
小者小也案別字下各本有尊卑故有天下者事七世復曰  
天子七廟左昭右穆世滿而迭毀有國者事五世在公宮之東南有五乘  
之地者事三世鄭氏康成曰古者方十里其中六有三乘之  
地者事二世穀梁傳天子至士皆有其廟天子七諸侯五大  
地大夫有采地者得立三廟也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  
置都立邑設廟祫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  
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  
月祭之遠廟為祫有二祫享當乃止去祫為壇去壇為墀  
壇有祫焉祭之無禘乃止去壇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皇考廟  
乃止去禘為壇曰皇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皇考廟  
為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皇考廟

大戴禮卷

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祔焉為壇祭之去遷為鬼廋士二廟  
考廟曰皇考廟享宮乃止顯考無廟而祭之去遷為鬼廋士二廟  
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遷為鬼廋士二廟  
無廟死曰鬼隋書七引王氏禮記注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  
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力異德非太祖而待年而  
不毀不在七廟之數禮圖諸侯五廟諸侯止開南門待年而  
食者案待年謂農夫力田者也荀不得立宗廟廟貌也先祖  
形稅所在也小戴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卑也  
記庶人祭于寢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卑也  
案各本多重積厚二字今從程本高安本廣字各本作光永  
樂大典本作廣昭考周語叔父若能光裕大德韋昭注光霽  
也釋名光廣也所照廣遠也周頌於緝熙傳云熙廣也箋云  
廣當為先是光廣也所照廣遠也周頌於緝熙傳云熙廣也箋云  
道曰饋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  
大夫三廟士一廟廟而祭之仁之至也又案正文也字各本  
多作亦如之今大饗尚玄尊禮器大饗其王事與楊氏  
從朱本沈本大饗尚玄尊禮器大饗其王事與楊氏  
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木也樂記大饗與享同四時享廟也俎生  
曰大事祀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脂熟之也楊氏曰大饗  
給祭先王也元酒水也大羹汁無鹽梅之味也木謂造飲食  
物之大饗尚玄尊而用酒之禮上元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



進乎味者也高誘注大饗饗上帝于明堂也元尊酒水也大羹肉清而未之和黃本古得禮也楊氏曰用酒謂酌獻也食先黍稷而飯稻梁祭齊大羹而飽于庶羞楊氏曰祭月祭尸舉大羹但至齒而貴本而親用也從荀子及方本貴本已至庶羞而致飽也

之謂文親用之謂理

一夫是謂大隆

是謂大隆

大一大一者天地之理歸於大禮之盛者也

盛也高也

一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極大曰大未分曰一聖人制禮教本是本於大一也

大羹也一也

水用之至晚世雖有酒存古禮尚用水代酒也

之尚元尊組之尚生魚豆之先大羹三者如一皆是本故云

也利爵之不卒也

案儀禮祭畢獻視西面告成是為利成事之俎不嘗也

爵祭初未行無算爵故不啐入口也

大戴禮卷一 禮三本

威事俎不嘗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曰成事三侑之不食也

司馬氏曰禮祭必立侑以勸尸及三飯而止每飯有侑葬及小戴俱作又春秋傳作宥周禮一也

作三有管俱作又春秋傳作宥周禮一也

成利成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成事謂尸既飽禮成不嘗其俎尸又三飯士佐食尸卒肺正骨加于所與謂飲其氣謂食畢也皆謂禮畢

大昏之未發齊也

荀子禮論大昏之未發齊也皆謂禮畢

無文飾復歸于朴

大昏之未發齊也

荀子禮論大昏之未發齊也皆謂禮畢

文繁大古時也司馬氏曰發齊謂昏禮父親醢子而廟之未迎之前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是昏禮有齊也

廟之未納尸也始卒之未小飲也

釋名尸舒也骨節解舒不復能自日柩爾雅卒盡也白虎通天子諸一也

侯三日小飲大夫士二日小飲

大路車

案漢書之素機也

公羊傳乘大路天子之禮也小戴素帷亦質之也詩傳機郊之麻冕也

冕一喪服之先散帶也

覆式也一作辟又作幘

郊之麻冕也

冕一喪服之先散帶也

案各本多脫也字今從荀子及方本儀禮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之三尺楊氏曰大路祭天車王所乘也麻冕緇麻為見所謂大喪而冕一也

司馬氏曰大路已下三事相似如不用衮龍之屬也

一也

一故云一也散取麻其質無文飾

亦貴三年之哭不文案文小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  
本也日清廟謂作樂歌清廟倡縣一聲而尚拊搏案左傳室如縣發歌何者三歎三人同歎縣一聲而尚拊搏案左傳室如縣  
**朱弦而通越也**案各本脫也字今從方本史記禮書索隱曰大瑟而陳朱其弦又通其下孔使聲濁且運上質而貴也一也楊氏曰不文謂無曲折也清廟之張謂本不取其聲也縣一鐘比于編鐘為簡暑也尚拊之隔未詳或曰尚謂上古也拊樂器名隔擊也卽所謂擊鳴球南附琴瑟也尚古樂所以示質也朱弦通越朱弦練朱弦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疎通之後使聲遲也案此楊氏倥苟子注也與大戴正文微有不同然觀此亦足以知其義同也史記禮書鄭氏注禮云拊隔索隱云拊音撫想其義不擊其鐘而拊其格不取其聲亦賈也郭氏隔音拊蓋依大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禮書凡禮始乎脫素初也言禮之初尚疏畧也成乎文言禮盛成就有故至備情文俱盡韓詩外傳禮者因人其次情文迭興案迭他本作佚今與迭古通禮書情文化勝索隱曰音昇又尸證反或文其下勝情或情勝文是情文更代相勝也大戴禮作迭與也其下復情以歸大一楊氏曰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其素是亦禮情文俱失歸心混沌天地之天地以合四時以洽天地順而初復禮之本是歸大一也  
**四時當春秋免題辭禮得則天下咸日月以明星辰以行馬**  
**辰日星二十八宿江湖以流萬物以倡昌一作好惡以節喜怒**  
**以當楊氏曰言若無禮以分別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  
**以當切萬變不亂貸之則喪**案荀子作貳之則喪楊注貳謂音范切萬變不亂貸之則喪不一而禮喪亡也張參玉經文字云貨相承或借爲貸是貸與兼通又  
**案呂覽管子京氏易史記皆以資爲式**



大戴禮注補卷二

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嘉定汪昭學

周尚書右僕射盧辯注

禮察第四十六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周禮曰以防止水昭案夫禮之  
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爲無  
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呂氏春秋若積大以舊禮爲無所用  
而去之者別本或必有亂患孔穎達曰防謂隄防于水所從  
必來敗乎產業也禮本防亂若謂故婚姻之禮廢爾雅壻之  
舊禮無用而壞去之必有亂患鄭氏曰苦謂不至不答之  
之父爲婚鄭康成則夫婦之道苦鄭氏曰苦謂不至不答之  
日壻曰婚妻曰姻則夫婦之道苦鄭氏曰苦謂不至不答之  
婦不至如詩陳風云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是也不答謂夫  
不答于婦若即風日月莊姜傷己不見各于先君是也而  
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案漢書之禮廢鄭氏曰錄云名鄉飲  
無酒字之禮廢鄭氏曰錄云名鄉飲酒義者記鄉大夫飲

大戴禮卷二

禮察

質于序之禮尊賢養老則長幼之序失漢書作亂而爭鬥之獄  
 繁漢書作蕃矣聘射漢書作朝聘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  
 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徒徒他本說作禮  
 衆矣王通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禮矣長孫無忌曰周公去制斯文吉凶軍賓嘉謂之五禮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禮失樂壞風凋俗弊仲尼于是緝禮興樂欲救時弊顧道僻不行故曰婚姻之禮廢則淫僻之罪多鄉飲酒之禮廢則爭鬥之獄繁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朝聘之禮廢則侵凌之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漸起昭案此下係賈誼審取舍之說

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易妙萬物而爲言王肅曰妙一作眇漢書讀眇曰眇使民曰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經解禮之教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先別本多作安取舍之極安于內安危之萌應于外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殃然不可不察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繫詞傳之文也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論語則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禮義積而民和親論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或導之以德教毆之以法令顏師古曰毆與驅同導之以德教者

大戴禮卷二

德教行而民康樂感禍福之應也  
昭曰因人善惡而禍福之  
 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  
 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能廣大其德然則如久長其後行五六六字無百歲而不失秦王亦欲至是而不能持天下十餘年即大敗之賈誼曰秦滅四維而不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此無他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日言事之初始差錯若毫釐之至小後廣大錯繆以至千里之大漢書孟康注毫兎毫也十毫曰釐三倉毫毛也昭案說苑引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司馬遷引易曰美以毫釐繆以千里東方朔引曰正其本而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文選注引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諸家所引小有不同顏氏師古以爲易無此語至王氏應麟程氏迥朱氏載堦皆以爲易緯通卦驗文然緯書出于袁平之世而已見于董子之論其非出于緯書可知或緯書亦引古語耳又取舍之謂也然則爲人主師傅者案經典異文補云古經解



木戴禮卷二 禮察

夏小正第四十七

正月漢上朱氏曰夏建寅故其書始於正月

啓蟄說文蟄藏也淮南子雨水加十五日斗指甲則雷蟄音比林鍾論衡正月陽氣發洩雷聲始動四時氣候立春以後天地二氣和同

言始發蟄也。爲孟春春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

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正月中春始雨水  
 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後漢書注引蔡氏章句曰  
 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必正其在正月驚蟄在十五  
 據孟春之驚蟄在往年十二月月令正義蟄蟲咸動啓戶始  
 出者戶謂穴也謂發所蟄之穴蟄蟲早者孟春乃出則左  
 傳啓蟄而郊是也蟄蟲晚者則二月始出故云蟄蟲咸動  
 則正月未皆動孔氏穎達曰律歷志云正月立月節雨水  
 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  
 蟄爲二月節鄭以舊歷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春秋正義夏  
 驚蟄爲正月但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春秋正義夏  
 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  
 蟄爲正月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  
 水爲正月月中驚蟄爲二月節鄭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大戴禮注補 卷二

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  
之國也每次三十二度三十三分之十四日至其初爲節  
至其中爲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丕韋之次立春  
驚蟄居之萬物出乎震震爲雷故曰驚蟄蟄蟲驚而走出  
也禮記疏漢初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前漢之  
末以雨水爲正月月中驚蟄爲二月節則夏時驚蟄原係正  
月也漢孝景帝名  
啓避諱改爲驚蟄  
雁北鄉易通卦驗二月節云候雁北鄉氏康成曰雁自南方  
雁九月而南來將北反其居尚書疏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  
正月而北

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

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爲居衡陽西北雁門何以謂之

王國名  
氏行  
應爲  
麟居  
曰二  
王字  
月生  
雁北  
雁北  
爾呂  
氏春  
春炊  
維維  
南南  
時時  
雁雁  
門門  
則則  
皆皆  
曰曰  
五五

春三月則雁來北燕雁以北方爲居自北而南則謂之來

正又云小正月雁北鄉九月遷鴻雁記其來以九月歸

月者其子也推此則知季冬北鄉亦其大者而正月則其

大寶禮卷二

九月遷鴻雁月令疏鴻雁當爲候先言遷而後言

雁何也見遷而後數之猶言詳視之也具鴻雁也何不

爲南鄉也何謂之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傳

謂之南鄉。託漁厖之遊也。而不言其鄉伯也。目漁不

當小正之運者也。之遷必者也。  
 震惟春耿運斗極機星散爲維蔡氏德晉曰震聲之高也。

鳴呼也雄雉鳴也昭案魏文帝樂府野雉羣向廣雅

古通用  
惟也音鳥也震也音艾其翼也各本作震也者鳴也响也

何也者照也震也者鼓其翼也惠氏棟引張氏爾岐之說當作震也者鼓其翼也响也者

鳴也然唐時徐堅初學記兩引此文今從之  
陰陽相薄爲雷不聞案開氏惟爲必聞之

案茲文類聚引作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先聞之以太平

御覽引作雷震雄鳴確鼓其翼也正月必雷而確洪範五行傳

正月雷發而雉鳴雷通氣也毛詩名物解以章句止雷在

二七五



地中惟性情剛故獨知之應而為也何以謂之雷則

雉震相識以雷則震則相識以雷

魚陟負冰金氏履祥曰魚陟負冰

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農繇厥耒曲木也釋文表耒耜

繇束也束其耒云爾此下各本

器也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初歲祭耒始用暢也

暢訓達竊疑從暢為一本本作暢

金氏履祥曰祭耒始用暢也

其曰初歲云者暢也者終歲之用

初者始也

始而用之自是始故曰初歲

一歲而用之自是始故曰初歲

初歲而用之自是始故曰初歲

初歲而用之自是始故曰初歲

初歲而用之自是始故曰初歲

初歲而用之自是始故曰初歲

初歲而用之自是始故曰初歲

初歲而用之自是始故曰初歲

初歲而用之自是始故曰初歲

初歲而用之自是始故曰初歲

初歲而用之自是始故曰初歲

初歲而用之自是始故曰初歲

初歲而用之自是始故曰初歲

初歲而用之自是始故曰初歲

初歲而用之自是始故曰初歲

初歲而用之自是始故曰初歲

圃也者各本脫者字園之燕者也

祭韭也

時有俊風

俊者大也

何大子南風也

南風

寒日

滌也者

田鼠出

均田而

未光之

田鼠者

農率均

率者

獺祭魚

肥美

案別

獺祭魚

非虛氏

原注

氏本

作美

十月

豺祭

祭魚

祭魚

祭魚

祭魚



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一本大之也

鷹則為鳩易通卦驗鷹者鷲之鳥爾雅鷲鳩也郭注化為鳩其喙正不復鷲搏也朱氏申曰鷹以秋殺仲春仁氣盛故化為鳩案鳩一名枯鞠一名獲毅一名擊毅揚雄勝也

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鄭案舊解云木茂盛喙尚柔不能捕鳥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一其

仁也故不盡其辭也具曰則者明變化之速也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之不

農及雪澤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澤耕始焉云卒焉即案釋通用

言雪澤之無高下也王氏廷相曰積雪之澤未消初服于公田事也

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古者字各本多作言穀梁傳田井田者九百而後服其田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采芸案一本下有舊注云似邪蒿可食疑是盧氏原注說文注芸今芸蒿也似生熟皆可啗案芸蒿似邪蒿香可食急就蒿名醫云葉一名芸蒿辛香可食陶氏引博物志云芸蒿葉似邪蒿春秋有白莢長四五寸香美可食

為廟采也此月采之以薦廟也

鞠則見案鞠當此月采之以薦廟也

鞠者何也星名也爾雅鞠謂之柳毛氏詩傳三心五嚙參

春秋元命苞柳五星解隨新語元命苞以柳為五星天文志星經以柳為入星後之明歷象者皆以元命苞為非又家則像者柳星也以其鳥星之口故謂之象天文志柳謂鳥之聲相近而遞訛也

初昏參中鄭氏康成曰凡記昏明中星者為人君南面而聽

三統歷立春昏畢十度中星參中春昏參中夏昏參中秋昏參中冬昏參中度中皆一不昏參中者月令昏明中星皆大暑而不言與歷同但有一月之內有參中者即昏明中星皆大暑而不言與歷同

斗柄縣在下孔氏穎達曰斗柄北斗柄南而轉行建一月一

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王氏廷相曰斗柄在下矣言斗柄在

柳柳者大過枯楊生稊王氏曰楊之秀者也王氏廷相曰

梅杏桃李則華毛詩義疏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







昆小蟲抵蟻春秋考異二九十八主風精為蟲入日而

昆者眾也由魂魄也蝶也又舊本通用各本說作田魂魂

也者別本無動也小蟲動也竟然小蟲動也其先言動

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動而後著字動字抵猶

推也蟻蟻卵也韋氏昭曰那為祭醢也下蟻常氏昭曰蟻

戴記殿修蟻醢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一本作一

來降燕乃睇案宋本睇下有一室字春秋運斗樞瑞光星散

燕乙也氏詩傳元鳥也毛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其能見

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蔡氏德晉曰燕高飛而來降睇乃言

睇何也睇者睇也說文睇目也眇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

曰巢突穴又謂之室又一本無何也操泥而就家人

內也人人別本說作

以爲鼓也詩大雅鼓鼙鼓鼙以鼓其腹春秋帝顓頊令鼙先為

有鳴倉庚其雅倉庚鳴于仲春

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陸氏詩疏黃鳥黃鸝皆

謂之黃鸝或謂之黃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鸝黃或謂之

榮芸春秋文耀鉤春致其時華實乃榮蔡氏

時有見梯始收經無時有二字

有見梯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其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

若是也見三禮考注正月有柳梯又云梯者所為一本作豆

三月實金氏履祥曰梯者草木始生

參則伏說文參商星也今本作參參昭案三月日在參殺雨時也

伏者非亡之辭也案亡各本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

時故曰伏云玉篇伏

攝桑說文桑蠶食桑徐氏繼曰桑若日初出東方湯谷所

攝而記之急桑也勝之書種桑法桑至春生一畝食三

委楊案舊注委一作萎乃校書者所加非盧氏原注一本

楊則花而後記之華落於地或謂之飛絮也

羴羊集韻羴羊切音羴羴羊相逐貌案周書王會羴

羊有相逐之時案通雅其類羴羴然記變兩舊注羴羴一

穀則鳴其義也文或曰羴羴也羴羴又作羴羴

穀天蟻也七修類稿立夏四月節穀又作羴羴

穀冰案舊注穀冰一名穀冰一名穀冰一名穀冰

穀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鄭氏陸氏康成曰朝之祿位

識草也唐韻識草名葉似蓍也廣雅識草於濕地



根食

妾子始蠶小載記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婦子謂外內子齊民要術三月清明節令蠶妾治蠶室塗隙穴其礎持箔籠

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事別本記在自卑下

執養宮事

執操也養長也皇氏侃曰謂操持

祈麥實鄭氏康成曰干

麥者各本作五穀之先見者爾雅翼麥者繼絕續乏之故

急祈而記之也董氏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

越有小旱越一作粵

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書高宗越有雉雉傳越於也昭

大戴禮卷二

夏小正

三

恐或有小旱也然四月越有大旱則此處宜曰小旱作草者非

田鼠化為鴽鴽五曰田鼠周書清明

鴽鴽也說文鴽鴽屬也郭氏璞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

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鴽陰陽孟曰田鼠化為

性也鄭氏瑛曰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

拂桐也一本作巴案芭與葩通呂氏春秋梧桐是

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鳴鳩爾雅鴽鴽舍人曰今之班鳩郭璞

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一本無鳩鳴而後知

其鳩也月令鳴鳩拂其羽注鳴鳩

四月

則見初昏南門正爾雅大梁鼎也史記封禪書北至于留

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南門天之

門也小正所取法舊本作大正明堂大道錄南門大微星

所在故云大正所取法猶說卦之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

鳴爾雅鴽鴽舍人曰今之班鳩郭璞

札者寧縣也案寧縣一作虎廣雅蚺蚺而小方

圓有見杏術曰杏木口有聲死有恒也曲

圓者山之燕者也徐氏巨源曰杏春華夏

鳴爾雅鴽鴽舍人曰今之班鳩郭璞

所食蛙也爾雅鴽鴽舍人曰今之班鳩郭璞

越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昭案淮南子故造避

王黃秀說文黃王黃也蔡氏邕章句黃草名生於陵廣雅王

大戴禮卷二

夏小正

古

注瑞草也本瑞草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兩雅

之次曰五沙其種大黃細黃白莖青秀以養漢書宣帝紀有

黃陽宮李斐曰黃音倍然不言為何草考三輔黃圖黃陽宮

秦女王所起在今鄠縣西南二十三里其地不問生黃草作

以名原孔氏又疑王黃為王黃原通鑑注其地多王黃草因

取茶爾雅鴽鴽舍人曰今之班鳩郭璞

游冬凌冬不死即廣雅所云游冬苦菜也昭案名醫云

茶也者以為君薦蔣也蔡氏德晉曰周禮地官有掌

秀爾雅鴽鴽舍人曰今之班鳩郭璞

夏秀爾雅鴽鴽舍人曰今之班鳩郭璞

越有大旱爾雅鴽鴽舍人曰今之班鳩郭璞











爽也者猶疏也蔡氏德晉曰周禮太宰職云臣妾聚斂疏材掌茶職云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邢事此

華秀案草蘭雜作萍東謂之藻此水生之萍月令萍始生夏

此小正煌秀是也爾雅又云薺蕭注今薺蒿也初生亦可食

二種陸生與渾潦所生者迥別

華也者此下各本衍有字馬帚也諷文并馬帚也別案今北人呼爲帚帚菜又呼爲刺蓬蓋并蓬

轉一耳登之

漢案戶史記天官書漢書卷之六十五雲水象在天爲漢河精上爲天漢

漢也者天漢也賦月賦所引案戶也者直戶也注又作

言正南作爲北也向則是時初昏天漢直南

易月令章句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

寒蟬鳴寒蟬也高氏誘曰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

大真福卷二

蠅也者上有寒字蠅也鹿蓋本諸方言也！  
 刀爭鐵王東郭案鄉一作向春秋佐助期織女神名收陰

經緯女三  
星在天市  
東常以七  
月一日六  
七日見東  
方色赤

精明女工善王氏廷相曰縵女三星在斗柄之東斗柄南指則縵女正東也

案此有經無傳  
寺有霖雨高氏誘曰是月月麗于畢

申有案下恐雨滂沱照案此亦無傳  
 案爾雅灌漑說者以爲應作灌俞之義見

**藟**聚也。聚茶葉之秀爲藟者之類也。一作檮。說文：藟，木也。

故釋文放草也青謂之放蔣枯謂之芻  
 蔴未秀爲蔴

華秀爲蘆顧氏師古曰蘆爲萑謂蒹也其

斗柄縣在下則日新案是月日亥醴爲韋謂應也  
兩作縣在垂比氏應麟本

六月 林林照作至此乃集作

剝瓜

剝瓜也者  
案別本此句  
畜瓜之時也有棗瓜杏瓜  
玄校領氏起經曰凡染當及盛暑熱潤三月而後可  
用則元校之衣染於六月而用於八月者耳

玄也者黑也核也者作黠若緋色然作緣如人未婚者衣

也

象樹擊爾雅棘實謂之棗  
熟雖擊不答已熟則爛不擊自

刑也者取也墮齊民要術聚全赤則收賦而落之乾則紅

未充滿故於全赤之時剝而落之  
 坎槩說文作樂从木其實下垂故从囟周禮天官邊人

栗零饋食之選其實栗張氏毛詩義疏栗五方皆有周秦吳  
揚特饒惟漁陽范陽栗甜美長他方不及也倭韓國

土栗大如雞子亦范味不美桂陽有栗叢生大如杆  
字山有峯山鄧案草曰零木曰落栗零而後反之故不言

零也者陷也木也亦曰零其義通也零而發也東觀書零駭  
蜀都賦擣栗罇發注栗皮折罇而發也

每七蓬轉蓋今栗房秋熟餅發其膏實躍如爆去根甚遠故謂

栗駟  
大戴禮卷二  
夏小正

丹陽益曰易月令羣鳥養羞鄭氏

丹鳥也者謂丹良也案皇氏以丹良爲螢火托氏以爾雅

氏爲無據鄢案古今注螢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白鳥

也者此處從月令注所異謂蚊蚋也說文秦謂之蚋楚謂之

丹鳥羞白鳥白鳥卽蚊也丹其謂之鳥者何也

重其有本此處養者也其所以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而謂也

鳥有翼者爲鳥  
御覽所引句  
羞也者孔疏  
丹鳥爲珍  
進也不

也。不。盡。食。也。御覽無此。郭康成所引。在九月。又說者。以丹鳥爲。白鳥。俱在。入。未。

詳孰

辰則伏是王氏鳴盛曰辰也者心也伏也者具所在也八月日

應有九月字

辰也者房星也

案各本脫者字今從通解木房伏也者入各本訛作謂今從初學記所引



而不見也秦氏蕙田曰爾雅釋天云大火房心尾也又云大火謂之大辰尚書大傳云若參辰之錯行揚雄法言云吾未睹參辰之相見也夏時八月日在大火以日之所在故伏而不見

鹿人從案人一本作入金氏履祥曰鹿人者古山虞掌獸之官從從角也謂始從禽也

鹿人從者案別本從羣也鹿之養離羣而善本行而字之

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

或曰人從也者案各本重一人字大者于外小者傳氏本者于內

率之也

駕為鼠案三月田鼠化為鴽傳鴽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傳已見前則此處無傳矣

參中則旦參旦中矣案無傳

九月

內火案內納古字通金氏履祥曰古者三月大辰旦見故出火八月辰伏故九月納火徐氏巨源曰周禮季春出

大戴禮卷二夏小正 主

火季秋納火即此謂也蓋因子夏鄭司農謂以三月本時昏心見于辰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伏于戌使民納火故春秋傳曰以出納火心為大火

內火也者大火也惠氏傳曰一大火也者心也

避鴻鴈案易古義大有九四象明辨晝夜鄭康成注云避鴻鴈讀如明星皆史記賈生傳鳳皇游兮高逝注音遊

避往也楊氏慎曰鴻雁之鳥本落南翔水北知時之

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雁也

主夫出火傳氏松卿曰夫當作火案或云此三月之文誤入九月

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秦氏蕙田曰主夫者主火之夫

日則夫者疑即夫遂

陟玄鳥蟄

陟升也玄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

金氏履祥曰古人重元鳥當其至而祠之故其來也書降其去也書陟皆貴之也

中

熊羆貉鼯則穴案爾雅注引鼯則穴各本訛作鼯則穴者也列子禽獸之智達寒就溫

言蟄也案王氏應麟本以若蟄而三字為經文故諸本

令廣義注此周官所謂蟄獸也月

緊鞠案別本有樹草名也黃華者土氣之所成也

鞠草也鞠榮而樹麥管子令以黃華者土氣之所成也

時此草甚茂俗尚九月種麥時之急也周禮風土記其

王始裘月令十月天子始裘鄭氏康成

王始裘者何也案此句從通衣裘之時也

辰繫于日見東方如繫于日然案此處有經無傳王氏應

無此句

大戴禮卷二夏小正 主

雀入于海為蛤月令今雖入大水為

蓋有矣非常人也

十月

豺祭獸月令豺乃祭獸疏案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

可以田案月令祭獸則是九月未十月之初豺祭獸之後百姓

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初昏南門見案此月南門二星朝見于東南

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

黑鳥浴案鳥各本作鳥

黑鳥者何也鳥也案各本脫黑鳥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

氣寒日暖鳥乘暄而浴也

時有養夜



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

玄雉入于淮爲蜃薛君韓詩章句雉耿介之鳥也易離爲雉通卦驗小雪雉入水爲蜃干氏寶曰蜃蛸

類杜氏子春

屬者蒲盧也昭案古語隨變而成者曰蒲盧

織女正正鄉則旦案王氏應麟所引無則旦二字

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

王狩者禮夏官大司馬遂以狩田注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月令天子乃厲節執弓挾矢以獵月令注凡田之禮惟狩最備夏

王狩者案各本言王之時田也案各本冬獵爲狩爾雅冬獵爲狩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蔡氏德晉曰案考工記弓人夏治筋者省兵甲也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春洩角而函人銀革不詳其時則此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夏小正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夏小正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夏小正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夏小正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夏小正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夏小正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夏小正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夏小正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夏小正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夏小正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夏小正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夏小正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夏小正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夏小正

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也者何也鳴而後知其也

玄駒黃

玄駒也者螳也方音螳齊魯之間謂螳蟬西南隅之隅

玄駒也者螳也何也答曰河內人並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游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入皆是螳蟬皆是大蟻

玄駒也者螳也故今人呼螳蟬曰黍米游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入皆是螳蟬皆是大蟻

玄駒也者螳也謂之駒俗云馬蟬也故黃者何也走于地中也與奔音相

玄駒也者螳也近疑此借

玄駒也者螳也黃爲奔也

玄駒也者螳也納駒說文駒黃也

玄駒也者螳也納駒說文駒黃也

玄駒也者螳也納駒說文駒黃也

玄駒也者螳也納駒說文駒黃也

玄駒也者螳也納駒說文駒黃也

玄駒也者螳也納駒說文駒黃也

玄駒也者螳也納駒說文駒黃也

玄駒也者螳也納駒說文駒黃也

玄駒也者螳也納駒說文駒黃也

玄駒也者螳也納駒說文駒黃也

玄駒也者螳也納駒說文駒黃也

玄駒也者螳也納駒說文駒黃也

玄駒也者螳也納駒說文駒黃也

玄駒也者螳也納駒說文駒黃也

玄駒也者螳也納駒說文駒黃也

玄駒也者螳也納駒說文駒黃也

玄駒也者螳也納駒說文駒黃也



大戴禮注補卷三

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周尚書右僕射盧辨注

嘉定汪紹學。

保傳第四十八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原注凡三十一世昭補皇南  
自見居位者實三十五而言三十一者兼數太子丁也自湯  
得位至紂凡六百二十九年成湯一外丙二仲子三太甲四  
沃丁五太庚六小甲七雍己八太戊九仲丁十外壬十一河  
夏十二祖乙十三祖辛十四沃甲十五祖丁十六南庚十七  
陽甲十八盤庚十九小辛二十小乙二十一武丁二十二祖  
庚二十三祖甲二十四廩辛二十五庚丁二十六武乙二十七  
七太丁二十八帝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原注凡三  
乙二十九紂三十  
補皇甫氏曰自克殷至秦滅周之歲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  
比年武王一成王二康王三昭王四穆王五恭王六懿王七  
孝王八夷王九厲王十宣王十一幽王十二平王十三桓王  
十四莊王十五靈王十六惠王十七襄王十八頃王十九匡  
王二十定王二十一簡王二十二靈王二十三景王二十四  
悼王二十五敬王二十六元王二十七貞定王二十八哀王

大戴禮卷三

保健

4

大戴禮卷二

\_\_\_\_\_

1

二十九思王王十考王三十一或烈王三十二安王三十秦  
三烈王三十四顯王三十五慎觀王二十六赧王三十七  
爲天子二世而亡皇甫氏曰自昭襄王滅周至子嬰凡四王  
襄王三始皇帝四人性非甚相遠也  
胡亥五子嬰六曰性相近何殷周有道  
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原注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  
生原注古卽殷周時也昭補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  
之天子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世子也白虎通何以知天子  
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子舟是也方回曰此偶泰誓  
也初學記引韓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甫  
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  
則傳嗣其文畧矣至周始有文王世子之制顏師古曰酒始  
也因舉以禮因各本作圖案賈誼新書作曰魏使士負之原  
下其吉也昭補桓公六年左傳九月丁卯子回生有司齋肅  
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士負之士妻食之  
端冕齋肅別本作參鳳或負見之南郊見之天也原注肅肅  
也端正也過闕則下原注致君過廟則趨原注逕闕故孝子  
見服之正過闕則下典法之處過廟則趨原注逕闕故孝子  
之道也故自爲赤子時劉奉世曰嬰兒體教固已行矣昔者

二八六

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原注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歲  
子誦是爲成王賁誼新書成武者武王之而末成王少  
春秋元命苞文王造之而木蓬武王遂之而末成王少  
主而成之故曰成王說文幼小也史記魯世家成王少  
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畔乃踐作代成王攝行政當國高誘  
日緩樓上繩也李奇曰紂乃踐作代成王攝行政當國高誘  
之廣八寸長丈二案史記紂乃踐作代成王攝行政當國高誘  
少假借用也師古曰強即今之小兒繻也孟康曰繻古字  
小兒被史記索隱召者畿內采地夷始食于召故曰召公或說  
太保者以爲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周召地分爵二公故詩  
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陽故言南後王封之北燕在今  
幽州薊縣故城是也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爲召  
公召案燕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孔安國鄭康成皆云爾譙  
周以爲周之文族毅梁傳以爲周之分子皇甫謐竟以爲文  
王庶子白虎通以爲文王子充以爲周公之兄左周公爲  
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則非文王子明矣周公爲  
太史記索隱周地名在岐山之陽本太王所居後以爲周  
識曰周公采邑故曰周公即今之扶風雍東北故周城是也  
文公之子呂子孫從其封姓尚炎帝之後姜姓  
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蓋牙是字尚是其名後

大戴禮卷三

保博

\_\_\_\_\_

1

武王曰太師古父也周禮保氏掌三教以爲太師太保太傅此太子之三公非天子之三公也又曰太師古父也漢書音義師訓也常昭曰太保太師天子三公佐王諭道蕭子顯曰太子之三公非天子之三公羅喻以爲太師太保太傅此太子之三公非天子之三公保保其身體安守之保謂傳其德義猶敷也師導之教訓原師傳之教大同一師主于訓導傳則受而述之此三公之職也原注今尚書說三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也此三公之職也義與此同故先儒論者多依此爲說也昭補說苑伊尹曰三公者知通于大道應變而不窮薛干萬物之情通于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原注解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寡者也原注記者因成王幼穉周公居攝又以王少子太子而始末序之取明殷周之隆師友爲先也昭補熊安生曰太傅審慎其道行之于身以施教也朱子曰三公三孤本觀其德行詳審言之使通曉輔佐天子而已三公三少只是無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佐天子而有職二字原注三少又加官旗師古故孩提親近故孩提而有教二字原注三少又日宴謂安居故孩提親近故孩提而有教二字原注三少又提擲之三公三少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



孤北堂書鈔引五經義曰今尚書夏侯陽說天子三公  
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士百二十在天下為山川百官之屬故曰天子三公  
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太保太傅太師三公又立  
司寇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家宰司徒宗伯  
知師保周公為傅召公為保太公為師庶人凡在官者  
皆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比  
遜天下端士孝悌閑博博一有道德術者以輔翼之使之  
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日見正事一作太子乃生而見正  
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外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  
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其釋文母音無說文云止之詞  
之形禁止之勿令其古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  
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  
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

太戴禮卷三 保傳

三

恐其好而誘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則本脫習貫之為常  
言人性本善無善少教成之若天性自然也周書曰習之為  
常自氣血始習而補國語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  
焉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擇師友其亦然及太子少長知  
妃一作色天子後宮嫡庶皆曰妃匹者何謂也相與偶焉古者  
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漢書原注古者太子入學入小  
補顏氏曰官謂官舍學禮曰禮經也今失傳帝入東學上親  
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  
尊師則齒諸天子入太學祭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  
學上賢而貴德之禮也即所以顯行國體之處也昭素說與  
同義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文選一作遺說帝入北學上貴  
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學原注成王年十五亦人諸  
禮以言之四學者東序誓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秋溫養  
故上親夏物盛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藏

子地惟象于天牛見也故上爵也昭案此文見于賈誼新書  
漢書賈誼傳尚書大傳惟論作論故師古注曰倫與誼同謂  
越制也成王年十五王傳海作年十三此即位盧氏于成王幼  
下制也注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王傳海作年十三此即位  
傳其誤也又案武王崩成王年十三王傳海作年十三此即位  
學北堂書鈔引五經義曰今尚書夏侯陽說天子三公  
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太保太傅太師三公又立  
司寇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家宰司徒宗伯  
知師保周公為傅召公為保太公為師庶人凡在官者  
皆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比  
遜天下端士孝悌閑博博一有道德術者以輔翼之使之  
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日見正事一作太子乃生而見正  
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外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  
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其釋文母音無說文云止之詞  
之形禁止之勿令其古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  
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  
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

太戴禮卷三 保傳

四

過之史有司過之直曰氏春秋秋湯有虧膳之宰  
注太子齒有司過之直曰氏春秋秋湯有虧膳之宰  
記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之小戴記動則左史書過  
書而宰徹去膳此句從太平御覽所引禮記古史書過則  
日吳出西國觀之善也今日入北國觀之善也宰之義不得  
不徹膳不徹膳則死于是有進善之於原注堯置之令進善  
管子前漢文帝詔後漢申屠剛有諫諍之木書政之德也  
傳俱作進善之旗一本又作令昭云處政有德也書于有  
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爲飾今宮外橋梁頭四楹木是也  
敢諫之鼓今注注程雅問之使諫者擊之以自問也昭補中  
也之以表王柱頭狀如華也形如鼓狀路秦乃除之華木  
修之為今西京雜記交于柱也准以表識橋路秦乃除之華木  
播之木呂氏春秋秋交于柱也准以表識橋路秦乃除之華木  
播之木呂氏春秋秋交于柱也准以表識橋路秦乃除之華木



欲顯諫者書之子木鼓夜誦詩原注賈誼云警史誦詩然皆工誦正一作諫大夫進諫誦詩上樂八也警官長誦謂隨其過  
 誦正一作諫大夫進諫誦詩上樂八也警官長誦謂隨其過  
 曰古有誦詩之士記過之史常在君側也李奇士傳民語習與  
 智長故切而不攘原注量知授業故雖勞能受也是殷周所以長  
 事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原注觀心施化  
 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原注祭日東壇  
 內外以將其位原注補國語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祭義祭  
 以別內外以端其位原注幽明以制上下祭日子東祭月于西  
 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原注所以明有別也  
 昭案別各本或作臣或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  
 仲春舍菜合饗仲秋班學合原注天子視學而遂養老  
 王世子凡大合學必遂養老原注謂大舍學舍采合饗秋頒學  
 合璧樂記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原注天子視而割牲執醬而饋熟  
 飯正饌禮記義疏執醬而饋原注執爵而醑蓋因食禮之正飯  
 祔道禮書曰天子之于老也歲養之也原注三仲春也季春也仲  
 秋也顏氏曰進食日饋原注所以明有孝也  
 案親之者所以優老也原注所以明有孝也  
 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以教重行原注中鸞和步中采茨  
 道合樂以教崇德養老以教致孝原注行中鸞和步中采茨  
 一作禮作濟小戴作齊趨中原注禮趨作步  
 五言之以也原注齊趨作步  
 行言之以也原注齊趨作步  
 芳趨以肆夏趨則于采茨原注趨則于采茨  
 禮文誤也昭補周禮凡馭原注馭儀以鑒和為節鄭氏曰鑒在衡  
 和在軾皆以金鈴也鄭眾曰肆夏采齊樂詩名也原注肆夏亦樂詩  
 以爲節類氏曰鸞和車上鈴也采齊樂詩名也原注肆夏亦樂詩  
 名趨疾步也凡言中者謂與節相應也原注釋文國語云金奏肆  
 夏樂過渠杜遂分爲三夏之別名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原注  
 遇執轡也渠思文也劉彝曰車原注所以明有度也  
 行有緩急和鸞之聲動則相應原注所以明有度也  
 禽獸見其生不食原注忍一作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原注  
 玉籙曰凡血氣之類弗身踐原注補孟子曰見其生不  
 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野也原注所以長  
 恩且明有仁也原注正于已食以禮原注列及食之等徹以樂原注  
 于飲食之間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原注  
 又不志禮樂

其膳是以一木無天子不得爲非也原注失孝敬明堂之位曰者太學統于明堂也此古禮逸篇也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原注言能忠誠有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一本無常立于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強記而字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原注接給謂應所問而給也史佚周太史尹佚也立道于前承于後置充于左列諫于右順名義也道者有疑則問故或謂之疑充者輔善故或謂之輔弼補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忘責之承可正故成王中立而聽朝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淮南子心知規而師傳論導口能言

六

大戴禮卷三 保傳

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政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爲文章行爲儀表于天下漢書谷永傳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陳氏禮書出入前後國非正人則目不聞淫色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則所見者正道所以教誨而德成殷周之所以長久也所別本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小戴禮保者慎其身以輔及秦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得也原注賈誼云所上者告計也然得字之誤也昭補計謂面相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高傳胡亥趙高斥罪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高傳胡亥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胡亥而致之獄說文獄所習者非斬劓人者始皇少子二世也而致之獄謂之牢所習者非斬劓人書盤庚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則夷人三族也左傳杜注夷兩雅新殺也說文劓則鼻也則夷人三族也左傳杜注夷志漢興之初尚有夷三族之令口當三族者皆先黔劓斬新也左右止笞殺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暴秦之爲禍也烈矣漢書秦川商鞅之法造參夷之誅周禮疏三族謂父子孫義禮法父昆弟昆弟之子昆弟爲三族漢書注父族母族妻族故今日卽位明目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計者謂



之詆誣原注昔伊尹諫夏桀桀笑曰子為詆言矣莊辛諫襄  
奴集韻作謀徐鉉曰誣以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菅茅也豈  
無為有也玉篇欺罔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導非其治故也鄙語曰不習為  
吏而視已事原注觀前成事也古諺云前事之不又曰前車  
覆後車誠以原注案前車覆二句晏子春秋吳越春秋俱引說苑  
外傳以夫殷周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是  
為鄙語不法聖智也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顏氏曰亟急  
然而不辭一作者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夫存亡之變此  
從漢書與治亂之機其往是矣天下之命縣于天子天子之  
別本稍異善在于早諭教與遲左右顏氏曰與心未疑而先諭教一作  
則化易成也原注心未疑謂夫開于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  
之功也若夫服習積貫則左右已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  
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熟數譯而不能相通系別本訛作參  
之語者韓詩外傳成王之時趙襄氏重九譯而行雖有使不  
至晉灼漢書注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而通也行雖有使不  
能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教習然也原注生而同聲及  
之不能使言語相通嗜慾不異至于成俗其所行故曰選左  
雖有死之可畏猶不相放為者皆教習使之然也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一本不重左則天  
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原注孟子曰君正莫不書曰一  
人有慶萬民賴之此周書呂此時務也原注時天子不諭先  
聖王之德論別本或作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  
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于威儀之數詩書禮樂  
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于親戚  
母父不惠于庶民無禮于大臣不中于刑獄舊注無一作輕乃  
注文刊別無經于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信于諸侯不







衡者聲曰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轡爲節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璫原注衡平也半璧曰璫郭崇文又周禮疏引此三句謂是韓詩國語注引詩傳作上有惠紵聶崇義曰舊圖上有雙衡長五十寸博一寸下有雙璫徑三十寸衡牙一本無玼珠以納其間原注璫在中央一牙在旁納于銜牙之間小戴記凡帶必有佩佩玉有銜居中央牙是兩邊之璫說文北珠也復古編璠非瑀瑀以雜之原注璠曰珉或曰璆或曰琕比珠也作璠古作璠朱子曰上橫曰珉下繫三組貫以玼珠美玉瑀石次玉瑀補朱子曰未懸一玉兩端皆餘日衡牙兩傍中組各懸一玉一大珠而方曰琕其一末各懸一玉如牛鑿而內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琕其一末各懸一玉如牛鑿而內向曰璠又以兩組貫珠上繫於兩端交貫于稱而下繫于兩端行則衡牙觸行以采茨趨以肆夏謂之步門外謂之行堂下庭謂之走鄭司農曰采茨辟夏皆樂名或曰皆逸詩步環中鄭康成曰采茨路門外之樂節辟夏登堂之樂節規折環中矩朱子曰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橫轉處欲其進則揖之此下舊注揖一作退則揚之然後至玉方如舞也

大戴禮卷三保傅  
士

鸛鳴也鄭氏曰鸛聲貌陳祥道禮書古之君子必佩玉其色應樂忠信道德之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申之意其象有仁智所以通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遷非僻之心無自入古之爲路車也以釋文車音所釋名云古者日車聲如居所者尺者反後漢蓋圖以象天二十八櫟以象列星蓋弓也軫以來始有居首蓋圖以象天二十八櫟以象列星蓋弓也軾軻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周禮中車掌玉轂几馭側聽則觀四時之運原注謂視輪此巾車教之道也原注巾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也車爲月此巾車教之道也二人自青史氏以下太子之事也郭補周禮巾車掌玉轂注巾猶友也周后妃任成王于身帝王世紀武王妃太公之女立而不跛此下舊注跛一作帝世紀武王妃太公之女立而不跛此下舊注跛一作日邑姜修教于內生太子誦立而不跛此下舊注跛一作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偃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原注太妊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起惡言故君子謂太妊爲能胎教也古者婦人任子之禮寢不側坐不遺立不蹣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日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任子之時必慎

所成威于善則善威于惡則惡也昭補成王生仁者養之注  
 博雅人三月而胎說文胎婦孕三月也  
 謂乳也孝者絲之保母也四賢榜之母及子師成王有知而選  
 太公爲師周公爲傅此前有與計諸公也而後有與慮一本  
 有也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原注白虎通  
 而起必升封泰山報告之義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尊  
 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厚以報地明以功成事就有益  
 于天地若高者加高而厚者增厚矣尚書中侯曰昔者聖王  
 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禮緯曰刑法搭藏世作頌聲封于  
 泰山又續柴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英炳巍巍功平世教白  
 虎通又曰王始起日月尚促德化未宜獄訟未息近不治遠  
 不安故太平巡狩也故管夷吾記凡封禪之君七十二家至于  
 三代之惟夏禹殷湯周成王而已其封山之禮要于岱禪地之  
 禮則以云釋其禮何也以岱宗東方之巖非所易者其于衆  
 山可因義取尚故曰虎通以釋釋者爲無窮之意亭亭者爲  
 德法審著凡封禪之禮周于恒霍及嶽體之君稱言泰山及  
 受命者舉其始也封謂負土石于泰山之陰爲壇而祭天也  
 禪謂除地于梁甫之陰爲壇以祭地也變壇爲禪者神之也  
 由此觀之王立一作左右不可不練也衆精練左右謂夫翁牧  
 守大臣者誠盛矣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昔者禹以夏王  
 王選楚詞注練簡也文選注翰曰練也  
 柴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孟子選篇紂貴爲天閻廬以  
 吳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于越原注夫差內不納子胥之忠  
 故終縊于句踐也昭補越絕書越追之至餘杭山禽夫差  
 吳越春秋員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禽又曰越王之崇  
 兵吳將爲所禽也大夫種曰吳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  
 爲無道今幸禽之案禽禽古通  
 殺于匠黎之宮原注厲公之弟爲榮書中行僖公而幽之諸侯  
 百姓不哀救三月而死也昭補史記注引賈逵說曰匠驥氏  
 公外嬖大夫在翼者案呂氏春秋亦作匠驥黎與驥音相似  
 古人遂威王以齊強于天下而簡公以弑于檀此下或衍一  
 通字因注有檀臺字臺遂訛爲臺而衍也原注檀臺名也簡  
 公悼公之子齊侯子也威王陳敬仲之後田常之六世孫田  
 和之孫也田常弑簡公至和爲齊侯其孫驥稱王大強于天  
 下昭案惠棟校本曰威王乃威公之誤即桓公也而注乃以  
 爲田和孫穆公以泰或脫顯名尊號二世以刺于望夷之宮  
 似非也  
 原注穆公秦伯任好也魯公之少子宣公之季弟其孫孝公  
 曰昔我穆公自岐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



戎翟地廣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顯名尊號謂此也望夷  
高在長陵西北長平園東臨水作之望夷水二世當夢  
世就望夷之宮而殺之而不樂乃問占夢者卜言涇水為祟二  
補張晏曰趙高欲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婿望夷宮之內昭  
死三輔黃圖望夷宮在涇陽縣界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  
等者所任異也晉王謂夏殷故成王處緇抱之中案緇抱即  
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弒沙邱任李兌也武靈  
父後有太子趙武李兌圖之沙邱終弒于沙邱宮也沙邱今在  
趙郡南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乘車之會三昭補釋文謂  
五年會威又會城濮陳七年會鄆八年會亳邱九年盟于  
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  
范甯注云十三年會首戴七年又會陶丘元十四年會鄆十  
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又會陶丘元十四年會鄆十  
春秋時語左傳襄十一年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  
春秋時語左傳襄十一年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

大戴禮卷三

保傳

人合諸侯服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杜注與九數不  
合疏引服虔云八年從四年至十一年九合諸侯杜注與九數不  
年餘為七也則或九或七皆以意為增減恐不免於鑿矣  
一匡天下之會施氏注四教于諸侯再為義王與召陵也失管仲  
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  
者在所任也原注葬之為言藏也管仲死桓公任豎刁狄牙  
而諸子並爭國亂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傳之公子  
其子無能立乃相赴焉七月辛巳夜葬至九月而後葬矣  
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原注地多為秦所并削安釐王  
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信陵君率五趙得蘭相如而秦不敢出  
國之兵攻秦而昭王之復得也當以和氏之璧使人于秦先璧  
而歸及趙相如趙惠文王之相也當以和氏之璧使人于秦先璧  
秦不敢開兵井陘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唐睢又賈子胎  
教與此同安或為昭王為周瞻唐睢之立也楚有申包胥而  
昭王反復原注昭王為周瞻唐睢之立也楚有申包胥而  
昭王反復原注昭王為周瞻唐睢之立也楚有申包胥而

大戴禮卷三

保傳

者三十國二垂謂天地之際言威通之遠淮南子曰文王  
德修政二垂至昭補呂氏春秋湯見網置四面湯收其三  
還其一而視之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紂欲高其四面  
者下吾取其化命者漢南之國問之曰湯德至禽獸四國  
之越王不積舊家而吳人服門外女墳與虎邱俱免發掘  
古編續禿觀小禿貴以其所為順于人也原注皆得故同聲  
則異處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于本朝而天下  
之豪相率而趨之也原注從其類也故詩有伐何以其然  
也管仲者桓公之讐也原注乾時有扶茅之喻也何以知其然  
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齊魯許諾乃使吏朝其  
率其目盛之以賜夷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  
迎之祿以權火驛以驛馬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  
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范之鮑叔以為賢于己而進之  
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  
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原注垂拱言無鮑叔之力也韓子  
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  
諸侯臣之力耶君之力耶



危之心者同聲于鮑一本有也也原注齊在魯北鄰案史記貨  
緣泰山而分陰陽也趙岐注子注山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  
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禮賦注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  
古通用字史蘧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  
子曰我即死原注言死治喪于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  
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補逸禮傳作是不  
當成禮而而置屍于北堂原注而于吾足矣靈公往弔問其  
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容原注造然曰吾失矣立召  
蘧伯玉而貴之原注召迷子瑕而退之別本脫徙喪于堂  
成禮而後去復正室衛國以治史鮑之力也原注徙喪于堂  
也原注案此注各本在迷子瑕不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  
肯句下意義未顯故移置于此原注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  
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哀矣原注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  
大戴禮卷三 保傳

箕子被髮陽狂原注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  
且為之不祥莫大焉解衣被髮為狂而去之原注比干諫而死  
國名子不祥莫大焉解衣被髮為狂而去之原注比干諫而死  
殺司馬也箕子比干諸父箕子原注比干諫而死  
未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案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諸父  
元王肅皆以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案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諸父  
預皆以爲紂之庶兄原注比干諫而死  
去陳以族從命之作從原注凡諸侯之卿大夫有功德者則  
必亡教以族去原注比干諫而死  
九年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細服以  
公曰吾能改矣公二子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細服以  
惟見于此當考自是之後殷并子周陳亡于楚以其殺比  
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原注比干諫而死  
以魯宣九年殺泄冶原注比干諫而死  
屠狄日昔樂毅殺龍逢原注比干諫而死  
治而滅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原注比干諫而死  
其從新書訂正原注昭王易王之怨于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  
而爲之立宮室于是修先君之怨于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

云以魏齊至之原注補說苑郭隗曰王欲興道曉請為天下  
之土開路于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燕請為天下  
屈景閭之從楚歸燕原注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燕請為天下  
兵而攻齊樓閣王于莒原注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燕請為天下  
師大敗樂毅為上將遂入臨淄問王出奔于衛衛不齊之  
鄉魯又不納焉原注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燕請為天下  
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申意至于此者由得  
士也原注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燕請為天下  
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原注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燕請為天下  
士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原注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燕請為天下  
也原注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燕請為天下  
安存則未有異于却走而求及于前人也原注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燕請為天下  
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原注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燕請為天下  
大戴禮卷三 保傳

其公九年左傳陽貨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  
呂氏春秋秋封之母生微子原注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燕請為天下  
微子內國名林之奇曰孔子曰微子去之則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  
於是荒野而己未適他國也及武王既克封比干之墓高誘曰崇封其  
舊位而己帝王世紀武王命閔天封比干之墓高誘曰崇封其  
其墓也原注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燕請為天下  
章賢也原注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燕請為天下  
賈誼新書曰夫聖人之于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大戴禮注補卷四

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周尙書右僕射盧辯注

嘉定汪昭學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原注其失也求其過原注省其過也彊其所不能去原注其不能也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惟義所在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及其身亦謂守義原注作矣君子學必由其業原注必精之問必以其序原注不說亦不彊爭也雖不說亦不彊爭也原注雖不說亦不彊爭也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原注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既博之患其不習也原注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原注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原注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原注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

大戴禮卷四 曾子立事

善行而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原注五者謂忠信其不博君子博學而辟守之原注辟守之微言而萬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原注微言而萬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子終身守此悒悒原注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原注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非德不行之君子終身守此悒悒原注悒悒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原注殄微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原注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之為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原注君子之為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原注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耻忿怒思患原注嗜慾思耻忿怒思患故愚惑者一朝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慮勝氣原注君子慮勝氣

大戴禮卷四 曾子立事

害身故君子有三戒案惠氏曰本思而後動論而後行原注害身故君子有三戒案惠氏曰本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原注行必思言之復之必思無悔言原注復之必思無悔言從之以行原注從之以行其類原注其類合矣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原注合矣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絕之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趣也原注絕之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趣也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原注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補飾其美而不伐也原注補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原注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文昭曰案上文云其過而不補也注云補謂改也則此不當云不改蓋當作補則不復矣形近而誤下文云其下復而作復字無疑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原注文昭曰案上文云其過而不補也注云補謂改也則此不當云不改蓋當作補則不復矣形近而誤下文云其下復而作復字無疑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原注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原注存往者在來者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隣原注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隣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原注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人也原注人也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原注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詔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經原注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詔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經犯其禁原注犯其禁



范成曰禁謂政教呂氏大臨曰禁者若孟子言問國之大禁然後敢不服華色之服原注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僂也寧句也原注儉儉慢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原注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身行不遺已之患惟小人一言終身為罪君子亂言而弗殖言弗致也原注神子所不語道遠日益案此下各本衍云字今衆信弗主雲言詁作雲今陰字各本弗與原注馬驢道遠日益積習之人言不信不道原注案合元本作信之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原注折辭人辭也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原注折辭人辭也親人必有方原注方猶常也多知而無親原注所親行無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原注當讀如選朱子曰博學當以其大多言而慎焉原注多言者當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王

也言雖多而皆慎焉案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護好直而徑別本繁作殺又晚焉字君子不與也原注太徑為儉又太逼塞於儉而好倖者原注一作好儉君子不與也原注太徑為儉又太逼塞於下夸而無耻疆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原注達而無守原注達而無守也數好名而無體原注無忿怒而無惡忿怒而無惡原注為惡或曰無惡而忿怒案正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原注聖帝之治天下也尚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尚書大傳曰古者十以上遊飲也六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原注於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原注其神不朝延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問原注林本無而無款也張子曰款業則無款矣五十而無原注意林本無而無款也張子曰款業則無款矣五十而無原注意林本無而無款也張子曰款業則無

矣原注三字今從舊本會子書所引無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原注他本言其過不足論也文勉於罪免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議論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原注無思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少稱不弟焉耻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傷也原注傷同傷子方言孫繼勝也行而不能遂耻也原注謂不能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原注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原注言文飾其詞也無益而食厚祿原注一作厚竊也原注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人言不善而不違原注順之也近於說其言原注說其言始於以身近之也原注危於以身近之也始於以身近之始於身之矣原注危於以身近之也

危害於身案上注云危於以身近之危與始皆可作幾人言然之詞此注未免誤解始於以身近之謂幾於身之耳善而色蕙焉原注玉篇蕙里切近於不說其言原注說其言始於說其言始於以身近之也原注近於不說其言非盧氏注文惠氏校本曰玩此注則正近字本係校書者誤以爲誤也或改作近當爲遠字誤此非是觀上注以危解殆且與前後注文勢亦不一例始於以身近之始於身之矣當身之誤故目者心之浮也原注國語耳目心言者行之指也於中則播於外也原注文則字元本作於言目也案惠氏曰正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原注心目也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原注分術謂心術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親愛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愾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原注誣一作也誣矣原注誣矣此段與文王觀人篇同意人喜則意態輕浮故曰觀其不誣官人篇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是其証輕誣字形相近致誤



非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  
 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原注文王曰省其居約而觀  
 其不營也韓詩外傳不爲安勤勞之勤他本而觀其不擾人  
 也呂氏春秋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  
 其所養德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  
 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  
 其辭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持哀之以驗其仁苦之以  
 驗其志入觀六驗此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能也色勿爲  
 賢主之所以論人也  
 不可能也原注無奈色也一本無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不  
 可能也太上樂善原注太上德之最上其次安之原注其次  
 謂其色其下亦能自彊原注謂其身不爲太上謂五帝其次  
 不爲也謂三王其下謂五霸孟子曰堯舜性  
 之湯武身之仁者樂道原注上者智者稱道原注次者愚者  
 五廟假之  
 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原注自執而  
 一作太上不生惡原注無爲其次案別本此而能夙絕之也  
 經

原注有意  
 而隨絕之其下復而能改也原注既爲復而不改隕身覆家  
 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原注鄂鄂辨厲也論語曰其言之不作其  
 後爲之難案惠氏曰以行身以戰戰亦殆勉於罪矣是故君原注故曰父母爲嚴備  
 子爲小由爲大也原注常思正也居由仕也原注故曰父母爲嚴備  
 則未爲備也原注恒謙虛也而勿慮存焉原注忘危也不事父可以事君事  
 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原注承嗣謂冢子也  
 能取朋友者論語鄭氏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廣雅友親也亦  
 能取所予與一作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  
 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  
 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原注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居家治則移官亦理也居  
 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原注淫大先憂事者後樂事  
 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且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

不能又原注又治也諸侯曰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  
大夫曰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庶人曰旦思其事戰戰  
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原注禍福惟人宜其慎也  
是以易有履虎之言詩有臨淵之誠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原注不形於面使而  
勿貌也原注不以貌勞陳之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  
兄弟嬉嬉朋友切切原注論語曰朋友切切悌悌兄弟怡怡也諸補鄭氏康成曰切切割割競競  
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  
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曾子本孝第五十

會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祭統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孝子不登  
高不履危原注敬父母之遺體庫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  
不命原注人有隱僻不許之也昭補鄭氏康臨不指原注凡  
成曰登高臨深苟訾苟笑爲近危辱也居上不

爲或故不在尤之中也包氏咸曰孝子惡言死焉原注死且不行昭補  
 楊氏倬曰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  
 於已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原注處安易之不與險  
 行以徼倖仲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原注就其常也  
 春秋左傳曰其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原注不爲事母也昭補釋名父甫也始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生已也母胃也含生已也  
 不敢忘其親也原注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  
 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原注故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昭補鄭氏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爲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  
 友以助敬也原注使敬其父母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原注謂士大夫  
 孝也以德從命廣雅父者矩也以法度威庶人之孝也以力  
 惡任一作食原注分地任任善不敢臣三德原注謂王者之孝三德三老也白虎



也。通曰：不臣，故孝子之一本。脫子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原注：三老崇孝之二字。死則哀以莅焉。原注：莅臨。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孝經君子之事親禮之責有忠與禮孝道立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一作訓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原注不可以己能而責人之不能況以所不能歸補孝經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賈誼新書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

大戴禮卷四

言順一作訓弟與弟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

原注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者  
 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父兄與衆言言慈群與蒞官者  
 言言忠信也案一本作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補注國語  
 今夫士聚萃而州處燕閒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  
 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又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  
 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坊記微諫不怨聽從而不怠  
 歡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原注位  
 已哉乃犬馬之養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  
 其忠飲食移味原注隨所欲也居處溫愉著心於此濟其志也孔子  
 每讀喪禮泣下原注需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王氏應麟曰荆公曰古之善事親者非事其親之謂也事其  
 心而已矣事其子曰可入也可入作人吾任其過原注吾知  
 心出人問世子曰可入也可入作人吾任其過原注吾知  
 過不可入也一本無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  
 之辭也原注衛詩凱風之末章也七子自責任過之辭昭補  
 鄭氏康成曰現皖以興顏色怡也好其音者與其辭

令順也以言七  
子不能如也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  
原注小  
雅小  
莞  
之四章也中可  
以入之義也  
不耻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  
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  
原注  
孝經曰以孝事君則  
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  
以敬事長則順  
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力氏慈日用勞則弗辱矣不用勞則可以尊親矣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原注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原注凡言於事親未意則先善舉之親若有欲發意孝子則預先逆知其意而爲之也承志謂父母已母意先或枉父母意後皆曉諭父母歸於正道也參直養者

大戴禮卷四

也安能爲孝乎身者親案親字小戴作之遺體也孝經曰身  
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  
傷孝之始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案信呂非孝  
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孔氏安國曰人生稟父母之  
自保全而無刑傷則其所以爲孝之始者也是以君子之道  
謙約自持居上不驕處下不亂推激能讓在衆不爭故遠於  
告悔而無凶禍之災也災及乎身案乎各本作其今從劉本  
鄭氏康成曰道猶成也所加非敢不敬乎故烹熟鮮香案鮮下舊注一作  
盧注也非孝也養也孔氏曰言烹熟鮮香之美先自口當  
而後薦之父母此非孝也惟是供養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方氏曰稱者曰稱其所  
爲願者志願其如此曰幸哉有子  
如此所謂孝也說苑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民之本教曰孝  
原注孝經曰夫孝德之其行之曰養原注謂致衣  
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原注以忠禮將也昭補揚子曰孝  
莫大於寧親高氏諉曰安寧其親



難安可能也久為難久可能也案祭義無此七字呂覽亦同卒為難高氏曰卒  
終父母既歿慎行其身案慎下舊注一作不遺父母惡名孝經  
也緇曰名毀行可謂能忠也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  
也終夫仁者仁此者也孔氏曰言欲行仁於父母也義者宜此者也  
也孔氏曰言欲行義於外者必須得宜忠者忠此者也案忠此  
於此孝也行孝得宜乃可施義於外忠者忠此者也各本作  
中此今信者信此者也孔氏曰言欲行誠信於孝道禮者體此者也  
從方本孔氏曰言欲行禮於外行者行此者也也申鑒仁也者慈此者  
者必須履踐此孝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足利  
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足利  
本孟子仁也者仁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  
信也者彊者彊此者也孔氏曰言欲彊盛於孝道樂自順此生  
實也彊者彊此者也孔氏曰言欲彊盛於孝道樂自順此生  
刑自反此作孔氏曰若能順從孝道則刑戮及身夫孝者天下之  
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原注置猶  
橫也案正文衡施諸後世而無朝夕南于植之而塞於天地  
字祭義作博大戴禮卷四曾子大孝九  
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朝夕鄭氏曰言常行無輟  
時也孔氏曰謂施此孝道於後世無一朝一夕而不行也  
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  
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原注九夷八蠻七戎六狄謂之四海  
而至於四海以為準乎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而法象之無所不從也孝經注曰義取德教流行莫不服義從化也孝有  
此之謂也原注大雅文王有聲之六章也昭補唐元宗孝有  
三大孝不價原注詩云孝子不中孝用勞原注勞小孝用力  
孔氏曰庶人思父母慈愛忘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孔氏曰  
已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孔氏曰  
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  
祭五經要義曰天子籍田千畝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  
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父母愛之喜  
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尸子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父  
母有過諫而不逆原注當柔聲下氣也昭補白虎通諫問也  
不逆順而諫之也論語正義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父母有  
過當微納善言以諫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教不違者見父

母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  
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已之諫也  
案一本無加之如此案一本如此  
謂禮終矣  
原注哀謂服之  
二字疑衍文也  
如此下有之字  
謂禮終矣  
原注哀謂服之  
事之昭補孝經曰擗踊哭泣哀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  
以送之又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除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方言疾愈或謂門弟子問曰  
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  
樂正子春曰善如  
爾之問也  
案呂覽作善  
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  
鄭氏  
曾子所聞於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  
孔氏曰天地生  
孔子之言  
父母全而生之予全而歸之可謂孝矣  
原注孝經曰  
爲大  
父母全而生之予全而歸之可謂孝矣  
原注孝經曰  
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也  
昭補朱子曰父母之生我地之性人  
支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斯爲不忝於父母也  
四  
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  
原注陸當聲誤  
爲陸聲之誤也  
顏氏師古  
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  
日昨半步也言一事足也  
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  
色  
案呂覽作子忘  
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  
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故道而不徑  
原注不由徑也  
鄭補鄭  
氏選曰徑舟而不游  
詩曰就其深矣泳之游之  
孔氏曰  
不敢  
邪道也  
舟而不游  
言渡水必依舟船不浮游水上  
不敢  
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  
危也  
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以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  
案不及於已  
祭義作不反於  
以招之身自取  
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  
案要小則可謂孝  
焉何尤於人  
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  
案要小則可謂孝  
矣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  
斤斧以成草木之長  
川澤  
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  
夫子曰  
原注夫子孔子昭補鄭  
長不虞下卵以成鳥獸之長  
夫子曰  
原注夫子孔子昭補鄭  
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文子曰  
原注文子曰  
得入山林方氏曰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會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  
原注單居離  
曾子曰有  
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



之如由已原注且俯從所行而思諫道也案正文如從而不  
諫非孝也原注諫而由己由字乃思字之誤  
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一作無亂之所由與也  
原注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由已為無咎則寧原注  
謂順由己為賢人則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  
若夫坐如尸立如齋鄭氏康成曰如尸視弗訊不言  
問也言必齋色敬其色此成人之善者也無者字未得為人  
子之道也原注父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  
之以為己望也原注謂兄事之案兄事之三字疑衍既為不  
遺其言原注奉兄之行若中道則兄此兄何得云兄事之乎  
不中道則養之原注養之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  
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問  
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原注謂冠娶也  
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原注且以誦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  
舍之矣原注居事兄之道然猶不變則曾子曰夫禮大之  
由也不與小之自也原注言大者飲食以齒原注以長幼也  
兄先弟後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  
不哀原注以木曰豆以瓦曰登案舊本作以木曰登係脫誤夫  
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  
顏色未成於弟也

大戴禮卷四終

大戴禮注補卷五

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嘉定汪昭學

周尚書右僕射盧辨注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  
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  
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原注衡天  
下無道故若原注且自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原注  
法吏所故君子不貴與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  
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原注或若由貧賤興道者與  
富貴吾恐其靡驕也夫有耻之士富而不以其道則恥之貧  
而不以其道則恥之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于  
廣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原注中庸曰莫見乎隱  
獨也昭爾管子原注管子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案意林引故士  
作廣之陰又明日或有知之故云執仁與義莫不同也故士  
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殺六畜不  
當及親吾信之矣原注凡殺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蓬生  
麻中原注蓬蓬蒿也雖雅其葉散生未大于本說文謂麻葉可  
為不扶自直白沙在泥林案泥意與之皆黑化之者案四句  
係古語史記風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類  
逐走也原注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  
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原注君子之為  
弟也行則為人負原注分重合輕班白無席則寢其此原注  
止也言裁使之為夫人則否原注行無禮也近市無賈原注在  
田無野原注田行無據依原注依各本作依今從劉本苟若此則

大戴禮卷五

曾子制言上



夫杖材一可因篤焉原注言行如此則其富以苟不如貧以

譽原注貧則常生以辱不如死以榮命原注見危致辱可避避

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原注苟免也父母之讐

不與同生原注生辱之不可避也曲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

千鄭氏康成曰兄弟之讐不與聚國原注國之讐不與聚

必求殺之乃止兄弟之讐不與聚國原注國之讐不與聚

弟則不為也五等一國之中也朋友之讐不與聚鄉原注

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朋友之讐不與聚鄉原注

同國失厚矣旌人之讐不與聚隣原注族人之讐不與聚

萬民之難而和之凡和難父之讐避諸海外兄弟之讐避

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避父兄弟之讐避父兄弟之讐

視兄弟之交從父兄弟之讐避父兄弟之讐避父兄弟之讐

百重從父兄弟之讐避父兄弟之讐避父兄弟之讐避父

以爲無故而殺之君之讐避之不得則交游報之古者於五

不得則兄弟之讐避之不得則交游報之古者於五

之中而爲之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有盛教如無原注

友非苟然也良賈深藏若虛君子有盛教如無原注

虛君子懷德若愚也昭案史記老子傳弟子問於曾子曰夫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有盛教如無原注

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原注

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

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問原注

其知不足是以感聞感聞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會子

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

謂之友原注

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原注

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原注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

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原注

功退之何守原注

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原注

原注

原注

原注

原注

原注

原注

原注

原注

原注

原注

原注

不安貴位不懷厚祿原注

守仁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原注

大戴禮卷五

上仁原注

新新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死言而取富

不屈行而取位仁之見逐原注

身而爲不仁原注

身而爲不仁原注

身而爲不仁原注

身而爲不仁原注

身而爲不仁原注

身而爲不仁原注

身而爲不仁原注

身而爲不仁原注

身而爲不仁原注

身而爲不仁原注

身而爲不仁原注

身而爲不仁原注

大戴禮卷五

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原注

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原注

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原注

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原注

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原注

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原注

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原注

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原注

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原注

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原注

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原注

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原注

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原注

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原注

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原注



**而入境**原注及郊問禁請命案此六字各本訛作正文**不避患而出危邑**原注師免也案各本避訛作通則秉德之士不調矣說文諛也玉篇邑訛作色今從方本則秉德之士不調矣後也鄭氏康成曰謂傾身以自下也鄭案正文不謂二字與上文意義不實疑因下句不調富貴而衍或句中有一脫誤字故君子不調富貴以為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已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原注相助也則吾與之聚羣嚮邇寇盜則吾不與慮案各本脫不國有道則鵠若入焉原注詩云鴝彼晨風爵彼北林也案鴝疾飛貌國無道則鵠若出焉原注如大鳥各本訛作案今從方本仁者殆原注義宜也上有所日字恭者不入原注殆危也仁者危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近違去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汙說濁水不聚橡栗周禮注謂之象斗實可食天官道人饋食之流也聚橡栗邊其實栗小兩雅柞之實謂之橡列子夏食菱菱冬食橡栗說苑荳稌公有臣朱厲附黎藿而食之原注事廖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橡栗

**大戴禮卷五**曾子制言下**五**

**養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論語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耨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補注不侮之也路云不侮十室正義曰論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下董是不侮十室荀子禹見耕耨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董子禹見耕耨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而下馬氏晞曰禹見耕耨者則式過十室之邑則下孔子見負版凶服者則式見楚狂接輿則下武王式商容之廬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門君子凡在所敬者奚當不式且下哉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疾病**原注疾困曰病**曾元抑首曾華**一作申抱足原注元華其子**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益有之矣**案蓋各本訛作盡今從永樂大典本**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鶴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案增一作曾又作檜說高樓無屋者**魚鼈鼃鼉以淵為淺而蹶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原注求生之厚勦之死地也略補莊子注陰以利誘人餌也日餌倉頡篇餌食也師古曰俾謂為其所吞食漢書王



符傳夫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淵為淺而穿穴是故  
其中卒所以得之者何也注云曾子之文亦見大戴禮是故  
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  
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悅無務外子親戚不  
始無務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  
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案各本服可字今親戚既沒雖欲  
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鄭氏康成曰艾老也孔疏曰髮蒼白色  
之稱稽久則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  
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  
本謂之有聞矣案此十一字他本皆誤作正文君子尊其  
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  
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  
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易繫辭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文  
大戴禮卷五 曾子疾病 六

苾馨香也唐與小人遊賦乎如入鮑魚之次案賦各本說作  
韻昆必切也與小人遊賦乎如入鮑魚之次案賦各本說作  
典本文選注賦作臭次作賦意林作賦乎如入鮑魚之次案  
名鮑魚也理義使腐臭也集韻鮑魚敗曰鮑詩外傳鮑魚  
不與鮑魚同鮑魚而鮑魚經鮑魚經鮑魚經鮑魚經鮑魚  
標鮑魚論鮑魚序芳蘭入而自變論鮑魚經鮑魚經鮑魚經  
於鮑則臭釋文序芳蘭入而自變論鮑魚經鮑魚經鮑魚經  
人鮑則臭釋文序芳蘭入而自變論鮑魚經鮑魚經鮑魚經  
而案而意不聞則與之化矣失香也案意林作而亦化矣而  
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遊如長日案意林作而亦化矣而  
不自知也原注如日之長雖日加益而不與小人遊如履薄  
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蓋氏曰積善在身如長日加  
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案意林作而亦化矣而亦化矣而亦化  
林作幾乎而不見也案意林作而亦化矣而亦化矣而亦化  
見好教如食疾子者永樂大典本有矣原注言未見好教欲  
惠氏陳曰元本散人之愛一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  
本愛作受尋當作欲人之愛一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  
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原注謂擇善而改非也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呂氏春秋天  
聖王法之所謂立上下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  
圓周復形無所不備故曰天圓何說地道之方也精氣一上  
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之方也精氣一上  
無端故不可得而觀也方而無果故莫能窺其門也河圖括地  
象天地元氣之所生天地元氣之所生天地元氣之所生  
謂之坤天圓而色元地方而色黃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原  
而猶放也故單居離曰弟子不察以此敢問也永樂大典本  
聞則言之也故單居離曰弟子不察以此敢問也永樂大典本  
此以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方原注人首圓足  
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原注因謂天地為方圓也周禮曰  
子曰天之圓不中規地之方不中矩白虎通曰天圓地方也  
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  
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原注道方圓耳非形也考方曰幽  
而圓曰明原注方者陰義而圓者陽義也明者吐氣者也  
大戴禮卷五 曾子天圓 七

有辭而外是故外景也原注景古通以為影字外景者陽道吐  
鄭氏毛詩箋景明也幽者含氣者也故內景也原注內景者  
文選注景光景也幽者含氣者也故內景也原注內景者  
故火曰外景原注火氣陽也而金水內景原注金水陰也  
精在內景故金水內景王道含吐陰陽而明處照而有光又  
精在內景故金水內景王道含吐陰陽而明處照而有光又  
水內景故金水內景王道含吐陰陽而明處照而有光又  
景參黃庭經云周天宮內日月金水火外明圓方透含施二  
其說本於易之坎離坎內陽外陰故水火外明圓方透含施二  
故為火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生案列本賦作施是以陽施  
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  
也原注神為魂靈為魄魄者陰陽之精行生之本也及其死  
出也魂氣上升於天為神魄者陰陽之精行生之本也及其死  
根見所而功自成故曰神神主生無門上下無而禮樂仁義之  
祖也原注樂由陽來禮由陰來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案  
本作所由陰陽之氣各從其所盡今從高安本則靜矣作盡  
與作也



偏則風原注謂氣勝則鄰補鄭氏康成曰風土氣也五經通義陰陽散為風王氏安石曰雲陰中之陽風陽中之陰  
俱則雷交則電原注自仲春至仲秋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春秋元命苞陰陽合為雷五經通義雷為雷光陸佃謂陰陽激而雷雷以申洩而為電故也案太平御覽引曾子書作陰交則電  
雨此謂一時之氣也至若春多雨則時所宜也董氏仲舒曰陰陽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元命苞霧陰陽之氣陰陽怒而為風天不應也从雨致聲臣錯曰釋名云襄冒也今俗作霧爾雅霧謂之昧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昧一作晦  
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者一御覽本氣之化也原注在雨溫暖如湯陰氣薄之不相入搏而為雹陰氣在雨霰霰為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為霰故春秋穀梁說曰雹者陰脅陽之象霰者陽脅陰之符也霰補五經通義和氣精液凝為露露從地生說文雨水從雲下也一象天門象雲水霰其間也又露潤澤也又霜喪也成物者也又雪凝雨說物者也又散積雪也繫傳臣錯以為雪之著物積久而不流其浸潤也臣錯案詩曰如彼雨雪先集惟霰郭璞以為雨雪雜下也  
薛君章句霰寒也宋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兩雅有書符蟲志霰英也  
蟲無足謂之毛說文从三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蟲象形凡蟲之屬皆从虫  
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原注言陰事其惟人為倮倮而後生也原注倮倮介也陰陽之精也注人多也陰陽純粹之精有生之貴也凡倮蟲則亦並  
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原注龜龍鱗鳳所謂四靈龍非風不舉淮南子人飛舉而能高者龜非火不兆周禮卜師凡卜事既高揚火以風雨奉之也  
龜非火不兆作龜致共墨又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太卜鳳非梧不棲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鳳非梧不棲春秋演孔罔厚生丹穴非梧桐麟非藪不止案鳳麟二句正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麟非藪不止  
此皆陰陽之際也原注龜龍為陰風從水樂大典增禮運鳳凰麒麟在郊祿  
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原注謂為之瑞案各本作役聖人之精也惠本作所以役於聖人也今從

方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  
 百神也因外祀故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  
 左旋周天二十三萬里徐整長歷月徑千里周圖二千里下  
 於天七千里釋名星者散也言列位布散也六經天文編星  
 者以所舍辰者星所次以其得陽之精以序四時之順逆謂  
 故謂之星以其所次有時故謂之辰以序四時之順逆謂  
 之歷時節之德否邪補漢書歷譜者序四時之正分至之節  
 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截十二管以察八音  
 故聖王必以歷數定三統服色之制  
 之上下清濁今從永樂大典本說謂之律原注八音八卦之音  
 清濁而準配金石絲竹也路補爾雅律謂之分左傳六律七  
 音八風九歌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小戴記正月律中  
 出八風九歌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小戴記正月律中  
 太族二月律中夾鍾三月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仲呂五月律中  
 中蕤賓六月律中林鍾七月律中夷則八月律中南呂九月律  
 律中無射十月律中應鍾十一月律中夾則八月律中南呂九月律  
 呂律居陰而治陽地主義歷居陽而治陰天主義律歷迭相  
 治也原注歷以治時律以候氣路補劉其間不容髮原注其  
 氏既日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  
 大戴禮卷五 曾子天圓 九  
 路補王氏曰史記律書引之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原注五  
 作律歷更相治聞不容髮忽之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原注五  
 三十六生民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原注  
 之紀在焉  
 以治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原注察猶別也正五色之位成  
 心也  
 五穀之名原注五穀黍稷也序五牲之先後貴賤原注五牲牛羊  
 四時所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原注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  
 尚也  
 大夫索牛也路補國語國君有牛享注諸侯以太牢也禮記  
 君子太牢而祭謂之體匹士太牢而祭謂之犧案牢詩召反  
 大夫之祭牲無牲字羊曰少牢原注天子之士之祭牲特豕  
 曰饋食原注不言特牲其文已著又與大夫互相足也路補  
 食道也疏孝子於親雖死事之若生故用生人食道饋之也  
 又案疏羊豕曰少牢三牲具爲太牢但非一牲卽得獨牢若  
 一牲卽不得牢名故郊特無祿者稷饋原注庶人無常牲故  
 稷與土特牲皆不言牢也  
 神象也祭所以有尸者鬼神無宗廟曰芻豢原注牛羊豕曰  
 芻豢也祭所以有尸者鬼神無宗廟曰芻豢原注牛羊豕曰  
 形因尸以節醉飽孝子之心也



川曰犧牷原注色純曰犧謂完曰牷宗廟言豢山川言牷互文也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麗索也冬之月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割列禋瘞原注割牲也列謂辜也禋面禋也瘞埋之祀割列禋瘞也補周禮夏官小子凡沈辜謂禋牲以祭牲注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祭川曰沈沈辜謂禋牲以祭也月令九門禋禋以畢春氣候禋者候四時惡氣禋去之也惠氏曰禋他本說作編是有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大戴禮卷五終

大戴禮卷五

曾子天圓

五

大戴禮注補卷六

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周尚書右僕射盧辯注

嘉定汪錫爵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武王踐阼三月

原注既王之後集解皇極經世已卯周武王伐商敗之於牧野還歸在豐踐天子位通鑑

外紀武王元年已卯呂氏曰呂氏所載之喪葬  
黃氏曰作者君之階故人君即位謂之喪葬  
問焉曰豈有藏之約行之乎萬世可以爲子孫  
恒者乎原注

問焉曰亦有藏之終行之行萬世以久一子州之元龜猶  
於何也言於何有約言而行之乃行萬世以久猶得其福集解

文恒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傳之恆可以爲子孫常法  
思謂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傳之恆可以爲子孫常法

恒各本以通論作前茲從備輯終生注解及王氏本  
附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集解朱氏曰師尚父大公望爲太師而虎

尚父也劉向曰三黃帝顓頊之道存乎集解五帝德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

顯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  
今大戴禮云帝顓頊之

大戴禮卷六 武王踐阼

魚黃字或鄉見古本不與意亦忽不得見與原述言忽然不可得見集解孔

今同其起忽已遠亦恍然謂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

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二日二字學記注引

此作王齊三日疏不言有端冕一作奉書而人王端冕一作奉書而人

尚父亦端冕學記注無王字疏云師尚父亦帝之甥也武

乃受之於太公王初未之聞其後負屏而立原曰滿蒙謂袁克二尺衣正

與元端同故云端冕凡冕服其制皆上衽左衽謂元

屏蔽也兩雅異謂之樹注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左富而近應門之內下堂南面而

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而南天子所無北而南不西而東所以尊師也

行折而東面引同疏云大戴禮惟云折而東面方氏本與

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

王東面而立紳向父西面道丹書之言謂氏詁曰案占



北而南曰陞曰北而拘捕遂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傳之林文  
至矣一曰詰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矣苟  
**意者強急勝敬者仁**禮案各本強作吉亡作茂學記疏云大勳  
乃改從瑞書非也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集解真氏曰  
也訪洪範於箕子其始踐阼也又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  
問道者矣而太公望所告不出教與義之二言蓋敦則萬善  
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  
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開之揚若戎權  
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益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  
釋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  
內之以所以敬也而義則事事物物各得其分此外之心無私邪也自  
黃帝而達天德自此朱氏曰敬便豎立急便放倒以理從事是  
直上不以理從事是欲敬義是禮用與坤卦說同太公金匱曰  
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成可得聞乎師尚父曰黃帝居  
上不滿日湯居民上翼翼乎惟不敢息敬勝意則昌欲勝意  
如不滿日湯居民上翼翼乎惟不敢息敬勝意則昌欲勝意  
則昌日慎一日壽終無殃六韜明傅篇義勝欲則昌欲勝意  
則昌日慎一日壽終無殃六韜明傅篇義勝欲則昌欲勝意  
欲勝計則凶盜出於此凡事不强則枉而執於此則枉也集  
**大戴禮卷六**武王踐阼

解宋氏曰強者以力自矯之謂若狗不一木敎則不正枉者  
其所偏不自矯操則終於枉而已不作弗敎則不正枉者  
滅廢敬者萬世弗敎作不敬滅廢作廢威藏之約行之行  
可以爲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要約之旨故對此而已臣  
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  
其量十世原注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  
之外天命則有與改其廢立大節依於此昭案各本作以不  
仁得之以仁守之注文亦同今從禮記疏訂定又案注文十  
本作即善與民茲從戴氏本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  
及其世通鑑外紀學記正義作必傾其世愚謂孟子言師道  
之傳太公望見而知之於此可攷必及其世秦隋是也昭案  
原注別本作得之守之皆謂創基之君及其世謂止於其身  
也茲從**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禮記疏作退而爲戒書託於  
惠氏本初以自警戒不忘也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爲銘焉周禮  
春官司几筵掌五凡五席之名疏文凡幾席凡也玉篇案也亦  
作机李九凡銘序曰黃帝軒轅仁智恐事有關作機凡之法

字林銘題勒也案於鑑為銘焉銘補左傳王以後之於盥槃  
 凡別本訛作機為銘焉銘補內則適父母舅姑之所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  
 之或曰盥盥說文作梓梓史類編夏世已有槃制而湯始銘  
 也頭曰沐身曰浴禮沐用盤盥漱亦以盤則盥沐浴之器於  
 為銘焉銘補說文盥盤也徐鍇曰杖為銘焉銘補說文杖  
 帶為銘焉銘補說文帶紳也徐鍇曰杖為銘焉銘補說文杖  
 一本無履為銘焉銘補說文履下為舄用麻為之曰屨亦曰屨於舄豆  
 履字為銘焉銘補說文履下為舄用麻為之曰屨亦曰屨於舄豆  
 為銘焉銘補說文履下為舄用麻為之曰屨亦曰屨於舄豆  
 爵其實曰爵銘補說文爵三升曰爵四升曰角五升曰散銘補  
 酒厄總名兩惟木豆謂之豆於戶為銘焉銘補說文於劍為銘焉  
 則此五字似宜增於闕為銘焉銘補說文於劍為銘焉銘補  
 補今從袁本惠本於闕為銘焉銘補說文於劍為銘焉銘補  
 記桃氏為劍說文人所帶兵也於弓為銘焉銘補說文於劍為銘焉銘補  
 釋名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於弓為銘焉銘補說文於劍為銘焉銘補  
 弓釋名弓穹也張之穹隆然案漢石刻成王周公高像其間  
 張幕設案有總角番裏而中立考成王也冕而跪於東者周  
 公西則召公立於二公之後者六人并其西三人皆無標題  
 各有所執如弓矢之屬一馬在其後則當時禮度可想見也  
 於矛為銘焉銘補朱氏曰銘各其器以自警之辭也武王諸  
 人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為記以自警省爾不可不曉者想古  
 器械之銘十有八章鄧析子曰武王踐作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  
 慎之銘銘補孔氏曰矛如鏃而三廉也銘補前左端之銘曰安  
 樂必敬銘補原注安不忘危集解魏氏曰安樂必敬為銘補前左端之  
 銘曰無行可悔銘補原注當恭敬朝夕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銘補  
 亦不可以怠銘補原注當恭敬朝夕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銘補  
 監不遠視銘補原注當恭敬朝夕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銘補  
 代商安樂則易怠怠則必有悔故孟子謂武王自謂也伐謂周  
 逆樂當寢而安遽欲易作一反一側敬不可怠注載自絕視  
 彼殷商銘席四凡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詒銘補原注詒恥也言  
 之主可不慎乎銘補原注詒恥也言銘補原注詒恥也言  
 所依故以言語為戒也集解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追起居  
 之誠隨之以身凡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執惟二者必  
 後無凶銘補書大禹謨唯口出好興戎鬼谷子曰銘補  
 可以食不可以言傳元口銘病從口入禍從口出鑑之銘曰



見爾前慮爾後集解直氏曰鑑雖明而面而不見背猶吾及過常生於慮慮所不周故雖聖人傳乎隱憂太公陰謀不  
**樂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淵猶可游也溺於**  
**人不可救也**原注曰知所無學者之功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原注曰夫為室者慎其始也  
**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原注曰夫為室者慎其始也  
**平相忘於富貴**原注曰富貴之禍忘乎危也  
**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忿惡乎失道於嗜慾惡**  
**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原注曰恭則壽  
**曰慎之勞勞則富**原注曰勞則富  
**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原注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  
**弗及而曰我杖之乎**原注曰我杖之乎  
**阻以泥之**原注曰泥之

云一本無阻字則當作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原注  
**無所託言有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原注曰人亦然集解  
**貴賤無二戶之書曰昏謹守深察之入隔之銘曰隨天之時**原注曰隨天之時  
**禮經有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原注曰先時  
**朱氏曰闕下齊祭之處也詩傳室前東戶西戶下則室中**  
**對越上帝以報明德也**原注曰明德  
**且念所得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與倍德**  
**則崩**原注曰崩  
**無思不服一於用威祇取禍**原注曰禍  
**言修身之銘曰屈申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原注曰自過  
**言修身之銘曰屈申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原注曰衛將軍文子  
**衛將軍文子**原注曰衛將軍文子  
**史記弟子傳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吾聞夫子之施教**  
**也先以詩**原注曰詩  
**又案正文先以詩**原注曰詩  
**說之以義而觀諸體**原注曰義  
**餘人**原注曰餘人  
**七人**原注曰七人  
**聞之孰為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原注曰文子曰



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王氏補曰言知  
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則原注書曰知人  
之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以敢問也各案  
本脫以字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原注謂大成次  
今從方本曰蓋三千就焉言其多也故下云又案就者求就夫  
王氏校本曰蓋三千就焉言其多也故下云又案就者求就夫  
語作三千就焉是其證是三字下脫千字又案就者求就夫  
就若大成次成小成與下注相背疑後人妄加賜有逮  
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原注未及者謂先就夫而或  
貢遠夫子之後有新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  
對曰夙興夜寐諷詩崇禮案詩別行不貳過王氏曰貳再也  
有過憚改頗回有不善未稱言不苟王氏曰舉言典是顏淵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稱言不苟注不苛且也  
一作之行也原注顏回魯人也字子淵補史記弟子傳孔  
子說之以詩一本有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  
思惟則原注詩大雅下武之四章也媚茲一人謂歸於天子  
文在前章兼以說之故連言之也應補王氏曰一人天子也  
應當也候惟也言顏淵之德足以媚愛天子當於其心惟順  
德永言言能長是孝故國一作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  
道足以爲法則也原注於諸侯受在貧如客原注  
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原注於諸侯受在貧如客原注  
貧也應補王氏曰言不以使其臣如藉然也  
負累志於莊如爲客也一作怨不錄舊罪是再雍之行也  
不遷怨不探深原注怨不錄舊罪是再雍之行也  
原注冉雍魯人也字仲弓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  
匹夫之怒王氏曰言有土地之君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  
加怒惟以亡其身原注冉雍有非有上之君故使其臣如藉然也  
也原注冉雍有非有上之君故使其臣如藉然也  
子若怒匹夫之所怒則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原注  
足以身身不知寬大也原注冉雍有非有上之君故使其臣如藉然也  
大雅蕩首章也言不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惟陳其性  
再雍能終其行也原注冉雍有非有上之君故使其臣如藉然也  
不苟虛妄也原注冉雍有非有上之君故使其臣如藉然也  
其性也而不言不誣其情原注冉雍有非有上之君故使其臣如藉然也  
都其富哉原注冉雍有非有上之君故使其臣如藉然也  
故能治其都也原注冉雍有非有上之君故使其臣如藉然也  
任

其戎王氏曰戎是仲由之行也  
子傳仲由字季路也少孔子九歲原注仲由字季路也  
抗直冠雄雉佩貉裘原注仲由字季路也  
人請爲弟子因門夫子未知以文也原注仲由字季路也  
未知以文也原注仲由字季路也  
案別本又作夫子知未以文誤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  
蒙案荀子何天之寵傳奏其勇原注仲由字季路也  
下國信蒙其富詩爲駁駭或古有文陳奏夫強乎武哉文  
義賦寵傳又爲龍駁駭或古有文陳奏夫強乎武哉文  
不勝其質原注仲由字季路也  
謂寄客也原注仲由字季路也  
行也原注仲由字季路也  
康成曰魯人宰父補史記冉求字子有冉雍之族  
鄭文也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  
禮克篤恭以天下爲家語作堯舜其稱之也宜爲國老原注  
禮克篤恭以天下爲家語作堯舜其稱之也宜爲國老原注  
國之尊也原注仲由字季路也  
老助宣德原注仲由字季路也  
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原注公西赤  
華君之事原注仲由字季路也  
氏曰公西赤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原注公西赤  
學而能知威儀三千則難也原注公西赤  
師古曰威儀三千則難也原注公西赤  
曲禮三曰威儀三千則難也原注公西赤  
會同則太史執之以莅事原注公西赤  
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原注公西赤  
周衰二君皆亡惟孔子知之以教國子原注公西赤  
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原注公西赤  
所以擯贊主人原注公西赤  
赤聞之曰主人別本注言行此主在於人案聞之以成原注  
人謂上文主不見何字爲聲誤疑自家語以下後人妄增人愚  
矣原注公西赤  
未盡達於治國之本體也原注公西赤  
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



禮者別本者字  
下有其字於赤也滿而而讀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  
惠氏曰過舊作先生難之原注云先生猶有難之亦所謂先生  
通以形近而誤先生難之  
先醒者也正氏曰盈而如虛過而不及是先生  
王之所難而曾參體其行鄉案家語作先王不學  
其貌竟一作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原注  
橋高也高大之人也昭補常以皓皓是以眉壽原注皓皓虛  
王氏曰大人富貴者也昭補是以眉壽原注皓皓虛  
視之意是長生久視之術昭補王氏曰皓皓然是曾參之行也  
志大不慕富貴安靜虛無所以謂之富貴  
原注曾參魯之南武城人也昭補史記曾參以相楚迎以令尹  
晉迎以上卿皆不應其命也昭補史記曾參少孔子四十六  
歲孔子以為能通孝經昭補子曰孝德之始也原注天道曰至德  
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昭補子曰孝德之始也原注天道曰至德  
曰孝德四代曰有天地德有德而後天地之德者皆以無私  
為能也動而樂施者天德也安而待化者地德也故天之德  
有廣狹矣自餘禮義忠信以下皆為弟德之序也王氏曰  
人德因事則為禮厚其行則為孝也昭補弟德之序也王氏曰  
德之次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  
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惠氏曰當不侮可侮不佚可  
大戴禮卷六衛將軍文字  
佚原注不傷可侮者不佚可佚者仁之至不教無告原注天  
無所告者不陵教之也昭補王氏曰昭補孤獨此四者是顯孫  
之行也原注補史記顯孫少孔子四十八歲孔子言之曰其不  
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一本無則仁也王氏曰不弊  
謂不教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原注大雅洞酌之首章也  
也樂以強教之易以悅安之昭補夫子以其仁為大也學以深  
民皆有父之尊母之親也昭補厲以斷原注性嚴厲而能斷決七  
能深致隱蹟也昭補王氏厲以斷原注性嚴厲而能斷決七  
日舉而能入其深義也昭補厲以斷原注性嚴厲而能斷決七  
不宏好精微時送迎必敬王氏曰迎送賓上友下交銀乎如  
人無以尚也送迎必敬王氏曰迎送賓上友下交銀乎如  
斷案乎或是卜商之行也原注卜商衛人字子夏為魏文侯  
子夏之門人酒掃應對進退出入可也昭補史記卜商少  
孔子四十四歲盧氏曰注文便能當作使能以形近而誤孔  
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昭補王氏曰式用夷平也言  
用平則已也殆危也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德也昭補王氏  
無以小人至於危也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德也昭補王氏

可險危也言子夏常則  
 以勸之近小人則不危  
 惟在利民春秋左傳  
 廉於其事上也  
 若案家語作廉於行已  
 日上惠利民忠也  
 可以佐其下  
 原注佐是澹臺滅明之行也  
 原注澹臺滅明魯  
 子羽爲魯大夫翬補史記滅明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  
 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各施乎諸侯  
 孔子問之曰吾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各施乎諸侯  
 說取人失之曰羽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  
 王氏曰夫謂滅明中猶當也  
 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妄  
 案各本記  
 方是言偃之行也  
 原注言偃吳人也字子游爲武城宰昭補  
 三十五歲許氏說文偃作於象旌旗之游字子游石經論語  
 丁游作子游孔氏安國曰子游姓言名偃案各本注作魯人  
 傳寫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行則詵  
 案行各本詵作  
 誤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行則詵  
 善今從永樂大  
 典本說別  
 欲給則裕  
 王氏曰事欲給而當是如古通偃也得  
 本作詳  
 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  
 案各本作其聞之詩也  
 原注周禮司儀注所引  
 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  
 人也字子容  
 夫子  
 信其仁以爲異姓  
 原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周禮司儀職曰  
 殊異之士似妾也  
 昭案家語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陸氏經  
 與釋文南宮閱一名縚史記索隱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縚是  
 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則諸說並以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  
 閱俱爲一人皇氏侃云姓南宮名縚又各閱夏洪基曰南宮  
 適之爲數叔非也案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  
 子之子孟僖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  
 閱論語集注亦云孟僖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  
 也適見家語一名縚是適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  
 屬說與何思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  
 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  
 叔公族元子適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家矣豈孔子得兄  
 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賁而仲有德  
 子曰喪不加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  
 謹言語而不墜於有道之邦耶思以敬叔之與南宮道皎然  
 三人矣朱氏彝尊曰案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適家  
 語南宮縚字子容鄭康成注括弓緝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  
 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也南宮縚字子容論語括作適家  
 子仲孫閱也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思於夫子  
 使事之杜預注云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適也縚  
 也說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夏洪基輯孔門弟子傳畧  
 以南宮縚括括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說閱論語敬叔者爲一  
 人至於說苑所載南宮也子謂是誼字之訛然漢書古今人



叔齊之行也原注克好勝忌有惡於人也論語曰伯夷叔齊齊姓聖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論叔齊名晉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晉平公問於祁後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何如原注平公悼公之子晉也羊舌肸羊舌職之子昭補高誘注呂覽祁侯高梁伯子祁黃羊也又云黃羊祁奚字案別本作祁後祁午也羊舌職之子祁後祁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閭知之原注言召處之祁後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正氏曰心常有所恥忍及其為侯大夫也恭善而謙其端也原注主於善謙而正昭補王氏曰盡善道而謙讓是其正也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原注公車尉公行也詩曰殊異乎至於其為和容也原注和容溫良而好禮祁氏曰言其功也至於其為和時出王氏曰時出以其出之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後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敦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原注晉大夫趙武也其事君不敢愛其死原注不苟然亦不忘其身原注不死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原注陳謂陳其德教昭補王氏曰蓋隨武子之行也原注晉大夫也世掌刑官後受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誑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案生家語作治史記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案解所引生作與行也原注晉大夫羊舌赤也邑於桐提鄂案史記作銅鞮說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杜氏左傳注銅鞮晉別縣在上黨後為羊舌赤之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枯之中原注案今在心州南十里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枯之中原注理自鞮直也孔子曰隱枯所以自極直已而不直人案劉本不也昭補王氏曰隱枯所以自極直已而不直人案劉本不以善存亡汲汲不以善存亡汲汲案律詩外傳作直已不直人善廢而益



伯玉之行也原注衛大夫蘧瑗也昭補高氏曰伯玉孝老慈

幼案老各本說作子今從方允德稟義約貨去怨王氏曰夫

聚故約省其貨蓋柳下惠之行也原注魯士師展禽也其言

曰君雖不量於臣其臣之德器也臣不可以不量於君是

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王氏

有道則順從其命而隱居者也安平仲之行也原注齊大夫晏嬰

齊大夫晏嬰也德華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原注在尤之

平益名嬰也德華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原注在尤之

字各本說作正文放史記索隱所引昭忠而行信終日言不

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問貧而能樂王應麟漢書藝文志

考證老萊子善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大戴禮

云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

行也可見古本亦無之貪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原注楚

也昭補國策不問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子之其齒之堅

也六十而盡相摩也劉向別錄老萊子古之壽者高士傳老

萊子楚人耕于蒙山之陽菴後為堽達華為屋板木為井著

艾為席或言楚王楚王遂至老萊子之門曰寡人愚陋獨守

宗廟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

其上不王野之易治雖在下位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王氏曰

四方之樂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為已終身之憂氏

曰凡愛親所不知不蓋介山子推之行也原注晉大夫介之推

為之禁今報大德之優游昭案各本亦作火滋曰封介山而

姓王名光晉太康地記平陽郡皮氏縣有介山子推所逃隱

於此并州介山一名橫嶺王惠麟曰介山在河府所逃隱

縣漢河東汾陰縣南又唐志汾州介休縣亦有介山春秋大

事表註二十四年介之推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絳上為

之田杜註在西河介休縣南今山西汾州府介

休縣東南二十五里有介山以介之推得名

大戴禮卷六終

大戴禮注補卷七

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周尚書右僕射盧辯注

五帝德第六十二

嘉定汪昭學

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伊太平御覽引作晉言黃帝三百

年風俗通義黃帝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

存故稱黃帝也春秋合誠圖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

德之故故號黃帝一號帝鴻氏亦曰歸藏氏在位百年有土

善三皇或云請問黃帝者無者字人耶抑非人耶案黃帝紀疏

邪皆作也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

公可勝觀耶夫黃帝尚矣史記索隱尚上女何以為先生難

言之王肅曰言禹湯以下不可勝觀乃問上世黃帝將為宰

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春秋緯曰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

七萬六千年六藝論楚人卒業之辨聞忽之意王氏曰卒終

忽久遠不明則案舊本闕字下有晉字非君子之道也則予

之問也固矣不得其問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史記索

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國語曰軒轅皇甫諡曰黃帝生於黃

居軒轅之邱因以爲名又以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史記索隱曰

言史記索隱曰黃帝姓公孫氏也蓋未合幼而慧齊史記索隱曰

齊一本作慧齊書曰聰明齊聖左傳曰子雖齊聖聰明治五氣王氏曰

皆智也潘深也又慧惠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王氏曰

慧三字古假借通用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王氏曰

行之氣史記索隱五氣謂春甲乙木夏丙丁火氣之屬也書

以爲質舍質無行設五量呂氏春秋黃帝使伶倫作黃鐘之律

以見氣之運行設五量呂氏春秋黃帝使伶倫作黃鐘之律

尺丈里撫萬民度四方王氏曰撫安之教熊羆貔貅虎或說

熊羆或作豹茲從御覽所引及史記訂正書曰如虎如龍

熊羆或作豹茲從御覽所引及史記訂正書曰如虎如龍



獸陸璣曰似虎或曰似狸獸以狸能捕獸祭天陸佃曰虎五  
指爲獨狸案此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卽家語所云馴擾猛獸  
也以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史記作炎帝後漢志所引作赤  
說文戰門也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謐曰在上谷括地志阪  
泉今名黃帝泉在媽州懷戎縣東出五里至涿鹿東北與涿  
水合晉太康地志涿鹿城東一里有阪泉上有黃帝祠  
三戰然後得行其志史記正義謂黃帝克  
炎帝黃帝黻衣禮瑞命紀黃帝服黃服戴黃冠拾遺記軒轅  
之後黃帝黻衣禮瑞命紀黃帝服黃服戴黃冠拾遺記軒轅  
之黻若斧文黑與青大帶黼裳家語黃帝始垂衣裳作黼黻  
謂之黻若兩已相戾釋名帶節也著于衣如物之  
衆帝也陳氏禮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賈公乘龍褭雲案展  
彥曰前爲陽後爲陰前三後四象陰陽也  
作以順天地之紀陳氏雅言曰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  
之難史記索隱存亡猶安危也易曰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  
難又上文有死生之說故此云存亡時播百穀草木王氏曰  
之難所以韓非著書有說林說難也時播百穀草木時是也  
史記正義言順四時之所淳化鳥獸昆蟲案淳化他本或訛  
宜而布種百穀草木也淳化鳥獸昆蟲  
化黃帝及之鄭康成曰昆明也明也明農作教化王氏曰淳  
者陽而生陰而藏兩雅有足曰蟲歷離日月星辰極攷土

**石金玉**歷離史記作旁羅索隱云今案大戴禮作歷離離卽  
**揚光山**不藏珍皆是帝德廣被也鄭氏曰星謂五緯辰謂日  
**月所會**十二次蔡邕曰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  
**拾遺記**軒轅考定歷紀帝王世紀黃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  
**橫漢志**黃帝始授河圖關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後漢志黃  
**帝造歷**元起辛卯抱朴子黃帝精推步術則訪山稽力牧講  
**占候**則詢風后昭案日月星辰卽堯典所言歷象洪範所言  
**五紀**勤勞心力耳目**勤勞**史記作勞勤他本脫一**節用**水火材物  
**者**記正義節時節也水陂障決洩也火山野禁放也材木也  
**史記**正義節時節也水陂障決洩也火山野禁放也材木也  
**物事**也言黃帝教民江湖陂澤山林原隰皆收採禁捕以時  
**用之**有節令得其利也國語黃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樂記疏**  
**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  
**利其德**百年尚書大義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死而**  
**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  
**民畏其神**百年**正義**引列仙傳云軒轅自擇云日與羣臣  
**而民用其數**百年故曰三百年**說文**祭傳黃帝聖人之真也  
**神**百年而亡人山其教百**宰我**曰一本脫**請問帝顓頊**通義  
**類**者專也頂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  
**貞**慤也白虎通顓頊者專也頂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也

孔子曰五帝用說一作三王用度說三王王曰王帝久遠故用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案辨徧古通用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王氏曰有所問當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拾遺記帝顓頊高陽氏黃帝高陽有天下號也張宴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財以任白高陽者所興地名也地索隱言能養材物以履時以象天履踐而行也竹書紀年地任地大戴禮作養財履時以象天索隱言行四時以象天顓頊十三年而作歷象漢志顓頊歷二十卷五星歷十四卷後漢志顓頊造歷元用乙卯蔡邕曰顓頊歷術曰天元巳已顓旦立春俱以日月起于天廟營室五度依鬼神以制義索隱謂理四時五行義故禮曰降于祖治氣以教民索隱謂理四時五行廟之謂仁義是也治氣以教民之氣以教化萬人也祭祀乘龍而至四海路史黃帝撫萬靈度北至于幽陵馬融陵北裔也高誘曰古之幽都在雁門以北堯典幽都注曰行至是則倫于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朱祖義曰卽幽州也南至于交趾黃度曰案漢初置交趾郡後置交州杜氏通典曰復禹舊號曰南交是則本名交後世增益之

也地理今釋南  
 安今安南國  
 作西嘉略關外  
 索科鄂模以北  
 東北有門名曰  
 鬼門萬鬼所聚  
 也天帝使神人  
 守之一名驪虎  
 最主閭領萬鬼  
 苦有善人之鬼  
 以素索縛之射  
 以挑狐發虎  
 食動靜之物大  
 小之神日月所  
 照莫不砥礪石  
 也裴駰曰砥礪  
 平也索隱曰依  
 王肅音止屬據  
 大戴禮作砥礪  
 拾遺記顓頊  
 居位奇祥眾祉  
 莫不總集不稟  
 正朔者越山航  
 海而皆至也  
 宰我曰請問帝  
 嚳美譽然若酒  
 之芬香也白虎  
 通鑑者極也  
 言其能施行  
 孔子曰立嚳之  
 孫帝嚳之祖  
 螭極之子也  
 正義  
 窮極道德也  
 未衷曰高辛地  
 名因以爲號張  
 宴曰少昊之  
 螭極帝曰高辛  
 前天下之號象  
 其德顓頊以  
 來天下之號因  
 堯之祖曰高辛  
 其名高陽高辛  
 皆所與之地名  
 顓頊而生而神  
 靈氏生而駢齒  
 有  
 項與嚳皆以字  
 爲號上古質故  
 也  
 聖自言其名  
 帝王世紀帝嚳  
 生而博施利物  
 不於其身聰以  
 德  
 知遠明以察微  
 順天之義知民  
 之隱仁而威惠  
 而信修身而  
 天下服撫教萬  
 民而利誨之歷  
 日月而迎送之  
 明鬼神而敬



四海陶漁事親王氏曰爲陶器躬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  
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於倪皇竹書紀年帝堯七十一  
女嬃子舜尸子曰妻之以媼媼之以娥王氏曰堯妻舜以二  
女嬃動靜謀之千二女嬃柔俛皇即娥皇倪媼聲近世紀云  
妻舜二女蓋殷明通知尚書叙作聖馬融曰殷爲天下王使  
禹敷土主名山川書曰禹敷土隨山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  
務勤嘉穀以作飲食吳越春秋堯聘堯使教民山居隨地造  
色乃耕桑爲農師義和掌歷敬授民時書曰乃命羲和欽若  
堯之台號爲后稷義和掌敬授人時鄭氏曰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歷象日月星辰  
司地堯育重犁之後義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昭案義  
和官名義仲義叔和仲和叔其言仲叔者官之次第使益行  
也或以有仲叔無伯李疑爲義和氏兄弟四人者其  
火以辟山萊孟子舜使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伯夷主禮以節  
天下向書大傳伯夷降典以辨上下之分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  
鐘鼓帝曰伯夷降典以辨上下之分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  
木戴禮卷七五帝德五  
刑馬漢曰士忠信疏通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  
孟子使契爲司徒史記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  
正義曰契殷之祖也  
不應案也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教大字下舊注一作  
鮮支渠搜氏羌鮮支上常有一西字案鮮支卽析支亦卽  
應劭曰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壺關之西鄭氏曰析支渠  
搜皆山名孔融周書注渠搜西戎之別名也異物志古渠搜  
國當大宛北界周書注渠搜西戎之別名也異物志古渠搜  
五百餘里有古渠搜關臣瑣漢書注渠搜在朔方竹書紀  
年帝堯十六年渠搜氏來賓高誘曰氏與羌二種夷民北  
山戎發息慎案隱山戎下少一北字李善俱以北方國名昭案  
臣瑣漢書注北狄渠搜南徙交趾此舉北以南方爲對師古曰  
北狄非國名也言北方即卽發渠搜而役屬之所見異也  
晉灼曰肅慎今挹婁地是也在東長夷鳥夷羽民長字下別  
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東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昭案  
今從史記索隱鄭注禹貢鳥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昭案  
外國之名古書不必皆同如析支又作枝渠搜又作契肅慎  
爲息慎又作契真鳥夷又作舜之少也惡領勞苦如耕歷山  
禹夷績者因次會義可也



帝繫第六十三

少典產軒轅是為黃帝索隱曰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  
帝然則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黃二帝雖則承帝王代紀中  
年而始代炎帝後為天子少典其父名豈黃帝經五百餘  
顧瑛氏之裔孫曰女修吞元鳥之卵而生大業大業娶少典  
子孫而實達亦以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亦謂其後代子孫  
而稱焉為是也三皇本紀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嫫毘為妃  
氏與焉三代世表黃帝就緒有熊氏索隱曰號有熊者以其本  
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軒轅之邱因以為名又以為號又  
據左傳亦發帝鴻氏也拾遺記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吳  
權以戊巳之日生故以土德稱軒轅正義曰黃帝母曰附寶  
黃帝姓公孫長居姬水因以土德稱軒轅正義曰黃帝母曰附寶  
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  
壽邱壽邱在魯東門之北今在交州曲阜縣東北六里生於  
壽陵額有景雲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黃帝曲阜縣東北六里生於  
實孕二十月而生黃帝張晏以黃帝作軒轅之服故謂之軒  
轅其說微異大抵上古之事繁譌無徵德格羣書考其世次  
多有不合不敢強為附黃帝產立篇史記三代世表黃帝生元  
帝紀之祖案皇甫謐及宋衷皆云元囂青陽即少昊也今紀  
下云元囂不得在帝位則太史公意青陽非少昊明矣又云紀

大戴禮卷七帝系  
元囂是為青陽是誤也謂二人皆黃帝子並列其名所以  
少昊繼黃帝立者而史不叙蓋少昊金立謂產極極古今人  
元囂子案蟠一蟠極產高辛是為帝嚳三代世表蟠極生高  
作嚳又作嚳蟠極產高辛是為帝嚳  
日黃帝元孫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為號嚳名也皇甫謐云  
帝嚳名俊也案五帝本紀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名疑曰帝  
嚳高辛氏姬姓名馨或曰姪姓或曰房姓馨一作皓山海經  
作俊世紀作姁或作俊丹鉛錄云俊即古舜字路史云馨  
字亡斤名曰俊馨俊音相近帝嚳產放勳是為帝堯堯善傳  
自言其名曰俊馨俊音相近帝嚳產放勳是為帝堯堯善傳  
堯初生時其母在桑田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  
為姓也名疑曰陶唐氏姬姓名堯名一曰姓祈一曰姓伊一曰  
姓伊祈或作伊耆路史云伊祁堯母家姓堯古久作伊一作  
姓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頤頤頤姓或曰姁  
姓或曰風姓號頤頤產窮蟬索隱曰系本作窮係窮蟬產散  
黑帝又號元帝頤頤產窮蟬索隱曰系本作窮係窮蟬產散  
康頤案古今人表敬康產句芒案史記句芒產螭牛案史記  
螭牛產瞽叟三蒼無目謂之瞽釋名瞽目瞽叟產重華是為



帝舜及產象傲引論法受禪成功曰舜又仁義盛明曰舜皆  
是道德充滿之意周處風土記舜東夷之人生姚邱孝經援  
神契舜生於姚墟括地志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孔  
安國曰華謂文德也言其光又重台於堯舜生姚墟故姓姚  
五帝本紀贊叟盲而舜母死替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昭案  
舜字都君張守節云重華字都君小司馬云舜諡也說各不  
同考冊府元龜云上古帝王教尚質朴名號雖建創度未備  
故堯舜則有放勳重華之名而禹湯又去唐虞之文從高陽  
之質以名爲號先儒之說或以爲名或以爲字或以爲諡而  
尚書所紀卽皆褒德之稱蓋傳述之異也說文舜作舜古文  
作叢又作顓頊產鯀王逸注楚詞引帝繫曰顓頊後五葉  
後俗作烝又作顓頊產鯀王逸注楚詞引帝繫曰顓頊後五葉  
鯀三代世表及帝繫皆云顓頊生鯀是古文烝又作鯀鯀  
也復古編曰鯀魚也又禹父名鯀一作烝又作鯀鯀產  
文命是爲禹索隱曰尚書云文命敷于四海孔安國云外布  
禹宋衷曰高密禹所封國名疑曰夏王禹姁姓禹名師古云  
禹字史記云名文命世本云字高密帝王世紀云字密均非  
禹爲崇伯之子故稱伯禹又稱大禹治黃帝居軒轅之邱娶  
水成功又稱神禹古交禹作帝又作尙黃帝居軒轅之邱娶  
於西陵氏西陵氏之子別本不重西謂之嫫祖  
大戴禮卷七帝繫  
楚卽今夷陵地案嫫祖嫫字一作嫫又作嫫古今氏產青陽  
人表作系索隱云一作雷册府元龜云祖一作祖嫫氏之  
及昌意嫫氏是古通用故世本氏作是晉語青陽方雷氏之  
實生青陽皇南謚云西陵氏之姓黃帝娶西陵氏之子嫫祖  
雷氏女曰女節生青陽是其所見異也周書乃命少皞清濟  
卽青陽也漢律歷志及皇甫青陽降居泝水案史記作江水  
蓋宋衷皆以青陽爲少昊青陽降居泝水括地志安陽故  
城在豫州新息縣西南八十里應昌意降居若水竹書紀年  
劭及地理志皆云安陽古江國也昌意降居若水軒轅七十  
七年昌意降居若水帝王世紀顓頊有聖德父昌意雖黃帝  
之嫡以德芳降居若水索隱曰降下也言帝子爲諸侯江水  
若水皆在蜀卽所封國也水經曰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  
爲若水南過卽都又東北至朱提縣爲盧江水是蜀有此二  
水昌意娶於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案濮一作  
顯項正義曰華陽國志及十三州志云蜀之先肇于人皇之  
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昌僕亦謂之女樞項顯顯  
云嵇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于幽房之宮生顯項顯  
娶於滕奔氏案世本作滕濱李周翰滕奔氏之子  
子謂之女祿一作氏產老童  
卷章譙周曰老童卽卷章楚世

家巷章注老童名故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山瀛海之外  
有瑞山其上有人名曰太子長琴嶺頭生老童老童生祝融  
祝融生老童娶於竭水氏一作竭水氏之子  
謂之高綱氏產重黎及吳回禮說嶺頭氏有子曰黎為祝融  
祝融為祝融左傳重黎為祝融祝融為祝融  
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黎祝融為祝融  
馬曰重黎氏之子曰重黎司地以屬黎祝融為祝融  
傳少昊氏之子曰重黎司地以屬黎祝融為祝融  
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仍  
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  
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恩謂此解為當潛夫論黎嶺頭氏  
裔子吳回也孔穎達曰黎弟吳回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  
陸終陸終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於鬼方氏鬼方氏之妹  
謂之女隤案風俗通義作續世本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  
厥其左脅六人出焉御史記陸終生六子六人坼胎而產焉太平  
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風俗通所載亦相似古今人表女  
滯注陸終妃生六子一曰昆吾二曰豷三曰彭祖四曰會  
乙五曰曹姓六曰季連路史陸終娶安日季連以六月六日拆左  
曰樊曰惠連曰錢曰求言曰襄安日季連以六月六日拆左  
而三人生制其一曰樊是為昆吾帝紀曰昆吾祝融之孫陸  
右而三人生制其一曰樊是為昆吾帝紀曰昆吾祝融之孫陸  
於是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為夏伯遷於舊許傳曰  
昆吾者衛是宋衷曰昆吾國名已姓所出左傳曰衛侯夢  
瓦被髮登昆吾之觀案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鄭語史伯曰  
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驪夷秦龍彭姓彭祖豷諸稽喬  
姓舟人姓姓鄒鄒路隔陽曹姓鄒曹姓韓是宋衷其三日錢  
其二曰惠連是為參胡世本參胡者韓是宋衷其三日錢  
翻作是為彭祖劉向列仙傳彭祖者殷大夫也姓錢名鏗帝  
第三子釋文彭祖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  
以久壽見聞世本錢鏗任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  
百歲錢音第一云即老子也王逸注楚詞天問云彭祖即彭  
祖事帝堯彭祖至七百歲帝堯之元孫續博物志彭城縣古  
彭祖其四曰荄言國語世本是為云邠人案云邠即說文邠  
國也其四曰荄言國語世本是為云邠人案云邠即說文邠  
本求言是為邠人邠人者邠是帝昭曰求言為姁姓封于邠  
邠今新鄭也宋衷曰求言名也姁姓所出邠周也毛詩譜借  
高辛氏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其五曰安是為  
姁姓處其地是為邠國為邠武公所滅也史記正義曰括地  
曹姓宋衷曰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史記正義曰括地  
志云故邠國在黃州黃岡縣東南百二十一里史記云



宜氏散宜氏之子別本不重散謂之女皇氏古今人表女皇

女帝舜娶於帝堯帝堯之子謂之女媿氏列女傳二妃長曰

本作女媿案古今人表媿皇女媿注曰舜妃其即女媿歟名

疑云舜二妃媿皇女英皇一作媿皇一作媿皇一作媿皇

義媿皇為后女英為妃或云即楚詞湘君湘夫人妄禮記云

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祗云釐降二女而

禮有三妃之文鄭氏不得實乃云舜但二妃其云三妃舉其

貴耳此臆說也大戴禮謂舜娶堯女四氏與媿皇女英為三路

史云舜元妃媿皇盲無子次妃女英生子三人三妃登比氏

生女二人庶媿生子九人登此姓纂作突北山海經又作登

北豈即所謂

女媿者即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故莘國古今人表女志

華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故莘國古今人表女志

女媿妃有媿氏女生禹師古曰娶音所巾反案吳越春秋作

日禹父姁妻修已與此不同

產文命禹娶於塗山氏水經

州江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山君祠廟銘存焉常璩

仲雍並言禹娶于此杜氏注左傳塗山在壽春東北皇南

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地理今釋塗山在今江南鳳陽府懷

遠縣東南八里傳遜曰案舊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淪州巴

南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又尚書史塗山氏之子謂之女

記皆云禹娶塗山孔安國云塗山國名塗山氏之子謂之女

大戴禮卷七帝繫

上

嬌氏產啟古今人表女媿注禹娶塗山氏女生啟帝王世紀

異案塗山古文尚書作侖正韻作舍嬌一作嬌一作嬌又作

嬌又作喬世本云塗山氏女名女嬀皆所見不同也列女傳

啟母塗山之女夏禹之妃禹娶四日而去治水啟既生呱呱

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塗山鸛鳴教訓啟化其德卒致令名

禹為天子繼嗣而

立能繼禹之道

勸學第六十四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韓詩外傳藍

之青于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于地孫卿子青生于藍而深

于藍淮南子今以涅染漸則黑于涅以藍染青則青于藍賈

公彥曰藍水則為水而寒于水楊倞曰以喻學則木直而中

以染青

繩綽而為輪案輟說其曲中規槁暴不復挺者摘別本說作

輶使之然也楊氏曰輶屈稿是故不升高山不知天之高也

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道一作不知學問

之大也於越揚氏曰於越戎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者



教使之然也呂氏春秋我人生乎我而我言楚人生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也今使我人長于楚楚人長  
乎我則楚人我言或人楚言也是故木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書說命惟木  
若金用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焉一本無省故知明則本  
作行無過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揚氏曰詩小雅小明之篇介助神莫大于  
 化道福莫長于无咎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  
學韓詩外傳不學而吾嘗歧而望之一作不如升高而博見  
也古逸書黃帝曰登山而升高而招非臂加之一作長也而見  
 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呂氏春秋順風而呼  
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王應麟云說苑引子思子曰學所  
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處幽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  
嘗歧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  
樂登邱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速故魚乘于水鳥乘于風草  
木乘于時輿大載禮假車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  
荀子勸學篇墨同  
 六戴禮卷七 勸學  
 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揚氏曰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于  
物也南方有鳥名鵲鳩案荀子作蒙鳩以羽爲巢編之以髮  
繫之蕭苕說文蕭大蔕也本草苕即今之紫葳蔓生風至若  
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韓詩外傳有鳥于此  
喟然而風則葭蕭折而巢壞何其所託者弱也文選注引韓  
詩鵲鳩爲巢鳥名也鵲鳩所以愛養子者適以病之愛養  
其子昔謂堅固其巢巢病之者謂不知托于大樹茂枝反厥  
之葭蕭風至而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因學  
紀問上高城之堦而巢于高榆之顛城壞巢折西方有  
木名曰射干文選上林賦注射干香草也莖長四寸立一作  
于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  
生麻中不扶自直蘭氏之根史記冬至短懷氏之苞荀子  
之根是漸之滄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槐香草也漸漬也滄  
溺也漸子廉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是故君子靖居恭學  
反滄思酒反

修身致志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辟邪而道一作通中正也物類之起或說作由案荀子起榮辱之來  
各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一作教禍災乃作彊  
自取折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布薪若一火就燥楊  
曰布薪于地均苦一火就燥而焚也荀爽易注陽動之坤而為坎坤者純陰故曰濕陰動之乾而成離乾者純陽故曰燥  
平地若一水就濕草木疇生禽獸羣居物各從其類也是故  
此處舊注一作正鵠張而弓矢至焉詩齊風終日射侯不出質乃校書者語林木茂而斧斤至焉孟子考工記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一焉時入山林樹成蔭而鳥患焉左傳鳥則擇木呂氏春秋醯酸而蚋聚焉酸不暴納而蚋聚于故言有召禍行有招辱君子慎其所立焉積土成山風雨興焉虞翻曰艮兌山澤通氣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管子蛟龍水中之神者也尸子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成德神明自得說作傳則生棟楠豫章學積亦自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說作傳

今從文選聖心備矣是故不積跬步案荀子作跬步楊氏注兩雅跬一舉足也淮南子跬步不休跛躄千里釋文頃無以步讓為跬缺婢反又邱弭反一舉足為跬再舉足為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駸驥一蹏不能千里馮大論連非一足駑馬無極功在不舍案荀子作駑驥一蹏不能十之力也騶馬無極功在一躍廣雅騶駿也謂馬中銳者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騶駿之一日千里旬日取之與騶同也呂覽所為貴騶者為其一日千里句曰取之與騶同楔而舍之朽木不折樸荀子作楔說文曰楔也爾樸而不舍金石可鑲夫蟻螽別本說作蟻楊氏曰蟻與螽同高誘曰蟻長吟于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為鳴伽無爪牙之利筋脈淮南子之強上食晞上下飲食黃泉用心一也揚泉物理論曰檢身止欲莫蟹二螯八足過于蚘此志士所不及也蟹二螯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憤憤之志者論語不憤不啟無詔詔之明無繇繇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歧塗者不至



大戴禮注補 卷七

三七







也言私謁也。案上文通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此  
通臣便辟不正廉則羣臣僕之矣。僕者聲相近而誤也。  
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  
存焉。原注：修身當本於道而省其說則近道之事存焉。案家  
在焉。意義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齊材。周禮  
中車職曰：毀折入齋於賢君。良上案別本無必自擇左右是  
職幣家語為完材也。賢君良上案別本無必自擇左右是  
故佚於取人。案是各本訛作始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  
事。原注：郭象曰：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也。故君子  
欲譽則謹其所便。原注：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絲  
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原注：言在民上者譬若此。淮南子  
馬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原注：言在民上者譬若此。淮南子  
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案絕百姓者卑賤如神。原注：孟子  
社稷次之君為輕也。案絕百姓者卑賤如神。原注：孟子  
君有愛思之心感於民故謂如神。民而謂若愛之則存惡  
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而不驕富恭。案一本作貴而不  
有本能圖。原注：謂能謀其身也。修業居久而譚。原注：譚安  
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於多。案家語作一物治而萬物不亂  
者以身為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案一本  
有達諸民之情。原注：性為仁義禮智之等情。為喜怒哀惡之  
有則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原注：性為喜怒哀惡之  
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故此申之。云性為喜怒哀惡之  
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也。疑正交有脫誤。疑不可不讀。當  
訂正。故世舉則民親之。原注：言治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  
民不臨以高。抗揚也。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  
一本有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原注：明王之民比屋  
而不能迎致王命。昭補王氏曰：迎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注  
奉也。民嚴畏其上而不奉。迎其教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注  
使成數年之疾則辟矣。王氏曰：教之以非其力之所故古者  
業則民用矣。堪則民引而不從其教者矣。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原注：禮緯含文嘉以懸統。今從玉篇統塞耳所以弁聰也。  
原注：禮緯含文嘉以懸統。今從玉篇統塞耳所以弁聰也。  
說及著詩之義。則此二事也。統統為閑。統統為閑。統統為閑。  
然毛王之徒以義則石。君及黃統統克耳。大夫用素皆尚以玉也。  
詳昭補論語亦義冕衣裳者冕。鄭本克耳。大夫用素皆尚以玉也。  
從古鄉黨篇亦義冕衣裳者冕。鄭本克耳。大夫用素皆尚以玉也。  
也說文曰：冕或作冕。冕衣裳者冕。鄭本克耳。大夫用素皆尚以玉也。  
之於冕。冕衣裳者冕。鄭本克耳。大夫用素皆尚以玉也。  
南子作冕。冕衣裳者冕。鄭本克耳。大夫用素皆尚以玉也。  
於冕兩邊以冕。冕衣裳者冕。鄭本克耳。大夫用素皆尚以玉也。  
人至察則無徒。原注：人至察則無徒。原注：人至察則無徒。  
而直之使自得之。原注：而直之使自得之。原注：而直之使自得之。  
善性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原注：善性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  
也呂氏曰：優柔寬。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原注：也呂氏曰：優柔寬。  
揆度其法以開示之。使自索得之也。案民有小罪必以其善  
此數句東方朔客難會引之。系古語也。

以教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原注：以教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  
三字及教其過如下家語作民有大罪必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  
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原注：故以仁輔化。  
不離故惠者。分人以財謂之惠。是也。說文惠仁也。政之始也  
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  
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原注：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  
政之速行也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  
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遜矣。原注：政之速行也莫若以身先之也。  
不以其道御之雖服必強矣。王氏曰：民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  
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原注：不以其道御之雖服必強矣。  
間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原注：間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  
謂以身先之及以道御  
之忠信及外內相應  
盛德第六十六







川者災也鄒衍子曰勢者君之與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  
良民和則輪折為國失此必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  
有覆車奔馬折輪取載之患原注太史內史皆宗伯之屬太史下大夫二人內史中大夫二人俱親王之官也書曰太史內史云內史掌王八柄及太史為左史內史為右史治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以四方之  
敘事之法受納以詔王聽治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以四方之  
賞則亦如之故王以爲左右手古者以法德法爲銜勒以官  
爲轡以刑爲筴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情原注  
字誤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筴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手  
不搖筴不用而馬爲行也王褒聖主得賢臣善御民者正其  
德法飭其官史記五帝紀信飭而均民力和民心故聽言不  
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夫民善其德必稱其  
人王氏曰爲家故今之人稱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猶存者其  
法誠德原注法也其德誠厚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  
夕祝之升開於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不能御  
民者棄其德法警猶御馬棄轡勒而專以筴御馬必傷車  
必敗孔叢子子曰以禮齊民警之於御則善也以刑齊民警  
用策則馬失道矣荀子曰馬駭與則君子不安與庶人駭政  
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與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  
無德法而專以刑法御民民必走國必亡原注故淮南子曰  
若乘奔而無轡折子明君之御民亡德法則一本有民心無所法  
循迷惑失道原注上必以爲亂無道苟以爲亂無道刑  
罰必不克原注又成其無道上下俱無道故今之稱惡者必  
比之於夏桀殷紂何也曰法誠不德其德誠薄夫民惡之必  
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不歆焉沒家周書殷末孫受德  
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故水旱並興災害生焉故曰德法者  
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家宰之官以成道司徒

大戴禮卷八 盛德

七

之官以成德原注天性發施故爲道地理含藏故主德道德  
補鄭氏天官家宰注宰主也千贊曰濟其清濁和其剛柔而  
納之中和曰宰原注女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春秋傳祝鳩  
氏司宗伯之官以成仁原注爲仁也木司馬之官以成聖原注聖  
德也宗伯之官以成仁原注爲仁也木司馬之官以成聖原注聖  
德也又征伐者所以平通天下也司寇之官以成義原注義  
補漢官叙曰三司之職司馬主兵司寇之官以成義原注義  
司空之官以成禮原注禮之度宮室之量典服之制皆冬官所職  
也故六官以爲轡司會均入以爲轡原注轡之制皆冬官所職  
會冢宰之屬中大夫二人會計也主天下之大計王制曰司  
會以歲之成實於天子也昭補王氏曰輔馬善轡繫轡前  
之治冢宰之副故不在其六轡而當轡故位故御四馬執六  
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原注聖禮義也是故善御  
者正身同轡原注詩云均馬力齊馬心惟其所引而之不違  
任其轡以取長道遠行可以之急疾原注言言皆可以御天地  
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原注地與人與事是故天子御者  
太史內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  
原注三公無官佐王論道而已昭補呂氏祖謙曰三公三孤  
天子之所與調補補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  
則六官均五政齊五法原注夫士五法謂仁義禮智信以御四者  
之職故亦惟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原注以之德則國  
安原注以之仁則國和原注以之禮則國定原注以之聖則國平原注  
平邦以之義則國成原注國之刑典以之禮則國定原注國之  
昭補王氏曰冢宰治國禮之用和爲貴則國安德教成以之  
仁則國和通治遠近則國平義平也刑罰當罪則國成事物  
以禮則此御政之體也過失也人情莫不有過過而改之是  
不過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  
也亂則飭冢宰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失道風  
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  
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金氏履祥曰上下者尊卑貴賤之等儀和則不

大戴禮卷八 盛德

八



不遇各安其  
有序則和也  
不和則飭宗伯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  
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  
周官司馬掌邦政統  
平邦國之不平則飭司馬  
白虎通司馬主兵不言兵而言馬  
不平者  
傷害為文故言馬也章氏昭曰大司馬司馬武也大總武事  
也大司馬掌軍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訓馬為武  
者取其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成也不成則飭司寇  
遠行也  
同官司寇掌邦禁  
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  
則飭司空  
原注象宰掌六典司徒掌十二教宗伯掌五禮司  
馬掌九伐司寇掌五刑小宰藏曰一曰治職以平  
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率萬民以  
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  
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司馬  
之屬司勳掌六卿之賞田以等其功又司士之官掌羣吏之  
數以詔其爵祿凡度量財物考工酒有其事司馬公百姓不親  
天子三公則責之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百姓不親  
漬雍過水為民害則責之司空韓詩外傳三公者何司空司  
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

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  
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  
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辨  
而況於實乎  
故曰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  
所進退緩急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亂者亦所進退  
緩急異也明堂者古有之也  
原注明堂之作其代未得而詳  
也案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於  
明堂明堂蓋四方又漢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圖者四面無  
壁中有一殿然其由或始於此也昭補春秋說題辭房心為  
明堂天王布政之宮釋名明堂猶堂堂高顯貌也三輔黃圖  
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宮也黃帝曰合宮堯  
曰衢室舜曰總章夏后氏曰明堂  
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  
世室殷人曰陽館周曰明堂  
一作聰聰即窗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攷工匠人鄭氏注窗助  
字聰窗古通用  
三十三戶七十二牖  
法七十二風阮  
百虎通三十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阮  
三禮圖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周制五室東為木室南為火室  
西為金室北為水室土室居中  
以茅蓋屋  
原注茅取其潔質  
秦為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  
以茅蓋屋  
也昭補麥子春秋  
明堂之制土事不文木事不斂示民知節  
上圓下方  
論曰王  
也恒氏寬曰古者采椽不斂茅屋不斂

者造明堂上圖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原注明堂非所以下方象天地  
侯亦備焉昭補明堂位曰朝諸侯於明堂之尊卑也外水曰辟  
子貢答吳南齊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於明堂之尊卑也外水曰辟  
雍不言法韓詩說辟雍如璧雍以水不言圓言辟者取辟有德  
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服氏度曰天子南蠻夷北狄西戎  
水匪為辟雍諸侯不臣至半為泮宮  
原注言四海之君於祭也各以其方列於水外昭補明堂大  
道錄曰八蠻在西南門之外九夷在東門之外五狄在北門之  
外六戎在西門之外漢書郊祀志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治制  
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明堂月令原注於明堂之中施  
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民邕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  
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  
明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赤綴戶也原注綴  
楚詞招魂網戶朱白綴牖也說文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  
注朱丹也綴緣也白綴牖也說文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  
也盛之言成也以屋灰墜牆所以飾成宮室案白盛蠶灰  
門窗而益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昭  
之明也

### 大戴禮卷八 盛德

補建武禮圖曰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圖下方十二堂法  
 口辰九室法九州室入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一室有十  
 二戶法陰陽之教熊氏朋來辨河圖洛書洛書方位莫如大  
 戴禮記明堂篇所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者最為明白本  
 注法龜文也二九四是其前三位七五三是其中間三位六  
 一八是尾後三位龜文方位無可疑矣毛氏奇齡曰夫載九  
 履一始於大戴禮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即明堂九室  
 祠也東漢儒者竊其說以為太乙下九宮法後漢書張衡傳  
 猶載之惠氏棟曰二九四九宮之法坤二離九巽四七五三  
 乾七中央五震三六一八乾六坎一艮八坎離震兌為四正  
 乾坤艮巽為四維一九六四  
 二八七三乘五皆合於十五  
 堂高三尺東西九進南北七進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進東西九進南北七進堂崇一  
 度以尋周人以筵是王者相改昭案周禮堂崇三尺堂崇一  
 筵禮記天子之堂九尺皆指堂堂基而言又案匠人調東西九  
 筵台八丈一尺南北  
 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  
 七筵台六丈三尺  
 明堂月令說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  
 也屋闊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  
 丈闊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  
 十二牖以通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  
 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



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  
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泰相呂  
者之大禮也昭案有以九室三合古制中郎之說確有精  
理故附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明堂在國之陽  
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  
郊然三十里無所取也再言方圓及戶牖之數亦繁重昭案  
孝經援神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  
氏康成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  
原注明堂與文王之廟不為同處或說謬也昭補孝經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呂氏讀詩記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  
焉故周頌我將詩雖祀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上帝而次言祀  
文王昭案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王廟又盧植禮記注明  
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以明堂為文王廟又盧植禮記注明  
謂之靈臺中以太廟移故謂之太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  
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原注孝經援神  
莖草嘉禾成莖蕭生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  
食王者慈仁則生其形無記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  
紀堯時為天子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  
平生十五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  
長三尺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  
小桑栽子長三四尺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  
血其葉生落隨月晦朔亦如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  
序則朱草生落隨月晦朔亦如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  
日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  
之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  
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  
不發示民知節也然或以高為柱表其儉質也明堂別有  
論不復詳焉昭補竹書紀年周德既隆草本茂盛蒿堪為  
室呂覽茅茨蒿柱土階三等拾遺記餘陽山出神蓬蒿長  
千丈周初國人獻之以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  
為宮柱所謂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  
路寢亦為此制路寢右個以下孟春居青陽左個仲春居  
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個以下孟春居青陽左個仲春居  
時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明堂每月恒在所居路  
謂視朝之一日也其事反宿路寢亦如明堂每月恒在所居  
鄭氏注禮記天子路寢後世大朝會之所孟子以王政之  
古之堂今之殿也孝經後世大朝會之所孟子以王政之  
然則是以人君之路寢猶後世大朝會之所孟子以王政之  
古人以辟雍太廟明同制而名是起於大戴禮惠氏曰明  
堂門內曰應門又次曰路門其傳諸侯之宮三門三朝其  
路門內曰應門又次曰路門其傳諸侯之宮三門三朝其  
路寢之內曰待朝在南宮視朝將揖朝出其南門原注周禮  
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向三北面孤東面北上太僕太  
夫西面北上王族故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

大戴禮卷八

盛德

三

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  
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正視朝位  
皆退也

大戴禮卷八終

大戴禮卷八 盛德



大戴禮注補卷九

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嘉定汪昭學

周尚書右僕射盧辯注

千乘第六十七

公曰千乘之國受命于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修其灌廟  
修別本建其宗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馬司徒司空司士  
司處其朝市考工記匠人營為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化公  
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于色子曰案上句有子曰字此又  
否則衍立妃設如太廟鄭氏易傳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  
既內自肅又外求助皆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  
之玉女與寡人其有微色事宗廟社稷也周禮天官內宰以  
陰禮教六不相陵斯庶嬪達釋名天子妾有嬪嬪達也諸妾  
案通與章同為違則事上靜靜斯潔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  
彰顯明辨之意

大戴禮卷九

恭曰虎通大夫之為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  
度此國家之所以崇也立子設如宗社一本無如字左傳太  
盛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  
志莫敢援于外左傳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  
也大夫中婦私謁不行史記孔子去魯歌云彼婦之謂此所  
以使五官治執事正也正一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  
故蠱佞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  
遂也卿設如大門自虎通卿之為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  
魯語卿大夫朝考其職蓋講其開明閉幽內祿出災表記受  
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開明閉幽內祿出災  
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稽焉君發禁宰受而行之受字  
以時通于地散布于小理理一天之災祥地實豐省及民其  
變其祿其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有四輔輔卿也卿

設如四體書股肱惟人殺梁傳大夫國體也注君之卿佐是  
股母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善義卿大夫有  
知事爵不世能官之不愆各本脫官字公羊傳世卿非禮也  
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  
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家之所以長也  
無家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  
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為典令典令  
無則民不偷偷情也昔者先王本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之  
所以茂也一本無設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春鄭氏目錄司  
禮乃立地官司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王  
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入政以防淫  
一道德以同風俗養耆老以敦孝風孤獨以教民之不則治  
不若不合治別本成長幼老疾孤寡少存諸孤京房占春當

大戴禮卷九

退食後進柔良以時通于四疆有闕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  
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  
者發圖功謀一作他本說作國下舊注齋戒必敬會時必節日  
歷巫祝執使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  
馬融廣成頌用飛征庶虞百草虞本脫字虞山虞澤虞之屬方春三  
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素問春三月此謂發陳于時有事享  
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周禮天官外饔注孤子  
牲春饗孤子秋食耆老明堂月令仲春安萌芽養幼也存諸  
孤皇侃曰春是長養之時故饗孤子方春安萌芽養幼也存諸  
孤者以為人後存司馬司夏周禮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  
之助陽氣尤大也司馬司夏周禮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  
教士車甲也任事之稱也凡士執伎論功作執役論功  
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何休曰司馬事省上  
王士相上卿可以為儀綴于國國別本說作所賜案商頌為  
下士相下卿可以為儀綴于國國別本說作所賜案商頌為























言異歲也徐廣曰卒一無十二月節卒于丑史記正義曰寅作平又作斯于文皆便至雞鳴丑凡十二辰蓋丑又至明明朝寅使一日一夜故曰幽明影案天官書及兩雅丑爲赤奮若李巡云言陽氣奮迅也若順日月成歲歷再閏以順天道此謂虞計月此謂下別本鄭司農曰叶當爲汁方言汁叶也或爲汁天曰作明日與維天是數土而戴皇天地曰作昌韋昭曰作起日與維地是事人曰作樂日與維民是嬉案三日字別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惠棟一作民之妃色妃別本訛作悲不遠厥德此謂表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天生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時用常節程子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曰聖人主祭于天曰天子春秋祭而于其間有功用而已曰聖人主祭于天曰天子稱天子天子崩孔穎達曰自天墜下曰崩王步于四川伐于西山卒塋曰帝禮弓國子高曰塋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鄭康成曰立主曰帝同之天神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論語三分天下有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在國親民而怨在家撫官如國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而進良上誘善而行罰百姓盡于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昏義男教不修陽月爲之蝕釋名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蠹食草木葉也左傳昭公五年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鄭康成曰星謂五緯也長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穀梁傳星孛入北斗天文錄字星者彗星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字謂字孛然也孫炎曰妖星也胡安國曰字者惡氣所生關亂不明之貌王應麟云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歷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皆中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一海不運河不滿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之數文選注引此作陵不絕地別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阰本訛作施下又衍一谷字

川谷不處深淵不涸李周翰曰和氣流通于時龍至不閉一作開鳳降忘翼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鸞鳥忘攬  
鳳凰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爪鳥忘距蜂螫不螫說文蟲行毒也嬰兒釋名人始生曰嬰兒胸前  
故曰嬰兒復古編蠱蚤不食天駒淮南子蜂黃螫指而神不  
女曰嬰兒男曰兒平注按音淡莊能挾螫索臂膚而性不能  
子蛟蚤臂膚聖人則之尚書傳曰伏義氏雒出服河出圖文選注周易曰河雒出圖書  
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書入卦謂之河圖又曰天與  
禹洛出書謂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春秋說題詞河以通乾  
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圖有九篇書  
有六篇王充曰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張衡曰龍圖授羲  
龜書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家語禮運孔子曰用民必順故  
界如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貴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  
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近郊龜龍  
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董仲舒曰諸國家  
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致孔安國曰序美行之驗也國家  
之昌國家之滅信仁是故不賞不罰而民咸盡力車不建戈  
遠邇咸服膺使往來地濱畢極無怨無惡率惟懿德此無空  
禮無空名賢人並憂殘毒以時省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  
日敦仁賓此下各本有也  
字今從楊氏本

大戴禮卷九終



大戴禮注補卷十

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周尚書右僕射盧辯注

嘉定汪昭學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王曰太師慎維深思內觀民務察度情偽原注謂觀也變官民

能歷其才藝女維敬哉原注試以衆位女何慎于非倫原注倫

次也宜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徵原注徵他本說作徵案

明王用人必先六徵以嘗原注嘗一曰觀誠二曰攷志原注攷志三曰

視中原注書作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攷德原注攷德王曰於

平女因方以觀之富貴者觀其有禮施也原注禮觀其禮及

散貧窮者觀其有德守也原注德守其子固窮原注固窮變寵者觀其

不驕奢也隱約者觀其不憚懼也原注憚懼禮則不驕不憚而富貴而知

好禮則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原注弟也孔穎達曰在親為恭

志不驕則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原注弟也孔穎達曰在親為恭

容正色肅然端莊之外著為恭閑原注恭閑其壯觀其潔廉務行而勝

其私也原注私也孔穎達曰三十血氣定故曰壯觀其老觀其憲

慎原注慎各本意上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原注不踰也孔穎達曰壯觀其老觀其憲

問之喪序點揚解而語公問之喪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者

豈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原注在此位也益去者半處

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原注不變父子之間觀

其孝慈也兄弟之間觀其和友也君臣之間觀其忠惠也原注忠惠也

父慈子孝兄弟和君惠臣忠也原注臣忠也昭補吳澄曰國之倫君臣

為大上下次之倫父兄子為大兄弟次之有分有義有恩

有鄉黨之間觀其信憚也原注信憚也而敬憚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

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原注任廉

任以恩相攷之以觀其信原注攷之以觀其信攷之以觀其知原注攷之以觀其知

觀其勇原注觀其勇反謂雄武果決也原注反謂雄武果決也煩之以觀其治原注煩之以觀其治

春秋繁露意原注春秋繁露意淹之以利觀其不貪藍之以樂以觀其不寧原注藍之以樂以觀其不寧

失也縱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不

其不倦探取其志以觀其情攷其陰陽以觀其誠原注陰陽

覆其微言以觀其信原注覆其微言以觀其信中束使不相違也原注中束使不相違也

備此下別本此之謂觀誠也原注此之謂觀誠也越絕書賢君用臣畧責于絕施

內告以匿以知其性與之講事以觀其功遠使以效其誠

態荀子効之以知其性與之講事以觀其功遠使以效其誠

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

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

所好習則觀其所安窮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

哀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志原注哀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志

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所施原注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所施

篇本之乎逸周書而越絕書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

時有相同者蓋周秦漢人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而

凌原注殷盛也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

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原注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

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不足原注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不足

而不復思有忌心者伐其所能原注而不復思有忌心者伐其所能

而不侮案侮他本說作傷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

其惡不防其過原注其惡不防其過月之食曰有質者也其貌固嫗其言工巧

人謂形柔而辭巧下飾其見物務其小徵原注人謂形柔而辭巧下飾其見物務其小徵

成以故自說原注成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

亂之而志不營原注亂之而志不營深道以利而心不移原注深道以利而心不移

以威而氣不卑原注以威而氣不卑虧其義劫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

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變易知煩亂之而志不裕

大戴禮卷十

文王官人

二



示之以利而易移臨以威而易懾利則使仁涉患曰鄙心而假氣者也吳越春秋子貢曰明主  
決周書作驚之以卒而度料上言引之以卒然之事而能應  
焉時度不素而性辨周書作不素而性辨曰有慮者也難投以物  
物事難說以言知一而不可以解也原注言一端困而不知其止  
無辨而自順順一作慎曰愚惑者也原注本說作怒怒亦愚也  
知專愚曰惑也營之以物而不虞原注本說作不虞也攻辨之不豫計度犯之以  
卒而不懼原注本說作不懼也置義而不可遷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曰  
繫廉而果敢者也原注果敢謂不虞也繫廉而不可遷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曰  
以言存志不能守固原注固一作固已諾無斷原注言止慎諾于曰弱  
志者也順與之弗為喜非奪之弗為怒原注言止慎諾于沉靜而寡言多稽而  
儉貌原注儉貌曰質靜者也辨言而不固行原注行一作行固又別本  
太戴禮卷十 文王官人 三

義者剛其氣亦智氣簡備原注勇氣壯直聽其聲處其氣放  
充故舒縱也原注勇氣壯直聽其聲處其氣放其所為觀其所由原注其所為觀其所由  
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辭巧言之流起  
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原注必審其本觀事必  
校其言觀行必考其迹參以其前占其後原注行占後行以其見  
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中也四曰民有五性喜怒哀  
欲懼憂也原注喜怒哀欲懼憂以其俱生于人而有常喜氣內  
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  
內畜雖欲隱之陽欲必見懼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懼必見憂  
悲之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憂必見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  
情不隱也原注張斐律序曰情者心也心感則情動于中而喜色  
由然以生原注由然以生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嫵然以偷原注  
偷苟且也言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暴然而靜原注王  
惟求悅人原注惟求悅人太戴禮卷十 文王官人 四



節故其行以攻其名周書作如此者隱于仁質者也原注故  
故為推前恃忠府知物焉特別本說作惡原注謂有詢議之  
以忠府而形首成功少其所不足原注謂先有功德者因首  
貌又如曉然也原注謂先有功德者因首  
以為慮誠不及伴為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  
自執而不讓執別本作順原注及其不知也觀人錯辭而不  
遂莫知其情原注本非其意故辭情不終讓于人如是者隱于知理  
者也素動人以言原注謂先言欲陳說之及于涉物而不終  
其言而不究問則不對詳為不窮字通用色示有餘有道而自  
順用之物逸周書有作假用作窮則為深原注妄如此者  
隱于文藝者也廉言以為氣原注苟作廉言矯厲以為勇  
本說內恐外悻悻悻別本無所不至敬再其說教再當從逸周  
言苟自矯厲持以勇終以詐臨人如此者隱于廉勇者也  
必恐備而更至恭侯也

大戴禮卷十 文王官人 五

自事其親而好以告人乞言勞醉原注醉而面于敬愛飾其  
見物故得其名名揚于外不誠于內伐名以事其親戚以故  
取利原注以如此分白其名以私其身周書作自以如此者  
隱于忠孝者也陰行以取名原注陰行謂比周以相譽原注  
親比交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原注其賢  
而不與交必心說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懼  
忠不盡懼忠盡見于眾而貌克原注難盡其德忠及如此者  
隱于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也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  
陽克易原注克一外內不合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質者也原注  
隱于仁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無私施不在多靜而寡類  
好狎原注不莊而安人曰有仁心者也或事變而能治物善而  
能說浚窮而能達原注浚錯身立方而能遂曰廣知者也少

言而行恭儉以讓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原注心不形于  
德如曰慎謙良者也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原注謂微細幽閑  
之行獨而不克原注克好行其亡如其存原注謂奉先君  
順信者也貴富雖尊恭儉而能施眾強嚴威有禮而不驕曰  
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懈安樂而不奢勤勞之不變喜怒之而  
度斯曰有守者也原注晰明也而有喜怒之直方而不毀原注  
也廉潔而不戾強立而無私強立別本曰有經者也正靜以  
待命原注命不召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沉  
靜者也忠愛以事其親歡欣以致之或盡力而不面敬以  
安人以故名不生焉故字別本曰忠孝者也合志而同方共  
其愛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隱遠而不相舍曰至友  
者也心色辭氣其入人甚俞原注甚俞進退工原注工故其

大戴禮卷十 文王官人 六

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曰位志者也原注位志  
如爵位及人志也位飲食以親貨賄以交貨賄鄭注金玉曰  
有財帛接利以合故得望譽征利而依隱于物曰貪鄙者也  
原注妄當聲說為質不斷辭不至原注言心既不能少其所  
不足謀而不已曰偽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謬易原注謬易  
安然好惡無常行身不類曰無誠志者也小知而不大決小  
能而不大成顯小物而不知大論案論宜亟變而多私曰華  
誕者也一切經音義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諫而反不類  
言以道行曰巧名者也巧一故曰事阻者不夷畸鬼者不仁  
復不平也曰巧名者也原注巧一故曰事阻者不夷畸鬼者不仁  
原注特稱祀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原注特稱祀面譽者不忠  
而不自修也原注特稱祀面譽者不忠  
揚言者寡信原注揚言者寡信







祝徹反位兩鄉之別本作廟擯者曰遷廟事畢請

君曰諸宗人請京燕寬客燕會君搥之乃退畢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原注祥善昭補老子子曰胡為其  
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于天下也原注言非利  
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也昭補討亂也及後世貪  
以誅暴亂禁不義也淮南子曰兵者禁暴討亂也及後世貪  
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原注刈剪昭補韓氏安國  
堂書鈔引孟子述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  
語曰戰者危事也久矣與民皆生原注人含五常之氣以生有喜則和親怒則  
之所自來者上公曰蚩尤作兵歟山海經蚩尤作兵犯黃帝  
矣與始有民俱管子葛盧之山發而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  
牙傲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發三矛四戈五戟隋書經  
籍志黃帝蚩尤兵法一卷路史史記述周書大戴禮文所云  
炎帝赤帝皆謂蚩尤昭案小戴王制天子將出征禘于所征  
之蚩尤注禘師祭也為兵禘其神蓋蚩尤詩大雅皇矣是類是  
禘朱子傳禘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  
漢書高祖本紀秦二世元年高祖乃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  
尤于沛庭而擊鼓高祖二年立蚩尤之祀于長安史記天官  
書蚩尤之旗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漢書天文志蚩尤之旗類  
斗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及封禪書郊祀志所云蚩

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弭之亂人興之喪厥身左傳子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  
威不規而昭文德也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原注出心在餌原注出心在  
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原注出心在餌原注出心在  
取危蓋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原注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困于兵革之詩也  
逸詩也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原注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困于兵革之詩也  
昭補朱子曰窮獨校德不塞嗣武于一本無孫子原注上二章但  
之民生不如死也校德不塞嗣武于一本無孫子原注上二章但  
而徒傳續武事于子孫者也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  
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人案人一本仁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  
猶依然至今若存此處從方氏本別本夫民思其德必稱其  
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爾雅釋天疏尊而君之則  
後碑引孔子曰民人登祝上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  
紂一作本暴于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原注詩云無罪無辜亂如此撫昭補  
紂一作本暴于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原注詩云無罪無辜亂如此撫昭補  
益法賊人多殺曰不祥于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原注雅親莫能相養  
桀殘義損善曰紂不祥于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原注雅親莫能相養  
疏遠國老泰誓曰播棄老幼微子幼色是與原注言疏遠老  
若楚恭王遠申叔而暴慢是親讒貨處穀原注干乘日以財  
時而用子反也而暴慢是親讒貨處穀原注干乘日以財  
法言法行處辟原注辟也妖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  
風是御原注任幼童歷失制原注君臣昏攝提失方原注攝  
六星與斗杓相直恒指中氣尚書中候曰攝提移居昭補爾  
雅歲在寅為攝提格李巡云言萬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格  
起也元命苞攝提之為言提携也言能提斗携角以接于下  
也天官書大角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  
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漢書顧祖禹曰攝提者直  
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命南正重司天  
減攝提失方漢書音義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鄒大無  
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  
紀原注邦當字誤為卯或限聲誤不頒朔于諸侯原注周禮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玉瑞不行原注  
于邦國也昭案別本正文頒作告注無告字  
所以等神祇別人事其用諸侯力政不朝于天子原注言以  
自重焉昭案別本無自字  
周書曰力爭則力政則無讓無讓六蠻四夷交伐于中  
則無禮無禮則難得所好民皆樂之乎  
國原注周禮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狄此周所  
服四海其種落之數也明堂位曰九夷八蠻六狄五狄此



朝明堂時來者國數也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其夏之  
所服與殷之遺國東方十南方六西方九北方十有三然鄭  
元以四夷爲四方九爲九夷又引爾雅其數不于是降之  
同及五六交關而不定是終使學者疑于所問也于是降之  
災水旱臻焉霜雪大薄案楊氏本作薄甘露不降援神契王  
則降甘露應瑞圖甘露者味清而百草焉黃五穀不升書洪  
甘降則草木暢茂食之令人壽原注瘠瘠當字誤爲醉也瘠  
百穀用不成民多天疾六畜餒餓原注瘠瘠當字誤爲醉也瘠  
應惠氏棟曰疑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災疫故百姓不議天  
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之報殃于無德者也天下之報夫必  
與其民原注故書曰天明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

少間第七十六

公曰今日少間我請言情于子子愀然一作變色遷席而辭  
曰孔氏穎達曰席坐席曲禮君子問更端焉君不可以言情于

臣臣請言情于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

同原注言已師禮事夫子故不使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

于君則不臣君而言情于臣案君而下各則不君有臣而不

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措手足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

之原注使上權其輕重居之役及刑罰事準民之色目既見之

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

矣原注言皆稱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公曰可以爲家胡爲不可以爲國

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

同也同名同食曰同等原注名位不惟不同等民以知極原

子大夫修官守職以事其君士修四術執技論力以聽乎大  
夫原注四術四方之職曲禮曰地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  
力時使以聽乎父母原注孝經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此  
惟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  
時同時不同原注言有可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原注不正  
之閑民謂之多君時同于民布政也原注施民時同于君服  
聽也上下相報而終于施原注施大猶已成案猶發其小者  
遠猶已成終其近者原注遠近小始將持作行一重器先其輕者  
原注將持重器必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原注清濁謂陰  
始也清濁未分太始形之始也清者爲精濁者爲形天政曰  
正易曰乾道變地政曰生人政曰辨原注辨別苟本正則華英必  
得其節以秀乎矣原注言事務其本則華英此官民之道也

原注官人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原注

當取終始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原注

其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

其量度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原注四代文王取人

謂兼之也公曰善善之不同也原注善善之聲公謂子曰

何爲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原注問

入狀得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爲人

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

已焉是以同狀原注聖王通而虛已故于求公曰以子相人

何如子曰否丘則不能原注言不能如丘王五王取人丘也傳聞之以

委于君丘則否原注首能字舊本大書作正文誤亦又不能原

又不能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原注言子由君居之成

備文也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原注言子由君居之成



豈生于異州哉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原注凡贊以天德文以  
授天而王周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續文  
據地而王也考安南古出入日月中唐日莫不率俾原注西王母來獻其  
白案一本瑄原注西王母神也其狀如人瑄所以候氣漢明  
逸語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其狀如人瑄所以候氣漢明  
舜玉瑄吹之以德嗣堯西王母來獻其狀如人瑄所以候氣漢明  
齒當與人類殊別考穆天子傳三墳補逸山海經稱西王母約尾  
池之上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執白圭元璽及獻錦綉純  
紐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執白圭元璽及獻錦綉純  
異並無所謂豹尾虎齒之象也竹書紀年虞舜九年西王母來獻其狀如人瑄所以候氣漢明  
亦不言其詭形惟司馬相如大人賦有豹尾虎齒之說蓋據經耳  
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原注民明于海  
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原注北發北狄地名其地出  
矢文塵渠搜貢露犬氏羌貢鸞鳥也昭補晉書肅慎氏一名  
挹婁尚書疏朔方郡有渠搜渠搜漢書武帝紀詔曰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綴汗國都德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朱子曰氏羌夷綴汗國都德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朱子曰氏羌夷  
大戴禮卷十一 少問 七

各履也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于死原注成湯怒至于亂  
 一作亂成湯卒受天命九有之師爰革夏正不忍天下粒食  
 之民刈戮商書爾萬方百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  
 其佐原注伐之于南巢放之乃遷姒姓于杞原注封夏后氏  
 民焉昭補帝王世紀禹繼鯀治水十三年而洪水平堯美其  
 績乃賜姓姒氏封為夏伯史記夏禹之後殷時武或紀武  
 王克殷求禹後得發厥明德順天嗇地民天心嗇地作物配  
 東樓公封之于杞原注發其明德而咸合諸侯作八政命于總章  
 天制典慈民原注天之是也畜收也成合諸侯作八政命于總章  
 原注入政洪範所云是也總章重屋之西堂于此命事取萬  
 物之成功也昭補惠氏棟口殷尚右故命于西堂案黃帝合  
 宮有虞總章皆明堂名東都賦服禹功以修舜緒為副于天  
 總章作總期李善曰章期一也  
 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  
 搜氏羌來服成湯既崩案方氏本作既崩各本或說既  
 小破史記正義自湯以下號商白盤庚改二十有二世乃有  
 大戴禮卷之八 少問 八  
 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明堂  
 錄先祖之府卽天府明堂月殷民更服說爲相殷道復興與  
 服各本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弟小乙之子也  
 說作眩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弟小乙之子也  
 號爲高宗案別本無盤庚第三字  
 乃有末孫紂卽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周書  
 克殷解尹逸策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荒耽于酒誥惟  
 明每滅神所不祀晉孔晃注曰紂字受德也荒耽于酒誥惟  
 荒耽于酒王氏通曰紂湔泆于樂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德  
 作糟卽酒池長夜之飲原注謂傾宮鹿臺之等也紂補汲冢古  
 昏政亂作宮室高臺原注謂傾宮鹿臺之等也紂補汲冢古  
 哀也其王紂汗池土察以爲民虐降災于民沉湎冒色政行  
 作爲傾宮紂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  
 臺樹陂池紂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  
 周昌霸諸侯以佐之吳越春秋紂爲工者之後至太王王季文  
 王此爲諸侯紂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  
 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璫紂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



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紂不說諸侯之聽于周昌則嫌于  
召公分陝謂之召伯也天子原注許魏不在五伐蓋時小  
死乃退伐崇許魏以之事天子伐也必事天子謂忍而臣之  
也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法任地案此句各本說行三  
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  
來服書序成王既伐東夷肅慎其志焉或侯將至也原注  
公也言今周衰之盛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  
有繼之者將至也煩煩如繁諸平昭補煩煩眾也如繁諸言如萬物之繁蕪也  
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而財之案財古  
用曰于此有功臣焉原注王非獨善言有利器焉有先王  
之禮有措扶焉原注謂股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而用之  
易曰藏器于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  
于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與禍福相生原注言義老于日禍今福  
所倚福兮卒反生福大德配天德以配于天公愀然其色原  
變容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原注觀君  
如也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生殺于民民之死不可以教原注  
極可以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惟此在君原注言行君曰  
足臣恐其不足原注未足而君謂足則君曰不足臣恐其足  
原注實足可行而君曰不足則臣云足所謂可否也案各  
本無臣恐其足四字惠氏校本曰臣恐其足疑是臣則曰足  
四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  
原注君道之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  
則民應以善如木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  
葉必徧枯原注敗當徧枯是為不實民亦如之原注君以民  
木訖上失政大及人小及畜穀別木無小及二字一本祇有  
作殺無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  
及字

天奪之魄不生德焉原注言天地絕夏商之餘民乃與商周  
明之謂魄也其所補國亦天之所支也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  
所謂失政者彊數未虧未易言也彊數與草木皆人民未變鬼  
神未亡猶依附之神水土未細陰陽相勝猶氣稜綱綱也糟者  
猶糟酒糟也實者猶實亦言善惡之喻原注實以喻善也糟者  
原注玉以喻善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樂猶樂其可憂而樂其  
人言尚賢其善名血也出于肉流而滋滋也說文酒就也所  
以就人性和之善惡也續古今考云此五語甚怪意謂政雖  
已失未至大亂總九句觀之天地人三才未優繼以湛案各  
全乖亂人主好惡是非未全顛倒尚人為也優繼以湛案各  
繼之以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原注湛猶久也言天下安  
也案久一作忍非天是反人自反臣故曰君無言情于臣君  
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原注春秋左傳曰惟器公曰善哉  
與名不可以假人者也

大戴禮卷十一少問

十

大戴禮卷十一終



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周尙書右僕射盧辯注

嘉定汪昭學

朝事第七十七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春官宗伯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鄭康成曰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二命一命不命也大行人掌諸侯之儀秋官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以等其爵汲冢周書爵以明等極鄭氏曰爵秩次也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左傳臧僖伯曰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明貴賤辨等差處各本誤重故貴賤有上公九命爲伯鄭氏曰上公謂王之別一段今據周禮訂定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方苞曰上公卽九命作伯之上公也王之三公八命而已以其加三公之一命故以上言之

木戴禮卷十三 朝事

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案旌周禮作旗鄭氏曰國家國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百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宮方五百步皆以九爲節諸侯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馬端臨曰天子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其出封各加一命方氏曰王之三公在朝則八命而服七章之鷩鷩及其出封加一等乃賜之以九章之衮衮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故曰不過九命典命所謂以九爲節者也彭汝礪曰次國之君謂侯伯卿在內六命出爲侯伯則賜鷩鷩七章之服典命所謂以七爲節也小國之君謂子男大夫在內四命出爲子男則賜鷩鷩五章之服典命所謂以五爲節也鄭氏曰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畿內封于八州之中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王昭禹曰不言三孤則與卿同也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省于天子案周官省應作誓鄭氏曰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嗣則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

大戴禮注補 卷一一

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未與誓者執皮帛而朝會賓之皆  
以上卿之禮禮記外傳諸侯大夫子非天子所命者有列會之  
事則執皮帛攝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繼子  
繼子男之下攝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繼子  
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鄭衆曰九命上公得置  
之鄭當小國之君周制也康成曰視小卿一人春秋傳列國  
之君列于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其卿二命白虎通  
謂也爲人所歸嚮也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各視  
其命之數賈公彥曰孤尊既聘享更自執束帛以其犖見若  
正聘當以圭璋也各視其命數者謂四命者宮室  
四百步貳車四乘旗四旂冕服四章三  
命再命一命者亦以其命數爲降殺也侯伯之卿大夫士亦  
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旌衣  
服禮儀各如其命之數禮大行人以九儀別諸侯之命等諸  
侯之爵以同域國之禮案改邦爲域漢  
時避高祖諱也而待其賓客各本訛  
作行其  
賓主今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大宗伯公執桓圭  
據周禮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鄭注公二王之後  
及王之上公雙珪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  
蓋以桓爲珪飾圭長九寸并師注纁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

大戴禮卷十二 朝事

爲之纓垂于延之前後鄭案鄭司農云纓當爲藻纓古字也  
 藻今字也同物同音圭藉也鄭鐸曰纓卽禮記所謂藻也易  
 藻爲纓纓雜文之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鄭氏曰九  
 龍以下常旌旗也旒其屬軫垂者也樊纓馬飾也以扇飾之  
 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就成也應劭漢官儀見公侯九旒者  
 也薛綜曰鑿今之馬大帶也  
 韁馬鞅也周案樊纓古字通  
 車九乘鄭氏曰介九人禮九  
 牢鄭氏曰介輔已行禮者也禮大禮饗餼也三牲備爲一牢  
 斯禮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鄭氏曰朝位謂大門外賓下  
 者也  
 始立大門內交頌三辭乃乘車而迎之  
 饗禮九獻食禮九舉  
 齊僕爲之節上公立當軾王立當軫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信當作身聲之誤也身圭射圭蒸皆  
 象以人形爲球  
 飾圭皆長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  
 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饗禮七獻  
 食禮七舉諸伯執躬圭鄭鐸曰信圭象人身之伸者躬圭象  
 命其車旗衣服之節並同故于圭文  
 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  
 璪飾之間少異信屈之制以辨尊卑



子執穀璧大宗伯子執穀璧男執蒲璧鄭注云穀所以養人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說文璧瑞玉環也歐陽氏曰子男同一位穀璧蒲璧同制異辭以致其辨蓋崇義曰璧  
肉兩邊各三寸共九寸雜記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其朝位賓主之間

五十步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

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大宗伯孤執皮帛鄭注曰帛東帛皮虎豹皮鄭鏐曰孔安國於昔之三帛

以爲簪元黃諸侯世子諸侯之卿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

大夫士皆如之禮窮則同也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義者以

朝聘之禮也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淮南子堯爲天子于是

有道里距案千里之內歲一見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

見者師太行人所云侯服也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服二

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服三歲一見二千里之

外二千五百里之內服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

之內服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服六歲一

見禮記義疏虞書粥成五服至于五千每服一面五百里合

兩面千里過五服方五千里又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約五

百里王制州方千里則縱廣方三千里周禮九服每服一面

二百五十里合兩面五百里過九服四千五百里合兩面

千里以合虞書夏衰四夷內侵故疆最狹止方三千里以合

王制周合斤大疆域中國地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

至方七千里以合周禮職方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

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秋官掌

方賓客之牢禮餼所以明一本無別義也然後天子冕而執

祿飲食之等數

鎮圭案周禮古尺有二寸纁藉尺有二寸考工記玉人鎮圭

鄭氏曰鎮圭也所以安四方蓋以四鎮之山爲瑑飾圭寸尺

有二寸昭案陳氏祥道曰鎮圭猶天府所謂玉鎮非四鎮山

之謂則與考工記注不同賈氏曰鎮圭王祭祀所執典瑞職

王摺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餘祭祀亦執之

摺大圭鄭衆口晉讀爲摺紳之摺謂揄于紳帶之間若帶乘

劍也玉人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綬首天子服之

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司常職曰日月為常放縱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此載大常則乘玉路樊纓日于東郊其所出之處也鄭注古文尚書曰春分朝日天官掌次朝日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帝重案穀梁傳王者朝日天子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儀禮覲禮曰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退而朝諸侯為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禮說文壇祭壇場也釋文壇築土也周重累者鄭氏曰司儀職曰為壇三成疏言邱上更有一邱相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馬端臨曰天子與諸侯相見于方岳之下築壇與觀禮壇制同其壇外為土墻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方九十六尺高四尺上為堂下為三等諸之三成成每等高一尺其堂上置司監之神謂之方明小戴記君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氏曰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異所以別親疎外內也賈氏曰先疏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鄭氏後親為次

本戴禮十二朝事

四

日諸侯之上介各以其君之旂置于宮內以表立位之處乃詔王升壇訖諸侯皆就其旂而立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此別本或脫此十字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鄭氏曰諸公中階之前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遷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賈疏言上及其將幣也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者皆以近王為上及其中等子

男子下等此別本脫此二句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敎氏曰王既揖于是諸侯皆升奠瑞玉公于上等延之曰升乃各升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周禮成拜于與玉之處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周禮貢各以其所有劉彝曰任肉袒八門而右以聽事也敎氏曰土作貢隨其國之所有為之于廟門之東亦變位入而復恐懼也袒右變于禮事也告聽事者告牘者以已于此聽事也事謂已右已事更端也告聽事者告牘者以已于此聽事也事謂已



所以得罪于明臣禮臣戰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尚書大傳祀上帝于郊者天體至清故祭必于郊取其潔清也通典郊以明天道也所從來尚矣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率而享祀于太廟后氏禘黃帝而郊嚳天子宗廟之制與之射與之大射所以教孝也修宗廟敬祀事所以教民追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之事與之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禮中者得與祭不數中者不得與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備而禮于祭大射儀于五禮屬嘉禮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備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一本無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德行為之益修天子之命為之益行然後使諸侯有交字一本此處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大行人職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鄭又殷相聘也賈氏曰死子立口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謂同方嶽者一往一來為交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

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小戴記所以習禮尊天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介紹而相見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陸佃曰言紹則繼傳命也蓋如是而後盡敬鄭氏曰質謂正自相當陳浩曰質正也于所尊者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

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說文疆也一曰竟也言疆土至此而竟也賈而廟受北面拜賜命公當稱再拜命祖之廟也又曰賜命也賈而廟受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孔穎達曰主君在東賓入廟門也初入門一揖當階北血又揖當碑又揖三揖乃賓至階也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升也如此者是賓讓主君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鄭氏曰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

下以陵言自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君親致饗既案既即古儀字性腥還圭饗食致贈郊送黃淳耀曰賓還館主君致贈而後未熟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雅也注事務也力勉強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歲文趣也从力致勉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鄭氏曰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人上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言七介五介三介者以寡故曰介所介下其君一等人此言七介五介三介者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其位相承繼也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境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賜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讓也致敬讓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

則不相侵陵也卿為上擯案接賓以禮曰賓賓導也相也手作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補別本脫此一句今據儀禮記

私覲致饗既選注上別本加一領字誤也今從永樂大典本義也孔氏曰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饗饗之禮于賓館賓將

之制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也鄭氏曰三年大聘所謂殷相問

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



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孔氏曰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敬比  
者行聘之時禮有錯則主君不親自饗食所以使卿大夫聘  
自相勸勵天子制此禮使諸侯相親是存養諸侯無兵革之  
患國家得正由以圭璋聘重禮也考工記玉人圭璋圭璋八寸孔  
其外親諸侯也圭璋以享圭璋以享圭璋以享圭璋以享圭璋以享  
長八寸圭璋以享圭璋以享圭璋以享圭璋以享圭璋以享圭璋以享  
義也鄭氏曰圭璋以享圭璋以享圭璋以享圭璋以享圭璋以享圭璋以享  
謂輕財者重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作讓矣主國待客出  
入三積夏官大司馬凡國事共三積以備三用一曰積穀二曰積財三曰積器  
舍謂于賓館也五牢之具陳于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  
倍禾皆陳于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餽牢壹食再饗宴與  
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孔氏曰五牢之具謂膳一牢在賓  
牢在賓館門內之西是皆陳于內也聘禮米三十車設于門  
東乘禽禾三十車設于門西陳于內也聘禮米三十車設于門  
則每日常致五雙也葉夢得曰陳牢天產陽物也故陳于內米  
禾芻薪地產陰物也故陳于外饗所以訓恭儉也故至于再  
燕與時賜以示慈惠也故無數秋官掌客羣行人宰史皆有  
牢又饗餼九牢又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  
厚者言盡之于禮也盡之于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  
侵禮故有所以制國用特牲者則用財于國新殺禮因荒殺  
之厚故不盡禮存其數將使富而奢者則用財于國新殺禮因荒殺  
者不盡禮存其數將使富而奢者則用財于國新殺禮因荒殺  
陵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  
大客之儀儀或說作義今從周禮秋官司寇大行人掌大賓  
諸侯大客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  
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春官大司馬  
朝覲宗會朝或朝或宗或覲或會或宗或覲或會或宗或覲或會  
分來或朝或宗或覲或會或宗或覲或會或宗或覲或會或宗  
王事遇也或宗或覲或會或宗或覲或會或宗或覲或會或宗  
或觀秋或宗或覲或會或宗或覲或會或宗或覲或會或宗  
時助祭也買公彥曰事山春始故國事秋時物成故比功夏

物盛大故陳謀冬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除邦國之慝問問以諭諸侯之  
志春官大司馬凡國事共三積以備三用一曰積穀二曰積財三曰積器  
合諸侯而命事焉春將有征討之事則同注時見言無常期諸侯  
如不巡狩則命六服之卿來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  
焉鄭氏曰天子巡狩則命六服之卿來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  
則六服之卿來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  
侯來見王周官大司馬凡國事共三積以備三用一曰積穀二曰積財三曰積器  
聘侯來見王周官大司馬凡國事共三積以備三用一曰積穀二曰積財三曰積器  
福案歸或作饋或作饋或作饋或作饋或作饋或作饋或作饋或作饋  
肉本天子所以親遠同姓之賀慶以贊諸侯之喜大宗伯以贊諸侯之喜  
姓之致餼以補諸侯之災鄭氏曰以贊諸侯之喜  
之所以撫諸侯者歲徧在鄭氏曰以贊諸侯之喜  
三歲徧眺五歲徧省鄭氏曰以贊諸侯之喜  
晉論言語鄭氏曰以贊諸侯之喜  
民言語不通則言不達言不達則志不通志不通則事不成事不成則國不立  
千言日象晉若今才知者也鄭氏曰以贊諸侯之喜  
論書名聽音聲鄭氏曰以贊諸侯之喜  
其替史皆敬于天子其象晉若今才知者也鄭氏曰以贊諸侯之喜  
尺也量豆區釜也象相合之形鄭氏曰以贊諸侯之喜  
衡也法入法也則八則也鄭氏曰以贊諸侯之喜  
同器數修法則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殷國鄭氏曰以贊諸侯之喜  
威福其民也禮記外傳天子之制度故有巡狩亦憂民之至也鄭氏曰以贊諸侯之喜  
朝于方嶽下日殷國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  
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賻補之病也鄭氏曰以贊諸侯之喜  
喪家補助其不足凶荒則令調委之鄭氏曰以贊諸侯之喜  
也案贈布帛日賻凶荒則令調委之鄭氏曰以贊諸侯之喜



國移民通財以賑師役則令稿檜之鄭氏曰師役者國有之即荒禮哀凶札也使隣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惠棟左傳補注外傳云以致置病者也師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餉之飲食高誘淮南子注以膏沐稿餉牛羊曰槁謹案禮記言藿非古字古文作藿或作藿張揖撰廣雅始從牛旁高洪氏隸續載漢碑有勞藿之語藿與稿同公羊注云牛酒曰藿故其字一从牛一从西漢穀皆然非古文也說文無藿字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稿檜之注云故書稿爲藿鄭司農云藿當爲藿謂藿師也先鄭不言字誤明古藿字本作藿或作藿與服子慎枯槁之說合張有復古編云藿餉也從金高別作藿非五經文字注勞師借藿字爲之案說文錫溫器也以錫爲藿勞字無據昭案說文無稿字然鄭司農云謂藿師也則藿勞字無據昭案說文無字漢時已有之矣說文偶遺脫耳有好事則令慶賀之日慶賀所以有禍災則令哀弔之鄭氏曰禍災水火王氏曰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王昭禹曰所作謂及其利害爲一書王氏曰條錄一書將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此自政治言順則因其悖逆暴亂作慝欲犯令者爲一書鄭氏曰其之逆則革之其悖逆暴亂作慝欲犯令者爲一書鄭氏曰其札喪凶荒厄貨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鄭氏曰其之將以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小行人疏此總陳小行人之嘉之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小行人疏此總陳小行人爲一事各各條錄別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李嘉會曰政者必所以是故諸侯附于德服于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周禮注諸侯之于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周禮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墮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滅之放殺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社之內外亂鳥獸行則之尙猶有不附于德不服于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于德服于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投壺之禮經典釋文壺器名以主人奉矢司射奉中鄭康成  
 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鄉射記疏大夫兕中士鹿中之  
 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罔以盛筭鄭不云兕  
 中畧之也鄉射記曰鹿中聚前足踞鑿其背容八筭舊圖云  
 士之中長尺二寸首高七寸背上四寸穿之容筭深尺二寸  
 陳祥道曰投壺禮輕于射故但用中之下而已方慤曰使  
 矢將以投實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使人  
 執壺司也夫人而爲之可也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  
 樂賓案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  
 爲謙辭賓曰子有旨酒嘉穀案儀禮作又重以樂應鑪曰用  
 其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以請賓曰賜某旨酒  
 嘉穀又重以樂敢固辭鄭氏曰固之言如故也主人曰枉矢  
 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鄭氏曰不  
 命見許也敢不敬從右請賓再拜受鄭氏曰拜主人般還曰避孔  
 達曰般還或可東西面相拜主人阼階上再拜送鄭氏曰主  
 時般還或可東西面相拜  
 大戴禮卷二十二 投壺  
 投矢兩楹之間也拜送賓般還曰避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  
 退反位鄭氏曰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間者言  
 賓席主席席皆南揖賓就筵右受司射進度壺反位設中射  
 壺設執八算請于賓曰奏投壺之令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  
 算勝飲不勝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釋文俗本或此句  
 五字五禮通考曰請賓曰以下大戴禮比小戴記多奏投壺  
 之令一句文義較備比投不設下大戴禮多一算字亦較明一  
 馬從二馬疏云定本無此一句但玩上下文義有馬既立慶  
 之爲備今本大戴禮豈後人又因疏言而去之耶馬既立慶  
 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右請賓主人鄭氏曰度壺度其所設之  
 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  
 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較筭而立以請賓俟投請猶  
 告也順投矢木先人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  
 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筭也謂之  
 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  
 馬散馬皆刻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鄭氏曰弦鼓瑟者狸首詩  
 馬象而檉馬命弦者曰請奏狸首篇名今逸射義所云曾孫



侯氏是也方想曰以弦歌雅節故命弦者素之能明來曰理  
首之詩古人以爲射節在騶虞之下采蘋采芣之聖人想見孔  
子刪詩之時其詩已逸不然則此詩必見於大戴禮也  
章必有序第二第三章以逸不逸詩小戴射義所記大戴禮  
所記必有序第二第三章以逸不逸詩小戴射義所記大戴禮  
樂節中禮家小戴得一也投壺者當太師曰諾又命工奏樂  
聽之以爲志取投壺也投壺者當太師曰諾又命工奏樂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矢具請更投者司  
者退各反其位已投投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于右  
主黨于左釋算卒投司射執餘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  
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有勝則司射以奇算告曰某黨賢  
于某黨賢若干純方氏曰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左右鈞  
于某黨賢若干純方氏曰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左右鈞  
右黨如數射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  
異之有餘則橫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  
實于左手一純以橫諸純下一算爲奇奇則縮而委之每委  
實于左手一純以橫諸純下一算爲奇奇則縮而委之每委  
賓黨勝與以勝爲賢術技藝也鈞有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  
二算以告孔穎達曰此明投壺算數之儀司射于壺西東面  
執算請也純全也二算合爲一全一純則射于壺西東面  
不滿純者奇隻也遂以奇算告者奇隻也勝者左右鈞之  
算或左或右不定故稱其賢者爲勝也勝者左右鈞之  
一算若以告則射東面則西面則東面則西面則東面則西  
每有十雙更則射東面則西面則東面則西面則東面則西  
雙九雙以下則射西面則東面則西面則東面則西面則東  
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面則東面則西面則東面則西面  
則總敘地之算實于左手西面則東面則西面則東面則西  
滿于禮經則改爲一委其左所縱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  
備于禮經則改爲一委其左所縱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  
就讀爲全蓋因儀禮鄉射經某名如投壺二算爲純純則  
也一算爲全蓋因儀禮鄉射經某名如投壺二算爲純純則  
多舉手曰命此酌酒者請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酌者曰  
諾已酌皆請舉酒當飲者皆跪奉觚儀禮注古文賦皆爲  
禮經解詩說云三升曰解大射儀云侍射者降說文曰解  
云角解以兕角爲之鄭氏駁五經異義曰解者降說文曰  
問師讀所也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謂于賓與主人以行正  
案解者勝黨之弟子升酌奠于壺上勝者坐取乃退而跪  
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爲尊敬也周禮曰以灌賓

各與其側于西階上如飲射爵馬盥曰盥而不飲曰不  
賜灌受之以禮而不怨曉曰敬養獻之以禮而不怨  
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各直其算立一馬從二馬以  
慶慶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七經攷古本請賓主人皆曰  
諾右慶禮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注若勝者得二馬者  
一馬則司射取正投壺儀節行禮禮注若勝者得二馬者  
益勝者告曰一馬從二馬正爵既行請徹馬飲不勝者畢  
射又請爲勝者立馬當其所得三勝其時也三立馬者  
亦三而止也三勝者立馬當其所得三勝其時也三立馬者  
慶禮微馬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者偶微馬不使弟子無  
周則復始既算五禮通考曰案終復始之微馬無算乃行  
二字當在前舉手曰一算字算多少視其坐從惠棟曰此  
或云既當作記衍一算字算多少視其坐從惠棟曰此  
視其坐從惠棟曰此算字算多少視其坐從惠棟曰此  
周則復始既算五禮通考曰案終復始之微馬無算乃行  
素孔疏謂尋常注云四指爲扶何休曰側手爲庸案指爲  
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  
皆去壺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五扶庭下九扶上則七  
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庭中則去席九尺也庭中則去席  
于室中則去席九尺也庭中則去席九尺也庭中則去席  
指日扶廣四寸其長短算長尺二寸右記壺天算鄭氏曰  
之度各隨其地之廣狹算長尺二寸右記壺天算鄭氏曰  
也堂下司正司射庭長長司正也及冠士立者皆屬賓樂  
人及童子使者皆屬主黨人來觀投壺成孔氏曰冠士  
故令屬賓樂者童子則屬主黨人來觀投壺成孔氏曰冠  
樂人國子能爲樂者童子則屬主黨人來觀投壺成孔氏  
樂事皆與射同節壺中置小豆鄭氏曰取爲其矢躍而出  
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鄭氏曰矢以柘  
說失大七分或以棘取大七分曾孫侯氏荀爽禮傳天子  
其無節釋文曰木名大七分曾孫侯氏荀爽禮傳天子  
稱會今日泰泰當射戴氏校本云此下諸家本行于一張  
剛之舉案此十一字疑是注文并無射字又案射義曰  
射四字恐係錯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御  
簡否則衍文也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御  
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軌旌旆載干侯既



朱武禮部十一  
投壺

主

大戴禮卷十二 投壺

大戴禮卷十二終



大戴禮注補卷十三

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嘉定汪昭學

周尙書右僕射盧辯注

公冠第七十九

公冠賜政和五禮新儀引五經要義曰冠嘉禮也冠者首服既  
 加而後入道備故君子自爲主無客禮故莫敢爲主焉迎  
 賓揖升自阼原注入堂深與于士賓案公冠以卿爲賓見家  
 階也古時殿前兩階無中閭道故以阼階爲天立于席立于  
 席之位鄭氏曰主位謂之阼勤勞也故氏曰醴亦謂以醴飲  
 北既醴鄭氏曰醴賓賓道曰冠必用醴醴者太古之物所以示  
 質降自阼原注孔氏穎達曰阼是主人接賓處其餘自爲主  
 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原注不敢終于正原注補其餘皆與公  
 同也原注謂迎賓公玄端與皮弁皆鞞原注玄端綱布冠及  
 始冠綱布之冠自諸侯下達冠而弊之可二服皆鞞也古者  
 田狩而食其肉衣其皮先以兩皮如鞞以蔽其前後及後世  
 聖人易之以布帛猶存其蔽前示不忘古尊祭服異其名曰  
 甫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  
 寸案別本無革帶二字鄭補說文古文弁形象合手白虎通  
 以持髮者何謂也古先賢服鹿皮取其文章也弁之爲言弁  
 以虎皮淺毛黃白色者爲之高尺二寸說文鞞冠弁圓皮弁  
 前玉藻注釋之朝服素鞞朝服釋從裳色皆素也鄭補賈氏  
 言蔽也象裳色朝服素鞞朝服釋從裳色皆素也鄭補賈氏  
 公彥曰朝服十五升布公冠四加玄冕原注四當爲三玄當  
 也師古曰釋亦謂之幘公冠四加玄冕原注四當爲三玄當  
 舊本俱作注文竊疑校書者考注亦未可定也鄭補家語孔  
 子曰公四加玄冕王肅注天子五加衮冕賈氏曰大戴禮公  
 冠四加綱布冠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衮冕  
 又家語冠領王太子冠擬公則天子之元子亦四加若諸侯  
 之子不得四加與士同三加可知楊氏復曰諸侯始加綱布  
 冠纁綬其服玄端再加皮弁三加玄冕天子始加元冠朱組  
 纁再加皮弁三加衮冕孔氏曰左傳云公冠用褱享之禮行  
 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而有元冕故大戴禮公冠四加  
 也諸侯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衮冕也王制疏凡冕之制皆  
 元上綱下漢禮器制度云冕長尺六寸案始加綱布冠次加  
 皮弁次衮之以三獻之禮原注禮賓以一獻之禮也士于無介而贊冠者  
 加爵弁贊之以三獻之禮賓以一獻之禮也士于無介而贊冠者

通為敬賓者君禮於臣本無介也昭補儀禮黃元者為介鄭康成曰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

介無樂原注亦贊時也冠者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親也然則冠禮不舉樂同也春秋左氏傳曰以金石之樂皆節之謂冠之時為節也昭案別本娶婦下無之家二字皆

玄端原注君臣同服昭補釋名元端其袖下正直端方與要服之其醕幣朱錦采四馬

馬二者字形相誤其慶也同賓亦如是太子擬焉也案太子洛近恐必有一誤據下節注訂正又案其慶也同太子與庶子其

以上記公冠禮天子侯自主之言天子之冠擬焉非也家冠皆自為主語曰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非也

同其饗賔也皆同原注士冠禮記曰天子之冠擬焉非也

成王冠周書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為冠

文公出居于東二年秋大雷電以風王迎周文公于郊八年春正月王初莅政親政譙周五經然否論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

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詞告是除喪冠

**大戴禮卷十三 公冠**

也開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膝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

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膝之書成王年十

四是長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

國君十五矣賈氏曰襄九年左氏傳晉侯問公年曰十二年矣

而冠也何書金膝王與大夫盡弁時周公使祝之六雍祝州

成王年十五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

反王原注雅太祝當左與曰達而勿多也原注辨多則祝雍

日使王近于民原注視民如子昭補遠于年說苑作遷于伎

番于時王氏曰番愛也惠于財原注及親賢使能案成王冠

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原注離明也昭案博物記離作摘呂

姓以承皇天嘉祿字下有之字欽順仲春之吉日原注古者

昭案春別本作夏今從注文訂正博物記作飲奉仲春之吉

辰儀禮土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楚詞曰歷吉

日鄭氏曰導並大道邠或昭案博物記作普導大道邠域

吉善也

**秉集萬福之休靈**

案一作康阜萬國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



始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化于陰陽象形而發謂之  
各隨所分而形于一各成其性也  
生原注象微昧易曰男化窮數盡謂之死原注化窮者身故  
命者性之終也原注命初分于道則是生之始也分道則修  
語作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及有始其八字意義遂不如家語之明  
曉則必有終矣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釋名曰默也不能  
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原注酌精也轉視貌  
別本訛作助茲從玉海所引說苑作三月達眼而後能見王  
氏曰徹助轉轉也廣韻助亭年切音田目貌集韻眉貧切音  
珉視貌然後能有見八月生齒然後食期而生臙然後能行  
三年臙合然後能言原注三月萬物一成暮年天道一備三  
年原注合而後能言十有六情通案家語然後能化陰窮反  
陽陽窮反陰原注夏至陰消陽長是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故  
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齒案說各本作毀齒二字茲據文  
斷骨也齒毀齒也博雅毀齒謂之齠後漢閭后一陰一陽然  
紀注引大戴禮曰男八歲而齒女七歲而齒  
後成道原注一陰一陽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原注  
行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齠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原注化道  
陰化亦天地之道也昭補韓詩外傳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  
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  
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徹  
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暮年觸就而後能行三  
年臙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  
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  
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齠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  
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  
化是以年壽亟合于三也小節也原注男女中古男三十而  
天而性不長也合于三也小節也原注男女中古男三十而  
娶女二十而嫁合于五也中節也原注合于五十昭補白虎  
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  
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高誘注淮南子三十而立子已女從子  
數右行二十年亦立于已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子  
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故人十



月而生子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子數從申起太古男五十  
而室女三十而嫁禮周曰太昊制嫁娶鄭氏昏 備于三五合  
于八也原注備三十五合于八十也 不言大節省文案周禮  
而冠三十而有室十五笄二十而嫁尚書大傳曰男三十而  
嫁女二十而嫁書曰有鵲在下曰虞舜喪服為夫之姑姊妹  
之長殤然則古者皆以二十三十為昏姻之年十六十四為  
嫁娶之期今有三十五十則非也故譙周云師言此說似漢  
初學者八者維綱也 案綱各本多作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  
所續焉合陰陽之數也 原注八為方維八卦之數也天地以之禮義  
者恩之主也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  
也原注君臣冠昏朝聘五也喪祭禮經三百 原注禮經威儀  
也七也鄉飲賓主八也軍旅九也 原注禮經威儀  
三千原注曲禮也 機其文之變也原注儀禮三百 原注禮經威儀  
也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 原注象五行謂內外  
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孔氏穎達曰恩屬于仁理屬于義 恩  
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鄭氏康成曰服莫重于斬衰  
立以恩制者也案各本脫也 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  
斷恩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  
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原注貴貴謂為大夫君 三日  
而食原注食 三月而沐原注將 葬而練毀不滅性呂氏大臨  
祥既小祥然後練冠練衣不以死傷生也 案別本喪不過三  
蓋毀不可以久久則滅性不 墳墓不坏兩雅山再成  
年苴衰不補原注異于吉無飾也 塋墓不坏日坏正韻曰  
以土封同于邱陵 案別本以此除之日鼓素琴原注漸有終  
鄭氏曰鼓素琴始存樂示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資于事父  
也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  
父在為母齊衰案別本父上 見無二尊原注父母父在為  
母齊衰其致一于百官備百制 一作具不言而事行者扶  
父雖母不得而抗也

而起原注謂天子諸侯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原注謂士大夫身自執事而  
後事行者面垢而已原注謂庶人路案垢凡此以權制者也  
孔氏曰不言而事行者謂王侯也喪具觸事委任百官不假  
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又須  
人扶乃起也言而後事行者謂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已  
言而後喪事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身自執  
事者謂庶人也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  
不得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于父母貴賤情同而病  
不得一故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鄭氏曰不怠哭不絕聲  
為權制也  
也基悲號三年憂恩之殺也原注東夷二連其解衣而居者  
也  
也昭案一聖人因殺以制節也原注謂卒哭祥禫之變期補  
父恒哭三年憂謂不復朝夕哭但憂戚而已思之殺者自初  
以降是恩漸減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者言聖人因其孝子  
情有滅殺男者任也子者孳也白虎通男任也任功業男子  
制為限節男者任也子者孳也白虎通男任也任功業男子  
者言任天地之道而長萬物之義也故謂之丈夫丈夫者長也  
夫者挾也說文男言長萬物也知可為者知不可為者知可  
言者知不可言者知可行者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倫而明其  
別謂之知所以正夫德也案也各本作女者如也子者孳也  
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故謂之婦人婦人  
伏于人也禮屈伏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喪服傳  
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在  
家子郊特牲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在家  
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原注從不出閨門  
其教令  
案家語作教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原注易曰無攸遂在中  
令不出閨門  
食是也故女日及乎閨門之內原注專其志且遠嫌昭案日  
及各本作及日茲依方氏本  
不百里而犇喪原注言及日故經成見星昭補雜記曰婦人  
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吊鄭氏曰踰封越境  
也案注文不百里事無獨為行無獨成之道易文言地道也  
妻道也臣道也  
當是不見星之訛事無獨為行無獨成之道易文言地道也  
妻道也臣道也  
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穀梁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宵行  
傳曰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原注  
以燭案各本作宵夜宮事必量六畜蕃于宮中謂之信也原注







成數故十月生也牛馬雞十二月象三年亦在生數論與淮  
南所載主日主辰穿望之說似參勝之予又以爲鹿乃六月  
而虎七月者抑豈生數也耶道理難窮雖鳥魚皆主于陰而  
屬于陽原注生于陽者謂飛者謂卵生也故鳥魚皆卵生南  
于水鳥飛于雲原注選此四句作也語案文故冬一作燕雀入于  
海化而爲蚘其形性以同生于陰而屬于陽故有萬物之性各  
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原注淮南  
食三日而終也蠶補春秋考與蟬蟬而後死于三三二二日故  
不飲陽立于一而三春故蟬三變而後死于三三二二日故  
二十一日而終也通謂之蟬蟬而後死于三三二二日故  
方士語也通謂之蟬蟬而後死于三三二二日故  
身狹而長有角黃介鱗夏食冬蟄原注熊羆魚鼈之屬皆  
黑色朝生暮死介鱗夏食冬蟄原注熊羆魚鼈之屬皆  
吞者食瓜無蒂人說之朱胡曰胡氏曰介甲蟲也屬  
有異類者詩外傳曰胡氏曰胡氏曰介甲蟲也屬  
卵補空也案空與孔同故說文作空一切經音義作孔說  
文凡物無乳者卵生鳥卵中黃爲陰外白爲陽理應相待也  
卵物志龜黿諸類皆卵生而影伏文選注輸日在腹曰胎  
子也咀嚙者含味也慈呂切文咀九竅而胎生原注人及獸  
十有一種囊行卵生也慈呂切文咀九竅而胎生原注人及獸  
虛淮南子歧行嚙息莫貴于人孔竅之數九一有所居則八  
重人亦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原注董仲舒曰受于  
董仲舒曰與之齒者無其角則有上齒者無其角則有上齒者  
無上齒則有角其齒無角者則有上齒者無其角則有上齒者  
釋名戴角者生于角無角者則有上齒者無其角則有上齒者  
無名戴角者生于角無角者則有上齒者無其角則有上齒者  
無前齒者齒盛于後不用前也無角者膏原注膏者脂也  
液說文戴角者生于角無角者則有上齒者無其角則有上齒者  
而無後齒原注王曰盛于後不用前也無角者膏原注膏者脂也  
者類母陰窮反陽陽窮反陰陰窮反陽陽窮反陰陰窮反陽  
母下有至陰生也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  
至陽生也二句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  
積刑陰陽爲德陰陽爲刑積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

爲牛蜚蛤蜊珠與月盛虛原注月者太陰之精故蜚蛤之屬  
蜚蛤實月時則蜚蛤虛虛則蜚蛤實實則蜚蛤虛虛則蜚蛤  
于滿月而蜚蛤實實則蜚蛤虛虛則蜚蛤實實則蜚蛤虛  
屬滿月而蜚蛤實實則蜚蛤虛虛則蜚蛤實實則蜚蛤虛  
土之人大原注案別本者象地堅實土之入剛土之入肥  
細原注沙土養息土之入美耗土之入醜原注田土謂疏沃  
之地乃有美惡故生人有好醜也周禮大司徒職曰山林之  
民毛而方川澤之民豐而黑庫而沙大沙土人細息土人醜  
而土人剛弱土人肥壤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醜原注田土  
王人剛弱土人肥壤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醜原注田土  
耗土金瘡者細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原注案能當讀爲耐  
走而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原注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  
皆自然也食木者多力而拂原注血氣不流而屬于地多力而  
之性也食草者善走而愚原注補釋名疾趨曰走食桑者有絲  
而蛾生蛾雅釋蟲蛾疏此即蠶也補釋名疾趨曰走食桑者  
而蛾生蛾雅釋蟲蛾疏此即蠶也補釋名疾趨曰走食桑者  
敢而悍原注案虎狼各本說作悍屬食穀者智慧而巧食氣者神明  
而壽原注王喬赤松之類也西極亦有食穀者智慧而巧食氣者神明  
仲子道者則神而常存也昭補淮南子食水者善游能寒食  
有絲而蛾食肉者勇而力而食穀者神而明故曰有羽之蟲三  
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原注鳳凰者百鳥之王也孔子曰鳳  
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原注鳳凰者百鳥之王也孔子曰鳳  
鳳凰者百鳥之王也孔子曰鳳凰者百鳥之王也孔子曰鳳  
安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原注麒麟者四靈之一  
麒麟者四靈之一也郭氏曰麒麟者四靈之一也郭氏曰  
麒麟者四靈之一也郭氏曰麒麟者四靈之一也郭氏曰  
爲之長原注春秋運斗樞星經散爲龜蛇雅一曰神龜二曰靈  
氏瑞應圖曰龜者神異之介也薛氏曰龜者神異之介也  
者神異之介也薛氏曰龜者神異之介也薛氏曰龜者神異之  
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原注元命苞龍之爲言龍也陰陽  
龍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原注元命苞龍之爲言龍也陰陽  
龍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原注元命苞龍之爲言龍也陰陽



盧氏文昭曰大戴者孔門之遺言周元公之舊典多散見於是書自宋元以來諸本日益訛舛馴至不可讀余嘗謂此書之極精粹者曾子數篇而已而立事一篇尤學者所當日三復也博學而辱守之余素服膺斯言自爲棘人每誦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數語輒不禁淚之盈皆也孔子三朝記其文不能闕深疑出漢後人所傳會學者當分別觀之惠氏棟曰此書始於三十九終於八十一宋韓元吉謂缺者四篇重出者一篇今案明堂篇第六十七實卽在盛德篇中今不別出則以下次第皆當遞遷實無重出

又曰此書有注者止二十四篇其餘十五篇無注但間有校

大戴禮附錄

正字句異同之處相其文義實出於近代人所爲不類本注又曰此書俗本字多訛誤今訪求宋元舊刻校正其間與周禮周書小戴荀卿諸書之文小小異同及字句或多或少之處皆一依此書原本不敢以他書之文私相竄易然如利省之不啻自當從史記作利爵之不啻以爵與省形近而訛且有儀禮可考也

又曰書中有古通用字如猶之爲由而之爲如偏之爲辨免之爲勉潔之爲絜效之爲敬通之爲爾吝之爲鄰倒之爲到倅之爲詳餽之爲既慧之爲慧又爲惠忒之爲忒又爲貸今皆一仍其舊又有雖俗字而其來已久經籍中相承用之如景之別作影弟之別作第又別作悌之類亦皆不改他若蕞乃叢字而訛爲聚互乃氏字而訛爲玄羌乃差字而訛爲

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王氏曰疏禽獸萬物之數也

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

生惡殺鳳凰集其樹陸氏贊曰卵胎好剗胎殺天則麒麟不

來焉

曰刺胎殺天則麒麟不來焉

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

夫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

則龜龍不往淮南子獸胎不鳴鳥卵不啜春秋繁露恩及羽

焚林則麒麟不至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

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

魚鱉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

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天此謂正德動不以道靜不

以理則自本自天而天不壽也又天不盡大年謂之大形不申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羌音義全別不復沿襲以滋後學之惑

戴氏震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云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書傳本卷數與隋志合而亡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殆因所亡篇數傳合為是言與其存者哀公問及投壺小戴記亦列此二篇則不在刪之數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饗廟篇見於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凡大小戴兩見者文字多異隋志已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則隋志不足據也所亡篇目不存或兩見實多耳然因隋志而知隋唐間所存已屬三十九篇史繩祖謂大戴記雜取家語

大戴禮附錄

之書其說不然家語王肅所私定竊取其書為之史氏誤連讀公冠篇孝昭冠辭為成王冠辭而云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有此家語止稱王當以為正此史氏不審章句謬加幾評也王肅襲取為冠頌已章句不辨家語襲大戴非大戴取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

又曰太傅禮見存三十有九篇不題作注人姓名朱子引明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法龜文以注為康成作也惟王伯厚指為盧景宣辯之注是書自漢迄今注獨此一家而脫誤特多余嘗訪求各本得舊本五參互校正今春正月盧編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本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闕句無從攷得姑俟異日鄭康成注樂記引武王踐阼孔冲遠以師尚父亦端冕及

西折而南皆為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則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冲遠所見同殆俗儒未省照徒據康成稱引竄改也公冠篇太子擬焉各本譌作天子吳幼清儀禮逸經亦然幸盧注可考其公冠之譌為公符王伯厚困學紀聞已莫是正許叔重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盛德記語在今明堂篇中魏書李謐傳隋書牛閏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蓋隋唐以前故書無所謂明堂篇者今日錄兩七十四晁公武亦云然陳振孫云兩七十二熊朋來吳幼清皆云兩七十三此盛德第六十六後篇題改竄之証朱子稱引明堂不稱盛德自唐宋間已分合竄易非復前人之舊舉若斯矣書十有三卷凡五卷無注卷之四卷之五立事至

大戴禮附錄

天圓十篇篇題並冠以曾子即漢藝文志之曾子書尚存于是卷之九千乘四代虞戴德詒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間王伯厚以為即漢志孔子三朝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帙淆亂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為景宣注甚明矣

戴氏震與盧侍講召弓書大戴禮記刻後印校俗字太多恐傷壞版姑正其甚者不能盡還雅也所有誤字雖未覈出如保傳注謂俎豆傳列及食之等謂譌作男食譌作嗜環旋也旋譌作短曾子本孝注處安易之道之譌作也曾子天圓注山川言牲互文牲因正文譌作牲互文譌作立之子張問入官注纁纁之設纁譌作須盛德注禮察曰譌作祭禮曰諸侯遷廟注未即吉吉譌作告孫鄭等改鞠衣鞠譌作禕又云一



命展衣者云譌作下少間注汙窪也窪譌作深朝事致饗饌  
既饗錯見凡此類卽就印本改正又保傳有司參夙興端冕  
注參職謂三月朝也下案云注職字疑衍是疑參與三月嫌  
文或別有意也然古人立文絕無有如此者在內則爲三月  
之未擇日以子見於父此見之南郊亦三月時事正文當作  
有司齋夙端冕注文當作齋夙謂三月朝也明嘉靖癸巳袁  
氏依宋本重刊之大戴禮記齊皆作叁後人不識古字遂譌  
作參而夙字不可通於下加興字魏書李彪傳引此作有司  
齊肅端冕無興字其竄誤無疑注乃并夙字譌作職字形轉  
寫之謬前改正者皆是也凡例末一條云又有雖俗字而其  
來已久魏晉六朝皆用之如準之作淮殺之作煞陳之作陣  
景之作影亦皆不改震之愚竊以爲景與影今異字異形古

大戴禮附錄

四

通用景萬洪始加三作影義有可通無妨後人葦益准字雖  
魏書有云欲知其名淮水不足非避寇萊公諱呂忱字林用  
准見佩觿沈約然許叔重之書變亂常行猥曰馬頭人爲長  
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苛之字止句也皆不合孔氏古文  
謬於史猶怪舊藪而善野言則魏書之稱淮水不足設許氏  
見之必且譏爲野言者也苟害六書之義雖漢人亦在所當  
改何況魏晉六朝此書中仍有未盡俗繆者準淮殺煞陳陣  
參差互見宜使之盡一以免學者滋惑震愚昧徑行改易其  
存疑未敢改者夏小正初歲祭未始用暢也其曰初歲云者  
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始用暢也細繹文義正月所  
繫之事他處不言初歲至此獨言初歲故解之曰暢乃終一  
歲所用之於祭而用之自是始惟其爲終一歲之所用故曰

初歲以見終歲皆用之譌作其曰初云爾已不可通又移就  
下言是月句失其倫次緹縞下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爾  
雅疏連引此文本繫此處無疑朱子移置篇題之下以是爲  
解小正二字究無所發明古人必不用此贅文以解篇題合  
綜前後何以謂之凡兩見以四字爲句前雉震响條正月必  
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中間用何以謂之設問申之曰雷  
則雉震响相識以雷此云小正以著名也乃申上緹縞先見者  
也又與後文有見梯而後始收是小正之序也小正之序時  
也皆若是也可參觀名者命之也小正以著名者謂小正立  
言之體以緹縞著而先見故不曰緹縞而名其物候曰緹縞著  
卽動而後著之著謹陳鄙見惟有道正之  
又與盧召弓書云前大戴禮記一書今正復檢一過又得若

大戴禮附錄

五

干事後因窮處多繁雅未及訂定茲畧舉大致以乞教正王  
言篇則正亦不勞矣正當作政百步而堵堵疑晦之譌千步  
而井不可通千步疑方里之譌昔者明王以盡知天下良士  
之名篇內主字並王字之譌惟此一處各本仍作王當據之  
以表徵哀公問于孔子篇然後言其喪葬別本多作喪算義  
長禮察篇倍死忘生之禮禮當作徒字形之譌夏小正篇震  
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徐堅初學記兩引此文皆作响  
者鳴也震者鼓其翼殆後人因雉震响之言而改之以就先  
震後响與初歲祭未止此四字屬夏小正文自始用暢也  
以下皆爲解說不必重初歲祭未始用暢也字似文義更明  
歲再見爾爾上當有云字脫在蓋記時也下而不食於母也  
當從別本於作其者葦菜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此文菜



作采與上大舍采也字正一例推之不必取之各本無句未  
之字取必推而不言取取必當作故言字形譌舛突穴取與  
之室何也各本皆然突當作突王逸注楚之突厦云突復屋  
也洪興祖補注云突深也隱暗處蓋突厦猶言深厦此突穴  
指燕所爲巢深隱也下云謂之室何也是書謂字或譌作與  
或譌作爲不勝舉舉因與字又誤衍取字故言摯云各本無  
言字通解載此文止作摯云於古人文體尤合之離而生之  
當作以字形之譌穴也者言摯也各本無穴也者三字於時  
月也萬物不通八字應屬小正文若說小正者則是字直  
用是不用時篇內可攷義亦非解裔人不從保傳篇固舉之  
禮魏書李彪傳引此文作因舉以禮及下齊肅端冕可証參  
夙與之譌尙書及周禮說而文與此同通解載此注而作古

大戴禮附錄

六

當是尙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轉寫致譌又衍文字許叔重  
五經異義稱古今尙書說古尙書說是其証言人性本雖無  
善通解載此注作本或有所不能似朱子所改使諫擊之以  
自聞也通解載此注諫下有者字大夫諫足以義使于瞽瞍  
足當作之使當作後別本嬰作史此以解正諫在瞽史樂工  
後也殷周之前以長久者前當作所字形之不强猶強也當  
作猶勸也周禮司諫注有此訓暑而渴宋元本渴並作喝通  
解載此文作喝注之云喝傷暑也渴喝皆字形之譌宴室郊  
室次於宴寢也通解載此注作夾室次宴寢也今是書夾並  
作郊內則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宴寢也亦一旁證以七月  
就宴室當從通解作比七月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當  
作太師注同衝在中牙在傍通解載此注作璜在傍衝牙在

中亦似朱子所改此載注衝牙二字璜屬上注矣又玉藻疏  
皇氏說亦分衝牙爲二與此注同納于衝璜之間通解之間  
上有衝牙二字坐不邊蹕蹕上脫立不二字誦詩上脫夜則  
令醫四字形容端正上脫生子二字任子之時任卽妊上云  
孕子之禮孕亦當作任敬白虎通敬當作故欲左欲右當重  
左右字以其前爲慎於人也前亦當作所慎當作順而置屍  
於北堂篇末而猶汝矣之注當在此鄒衍樂毅以齊至當作  
自齊魏至韓詩外傳下衍二十二字以魏齊至之亦脫誤攷  
外傳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是書  
注例閔王名地當注云齊王地也脫地字曾子立事篇朝忿  
忘身辭不足當是一朝之忿忘其身脫誤思唯可復當作無  
不可復不唱流言唱當作倡謂時事須殺也殺當作繁字形

大戴禮附錄

七

之譌忿怒而爲惡爲當作無注內兩說前說謂忿怒妄動不  
必心以爲惡而怒後說謂人本無惡而妄怒據後說爲字舛  
謬明矣義則前說尤善自執而輕於善輕當作証字形之譌  
本孝篇痺當作痺謂三者之孝三當作王制言上曰反之也  
曰當作會字形脫誤制言中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此十  
字亦注文故不注某詩之幾章正文語勢亦顯然不可引詩  
橫隔以役其身役當作歿前立事篇可據證疾病篇如長日  
加益而不自知也長竹丈切謂己身之長故曰不自知注云  
如日之長袁氏本無日字空此一格當作如身之長天圓篇  
施施也當作賦也周禮內宰注云施猶賦也是其義溫暖如  
陽陽當作湯此注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語武王踐阼篇於百  
姓朱文端本作十百世益十譌作于轉而爲於妄改者不知



此解其量十世百世也雖夜解怠怠當作息解謂釋帶也履履之銘當作履履履不名履履之言踐也論慎履履當作履勞與富勞當作福福富同音正文作富注兼取福義故曰音義兩施互取焉衛將軍文子篇言下國信蒙其富富當作福云先生者猶難之一本作云先生猶有難之言偃魯人也魯字疑吳之謫言未至者未及也當作言未至未及者晉侯也當作晉侯彪也祁奚祁午也當作祁午之父也羊舌肸羊舌職之父當作羊舌大夫羊舌肸也羊舌職之子五帝德篇黃帝黼黻衣帝字衍知民之急袁氏本急作急義當作隱帝繫篇及象產傲禮記疏引此文作及產象敖字之衍久矣史記卷章此謫爲老童王逸注楚辭作老僮什祖各本什多作付與史記作附沮合史記穴熊疵越章王此謫穴爲內疵爲

大戴禮附錄

人

庇越爲戚韋昭注國語不知楚之別封有越而誤謂勾踐羊姓失之也鄭語曰芊姓夔越王符潛夫論亦曰或封於夔或封於越皆楚之越章耳楚自鬻融九世至熊渠此於內熊下有九世至於渠婁繇出自九字蓋當云其裔孫鬻融自鬻融九世至於熊渠下乃接熊渠有子三人然無善本可以訂正昆吾者衛氏也已下六氏字不可通皆當從世本作是聲之謫也次妃陳隆氏別本作陳鋒與史記合勸學篇殆教亡身亡字當從荀子作忌痺下當作庫下必出量當作以注量子張問入官篇恒言無害也恒當作猶詳爲陋矣詳即伴陋當作漏聲之謫別本矣作失漏失遺忘也郭象曰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也莊子天道篇注文此謫親爲日又脫臣字今云惑視聽今云當作令不盛德篇君臣之義失別本

大戴禮注補 附錄

義作位與禮記本文合以慎天法慎當作順正朝之位朝下脫儀字千乘篇執事政也政當作正故年穀不成不當作順不知者誤讀下文妄改爲不文王官人篇以觀其不寧當從逸周書作不荒如臨人以色如當從逸周書作好其貌固嘔篇內嘔字並嘔之謫執之以物而邀驚央之以卒而度料以逸周書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互相訂執即設之謫邀數義同爲速速央宜連文驚之脫誤爲敬之不學而性辯逸周書作不文當作不素始如詎誣者也逸周書作始誣者也始即如之謫此文與注並衍一始字因謫致衍如保傳篇學禮曰一段而謫作如如又謫作始各本遂作而始凡順之爲慎而之爲如謂之爲與爲爲政與正之錯互類皆方音潤同致舛不得云古字通以數語中二字錯施彼此交易正

大戴禮附錄

九

可決古人用字不宜如是滋惑雖改正之可也察其隱隱當作陰袁氏本作應陰與應聲之謫不知者遂改應爲應人有其隱其情有字行推前惡忠府據注惡疑情之謫謂有詢義之義當作議自順而不讓據注順疑執字謫耳及其所不知正也正字疑衍爲先偏習之當作謂先偏習之書內爲當作謂者不具列有道而自順有當從逸周書作假以見佚氣自然佚當作俠驕厲以爲勇當從逸周書作矯厲注同內恐而外倖當從逸周書作外倖敬再其說敬再當從逸周書作倖稱陰陰竊謂求諸人也次陰字別本作陽以正文訂之當作陰行謂竊求諸人也逸周書日有守者也此脫誤爲日守也諸侯遷廟篇於練焉壤下脫一廟字納新神上脫一將字房西房也西字別本或作日或作由據禮訂之當作東房諸侯



繫廟篇拭脫悅當作悅用兵篇云蚩尤古之諸侯或妄耳當作或云或字脫誤在諸侯下羸暴於天下羸當作羸雖諸夏能相養當作離散莫能相養因字形譌舛耳與斗應相施應疑杓字之譌深當作陬或深聲誤爲鄒也周禮太師職曰師當作史頒告朔于邦國也脫告字別本多脫朔字周書下脫曰字似仍脫力爭則力正一語此逸周書度訓篇文此周所次四海伏當作服下同此朝明堂時來者數國也當作國數少閒篇同名同食曰同等別本食作位義長緣近小治治當作始又不能備問也問當作聞其人迅走若鹿逸周書曰發八鹿鹿者若鹿迅走謂北發之人貢似鹿獸耳渠搜貢虛犬虛字誤逸周書曰渠搜以飽犬飽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虛或當作露如繁者者當作諸言職其並與職當作識如以

大戴禮附錄

十

觀問也當作而以聞觀也別本或譌作閒觀穀亦如之穀作民大及小人畜穀小字衍通藝未虧不可通藝當作藝朝事篇諸臣之五等之命命上脫之字衍十八字及大客之義義當作儀以成邦國之貳當從周禮作以除邦國之隱致會當作致禮投壺篇以其算告當從袁氏本作奇算公冠篇其徑五寸經常作頸肩博二寸肩下脫革帶二字諸侯之服服上脫朝字娶婦下通解載此注有之家二字併下一舉樂可也袁氏本亦作可本命篇人資始焉袁氏本作人莫適焉資始二字似後人所改八者維剛也剛當作綱以治之也治上脫一字故經成見星袁氏本經作經易本命篇易說卦曰卦字衍此引乾鑿度語氣之始下脫也字所以苟者多當作以所包者多故舉禽獸之名禽下仍脫一禽字言亦有生而生

之也有生當作有本日月屬於天日字衍屬當作虧字形之謬今春又得一本端刻正文前亦有韓元吉鄭元祐二序雖非善本有數處頗可據王言篇雖有國焉作國馬不必借証於王肅所私定之家語矣哀公問五義篇其心不買作不置與文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注云不形於心色也義可互訂此言不以己之盡忠信於人置諸心而責人之忠信也惟自勵于躬行不以己厚責人薄是之謂躬行忠信其心不置因推尋下句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可取訂於制言中所謂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此蓋謂已有仁義之實雖人不知何害知或作志者譌子張問入官篇統統塞耳統作絰取証于漢書東方朔傳絰續充耳絰即絰之別字耳注內云統莊子作絰亦譌謹錄如上一二致確處私心頗怡樂也

大戴禮附錄

十一

伏待垂擇不無有可附於閣下前所訂數十條末者

昭案大戴禮逸語有散見於諸書者并有諸書所引與今本不同者附錄於後

有斧有柯詩所引大戴禮

儀禮喪服傳絞帶者繩帶也節疏引大戴禮曰大功以上唯

唯然小功已下頌頌然

漢書儒林王式傳歌驪駒注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

客欲去歌之文頌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

僕夫整駕也

文選西京賦注引大戴禮曰獨坐不踞然踞却倚也音據

東都賦注引大戴禮孔子三朝記曰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

問之不當避席



班固典引注引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

太平御覽引大戴禮曰天地積陰溫則爲雨寒則爲雪

又司徒典春以牧民之不時不若不全成長幼老疾孤寡以

時通于四疆有闕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

食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圖功謀齊戒

必敬會時必節日歷正祀執之以待官侍命而祈五年禱民

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于時

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

又古者天子孟春論吏之德行能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

爲有能盛得法者爲有功故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

正法孟冬論吏治國之要也

又諸侯相見治卿爲介以其教士畢行使仁者守會朝于天

### 大戴禮附錄

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見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

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張侯規鵠堅物九卿佐三公

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局就位乃升諸侯之教

王執弓挾矢揖讓以升履物以射其地以心端色容正以時

效之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

又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祭日東壇祭月西壇故以別外曰壇端其

位所以明有敬也教天下之臣也

又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蟻所制

又曾子曰雀上高城之墻而巢于高枝之巔城壞凌風而起

曲禮疏按大戴禮王度記云大夫侯放于郊三年得環乃還

得玦乃去

禮記雜記注王度記百戶爲里里一

禮記疏按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周禮疏王度記云天子以嚔諸侯以薰

三禮義宗王度記云王者象君子之德

百虎通引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于天子

又天子家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

又反之以玦

又王者有象君之德

又天子嚔諸侯薰大夫芭蘭士兼

漢書輿服志注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

三士二庶人一

淵鑑類函卷十三引大戴禮曰古者天子孟春論吏之德行

能法者爲有行能理得法者爲有能任得法者爲有功故論

### 大戴禮附錄

吏行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

春論班賞冬考良刑則莫不懲勸也

又九十三卷引大戴禮曰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

讀禮通考卷六十四引大戴禮曰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

謚法謚者行之蹟也號者功之壯也服者位之彰也是以大

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謚慎也以人行

之始終悉慎錄之以爲名也

又九十五卷引大戴禮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

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

方氏也曰余少閱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秀十五生武王

昭案韓門綴

學亦引之

十三經類纂引大戴禮曰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母之教刑



僂之民不從君之令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逸大戴禮政一作昭穆篇大學明堂之東序見蔡邕明堂月令論及詩正義引

補遺

御覽引大戴禮曰昔武王踐阼入于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

不履影

又禹敷土司馬氏索隱云大戴禮作傅土

又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

又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乎人言

又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

又古者大臣坐汚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

大戴禮附錄

南

修

左傳補注引大戴禮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昭案此越絕書

藝文類聚引大戴禮曰禮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時

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

昭案禮有三正記王霸記瑞命記想亦大戴禮所逸之篇

名也

程子曰禮記雜出于漢儒若閒居燕居三無五起之說文

字可疑昭案荀子有三至家語有七教管子有三本大戴

王言篇三至七教似漢人子書

昭案逸周書官人篇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

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方

氏孝孺以爲訐術陷人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亦所

不爲而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其論甚正今大戴謂文王

以此試人宜先儒之詆爲駁雜也

朱子曰夏小正疑出迂儒之筆非孔子所見夏時本文

方氏孝孺曰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

行夏之時者卽此書且以時之正令之善釋之自今觀之

其書記十二月之候有關於人事者二十有七若采芸采

蔡祭鮪攝桑剝瓜剝棗納蔚取茶之類皆備記之求其大

者惟服公田綬士女萬用入學剝鰾頒冰始蠶祈麥攻駒

頒馬王狩陳筋革十一事而已豈所謂令之善者止于斯

乎孔子有取于夏時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耳豈誠謂此書

乎使此書果夏之遺書孔子曷不編于禹貢嗣征之間乎

孔子儻見此書奚不曰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時乎孔子未

賞指而言之後乎孔子者乃從而實之豈固別有所受乎

或者信其說遽謂汲冢書之周月解呂不韋之月令皆本

諸此果何以定其先後乎聖人之經傳之萬世而無惑者

以其明道也于道苟無損益雖謂出于孔氏之壁成于堯

舜之時謂之古書則可矣吾安敢信哉

史記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

而爲之記故曰三朝凡七篇竝入大戴記

大戴禮附錄

東

大戴禮附錄終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二

學海堂

大戴禮記正誤

江都汪拔貢中著

韓元吉序

中間缺者四篇

缺四十三四十四五六十

喜孫案此

武請

而重出者一篇

原注云兩篇七十三

改云兩七十四

蓋據見公

武說改

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矣

矣上增多字

大戴禮記目錄

六藝論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晉陳邵周禮論

序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

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 漢書德號大戴字延君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一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一

為信都太傅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七

存三十八篇崇文總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

十三篇中與書目今所存止四十篇其篇第始三十九編次

不倫也 宋時曾列之十四經見史繩祖學齋佔畢 風俗

通引此書稱大傳禮 四五兩卷曾子十篇也卷九卷十一

兩卷即漢書藝文志之孔子三朝七篇也皆各自成書諸侯

遷廟諸侯毀廟投壺公冠儀禮逸經也禮三本明堂朝事解

禮經者也

卷一 王言第三十九

與家語王言解大同小異

先君蓋據家語改與戴吉士

校聚珍板本孔檢討注本同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荀子哀公篇

與家語五儀解前半篇

同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禮記哀公問篇同自章首至然後

能以其能教百姓家語問禮篇有之孔子侍坐以下家語大

婚解畧同

禮三本第四十二 荀子禮論篇同

卷二 禮察第四十六 禮記經解篇及賈誼疏

卷三 保傳第四十八 賈誼疏及新書

卷四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禮記祭義篇

卷六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自章首至亦未逢明君也與家

語弟子行篇畧同

卷七 見公武云關六十一陳振孫云關七十二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一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二

其說相符 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

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 漢書德號大戴字延君

五帝德第六十二 與家語大畧同

勸學第六十四 荀子勸學篇及宥坐篇

卷八 盛德第六十六 自民之為好邪以下家語有之 德

法者御民之術至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家語執轡

篇有之

卷九 孔子三朝上篇 劉向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

篇今在大戴禮

千乘第六十七 四代第六十八 虞戴德第六十九 詰志

第七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案盧本作千乘第六十八代第六十九代戴德第七十代志第七十一代文王官人第七十二代諸侯遷廟第七十三代君所改與戴本孔本同

卷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逸周書官人篇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逸經 陳振孫云中關第七十二復出一篇黃佐云中關第四十與第六十一四篇復關第七十三

皆有錯誤劉本重七十二吳澄云第七十三有二晁公武云

兩七十四熊朋來云兩七十三善孫案此載陳振孫黃佐二說皆與提要不同俟查本書

諸侯費廟第七十三 逸經 禮記雜記篇 案雜記尤詳

卷十一 孔子三朝下卷

卷十二 朝事儀第七十七 釋朝聘之義猶禮記之有冠義

等篇也文多據周禮 周禮典命司儀大行人小行人及禮

皇清經解 卷八 禮記正義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義 三

記聘義 自聘義至諸侯務焉與聘義同 盧本作朝事第

七十七按司儀正義引有儀字

投壺第七十八 逸經 禮記投壺篇 有經文有記文

卷十三 公冠第七十九 逸經 與家語冠篇文多同 有

經文有記文

本命第八十 禮記喪服四制 家語有之自有恩有義至聖

人因教以制節與禮記喪服四制同

易本命第八十一 凡地以下至聖人爲之長家語執轡篇有

之

案詩靈臺正義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

卑也外水名曰辟雍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按今大

戴禮亡政穆篇白虎通論引諡法解謂之禮記諡法文苑

英華卷八百四十獨孤及太師苗晉卿諡議云謹按大戴禮

體中居和曰懿文資有成曰獻羅泌路史云大戴氏曰昔周

公旦大公望相嗣王以制諡法周書之說亦然鄭樵通志畧

云有周公諡法有大戴記然則諡法固兩載於周書大戴禮

中若文王官人篇然南宋以後始去之故今篇目參差耳

戴震記

以注爲康成作也 案子張問入官篇注明駁鄭義諸侯遷廟

篇用兵篇亦云

大戴禮記 隋志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王言第三十九 孔從戴作王篇內同

皇清經解 卷八 禮記正義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義 四

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間也 問馬作問 善孫案戴校聚珍本作

皆未安

其不出而外乎 外家語作化 善孫案戴校聚珍本孔本

雖有國馬 馬盧本作馬家語作馬今按馬本正作馬 善孫案

珍本孔本亦作馬

不以其地治之 地馬本作道 善孫案盧校云家語作道戴校

案楊氏大

則政亦不勞矣 善孫案政盧本作正先君手改政戴校从方本

戴孔并刪上

教定則本正矣 善孫案盧本作教定是正矣先君手改蓋从戴

案戴校聚珍本云當是則本二字訛成一是一字今从朱本

方本合訂孔从朱本盧校云家語作政教定則本正矣



使有司日省如時攷之喜孫案如字先君改為而字蓋用戴說  
而古

百步而晦喜孫案晦字各本皆作增戴校聚珍本云古者以長

春秋公羊說八尺為板五板為階則指者

方里而井喜孫案各本皆作千步而井戴校聚珍本云井九百

當是方里之訛云云喜孫案各本皆作千步而井戴校聚珍本云井九百

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晦廣一步長百步為

使處者恤行者有興亡喜孫案與字先君手刪用盧說也戴校

皆與此異喜孫案與字先君手刪用盧說也戴校

如夫若熱凍寒喜孫案如字先君手刪用盧說也戴校

大訓改為若夫喜孫案如字先君手刪用盧說也戴校

皇清經解卷八十一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喜孫案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

之謂惟此一處名本仍作王當據之以表微又必字宋本作

以戴校聚珍本从方本作必孔氏注本从先聖大訓改必盧

致其征家語作改其政喜孫案與字先君手刪用盧說也戴校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此篇從家語校喜孫案與字先君手刪用盧說也戴校

義今據荀子哀公篇人有五儀訂正謹案先君此不用戴說

故於篇內校補孔子曰人有五義二十四字亦祇作義不從

荀子作儀蓋以古人儀字只

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喜孫案先君校去今夫

志不在於酒肉喜孫案與字先君手刪用盧說也戴校

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義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聖

人哀公曰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喜孫案孔子曰至哀公曰二

校補戴校聚珍本亦有此說又案人有五義荀子作人有五  
儀此改儀為義者以篇題為據也說詳篇題下又按有聖人  
荀子作有大聖此改聖人者以篇內哀公曰敢問何如則可  
謂聖人矣孔子曰若此則可謂聖人矣為據也又案哀公曰  
于賢人于聖人則曰敢問本無定例故畧之也或當時別有  
所據亦不可知

從物如流喜孫案如各本作而蓋據

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

務多而務審其所謂喜孫案三而字先君皆據家語改

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喜孫案與字先君手刪用盧說也戴校

躬行忠信其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喜孫案與字先君手刪用盧說也戴校

先君手改謹案元劉貞廷本作置戴氏文集云買一本作置

與文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註云不形于色也義可互證

皇清經解卷八十一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此言不以己之盡忠信於人置諸心而責人以忠信也惟自

勵於躬行不以己之盡忠信於人置諸心而責人以忠信也惟自

推尋下句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可取訂制言中所謂有知

之則順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此蓋謂已有仁義之實雖人

不知何害知或作志者謬

窮為匹夫喜孫案與字先君手刪用盧說也戴校

今从方本孔氏注云躬讀為窮此改躬為窮蓋用戴

所以理然不取舍者也喜孫案各本不下有然字先君校去之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喜孫案與字先君手刪用盧說也戴校

然後言其喪葬喜孫案與字先君手刪用盧說也戴校

禮三本第四十二



天地者生之本也喜孫案生盧刻作性先君校改戴校聚珍本云生字程本方本并作性今从荀子史記及注云性生也

諸侯不敢懷 不敢懷當從荀子作不敢壞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云壞他本作懷

同云史記作懷宋本亦同从元本改

俎腥魚喜孫案腥各本作生史記作

俎之尚腥魚也喜孫案各本俎之生魚也史記

其次情文迭興喜孫案迭盧刻作供戴校聚珍本云迭他本作

迭此改作迭喜孫案迭盧刻作供戴校聚珍本云迭他本作

貳之則喪喜孫案貳各本作

禮察第四十六

故昏姻之禮廢喜孫案昏盧刻作婚俗字先君手

皇清經解 卷八 七

而倍外忘生之徒眾矣喜孫案徒盧刻作禮戴校聚珍本云徒

此改徒字蓋用其說

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喜孫案至盧刻作生戴校聚珍本云至

改至字蓋據漢

然而曰禮云禮云喜孫案而盧刻作如孔注本亦作如戴校聚

古通用漢書載此文正作而此

改而字蓋據漢書校與戴開合

莫如先審取舍喜孫案先盧刻作安孔注本亦作安戴校聚珍

先字蓋據漢書

然而湯武能廣大其德喜孫案盧刻作然如孔注本亦作然如

則言者莫敢妄言喜孫案盧刻脫敢字从劉貞廷本也戴校聚

同據漢

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喜孫案盧刻作今子或言與孔氏注

此則子字據漢書也與戴開合

夏小正第四十七 隋書經籍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

鴈北鄉傳何以謂之為居喜孫案盧刻無為居與傳松鄉本同

而一居二字或衍為居二字今从方本

而不記其鄉何也喜孫案按而盧刻作如孔氏注本亦作如戴校

案而如古通用此改而字

雉震响傳震也者鼓其翼也响也者鳴也 盧刻作震也者鳴

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戴君云徐堅初學記兩引此文皆作响

者鳴也震者鼓其翼也喜孫案戴校聚珍本孔氏注本並無先

皇清經解 卷八 八

初歲祭末傳始用暢也其曰初歲云爾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

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喜孫案盧刻正文有始用暢三字傳

在月祭也下又無歲字是月無之字此蓋依戴校聚珍本初

校本云初歲祭末止此四字屬夏小正元文自始用暢也初

下皆為解說不必重初歲祭末始用暢也字似文義更明暢

而用之自是始故加初歲二字以表此祭為終歲之用暢之始

始用暢也正解經文言初歲二字所兼合之義下復申之曰

其曰初歲云者以暢是終歲之祭所皆用初歲對終歲而言

各本或訛及其用初歲終歲之祭也通解作其曰初歲不可通

其列夏小正經文暢也者終歲之用暢也字為經愈生糾紛矣孔

同又案戴校作其曰初歲云者不刪爾字不詳所據何本

云爾者从通解也此措歲字而不刪爾字不詳所據何本

獮祭魚傳其必與之獸何也喜孫案與古通為為又通謂與之

字之旁以此下來降燕乃獮傳與之穴何也

同又按戴校聚珍本載舊注云與疑作謂



鞠則見傳歲再見云爾喜孫案各本脫云字戴氏文集日爾上  
本日云字各本脫在蓋記時也云五字爲句盧刻則并下條云字無之  
此增云字於爾字之上蓋用戴說

初俊羔助厥母粥傳而不食於母也於戴校作其喜孫案戴  
所據何本先君子此標戴校于簡端而不改傳文蓋存疑也

祭也者用羔喜孫案盧刻無也字戴校聚珍本孔氏注木並作其而不  
榮堇采榮傳堇采也喜孫案盧刻作榮戴氏文集日朱子儀  
也字正一例謹案古榮字止作采此改采字蓋同

繫山胡由胡者繫母也繫母者旁勃也左氏傳隱二年正義  
引此作繫遊胡遊遊胡旁勃也喜孫案此條正文與傳各本  
也其經傳之分與盧刻同孔校則以榮堇爲經之一條傳曰

皇清經解卷八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九  
旁勃也三本不同未詳就是有壬案由胡二字一在幽部一  
在魚部二部古多合用故由胡疊韻旁勃雙聲古者草木之

昆小蟲抵抵傳萬物至是動動而後著喜孫案盧刻不登動字  
聚珍本云各本脫至字又脫一動字今從傳氏方氏合

推之不必取故言推而不言取喜孫案盧刻作推之不必取之  
推之不必取之各本無句末之字取必推而不言取戴氏文集日

來降燕乃聯傳百鳥莫日巢突穴謂之室何也喜孫案盧刻作  
何也孔本作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戴氏文集日突穴取與之室

爲不勝舉舉因與字又誤衍取字戴校聚珍本作突穴又謂  
之室何也云突穴即燕之所爲似穴而突出者也又謂各本

良朔鳴傳良朔也者五采具良爾雅注引傳作頤  
唐朔鳴傳唐朔者良也良爾雅注引此作頤

又言之何也喜孫案何也上盧刻有時字孔本亦有時字戴校  
時字未詳聚珍本从方木改時爲是孔注亦云時是也此刪

皇清經解卷八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十  
頌馬傳分大夫卿之駒也喜孫案大夫卿三字盧刻作夫婦二

將閑諸則喜孫案閑各本作閒戴校聚珍本云閒當作  
鷹始擊傳故言擊云戴校無故言二字喜孫案戴氏文集日

狸子肇傳或曰肆殺也喜孫案或曰上各本有其字傳氏疑  
盧校亦云其字衍此

灌荼傳灌荼也喜孫案聚字聚珍本作聚孔注亦作聚惟盧刻  
今皆改正不復沿襲以灌後學之惑則此字乃盧氏所改先

其據



丹鳥羞白鳥傳丹鳥也者謂丹白也白鳥也者謂閭蚘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

案爾雅釋蟲四引此文云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也白鳥也者謂蚘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為鳥

羞者進也不盡食也羅氏所據本乃是丹蚘鳥者無也字白鳥謂蚘蚘也無也者字其謂之鳥何也無者字有也也二字此蓋誤月令注校與孔校同戴校聚珍本亦同惟其謂之鳥者下多何也二字

肥人從傳從者從羣也

今從方本孔校不重肥人從三字補注日廣人疑當作肥從益傳者呼經句也古從字作从安者遂因下或日人從而改耳謹案此則肥人二字與孔說微異未詳所據何本

離羣而善句以離而善

就校聚珍本仍作之

熊羆貉貉則穴

案宋本作則穴則穴虛校戴校孔校並據爾雅注改作則穴今改廣雅引此正作則穴

射獸傳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南門見

正文四百七十二字

保傳第四十八

因舉以禮

有司至肅端冕

教固已行矣

此三公之職也

與孔校本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

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

習貫如自然

則入于學

而思相及矣

而功不遺矣



退習而致于大傳喜孫案改各本作端此

而匡其不及喜孫案各本作達此

此五學者喜孫案各本作義者

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喜孫案輯虛刻作編孔木亦作輯聚

字與聚珍本合蓋

有徹膳之宰喜孫案徹虛刻作腐聚珍本亦作腐孔校太亦作

新書校正

有敢諫之鼓注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問也喜孫案虛刻注

者字孔通解載此注諫下有者字今致聚珍本有

工誦箴諫喜孫案各本作正此

注大夫諫之以義後於瞽史喜孫案虛刻之作足後作使史作

皇清經解卷八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後別本與作史此以解正諫在瞽史樂工後也此改之改後

故切而不愧喜孫案愧各本作愧此

所以明有敬也喜孫案敬各本作別此

所以明有孝也注教天下之子也喜孫案子虛刻作孝聚珍本

聚珍板本亦改作別云從永樂大典本與此全異孔氏補注

本則上節注作臣此節注作子此改孝作子而不改臣為別

孔說

趨中肆夏注車亦應樂節喜孫案虛刻作聲節聚珍本孔注本

開其聲不啻其肉喜孫案嘗新書作忍色先君校此注忍色二

不忍見其以與孟子合可以知其故矣

注玉藻曰喜孫案藻各本作機此

益據小戴禮記改正

明堂之位曰 案賈誼書正作明堂之位喜孫案此條蓋聚珍

校聚珍本亦云此當位禮此校聚珍本亦云此當位禮

博聞而強記喜孫案各本作無而字

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喜孫案所虛刻作前孔木亦作前戴氏文

此改所字蓋據漢書校與戴合賈誼書正作所

其輔翼天子喜孫案天子漢書作太子大戴各本則皆作天子

校亦云當以本書為是

所尚者告訐也喜孫案訐各本作得此蓋據賈誼書校改

今日即位而明日殺人喜孫案各本作無而字先君

深為之計者喜孫案各本作無之字

謂之詆言喜孫案各本作詆誣此蓋

皇清經解卷八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彼其所以習導之者喜孫案各本無之者二字此

而視已事喜孫案各本作如孔木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作而

之校正與戴合

然而不能從喜孫案而虛刻作如孔木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作

買誼書校也與戴校合

然而不避者喜孫案避各本作辭此改

案數譯而不能相通喜孫案案各本作參宋本亦作參戴校聚

作果即案也此改案字與戴孔同賈誼書亦作果

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喜孫案論於二字虛刻作論孔本亦

論今从方本及漢書謹案賈誼

不知君國子民之道喜孫案君國虛刻作國君宋本亦作國君

聚珍本亦作國君孔校本作君國謹案太



平御覽引此正作君國此蓋據之校正與孔合  
不中於刑獄喜孫案盧刻作制獄孔補注亦作制獄戴校聚珍  
謹案賈誼書正作刑獄此蓋據之校正與戴說合  
凡是其屬太傅之任也喜孫案盧刻其作之宋本亦作之戴校  
改作其此改其字與戴孔合賈誼書作其  
妄顧吟喜孫案盧刻作安戴校聚珍本作妄云各本訛作  
妄此蓋據之校正與戴說合  
趨行不德喜孫案德各本皆作得此改德字  
趨行不德喜孫案德各本皆作得此改德字  
天子燕辟廢其學喜孫案各本作宴瞻其  
不博不習喜孫案博虛刻作傳聚珍本作博此蓋據之校正  
皇清經解卷之六上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義 幸

較戴孔  
御器在側不以度上下雜采不以章喜孫案度字下盧刻有縱  
之云各本衍縱字今從方本盧校亦疑縱字衍孔校  
賦與譙讓不以節喜孫案譙讓字今從方本盧校亦疑譙讓字  
讀集或亦如譙喜孫案譙讓字今從方本盧校亦疑譙讓字  
天子宴私安而易喜孫案而虛刻作如孔本亦作如戴校聚珍  
用戴說謹案而如  
飽而強注強猶勸也喜孫案勸虛刻作強戴氏文集日當作  
也此蓋勸字蓋用戴文集說  
暑而喝喜孫案喝虛刻作渴宋本元本作喝戴氏文集日通解  
本孔本並作喝此改喝字  
蓋同其說賈誼書作喝

宴樂雅頌失樂序喜孫案失盧刻作迷此改爲失未詳所據何  
也各本或訛作迷或訛作迷未知所自  
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喜孫案各本作大國之  
素誠繁成 賈誼書作素成無繁成二字喜孫案戴校聚珍本  
後目素成則此二字目下之辭各本作素誠繁成因訛致衍  
今訂正孔校云繁素之訛而衍也誠成之訛而衍也古書往  
往有似此者緣校疏者錄黃乙之後人轉寫遂  
兩存其本不復識別此據新書校與戴孔同  
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寢室注寢室夾室次寢也喜孫案夾室  
刻作於戴氏文集日通解載此注作夾室次寢也亦一旁証戴  
夾並作於內則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寢也亦一旁証戴  
後聚珍本作於內則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寢也亦一旁証戴  
寢也此改鄭爲夾於爲夾據通解也與戴孔合  
王后比七月就寢室夫人婦嬪則以三月就其側室喜孫案盧  
室聚珍本作比七月就寢室夫人婦嬪則以三月就其側室  
皇清經解卷之六上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義 共

孔補注本同惟則作即此改比改即  
增室並與聚珍本同謹按即則古通  
大師持銅而御戶 汪大師督者喜孫案大師盧刻作太史戴  
按聚珍本云各本訛作史今據通解訂正孔  
本亦作大師此改大師蓋用其說通解訂正孔  
行則鳴佩玉 下車以佩玉爲度喜孫案佩玉盧刻作佩玉  
玼珠以納其間注納於衡璜衡牙之間喜孫案盧刻作衡牙  
上有衡牙二字今從聚珍本有衡牙字孔補注  
本亦有衡牙字此增衡牙字從通解與戴孔合  
立而不跛喜孫案跛各本作跛喜孫案六改一作  
注古者婦人任子之禮 立不蹕 夜則令啓詠詩道正事如  
此則生子形容端令喜孫案盧刻任作字無立不二字無夜則  
脫立不二字詠詩上脫夜則令字喜孫案盧刻任作字無立不二字無夜則  
又云任即難孕亦當作任案下言任子之時經言后妃任成  
任爲孕又增詠詩二字不增夜則二字餘並同孔校增立不



二字餘並仍其舊說各不同

先君此校悉依戴氏文集

由此觀之喜孫案山盧刻作猶孔本亦作猶謹案山猶古通賈誼書正作由此蓋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

注故白虎通喜孫案故盧刻作敬戴氏文集曰敬當作故聚珍本孔本並改作故此改故字蓋同其說

穆公以秦顯名尊號注二世以天下兵寇之事責之喜孫案書之上各本

有而不詳所據何本

趙任蔣相如喜孫案任各本作得此蓋據賈誼書校正

安陵任周瞻周瞻即唐睢形近而訛喜孫案孔氏補注曰周形近唐瞻形近睢並轉

寫之誤說與此同

注安或為陽而陽陵君喜孫案兩陽字盧刻並誤作隱聚珍本孔本並與先君所改合

而昭王復反喜孫案復反各本作反復先君校定蓋據賈誼書

齊有田單注閔王之子法章也喜孫案盧刻脫法字先君據史記增與聚珍本孔本合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一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湯去張網者之三面注欲左左欲右右喜孫案盧刻不登左右字戴氏文集曰欲左欲

右當重左右字聚珍本孔本並用戴

以其所為順於人也喜孫案盧刻所前順作順戴氏文集曰誼書正作所前順先君據之校

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喜孫案各本無處字此蓋據賈誼書校補

而置於於壯堂於我足矣注而猶改也篇末四字注當在此

戴君云喜孫案戴君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傳講書孔注亦從戴說移注于此又案篇末注也作矣此改也字或

別有

靈公造然失容造當從賈誼書作戚聲之誤也喜孫謹案先

韓子顯學篇見晉書其容造焉造聲之轉則造戚亦聲

之轉矣孔氏補注曰古戚造二字異形同聲詩小則戚與與

為謂周官眠厥鼓藝杜子春讀為憂戚之戚掌固注則云杜

明發

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喜孫案盧刻作以齊至三字戴氏文集

自訛作以脫魏氏今從方本及賈誼新

書謹案先君據賈誼書校正與戴合

注韓詩外傳云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與兵而攻

齊喜孫案盧刻注多外誤先君依戴氏文

棲閣王於莒注閔王地也喜孫案盧刻無地字戴氏文集云是

燕度地計眾喜孫案度盧刻作支孔本亦作支戴校聚珍本云

然而所以喜孫案各本而作如聚珍本作而今攷賈誼

由得士故也喜孫案各本無故字先君據賈誼書校補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二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夫聖人之于聖哲之於何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喜孫案

聖者至也況千一字先君蓋據賈誼書校補又案注文

而猶汝矣四字先君移之於前此處刪去之用戴說也

曾子立事篇第四十九曾子弟一喜孫謹案四五兩卷曾子

幾于篇題之下篇內凡盧注之不合者悉林之似不專因

同校各家之說以相參攷

君子攻其惡喜孫謹案各本此下有盧注計其失三

求其過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省其身三字

可謂學矣喜孫案先君於

亦可謂守業矣喜孫案先君於

君子學必由其業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故

承問顏色而復之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



雖不說亦不彊爭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雖不說未解一段

致此五者而已矣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致此五者而已矣

同聚

君子終身守此惴惴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君子終身守此惴惴也

珍本

身行之後人秉之注言其可法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身行之後人秉之注言其可法

則爲人矣之凡廿字先君校改謹案此改廿字爲四字不知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則爲人矣之凡廿字先君校改謹案此改廿字爲四字不知

節一

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 行自微也之微微猶伺也察也

王念孫案微猶匿也已有善則務自匿人有善則揚之

皇清經解 卷八 汪牧貢大戴禮記正誤 光

學誠案上句微字疑作莫顯乎微微字解下二微字則何察

其微故仍用微字義自通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其微故仍用微字義自通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

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

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是故君子疑以終身

忿怒思患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忿怒思患

注

之忿忘其身謹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

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

行必思言之 行必思言之謂所行者欲其可以告人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行必思言之

言之必思復之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言之必思復之

思復之必思無悔言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思復之必思無悔言

亦可謂慎矣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亦可謂慎矣

從之以行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從之以行

從之以復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從之以復

復宜其類類宜其年 復宜其類謂言信行果惟義所在也類

宜其年謂積久而不改其節 念孫案復宜其類謂觸類而

廣之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廣之也

亦可謂外內合矣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亦可謂外內合矣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道遠日益矣

皇清經解 卷八 汪牧貢大戴禮記正誤 平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

補其美而不伐也 飾修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補其美而不伐也

疾其過而不補也 補猶文也與改義正相反不得以改釋之

亦不以援人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亦不以援人

不說人之過 不說人之過說字本明注增一解字轉混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不說人之過

存往者在來者注在猶存也 胡珩案在當訓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存往者在來者注在猶存也

非盧僕射注明矣先君校去此注又復駁之如此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

注說解說也四字元本無盧刻據程榮本增入其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



同先君手錄於簡端而  
不抹去盧注蓋兩存之  
善則有鄰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  
不盡人之禮此注亦非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通飲食至  
此如

往者不慎也注於物來者不游豫往者無所慎喜孫案各本注  
先君校去謹案先君初校本并於字往者無所慎喜孫案各本注  
去而識其日上日不慎疑當作不順古字通繼復林去校語仍  
存舊注唯去其首  
二字謹詳記於此

惠而不儉念孫案儉字疑喜孫案此條先君錄王  
與其侶也寧句中案句或敬字之脫誤念孫案玩與其語

意恐當作句益行過乎恭之意非美德也喜孫案此條先君  
說蓋兩  
存之

皇清經解卷八  
汪叔真大戴禮記正誤

君子亂言弗殖念孫案亂言而弗殖而字衍或它處錯入孫

案各本作亂言而弗殖先君校去而字故  
識王說于上謹案孔校亦疑而為衍字

道遠日益云此與上下文不倫句字疑多脫誤荀子大略篇

云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注云此語出曾

子案云當作矣上二句脫簡當補入道遠日益云馬本無云

字劉台拱案荀子所引二語已見上此不當補其立字即

言字之誤喜孫案此先君初校云爾後錄劉說於此移

僉言弗與馬本強作僉喜孫案僉各本作靈戴校取珍本作

本孔注云靈言靈異之言阮注  
云極知鬼神口靈皆未攷釋史

注不主謂僉議所同不為主喜孫案此上各本有道遠日益積  
於前則此注無  
所屬故刪去之

君子不倡流言喜孫案各本倡作唱戴氏文  
多知而無親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無所親行四字先君校  
筆  
去又識其上日無所親行行當作信疑非一時之

多言而慎焉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多言者謂時事須殺也  
戴氏文集校也  
繼又校去此注

好儉而儉者懷祖云儉而好儉當作好儉而儉喜孫案各本

先君校正復引王  
說以實之如此

君子不與也注倥塞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言好直則太徑為

亟達而無守注亟數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言好直則太徑為

好名而無體行案體猶實也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無容

皇清經解卷八  
汪叔真大戴禮記正誤

忿怒而為惡忿怒而為惡玩注文則本作無惡傳寫者改之

耳戴君同喜孫案戴氏文集日為當作無注內兩說前說謂

而妄怒據後說為字外謬明矣義則前說尤善戴校取珍本

作無云各本訛作為今從方本先君校正此本繼復注戴君

同三字於旁  
蓋與闕合

巷遊而鄉居者乎台拱案鄉居朱本作鄉飲似長中案上已

有嗜酤酒朱本非也

則無藝矣喜孫案則各本作即先君校正謹案高似

亦可以勉矣勉與免同言其不足責也喜孫案此節各本有

六字先君校去而節錄  
盧氏校語易之如此

過而不能改倦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

行而不能遂恥也注謂不能終喜孫案此下各本







以正致諫注謂卿大夫喜孫案謂盧刻作諫珍本孔本院

以力惡食任善以力惡食惡當作務聲之誤也馬本作任任

善當從上句喜孫案盧注于任善之上間以任語蓋以

不敢臣三德注謂三者之孝三疑當作王戴君同氏文集曰

三當作王聚珍本正作王孔和阮本亦皆作王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弟三

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不可

不能十六字先君按去復識其上目況以所不能句疑有脫文

盡力而無禮 案盡力亦當有而字喜孫案各本無而字先君

則小人也喜孫案各本此下有盧注豈小人而

皇清經解 卷之二十一 莊叔貢大戴禮記正誤 圭

則不入也 珩案不入字當是小人字之訛此二段與上君子

之孝反對喜孫案先君引胡氏說而

敬以入其忠 彬案敬以入其忠入當作全喜孫案此亦未

子曰可人也 不可人也 此子曰字似它處錯入喜孫案兩

疑入字之誤先君按識其旁而未改正蓋存疑也聚

珍本孔本並作入阮注亦曰人當為入字之誤也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第四

諭父母於道注親未意喜孫案於各本作以聚珍本作於孔本

校四庫書據汪曉書改於盧小戴禮記合○又案汪首盧刻

有凡言於事四字聚珍本孔本作凡言與事王給厚念孫疑

先君按去四字未詳據何本

安為難忠肅將也五字先君按去

可謂能終也 終也當依祭義作終矣喜孫案各本

諫而不逆注當柔聲下氣喜孫案此下各本

加之如此謂禮終矣 念孫案加之字疑中案加字當是如字

之譌又衍一如字之字當乙下當作如此之謂禮終矣彬案

加之二字如此下脫一可字喜孫案先君於既下已意之後

說或兩存之亦不可知

曾子事父母弟五十三 曾子弟五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注單居離曾子弟子喜孫

字先君按去

曾子曰有愛而敬 此句有脫文喜孫案各

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 中陟仲反喜孫案孔

去聲與 此合

皇清經解 卷之二十一 莊叔貢大戴禮記正誤 圭

孝子無私樂 彬案孝子無私樂樂上脫憂字喜孫案先君錄

意未改經字

不得為人子之道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為

兄之行若中道則養之注養猶隱也喜孫案也各本

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正以

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 珩案不與二字此二語猶

云小大由之耳喜孫案各本皆如是孔氏注曰自亦由也言

也故不剛盧注劉逢祿案胡氏說是而非孔補注致致確

辱事不齒 筠案辱事不齒齒字涉上飲食以齒誤也當作不

恥為是 辱事不齒言少者當親辱事耳春秋傳臧孫辰曰

急病國語王孫雉曰危事不齒是也喜孫案此亦引朱說

後下已意蓋用鄭君之



例至以危事不首爲確不可易之解阮氏注釋丁小雅說實則先君之說也惟所引春秋傳威孫辰曰急病九字當有脫誤今無別本可校姑仍之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第六

行之則行也 彬案行之則行也下行字疑是仁字喜孫案各本作行先

在殊勝行字之旁說宋說于簡端繼又抹味說益存疑也孔注阮注謂下行去聲

天下無道故若且自如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

貧賤吾恐其或失也或猶感也四字先君校去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 句絕 明字疑喜孫案羣書治要阮氏注釋亦以行之爲句蓋本於此又案羣書治要改明爲不問則行之字下屬爲句矣故阮氏駁之曰此是魏徵刪節

不可從

水非水不流

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皇清經解 卷八 喜孫案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匡

行則爲人負 人負之人疑當作之

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爲焉 筠案杖乃材之譌喜孫案此各條各錄朱說於上所校者皆可因厚焉十四字先君校去而

如此則其所校者皆可因厚焉十四字先君校去而

富以苟不如貧以舉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貧則

君子視外如歸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注桓弓曰昆弟之讎仕不與共國喜孫案各本盧

注此下尚有其從父兄弟則不爲魁也十字先君校去

族人之讎不與聚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君子有盛教如愚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又案此下各本

十四字先

恥不知而又不問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好責於人而不知自友也十字先君校去

是謂窮民也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有知焉謂之友注曾友之也喜孫案曾各本作日戴氏文集云

川其

庸孰能親汝乎注庸用也喜孫案各本盧注此下有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第七

不懷厚祿 懷馬作博喜孫案宋本作博元本亦作博盧本作

承樂大典也謹案文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注引此正作懷阮本亦作懷

凍餒而守仁注謂其守也 則君子之義注其功守之美 中

案馬本謂其守也四字誤作正文此下其功守之美亦注文

之誤無疑 台拱案功守二字不辭此句恭注文蒙上以解

義字而誤作正文喜孫案宋本兩注並誤人正文盧本聚珍

皇清經解 卷八 喜孫案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天

本並定爲盧注與先君此校合

雖獨也吾弗親也注人而不仁不足友也 故周公曰不如我

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

與處者必賢於我 念孫案人而不仁以下此注疑全是正

文中案人而不仁二句是註故周公曰以下是正文喜孫案

以此三十七字爲注文阮氏本則先君說移人正文其釋曰

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梁我者

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不如吾者必與處於己者

處據此可知此三十七字爲正文無疑矣呂覽之文多有從

會子竊去者加改易者以此相較明曰改會子之文也且覽

此節與離騷弗親不若近切虛不應引之即引之亦斷不能

收易如此之多又可知非虛也其非虛之明矣案獨字之

旁先君以墨識之蓋別有攷証

未書於策今不可得而詳矣

比說而取友喜孫案此說二字先君以墨識之蓋別

有考証未書於策今不可得而詳矣



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計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弗為也 上仁字盧刻作畏念孫案固不難三字與上下不屬當有脫誤中案此畏字當是仁字以形譌位又以聲譌畏言無道之世仁智不容於人君子非不能枉道以苟免但有所不為耳 喜孫案戴校案珍本作仁云各本說作畏今從盧氏注云小人枉道多逐若於仁智若君子之人不在言行而惟其祿也則盧所據本正作仁之見逐無疑又案先君於此書為一節

雖諫不受必忠曰智 喜孫案先君黃為一節

是不檢四支不被注手足即四支說者申慙慙耳詩曰行有小人尚或堪之 戴云詩云行有小人尚或堪之此十字亦注文故不注詩之幾章正文語勢亦顯然不可引詩橫隔

皇清經解下卷八 莊嚴真大戴禮記正誤 三

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戴珍本孔本並以此二十一字為注文盧刻則以上十一字為注下十字為正文謹案宋本元本并以上十一字為正文其誤顯然盧校訂定上十一字為注則此十字乃訂定之未盡者耳戴說可據說苑說義篇所載尤為明証

有士者之差也 盧校云當作有士者 順文作有士者正通

不必改作土字 說苑說義篇作土橫道而假四支不揜非

士之過有土之差也 喜孫案戴校案珍本作上云各本說作

先君始發盧校義又引說苑証盧校蓋非一時之筆

是故君子以仁為尊 是故二字衍 喜孫案各本皆有是故二

字先君校去不識所據何

本

舜唯以得之也 中案唯以下當有仁字以上文校得之馬本

正作以仁得之 喜孫案戴校案珍本作唯仁云仁各本說作

謂唯以從大典改謹案謂以是仁之說者戴孔說據宋樂大典也謂以下脫仁字者先君說據馬驥驥史也阮氏注釋誤為王侍御說蓋傳聞之誤附詩于此

貨粟之富也 注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 喜孫案盧注此下各本

遂退北海之濱而終於子 首陽二十一字先君校去

以毀其身盧刻殺作役 戴云役當作殺前立事篇可據証

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戴珍本作役云各本說

作役今從方本孔本亦作役附致盧本正作役阮氏注釋云

盧本改殺非也 附舉正於此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第八

不通患而出危色 邑馬作色 念孫案通當作遇 喜孫案

避色作邑云各本避說作通邑說作色今從方本孔本亦作

避作邑阮本則作通作邑謹案先君識馬本異文引王說疑

通為遇而未下已

意今亦未敢附會

皇清經解下卷八 莊嚴真大戴禮記正誤 三

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 喜孫案各本兩節皆

云如彼晨風鬱彼北林也凡十一字下句注

云如大鳥奮翼而去也凡八字先君校去

夫有世義者哉 念孫案此句疑 王說而末下已意

恭者不入 台拱案恭者不入謂責難於君而其言不入 案此

條先君戴說而末下已意

亦未校去盧注蓋兩存之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第九

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 中案盡當作盡 喜孫案戴校案珍

作盡今從宋樂大典本孔本亦作盡云大典作盡阮本作盡

云閣本如此今本皆作盡先君校作盡與戴珍本阮本合

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 喜孫案戴校案珍本作有

本脫可字今從宋樂大典本孔本亦作有可字云可字宋本脫

從大典增阮本亦有可字謹案戴珍本治要引此正有可字

貸乎如入鮑魚之次 貸它得反 喜孫案孔注亦言貸珍本

永樂大典改也



治要亦作賦文選辨命論注引此文作吳馬總意林

作賦王侍郎以爲賦字之訛各說不同先君不破字

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戴云長竹丈切謂己身之長故曰

不自知注云如日之長袁氏無曰字空此一格當作如身之

長喜孫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

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注言未見好教欲人之受如舖疾子

也喜孫案盧刻欲作敬受作愛盧校云元本敬人之愛一本

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念孫案與來二字疑喜孫案

今亦不敢附會王說而本下已意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曾子第十 此篇疑非曾子本書喜孫

君此語必自有說今不可知

皇清經解 卷八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義 垂

離而聞之云乎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而猶次

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 台拱案此字屬下句衛將軍文子篇

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喜孫案戴校珍本作以此云各

注釋曰大戴禮有此以文法四代篇虞戴德篇

皆見之先君錄劉說而不下已意蓋從其說

地之所生下首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人首圓足

下首之謂方注白虎通曰天鐘也其道曰圓地蹄也其道曰方

注蹄字一本作蹄今白虎通無此語 學誠案注蹄字作蹄

爲近劉熙釋名地亦言蹄五土所生莫不信蹄是也喜孫案

孔本皆作蹄

方曰幽圓曰明喜孫案幽下各本有而字先君校去謹案文選

字先君蓋據之校正阮氏注太平御覽卷二引此皆無而

釋本刪而字用先君說也

放火日外景金水內景喜孫案金水上各本

吐氣首施含氣者化注施賦也喜孫案含氣上各本有而字先

案注賦字盧刻疊作施戴氏文集口施施也當作賦也周禮

賦也蓋同其說又案注賦也各

神靈者品物之本也 此條語致精與易大傳埒

而善否治亂所由興作也喜孫案各本無由字先君校

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從盧刻作靜 學誠案靜字疑當作正字

於義較明喜孫案高安本作從聚珍本孔本阮本並作從

交則電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自仲春至仲

一氣之化也注陽氣在雨溫煖如湯喜孫案湯盧刻作陽聚珍

與之合戴氏文集日陽當作湯此注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語

皇清經解 卷八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義 垂

唯人爲倮而後生也 盧刻作而後生也 台拱案朱本無後

字當從之喜孫案各本

倮蟲之精者曰聖人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龍

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 學誠案龍非風不舉上疑脫麟鳳

二語喜孫案注云龜龍爲陰風火爲陽不釋麟鳳明所見本

止於陰陽之義無涉戴校從之非

此皆陰陽之際也 際馬作濟無也字

所以役於聖人也 盧校云一作所以役聖人之精也 馬本

同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所以聖人役之也云各本說作役

未致釋史然先君識馬本異文而

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 台拱案宗當作



定出注又案朱本宗作索喜孫案宗戴校聚珍本作索云各從高安本作索阮注亦讀宗為察謹案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大戴禮曰聖人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清濁謂之律呂正作察對因注云以律定八風之高下清濁而

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注察猶利也喜孫案先君味識利字之旁蓋別有攷証未書於策

序五牲之先後貴賤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 申出五牲而詳之 虛刻無牲字

念孫案諸侯之祭下宜有牲字喜孫案聚珍本有牲字孔本亦有

是有五牲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為一節

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此之

皇清經解卷八喜孫案此先君自為注語諸侯之祭牲牛下日申出五牲而詳之同

謂以下總結上文

右魯曾參撰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

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傳曾子二卷十篇本也有題曰傳

紹述本豈樊宗師與祝七目一卷攷其書已見於大戴禮

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

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歟否也

子從父詹事公嘗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

庸者蓋寡知子思中庸者雖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

人也是以文字同舛繆誤乃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

戴參校頗為是正而虛注遂行於曾子云 晁公武讀書

志乾隆昭陽大荒落辜月大興朱筠高郵王念孫江都汪

中校於安徽學政署中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昔帝顓頊之道存乎喜孫案昔虛刻作黃戴校聚珍本作昔云疏云今檢大戴禮惟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或鄭見古本不

同或後人足黃字耳孔本作昔黃帝顓頊之道據鄭注也先

與戴同

師向父奉書而入喜孫案各本向父下有亦端冕三字學記疏

先君蓋據之校去三字戴校聚珍本并師向父三字去之則

而人乎於此見

王行折而東面喜孫案各本作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學記

而此南字亦鄭所加先公蓋據

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 各本作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皇清經解卷八喜孫案此先君自為注語諸侯之祭牲牛下日申出五牲而詳之同

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中案荀子議兵篇云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滅計勝欲者從欲勝計者凶此必沿荀子文而

誤耳荀子不言引古也喜孫案諸學記疏曰大戴禮敬勝怠

吉怠勝敬者滅計勝欲者從欲勝計者凶此必沿荀子文而

君據學記疏校正又引荀子則非戴所見及逢祿案下以強

枉敬正廢世行常為約古藏古不約也此校改致確

不敬則不正喜孫案上字各本皆作不字此校改致確

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喜孫案仁不仁各本互誤先君據

注十百世謂子孫喜孫案十百世虛刻作於百姓戴氏文集云

而為於矣改者不知此解其量十世百

世也聚珍本孔本皆作十百世與此合

必傾其世喜孫案各本皆作十百世與此合

惕然若懼喜孫案各本皆作十百世與此合



安樂必戒喜孫案戒各本

口生听注可不慎乎喜孫案盧注此本各本有听字也

恭則壽江雖夜解息喜孫案盧刻作息戴氏文集日急當作息解謂釋帶也聚珍本孔本並作息先君

校正此字與戴孔同

履履之銘曰喜孫案各本作履履戴氏文集日當作履履不名履履之言踐也謹案通解正作履履聚珍本止

本並作履履前文於履履為銘焉

注論慎履亦財不匱也福與富音義兩施互取焉喜孫案盧福作勞戴氏文集日履當作履勞當作福福富同音正文作富注兼取福義故日音義兩施互取焉聚珍本作履作福孔

本作履仍作勞先君校正二字蓋同戴說

雖有聖人不能為謀喜孫案各本此下有也字先君校去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皇清經解 卷八百零三 注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蓋

夫強乎武哉注言下國信蒙其福喜孫案福各本作富戴氏文集日富當作福先君校正此

字與戴說合戴校聚珍本仍作富孔本亦作富謹案富福古通

或以義賦喜孫案盧注此下各本有龍傳或為龍敷

先生難之注云先生者猶難之注一本作先猶有難之喜孫案此

條亦見戴氏文集聚珍本

是故不妄喜孫案各本作忘聚珍從方本

是言偃之行也注言偃吳人也喜孫案吳各本作魯戴氏文集日魯字疑吳之譌聚珍本孔本

仍作魯先君校正此字與戴文集合

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予注言未至未及者謂其德廣厚

也喜孫案盧刻作言未至者未及也為其德廣厚也戴氏文集日當作言未至者未及者聚珍本孔本皆作言未至未及

者為皆作謂先君校正此條與戴孔合

賜得則願聞之也疑當作則願得聞之也喜孫案孔本無則字云從大典剛先

君校正乙此一字遠勝孔說矣

其行如何注晉侯彪也喜孫案各本脫彪字脫之父也羊舌大夫羊舌肸也

羊舌肸之子喜孫案各本脫彪字脫之父也羊舌大夫羊舌肸也

侯彪也羊舌大夫羊舌肸也喜孫案各本脫彪字脫之父也羊舌大夫羊舌肸也

當作羊舌大夫羊舌肸也羊舌肸之子此校從之聚珍本同

蓋柳下惠之行也注食采於柳下喜孫案盧刻作采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孔本合

蓋介山子推之行也注離騷日封介山而為之禁今報大德之

優游喜孫案盧刻離騷日下行火滋日三字介山下衍封字校正此條與聚珍本孔本合

珍本孔本合

五帝德第六十二

皇清經解 卷八百零三 注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美

黃黼黻衣喜孫案黃下各本衍帝字戴氏文集日帝字衍孔注後文訂正此則

帝字蓋同其說

淳化鳥獸昆蟲喜孫案各本作故教化淳鳥獸昆蟲史記作淳聚珍本云淳化各本作故

教化淳今從方本及史記

莫不砥礪喜孫案各本作莫不砥礪史記索隱云大戴禮作莫

二字與司馬

知民之隱喜孫案各本作急戴氏文集日袁氏本急作急義

君校正此

陶漁事親盧校云屠本作漁別本並作家

屠本以意改耳喜孫案太平御覽引此正作稼孔本亦作稼

山茂北發喜孫案各本作北山茂發史記索隱云山茂少一北字北發是北方國名先君乙此北字則不須補



帝繫第六十二

產喬極喬極喜孫案各本作極極古今人表作備

及產象喜孫案各本作及象產校云疑當作及產象故先

非一時之筆謹案戴氏文集引正作象故繼又校去故字蓋

字之行久矣珍本亦曰教衍字生君所校與戴合

娶于西陵氏西陵氏之子喜孫案各本不疊西陵氏三字先

娶于滕隍氏滕隍氏之子喜孫案各本從楚辭章句改作滕隍氏

陸終娶于鬼方氏喜孫案陸終下各本

吳同產陸終喜孫案吳同下各本

陸終娶于鬼方氏喜孫案陸終下各本

皇清經解卷八喜孫案陸終下各本

季連產付祖付祖產穴能喜孫案各本作什祖氏什祖氏產內

記作附祖合史記穴能此為內能謹案路史注引此云附

祖產穴能先君此校與戴合與聚珍本同惟付什附祖下刪

其裔孫鬻熊自鬻熊九世至于能渠熊渠有子三人喜孫案各

至于渠鬻熊出白熊渠有子三人戴氏文集曰楚自鬻熊九

世至熊渠此于內熊下有九世至于渠鬻熊出白九字蓋當

云其裔孫鬻熊自鬻熊九世至于能渠熊渠有子三人

人然無善本可以訂正謹案聚珍本作季連之裔孫鬻熊九

合此蓋據戴氏文集校正

其季之名為疵喜孫案各本作疵史記世家曰少子純疵先

衛是也 韓是也 彭是也 鄭是也 邾是也 楚是也

史是有注云古氏是為氏漢書地理志氏為莊公師古曰氏

與戴說合又案先君子

皆有天下喜孫案皆上各本有而字記壇弓正義及詩生

上妃有邵氏之女曰姜原氏生后稷次妃有姚氏之女曰簡狄

氏生契喜孫案各本兩女字下各有也字兩生字並作產詩

君蓋岐之校正又案詩正義兩生字上各有而字記正義無

之又記正義上妃作長妃詩正義作上妃與此同先君蓋參

次妃陳豐氏之女曰慶都生堯次妃陬氏之女曰掌儀生摯

案各本作次妃曰陳隆氏產帝堯次妃曰陬氏產帝摯詩

生民正義云次妃陳隆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曰掌儀

宜字謹案陳隆氏作陳豐與漢書合孔本亦作陳豐

娶于散宜氏散宜氏之子喜孫案各本不疊散宜氏三字先君校補與

娶于帝堯帝堯之子喜孫案各本不疊帝堯二字戴校聚珍

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子喜孫案各本皆疊有莘氏三字唯元

校補與之合

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喜孫案盧刻從元本不疊塗山氏

勸學第六十四

稿暴不復挺者喜孫案各本作枯暴荀子作雖有稿暴戴校聚

與聚珍本合

急教忘身喜孫案各本作殆教忘身荀子作急慢忘身戴校聚

珍本從方本作急教忘身戴氏文集曰亡字當從荀



子作忘先君據荀子改

行岐塗者不至喜孫按各本本作岐戴校聚珍本作岐云他本

先君校改岐字

豈有不聞哉喜孫按各本本作聞先君蓋據之校正

其流行庠下喜孫按各本本作庠戴氏文集曰庠下當作庠

弱約微通似察喜孫按各本本作危今從方本及荀子譚案荀子云淳約微

達先君蓋據之校

以注量必平喜孫按各本本作必出量必平戴氏文集曰必出量

子作主說喜孫按各本本作主今從方本譚案荀子云主

必以東似意喜孫按各本本作東今從荀子及說苑譚案荀子云其

折也必東似志先君據

皇清經解卷八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堯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有善勿專注專謂自納于己喜孫按謂盧刻作爲聚珍本孔本

進是利而除是害喜孫按進上害下各本

量之無狡民之解注猶言無害也喜孫按猶言各本作恆戴氏文

先君校正此

若此則身安譽至喜孫按若虛刻作言戴校聚珍本云若各本

戴孔

故天下積也注積謂歸奏也喜孫按謂各本本作爲聚珍本孔本

調說者情之道也注言調說者喜孫按謂各本本作調說字各

善政行易則民不怨注則民說喜孫按謂各本本作善政行

言調說喜孫按謂各本本作言調說

詳以失之注伴爲漏失喜孫按伴爲漏失盧刻作詳爲漏失戴

本久作失喜孫按伴爲漏失盧刻作詳爲漏失戴

故佚於取人喜孫按各本本作佚於取人

佚於治事注郭象曰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于用臣也喜孫

各本作用臣字各本無莊子天道篇注作親且有臣

民之離道必於上之失政也喜孫按各本本作民之離道必於上之失政也

有本能圖注本謂身也喜孫按各本本作有本能圖注本謂身也

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注性謂仁義禮智之等情謂

喜怒哀惡之屬喜孫按各本本作喜怒哀惡之屬

往統塞耳喜孫按各本本作往統塞耳

注令不惑視聰喜孫按各本本作注令不惑視聰

皇清經解卷八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卑

字與戴氏文集合又按

往莊子爲莊黃也喜孫按各本本作往莊子爲莊黃也

則人君以黃往充耳喜孫按各本本作則人君以黃往充耳

然毛王之徒以爲石飾玉喜孫按各本本作然毛王之徒以爲石飾玉

雖行必鄰矣注鄰者喜孫按各本本作雖行必鄰矣注鄰者

盛德第六十六

則飾明堂也喜孫按各本本作則飾明堂也

則飾朝聘之禮也注則君臣之位失喜孫按各本本作則飾朝聘之禮也

明夫婦之義也注享謂享婦喜孫按各本本作明夫婦之義也

以順天地喜孫按各本本作以順天地

治國之要也喜孫按各本本作治國之要也



民必走喜孫按必宋本作必盧刻亦作心聚珍本孔本

司徒之官以成德注天道發施喜孫按道字盧刻作性聚珍本

亦所進退緩急異也喜孫按先君子

明堂者古有之也注然其由或始于此也喜孫按由盧刻作猶

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聰喜孫按盧本孔本作凡九室一室而

其外名曰辟雍喜孫按各本外水曰辟雍

堂高三丈喜孫按丈各本作尺元本作丈謹按五經異

東西九似喜孫按似盧刻作筵聚珍本亦作筵孔本作似謹按

皇清經解卷八

九室十二堂喜孫按異義引此四室十二室先君

室四戶八廟喜孫按八字各本作戶二二

揖朝出其南門注正朝儀之位喜孫按各本無儀字先君

千乘第六十八

執事正也喜孫按正各本作政戴氏文集日政當作正聚珍本

此國家之所以長也喜孫按盧刻無家字高安本有家字聚珍

大日講

講當作媾喜孫按講古音媾見唐韻正古音同音假

故年穀順成喜孫按順各本作不戴氏文集日不當作順不知

蓋用其說

虞戴德第七十

君已聞之喜孫按已各本作以楊氏先聖大訓作已聚珍本

是非反天而到行耶喜孫按到各本作其舊文以此聚珍本作到

率天而祖地喜孫按而各本作如聚珍本此字與聚珍本合

乃升諸侯之教士喜孫按盧刻去諸侯字聚珍本此字與聚珍本合

人事曰樂喜孫按各本脫樂字聚珍本此字與聚珍本合

語志第七十一

物乃歲具生于東喜孫按各本

在國統民而怨喜孫按各本

案而如古通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皇清經解卷八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用有六微喜孫按微盧刻作微元劉貞廷本作微

藍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喜孫按藍各本作荒周書作荒先

考其陰陽以觀其誠注陰陽猶隱顯也喜孫按猶隱顯本作謂聚珍本作位孔

志殷而深喜孫按盧刻而為如深為淺孔本亦作如淺盧僕射

日日益者也注言日就益喜孫按益各本作也聚珍

好臨人以色喜孫按各本作如戴氏文集日如當從逸周書作

其貌固媚注媚以貌色下人媚盧刻並作嘔戴君云篇內



呢字竝姬字之訛 喜孫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本謹案逸周書作姬先

設之以物而速決驚之以卒而度料 喜孫案各本設作軌速作

日以逸周書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五相訂執即設之為遊數義同為速速決宜連文驚之脫設為敬之聚

珍本作決驚字與聚珍本孔本合校正設字連字與戴氏

合

不素而性辨 喜孫案各本作素戴氏文集曰逸周作不文當

君校正此

知一而不可以解也 喜孫案而字各本作如聚珍本從方本作

此字與聚

存志不能守錮 注言正慎諾于人 正文錮當作固注言正

皇清經解 卷八 汪叔貢大戴禮記正誤 聖

慎諾于人有誤字 喜孫案聚珍本正文作固云各本作錮今

正此字蓋據此注正字

自順而不讓 喜孫案順各本作慎聚珍本從方本作順

日如誣者也注謂如賢誣善 喜孫案如上各本有始字注同戴

即如之為此文與注並行一始字因誤致衍聚珍本無始字

合

徵清而能發注謂攻發幽蹟也 喜孫案謂虛刻作為聚珍本孔

為古通

華而誣 喜孫案而各本作如聚珍本從方本作而謹案逸

周書正作而先君蓋據之校正謹案而如古通

以其見占其隱注案其陽察其陰 喜孫案陰各本作隱戴氏文

陰與應聲之譌不知者遂改應為應聚珍

本孔本並作陰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初氣生物 喜孫案各本生作主聚珍本作生云從方本孔本亦

云生宋本譌主從盧本

注謂物在於胞胎 喜孫案謂盧刻作為孔本作與聚珍本作謂

合

欲色嫗然以偷 喜孫案嫗各本作嘔聚珍本作嫗云

驟然以靜 喜孫案各本以

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 故之疑當作改之中字句絕 喜孫案

作改之先君

五曰民生則有壽有陽 喜孫案各本作五曰生民有

人多隱其情 喜孫案人下各本有字戴氏文集曰有字衍聚

君蓋據

皇清經解 卷八 汪叔貢大戴禮記正誤 聖

飾其偽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以

以攻其名 喜孫案此下各本

推前恃忠府 喜孫案恃各本作憑戴氏文集曰據注憑恃之

注謂有詢議之攻其所不知者 喜孫案詢議各本作義戴氏文集

本作謹先君校

自執而不讓 喜孫案執各本作讓戴氏文集曰據注執執字

合

注及其所不知也 喜孫案各本知下有正字戴氏文集曰正字

素動人以言注謂先偏習之 喜孫案各本謂作為偏作偏戴氏

謂之聚珍本作謂先偏習之孔本作

假道而自順用之 喜孫案假各本作有戴氏文集曰當從逸

周書作假先君據周書校正此字與戴合



廉言以爲氣注以見俠氣自然喜孫案俠各本作俠戴氏文集

校正此字與戴合

矯厲以爲勇喜孫案矯各本作矯戴氏文集曰當從逸周書作矯厲聚珍本作矯厲先君校正此字蓋同其說注

同

內恐外誇喜孫案誇宋本作粹元本作粹聚珍本從元本作粹先蓋據之校正戴氏文集

日當從逸周書作外誇

亟稱其說喜孫案各本亟作亟稱作再戴氏文集曰敬再當從逸周書作亟稱先君校正二字與戴合

乞言勞醉喜孫案醉作瘁喜孫案醉作瘁同諸

陰行以取名注陰行謂竊求諸人也喜孫案盧刻作陰陰竊謂求諸人也先君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行其亡如其存注謂奉先君喜孫案諸盧刻作爲聚珍本孔本作謂先君校正與之合

皇清經解卷八 正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聖

喜怒之而度斯曰有守者也喜孫案各本而作如曰作日無有字者字先君校正如此與聚珍本

所據方本合謹案逸周書云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

合志而同方喜孫案各本而作如聚珍本從方本作而逸周書亦作而先君據之校正

其入人甚俞 俞當作愉喜孫案同書云其人甚愉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注於練焉壞廟 將納新神喜孫案各本無廟字將字先君據穀梁傳及注校補與聚珍本合戴

氏文集曰於練焉壞下脫一廟字納新神上脫一將字

鄭元士虞禮注曰喜孫案各本禮下有記字聚珍本作鄭元注士虞禮曰先君校正

從者皆元服注錯易其次尤非宜喜孫案盧注此下各本有邪字聚珍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君及祝再拜興喜孫案先君于此書爲一節

祝下擯喜孫案先君于此書爲一節

肅醢陳於房中注房東房也喜孫案各本東房作西房戴氏文集曰西字別本或作日或作由據

禮訂之當作東房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諸侯饗廟第七十三

君曰諾遂入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雍人拭羊注拭悅喜孫案悅盧刻作悅戴氏文集曰悅當作悅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孔本合

血流于前乃降此書爲一節

雍人割雞屋下當門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有司亦北面也此書爲一節

小辨第七十四

其可乎注小辨謂小辨給也喜孫案按謂各本作爲聚珍本作猶不可既也喜孫案按猶各本作由先君校

皇清經解卷八 正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聖

君其習可乎喜孫案按君上各本有其字聚珍本無之先君校去此字與聚珍本合

內思畢心曰知中喜孫案按心各本此作必聚珍本從方本作心孔本亦作心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用兵第七十五

蚩尤庶人之貪者也注或云蚩尤古之諸侯矣耳喜孫案各本或字在諸侯

下先君校正與戴氏文集合與聚珍本合

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 中按蜂蠆挾螫而

生句見害而校句此以喻人生有欲不能去兵耳注謬甚

按螫下盧注云如蜂蠆之挾毒也八字害下盧注謂黃帝殺之於涿鹿之野十字也下盧注止教習于戈白衛身非作者

也十二字先君悉校去謹按

先君所定句讀與孔氏注合

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

塞嗣武孫武子中案此六句皆逸詩不必牽引義裁久矣



虞注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因於兵革之詩也十六字先君校去諸案何也久也子也古音皆在之部六句通川一韻則必通爲一詩矣中二句特偶同蓼莪耳

夏桀商紂厥暴於天下喜孫案盧刻厥作厥發珍本孔本作厥

此字與之合

粒食之民布散厥親注離散莫能相養喜孫案注文盧刻作離

曰當作離散莫能相養因字形誤耳聚珍本作離散莫能相養孔本作離散莫能相養先君校定如此蓋同戴文集

攝提失方注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杓相直喜孫案各本作應

字之誤聚珍本作杓先君校正此字與戴說合

孟陬無紀喜孫案孟陬本作孟陬大漢書云孟陬無紀史記曰

注或陬聲誤爲鄉也喜孫案陬本作陬戴氏文集曰深當作

皇清經解卷八汪拔貢大戴禮記正義

不告朔於諸侯注周禮太史職曰喜孫案史各本作師先君據

聚珍本合孔本亦合

頒告朔於邦國喜孫案盧刻無告字先君據周

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注周書曰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喜

案注文周書下各本無曰力爭則力政六字戴氏文集曰周

書下脫曰字似仍脫力爭則力政一語此逸周書度訓篇文

聚珍本有此六字與聚珍本有曰字

先君校補六字與聚珍本合

交伐于中國注此周所服四海喜孫案服各本作伐下同戴氏

作服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下文其夏之所服同

此朝明堂時來者國數也喜孫案國數各本作數國戴氏文集

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少閒第七十六

同名同位曰同等喜孫案位各本作食戴氏文集曰別本食作

故天子昭百神於天地之間喜孫案百各本作有聚珍本作百

正此字與聚珍本合諸案按注云祭法

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小者注遠大之謀緣近小

始喜孫案注始字盧刻作治戴氏文集曰治當作

昔堯取人以狀喜孫案以盧刻作民高安本聚珍本孔本並作

與之合

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注渠搜貢露犬喜孫案按露盧刻

乃有周昌紂不說諸侯之聽于周昌周人以諱事神孔子

皇清經解卷八汪拔貢大戴禮記正義

爲周之臣子而敢斥其太祖之名乎此之不通昭然可見

煩煩如繁諸乎注煩煩眾也如繁諸喜孫案注煩煩盧刻脫一

而君財之喜孫案盧刻作君如財之孔本同聚珍本作君而財

于而字下未

發而用之喜孫案而各本作如聚珍本作而云從方

禍福相生注言識其並興喜孫案注識字盧刻作識戴氏文集

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而以問觀也喜孫案各本作如以觀問也戴氏文集曰當作而

作而以問觀也先君校正而

君曰不足臣則曰足喜孫案各本無下四字先君用盧校說補



不合且不足可云恐不足  
可云恐也不若慮校之核  
注所謂可不也喜孫案此所慮制作可聚珍木孔木並作所先君  
通校正此字與之合謹案可不即可否也不否古

民亦如之喜孫案民各本作製或氏文集曰穀當作民聚珍木  
政之作民云從方木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孔注則以為

上失政大及人畜穀喜孫案人上各本有小氏載氏文集曰小  
此字與之合孔注則移小字於人字之下  
彙較未虧喜孫案彙較各本作彙或氏文集曰彙當作彙聚  
朝事第七十七珍木作虧云從方木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諸臣之五等之命喜孫按命字上各本脫之字衍以定其辭故  
即上文重出此聚珍本據周禮訂正先君校正此條與聚珍本合

皇清經解卷八注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各如其命之數以上典瑞職文喜孫案先君於  
樊纓十有二就喜孫案二各本作再觀禮  
率諸侯而朝日於東郊喜孫案各本無於字  
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喜孫案各本無下二  
所以正君臣之義也喜孫案先君於  
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喜孫案先君於  
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喜孫案各本無於字先君據  
致饗既喜孫案既上盧刻有饗宋本同載校聚珍木刪之云既  
剛孔本亦從永樂大典刪饗字先君校去此字與之合

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喜孫案先君于  
及大客之儀喜孫案儀各本作義載氏文集曰義當作儀聚珍  
本據周禮改作儀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謹案古

人儀只作義肆師治其  
禮儀注云故書儀為義喜孫案各本除作成應作義先君據周禮  
殷眺以除邦國之慝喜孫案各本合載氏文集曰當從周禮  
作以除邦校正與聚珍本合  
國之慝

致贈以補諸侯之災喜孫案贈各本作會先君  
以周知天下之政喜孫案先君於  
投壺第七十八此畫為一節

有勝則司射以奇算告喜孫案奇盧刻作其先君據小戴禮記  
日以其算告當校正與聚珍本合與孔本合載氏文集  
從袁氏本作奇

舉手曰請勝者之弟子為不勝者酌喜孫案請盧刻作請先君  
據儀禮經傳通解增請字於諸字之上  
皆跪奉觥曰賜喜孫案各本  
皇清經解卷八注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勝者跪曰敬養喜孫案先君於  
正爵既行請徹焉喜孫案先君於  
矢入分喜孫案矢盧刻作簪先君  
今日大射四正具喜孫案各本本一作泰先君校正又按大射  
一字先君校去與聚珍本合聚珍本據方本無此十一字  
中獲既置喜孫案先君於  
壺腹修五寸喜孫案先君於  
既獲卒莫喜孫案先君於  
拾聲報挾喜孫案先君於  
此畫為一節

若是者有常爵喜孫案先君于  
公冠第七十九說苑修文篇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



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齊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于此始成之時祝詞四加而後退公冠自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元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士同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王而冠古之通禮也

其餘皆與公同也注謂迎賓升阼之等喜孫案謂盧刻作爲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公元端與皮弁皆釋注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喜孫案各本帶二字或氏文集曰徑當作頸肩下脫革帶二字

朝服素韠注諸侯之朝服喜孫案注朝服字盧刻無或氏文集曰朝服素韠注諸侯之朝服服上脫朝字先君用其說校補與聚珍本孔本合

皇清經解卷八十五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義 至

無樂注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廟親也喜孫案盧刻無之家二字無也字先君據

皆元端喜孫案先君子此畫爲一節

其醕幣朱錦采四馬喜孫案先君子此畫爲一節

其慶也同喜孫案先君子此畫爲一節

遠于年喜孫案盧刻無舊

惠於財注及時而施喜孫案盧刻以注四字爲上齊于時句注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聚珍本而作

飲順仲春之吉日喜孫案春各本作夏注云古者冠以仲春則正文必作春一證也劉昭注續漢志引博物

記云飲順仲春之吉日則孝昭冠辭實作仲春二證也昭帝本紀元初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則孝昭之冠時實是春而非夏三證也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孔本合

普遵大道之郊城喜孫案各本作遵並大道郊或先君據博物推遠冲儒之功志

肅勤高祖之清廟喜孫案各本作肅勤高祖之清廟

六合之內靡不蒙德喜孫案各本作六合之內靡不蒙德

凡三百四十七字喜孫案各本作凡三百四十七字

木命第八十

分於道謂之命注道謂冥化自然之道也喜孫案謂盧刻作爲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人莫違焉喜孫案盧刻作人莫違焉

皇清經解卷八十五 汪拔貢大戴禮記正義 至

或分得其長或分得其短喜孫案各本作或分得其長或分得其短

十有六精通喜孫案各本作十有六精通

陰以陽化喜孫案各本作陰以陽化

二八十六然後精通喜孫案各本作二八十六然後精通

八者維綱也喜孫案各本作八者維綱也

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喜孫案各本作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

以一治之也喜孫案各本作以一治之也

言而後事行若杖而起喜孫案各本作言而後事行若杖而起



而所而已喜孫案各本所注先君

不百里而得喪注言及日故經成見星喜孫案盧刻本經

所以正婦德也喜孫案先君

喪父長子不取喜孫案各本所注先君

喪父長子者為其無所受命也喜孫案先君

盜竊為其反義也喜孫案先君

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喜孫案先君

易本命第八十一

注易說曰喜孫案說下各本行

皇清經解卷八

太初者氣之始也喜孫案各本無也

故禽鹿六月而生也注以所包者多故舉禽獸之名雖有飛

走之異其義亦通也喜孫案各本

其餘各以其類也注然亦有本而生之也喜孫案各本

與月盛虛注月虧于天喜孫案盧刻

食肉者勇敢而悍喜孫案各本

盧文昭攷證

會子立事篇補則不改矣盧云上文注云補謂改也則此不

當云不改當作補則不復矣信注太過遂不難改正文以

從之亦已甚矣喜孫案先君

武王踐阼篇戶之銘曰擾阻以泥之盧云擾乃獲字之訛服

虞注揚雄賦云獲古之善塗堅者王伯厚校此篇云一本無

阻字則當為獲以泥之無疑蓋擾亦本作獲形近易訛也喜

獲字以疎圍識之蓋從其說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杭州姚禮對字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二終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二

注拔貢大戴禮記正誤

蓋







大戴禮記解詁敘錄

揚州阮中丞敘曰：南城王君實齋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於后倉，各取孔壁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傳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於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哀集也。其校經文也，專守古本爲家法，有懲於近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爲解詁也，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爲孔搢紳諸家所未及，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

大戴禮記解詁

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北平翁覃溪先生得識王君，王君厚重誠篤，先大夫敬之以爲有古人風，延教家塾子弟者有年。王君書成，屬序於元，元更出元素校大戴本付王君，王君或以己所校者衡量之，加以棄取，別爲大戴記作釋文數卷，不更善乎？嘉慶十二年，揚州阮元敘於寧經室。

山陽汪閣學敘曰：嘉慶丙寅冬，予視學江西，阮芸臺同年以書來，極道南城王君實齋之賢，未之見也。己巳季夏，君將以拔萃就博士選，循例謁予章門，因出其所著大戴記解詁目錄見示，予受讀之，學古而識

卓理精而論篤，其推明大戴記爲孔壁古文，非小戴刪餘語及秦亡，乃孔襄所合藏，賈誼所稱引，非大戴取賈誼書，七略分隸六藝諸子，乃劉氏哀大戴，非大戴輯他說，皆確鑿有根據，不可移易。其斥後人據王肅私竄之家語及唐宋人類書，世俗坊本，改定本經，尤切中近世儒人浮華好異，蔑古不根之失。雖其全書未獲卒業，然觀其發凡大旨，禮典器數，墨守鄭義，解詁文字，一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有不知而闕無杜撰之言，殆庶幾古人實事求是之學，而異於世之剽竊附合，堅僻自是，以夸世俗者，其亦遠矣。予於

大戴禮記解詁 敘錄

二

是經無所自得，漸承下問，輒書數語歸之，以志服膺，並以質之芸臺。山陽汪廷珍。

歛凌進士敘曰：南城王實齋先生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研求古訓，理精義密，足矯以臆說經之弊。其言曰：近代以來，人事校讐，或據王肅私定家語，改易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主也。又或據唐宋類書所引，增刪字句，是猶舍當官案牘，而求情實於風聞也。故其所釋，惟據相承舊本，不敢以他書增刪改易，用力之勤，凡二十餘年。其於大傳禮，可謂有功矣。嘉慶戊辰歲八月，晤先生於浙西，先生不以爲鄙，發篋



見示廷堪於是書所得甚淺既無以益之於是舉其卓絕之識書諸簡末以告世之好學深思者同門年愚弟欽凌廷堪識

揚州汪編修紱曰昔朱子謂大戴禮注當是鄭康成所爲此疑辭無實據所引有魏晉人語必非鄭注可知周書盧辨傳稱辨少好學以大戴禮無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比於侍宗注小戴今存盧注只八卷未可爲全書也乾隆年盧召弓先生以元時本校定脫誤而未解詁南城王實齋先生惜舊注之少且後人所改不盡允當乃融會鄭氏說經諸書分節注之如

大戴禮記解詁 敘錄

三

五義義字據周禮注讀若儀五鑿五字釋若忤青史子引漢書君子養之讀若中心養養之養皆能根據經史發蒙解惑非不根之說也夫小戴禮頒立學宮世咸讀之大戴禮篇目錯誤文多晦澀世多不讀讀亦不熟今此書出義理瞭如不特爲大戴功臣其有益於學校匪淺也萬儀堂孝廉南城後進之士也攜以示余謂將付手民余欽實齋先生之學而嘉萬生之好學也謹讀而序之時在道光庚戌三月揚州後學汪廷儒拜撰

自敘曰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古文者孔子

壁中書也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齋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其目有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此禮記之所由來惟孔氏壁中之本也孔穎達曲禮疏曰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晉司空長史陳邵周

大戴禮記解詁 敘錄

四

禮論敘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此大戴之書篇數具在惟取於孔壁古文未嘗闕入諸家也或曰壁藏之書當在先秦今禮察保傳篇中皆有秦二世而亡之語與賈誼新書同得無大戴取於賈氏書乎聘珍曰顏注漢志引家語云孔騰字子襄藏書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案史記孔鮒爲陳涉博士固在亡秦之時而子襄爲漢惠博士則秦亡久矣漢惠本紀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注云秦律敢有挾書者族然則漢惠四年以前皆是藏書之日而古文記二百四篇亦非出



於一時一人之手。若禮察保傳諸記，乃楚漢間人所爲，合於二百四篇之中，而爲孔氏所藏，亦別有流傳在外之本，而爲賈氏所取。此賈書有取於古記，非古記有待於賈書也。又大戴禮有孔子三朝記七篇，曾子十篇，皆是古文記二百四篇中書。自劉氏總羣書而奏七略，序六藝爲九種，分諸子爲九流，於是出三朝記於論語之類，出曾子於儒家者流，此又劉氏剖析傳記，而非大戴采取諸家也。今小戴禮記燦然具備，而大戴之篇祇存四十。隋書經籍志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漢末馬融足月令一篇，明堂位

大戴禮記解詁 敘錄

五

一篇，樂記一篇，其說頗爲附會。蓋因大戴八十五篇之書，始於三十九，終於八十一，其中又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多出第七十三、一篇。隋志又別出夏小正第四十七一篇，則存三十九，而闕四十六，故支離其辭，以爲小戴所取耳。豈知月令明堂位，劉向別錄並屬明堂陰陽固古文三十三篇之內者也。而樂記疏引劉向別錄云：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之入禮記，自劉向所見本已然矣。又何待於馬融之足哉？且當時古本具在，大小戴同受業於后倉之門，小戴又何庸取大戴之書而刪之？蓋

二家俱就古文記二百四篇中，各有去取，故有大戴取之，小戴亦取之，如哀公問投壺等篇者也。况大戴所闕之篇，其名往往見於他書，如玉度記、辨名記、政穆篇之類，皆不在於小戴記中，豈得以大戴闕篇，即小戴全篇邪？夫以大戴之書，同是聖賢緒餘，自古未立學官，兩漢經師不爲傳注，陸德明不爲音義，迄無定本。後周盧辨雖爲之注，然而隋唐宋志並不著錄，則其書傳者蓋寡，是以闕佚過半，其存者亦譌變不能卒讀。自時厥後，未有專家。近代以來，人事校讐，往往不知家法。王肅本點竄此經，私定孔子家語，反據

大戴禮記解詁 敘錄

六

肅本改易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主，有是理乎？又或據唐宋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之流，增刪字句，或云據永樂大典改某字作某，是猶折獄者舍當官案牘，兩造辭證，而求情實於風聞道路，得其平乎？是非無正，人用其私，甚者且云某字據某本作某，豈知某本云者，皆近代坊賈所爲，其人竝無依據，是直向聾者而審音，與盲人而辨色，凡茲數端，大率以今義繩古義，以今音證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壁古奧之經，變而文從字順，洵有以悅俗學者之目，然而經文變矣。經義當由茲而亡，可不懼哉！聘珍今



爲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與諸家所見未敢雷同惟據相承舊本不復增刪改易其顯然謬誤者則注云某當爲某抑或古今文異假借相成依聲託類意義可通則注云某讀曰某而已其解詁專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訓詁以釋字義於古訓之習聞者不復標明出處稍涉隱奧必載原書亦復多引經傳證成其義閒有不知而闕必無杜撰之言舊說有可采者則加盧注云以別之至於禮典之辨器數之詳壹以先師康成緒論爲主以禮本鄭氏專門之學而其學則聘珍生平所私淑諸人者也未免膏肓之疾難辭大戴禮記解詁 敘錄 七

墨守之愆以云有功經學實所不敢但於三千年來天壤孤經亦可謂盡心焉爾已憶坐髫髻受書家父口授此經聘珍年纔幼學迄今誦習三十餘年矣爲茲解詁稿凡數易亦歷有年所不但稟承家學抑亦博問通人今檢其簡札并諸書首以誌師友淵原著書歲月庶傳諸將來知非鄉壁虛造者也南城王聘珍

大戴禮記解詁目錄

南城王聘珍學

主言第三十九 廣雅云主君也主言者君天下之言祭於天曰天子曾子曰聖人爲天下曰天子諸志曰主鬼神主爲宗廟主是也王肅私定孔子家語盜竊此篇改作王言俗儒反據肅書改竄本經亦作王言非是始於三十九儒反據肅書改竄本經亦作王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義讀曰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又周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鄭注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故書儀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說聘珍謂鄭云故書儀爲義者古文書也義取孔壁之書雖經改寫存古文俗儒據荀子書所云庸人主君子賢人大聖是也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此於小戴記爲哀公問弟

大戴禮記解詁目錄

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者諡顯之也此於別錄屬通論但此篇哀公所問凡有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問禮在前

禮三本第四十二 名曰禮三本者本經曰禮上事天

之禮三本也篇中多推明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之事史記禮書采取此篇爲之古文禮記是與尙書等經同出孔壁孔氏安國盡得其書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此類皆是不獨爲尙書也

上卷一凡四篇

禮察弟四十六 此篇之前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至倍死忘生之禮眾矣同小戴記經解弟二十六自凡人之知以下漢書賈誼傳有之篇首稱孔子以後言秦王子孫誅絕當中顯有諷脫之處案漢書藝文志所載記百三十一篇班氏自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漢所記也不言其爲何時之人諒非一時同出者也楚漢之閒如陳涉博士之徒皆其支流餘裔豈不發憤







之異同者也蓋古文初出墨子先安國參得其書班

篇目自是古本所有不可泯也俗儒或據異義所引合并此篇於盛德篇中刪去已上卷八凡三篇

已上卷八凡三篇



千乘弟六十八 此於三朝記為第一漢書藝文志論云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裴注云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八卷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王伯厚云孔子三朝志七卷今在大戴禮者所謂七篇王伯厚云孔子三朝志七卷今在大戴禮者所謂七篇亦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原在古文記二百四篇之中故大戴采而錄之自劉氏七略乃別出於儒家類也論語類中亦如曾子記別出於儒家類也

四代弟六十九 此於三朝記為第二

虞戴德弟七十 此於三朝記為第三

諸志弟七十一 此於三朝記為第四 已上卷九凡四篇

文王官人弟七十二 此官人解者紀錄舊聞也文與周書作官人據此則事屬成王信矣大戴禮記作文王者

本戴禮記解詁 目錄 六

記者所聞異辭也但如周書作周公曰亦有六徵云云訓體也大戴作王曰嗚呼云云諸體也諸當為文王

諸侯遷廟弟七十三 諸侯遷廟者禮古經五十六篇禮各篇之記然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猶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即此類是也此篇乃諸侯三年喪畢遷廟者非是說詳篇中

諸侯覺廟弟七十三 諸侯覺廟者亦禮古經五十六篇諸侯既成祖廟殺牲饗之之事小戴入於雜記下弟二十一篇次重云七十三者本經闕文之後簡編俱錯亂不可考矣 已上卷十凡三篇

小辨弟七十四 此於三朝記為第五大戴原本自當與諸志篇相接今本中隔文王官人

諸侯遷廟諸侯覺廟三篇者

大戴禮次為後人所記也

用兵弟七十五 此於三朝記為第六漢書高帝紀云出用兵九庶人之貪者師古云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而漢書劉向傳載向疏云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紂暴虐天下故麻失制攝提失方孟陬無紀云云正是用兵篇古文劉向以爲孔子對哀公之辭則爲三朝記明矣師古謂用兵篇非三朝記又云

少閒弟七十六 此於三朝記為第七 已上卷十一凡三篇

朝事弟七十七 鄭注周禮大行人云朝事儀曰奉國禮觀禮云朝事儀曰天子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注儀精尺有二寸云云並是此經之文而執鎮圭尺有二寸儀命大行人小行人司儀掌客諸職及小戴記聘義篇是

大戴禮記解詁 目錄 七

是記者鈔錄舊聞以爲禮經之記者也

投壺弟七十八 小戴記投壺第四十孔疏云案鄭目燕飲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爲類此於五禮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聘珍謂此經篇末附射事及經首之詩所云與射爲類是也但篇中多闕文錯簡則仍簡滅札欄小戴取其明文著於篇大戴則仍古本而存之非盡亂於大戴既刪之後也 已上

卷十二凡二篇

公符弟七十九 符當爲冠之譌通典嘉禮注引譌周王云云是古本作公冠公謂諸侯也儀禮士冠記曰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左氏襄九年傳曰君冠必以祿將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是諸侯之禮也篇末有冠禮當在禮古經五十六篇之中此篇乃其記也篇末有大戴原書所有也知者劉昭日祝辭是後人竄入非大戴原書所有也



注續漢書禮儀志云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後近於義高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止於任賢使能其下另引博物記曰以別之其爲後人竄入無疑矣今因舊本存諸篇末

本命弟八十 名曰本命者本經曰分於道之謂命篇中言男女居室喪服之事亦禮家雜記推本於性命也

易本命弟八十一 此篇蓋亦明堂陰陽之流名曰易致命之事終之以著龜而統之以乾坤也 已上卷鄭云大戴記八十五篇此以下闕四篇也

十三凡三篇

大戴禮記解詁目錄終 姪嘉會校刊 八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一

南城王聘珍學

主言第三十九

孔子閒居曾子侍 鄭氏三禮目錄云退燕避人曰閒人字 孔子曰參今之君子 居仲尼弟子列傳云曾參南武城子與 孔子曰參今之君子 者之通稱 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閒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 白虎通云士之稱也大夫職在於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帝王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聘珍謂閒猶中也君子出於任事奉法之中罕聞君國子民之大道也 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 廣雅云主君也主言子云出行也史記云孔子曰我欲載之空 曾子起曰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而著明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一

敢問何謂主言 曲禮曰請業則起 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振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

是以敢問也 應以言對也肅然敬貌振提也曲禮曰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下席者因夫 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 曰東西牆謂之序 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

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 中庸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干也爾雅曰明成也



里國謂王國也。周禮曰：惟王建国，大司馬職曰：方千里曰國，畿甸謂教化服事廣雅云：取為也。上無教化，下不服事，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也。博地眾民，謂諸侯大國也。地治謂以道治以主諸侯，白虎通云：秦霸者伯也，少開曰：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謂文王為西伯也。王制曰：八州八伯，各伯公羊隱五年傳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是故昔者明主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不固，至不行，雖征不服。此經與下文為總目，其事並在下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孟子曰：征者，是故明主上伐下也，又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一

二

淮南說山云：國有賢君，折衝萬里。高注云：衝，兵車也。所以衝突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遠敵之衝車於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聘珍謂衽是故內臥席也。此言守則有戰之備，戰亦如守之安。是故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勞力極也，財謂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麋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變動貌。麋讀曰參。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禹宅百揆，皋陶作士，尚書大傳云：左曰輔，右曰弼。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為其勞也？杜注左傳云：在君為政，在臣為事中，正也。令命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大宰職曰：廢以取其罪。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稅十取一，使

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關者，界上之門，議呵察也。征，賦也。市買賣不稅其物，稅所之也。鄭市物即舍鄭而不稅者，稅其舍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甸用三日者，均人職曰：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者，均人職曰：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人入澤梁，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曰：虞獵，祭魚，然後虞厲而為之守，禁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職曰：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四者謂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一

三

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以敬事長曰順，齒年也。施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別辨也。釋名云：貞定，七教者，治也。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正政也。是則上者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定猶成也。爾雅曰：是則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表，標準也。列者也。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表記曰：仁者，天下之表也。左氏為忠也。士任事者也。晉語曰：定身以公家之利，知無不厚也。陸氏爾雅音義云：璞字又作撲，說文云：撲，木素也。通物曰憧，無知也。空空，無識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布，散也。左氏昭二十一年傳曰：小者不窕，又曰：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高注云：不窕，在



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等猶差也。禮謂禮儀義者事之宜也。順循也。循其理也。灌謂濯洗洗濯其心以去惡也。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廣雅云州居也。王制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屬官眾也。周禮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隱蔽也。暴亂也。伏匿藏也。使有司曰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有司謂周禮鄉大夫之屬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是也。省察也。如讀曰而考校也。曰省時考謂四時孟月月吉日聚眾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糾其衰惡過失誘進也。誘賢謂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一

四

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  
民矣使之謂使民也禮運曰民不獨親其親不獨長其長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選賢舉能者卿大夫職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人使治之刑罰罪也無刑民者民皆丕變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  
刑措不用也  
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  
施則行親愛也保養也慈母養子者也施謂設施有所設施民皆奉行也因民既邇  
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  
十尋而索懷至也布敷也舒展也說文云寸十分也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肘臂節也從肉从寸寸手口也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廣  
雅云索盡也度始於寸盡  
於尋數始於一終於十也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

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堵當爲畝音近而譌也以百步爲畝計之應九百步而井云千步者包田開水道途徑而言也趙注周髀算經云伸員之周爲句烈讀曰列鄭注稻人云列田之畦畝也距折而方也此言造田野形體之法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興亡封起土界也左氏莊二十八年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畜聚也積謂芻米禾薪裘皮衣也處居也恤憂也興當爲興形近譌也亡無也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王制曰中國夷蠻戎狄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無市而民不乏者遺人職曰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乏廬也書曰土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無刑者

卷之二

五

不任刑也。不違者，民皆從教也。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畢，田巴也。弋，繳射也。田獵，放獵爲田除害也。盈，猶充也。徵，求也。斂，賦斂也。大宰職曰：以九賦斂財，賄、鄭注曲禮云：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慢，慢也。以補不足，謂君心廣大，憂民之憂也。兵甲之處，謂出宮室府庫所藏以振貧乏也。禮節以損有餘，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又云：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富貧不相縣也。故曰：多信而寡貌。信，誠也。謂慢也。由於心而德及於民，其禮可守。其貌，謂文貌。禮以節其行，故少文貌也。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信者，信與國人交止於信也。跡，謂成跡履踐也。四時錯行，不失其序。飢渴之切，必求食飲上之親民如此，民亦信。



其上之親之暑熱凍寒遠若邇暑熱凍寒喻教也樂也夫教美辭也遠若邇謂無有遠也也也遠若邇謂無有遠也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道路也書曰祇台德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先不距朕行是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兵謂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一

六

士謂守道者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良賢也能也鄉大夫職曰鄉老及鄉大夫知其所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明主因於天子此明主所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也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鄭注云班祿以富臣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譽聲美也人心和樂而頌聲作也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

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經解曰上下相親謂之仁逸周書王假曰之言孔注云可否相濟曰和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孟子曰仁者政在人拱而俟也中庸曰為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致其征者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曰鄭入陳司徒致民司徒致節司徒致地乃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一

七

還杜注云陳亂故正其眾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孔疏云司徒招致人民司徒集致符節司徒檢致土地孟子曰誅其君而弔其民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眾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行謂行師征伐施功勞也彌云義兵行地滋遠得民滋眾也哀公問五義弟四十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為政何如者取之魯周公世家云定公十五年卒子將立是講學道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志慕也古之服宿舍之舍居也言自居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於士而為非者少也



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儒行曰邱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士冠禮記曰章甫殷道也屨人職曰青句素履鄭注云句當爲絢聲之誤也絢謂之拘著鳥屨之頭以爲行戒紳帶之垂者也搢插也笏記事者也玉藻曰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鄭注云殺猶朽也天子其下終葵首諸侯不孔子曰否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朽其下首廣二寸半必然今夫端衣元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蒯屨杖而歆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端衣者禮衣端正無殺也鄭注司服云端者取其正也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聘珍謂端衣天子諸侯皆以朱爲裳云元裳者齊服也郊特牲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冕祭服也路車也董辛物辛主散齊必變食不茹葷不敢散其志也衰服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衰三升菅屨者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一

八

管非也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哀公主而杖者何輔病也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己憂道言也邑讀曰悒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云悒悒不舒之貌志不悒悒謂志意放肆也選擇也託依也憂患也孟子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也止居也定安也選數也中府曰賤貨而貴德孟子曰從流而下而忘反謂之流楊注荀子哀公篇云鑿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聘珍謂五讀曰午猶件也鑿穿鑿也五鑿爲政謂政不率法心從而壞謂私心壞政也孟子曰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道術謂道藝由從也處居也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說文云審悉也論語曰敏於事而慎於言易謂以物相易也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買仁義在己而不害不志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一

九

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論語曰躬行君子又曰主忠信買義未詳或云買當爲置害也枝也謂枝人也志私意也不志謂不自私也聞志之志讀曰識伐矜也曲禮曰博問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爲匹夫而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好之父母取捨猶舉錯也統理也論語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矩方繩直本謂本性不傷於本謂行己有法而非矯揉以失其性害亦傷也易曰或害之悔且吝左氏昭八年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願富也富之言備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西氏願富者子路身云君子貧窮而志廣說文云財人所寶



侯無財者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其身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

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

人道謂天地也應當也變謂事物非常也窮困也測盡也情性之發也陸賈新語云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

情性顯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易曰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聖人知變化之道首出庶物變則通之化而裁之故萬物得正其性命也發正也

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理治也然否取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盡其性則能盡人

盡人之性盡天下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雲

蜺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一

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

三也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雜其也蜺雖虹也孟子曰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總統也要會也穆穆敬也純讀曰肫中肫曰肫肫其仁節注云肫肫或為純純純誠貌也循巡也司主也說文云職記微也淡然定靜貌

孟子曰民曰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哀公送之

哀公問於孔子弟四十一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

孔子曰邱也小人何足以知禮

鄭注禮記云君曰否

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

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鄭云言君子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鄭云君子以其

姓使其不廢此有

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

嗣鄭云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

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

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

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

禮者如此小戴則作節節鄭云言語也算數也

禮民以為節順乃後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以

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孔疏云設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一

其豕腊者謂喪中之奠有豕有腊也宗廟祭祀者謂

祭服之後又教為之宗廟以鬼享之以序宗族者又

幾謂所祭也謂不雕鏤使有折節也公曰今之君子

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

荒怠教慢固民是盡忤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



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鄭云言君當務於政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鄭云無似猶言不肖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也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寃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鄭云大昏禮也至矣言至大也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寃而親與敬爲親言相敬則親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一

主

迎不已重乎鄭云已猶大也怪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鄭云先聖周公也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鄭云固不固固故也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欲其爲言以曉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孔子遂有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者政之本與鄭云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政

教有夫婦之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物猶事也事取臣配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孔子遂言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則愀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鄭云愀猶至也大王居幽爲狄所伐乃曰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一

主

迹與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鄭云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身鄭云有猶保也不能樂天不能安土動移失業也公曰敢問何謂成身



鄭云物猶事也

不已如

久也是

道也。  
者鄭

不會也。可以不

煩子識

言明理此  
使易此

孝子不

親是故

孝經曰  
事親是

十一

罪何行耶

之及此

1

1

之本也

焉生無

馬性何生也也

天下事

寵榮師也

以不敢墮

卷一

天太祖謂以太祖配天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鄭詩箋云

懷謂諸侯不敢祖天子以始受封之  
宗者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

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

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也。公羊

曰天子祭天何注云郊者所以祭天  
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大祭其先祖所由出謂郊祀天也王  
大徵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云

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  
楊云道行神也聘珍謂祭法曰大夫

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  
行作大夫士職在適四方故得祀行

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

卷之一  
十五

有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待年

立宗廟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光積薄者

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士二廟韋注楚語云地方十里爲

不待年而食謂食力者也說文云年穀  
 二十二年傳曰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

也業也澤讀若孟子曰君子之澤

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

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鄭注云以腥爲俎實不臠熟之大羹肉消不

謂元尊明水也司烜氏職曰大饗尚

良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嘑大羹而飽乎

禮器曰醴酒之用元酒之尚醴通  
曰元酒在室醴醖在戶桑扈在堂

四〇三



澄酒在下鄭注少牢饋食禮云或言食或言飯食大  
名小數曰飯齊嘗至齒也飽謂尸告飽也庶衆也鄭  
注庖人云致滋味乃爲羞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  
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  
也此覆申大饗事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  
義言有本有用也而成本以歸太一夫是謂大隆文於其本而貴之以爲  
順其理也事有其文物得其理是必能經緯天地之道  
故曰成文也歸返也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隆備  
也故尊之尙元酒也俎之生魚也豆之先太羹也下  
本有一也二字言三者利爵之不啐也史記索隱云  
皆禮之反其本者也利爵之不啐也案儀禮祭畢  
獻祝西面告成是爲利爵祭初未行無算爵故不啐  
入口也聘珍謂利爵當是旅酬之後視未告利成之  
先佐食獻尸者也特牲饋食禮曰利洗散獻於尸鄭  
注云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者以利待  
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於加爵成事之俎不啐也隱  
亦當三也不致爵禮又殺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一 六

云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曰成事既卒哭始  
從吉祭故受昨爵而不啐也聘珍謂士虞禮記曰  
三虞卒哭他日用剛日亦如初日哀薦成事是卒哭祭  
禮與虞同也士虞禮主人獻尸尸取肝濡鹽振祭祭  
之加于俎鄭注云虞禮主人獻尸尸取肝濡鹽振祭祭  
于俎以喪不志於味加三侑之不食也立宿以勸尸食  
至三飯而後止每飯有宿一人故一也言三者皆禮  
有三宿既足勸尸故不相食也一也言三者皆禮  
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廟之未納尸也始卒之未小斂  
也一也廣雅云發舉也齊當爲醢郊特牲曰壹與之  
設置爲陰厭之事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  
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士喪禮曰卒斂徹帷三者皆  
始者謹於大路車之素幟也郊之麻冕也喪服之先  
散帶也一也左氏桓二年傳曰大路越席杜注云大  
云幟覆式也司馬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孔注論語云麻冕緇布冠古者積麻三十升布以爲

之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孔疏云小斂之後小功以  
下皆絞帶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卽成之至成服  
乃絞三者皆禮也三年之哭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  
三歎也縣一磬而尙拊搏朱絃而通越也一也開傳  
大之哭若往而不反詩序云清廟祀文王也鄭箋云  
祭文王而歌此詩也孔疏云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  
其事也鄭注樂記云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  
聲讀曰磬明堂位曰拊搏玉磬鄭注云拊搏以韋爲  
之充之以楸形如小鼓鄭注樂記云朱絃練朱絃練  
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此並言聲之不  
尙文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節文隆備也故至  
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佚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至  
也禮器曰大備盛德也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  
德盛者化神故情文俱盡佚讀曰迭情文迭興謂有  
本有文也復反也復情以歸太一也天地以合四時以治  
一謂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一 七

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倡好惡以節  
喜怒哀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變不亂貸之  
則喪張氏史記正義云自天地以下入事大禮之  
備情文俱盡故用爲下則順用爲上則明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一終 姪嘉會校刊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二

南城王聘珍學

禮察弟四十六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塞止也稻人職曰以防水也故以舊防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孔氏經解疏云水敗謂水來敗於產業也亂患謂必有亂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鄭注經解云昏姻謂嫁娶也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鄭三禮目錄云諸侯之鄉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二

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大司徒職曰以陽禮教國則民不爭鄉飲酒之禮也聘對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鄭目錄云大司徒職曰聘諸侯相於久無曰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於五禮屬賓禮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也世相朝也於五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射義於五禮屬嘉禮鄉飲酒之禮廢則臣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射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罕矣大宗伯職曰以吉示以喪禮哀死亡哀公問篇曰言其喪算備凡人之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

難知也廣雅云禁止也論語曰齊之以禮周禮曰以

之法左氏昭二十五年傳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

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

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

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

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功當為公敬

孝經曰禮者為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取舍之極

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爾雅曰安定也說文云

漢書云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二

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然不可不察也善不積不

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而人之所行各在其

取舍積聚也習也察審也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

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

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

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禮運曰禮義也者人之大端

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

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怨倍謂民心怨而

氣治而民相親睦也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



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導引也歐謂駕馭之康安也極窮也戚疾也

也我以為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

則如湯武能廣大其德久長其後行五百歲而不失

秦王亦欲至是而不能持天下十餘年即大敗之此

無佗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

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之千里取舍之謂也

宋史記秦王名政莊襄王之子母呂不韋姬以東周亡後三年嗣立為秦王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十二年辛卯崩明年少子胡亥嗣立號二世世皇帝三年甲午趙高弒二世立二世兄公子嬰為秦王明年子嬰降漢前後凡十五年易然則為人生曰者易緯通卦驗之言始謂其微時也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二

三

師傳者不可不日夜明此保傳曰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問為天

下如何曰天下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

諸危處則危而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所置

爾置錯置也荀子云國者天下之大器也湯武置天

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育被蠻貊四

夷累子孫十餘世歷年久五六百歲此天下之所共

聞也德恩德也澤謂流澤洽浹也秦王置天下於法

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惡如仇讎

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夫用仁義禮

樂為天下者行五六百歲猶存用法令為天下者

餘年即亡是非明教大驗乎教讀人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妄言今子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者子通稱也對上問者之辭承繼也

夏小正第四十七

正月兩雅曰正月為臘孔氏詩幽風疏引春秋元命至六十日為正又云夏以孟春為正月令曰孟春之月鄭注云日月之行一歲以十二月為正王因孟春之月會於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月也時此云孟春者日會於周時麻象耳夏時正月節日在娵訾月中則在降婁遷周書曰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云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云惟一月牛之初此漢書律曆志所云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也冬至在牛初度則正月節當在危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二

四

已朔旦冬至也冬至在牛初度則正月節當在危十六度月中在室十四度故鄭云日月會於臘嘗也恒星每歲東移大約七十餘年而差一度自周初夏當差十六度有餘則夏時正月月中日躔當在降婁之初又案尚書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是堯時冬至在元枴初昏元枴加酉則大梁加午而昴宿得中自堯元載甲辰至夏禹元載為一百五十二年所差二度有餘夏之冬至亦在元枴冬至在元枴則正月月中當在降婁新唐書曆志載大衍曆議云自帝堯演紀之端在虛一度斯言蓋得其實以歲差計之堯仲冬至在虛一度則夏時冬至在女十度冬至在女十度則正月節在室十六度故鄭言始發蟄也廣雅云蟄謂蟄蟲物之巨細或行或毛或裸或介或鱗皆有之傳云言始發蟄也者釋名云發機也機使開也

雁北鄉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居







也農謂農夫爾雅曰均易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趙注云易治也傳云率者循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均田者始除田也者除猶脩治也云言農夫急除田也者農書曰春草冒擷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是也獾  
獻魚獾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  
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獾祭  
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獾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  
之也說文云獾如小狗也水居食魚蔡氏月令章句云獾毛蟲西方白虎之屬水居而殺魚者也高注淮南時則云獾獾也取鯉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傳云非其類也者類謂種類獾爲毛蟲魚爲鱗蟲非其類也云祭也者得多也者爾雅曰多眾也獾取魚於水邊四面陳之猶祭之美多品也云謂之  
獻大之也者獻者獻其功也左氏僖三十年傳鷹則  
曰以獻其功孔氏疏云獻者謂呈見旌表之也鷹則  
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

大戴禮記解詁

七

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爾雅曰：鷹，鳩也。郭注云：鳩，當爲鳩字之誤也。左傳作鳩，鳩是也。杜注昭十七年左傳云：爽鳩鷹也。爾雅曰：鳩，鳩也。郭注云：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獲穀。傳云：鷹也。者，其殺之時也。者，謂五月鳩爲鷹，其時一陰始生，殺氣至矣。云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者，謂正月鷹爲鳩，其時萬物並育，不相害也。云善變而之仁也者，高注呂氏仲春紀云：鷹化爲鳩，喙正直，不鷲擊也。云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者，廣雅云：則，卽也。若喜其速化，故極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雪澤者，詩曰：雨雪紛紛，益之以霰。小雨潤澤，則饒洽是也。農夫及此雪澤而始事於公田也。傳云：言雪澤之無高下也者，詩曰：既優既渥，既霑既足是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爾雅曰：初，始也。服事也。詩曰：亦服亦耕，傳云：古有公田焉者，杜氏通

云黃帝經土設井立步制畝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云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者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放治私事采也說文云采捋取也高注呂氏仲冬紀云芸蒦菜名也傳云爲廟采也者以爲豆實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鞠星名其云鞠當爲噉爾雅曰咍謂之柳但小正凡星言則見者皆謂旦見東方柳在正月乃昏見也或云鞠當爲祿聲近而譌也聘珍謂此說近是蓋司祿二星在危東虛北距西星去極九十度入虛四度正月節日在室十六度祿星距日四十度當得旦見東方也傳云歲再見爾者祿星正月旦見東方十月昏見西方也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天官書云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星是爲衡石下有三星銳曰伐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聘珍謂正月節參去日九十度昏刻中於南方也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天官書云北斗七星索隱云春秋運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二

人

斗樞云弟一天樞弟二旋弟三璣弟四權弟五衡弟  
 六開陽弟七搖光弟一至弟四爲魁弟五至弟七爲  
 杓合而爲斗說文云杓北斗柄也縣繫也傳云言斗  
 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者六官書云斗杓攜龍角魁  
 杓參首參中在上斗魁柳梯也者發乎也說文云  
 杓之則其杓在下矣柳梯也者發乎也說文云  
 也易曰枯楊生稊王注云稊者楊之梅杏杓桃則華  
 秀也傳云發乎也者廣雅云乎生也梅杏杓桃則華  
 杓桃山桃也爾雅曰時英梅初學記引張氏毛詩義  
 疏云梅杏類也說文云杏果名高注淮南時則云  
 杏有竅在中象陰在內陽在外故二月其  
 樹杏也爾雅作楸曰楸桃山桃郭注云實如桃而小  
 不解核爾雅曰華芩也木謂之華小正四月見  
 杏五月煮梅六月煮桃此先記其華之時也緹縹  
 縹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縹何  
 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說文云緹  
 縹讀曰蒿傳云縹也者莎隨也者爾雅曰蒿侯莎其  
 實緹是也說文云莎縹侯也繫傳云莎一名縹一名



侯也者實當為色聲謂今青莎草也云緹也者其  
實也者實當為色聲謂今青莎草也云緹也者其  
見者也者實當為色聲謂今青莎草也云緹也者其  
名也者實當為色聲謂今青莎草也云緹也者其  
也小正緹字爾雅作緹二文不同其書之義亦異小  
正緹言其色爾雅作緹二文不同其書之義亦異小  
郭注爾雅未即有實可以目驗知義傳中實字當為色  
據郭注爾雅未即有實可以目驗知義傳中實字當為色  
傳千載不覺矣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  
姬伏也粥養也說文云雞知時畜也桴讀曰孚說文  
其期不失信也鳥哀恆以爪覆其卵鄭注周禮云粥  
養也傳云相粥之時也鳥哀恆以爪覆其卵鄭注周禮云粥  
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  
精為雞故雞十八日剖而食雞云或曰桴姬伏也者  
樂記曰伏體而生子也二月仲春之月聘珍謂二月節  
疏云伏體而生子也二月仲春之月聘珍謂二月節  
日在胃也往養黍稷單也往謂往于田也黍稷為穀鄭  
中在胃也往養黍稷單也往謂往于田也黍稷為穀鄭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二

九

注士昏禮云古文黍作稷孔氏月令疏引攷靈曜云  
日中星鳥可以種稷是也說文云稷衣不重也齊語  
曰旦莫從事於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  
田野脫衣就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  
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  
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煮祭祭者用  
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善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羔羊  
腹時也不待乳於其母助也助厥母粥者謂大羔  
者養也者謂生養也樂記曰毛者孕也鄭注云羔生  
也云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者謂不食其  
母之乳也春秋繁露云駒犢未離母也者謂不食其  
母之乳也春秋繁露云駒犢未離母也者謂不食其  
非其子而後養之者說文云非違也違離也羊之性  
必俟其已生而後養之者說文云非違也違離也羊之性  
羔云善養而記之也者美其乳遠之而去而後再粥小  
有煮祭祭者用羔者爾雅曰夏大也說文云煮高也

謂大烹而祭也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月令曰  
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饗廟是也云是時  
也不足喜樂善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者為猶助也言  
是時獻羔之祭小正不記而記之者為猶助也言  
爾雅曰腹厚也善羔與許也嘉美之時也殺多女士綏安  
也冠子取婦之時也取婦之時也爾雅釋詁云冠子  
欽順仲春之吉辰始加昭明之時也爾雅釋詁云冠子  
月也媒氏職曰中春之月令會男女鄭注云冠以二  
禮順天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  
千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公羊  
年傳曰萬者何千舞也何注云萬者其篇名傳云丁  
亥者吉日也者吉善也月令曰仲春之月上丁命樂  
正習舞釋菜云萬也者千戚舞也者孔氏詩經風疏  
云公羊傳曰萬者何千舞也者千戚舞也者孔氏詩經風疏  
故以萬言之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于戈注云干  
戈萬舞象武也云大學也者王制曰夏后氏養國老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二

十

於東序鄭注云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是也云  
謂今時大舍采也者今時即二月丁亥也大胥職曰  
春入學舍采舍采也者鄭注云舍采謂舞者皆  
持芬芳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為摯見於師  
以采為摯采直謂蔬食菜羹之采或曰雉為摯見於師  
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  
其師也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  
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元謂舍采即釋也采讀為菜始  
也菜蔬之屬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  
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  
其時爾雅云鮪魚也月令曰鮪魚之先至者也其  
人呼鮪子一本云鮪似鮪口在頰下音義云鮪者為  
王鮪小者為鮪鮪似鮪口在頰下音義云鮪者為  
有鮪美物也者鮪似鮪口在頰下音義云鮪者為  
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為龍鮪大魚長丈餘  
毛詩義疏云鮪魚出海二月從河上來穀梁成十榮  
七年傳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堇采繁堇菜也。繁由胡，由胡者，繁母也。繁母者，旁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爾雅曰：醬，苦堇。郭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泔食之，滑爾。

雅曰：繁，幡蒿。郭注云：白蒿。傳云：繁由胡，由胡者，繁母也。繁母者，旁勃也。者，孔氏隱三年左傳疏云：陸璣云：凡艾，白色爲幡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遊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繁遊胡，遊胡旁勃也。云皆豆實也。者，皆堇與繁也。醢人職曰：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菹，卽堇葵也。詩曰：于以采繁，毛傳云：繁，幡蒿也。鄭箋云：執繁菜者，以豆薦繁菹。昆小蟲，抵蜺，昆者眾也。由魂，魂也。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蜺，蠟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之，取必推而不言取。小蟲蟄蟲也。傳云：由魂，魂也。者，動也。者，由讀曰猶。白虎通云：魂猶，佗佗也。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二 十一

行不休也。少陽之氣故動不息。云萬物至是動而後著者。著見也。月令曰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云抵。猶推也。者推謂推擇也。云蜚蠊卵也。爲祭醢也。者醢人職曰饋食之豆。蜚蠊推擇推擇者取必推而不言。取者謂取其物。必先推擇推擇者取不取未定之辭也。故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眇也。眇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窠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人人內也。爾雅曰燕燕。郭注云詩曰燕燕于飛。一名元鳥。齊人呼鳥。廣雅云睇視也。方言云睇眇也。陳楚之閒南楚之外曰睇。傳云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者。鄭注月令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云視可爲室者也。者說文云室實也。从宀从至。至所止也。云百鳥皆曰巢者。說文云鳥在木上曰巢。云窠穴取與之室云云者。說文云窠深也从穴从火。从求省。穴土窟也。顏注五行志云取讀曰

聚燕之突穴聚居不謂之巢而謂之室者以其能操  
泥而就人家入其內也爾雅曰牖戶之間謂之扂其  
內謂剝鱗以爲鼓也說文云剝裂也从刀从条条刻  
之家  
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爾雅曰倉  
注云卽鷽黃也孔氏詩疏引陸璣云黃鳥黃鸝也  
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一名商  
庚一名鷽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榮芸時有見  
稊始收有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  
所爲豆實榮華也盛也芸卽正月采芸至二月則榮  
有見稊始收者言是芸於正月發稊之時始收  
矣云稊者所爲豆實者卽上傳云爲廟采也三月  
爾雅曰三月爲癸月令曰季春之月參則伏伏者非  
聘珍謂三月節日在昴月中在畢參則伏伏者非  
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

三月中後日躔參宿故參伏而不見也傳云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者恆星隨宗動天東出西入逐時皆有出入地平之恆星逐星皆有出入地平之時刻因節氣有冬夏晝夜有永短人居有南北故所見恆星出入之時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刻因時各異隨地不同也  
 也說文云攝引持也委楊楊則苑而後記之說文云桑蠶所食葉木委曲也取其禾穀垂穗委曲也從女从禾臣鉉等曰委曲也取其禾穀垂穗委曲之貌故從禾爾雅曰楊蒲柳傳云苑而後記之者韋注晉語云苑茂木也  
 犂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犂犂然記變爾苑茂木也  
 或曰犂羝也犂讀曰羝說文云羝羊相犂也犂羊也羝牡羊也  
 蠓爾雅曰蠓天蠓頒冰頒冰也者分冰以授大夫也左氏昭四年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又曰冰出而畢賦昭十七年傳曰火出於夏爲三月傳云  
 分冰以授大夫也者左傳曰采識識草也識當爲識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是也



爾雅曰鵬鵠鵠鵠郭注云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養今江東亦呼爲鵠鵠孔氏昭十七年左傳疏云舍人云鵬鵠一名鵠鵠今四月爾雅曰四月爲余月之班鳩也廣雅云命呼也四月令曰孟夏之月聘珍聘珍謂四月節節去日四十一度故得旦見東方也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南門亢宿上下二星名也天官書云亢爲疏廟二星去極九十六度其北第一星正當赤道四月中日在井十八度亢弟五度去日一百零二度昏刻正於中也大衍曆議以庫樓南之南門當亢宿上下二南門史記正義亦以庫樓南之南門當亢宿上下二星並非是傳云歲再見壹正者亢宿四月正於中九月旦見東方六月昏見西方也云蓋大正所取法也者廣雅云正君也鄉注月令云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也獨於南門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二

言取法者晉書天文志云亢天子之內朝鳴杞杞者也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

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杞爾雅曰蜚螭螭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螭固有見在囿者山之燕者夏小正曰鳴蜚虎縣也

也正月則華四鳴蜚蜚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說文云蜚又從國鄭注周禮云鄭司農蜚讀爲蜚蜚蜚也月令曰蜚蜚鳴高注淮南說林云鼓造一曰蜚蜚王荳秀月令曰王瓜生鄭注云王瓜草挈也今月令云王荳生夏小正云王荳秀未聞孰是詩曰四月王荳秀鄭箋云夏小正取茶茶也者以爲君薦蔣也爾雅曰茶苦菜郭注云詩曰誰謂荼苦苦菜可食也月令曰孟夏之月苦菜秀傳云以爲君薦蔣也者爾雅曰薦進也說文云雕菰一名蔣膳夫職曰凡王之饋食用六穀鄭司農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菰胡秀幽爾雅曰不榮而實者謂之秀幽義未聞或云毛詩四月秀萼幽萼聲謫也但鄭氏箋詩疑



王賁爲薨或越有大旱記時爾鄭注月令云陽氣盛云亦未確也  
 月純陽用事女巫職曰嘆旱則舞雩左氏桓五年傳曰龍見而雩杜注云龍見建巳之月  
 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陟升也  
 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校人職曰  
 執駒鄭注云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二歲曰駒元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傳云執而升之君也者謂擇其良者以爲王六馬之屬也校人職曰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是也云  
 教之服車數舍之也者服閑習也舍釋也庾人職曰  
 佚特教駢鄭注云杜子春云佚當爲逸元謂逸者用之入使甚勞安其血氣五月爾雅曰五月爲皋月令也教駢者始乘習之也  
 月節日在井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五月  
 月中在柳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五月  
 節參去日四十二度得旦見東方也傳云參也者伐星也者毛詩召南傳云參伐也孔疏云參實三星故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二

十五

綱繆傳云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爲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

殷眾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莫死稱有何也有見也爾雅曰蜉蝣渠略郭注云似蜉蝣中朝生莫死豬好啖之傳云浮游殷之時也者孔氏詩曹風疏云陸璣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夏月陰雨時地中出樊光謂之蜉蝣則鳴蜉者百鵲也鳴糞中蜣蟲隨陰雨時爲之

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爾雅伯勞也郭注云似鵲鵲而大左傳曰伯趙氏邵氏爾雅正義云李巡云伯勞一名鷦通作鵲詩疏引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而動傳云其辜辜之時也者鄭注周禮掌戮云辜之言枯也謂磔

不辜者不殺也淮南天文云日夏至鶯鳥不搏黃口  
高注云五月微陰在下黃口肌血脆弱未成故鶯鳥  
應陰不時有養曰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未故其  
記曰時養曰云也日並當爲白宋本日並作白朱子  
戴曰作白聘珍謂白虎通三正云白者陰氣時有養  
白謂五月中時陰氣方生也傳云養長也者長爲生  
長之長非長短之長云一則在本者本始也謂一陰  
始生也云一則在未者未微也謂一陰始生而尙微  
也云故其記曰時養白云也者謂一乃瓜乃者急瓜  
陰雖微而其勢方長謹記其時也  
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山陽汪閏學云此似卽剝  
瓜也王瓜藥瓜之瓜非月令仲夏之王  
物非可食者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良讀曰蜩爾  
雅曰蜩蜩蜩爾  
郭注云夏小正傳曰蜩蜩者五彩具方言云蜩楚謂  
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蜩蜩陳鄭之間謂之蜩蜩秦晉  
之間謂之蜩匱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一

夫

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  
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  
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  
不見也厚讀曰蠖詩曰如蜎如蠖毛傳云蜎蟬也蠖  
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蜎梁宋以東謂蜎爲蠖楚  
語謂之蠖蝓陸璣疏云蝓一名蟬蚋字林蚋或作蠖  
也青徐人謂之蠖蠖然則蝓蠖亦蟬之別名耳傳云  
不知其生之時云云者邵氏爾雅正義云論衡無形  
篇蝓蝓化而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  
蝓蝓是蟬以化轉而生故小正云不知其生之時也  
十五日而合十五日而伏卽淮南說林所云蟬三十日而蛻也啟灌藍蓼啟者別也  
陶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者也記時也爾雅曰藟馬  
藍郭注云今  
大葉冬藍也月令曰仲夏之月令民無刈藍以染鄭  
注云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啟灌藍



蓼孔疏云熊氏云灌謂叢生也言開鳩爲鷹月令曰  
 開此叢生藍蓼分移使之稀散也  
 月鷹乃學習孔氏疏引鄭志云焦氏問云仲秋乃鳩  
 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六月何言曰鷹學習乎張逸  
 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真鷹可習矣聘珍謂鄭注周  
 禮司裘云中秋鳩化爲鷹故焦氏舉以爲問張答云  
 自有真鷹可習亦遷就其說不用小正五月鳩爲  
 鷹之義實則五月鳩爲鷹六月始繫七月祭鳥唐  
 蛎鳴唐蛎者匭也唐讀曰蛎匭讀曰蛎爾雅曰蛎蛎  
 謂之蟬江南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  
 糜時也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注云大火心也在  
 心宿去日一百十八度昏刻中於南方傳云心中種  
 黍菽糜時也者說文云種菽也黍禾屬而黏者也菽  
 謂戎菽大豆也詩曰魏之苳苳毛傳云苳苳戎菽鄭  
 箋云戎菽大豆也淮南主術云大火中則種黍菽汜  
 勝之書云三月榆莢時有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  
 二十日尚可種糜當爲糜形近譌也說文云糜積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二  
 七  
 黍而麻質一切經音義十一引蒼頡云積大黍也似  
 孔氏月令疏引考靈曜云主夏煮梅爲豆實也蓬人  
 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是也  
 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棗鄭注云乾棗乾梅也內  
 則曰梅諸並謂煮梅乾之爲腊也初學記引張氏毛  
 詩義疏云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蓄蘭爲沐  
 耳暴乾爲腊置黃臘壘中又可含以香口蓄蘭爲沐  
 浴也說文云蓄積也蘭香草也傳云爲沐浴也者說  
 文繫傳云本草蘭葉皆似澤蘭澤蘭方莖蘭員  
 莖白花紫莖皆生澤畔八月花楚辭曰浴蘭湯兮沐  
 芳華本草蘭草辟不祥故繫齊以事大神也臣又案  
 本草蘭入藥四五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  
 月采謂采枝葉也菽糜大豆郭注爾雅釋言云粥之稠者  
 食矩關而記之曰糜菽糜謂以菽爲糜也邵氏爾雅  
 正義云王楙農書云大豆有白黑黃三種白者粥飲  
 皆可拌食農桑輯要引汜勝之書云大豆保歲易爲  
 宜古之所以備凶年也傳義頌馬分夫婦之駒也枝  
 未詳舊注云矩關一作短閤

職曰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傳云分夫婦之職也。者月令曰仲夏之月游牝別羣。鄭注云孕妊之欲止也。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聞讀曰閑。習也。詩維則毛傳云則法也。傳云離駒者六月。爾雅曰六月即四月。傳所云離之去母者也。六月為旦月。令曰季夏之月聘珍謂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節曰在張月。中在翼。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正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心謂大火心星也。尾謂尾星皆蒼龍之龍角孟康云杓北斗柄也。龍角東方宿也。搗連也。案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統言之皆曰龍角。散言之則斗柄實當尾故煮桃桃也者杓桃也杓桃也者尾中而斗柄在上也。煮桃桃也者杓桃也杓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爲豆實也。內則曰桃諸梅諸卵鹽孔疏云王肅云諸菹也桃菹即今之藏桃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聘珍謂欲乾之時先以卵鹽煮之故小正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二







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爾雅曰鹿牡麋牝鹿其子也人從者言如人之相聽從也傳云鹿之養也離者  
養謂孕妊生養之時離其羣也云鹿之養也離者  
說文云鹿之性見食則離其羣而相呼也南泰族云鹿鳴  
興於時也君子之大德不離其食而相呼也南泰族云鹿鳴  
所離而後生小記從不離其食而相呼也南泰族云鹿鳴  
離羣而後生小記從不離其食而相呼也南泰族云鹿鳴  
見其從而後生小記從不離其食而相呼也南泰族云鹿鳴  
也不言者居處之不億其離而後從羣不知其離之時必  
駕爲鼠也三月傳曰爲鼠也田鼠害稼者之不善故不盡其辭  
日迎貓爲其參中則旦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  
聘珍謂古法秋分昏明中星去日百四十九度夏時八月九  
中在氏七度參初昏明中星去日百四十九度夏時八月九  
月聘珍謂九月節日在九月心月令曰季秋之月內火內火也  
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謂之雅曰大辰九月日躔心尾大火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二 三

大火入而不見也 遯鴻雁遯往也月令曰季秋之月  
說文云雁內入也 遯鴻雁遯往也月令曰季秋之月  
往也者雁以北方爲居日北而 主夫出火主夫也者  
南則日往自南而北則日來 主夫出火主夫也者  
主以時縱火也 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月令曰  
又曰天子乃教於田獵傳 陟元鳥蟄陟升也元鳥也  
云縱火者謂縱火於田獵傳 陟元鳥蟄陟升也元鳥也  
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 陟而後蟄也元鳥歸  
鄭注云元鳥燕也熊羆貉獾則穴若蟄而 爾雅曰  
也歸謂去蟄也熊羆貉獾則穴若蟄而 爾雅曰  
其子狗絕有力麋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爾雅  
曰熊如熊黃白文廣韻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爾雅  
睡獸爾雅曰熊黃白文廣韻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爾雅  
曰熊如熊黃白文廣韻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爾雅  
爲鼠則穴郭注云今熊似熊赤黃小正曰熊則穴爾雅  
者若順也蟄藏也言此六物順時而藏凡獸蟄皆藏  
於穴中也 榮鞠樹麥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而語辭

爾雅曰鞠治穡郭注云今之秋華菊月令曰季秋之  
月鞠有黃華樹謂穡也傳云時之急也者孔氏月  
令疏云蔡氏云陽氣初胎於酉故入 王始裘王始裘  
月齊麥應時而生九月則時之急也 王始裘王始裘  
者何也衣裘之時也 高注呂氏孟冬紀云裘溫  
于日辰謂大辰房心尾也 高注呂氏孟冬紀云裘溫  
蛤蓋有矣非常入也 月令曰爵入大水爲蛤鄭注云  
資雀入大水爲蛤 月令曰爵入大水爲蛤鄭注云  
之謂有似資客故謂之資雀也 月令曰爵入大水爲蛤鄭注云  
海爲蛤此之謂也說文云資雀大水雀也棲宿于堂宇  
歲化爲蛤食之謂之資雀也 月令曰爵入大水爲蛤鄭注云  
復累老服十月 爾雅曰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  
名此月爲陽月 爾雅曰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  
珍謂十月節日在十月孟冬之月 爾雅曰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  
後食之也 爾雅曰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  
也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殺獸四圍陳之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二 三

謂祭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 經傳  
謂祭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 經傳  
南門伏非見也 黑鳥浴黑鳥者何也鳥也浴也者飛  
乍高乍下也 說文云鳥孝鳥也廣韻引爾雅曰純黑  
謂鳥飛迎風而浴者 黑鳥浴黑鳥者何也鳥也浴也者飛  
也若日之長也 論衡說日云夜陰也時有養夜養者長  
亥之月純陰用事也 論衡說日云夜陰也時有養夜養者長  
若日之長也 論衡說日云夜陰也時有養夜養者長  
陽也十月純陰何云陽長易曰剝窮上反下蓋剝卦  
上九一畫爲三十分一剝一剝一分至九月盡方盡然  
陽氣無間可息剝於上則生於下至十月一陽復而養之  
則白十月始矣十月元雉入于淮爲蜃蜃者蒲盧也  
左氏昭十七年傳曰丹鳥氏司閉者也杜注云丹  
驚雉也 以立秋來立冬去入水爲蜃說文云淮水



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  
入海鄭注月令云大蛤曰蜃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  
星名也織女三星距大星去極五十二度半入十一  
月聘雅謂十一月月節日在牛月仲冬之月王狩狩者  
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為狩遂以狩田鄭注云冬狩大閱  
之無所擇也何注公羊傳云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  
大遭獸可取說文云獵放獵逐禽也傳云冬獵為狩  
釋天雅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筋革者省兵甲  
也考工記曰弓人為弓筋也者取其  
從者弗行音省也音人謂省畜徒眾也  
注云畢作人則盡行非徒養也于時月也萬物不通  
冬狩非為社事故有不行者  
月令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隕  
祭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隕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二 三

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  
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爾雅曰麋牡善北麋其子麋  
者爾雅釋詁文云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  
之符也符信也驗也萬物應微陽而動皆有信驗也  
月令曰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萌也云故麋角隕記時焉  
爾雅高注淮南時則云麋角解墜皆應微陽氣也十  
二月聘雅謂十二月月節日在危月仲冬之月鳴弋弋  
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  
也弋謂驚鳥也鷹隼之屬繼射曰弋十二月鷹隼取  
也鳥捷疾嚴猛亦如弋射故謂之弋月令曰季冬之  
疾是也元駒賁元駒也者蠃也賁者何也走於地  
中也爾雅曰蚍蜉大蠃小者蠃方言云蚍蜉齊魯之  
中謂之蚍蜉西南梁益之間謂之元駒燕謂之

蟻蚍蜉傳云走於地中也納卯蒜卯蒜也者本如卵者  
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爾雅曰蒿山蒜說虞人入梁  
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虞人掌水之官水虞  
人入澤梁鄭注云梁絕水取魚者也傳云罔罟也  
罟者爾雅曰罔罟謂之九罟九罟魚罔也隕麋角蓋  
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傳云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  
睹見也陽氣旦睹謂十一月一月一陽來復陽氣早見  
有隕麋角之事矣十二月亦有隕麋角者物候各有不齊  
故經重記之孔氏月令疏云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  
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墜是也若節氣  
正云十二月麋角解故小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二終 姪嘉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二終









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  
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荀子脩身云多  
見曰閑多聞曰博道術謂道藝故擇其所嗜必先受  
也孟子曰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故擇其所嗜必先受  
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嗜好也  
時效必有正業嘗試也樂權也習重習也論語曰學  
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為行也言於正業之中取其性  
之所近者而試之學試其樂學而教之習乃可孔子  
見諸行而注云云恐其解墮故以所味好而誘之  
曰少成若天性習慣之為常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  
也注云言人性本或有所不能少教成之若天性  
自然也周書曰習之為常自氣血始其太子幼擇  
師友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小學小者所學之  
宮也顏云妃色妃匹之色盧注云古者學禮曰帝入  
太學太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也學禮曰帝入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三

三

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南  
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如民不誣矣帝入西學  
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  
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  
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  
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盧注云成王年十五亦入諸  
以言之四學者東序學禮云成王年十五亦入諸  
溫養故上親夏物盛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  
德多時物藏於地唯象於天牛見也故上爵也成王  
學並於正三公也獨云太傅舉中言也聘珍謂學禮  
者禮古經五十六篇中之篇名也承師問道謂食老更於  
之學曰辟雍亦曰成均者也承師問道謂食老更於  
太學而乞言也廣雅云端正也罰此五義者既成於  
折也爾雅曰則法也理道謂治道也

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此殷周之所  
以長有道也百姓謂百官族姓也化變也輯和也書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  
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  
不書過則死過書而宰徹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  
徹膳不徹膳則死冠義曰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  
言則右史書之虧去也司膳膳宰膳宰膳宰膳宰膳宰  
天子曰膳夫掌君飲膳羞食膳羞膳宰膳宰膳宰膳宰  
職曰掌王之食飲膳羞膳宰膳宰膳宰膳宰膳宰膳宰  
十九年傳曰官修膳羞膳宰膳宰膳宰膳宰膳宰膳宰  
之於是進善之旆旆王篇云旆同旆說文云旆旆羽  
者立於旆下也有誹謗之木盧注云堯置之使書政  
者立於旆下也有誹謗之木盧注云堯置之使書政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三

四

云崔豹古今注堯設有敢諫之鼓盧注云舜置之使  
誹謗木今之華表也有敢諫之鼓盧注云舜置之使  
也鼓夜誦詩鼓讀曰誓毛詩有誓序釋文云誓本作  
也鼓夜誦詩鼓讀曰誓毛詩有誓序釋文云誓本作  
漢書禮樂志云采詩夜誦顏注云夜誦者其言辭或  
節不可宜露故於夜中歌誦也鄭注大司馬云以誓  
日誦工誦正諫諫謂直云工樂人也鄭注大司馬云以誓  
是也詩則主文而誦諫謂直云工樂人也鄭注大司馬云以誓  
諫故詩則主文而誦諫謂直云工樂人也鄭注大司馬云以誓  
與智長故切而不攘習謂所習之業長益也習與智  
長其智也切謂切近攘卻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  
注云量知投業故雖勞能受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  
性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者謂知其心能救其失也  
中適也盧注云觀心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  
施化故變善如性也祭法曰王宮祭日也夜明祭  
夕月所以明有別也也祭法曰王宮祭日也夜明祭



年注云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以秋分夕月拜日於東門之外然則夕月在西門之外必矣盧注云祭日東壇祭月西壇所以別內外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以端其位教天下之臣也盧注云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秋班學合登天子視學而送養老教天下之孝也蔡氏行中鸞和步中采茨趨月令章句云三老國老也

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室大取云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為鈴注樂師云鄭司農云肆夏采齊皆樂名或曰皆逸詩王如有車出則農云肆夏於大寢西階之上反降於阼階之前據此則車不登車於堂此經於堂上之行而於中鸞和者謂舉趾合其節也周禮樂師大取云步中采茨趨中肆夏並云行以肆夏趨以采茨此經大取云步中采茨趨中肆夏並云外謂之趨者曰路門之外至於大門也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則肆夏實路門以外所奏故得云趨中肆夏也鄭注樂師云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三 五

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大師於是奏樂據此則王將出既服至堂路門內作采茨路門外至於大門作肆夏而取路者於禽獸見中其節也盧注云明有度教天下儀也

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君于遠庖廚也見其死不忍其食其肉是以禽獸也仁謂仁也孟子曰長恩者恩足以及食以禮徹以樂盧注云禮樂聘珍謂膳夫職曰卒食以樂徹於造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

是天子不得為非也盧注云失孝敬禮樂之度也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明堂之位曰飽之心史謂左右史也廣雅云讀說也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

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繫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禮古經有王居明堂注古大明堂禮見蔡邕論明堂記見白虎通漢書藝文志云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此蓋其遺文也篤仁厚於仁也道言也論語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應以言對也盧注云誠立而不敢斷言能忠誠有立而果於斷於前承給於後應置充者疑則問故或謂之輔充者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者輔善故或謂之輔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三 六

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前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聽治也維持也慮謀思也承左充及秦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得右弼也及秦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得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得謂得賤左氏襄諸亡人得賤者以告禮察曰故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盧注云趙高宦者秦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二世獄也聘珍謂秦始皇本紀云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法事令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秦本紀云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誅又云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鯨劓斬左右趾斷舌李斯傳云有行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



者謂之詆誣盧注云昔伊尹諫夏桀桀笑曰子爲詆誣與其視殺人若芟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導非其治故也注儀禮喪服云治猶理也鄭語曰不習爲吏如視已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盧注已事觀前成事也古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鄭猶今言俗語然也夫殷周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如不能從是不法聖知也如通而先識知明於事聖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辭者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亟急疾云辭不受也從辛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說文云變更也天下之命縣於天子天子之善在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三 七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盧注云心未疑謂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開啟也術藝也指意也言教之以道藝之服習積貫則左右已貫謂服習便習言服習積左右之人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喻之而已成俗也參數譯而不能相通行雖有死不能相爲者教習然也盧注云生而同聲及其長也重譯而曉之所行雖有死之可畏猶不相放爲者皆教習使之然也詩外傳云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於周公晉灼注漢書云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

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盧注云孟子曰君正莫不正也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論詩論畜養也典傳謂典籍傳記閑習也威儀曲禮也數品式也無經謂不守先王之正經也法常也任職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制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强於行賜與侈於近臣鄰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不從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三 八

太師之言凡是其屬太傅之任也孔氏毛詩疏云謂也思也謂他人母責王又無母恩也惠愛也常也誠也謂他人母責王又無母恩也惠愛也人知當爲各愛惜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爾雅曰業事也易曰言有信信也謂律容謂容止可觀儀謂有儀可象安顧猶內領也不得者謂容止可觀儀謂有儀可象安顧猶內琴者禁也所以禁其淫邪也君子無故不去琴瑟也詩外傳云節度或爲走天子宴樂其學左右之習反其歸即席趨或爲走天子宴樂其學左右之習反其歸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







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史當為師盧注云太宰之屬也大夫太宰膳夫也家宰之屬上士二人言太宰因諸侯之稱也樂為陽故在左飲食為陰故在右斗所以合陰陽之聲鄭注與同云故書同作銅六律六同皆以銅為之也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緼瑟而稱不習也三月謂就宴室之三月生子月辰逆序若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盧注云非正味謂非秩若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師職曰陽聲黃鍾大蕤大呂應鍾南呂太宰曰滋味上某盧注云上某時味函鍾小呂夾鍾太宰曰滋味上某聘珍謂食醫職曰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然后卜名上無取於天下無取於墜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三

七

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內則曰世子生則君沐浴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無取於天不以日月也無取於墜不以國也無取於名山通谷者不以山川也無拂於鄉俗者謂地俗所不可諱如隱疾畜牲器幣是也左氏桓六年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盧注云小節保之學也大學主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云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之期也又曰十五入小學見大節而踐之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入小學見大節而踐之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者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聘珍謂馬氏通考云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三

三

失音明得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上有雙璜下有雙璜衝牙玼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盧注云衡平也半璧曰璜衝牙在中牙在傍納其閒琚瑀玉琚石次玉聘珍謂鄭注玉藻云衡琬玉之衡也玉琚中央以聘珍謂鄭注玉藻云衡琬玉之衡也宏云淮水中出玼珠玼珠之似玉者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有聲琚瑀琚瑀石之似玉者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環讀曰還玉藻步環作周還鄭注云周還反行也後之謂小節見於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櫟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



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鄭注觀禮云凡君所乘車也考工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鄭彼注云弓蓋橑也盧注云巾車宗伯之屬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后妃武王邑姜也任孕也跛舉罵言盧注云大任孕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起惡言故君子謂大任爲能胎教也古者婦人孕子之禮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心平正才過人矣任成王于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生仁者養之孝者繼之四賢傷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此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是以封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三

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猶此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也盧注云養之謂乳母也繼之謂保母也而起必升封泰山報告之義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厚以報地明以成功事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而廣者增厚矣尚書中候曰昔者聖主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禮緯曰刑法格藏世作頌聲封於泰山考績柴燎禪於梁甫勉石紀號英炳巍巍功平世教白虎通又曰王始起日月尚促德化未宣獄訟未息近不治遠不安故太平巡狩也案古受命之君太平然後行巡狩封禪之事者諒有義也故管夷吾記凡封禪之君七十禮要於岱禪地之義別以云釋其故何也以岱宗東方之岳非所易者其於眾山可因義取尙故白虎通以釋緯者爲無窮之意亭亭者爲德法審著凡封禪之禮周於桓霍及繼體之君獨言泰山及受命者舉其始也封謂負土石於泰山之陰爲壇而祭天也禪謂除地於梁甫之陰爲壇以祭地也變壇爲禪神之

也聘珍謂堦蒼云練擇也練與揀音義同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於越廬注云夫差內不納子胥之忠諫外結怨於諸侯禽猶無德罷百姓故終縊於勾踐也聘珍謂禽古擒字獲也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黎之宮注云厲公有陽陵之會而驕暴無道及游於匠黎氏之家爲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百姓不哀救三月而死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簡公以弑於檀檀注云也簡公悼公之子齊侯王也威王陳敬仲之後田常之六世孫田和之孫也田常弑簡公至和爲齊侯其孫號稱王大穆公以顯名尊號二世以刺於望夷之宮注云穆公秦伯任好也德公之少子宣公之季弟其孫孝公曰昔我穆公自岐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地廣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顯名尊號謂此也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三 齒



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失管仲任  
定其位又云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  
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  
施焉者在所任也盧注云葬之為言藏也管仲死桓  
二子各欲立其所傳之公子而諸子並爭國桓公卒  
桓公死在牀積六十七日十二月乙亥其子無詭立  
乃棺赴焉七日辛巳夜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  
殯至九月而後葬焉盧注云葬之為言藏也管仲死桓  
得盧注云葬之為言藏也管仲死桓  
五國之兵攻秦而趙得蘭相如而秦不敢出盧注云  
趙惠文王之相也盧注云  
及趙之相也盧注云  
故曰趙有蘭相如盧注云  
秦不攻蘭相如盧注云  
記多為唐唯又賈子胎教與此同安或為周或為秦  
破韓威魏而陽陵君獨以五十里國存者周瞻唐唯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三

主

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盧注云昭王為闕廬敗  
卒十萬敗吳師於淞上王反而國存齊有田單襄  
王得其國盧注云襄王之子章也初齊之敗楚  
王其子章變易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莒中齊亡臣  
也以求莒城而布告齊國曰於是莒人共立章為襄王  
五年而田單卒以即墨之師破燕迎襄王於莒王  
臨淄齊故地盡復屬由是觀之無賢佐俊士而能成  
齊封田單為安平君  
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  
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  
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盧注  
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之者紂乃重刑  
雖有炮烙之法文王出牖里求以洛西之田請除炮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三

六

乃許之刑紂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盧注云湯  
野張網四面視曰白上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  
之矣乃去其三而視曰欲左欲右不用命者乃入  
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乃及禽獸於是朝商者  
三十國二垂謂天地之際言通感處遠淮南子云文  
王砥德修越王不頹舊冢而吳人服盧注云蓋以其  
政二垂至越王不頹舊冢而吳人服盧注云蓋以其  
前為慎於人也慎讀曰順盧注  
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  
率而趨之也豪謂豪俊率循也趨歸也孟子曰尊賢  
立於其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讎也鮑叔以  
為賢於已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  
仇讎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  
鮑叔之力也盧注云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  
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也盧注  
在魯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  
任事史館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  
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  
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  
於我足矣盧注云彌當聲誤為迷也聘珍謂喪禮  
祖於庭葬於墓屍讀曰尸曲禮曰在牀靈公往弔問  
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  
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徙喪於堂成禮而後



去衛國以治史鮪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盧注云因言賢者歿之貌貴之進之為卿成禮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陽狂也盧注云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盧注云凡諸侯之卿大夫有功德者則命之立族從族使其子世之以守宗廟鄧元知陳之必亡故不從亦以其族行之奇諫廣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盧注云王十二年殺比干十三年為武王滅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族使其子世之以守宗廟鄧元知陳之必亡故不從亦以其族行之奇諫廣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至盧注云昭王易王之子燕王平也能師事郭隗而為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三 七

之立宮室於是修先君之怨為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云以魏齊至之聘珍案史記列傳云齊有三驕子其大驕行後孟子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樂毅石宮身親往師之樂毅去趙適燕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於是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於是舉兵而攻齊樓閣王於莒盧注云齊王威王之孫宣年昭王與晉楚合謀而伐齊齊師大敗樂毅為上將遂入臨淄閔王出奔於衛衛不安去之鄒魯又不納焉遂去燕支地計眾不與齊均也然如所以能申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盧注云支猶計也昭王曰孤極先恥孤之願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安存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盧注云韓

詩外傳云賢者之所在其君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未嘗不尊其國未嘗不安也盧注云詩曰殷鑒今知惡古之危古者所以知今也不遠在夏后之世亡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於卻走而求及於前人也襲因也迹行也太公知之故興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興謂起之在位也宋世家云武王伐微子乃釋微子復其位後者謂封比干之墓即在與微子之後也云太公者事在武王方入殷之時太公實左夫聖人之於當世存者乎其不失可知也言微子亡國之賢猶蒙其禮況當世之存者而至失其所乎孔氏武成疏引帝王世紀云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闕况存者乎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三 六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三 六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四

南城王聘珍學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  
事於義可謂學矣攻治也惡不善求索也過失也惡  
求或不知彊勉也私欲情欲也從事於義者聞義則徙也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  
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  
省思以殛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愛惜也愛日以學恐  
隨時也行謂行其所學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  
也又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弗辟不與  
難弗從不苟安論語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爾  
雅曰就成也業事也省察也殛身謂終身也表記曰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四 一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四

二

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  
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盧注云數猶促速非  
之非德不行行則爲人安之憚憚憂惶也君子不絕小  
也聘珍謂揚稱也秉持也謂持守之也  
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  
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不絕小謂不以  
弗爲也殄猶絕也微隱也行自微謂隱行善事也不  
微人者謂非陰密不使人知也爾雅曰願思也自思  
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盧注云勿勿猶勉勉也君子  
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  
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及也盧注云論語曰  
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疑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  
者疑善之不及見惡之及己也



也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曰問  
序也其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  
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夙絕之虞注易象傳云除  
也說文云纖銳細也夙早敬也君子已善亦樂人  
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  
援猶引也取也謂引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趣也惡  
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盧注云弗趣者不促速之恐  
其倦也聘珍謂疾急也不急  
持之恐其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  
生亂也不益補則不改矣疾惡也補謂彌縫其闕飾好也伐  
俟其自改也恐其自足也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四 三

以不信盧注云謂不億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  
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說言也論語曰成事不說存恤也在察也與與許也往  
者之過則恤之來者之善則許之論語曰與其進也  
不與其退也唯何其人深己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  
鄰見其一翼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  
盈於人也說文云義己之威儀也繼衣曰衣服不貳  
語曰德不孤必有鄰冀望也一二小大並以人之善  
言德者得也盈滿也不求盈於人者論語曰無求備  
於一人表記曰君子以人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  
之禮也簡服物之禮令其忠也來者不豫往者不  
與也去之不諂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爾雅曰豫樂  
也方言廣雅

並云慎憂也諂毀也賂貨也孟子曰無處而餽之是  
就豫慎諂賂皆以君子之言忠盡君子恭而不難安而  
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  
謂知矣難勞苦也舒猶慢也遜謂謙遜諂者傾身自  
與人也出納之客檀弓曰有直情而徑君子入人之  
行者戎狄之道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剛君子入人之  
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  
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儉與其儉也寧句盧注云詩國  
珍謂曲禮曰入竟而問禁門而問諱華者猶榮華  
容色之異也稱揚也恐懼林惕之言悚人聽聞者俗  
傲也句曲之也左氏襄二十九年傳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可言而不信寧無言  
也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信不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四 四

謂無微不信也九過也左氏昭八年傳曰君子之言  
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信而無徵故怨  
及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道遠曰益云長  
也致至也盧注云怪力亂神子所不語聘珍謂云言  
也道之旨遠非一言可盡君子曰益其言言以明道  
也眾信弗主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盧注云不主  
不為主聘珍謂廣雅云靈空也和聲相應也惠君子不  
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唱導也流言滅之  
也盧注云言不苟折窮人辭也聘珍言必有主行必  
謂陳人陳說於人也本能謂己之功也易曰君子以言有  
有法親人必有方物而本也法常也易曰君子以言有  
方以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  
弗與也知謂通問相知之人論語曰汎愛眾  
而親仁無方謂無常也定猶成也君子多



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知謂知人擇謂擇善其善者而從之謂難目算數也鄭氏易曰若夫擇物算德辨是非與非多言謀議也論語曰便便言唯謹爾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倜者君子不與也進謂進取給謂給與也讓謂讓禮讓玉篇廣韻並云絞急也盧注云倜倜也言好直而無禮則倜倜又太過寒於下也聘珍謂禮器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流衣濯冠夸而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注云倜倜爾雅曰夸毗體柔也郭彼憚憚也忍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然而為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盧注云亟數也守聘珍謂體行也為作也因忿怒而作惡也足恭謂便辟其足前卻為恭以形體順從於人聖通也口聖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四 五

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謂柔順其口捷給為通以言語低取人意巧言令色位者立也凡若此者皆不知禮無以立也巧言令色者乎吾無望焉耳篤固也論語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好行小慧難矣哉說文云醜邑民所封鄉也畜夫別治望責也無望言其無足責也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忍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安易謂以簡易為安樂暴謂以殘暴為樂也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矣藝謂道藝也內則曰三十博學無藝

不能於道藝則時過難成可以決其無藝矣無藝之人亦安有善可聞乎論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詩書六藝之文鄭注大司樂云倍文曰諷以贊節之曰誦論議謂講學若出謀發慮也業事也無業者惰遊也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不弟謂不遜弟也德者內得於己外得於人好禮不從流俗無禮則敗常亂俗罪古作卑廣韻云卑自辛也言感鼻辛苦之憂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食厚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盧注云倦傾病人固專固也聘珍謂遂固也慮思也異慮者逐物而遷不與心謀也誣欺也矯詐也道言謂道聽途說加以文飾虛空也好道好言也煩繁也戚憂也孟子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子曰賊仁者謂之賊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連遠也說讀曰悅殆幾也身近謂人言善而色也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悅其善也不悅其言是不於不善而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身為之矣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四 六



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  
也可以知其所好矣浮乎也指示也論語曰聽其言  
也盧注云見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  
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盧注云流  
心術也聘珍謂復者復其言也信誠也論語曰久要  
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愛親謂所親愛之  
人語云不知其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  
不悖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  
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  
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  
人也自上注下曰臨盧注云惜亂也誣妄也文王曰  
省其喪觀其貞良也聘珍謂約貧困也營惑也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四

七

擾也不擾人言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能也色  
勿為不可能也色也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  
也勿者禁止之辭為作也能之為言耐也言人於不  
己復禮而觀人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強  
必察其所安盧注云太上德之最上者謂其心不為也其次德之  
次者謂其色不為也自強謂其身不為太上謂五帝  
其次謂三王其下謂五霸孟子曰仁者樂道智者利  
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  
矣盧注云上者率其性也次者利而為之聘珍謂利  
畏貪也愚者不明弱者不強從聽也謂可羈而從也  
仁執攝也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彊暴也古者棄民  
屏之遠方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

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  
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勉於罪矣自無  
敗也孟子曰早也絕滅也復而不改是謂迷復殞歿也覆  
宗廟土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勉是故君子為小由為  
讀曰免盧注云鄂鄂辨厲也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為備也而勿慮存焉由讀曰  
居家也祭統曰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  
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而讀曰能慮思也存省也言  
備既未備能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  
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  
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  
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大學曰君子不出家而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四

八

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孝經曰事  
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師氏職曰順行以事師長盧注  
云承嗣謂家子也聘珍謂子猶與也政謂國政于是  
從政言同升諸公與之事君也臣妾謂屬役之屬是  
故為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  
內謂之家怨恨也論語曰在邦無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  
憂事昔者天子曰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  
又諸侯曰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  
士曰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曰旦思其事  
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  
盧注云澤大也又治也聘珍謂栗讀曰慄懼也論語  
曰臨事而懼濟成也四封謂四境起土為界也失謂



失守社稷損滅也。大司馬職曰：野荒民散，則削之。是也。官職也。事業也。工匠農賈各事其事。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盧注云：勿面，不形於面；勿貌，不以貌勞。練宮中聘珍謂導引也。強，謂強其所不能也。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悌悌，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爾雅曰：室謂之宮，雍雍和也。肅肅敬也。外謂宮兄弟之外也。悌，悌猶怡怡也。論語曰：朋友切切，兄弟怡怡。遠者疏遠之人，荀子禮論云：情親之盡也。楊彼注云：貌恭敬也。情忠誠也。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也。成也。能道藝也。立其所能，謂成己之道藝也。遠，疏也。不能者，疏之無友不如己也。苟誠也。廣雅云：守，久也。所守謂可久之道。

曾子本孝弟五十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四 九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說文云：忠，敬也。此與下文爲目也。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高，近危也。痺，讀曰庫，下也。憑，乘也。弗，憑也。孝子不臨深也。訾，毀也。隱，闇也。命，謂相命以事不命者。孝子不服闇也。臨，以高視下也。指，謂指畫曲禮曰：登城不指，尤過也。盧注云：敬父母之遺體，故趾。步未敢忘其親。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說文云：死，澌也。惡言，死焉者，離而去之也。流，言者如水之流，止之使不行也。煩言，煩辱也。不及於己者，謂人不以辱言加之也。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徼幸。盧注云：處安易之道，以聽命也。聘珍謂與，猶行也。孝子游險行，謂傾危之行，微求也。幸，非望之福也。孝子游之，暴人違之也。孝子謂有孝德之人也。游之，謂與之游也。下陵其上曰暴，謂不孝弟人也。違，去也。

也。曾子疾病，曰：君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使，謂而出也。盧注云：不爲事或貽憂於父母也。聘珍謂不求先者，不以身嘗殆也。哀公問於孔子：篇曰：身也者，親之枝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郭注：兩雅云：肆，極力也。行不如其之何？其間斯行之。又曰：父在，觀其志；父死，又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之志，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曲禮曰：見父之執，不敬，父之志也。如事父，率循也。助，益也。言率循朋友之有益己之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任善不敢臣三德。盧注云：君子謂卿大夫以力惡食者，分地任力，致甘美，任善，謂王者之孝三德也。白虎通云：不臣三老，崇孝。聘珍謂正善也。白虎通云：諫者，謂親也。德，謂孝德。開革更其行也。以正致諫者，善則歸親也。德，謂孝德。父母於無過者，言先意承志，諭者，善則歸親也。德，謂孝德。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盧注云：義以輔之，喻於道。莅，臨也。聘珍謂成，猶終也。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四 十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賈子道術云：子愛利出中，謂之忠。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盧注云：有忠與禮，孝道立。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



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畜養也。承奉也。順愛也。盧注云：不可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盧注云：士相見禮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君言孝父兄與眾言言慈祥與流官者言言忠信也。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忠愛謂中心之愛敬之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盡力者論語曰事之也。本也。安晏也。晏晏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懽欣忠然和喜無動懼也。微諫不悅聽從而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不勞也。聽從謂父母從其諫不怠懽謂子之奉行不懈也。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四

二

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居處溫愉著心於此濟其志也。小人細民也。不忠謂敬不由中欲也。聘珍謂內則曰柔色以溫之。鄭注云：移味隨所承尊者必和顏色。倫樂也。著明也。消成也。言藉飲食居處明其孝養之心也。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成其用忠用禮之志也。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也。此引孔子之言也。人當為入謂入諫云辭訟也。辭其罪謂內自訟。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也。書曰：于父母，負罪引慝。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子之辭謂子之自訟也。舍釋也。不自釋其過，恥辱也。過成則辱。

至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盧注云：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身則知。所以知所以脩。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也。曾子大孝弟五十二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曰孝。其大孝也。尊親，尊天子。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司馬遷云：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家。色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家。孟子曰：若曾子，則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四

三

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以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盧注云：公明儀曾子弟子，凡言於事親之聘珍謂論者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故不敬乎。遺餘也。行奉行之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敢不敬乎。莊恭也。莅臨也。敬謂敬其事，共用力之謂勇。無也。哀公問於孔子曰：不故烹熟鮮香，嘗而進之，非能敬其身是傷其親也。故烹熟鮮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謂當其旨否也。養也者謂養口體也。嘗者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







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爾雅曰：一達謂之道。路說文云：徑，步道也。盧注云：不徑不由徑也。殆危也。聘珍謂舟行水器，浮水曰游。忿言，怨言也。不及於己者，邦家無怨也。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盧注云：夫子孔子鄭云：曾子述其言以云。

###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盧注云：單居離曾子弟子也。

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中當也。行之謂父母行則歸己也。盧注云：且俯從而不諫，非孝也。父母之非從所行而思諫道也。

###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四

五

不匡，諫而不從，亦非孝也。盧注云：從以義諫而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達致也。達善謂致其善道。由己為無咎，則寧由己為賢人，則亂。由己之用也。由己謂父母故不生也。寧安也。賢猶勝也。謂爭辨求勝也。左氏宣十五年傳曰：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巧善也。變猶化也。安樂也。孟子曰：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鄭注云：禮云：坐如尸，視貌正也。立如齊，容貌敬也。齊色，嚴敬其色也。為人父之事，聘珍謂祭義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為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盧注云：望，儀象也。不遺，兄之行也。兄事之，則兄之言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盧注云：養猶隱之聘珍謂內謂心，外謂貌。越，疾也。疏，遠也。內外養，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盧注云：謂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則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盧注云：正以使之者，且以兄禮敬之。聘珍謂謂會子曰：夫禮大之由盡也，不可謂不可化也。舍止也。

###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四

六

也不與小之自也。禮謂成人之禮，大謂年長者，由用也。自由也。言禮為成人之用，不可與小者共。此目下經事也。內則曰：二十而冠，始學禮。十年朝夕學儀，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此與下節並言小之自者，幼儀是也。長者，是也。力事者，用力之事，不當為不讓，不責之也。幼者，小力，辱事，屈辱之事，幼者所當為，不得與成人齒也。盧注云：觚，器也。實之曰觚。杯，盤盞也。盞，盞也。盞之總名也。豆，器以木曰豆。聘珍謂說文云：醉，潰也。不醉者，不至潰也。右臂左執，虛豆，右執，挾七周旋而貳和聲相應也。傷，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衡，橫也。趨，踰也。翔，升也。俛，俯也。於顏色者，言無倦容也。成謂成人也。未成於弟，謂年



未及成人者其於弟道當如此冠義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四終 姪嘉會校刊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四 七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五

南城王聘珍學

曾子制言上弟五十四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聘義曰眾人之所難

有行又曰所貴於有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

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貴者謂公卿大夫祭統曰

倫是之謂畜慈愛也少謂年少於己者兄敬愛弟謂

之友賤卑賤也惠謂恩惠祭義曰貴貨爲其近於君

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

義也行之謂行於身也則行者謂爲德行也立置也

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五 一

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犯干也上

者危厲也下謂幼少賤者彊暴也立猶行也盧注云

衡橫也故若且自如也有司所求言爲法吏所收誅

也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

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

與富貴吾恐其羸驕也鄭注學記云興之言喜也歆

釋名云羸累也羸驕者謂也盧注云或猶惑也聘珍謂

爲富貴所累而生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

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論語曰邦有道貧且賤

焉恥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廐陰可

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

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弟子曾子呼其門人

也廣韻廐同牆爾雅



曰：精謂之端，密隱曲處也。揚舉也。馬厚也。同殺六畜也。中庸曰：有弗行，行之弗弗弗也。聞知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盧注：殺有時，禮也。聘珍謂及親者，曾子大孝曰：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左氏昭八年傳曰：作事不時，怨譴動於民。孟子曰：紂之失天下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失其民也，信然也。言自任其咎，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盧注：古說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相與謂與共事也。舟以行水，車以行陸，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走趨也。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高；君子之為弟也，行則為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君子之為弟也，行則為人負，無席則寢其趾，使之為夫人則否。道也。行謂道。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五 二

路負荷也。席藉以坐者。盧注：云分重合輕。班白不任，弟達於道路也。寢止也。言裁自容也。聘珍謂為夫偽欺也。夫人謂長者。近市無買，在田無野行，無據旅荷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盧注：云無買無野行，謂野讀曰野，玉篇廣韻並云：野，田也。行，道也。據，依也。旅，處也。言君子所在皆窮也。杖，持也。謂持守也。篤，固也。論語曰：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君子固窮，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匡謬正俗云：苟者，偷合之稱，所以行無廉隅，不存德義，謂之苟且。譽，聲美也。辱，汚也。榮，光明也。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隣。盧注：云言辱之不可避也。天禮弓曰：昆弟之讎，仕不與共國，其從父兄弟則不為。魁聘珍謂聚共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萬二千五

百家為卿，五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居賈藏若虛。君子懷德若愚也。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為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達，謂行無不通。比，謂比道也。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聞惑聞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下人謂下於人也。論語曰：慮以下人，作為窮困也。論語曰：困而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注云：往也。知謂所知之人。盧注云：謂之主且客之而已。且夫君子執仁立志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五 三

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汝謂愛汝也。盧注云：庸，用也。孰，誰也。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進，仕也。達，通也。安也。國功曰功，持不惑。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

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盧注云：言其功守何如。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有二等可觀。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憂，憂也。損，減也。能安上而全下也。盧注云：謂其功也。不得志不安貴位，不博厚祿，負耜而



行道凍餓而守仁不得志言君不知己志安處也博  
其守也則君子之義也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其功  
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爾雅曰  
言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  
也學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論語曰汎愛  
也眾而親仁盧注云人而不仁不足友也故周公曰  
不如我者吾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聘珍謂周公曰已  
下並呂氏春秋先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  
取食盧注云不因人之貴苟求寵直行而取禮比說  
而取友盧注云行正則見禮也聘珍謂左氏昭二十  
並云說敬也論語曰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  
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五 四

說也爾雅曰說服也樂也自說者孟子曰故君子無  
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疏  
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所訴不知  
我吾無悒悒盧注云憚憚憂惶也聘珍謂不聞人不  
之意上仁室為窗也疏食菜食也蓬戶以蓬為戶也穴  
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正直也說文云宛屈草  
宛言說文云屈無尾也苟行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  
不難拙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子弗為也  
畏敬也爾雅曰逐病也見逐謂人疾害之也敬以安  
身而反見逐智以保身而反見殺皆非其罪也難患  
也不難者謂非其罪君子不以爲患也漢書音義云  
詘古屈字盧注云小人在朝多逐害於仁智者君子

之人不枉言行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  
而懷其祿也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荀子臣道云逆命而  
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利君謂之忠道言之  
理也仁親也謂仁恩相親偶也天下無道循道而行  
智知也獨知事理不惑利害也衡塗而債手足不掄四支不被  
衡塗而債手足不掄四支不被循從也孟子曰天下  
云衡橫也債僵也手足即四支說者申怨慙詩云行  
耳聘珍謂塗路也言其死於道路也有死人向或墮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有死人向或墮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詩小雅小弁之篇毛傳云墮路冢也鄭箋云道中有  
死人之向有覆掩之成其理者羞恥也言路人向有哀  
士之無罪而死恥孰甚焉是故君子以仁爲尊天下  
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  
仁爲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五 五

徒之眾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尊長易曰  
長人天下爲富謂富有四海之內也天下爲貴謂貴  
爲天子也舜匹夫也者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得而  
歸之者謂天下大悅而後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  
仁也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夷叔齊死於溝洫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史記云伯  
竹君之二子也餓死於首陽山夫二子者居河濟之  
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  
於天下河濟之間即首陽之下也鄭注水經云河水  
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  
水又東漢水入焉又東濟水注焉史記正義云戴延  
之西征記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廟今在偃師縣  
西北孔氏禹貢疏云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



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勝珍案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十里武德故城在今武陽縣東文章法度也說文云表衣也表衣之毛者衣裘以毛爲表綴合者也表綴者謂以毛裘之物著於木上以爲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役也論語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曾子立事曰學必由其業

### 曾子制言下弟五十六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訢樂也交同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盧注云衡平也聘珍謂平言言遜也革變也中庸曰國無道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謂疆土廣雅云賢聖

###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五

六

也踐其朝謂履其位也禁忌也入境及郊問禁請命不聽不賢則必忌之從外曰入不通患而出危邑政教所忌請猶問也命政令也則秉德之士不調矣通知也患難也危疑也言未仕語曰亂邦不居是也故君子不調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說謂容悅乘陵也居處也論語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事謂奉事任其役使也長謂官長不長者不爲其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聚羣也相助謂羣居也謂嚮往言奉助仁義之人寇盜則吾與慮君身則與之聚羣而心則嚮往之人寇盜則吾與慮慮謀也言君子所聚羣嚮往之人若遇寇盜之事則常與其謀孟子曰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

出焉如此之謂義突讀曰鴟說文云鴟疾飛貌盧注若出者如大鳥奮夫有世義者哉夫謂君子世義謂與世相宜也此問

君子出入時宜之道曰仁者殆恭者不入慎者不見下文乃爲答之之詞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曰者答上文問

危也仁者危之恭者又不敢也邇近也殆去也也聘珍謂慎謹也使用也不去則罪及於身是故君

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錯置也謂君子自置其身也汚橡栗高彼注云橡斗也其狀似栗太史公自序云

橡粟高彼注云橡斗也其狀似栗太史公自序云藜藿之食張氏正義云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生

國而隱居自給無求於人所謂與世相宜之道也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

###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五

七

德之士存焉兩入共耕曰耦式車中小倪也

###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盧注云疾困曰病元抑持也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

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孔氏檀弓疏云微無也務事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

木華也爾雅曰華芳也華芳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華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論語曰

被注云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鷹鵠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鼃鼃以淵爲淺而蹙穴其



則辱何由至哉鶴鷯鳥也。曾讀曰增。說文云。鳥在木上曰巢。鼃甲蟲也。鼃大鼃也。鼃木蟲也。似蜥。易長大。屢讀曰掘穴。窟也。餌食也。盧注云。求生之厚。動之死地也。親戚不說不敢

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

母也。五帝本紀云：堯二女事舜親戚，故人之生也，百甚有婦道。交友也。親愛也。審悉也。

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

先施焉。親戚旣歿。雖欲孝。誰爲孝。年旣耆艾。雖欲弟。

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

不能盡孝弟之禮復返也施行也年謂己之年言不  
耆長也艾老也言孝弟之道宜及時而盡也

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

謂之有聞矣。盧注云。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五  
八

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

之志而已矣。尊崇也。說文云。聞。知。聞也。高明以德言。廣大以業言。志。意也。易曰。聖人崇德而

廣業也崇效  
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

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必馨香也。蘭芷皆香。

草藺亦作藺芷一名蔞孔氏中庸疏云變盡舊體而  
有新體謂之爲化釋名云貸賒貸者言以物貸予

者言必棄之不復得也不相量事者之稱聘珍謂人以身入小人之類與之俱化是以其身貸予之也然

注云飽者於楅室中  
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

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

陷乎哉盧注云如日之長雖日加益而不自知也珍謂履踐也每類也陷沒也吾不

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敎如食疾子矣。盧注云言

也此言人之好學者論語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

所學也。已。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孩孩不怠之意。來謂

青學記曰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

曰離而聞之云乎注云而猶汝也汝聞則言之也

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

上首地之所生下首附雅曰首始也天地交而醇始生天氣下降生自上始地氣上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五  
九

上首之謂圓萬物資始下首之謂方萬物資始

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

汝參臂聞之夫子曰大道曰圓地道曰方日方注云道方圓耳

方曰陶而圓曰明者盧注云方者陰義而圓明者

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吐也。

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

以火爲日，以二陽而周乎一陰之外，故光在外，兌爲金，

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

也施也易曰天施地生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

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



善否治亂所興作也神謂天神靈謂地祇說文云天  
物者也品類也神引也萬物者也地祇說文云天  
則治也則亂也易曰天地交泰內陽而陰陽之氣各靜  
其所以則靜矣也毛詩傳云靜安也偏則風也偏不正  
於陽風也無則風也相傳云靜安也偏則風也偏不正  
則雨也陰陽極則和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  
凝為霜雪文云雨也散布也凝結也陽主散陰主凝說  
雨說物者陽之專氣為電陰之專氣為霤霤電者一  
氣之化也說文云電雨也霤電者一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五

十

故陰氣在雨凝滯為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為霤  
符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  
所生也鄭注大司徒云毛蟲羽蟲之屬毛羽者飛行  
之類也故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  
陰氣之所生也鄭注大司徒云介蟲鱗蟲之屬水居  
介鱗者蟄伏之唯人為保何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  
人受陰陽純粹之精有生之貴也毛蟲之精者曰麟  
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  
龍保蟲之精者曰聖人爾雅曰麋鹿身牛尾一角曰  
雅曰六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  
文龜六曰策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

火龜說文云能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  
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陸氏爾雅音義云三  
虫為龍而忠切有足者也今人以虫為龍相承假借  
或毛或說文云虫一名蜃象其形物之微細或行或飛  
無足謂之介介或鱗介介為象爾雅曰有足謂之蟲  
人為保蟲之長介介或鱗介介為象爾雅曰有足謂之蟲  
下達也通有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  
皆陰陽之際也舉飛動也說文云兆灼龜坼也際有  
之會茲四者所以役於聖人也役謂役使禮運曰聖  
之曰龍謂是故聖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  
為宗廟主神謂四方百物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  
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厯察審也序次  
十二月分數於曆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厯察審也序次  
中見與伏以曆時之節截十二管以宗八音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五

十一

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漢書律厯志云黃帝使伶倫  
之竅厚均者新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  
二管以應鳳皇之鳴以比黃鐘之宮是為律本宗主  
也鄭注大司徒云八音八律也聘珍謂律也者六律六呂統謂  
而準配金石絲竹也聘珍謂律也者六律六呂統謂  
之十二律也律謂六律六呂居陰而治陽厯居陽而治  
陰居陽也律謂六律六呂居陰而治陽厯居陽而治  
者皆天事也麻之行道星故曰居陰治陽者節氣既得可  
可因日星之出入晝夜之承短以知東南西南朔之高  
下向背以正作說成易律厯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  
之時所治者皆地事也律厯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  
時更迭也盧注云麻以治聖人立五禮以為民望制  
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  
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五禮謂春官宗



年嘉五禮也盧注云五禮其別三十六生民之紀在焉聘珍謂五衰五服也鄭注喪服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賈疏云兼解五服五服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緇麻也親者服重疏者服輕五聲者樂記曰宮商角徵羽爲民微爲事羽爲物導宣導也五味者周禮曰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調和也察民情者王制曰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又曰五味異和五色異位者攷工記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地謂之序五黃盧注云祭猶別也五穀者謂黍稷麻麥菽也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

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盧注云五牲牛羊豕豕尚也聘珍謂陸氏儀禮釋文云養牲所曰牢何注公所注儀禮云祭配自熟始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日饋食饋食者食道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盧注云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爲主鄭注士虞禮云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五 三

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鄭注曾子問云厭厭厭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視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設之後微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然則陰厭在尸未至之前陽厭在尸既起之後是厭之無尸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割列饌瘞是有五牲注云牛羊曰芻豢豕曰犧色純曰犧體完曰牲宗廟言案山川言牲互文也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麗索之割牲也列饌月令曰大割祠於公社是謂割牲者以血祭祭社稷月令曰大割祠於公社是也列饌者祭四方百物而饗者先鄭注此之謂品雞人職云面禋四面禋也祭山林曰埋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五 三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武王踐阼孔氏曲禮下疏云踐履也阼主人階也履主階行事故云踐阼也三日召

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

子孫恆者乎盧注云惡猶於何也言於何有約言而行也約少也要也行之乃行萬世而猶得其福聘珍謂藏聞也然後召師尙父而問焉詩曰維師尙父鄭箋云

尊稱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是爲帝顓頊孔氏學記疏云武帝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六 一

恆在與意言意恆念之但其道超忽師尙父曰在丹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六 一

已遠亦恍惚不可得見與與語辭師尙父曰在丹

書王欲聞之則齊矣孔疏云丹書者師說云赤雀所

本紀正義云尙書帝命於丹書春秋之月甲子赤雀

爵銜丹書入於丹書止於丹書說文云齊戒潔也三日

王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三

日也孔疏云端冕者謂袞冕也其衣正幅與元端同

故云端冕故皇氏云武王端冕謂袞冕也樂記魏文

侯端冕謂元冕也聘珍謂入者入於路門也負背也

屏謂之樹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經云負屏者謂師

尙父入路門之後北而面而立其屏在後入王下堂南

面而立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

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堂謂路寢之堂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五終 姪嘉會校刊



主位故西面王庭之位若尋常師徒曰敬勝怠者吉  
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也  
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  
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勝克也欲謂私  
食云從者求吉得吉之言彊自彊也枉撓敗也易曰  
敬以直內弗敬不正者謂存心不敬則身不正矣  
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恆者此言之謂也盧注  
先帝之道庶聞要約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  
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盧注云以仁得之以仁  
守之皆謂創基之君十百世謂子孫無咎譽者於十  
百之外天命則有與改其廢立大節依於此及其世  
謂止於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子終日  
其身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六 二

乾乾夕惕若又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於席之四端為  
銘焉於机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楹  
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  
觴豆為銘焉於戶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劍為銘焉  
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疏說云云席籍也孔氏祭統  
題勒也机案屬所以坐安體者鑑鏡也盥盤承盥水  
者櫛屋柱也帶巾束衣者觴酒器豆古食肉器也戶  
房室戶也牖室之南窗也說文席前左端之銘曰安  
樂必敬盧注云安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盧注云  
朝夕故以懷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  
安為悔也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  
開不可以忘道也

所代盧注云周監不遠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咥  
口戕口少儀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咥謂病瘳等  
者亦停而人盧注云机起羞戕害也大學曰言悖而出  
出令所依故以言語為戒也鑑之銘曰見爾前慮  
後也後謂所不見者鹽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  
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溺覆  
人謂庶民細衣曰夫民聞於人而有鄙心易以溺人  
於民庶大之溺溺為鑑也自楹之銘曰母曰胡殘其  
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何  
也殘壞也禍謂禍哉然燒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寔  
也孟子曰若火之如然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寔  
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盧注云惡於何  
也忿者危之道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六 三

怒甲及乙又危之甚杖危故以危戒也杖依道而行  
之言身杖相資也因失道相忘乃嗜慾安樂之戒也  
聘珍謂說文云嗜慾喜之帶之銘曰火滅脩容慎戒  
也溺於富貴而忘其道帶之銘曰火滅脩容慎戒  
必恭恭則壽脩飾也容謂容貌貌正曰恭盧注云雖  
因言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躬勞終福論慎履  
之也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躬勞終福論慎履  
亦財不費也履在下尤勞辱因為觴豆之銘曰食自  
杖食自杖戒之慎慎則逃食以禮自持也慎恣也逃  
亡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  
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援阻以泥之若風將  
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廣雅云懃賴也  
汲也杖持也言無所倚賴而不志念反曰知之無所  
倚賴而不汲汲反曰持之言其不相量事也援讀曰



幾顏注漢書云優拔拔也阻讀曰予所畜租之租泥塗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繭戶又曰子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左氏襄四年傳曰谷難為謀淮南人閒訓云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耳

歸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隨天時者歸所以見日也地財者以劍之銘曰帶木為交窗也盧注云先祭時而敬齊

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服佩也倍

以順誅也盧注云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

過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也

以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也忍耐也少閒須臾

盧注云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也言少閒也羞恥也

不忍則為終身羞以君子於殺之中禮恕存焉予一

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盧注云貽厥孫謀以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六 四

衛將軍文子弟六十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盧注云文子衛卿也名彌牟也聘珍謂孔氏檀弓疏云案世本靈公生昭子鄭子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為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子氏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然則彌牟是木之字

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為賢也

日賦曰比日興日雅曰頌是也先以詩者論語曰與於詩也高注呂氏誣徒云世時也道言也孝悌德之本也故時言之說告也論語曰君子義以為質觀示也體行也論語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文謂道藝德謂德行史記云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子貢對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孰誰也賢勝也

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

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

惟帝其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

云三就謂大成次成小成也門速與也諸賢游於聖人之或止或退未得及己見也或以子貢逮夫子之後有新來

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嬖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達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六 五

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也論語曰不貳過盧注云顏回魯人字子淵也

龍愛應侯順德達國君能成其德孝思惟則此文在前章兼以說之故連言也御于天子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

謂處約也如客讀曰而客敬也臣男子賤稱也探遠取之也錄記錄也論語曰不念舊惡盧注云如客言安貧也藉借也如借力然也冉雍魯人也字仲弓使舉也夫子因其性不好怒故說安怒之敗也書曰惟辟作威也詩大雅烝民章

不畏強禦不侮寡其言也言冉雍能終其行也



曰住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  
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得奏  
其勇夫强乎武哉文不勝其質畏懼也强禦强梁禦  
也老而無妻曰矜老而無夫曰寡都其富哉贊美之辭  
也楚語曰富都那豎而無天曰寡都其富哉贊美之辭  
文云戎兵也論語曰可使治其賦也賦孔云賦兵賦也  
夫子謂孔子也論語曰可使治其賦也賦孔云賦兵賦也  
文之以禮樂禮樂注云其言也論語曰可使治其賦也  
荷虛妄仲由衛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其言惟陳其性不  
信發之五章也須湯伐桀除一季路或義賦寵傳又  
爲龍數聘珍謂中庸曰子路問強鄭彼注云強勇又  
所好也廣雅云武勇也論語曰質勝文則野又曰野  
哉由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斂是冉求  
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六 六

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恭敬也  
父曰孤族客也省減省也鄭注曰勤勞也盧注云爲  
猶事省則不勤也聘珍謂史記云冉求字子有爲  
季氏宰廣雅云惠仁也克能也爲厚也以天下言能  
左右天下也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稱舉也謂  
舉而用之也盧注云宜爲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  
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  
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  
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  
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  
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志通者知類通  
云出接賓曰摯入贊禮曰相禮雅正也禮節者之制  
度也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彼注云經禮謂

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  
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貌訓  
容貌辭辭令也盧注云公西赤魯人也字子華禮經  
三百可勉學而能知躬躬行三千之威儀則難而公  
西赤能躬行也禮待貌而行辭得禮而發言貌所以  
以成者公西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  
赤聞之以成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  
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  
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脩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  
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  
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滿充也道德充  
論語曰有若無實若虛通之謂受業身通論語曰學  
如不及難之難能也盧注云先生者猶難之亦所謂  
先子之所畏也聘珍謂不學其貌者不習文貌也竟  
盡也樂記曰德者性之端也竟其德者盡其性也敦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六 七

厚也信誠也無所不信者謂尊卑長幼一以至誠與  
之也橋大謂高明廣大也皓皓潔白也言孝子之潔  
白也是以脩壽以介眉壽也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  
嘗仕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  
也樂道養親也史記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孔子  
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盧注云天道曰至  
德地曰道曰德人道曰孝德四代曰有天地德有地德  
夫學天地之德者皆以無私爲能也動而樂施者天  
德也安而待化者地德也故天之德有廣狹矣自餘  
禮義忠信已下皆爲人德因事則爲禮厚其行則爲  
孝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供不敖無  
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  
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  
子以其仁爲大也業事也自矜曰伐善猶喜也不善  
注云天民之窮無所告者不陵敖之也顓孫師陳人  
也子張字也詩大雅洞酌之首章也聘珍謂說文八



弊頓仆也表記曰觀以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  
強教之梯以悅安之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  
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  
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盧注云學深也厲以斷性嚴厲而能斷決銀廉錫也如斷言便能  
也厲以斷性嚴厲而能斷決銀廉錫也如斷言便能  
卜商謂人字子夏為魏文侯師詩小雅節之四章聘  
珍謂毛傳云式用也夷平也  
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不險言不危也  
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  
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  
中之矣苟誠也廉猶儉也佐助也以佐其下者損上  
字子羽魯大夫聘珍謂獨者不與民同  
也夫謂滅明中得也言得君子之道也  
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六

八

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  
矣慮謀也論語曰好謀而成用之謂用其所謀也忘  
失也史記云言偃吳人字子游訊猶問也給足也  
孫備也晉語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  
曰豫而後給  
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  
異姓公猶官也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語曰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  
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  
職曰時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屢往來過人不履影  
損異姓  
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  
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  
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

日躋也盧注云凡在於室中者之履皆陳於戶外故  
雖後至而不越焉不越人之履不履人之影  
謙慎之至也高柴齊人也字子羔為郕宰湯北事於  
葛恭也教網者祝也詩殷頌曰聖敬日躋聘珍謂  
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說  
詩傳云躋升也毛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  
則不足以知賢而訊謂因問而言也  
也國有道則賢人與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  
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  
在位也中正也審悉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  
盧注云茂盛也一皆也  
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  
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六

九

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  
汝偉為知人賜中當也嘗猶試也以告謂以所對告  
夫子也盧注云質猶實也偉為知人  
再言賜者善也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  
親睹也孔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  
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  
得則願聞之也  
也盧注云言未至未及者為其德廣厚  
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云克好勝人忌有惡於人也論語曰伯夷叔齊不念  
舊惡怨是用希也聘珍謂陸氏釋文云伯夷叔齊名  
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夷齊名見春秋少陽  
晉平公問於祁奚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



行如何。杜氏春秋世族譜云平公晉侯彪悼公子祁  
舌其所食邑羊舌祁奚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  
大夫叔向祖父。祁奚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  
少長乎其所女其聞知之。少長乎其所言後自幼長  
深也或云羊舌大夫為羊舌肸非也據左傳成十八  
年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肸佐之肸之父也襄三年祁  
奚請老於是羊舌肸死矣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赤佐  
之肸之兄也襄十一年羊舌肸始見左傳其時奚老  
久矣不得反云少長乎其所也案唐書宰相世系表  
云晉武公之子伯僑生文文生所也羊舌肸之  
志云晉獻侯四世孫奚食邑於祁遂以為氏據世次  
則羊舌大夫較奚先一世故奚少長於其所肸氏舊  
注文字謬脫俗儒不察遂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  
以羊舌大夫為羊舌肸云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  
恥而不使其過宿也恭而遜也。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  
其為侯大夫也悉善。句而謙其端也。侯大夫謂君大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六 十

夫也悉善者詳盡善道以事君也。端本也。易曰其為  
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又曰謙德之柄也。其為  
公車尉也信。句而好直其功也。公車尉軍尉也。左氏  
夫為尉杜注云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信誠  
也直正也。功謂軍功直其功言卒乘之有功者正之  
不使冒。至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  
其志。盧注云和容主賓客也。聘珍謂主賓客謂應對  
時出其志者公羊莊十九年傳曰大夫受命不命曰  
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公曰  
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奚對曰每位改變未知  
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位爵次也。每位  
車尉及和容也。鄭注大學云止猶自處也。未畏天而  
知所止言未知其所自處不可以一德名也。畏天而  
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敦往

蓋文子之行也。畏亦敬也服從也行信者信以為  
人武趙朔之子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  
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  
蓋隨武子之行也。愛惜也盧注云不愛其死不苟免  
陳謂陳其德教聘珍謂謀計也遺忘也陳謂陳力君  
陳者君與之陳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世族  
左傳云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受范復為范武子  
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  
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  
提伯華之行也。淵深也泉水原也為人淵泉謂思慮  
起也謂興起在位也桐提左傳作銅提孔氏左傳昭  
也不內辭者無行可悔不內白訟也說文云辭訟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六 十一

五年疏云銅提伯華名赤字伯華食外寬而內直自  
邑於銅提世族譜云赤羊舌職之子。外寬而內直自  
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於人以善存。句亡汲汲  
蓋蘧伯玉之行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內設置也隱讀  
括悉矯然後直楊注云樂荀子性惡云枸木必將待櫟  
自設於隱括之中能以禮自鞏直也聘珍謂直正也  
不直於人者正己而不求於人也易曰成性存存孔  
疏云存謂保其終也亡無也汲汲欲速也論語曰君  
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可孝子慈幼允  
卷而懷之盧注云伯玉則仕邦無道則卷可孝子慈幼允  
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允信也稟敬也  
利去除也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盧注云其言曰  
柳下惠魯士師展禽也食采於柳下惠諡也其言曰  
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君是故君擇臣而  
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



行也量度也少儀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衡有道即謂國無道則制和量之可行即行德恭而行

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

子之行也尤過也漢書藝文志班氏自注易行以俟

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

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為己終身之憂蓋介山

子推之行也易平易也侯待也援板引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六終 姪嘉會校刊

大戴禮記解詁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七

南城王聘珍學

五帝德第六十二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

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

字子我魯人也孔子弟子榮伊人姓名書序有榮伯

馬注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周語有

榮夷公韋注云榮國名周書王會篇有榮氏以國為氏

者也令教言也顏氏家訓云邪者未定之辭北人即

呼為孔子曰子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也夫黃

帝尚矣女何以為先生難言之遠也何以為言何用

為此也史記云百家言黃帝其宰我曰上世之傳隱

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微之說卒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

之問也固矣卒終也業事也辨分別也謂事既終而

忽不自知發問之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

端同謂不達於禮之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

少典者黃帝之少典之子也姓公孫名曰軒轅索隱云

水因改姓侯國號非人名也黃帝本姓公孫長居姬

邱因以姬姓居軒轅之生而神靈言神異也易曰陰

陽不測之謂神書曰人惟弱而能言史記索隱云弱

萬物之靈故謂之神靈也幼而慧齊史記索隱云齊

即言所以為神時而黃帝幼而慧齊史記索隱云齊

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索隱云斯文未明今案齊

齊德也案孔子家語及大戴禮並作微齊聖一齊



曰多聞而齊給鄭注云齊疾也今裴氏注云徇亦訓疾未見所出或當讀徇爲迅迅於爾雅與齊俱訓疾則迅濬雖異字而音同也又爾雅曰宣徇遍也濬通也給是通之與通義亦相近言黃帝幼而才智周遍且辯給長而敦敏敦厚也敏成而聰明史記正義云成人也聰明聞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見明辯也

志五氣謂五行之氣漢書律厯志云黃帝起五部孟康云五部謂五行也漢書律厯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度計量也說文云熊豹屬豹似虎園文出貉國赤帝者炎帝神農之後也史記云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豺狼魏土地記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黃帝祠晉太康地記云阪泉亦地名也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展雲以順天地之紀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七

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上曰衣下日裳言衣裳始有章采也大帶所以申束衣乘龍者左傳曰古者畜龍釋名云展倚也在後所依倚也展雲者杜注左傳云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記事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史記索隱云存亡猶安危也易曰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是也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往來之辭則曰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虫播布也時播者以時布種也草木謂疏村之屬或行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厯離日月星辰極畋十虫爲象故此經曰昆虫也

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史記厯書索隱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與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厯也聘珍謂離者別其位次極致也畋取也節制也禮運曰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祭法曰黃帝正名

百物以明  
 民共財  
 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  
 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畏心服也易曰利  
謂之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  
 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  
 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記謂傳記度意度也  
三王時近可度而知論語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  
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辨讀曰徧宿留也  
 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史記云  
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孔氏左傳疏云先  
儒舊說及譙周古史考皆以顓頊帝嚳為帝之身號  
高陽高辛皆國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  
 氏土地之號  
 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絜誠以  
 大哉禮記解詁卷之二  
 三  
 祭祀洪大也淵深材謂百穀草木任地者任其力勢  
準也制斷也義宜也率神從天居鬼從地以斷幽明  
之宜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  
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也氣謂五行之  
氣教民謂播五行於四時使民知布種百穀也絜明  
 也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  
 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  
 不祗勵楚辭云北至幽陵王注云幽陵猶幽州也王  
制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又曰自西河至於  
流沙千里而遙漢地理志云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  
延澤史記集解云海外經云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  
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史記正義云動物謂鳥  
獸之類靜物謂草木之類大謂五嶽四瀆小謂邱陵  
墳衍聘珍謂爾雅曰祗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  
 敬也廣雅云勵勸也  
 囂之孫蟠極之子也曰高辛史記云帝嚳高辛者黃  
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



蟠極蟠極父曰元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  
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高注呂氏不侵云於厚  
禹之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之類是也順天之義知  
楚語曰明能光昭之聰能聽徹之也  
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天之義謂天  
難也仁而威謂德威也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  
書曰德威惟畏信實也  
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  
存也利養也歷讀曰歷爾雅曰歷相也相月其色  
之出入而察之若寅寅寅然故曰迎送之  
郁郁其德疑疑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  
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  
莫不從順郁郁文章貌疑疑高貌動謂動眾使民也  
服郁郁文章貌疑疑高貌動謂動眾使民也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七 四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史記  
堯娶陳鋒氏女生放勳馬注尚書云其仁如天其知  
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左傳  
天之無不覆也易曰知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  
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丹車  
漆之車言有采飾也鄭語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  
能禮於神以佐堯龍夔二臣名舞謂樂舞史記索隱  
云彭祖即陸終氏之弟三子錢鏗之後後為大彭亦  
稱彭祖四時先民治之者命義和仲叔分宅東南西  
北以正春夏秋冬流其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  
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  
羽山以變東夷鄭注尚書云共工水官也其人名氏  
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堯末

時義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  
共工更相薦舉馬云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為諸  
侯蓋饗饗也縉臣名禹父也幽州北齊崇山南齊三  
危西齊殛未也羽山東齊也史記索隱云變謂變其  
形及衣服同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  
至莫不說夷也夷平也回邪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  
蟠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史記云虞舜者名曰  
瞽叟父曰橋牛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家親寬裕  
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荀子云  
成舜學於務成昭書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史  
記云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家當為務孟子曰  
自耕稼陶漁史記云舜耕歷山陶河濱知時者史記  
云惟時相天事正義云惟在順時視天所宜而行事  
也承受大命依于倪皇命也依讀如依乎中庸倪讀

曰藝禮運曰功有藝節注云藝或為倪是藝倪古文  
通也藝皇即藝祖書曰正月朔日受終于文祖又曰  
格于藝祖鄭注云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又云文祖  
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司馬貞云尚書帝命  
曰五府五帝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司馬貞云尚書帝  
屋周謂明堂皆徹明通知為天下工敬聖也通知能  
祀五帝之所也徹明通知為天下工知人也工官也  
建官也此與下文為目也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  
於民大書曰禹敷土主名山川使后稷播種務  
勤嘉穀以作飲食書曰稷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  
義和掌麻敬授民時書曰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堯所命  
也舜時仍使益行火以辟山萊益烈山澤而焚之辟  
讀曰開也伯夷主禮以節天下主禮天事地事人  
萊草穢也



事之禮也。節限制也。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鍾鼓。書曰伯夷作秩宗。夔命汝典樂又曰歌永言。蔡氏月令章句云樂聲曰歌。樂容曰舞。籥管也和應也。秉籥而舞其節與鍾鼓相應。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鄭云士察獄訟之事。書曰皋陶作士又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書曰契作司徒敬敷五教。馬云五教五品之教。鄭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率循也。經常也。謂五常也。其言不惑其德不惡舉賢而天下平。文。惡邪也。此結上工南撫交趾大教。王制曰南方曰蠻。離題交趾有不也。堯南撫交趾於禹貢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大教未詳或云當為北發五帝本紀亦作北發。索隱云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地名北戶聘鮮支渠廋珍謂爾雅曰鳳竹北戶郭注云北戶在南。鮮支渠廋氏羌。鮮讀曰析。馬注禹貢云析支在河關西。通典云堯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應劭注漢書武帝紀云。

禹貢梁嶽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鄭詩商  
頌箋云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孔疏云氏羌其居  
在秦隴北山戎發息慎齊語曰北伐山戎韋注云山  
戎下少一北字北發是北方國名鄭云息慎或謂之  
肅慎東北夷杜注左氏昭九年傳云肅慎在元菟北  
三千餘里東長鳥夷羽民長鳥夷謂長夷鳥夷也史記云  
羽民長夷鳥夷也長是夷號夏本紀云鳥夷皮服集解  
引鄭云鳥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淮南原道云舜  
能理三苗舜之少也惡顓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  
朝羽民

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惡顓猶

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陽方乃死史  
記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  
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  
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  
是爲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

大戴禮記解詁 卷七

文命史記云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顓頊之敏給克濟其德不  
 似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登  
 經穆穆爲綱爲紀爾雅曰濟成也聲爲律者聲中律也孔氏鄉飲酒義疏云上正也廣雅云士事也稱舉也孔氏稱其聲與身而正音樂尺度之事也夏本紀云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聲樂也穆穆敬也孔氏詩假樂疏云綱紀者以結網喻爲政謂立法度以理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巡行也州當爲治之  
 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巡行也州當爲治之  
 文云平九州不當複出史記索隱云九川者弱黑河  
 漾江沅淮渭洛也聘珍謂九道者爾雅曰一達謂之  
 道路二達謂之岐有三達謂之制有四達謂之衢五  
 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刺駸入達謂之崇  
 期九達謂之達陂澤障也九澤者雷夏大野彭蠡  
 澤云夢景濤荷澤孟豬豬野九山者合黎三危積石  
 嶺岷嶽王屋桐柏烏鼠同爲神王爲民父母左準經  
 宋熊其部九川所從出者爲神王爲民父母左準經

右規矩。殷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左氏襄十四年傳曰。夫君神之主。準平繩直。規圓矩方。據定也。九州者。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也。舜肇十有二州。至禹復爲九焉。左氏襄四年傳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是也。九天者。廣雅云。東方昇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元天。東北靈天。中央舉臯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



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仲尼弟子列傳云字子羽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明武城人業退而脩行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子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宰子字

帝繫第六十三

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史記云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又云有土德

之瑞故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螭極螭極產高辛是爲

帝史記云帝繫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螭極螭極父曰元囂元囂父曰黃帝自元囂與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七

螭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顓頊爲族

子又云顓頊崩而元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繫也

帝繫產放勳是爲帝堯史記云帝堯者放勳又云帝

崩而弟放勳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

立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

史記云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又

云黃帝崩葬嶠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

也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螭

牛螭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及產象史記

云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

橋牛父曰句芒句芒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

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

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

叟更娶妻而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史記云夏

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

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元孫而帝顓頊之孫

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又云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與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爲有熊帝顓頊爲高陽帝舜爲高辛帝堯爲陶唐帝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契爲商姓子氏棄爲周姓姬氏黃帝居軒轅之邱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泝水昌意降居

若水山海經云玉山西北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

土之高也郭注云黃帝居此邱因號軒轅邱說文云邱

娶于西陵之女是爲嫫祖嫫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

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

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聘珍謂爲青陽青陽降居江

文云江水出蜀岷山外岷山在蜀郡水經云岷山在蜀

氏道縣大江所出若水岷山爲諸侯微外東南至故

關爲若水大位降居斯水爲諸侯微外東南至故

少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爲諸侯微外東南至故

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史記云昌意

娶蜀山氏女高陽高陽有聖德焉蜀氏水經注云昌意

娶蜀山氏女高陽高陽有聖德焉蜀氏水經注云昌意

娶蜀山氏女高陽高陽有聖德焉蜀氏水經注云昌意

娶蜀山氏女高陽高陽有聖德焉蜀氏水經注云昌意

娶蜀山氏女高陽高陽有聖德焉蜀氏水經注云昌意

娶蜀山氏女高陽高陽有聖德焉蜀氏水經注云昌意

娶蜀山氏女高陽高陽有聖德焉蜀氏水經注云昌意

娶蜀山氏女高陽高陽有聖德焉蜀氏水經注云昌意

娶蜀山氏女高陽高陽有聖德焉蜀氏水經注云昌意

娶蜀山氏女高陽高陽有聖德焉蜀氏水經注云昌意

娶蜀山氏女高陽高陽有聖德焉蜀氏水經注云昌意

娶蜀山氏女高陽高陽有聖德焉蜀氏水經注云昌意

娶蜀山氏女高陽高陽有聖德焉蜀氏水經注云昌意



大錢豐已解古

卷之十

夷在中國或在蠻

熊渠有

血之

無康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七

士

狄氏產契次妃

陳隆氏

目

訾氏產



也

勸學第六十四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水則為冰而寒於水木直而中繩輅而為輪其曲中規枯槁不復挺者輅使之然也已止也青東方色也藍染所以為直者輅讀若矯輅輪謂車輪規所以為圓者考工記曰規之以砥其圓也枯朽也暴墳起也言車輪之久而敝也挺直也此並言是故不升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道不知學問之大也易曰君子學以于越戎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者教使之然也杜氏世族譜云越者如姓封於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七**  
會自號於越於者夷言發聲也鄭注既夕記云今文于為於保傳曰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通教習然也是故水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如日參己焉故知明則行無過詩云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无咎廣雅云礪磨也史記索隱云參驗也己謂己躬也言博學者如每日驗諸躬行則所知之理益明所行亦無過矣詩小雅小明之五章也毛傳云息猶處也靖謀也介景皆大也韓注易繫辭傳云神也者變化之極道者先王之道道福者大慶之辭易曰无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

者著假車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論語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鼓足也博廣也著明也假借也機權也絕渡也呂氏用眾云善學者南方有鳥名曰蛟鳩以羽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苴風至苴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日蒙楊注荀子云蒙鳩為巢也聘珍謂綿次也葦莖蘆秀也折斷也烏未孚曰卵完固也說文云鳥在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七**  
木曰巢葦莖草屬非可繫之處一切經音義引廣志云射干莖於絕巖高木也廣雅云莖本也蘭氏懷氏未詳史記三王世家云蘭根與曰莖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滫漬也說文云滫久澁也服用也此言為是故君子靖居恭學脩身致志學當慎其所處也  
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靖安敬也學記曰退息必有居學致盡也處居止也游謂從游論語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又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物類之從必有所由榮辱之友其士之仁者道由也  
來各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殆教亡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折柔自取東邪穢在身怨之所構布薪若一火就燥平地若一水就溼草木疇生禽獸羣居物各從其類也由自也象似也德有吉凶榮辱象之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蠹害物之蟲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七

十四

大戴禮記解詁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七

十五

大戴禮記解詁



之知者能秉之賤其所貴而貴其所賤不然矜寡孤

獨不得焉言德尊者所賤賤卑者所藏賤喻學優

子貢曰君子見大川必觀何也說文云川貫穿通流

水流而分交錯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偏與之

而無私似德與也偏與之者水流淫也無私謂其

宋元本並作偏與今俗本偏作偏形近誤也所及者

生所不及者死似仁曰民非水火不生活白虎通云

仁者其流行痺下偃句皆循其理似義痺讀曰卑通

循從也理條理也荀其赴百仞之谿不疑似勇也赴

注川曰谿疑止也韓淺者流行深淵不測似智也李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七

洪深而有謀弱者弱約危通似察說文云約束也

則旋繞也危險通達也約危通者謂水流於曲處

繁露云水所趨下受惡不讓似貞惡垢穢也讓辭

不遺小閒既似察者受惡不讓似貞惡垢穢也讓辭

動惑也苞裹不清以人鮮潔以出似善化苞裹藏

明也流潔也化變也謂納必出量必平似正必出

也易曰坎水無有變化其汗然必出量必平似正必

似厲盈滿也楊云平斗斛之木盈不求概謂盈科

正五文相足易曰坤折必以東西似意折謂曲折必

意者意東而無分於東西也似是以見大川必觀焉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七終 姪嘉會校刊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八

南城王聘珍學

子張問入官弟六十五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官猶

安定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危以動則民

不與也譽聲美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

終譽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

不能勿捐已過勿發失言勿踣不善辭勿遂行事勿

畱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盧注云專為自納於亡進或聲誤為捐聘珍謂學記

曰今之教者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不能勿進者

論語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毛詩傳云發

行也論語曰不貳過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八

嘗復行也玉篇云踣曲也失言勿踣謂言之或失不

可曲諱也說文云辭訟也廣雅云遂行也大學曰必

政事勿稽畱之上六者可以自通故稱路也且夫

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

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

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

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數疾也獄訟也距止也慮思也樂記曰慢易以犯節

中廢也怠懈也時後謂失時也專謂專欲左傳曰專

欲難成盧注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汭之精知

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

而遠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城當為讀



也誠信實也無私曰公倫理次存察也盧注云精知者當先是六路略行者謂度時而施能合是六路之忠信及進除七路之利害施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焉而不求報則民情不失矣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言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周書諡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八

二

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左氏襄三十一年傳曰行可象內謂身也原木泉本也竭盡也積聚也原泉喻法象而木讀曰如寡早也言天下既聚則人材不寡如木之或短或長隨人之量度而故六者貫乎心用之人材各得其用而天下治矣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貫習也盧注云志者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盧注云亂至民錯也反猶重也曾子曰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中庸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優柔謂委從之以俟其化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

也始本也調悅和悅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行不難也言號令也辨法爭法也左氏昭六年傳曰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微謂以成之仁謂躬行調悅也佚樂也身財利之生徵矣貪以不得貪微明也大學曰生財有道專利為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簡約也苟謂苟簡論語曰居政而行簡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則聽從也詳審察也過於何察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煩亂也言臨官者心亂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云君子言之善者在於終日言之君子行之善者在於其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適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八

三

也荀子君道云君者儀也有司執政謂卿大夫也表是羣臣羣僕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適臣便辟不正康而羣臣服汗矣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釋名云誓制也失誓謂無所拘制也弊傾仆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適道之服存焉復其道服事也盧注云修身當本於道而省其說則近道之事存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齊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可緝績者齊讀曰資便謂便嬖荀子君道云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故上者以窺遠收眾之門戶備齊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上者



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也滋益也離散也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佚失也論語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絕哉也謂截然高峻而無所倚也神者不測者也易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富恭有本能圖脩業居久而譚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於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爾雅曰恭敬也圖謀也盧注云本爲身也謂能謀其身也聘珍謂業事功也居安也廣韻云譚大也業安於久而自大也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故君子莅大則賢人之業暢達也關通也多眾也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八

四

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怨亦臨也盧注云性爲仁義禮智之等情爲喜怒哀愛惡之屬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生謂性也習調節也世舉言治聘珍謂既知其以生有習者謂知民之各秉性情而生而有以教習之均平也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令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明王之成功不高不遠民所能從者嚴敬也迎讀曰逆不逆謂不違也疾病也辟謂僻遠也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統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遠延垂璽統纁古者黃帝初作冕旒說文作璽云璽垂璽王也璽也統古纁字白虎通云纁黃色大戴禮統纁塞耳也璽也統古纁字白虎通云纁塞耳說文云纁紮也璽珍

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盧注云民有邪枉教之使自得也孟子曰匡之直施教之聘珍謂善賢能也周禮曰議賢之辟議能之辟赦宥也過誤也如死使之生謂宥過無大也其善勉而益進於善也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惠愛也政謂法制禁令不習教者雖令不從也習謂習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盧注云虛其內謂內外相應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隣矣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八

五

者治民之統也孟子曰必鄰者行而不遠強勉強也而得之謂之信盧注云四者謂以信及以道御之忠信及內外相應也

盛德第六十六



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疾病知化德之盛也病流行也災謂水旱蟲螟之類兵謂戎兵周禮大司馬職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鄭注云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之也刑謂五刑懷來也

以觀治亂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亂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亂得失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也德盛則脩法德不盛則飾政法政而德不衰故曰王也大宰職曰歲終周季冬月也聘珍謂廟堂者大廟明堂也法即下經所云五法政即五政法政而德不衰者修法即飾政而德乃永盛盧注云王者往也民所歸也凡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八 六

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順循也不順者不循也物穢者拭其上使明由他物而後明猶加文於質上也盧注云淮南子云明堂之廟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知四時凡民之為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量也無度量則小者偷墮大者侈靡而不知足故有度量則民足民足則無為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故有姦邪竊盜歷法妄行之獄則飾度量也李注文選引韋昭云歷于也說文云度法制也量稱輕重也荀子禮論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偷苟且墮廢也靡讀曰糜謂財物糜散也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

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也仲尼曰嘗禘之禮所以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思之也經也致盡也盧注云孝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經也思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凡弑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弑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弑獄則飾朝聘之禮也等差也序次也周禮曰聘以結諸侯之好盧注云經解曰朝聘之禮廢則君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八 七

臣之義失諸侯之行惡凡鬬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鬬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也辨爭也侵犯陵侮也周禮曰以陽鄉飲酒之禮也盧注云經解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煩矣凡淫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享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飾昏禮享聘也昏禮者昏義曰舅姑共妻婦以一獻之禮奠醢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內則曰聘則為妻鄭注云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聘問則得與夫敵體之罪故曰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為民設陷以賊之也設置也陷穿地為壑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



附焉賊害也盧注云禮察曰禮刑罰之源生於嗜慾禁將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好惡不節說文云嗜慾喜之也樂記曰夫民有血氣言百姓犯刑知之心性而無喜怒哀樂之節盧注云總罰之所由故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盧注云明堂天神所在也王者於此也聘珍謂度數度也德法者躬行之法禮謂三百三千易曰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者御理也慎讀曰順威畏也令可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法正論吏畏懼也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法正論吏公行之聽平治也獄謂邦國都鄙官府之獄訟論刑輕是也正定也論擇也五刑之法詔刑罰以辨罪之重羣吏治人者也無私為公吏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論考也德施行外內之稱能理功能德法者為有德在行為德施行外內之稱能理功能德法者為有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八 八

德理功治功也周禮曰治功曰力鄭注云制法能行德成治若告錄是也盧注云有德謂外內善也能行德法者為有行人行用也盧注云有德謂外內善也能理德法者為有能以理謂綜治有條理也大宰職曰二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成者功就不可易也周禮廉能有能者亦貴有行文義互國功曰功有有功者亦貴相備故上文總言論吏德行也故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吏奉法者者也盧注云春論班賞冬德法者御民之銜也吏者考量刑則莫不懲勸矣德法者御民之銜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策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解墮說文云銜馬勒口中从金从行街行馬者轡御者所執釋名云

馬者外引拂戾以制馬也策馬箠也說文云御使之職盧注云太史內史皆解車馬也或云御者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俱親王之官也書曰太史內史云內史太史左右手則太史為左史內史為右史史為右史馬說文云勒馬頭絡銜也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手不搖策不用而馬為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飭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故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飭整治也五帝本紀云信飭百官均民力者人民牛馬車輦均人職曰掌均地征均地守均地職均而民悅謂之和平聽言謂聽訟之官不出於口者論語曰必也使無訟乎民荷其夫曰善其德必稱其人故思謂之德美大之之詞也夫曰善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人稱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猶存者其法誠德其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八 九

德誠厚善猶美也稱譽也依於思慕之貌法其德心稱其人朝夕祝之祝之升謂於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祝祈也歆猶欣也永長也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詩曰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不能御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專以刑法御民民心走國必亡走去也孟子曰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亡滅也亡德法民心無所法循迷惑失道上必以為亂無道苟以為亂無道刑罰必不克成其無道上下俱無道亡無循者效法遵循也迷惑謂惑亂也成其無道者刑罰不中則民手足無所措而為倍畔之事矣上下俱無道者孟子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故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是也



今之稱惡者必比之於夏桀殷紂何也曰法誠不德其德誠薄夫民惡之必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不歆焉故水旱並興災害生焉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其德謂因德也釋名云薄迫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而納之中和曰冢宰大也干寶云齊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冢宰鄭云司徒主眾徒地者載養萬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擾萬民盧注云天性發施故為道地理含藏故主德道德者包五性內外之稱也宗伯之官以成仁周禮春官宗伯掌三司之禮辨九筮之名辨九舞之名辨九風之名辨九土之名辨九土之名辨九土之名司寇之官以成義周禮秋官司寇掌三刑之政以辨九刑之名辨九刑之名辨九刑之名司空之官以成禮周禮冬官司空掌三木之政以辨九木之名辨九木之名辨九木之名司馬之官以成聖周禮夏官司馬掌三車之政以辨九車之名辨九車之名辨九車之名司農之官以成富周禮春官司農掌三穀之政以辨九穀之名辨九穀之名辨九穀之名司貨之官以成賈周禮夏官司貨掌三貨之政以辨九貨之名辨九貨之名辨九貨之名司珍之官以成寶周禮冬官司珍掌三珍之政以辨九珍之名辨九珍之名辨九珍之名司幣之官以成信周禮春官司幣掌三幣之政以辨九幣之名辨九幣之名辨九幣之名司典之官以成法周禮秋官司典掌三典之政以辨九典之名辨九典之名辨九典之名司人之官以成德周禮冬官司人掌三人之政以辨九人之名辨九人之名辨九人之名司馬之官以成聖周禮夏官司馬掌三車之政以辨九車之名辨九車之名辨九車之名司農之官以成富周禮春官司農掌三穀之政以辨九穀之名辨九穀之名辨九穀之名司貨之官以成賈周禮夏官司貨掌三貨之政以辨九貨之名辨九貨之名辨九貨之名司珍之官以成寶周禮冬官司珍掌三珍之政以辨九珍之名辨九珍之名辨九珍之名司幣之官以成信周禮春官司幣掌三幣之政以辨九幣之名辨九幣之名辨九幣之名司典之官以成法周禮秋官司典掌三典之政以辨九典之名辨九典之名辨九典之名司人之官以成德周禮冬官司人掌三人之政以辨九人之名辨九人之名辨九人之名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八

十

四馬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周禮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徒之官以成德冢宰之官以成道宗伯之官以成仁司空之官以成禮司寇之官以成義司農之官以成富司貨之官以成賈司珍之官以成寶司幣之官以成信司典之官以成法司人之官以成德六政者一曰德二曰財三曰民四曰義五曰禮六曰智德者下之所歸財者民之所聚民者國之本義者事之理禮者法之節智者治之術德者下之所歸財者民之所聚民者國之本義者事之理禮者法之節智者治之術財者民之所聚民者國之本義者事之理禮者法之節智者治之術民者國之本義者事之理禮者法之節智者治之術義者事之理禮者法之節智者治之術禮者法之節智者治之術智者治之術

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惟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盧注云不違於節故任其馳聘珍謂引導也以取長道盧注云不違於節故任其馳聘珍謂引導也路遠行可以之行地遠之亦往也急疾可以御乘治也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內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惟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外參六官之事聘珍謂五政者五行之政明堂月令所施於四時者也盧注云五法謂仁義禮智信四者天地與人與事治典經邦國教典安邦國禮典和邦國過失政典平邦國刑典詰邦國體國經野事官之職過失也人情莫不有過過而改之是不過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亂則飭冢宰屬官眾也理治也分辨也太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宰屬舉邦治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也紀總要之名也飭謂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屬官眾也理治也分辨也太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宰屬舉邦治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也紀總要之名也飭謂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屬官眾也理治也分辨也太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宰屬舉邦治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也紀總要之名也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八

十一

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則飭



宗伯乖戾也周禮宗伯掌邦禮以賢能失官爵功勞

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

平則飭司馬賢能謂有德者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

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

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司勳職曰掌六卿賞地之法

以等其功國功曰功事功曰勞司勳司士並司馬之

屬也士卒者周禮曰司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

散為弱周禮曰司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

馬佐王平邦國司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

也不成則飭司寇周禮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

審悉也論語曰審法度事謂司空所掌富邦國養萬

民生百物之事理條理也財謂幣帛物謂器用軍度

也故曰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所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八 十三

進退緩急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亂者亦所

進退緩急異也五帝三王其法誠德夏桀殷紂法誠

也不德德惟治否德亂進退緩急存乎

明堂第六十七

明堂者古有之也盧注云明堂之作其代未得而詳

堂明堂有蓋四方又漢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凡九

圖者四面無壁中有一殿然其由或始於此也凡九

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隋書牛

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明堂制度之數九室以象九州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

以茅蓋屋蓋覆也左傳曰清上圓下方

道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明堂位曰昔者周公

召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階之東上諸侯之尊卑也外水曰辟

位昨階之東而北

上諸侯之尊卑也外水曰辟

西北面東上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外水曰辟

雍牛宏傳引明堂陰陽錄云明堂之制周圖行水左

外以象四象天蔡邕云水潤二十四堂之制周圖行水左

圓言辟者取辟虛注云韓詩說辟水言雍雍和也聘珍譚

王制曰大戴禮大學在郊天子曰辟水言雍雍和也聘珍譚

疏云大戴禮大學在郊天子曰辟水言雍雍和也聘珍譚

夷北狄西戎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

之國西門之外東門之內南門之內北門之內東門之內

東門之內西門之內南門之內北門之內東門之內西門之內

之國西門之外東門之內南門之內北門之內東門之內西門之內

之國西門之外東門之內南門之內北門之內東門之內西門之內

之國西門之外東門之內南門之內北門之內東門之內西門之內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八 十三

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地五生土於中地六成木

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土

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

於中與天五并天言五不言十者鄭注月令云土生

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為本鄭注月令云土生

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

土室於中央賈疏云五行先起東南方故東北方之室

言木其貴東中央賈疏云五行先起東南方故東北方之室

之室兼火矣東北之室兼水矣東南之室兼木矣西南

之室兼土矣西北之室兼金矣中央之室兼土矣

堂四角之室皆西北之室故知義然也聘珍譚

一為四正此經九室五行亦有相兼之義蓋二四三

左旋五為中央為太廟太室二為明堂太廟金四為明

堂右金明堂中央為太廟太室二為明堂太廟金四為明

是金而兼水九為總章右金明堂中央為太廟太室二為明堂太廟金四為明

是金而兼水九為總章右金明堂中央為太廟太室二為明堂太廟金四為明

是金而兼水九為總章右金明堂中央為太廟太室二為明堂太廟金四為明

是金而兼水九為總章右金明堂中央為太廟太室二為明堂太廟金四為明

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蔡云堂高

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蔡云堂高

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蔡云堂高

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蔡云堂高

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蔡云堂高



三記曰明堂度九尺之堂周度以筵亦王  
改也九室十二堂室四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  
明堂制度之數十二堂以應日辰牛宏傳引太山盛  
明堂云殿垣方在內水周於外水內徑三百步聘珍  
東西九筵筵九尺三為丈三為步凡一百八十丈  
筵三丈九筵筵九尺三為丈三為步凡一百八十丈  
一丈一尺東西餘地一百五十五丈七尺以爲每室  
中開空道寬廣應過於其室四戶八牖遙相對向  
非聯綴爲之故左个右个得明堂靈臺辟雍爲一  
戶在近郊近郊三十里經義云公羊說皆在國之  
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皆用二十五  
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其反也此經言三十里者約  
成數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孝經曰宗祀文王  
也五經異義云講學大夫淳于登說周公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有五帝座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八

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  
曰重屋周人曰明堂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  
事上帝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  
氏云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援神契說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帝下居於  
四闕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明也象上帝下居於  
之神五精之神實太微於辰爲已是以登云然孔  
氏毛詩靈臺疏云靈臺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  
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明堂即太廟也  
謂之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明堂即太廟也  
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蔡邕月令論云明堂古法皆  
清貌則曰明堂取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宗廟之  
則曰辟雍取異名而同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明  
云太廟有入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明堂行饗  
國老謂之辟雍太廟告朔行禮謂之明堂行饗射養  
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其門之  
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靈臺爲一也此朱  
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爲一也

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  
唐注云孝經援神契曰朱草生其葉落終而復始也  
生其葉落終而復始也朱草生其葉落終而復始也  
仁則生其葉落終而復始也朱草生其葉落終而復始也  
廟之狀蓋說不詳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  
名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竹書紀  
德既隆草木茂盛蒿茂堪爲宮室此天子之路寢也  
謂此蒿宮制如路寢也爾雅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  
天子將有祀事於明堂待朝在南宮待朝於門屏之  
堂則致齊於此宮待朝在南宮待朝於門屏之  
門外而寧立以待諸侯之至故曰當寧而立也此經  
是朝諸侯於明堂與治朝異制故曰當寧而立也此  
待於南宮南宮明堂與治朝異制故曰當寧而立也此  
曰土揖庶姓南宮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南宮時揖  
即明堂太廟南宮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南宮時揖  
在明堂南宮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南宮時揖  
而非朝諸侯之地明堂位曰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八

斧依南嚮而立是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八終	姪嘉會校刊
------------	-------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九

南城王聘珍學

千乘第六十八

公曰千乘之國何氏論語集解云馬云司馬法六尺  
 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  
 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崎唯  
 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云  
 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并田方里爲井十井  
 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受命於天子周禮  
 禮包依王制孟子疑義故兩存焉命賜國八命作通其四疆通達也疆界也封人職曰  
 其四教其書社房注管子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  
 謂教其書社者郊特牲曰簡其車賦歷其卒伍而君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親誓社以循其灌廟循順也灌聚也順其昭穆聚羣  
 智軍旅也循其灌廟廟之主於太廟而行大祭之禮  
 建其宗主建立也周禮曰宗以族得民主以利得民  
 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勾氏尾勾氏使帥其宗氏賴其  
 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是使之職  
 事於魯晉語曰再世以下主之韋注云大夫稱主設  
 先鄭注周禮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設  
 其四佐四佐謂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又周禮公之國  
 云崔氏云大國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又周禮公之國  
 之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  
 叔孫爲司空孟孫爲司空賈氏周禮典命疏云魯是  
 侯爵非上公亦得置孤者魯爲州牧立孤與公同  
 列其五官五官謂下大夫五人也孔氏王制疏云五  
 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處  
 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  
 其朝市處制也考工記曰爲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  
 建國面朝後市

化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  
曰不淫於色左傳曰貪色為淫子曰重記子曰者公  
創通大義而淫於色必害於德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  
廣言之也不相陵斯庶嬪遠違則事上靜靜斯潔信在中  
匹也左氏桓二年傳曰嘉耦曰妃楊注荀子云設謂  
制置如太廟然者禮器曰太廟之內敬矣君親制祭  
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中猶內也賈注國語  
云妾御曰嬪遠違讀曰章明也庶嬪遠者嫡庶之分  
也靜安也潔明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  
也中謂宮中  
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朝讀如左傳楚子朝其大夫  
會出會謀事者左氏昭三年傳曰諸侯相見於卻地曰  
謂在會之言孔氏莊二十三年傳曰有事而會是也言  
以爵不以年言長幼謂國之大小也沈氏此國家之  
云爵同者據年之長幼說文云度法制也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二  
所以崇也崇尊也山宮中以及朝廷由朝廷立子設  
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  
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  
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此言立世子之道或國無  
宗廟社稷爾雅曰威則也辨爵者立子以貴也集合  
也集德者年鈞以德也官猶公也公子謂羣公子也  
援於外者左氏桓十一年傳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  
將不立左氏文六年傳曰晉襄公卒趙孟曰立公子  
雍秦大而立左氏文六年傳曰晉襄公卒趙孟曰立公子  
謁請也左氏莊二十八年傳曰晉驪姬嬖欲立其子  
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諧羣公子而立奚齊  
事羣有司也政正也嗣子正而朝廷莫不正矣  
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盡佞不生此之謂  
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論語曰



也。蓋惑亂也。以邪導人。謂之佞。昌盛也。遂順也。卿設  
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  
災。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稽焉。卿謂上卿執政者  
大夫。卿李注。爾雅云。宮中。南。嚮。大門。應門。也。諸侯。政者  
小。大夫。尊卑。中。度。者。考。工。記。曰。應。門。二。微。參。个。鄭。注。云。  
二。微。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考。工。記。曰。王。宮。門。阿。  
以。制。五。雉。鄭。注。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  
以。廣。內。入。也。祿。福。也。近。者。羣。臣。遠。者。萬。民。閑。治。象。之。法。  
猶。考。也。議。也。小。宰。職。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  
太。宰。職。曰。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之。法。  
司。農。云。象。魏。闕。也。孫。注。爾。雅。云。宮。門。雙。闕。舊。章。縣。焉。  
使。民。觀。之。君。發。禁。宰。而。行。之。以。時。通。於。地。散。布。於。小。  
理。天。之。災。祥。地。寶。豐。省。及。民。共。饗。其。祿。共。任。其。災。此  
國。家。之。所。以。和。也。禁。政。教。也。鄭。注。聘。禮。云。宰。上。卿。貳。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三

民之貢賦。田食力以時成。以事立。鄭注。禮器云。食力  
成。於。內。也。食。力。以。時。成。以。事。立。鄭。注。禮。器。云。食。力。  
成。功。以。事。立。者。周。禮。曰。任。工。以。飭。材。事。任。商。以。市。事。  
鄭。注。冠。義。云。此。所。以。使。民。讓。也。讓。者。推。賢。民。咸。孝。弟。  
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安。  
則。怨。省。孝。弟。則。亂。不。作。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  
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論。語。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  
上。者。鮮。矣。未。之。有。也。犯。上。而。好。下。無。用。則。國。家。富。禮。云。下。  
作。亂。者。未。之。有。也。犯。上。而。好。下。無。用。則。國。家。富。禮。云。下。  
猶。去。也。淮。南。子。云。有。也。長。久。也。不。器。無。用。之。物。富。  
足。也。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上。有。義。則。國。  
家。治。禮。曰。以。儀。辨。等。則。民。不。爭。禮。曰。以。禮。辨。尊。卑。則。  
義。杜。子。春。長。有。禮。則。民。不。爭。禮。曰。以。禮。辨。尊。卑。則。  
禮。謂。鄉。飲。酒。之。禮。也。立。有。神。則。國。家。敬。掌。立。國。祀。之。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四



衣食成平也禮運曰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也時謂春時通達也四時謂四境自國中以至四境民情無不通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國功謀

齊戒必敬會時必節鄭注周禮云凡計數之藏貯皆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令曰命宰應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令曰命宰應卿大夫至

穀蜚征庶虞草日謂日者卜筮掌日之術也麻謂麻麻並掌鬼神之事者執使守官者王制曰凡執使以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五

執其事也鄭注求也新王年者大祝職曰年祝是也告事求福也禱民命者小祝職曰順豐年逆時雨寧

五穀蜚征謂飛禽走獸也庶虞草謂山虞禪讓所掌

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

眾長卒所以為儀綴於國執使謂持五兵之藝功狗王宮必居四角中於徵候便也質主也治眾長卒出可以為率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六

秀興閱焉出謂司馬出軍率讀曰帥左氏閔二年傳有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賢餘卿大夫之餘

士國中之賢秀皆當悉數而省視之遊方夏三月養

者七人以成夏事爾雅曰不榮而實者謂之秀周禮夏祭曰禴古者於禴也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



異國欲來侵伐先遣人往問候取其委曲反來說之  
講讀曰講本亦作構謂交構也國語曰恐構諸侯  
利辭以亂屬曰讒屬類也利辭變亂也以財投長曰貸  
長廣雅云貸借也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  
國民之不率上教者罪列也刑罰刑書制裁制也辟  
率循也上教謂禁教士師之職曰掌國之五禁之法  
以左右刑罰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懸於門閭是  
即所以教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  
無獄有夫有婦為一家三夫丁壯也道行謂任力役  
也者家三人飲食食於家也周禮曰上地家七人可任  
牛其大數平均也力政均民情平而訟獄哀息矣  
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食  
農夫九人以成秋事無不務內鄭注云內謂收斂入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九 七

之也嘗新謂新穀熟嘗之周禮曰以嘗秋享先王司  
農夫謂耆老也郊特牲曰秋食耆老食養陰氣也司  
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鄭注云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家  
使民無空者也制度法度也制地事亦所以富立家  
事謂裁制地事下經所云是也準揆山林規表衍  
沃畜水行衰濯浸以節四時之事準平也揆度也積  
規畫也表明也下平曰衍有馭曰沃左氏襄二十五年  
年傳曰度山林井衍沃畜水者周禮曰以溝行水也  
行者周禮曰以溝行水也杜預注云春謂以溝行水也  
廣韻云衰小也減也殺也謂水大而減之使小也周  
禮曰以溝行水也杜預注云春謂以溝行水也  
禮注云開謂以水灌去所及之草周禮曰以前年所  
鄭注云開謂以水灌去所及之草周禮曰以前年所  
草而治田種稻是也浸者可以為陂澤灌田者也準  
開之水利節制也四時之事謂耕耘收穫之事也  
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

之事鄭注載師云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太  
之古謂店虞以上攻治也王制曰凡使民任老者  
注云寬其力饒其食公曰功事不少而餼糧不多乎  
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  
齒者事也秀長謂成長釋名云秀者物皆成也壽久  
道路如鳥獸也說文云鳥獸羸醜或曰醜惡也齒  
皆此聲明堂月令曰掩骼埋胔或曰肉事謂力役  
之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  
事信上上下下交信地移民在游民不習土農工商之  
者齊語曰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樂其宮室者周禮曰以  
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微宮室地移民在者孟子曰昔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焉今之世  
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老疾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九 八

用財壯狡用力於茲民游薄事食食於茲民憂財泉  
周禮以九賦斂財賄老者疾者皆舍廣雅云狡健也  
游猶流也薄迫也賄謂力役之事釋名云貪探也探  
得人他分也貪食謂民不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  
得食須探取而後食也屬升于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勤有功夏服  
君事不及暍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  
饑饉道無殍者殷眾也屬類也升登也媒氏職曰凡  
司民職曰掌登萬民之數自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  
其國中與其都鄙及郊野其男女及三年大比  
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三鄉之長孟冬祀司民之  
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氣南曰饒鄭注饒禮云  
饒猶樂也給也節多寡之類得時者左氏莊二十九年  
市治宮室城郭道塗之類得時者左氏莊二十九年  
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勞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  
正而裁口至而畢勸勉也王制曰樂事勸功勸學



也年周一年也穀謂五穀成備也穀梁襄二十四年  
傳曰五穀不升謂之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  
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大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  
不升謂之大饑道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門此以氣食  
不節作事不成天之飢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是時  
也委棄也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是故立民之居必  
于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  
輕重制剛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休美也周禮曰以  
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  
寒制克也王制曰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  
東辟之民曰夷精以饒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  
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九

之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  
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  
民曰五方之民有安民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  
信令之安止也安民謂居止之民王制曰中國夷蠻  
者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  
其欲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狄北方曰蠻通  
注云信令之言知也孔疏云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  
相知信令之言信猶節也字節職曰凡通達於天下  
者必有節鄭注云節為信釋名云及量地度居句邑  
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觀安危及至也  
居者王制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是也城外為  
郭而朝後市度邑度民者王制曰地邑民居必參相  
得也安危猶利害周禮曰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  
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

可守為與可久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土界也周  
禮曰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利者不盡地利以壞形  
勢史記商君傳云為田開阡陌封疆是為地利也  
也依因也司險職曰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若山  
為阻固也掌固職曰掌四時之景八有霜露時降者  
川則因之與深也節四時之景八有霜露時降者  
地之所合也周禮曰四時之景八有霜露時降者  
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風方冬三月草木落庶  
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  
老六人以成冬事庶虞謂山林川澤之官也藏收也  
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又曰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  
于神倉蒸眾也冬物畢成可祭者眾也周禮曰以蒸  
冬享先王息休也冬數七也數九冬數六也民咸知  
者月令曰春數八夏數七秋數九冬數六也民咸知  
孤寡之必不末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知用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十

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矣  
而況有強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末薄  
寡不末者朝孤子以成春事也等謂等級必進等者  
夏得土之有慶者也用勞力必以時息者秋食農夫  
冬息國老也回首曰顧適讀曰故正者治也  
四代弟六十九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為法乎四代謂虞  
擇也樂記曰政以一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  
其行刑以防其姦也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  
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  
知而以觀聞也問謂所聞四代之政刑白虎通云智  
也著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



+

士

四六七



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鄭注曲禮云異死名者為人喪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顧壞曰  
既多云甲中鈔也肯兜鑿也防患曰戒左氏宣二年傳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鄭注曲禮云異死名者為人喪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顧壞曰  
民也君而後此則為國家失本矣此者謂朝日東公  
曰善哉子察教我也明也子曰鄉也君之言善執  
國之節也君先眇而後善中備以君子言可以知古  
可以察今與然而興民壹始鄉讀曰嚮言善謂伍幹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三  
謂大節也眇成也言朝日祭祀以下諸事皆國之成  
法先其成法而後其恆幹之善言君子卿大夫若有  
德者中備以君子言者先後之中令君子討論其因  
時制宜之理與然盛貌興起也壹專也始猶本也為  
國不失本則民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  
曰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邪子曰道也呼驚  
之聲悅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為不觀  
器視木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公曰願學之  
器謂器識才力也左氏文六年傳 子曰平原大蔭  
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  
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  
薈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可

以見器見才矣爾雅曰廣平曰原鄭注月令云大澤  
猶未也子曰羣然戚然頤然蹠然柱然抽然首  
然僉然湛然淵然淑然齊然節然穆然  
皇皇然羣然者論語曰羣而不黨學記曰敬業樂羣  
相親也春秋元命苞云后稷岐頤宋注云頤有土象  
也荀子解蔽云羣畢廣廣敬知其德楊注云羣讀為  
從流俗也廣雅云抽拔也孟子曰按乎其萃郊特牲  
曰首也者直也爾雅云孟皆也孟子曰油然與之  
借而不失也廣雅云爾雅云孟皆也孟子曰油然與之  
釋名云節有說文云淑清也祭義曰齊穆穆乎其敬也  
雅曰穆穆皇皇有美也羣然見才色脩聲不視聞怪物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四  
格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之有事  
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昔虞舜天德嗣  
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見顯示之也才色色之有十  
怪形之誤也陸賈新語云若後世符瑞之流不改志言不  
為所惑也陸賈新語云若後世符瑞之流不改志言不  
年傳曰氣以實志也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昔虞舜天德嗣  
天德元德也淮南原道云舜執元德於心高注云元  
天也昔曰元德升問乃命以位左氏文十八年傳曰  
堯崩天下如一同心戴舜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曰  
由德徑徑吾恐憚而不能用也何以哉曰孔子之  
徑者疾趨邪行也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曰聖知之



也。華猶光也。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也。知仁之實也。荀子道云：仁而不知，不可。既仁，信之器也。鄭注：信，解云：知且仁，是人主之實也。仁，信之器也。鄭注：信，解云：事者，信義之重也。左氏宣十五年傳曰：信載義而行也。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左氏成十六年傳曰：義以昭之。十年傳曰：利生孽。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注云：緯，音也。孽，妖害也。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尙？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子曰：有天地，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盧注：衛將軍文子云：天道曰至珍，謂師氏職曰：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至德，以爲行本。三曰至德，以爲知至德。至德，以爲道本。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以積於空虛。公曰：善哉！再問此矣。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圭

生也。禮謂禮儀，威儀也。鄭注：中庸云：火神則禮，白虎通云：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出刑者，坊記曰：禮者，入於刑，刑者，成也。一刑以坊之也。慮，心謀也。王制曰：刑者，省也。訟獄，哀息刑措不用，而頌聲作矣。公曰：善哉！戒事何以？子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局以觀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載成也。韓詩云：監，領也。位，爵位也。明分也。郭注云：訓分部左氏成十六年傳曰：失官慢也。離局，義也。鄭注：宮正云：功吏職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公曰：祿不可後乎？子曰：食爲味，味爲氣，氣爲。民。

發志爲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祿可後也。祿，稍食也。左氏昭二十五年傳曰：爲六畜五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令章注：周語云：名號令也。左氏宣十五年傳曰：君能制命，命爲義，臣能成命而行之，信也。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喪國，參之言三也。鄭注：說卦傳云：三才，天地人。之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三垂日月，星也。爾雅曰：履，禮也。樂記曰：禮以地制，廣雅云：稽，考也。表記曰：考道以爲人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統謂紀綱也。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雖慎，敬而勿愛，民亦如之。執事無貳，五官有差，喜無竝愛，卑無加尊，淺無測。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去

深，小無招，大此謂棉機，棉機賓薦不蒙，昔舜徵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楚語曰：玉足以庇陰嘉之，愛容也。左氏昭十七年傳曰：寶以保民也。子何愛焉？或疑也。差等也。喜竝愛者，左氏閔二年傳曰：內寵竝度也。淺，測深者也。淺謂新進，日淺謂故舊，年深謂意也。度也。梁溪釋文引呂伯雍云：門樞之橫梁，機樞也。樞謂之梁，釋文引呂伯雍云：門樞之橫梁，機樞也。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賓敬也。薦進也。蒙言亂也。微明也。此道。公曰：請問民微。本諸身微，諸庶民曰：無以爲也。難行。公曰：願學之，幾必能也。幾，望也。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惡眾妨於政，爲父不慈妨於政，爲子不孝妨於政，大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



妨於政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

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左氏文十八年傳曰縉雲氏有

年傳曰先王之濟五味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貴爵位也

貨曰富說文云暴習也寵謂外寵假借也貴爵位也

習狎外寵借與爵位左氏閔二年傳曰外寵貳政也

變改也從因也撓弱屈弱也剛強也毅敢也剛毅犯

神者墨子非命云撓弱屈弱也剛強也毅敢也剛毅犯

禍厥先神視不祀鬼神過節者黷于祭祀也幼勿與

眾克勿與比依勿與謀放勿與游微勿與事

眾左氏襄三十一年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

曰少未知可否克好勝也此校也依謂依違言不專

決也放縱也微抄也論臣聞之弗慶非事君也君聞

語曰惡微以爲知者臣聞之弗慶非事君也君聞

之弗用以亂厥德臣將慶其簡者

嘉謀嘉猷慶善也

善臣皆容悅而已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眾有美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七

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眾有惡焉必有惡

質在其中者矣

容貌顏色聲直人之表儀也眾多也

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

下見也伯夷之道貪於味以

文伯夷爲此二帝之少乃子曰伯夷建國建政脩國

治國之先務而此其後也脩治也

脩政公曰善哉

政者國之本也

勉求之武王踐阼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曰明法

于天明開施教于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

是故民命而弗改也曰孔子更端之辭明謂君之明

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開通也君者所謂天象易曰天

通達施教于民行此者用此也天化天道也物事也

謂國事也起興也公曰善哉以天教于民可以班乎

民尊君令謂之命

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

也由從也上知謂賢聖之君斧鉞軍戮

也魯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

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

天而到行邪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

順天作刑地生庶物

到逆也不順者大逆也刃謂斧

鉞刀鋸之刑順天作刑者王制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六

曰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鄭注云必即天論言與天意

合地生庶物者刑以順天亦以法地殺之所以生之

孔子開居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雲雨露形庶物露

生無非教也王符潛夫論述赦云養稊稊者傷禾稼

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

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

也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

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質知而好仁能用民力

此三常之禮明而名不塞

民德者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又曰羣黎百姓徧

爲爾德質本也三者天地人也左氏昭二十五年傳

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大禮失則壤

名失則悖

壞敗也悖亂也

禮失則壤

名失則悖

壞敗也悖亂也

禮失則壤

名失則悖

壞敗也悖亂也

禮失則壤

名失則悖

壞敗也悖亂也

禮失則壤

名失則悖

壞敗也悖亂也

禮失則壤

名失則悖

壞敗也悖亂也

禮失則壤

名失則悖

壞敗也悖亂也

禮失則壤

名失則悖

壞敗也悖亂也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九

職曰令諸侯春入貢貢疏云卽大宰九貢是歲之常貢也率循也名者侯甸男采衛要服之名敬讀曰效獻也地實者土地所宜有職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方氏曰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教士畢行使仁守會朝於天子諸侯相見者六服各先自相見也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卿爲介者朝事曰諸侯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教士謂諸侯頒宮所教之士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教士畢行者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守居守其國也荀子大略云使仁居守楊注云使仁厚者主後事穀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天後可以會矣會朝者周禮曰時見曰會春見曰朝

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

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爲壇於東郊者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

一門鄭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建五色者左氏桓二年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三

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色容正時以數  
 伎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踐位者郊壇南鄉之位諸侯各以其屬就  
 位者鄭注司儀云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  
 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  
 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升諸侯  
 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升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升諸侯  
 謂執玉而前見天子也鄭云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  
 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玉升諸侯之教  
 士謂司射誘射也朝會諸侯而試貢士於郊壇樂記  
 曰散軍而郊射是也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者大  
 射儀曰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竝行當階北  
 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  
 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竝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  
 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侯司射命射退反  
 位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  
 地謂郊壇之地也心端者內志正也色容正者外體  
 直也時是也數讀曰校謂考校也伎藝也言若是以  
 諸侯教士之藝也慶讓以地者射義曰射中多者



地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有慶而益地中少

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

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教於民也以其

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近謂近身之德行道藝見

長使眾之道明通也曾子立孝曰未天事曰明地事

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

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

約居大則治眾則集寡則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

唯官民之上德也明謂縣象著明廣雅云昌光也易

天而時行比者相比附也兩謂天地左氏昭二十五

年傳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慶善也泉府職曰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

以國服為之息先鄭云貸者從官借本賈也居蓄也

積也小少也約猶窮也夫謂富之廣也治不亂也坊

記曰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故聖人之

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致貧不至於約集和公曰

繆讀曰穆安靜也官君也官民猶云君天下也公曰

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保保悁

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更制典物者大傳曰立權

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否不也言三代之君非好為更制也猷謀也德謂德

政保定也謂三代之更制典物是謀以德定天下也悁

亂也保悁乎前謂定前朝之亂以小繼大者三代以

易曰聖人作而萬物睹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他

子曰邱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

人則如何子曰否邱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謁

也行不越境論語曰窮比於我老彭包云殷賢大夫

辭以爲湯左相政教大夫者魯語曰卿大夫書講其

庶政官猶事也魯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

習復技謂藝事也周禮曰以世事教能則公曰善哉我

民不失職綴合也言道藝合以德行也公曰善哉我

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

禮也制法也禮公曰先聖之道斯爲美乎子曰斯爲

美雖有美者必偏偏謂不周備也言唯先聖之道

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與民

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言先聖之道所以爲美也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長人也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詰志第七十一

公曰詰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

必全齊盛必潔上下禮祀外內無失節其可以省怨

遠災乎詰志國之舊典禮經也荒廢也大祝職曰作

事邦國之志會合也民義民道所宜也論語曰務民

之義坊記曰七日戒三日齋以敬也會期也必節

者不疏不數也犧牲純色之牲全體完具也黍稷曰

之禋在器曰盛上下謂天神地祇周語曰精意以享謂

之禋外謂外祭祀四方百物也內謂內祭祀宗廟及

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

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

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

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

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



合於人心理萬物者夫民見其禮則上下援援則樂也又曰禮時為大

樂斯毋憂以此省怨而亂不作也左氏桓六年傳曰民神之主也見猶知也援引也謂引而親之也怨謂神怨亂民亂也夫省怨而亂不作者晉語曰意寧百神而柔和萬民也夫

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也

邱未知其可以為遠災也禮謂禮文順循也鄭注樂至必時其節者按其禮文雖具民不和神不享矣公曰然則為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萬物育焉孔子曰居仁由義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雲風雲流形庶物露生無非庶物時則民財敬民財敬以時作敬慎也左

太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圭

氏文六年傳曰時以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眾動眾則有極動不失時則事得其節左氏成十六年傳旋不逆求無不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其各知其極有極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食節事時樂事勸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唯聖人左昭二十年傳曰有德之君上下無怨動無違事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是故政以勝眾非以陵眾眾以勝事非以傷聖人乎

事事以靖民非以徵民故地廣而民眾非以為災長之祿也政謂力役之政勝任也周禮曰大役之禮任怨也左氏昭三十二年傳曰無徵怨於百邱問周太

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也率循也

謂人時由從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陽曰明孟長也陰曰幽幼也太元元告云日月雄雌之序范注云日為雄月為雌迭代也中庸曰日月之始也統紀也建曰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謂正朔年始也統紀也建曰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正以日月之行為紀也

于東起明于西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而西方而東行虞夏之祿正建於孟春史記麻書云昔作於孟春索隱云古麻者謂黃帝調麻以前有上元太初麻等皆以建寅為正謂之孟春及顓頊夏禹亦然唯黃帝及殷周魯並建子為正而秦正建亥漢初因之至武帝元封七年始改用太初麻仍以周正建子為十一月初麻焉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振夏小正曰正月啟蟄言始發蟄也爾雅曰權輿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九 圭

與始也百草始生也瑞雉無釋者夏小正曰正月雉鳴也正月必雷雷不鳴則雉不鳴雉不鳴則雷不鳴也無釋者應候而鳴不遺其時也物乃歲俱生於東以順四時卒于冬分於時雞三號卒明載于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物謂萬物歲謂歲星俱生於東者酒義曰東方者春也越歷二十八宿宜徧陰陽十二月次云歲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宜徧陰陽十二月一也言建麻起孟春盡季冬則一歲之事具也冬盡之後分為來春故云冬分也三號三鳴也言夜至雞鳴則天曉乃始為正月一日言異歲也聘珍謂歲始也青東方之色也正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為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日月成歲麻再閏以順天道此謂歲虞汁月也







家撫官而國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進其  
上誘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  
之治天下也鄭注大宰云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如  
事也而國讀曰如如進讀曰而如而古文通也良善  
也誘道也罰罰惡也越語曰必有以知天地之恆制  
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此總仁者為聖貴次力次美  
言堯舜禹湯文王之治也  
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表記曰仁者天下  
義曰貴貴為其近於君也周禮曰治功曰力美善也祭  
謂有善行也王制曰執技以事上者裸股肱決射御  
此言聖人治天下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隕  
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  
川浴不處深淵不涸虧毀曰食昏義曰男事不脩陽  
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九  
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隕落也左氏  
莊七年傳曰星隕如雨勃大也爾雅曰運徙也大阜  
曰陵施讀曰移移谷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  
浴讀曰谷爾雅曰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說文云處  
止也水不處者川谷之水不壅也於時龍至不閉鳳  
降忘翼蟄獸忘攫爪鳥忘距蜂蠆不螫嬰兒蜚虻不  
食天駒開塞也左氏昭二十九年傳曰古者畜龍故  
乃至若泯乘之物乃坻伏鬱湮不畜杜注云湮塞也  
也蟄獸也禮運曰鳳以爲畜故鳥不畜孔注云湮塞也  
搏也爪鳥鷙鳥也距者爪相抵也廣雅云蜚蠆也陸  
氏釋文云通俗文云長尾為蜚短尾為蠆說文云螫  
蟲也行毒也蜚蠆讀曰蜚蠆蜚蠆人飛蟲天駒不  
蜚蠆不食駒讀曰蜚蠆雒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  
降仁國家之昌國家之滅信仁說文云洛水出左

南入渭河水出崑崙山發原注海服當為  
符易曰河出崑崙山發原注海服當為  
河以通乾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同發洛龜  
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漢書五行志載劉  
歆說云伏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  
也西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降歸也昌  
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  
車不建戈遠邇咸服允使來往地賓畢極無怨無惡  
率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竝憂殘毒以時省  
舉良民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敦仁賓也中庸曰不賞  
而民咸於鉄說文云戈平頭戟也考工記曰車軫  
四尺謂之一等戈六尺又六寸既建而適車不建  
戈無非常之變也爾雅曰允繼也允使來往者左氏  
襄二十九年傳曰公卿大夫相繼於朝也爾雅曰賓  
服也畢盡也又曰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國南至于  
濮鈴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空虛也左氏莊十八年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九  
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賢人謂賢臣  
爾雅曰夢思也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曰政如農功日  
夜思之殘毒賊害人者省察也敦教也仁愛也賓敬  
也考經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  
也順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九終 姪嘉會校刊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

南城王聘珍學

王官人第七十二

王曰太師太師者太公望呂尚也史記齊世家云周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  
師孔氏詩大明疏引真維深思內觀民務察度情僞  
世家文作立爲太師盧注云試以眾女何  
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女維敬恭位歷觀其才也  
慎乎非倫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微一曰觀誠  
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  
倫猶類也曲禮曰儼人必於其倫微當爲王曰於乎  
徵此經與下文爲總目其事並在下文  
女因方以觀之聚物以羣分富貴者觀其禮施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

曰富貴而知好禮則貧窮者觀其有德守也會子制  
不驕不淫施行也左氏桓三年傳曰驕奢  
餓而嬖寵者觀其不驕奢也注洪所自邪也四者之  
守仁來寵祿隱約者觀其不懼懼也盧注云曲禮曰貧賤  
過也則知好禮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其壯觀其  
則志不驕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其壯觀其  
絮廉務行而勝其私也其老觀其意憲慎強其所不  
足而不踰也少幼也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三十  
足而踰也孟子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勝克也說文云  
雖有所不足必勉強而不踰也父子之間觀其孝慈也兄  
弟之閒觀其和友也君臣之閒觀其忠惠也盧注云  
孝兄友弟和君忠臣忠也聘珍謂鄉黨之閒觀其  
廣雅云惠仁也禮運曰君仁臣忠

憚也憚敬也論語曰孔子於鄉省其居處觀其義方  
省祭也居處謂燕居省其喪哀觀其貞良論語曰喪  
止貞誠也良信也禮弓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棺者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  
有悔焉爾矣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  
任廉盧注云信任以考之以觀其信挈之以觀其知示  
之難以觀其勇釋名云挈結也結束也束持之煩之  
以觀其治淹之以利以觀其不貪藍之以樂以觀其  
不寧煩亂也淹謂浸漬之盧注云藍猶濫也聘珍  
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不  
失也縱之以觀其常輕謂輕佻失據重謂持重不遷  
也說文云醉卒也言飲酒卒其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

量也縱之者縱其欲也會子遠使之以觀其不貳遁  
之以觀其不倦探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陰陽以觀  
其誠探試也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所欲也考察覆  
其微言以觀其信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成此之謂觀  
誠也覆復也論語曰言可復也微小也小言不經二  
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如溪其氣寬以柔其色  
儉而不詔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  
者也殷中也正也如讀曰而溪當爲深也容色也儉  
自飾其所不足故曰立容辨卑母調見人見之也不  
增益猶言日新也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如臨人以  
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不足伐其所能曰日損



者也高陵也賢勝也防陣也自蔽其所以不足也伐矜也日損者中庸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也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傳曰直而不倨飾文飾也質本其貌固嘔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微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固陋也廣雅釋訓云嘔嘔喜也盧注浮淺之事則工飾之而嘔嘔其小成嘔嘔珍謂務勉也微信也勉為小信以固人也故事也古也今也說解也故自說者言偽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亂之而志不營深道以利而心不移臨攝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作猶變也營惑也道引也攝猶喜怒以物而變易知煩亂之而志不裕示之以利而易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

三

移臨攝以威而易攝曰鄙心而假氣者也變謂色變知猶見也執之以物而邀驚決之以卒而度料不學而性辨曰有慮者也執繫也玉篇云速驚者不為物所驚而疾起也決斷也卒急也遠也字林云料量也言決事於急遽之時而有度量也學習也辨明也雖不習其事而能明其是難投以物難說以言知一如不非可否也慮謀思也難投以物難說以言知一如不可以解也困而不知止無辨而自慎曰愚慧者也物事也說釋也難說以言不可以言喻也如讀曰而知一而不可以解者知其一端而固執之辨別也無辨者不能別事勢之利害營之以物而不虞犯之以慎憂也慮注云慧闇恨也卒而不懼置義而不可遷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曰絜廉而果敢者也物亦事也虞憂也置立也遷徙也盧注云果立身於義無可遷徙也

敢謂不虞不懼也絜廉謂不營於貨色在義而不可遷則兼之也易移以言存志不能守鋼已諾無斷曰弱志者也鋼讀曰固表記曰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鄭注云已謂不許也已諾無斷者順與之弗欲已欲諾而不能決也愚懦不壯毅曰弱為喜非奪之弗為怒沈靜而寡言多稽而儉貌曰質靜者也與猶予也周禮曰子以馭其行奪以馭其食貌曲禮曰博聞強辨言而不固行有道而先困自慎識而讓質正也辨言而不固行有道而先困自慎而不讓當如強之曰始如誣者也辨言者言偽而辨因者論語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慎讀曰順謂順非也自顧不讓者自以為是而不遜也當謂當欲安公問曰求而當欲鄭注云當猶稱也如讀曰而強謂強項當而強之言稱其所欲而不低屈也隱良謂之如以惡取善微清而能發度察而能盡曰治志者也微明曰誣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

四

謂發見儀禮曰發氣焉盈容孔子開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察審也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為有者也此之為考志也華不恭便僻貌邪疏云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為恭也三曰誠在其中此見於外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其大以其聲處其氣此猶斯也大學曰誠於中初氣主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咸發於聲也初氣謂太初之氣易說曰太初者氣之始也於聲也主物者主於生物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本命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聲有剛柔濁清者保傳曰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鋼曰聲中某律是也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斯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好春秋繁露云心



氣之君也。誠安也。順信之順。讀曰慎。謹密也。信實也。  
高注。呂氏重已云。節猶和也。節謂平。易不險難也。鄭注。  
雅云。斯信氣中易。中。正也。易。謂平。易。不。險。難。也。鄭注。  
裂也。行險而不失其義。氣時舒。時。謂。隨。時。舒。緩。散。也。鄭注。  
信乃以剛中也。義氣時舒。時。謂。隨。時。舒。緩。散。也。鄭注。  
從革。故曰時。作。辛。辛。智氣簡備。簡。大也。鄭云。土。神。則。金。曰。  
主。散。故曰時。作。辛。辛。智氣簡備。簡。大也。鄭云。土。神。則。金。曰。  
不載。土。所。含。義。者。勇。氣。壯。直。勇。兼。仁。禮。仁。者。必。有。勇。  
多。智。亦。所。含。義。者。勇。氣。壯。直。勇。兼。仁。禮。仁。者。必。有。勇。  
曲。直。火。曰。炎。上。故。其。氣。壯。直。也。木。曰。聽。其。聲。處。其。氣。考。  
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  
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中也。人心五常之  
之氣見於五聲之間故聽其聲定四曰民有五性喜  
其氣從其行察其心而中可知矣。四曰民有五性喜  
怒欲懼憂也。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孔。氏。中。庸。疏。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 五

忠必有可親之色。誠絜必有難污之色。誠靜必有可  
信之色。智者動變動不居故其色難盡曾子曰君子  
論語曰不曰白乎。淫而不質色皓然固以安偽色縵  
然亂以煩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雖變可知此之謂  
觀色也。質本也。皓光也。固定也。縵讀如縵樂言其雜  
於外故子戒慎不失色於人。五曰生民有霽陽人有  
多隱其情飾其偽以賴於物以攻其名也有隱於仁  
質者有隱於知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  
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察也。  
聘珍謂此亦與小施而好大得小讓而好大事言願  
下云為總目也。以為質偽愛以為忠面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故其  
行以攻其名如此者隱於仁質也。盧注云。愿當聲誤  
質之節故其行推前惡忠府知物焉首成功少其所  
者故為是行。推前惡忠府知物焉首成功少其所  
不足慮誠不及佯為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  
以動人自順而不讓錯辭而不遂莫知其情如是者  
隱於知理者也。推推究也。忠謂忠善府當為附聲近  
附於知物也。盧注云。有先功者因首之有不足者因  
薄之詐以偽知聘珍謂伴偽也。故知者徵引故事以  
為知因以動人也。遂素動人以言涉物而不終問則  
不對詳為不窮色示有餘有道而自順用之物窮則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 六



為深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素空也言謂文辭涉猶  
盡其理也詳詐也字亦作伴道謂道藝順讀曰慎示  
人以有餘有道之色而不輕於自用也物窮謂不能  
終究其理而為物所困也為廉言以為氣驕厲以為  
勇內恐外悴無所不至敬再其說以詐臨人如此者  
隱於廉勇者也盧注云苟作廉言以見佚氣自然苟  
恭倭自事其親好以告人乞言勞醉而面於敬愛飾  
其見物故得其名名揚於外不誠於內伐名以事其  
親戚以故取利分白其名以私其身如此者隱於忠  
孝者也乞當為亟數也醉當為瘁伐矜也親戚父  
行以取名比周以相譽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

七

而交交必重己心說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而實不  
至而權忠不盡權忠盡見於眾而貌克如此者隱於  
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也盧注云陰陰竊謂求諸人  
其賢而不與交交必取其重己者也聘珍謂徵信也  
與謂與共事左右謂輔己也實情實也忠中心也權  
忠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見於眾而貌克者於六曰言  
眾人之前偽為文貌自以為能盡其權忠也六曰言  
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雖有隱節見  
行曰非誠質者也類似也陰陽謂身之動靜克偏勝也  
易者變易不常隱微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無私  
也節操也見顯也施不在多靜而寡類莊而安人曰有仁心者也言忠  
必由中也平正也不在多稱物平施也靜安也類同  
也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莊嚴也安人者人安其莊

威而不事變而能治物善而能說浚窮而能達錯身  
立方而能遂曰廣知者也說述也傳述其善也浚深  
方也遂成也少言如行恭儉以讓有知而不伐有  
施而不置曰慎謙良者也如讀曰而置當為德易曰  
蜀才德作置鄭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幽閒之行獨而  
不克行其亡如其存曰順信者也盧注云微忽謂微  
好勝人也行其亡謂奉先君及祖考之教貴富雖尊  
令聘珍謂幽閒者隱居也獨謂獨善其身貴富雖尊  
恭儉而能施眾強嚴威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孟  
日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能施者積而能散也眾  
強謂地廣民眾嚴威者尊嚴可畏也有禮而不驕者  
論語曰君子無眾寡無小大隱約而不懼安樂而不  
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

八

奢勤勞之不變喜怒之如度晰日守也盧注云晰明  
度而明焉置方而不毀廉潔而不戾立強而無私曰  
經正者也置方立方也盧注云不毀不瓦合也聘珍  
也忿戾中肅曰中正靜以待命不召不至不問不言  
立而不倚強哉矯中正靜以待命不召不至不問不言  
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沈靜者也盧注云命期命聘  
也率夫職曰掌百官府之微忠愛以事其親歡欣以  
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名故不生焉曰忠孝  
者也會子曰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盡力謂竭其股  
日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也故亦事也生合志如同  
出也名故不生言為名之事不出於己也合志如同  
方共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隱遠而不



相舍曰至友者也。如讀曰而方道也。迷惑也。隱微也。也。遠相致也。鄭注云。久相待謂心色辭氣其入人甚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愈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曰位志者也。俞然也。謂唯唯然諾如人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譽征利而依隱於物曰貪鄙者也。望譽謂聞望名譽也。征取也。望譽征利如伐日隱質不斷辭不至少其所不足謀而巳曰偽詐者也。質讀如虞芮質厥成謂人有所質正也。斷決也。至切至也。少猶微也。所不足人之所不能也。謀止也。言行亟變從容諺易好惡無常行身不類曰無誠志者也。爾雅曰亟疾也。廣雅云從容舉動小知而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

九

不大決小能而不成顧小物而不知大論亟變而多私曰華誕者也。顧念也。論倫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切事類以避犯顏爾雅曰道直也。不成故事阻者不夷畸鬼者不仁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隱節者不平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阻難也。事阻者遇事而好為阻難也。夷常也。臧文仲祀爰居展禽曰無功而祀之也。不仁者魯語曰仁也。盧注云隱節者亦謂六隱之等。王曰太師女推其往言以揆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隱節者可知偽飾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忠惠守義者可見也

陽動陰靜內心外王曰於乎敬哉女何慎乎非心何慎乎非人。盧注云言當內慎人有六徵六徵既成以觀九用九用既立一曰取平仁而有慮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三曰取直愍而忠正者四曰取順直而察聽者五曰取臨事而絜正者六曰取慎察而絜廉者七曰取好謀而知務者八曰取接給而廣中者九曰取猛毅而度斷者此之謂九用也。爾雅曰平成也。切經音義引字詁云古文愍今作閔書曰予惟用閔也。孔傳云閔勉也。保傅曰博聞強識接給而善對廣多剛也。穀果也。度法也。猛毅度斷者謂剛果而以法制事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體仁足以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

十

長人周禮曰長以貴得民鄭注云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曰吏以治得民鄭注云家邑周禮在鄉邑者治父子者周直愍而忠正者使是莅百官而察善否。盧注云於周禮則治官聘珍謂周禮曰建寇司慎直而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盧云於周禮則刑官聘珍謂出納臨事而絜正者使是守內藏而治出入書食貨志云於周禮則天官聘珍謂漢法顏注云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宰夫職曰府掌治藏以慎察而絜廉者使是分財臨貨主賞賜盧注周禮則司好謀而知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盧注祿司勳司



周禮則遂人接給而廣中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  
匠車之等  
盧注云於周禮  
則行人掌客  
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為邊境  
盧注云於周  
禮則政官也  
因方而用之此之謂官能也  
左氏成十  
八年傳曰  
官不易方文王世  
子曰語使能也  
九用有徵乃任七屬一曰國則任  
貴盧注云周禮曰  
二曰鄉則任貞  
盧注云幹事曰貞  
民三曰官則任長  
官謂官府長官也  
周禮曰吏以治得  
也  
官之長之類是也  
官府有事咸從其長  
小事則專達  
四曰  
焉盧注云周禮曰  
大事則從其長  
小事則專達  
四曰  
學則任師  
道謂大學也  
師謂師儒  
周禮曰儒以  
五曰  
族則任宗  
盧注云周禮曰  
六曰家則任主  
鄭注周禮  
云家謂卿  
大夫采地先鄭司農云  
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  
絕坊記曰家無二主  
鄭注云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  
七曰先則任賢  
先謂先生也  
鄭注曲禮云先生  
師也  
周禮曰師以賢得民也  
正月  
王親命七屬之人曰於乎慎維深內觀民務本慎在  
人女平心去私慎用六證論辨九用以交一人予亦  
不私女廢朕命亂我法罪致不赦三戒然後及論王  
親受而考之然後論成  
盧注云大證六徵也  
一人文  
則有司課其罪聘珍謂本慎在人者人為  
邦本也  
交交脩也  
書曰爾交脩予致至也  
諸侯遷廟弟七十三  
成廟將遷之新廟  
廟祖廟也為將遷新主於練時已  
喪畢新主自寢遷於廟也  
舊說並云新廟此經言三年  
殺梁文二年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  
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范注云禮親過高祖則  
毀共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  
楊氏疏云

作主在廟入廟即易構以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  
主將入廟同時也或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構改塗  
故直記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  
之自是練祭時事遷廟者遷新死者之主永居於廟自  
復還於寢俟三年喪終而後遷於廟故今博引經傳  
是疏之文證明此經諸侯遷廟為三年喪畢之事士  
虞記曰卒哭明日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凡附已復於寢  
如既祔必反其昭穆孔氏曲禮疏云凡君卒哭而耐卒  
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父祭名也卒哭明日而耐立主  
廟於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  
遷重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祀奉以耐祖廟既事畢  
反之殯宮賈氏大祥與禫祭云耐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據  
此說耐祭練祭既畢主遷於寢信而有徵矣若由寢  
而遷於廟則在禫祭之後士虞記曰中月而禫是月

大哉禮記釋詁卷之十一 土

也吉祭猶未配聘珍謂記所云吉祭者即此經所云  
遷廟也此正班氏所謂推士禮而可以致天子諸侯  
之說也蓋禫祭已後喪事既畢新主不可以仍居於寢  
而廟之毀主必須禫祭時未必適在禫月故於是  
月即遷新主置於當日耐祭祖父之廟以待時禫再  
毀遠主故記云猶未配也孔氏僖三十三年左傳疏  
云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廟之遠主當遷入君前徙三  
歲乃為大祭於太廟以審昭穆謂之為禫君前徙三  
日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祭統曰致齊三日大祝宗  
夫從徙之曰君元服從者皆元服玉藻曰諸侯元端  
君也祭鄭注云祭先君也端亦當為冕字之誤也從者  
以祭鄭注云祭先君也端亦當為冕字之誤也從者  
皆元服者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周禮曰卿大夫  
之服自元冕而下聘珍謂諸家舊說並云練而遷廟  
與此節經文大相刺謬矣喪服小記曰練筮日筮尸  
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檀弓曰練練衣黃裳纁緣葛要  
絰繩履無絰角與鹿裘衡長祛祛黃裳纁緣葛要  
期而小祥練冠纁緣要絰不除喪服曰布總箭笄  
矣三年據此諸經明文並無練而冕服之禮若如舊



說練而遷廟遷廟而從至于廟羣臣如朝位君入立  
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禮注云廟如朝位君入立  
門內如門外之位聘珍謂君入入廟宮也開傳曰又  
期而大祥居復寢喪大記曰吉祭而復寢孔疏云開  
傳外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  
常之寢文雖同義則別此注不復宿宿宮也明大祥  
後宿宮也據此則未遷廟之前君本宿宮也明大祥  
君入者以前從三日齊齊居必遷宗人擯舉手曰  
有司其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  
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  
敢告君及祝再拜興擯贊也幣帛也禮注云祝主辭  
南面矣卒不奠幣者禮畢矣於此將有事祝曰請導  
於新廟鄭注會子問云聲噫歎警神也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 十一

君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導引也奉衣  
曰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祫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  
則各以其服授尸鄭注云衣服大斂之餘也是衣祀  
奉衣者以宮當與主同遷於廟禮注云不言奉主而稱  
以導神也言皆者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  
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  
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  
大溝渠祝下擯辟遠通辟位也鄭注儀禮云宮必有  
禮疏云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步者車緩行也  
神車奉主與衣服者在左祝為右曲禮曰車右就車  
門問溝渠必步盧注云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閒樽于  
西序下脯醢陳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為

神布席也爾雅曰牖戶之閒謂之虞言窗東戶西也  
置酒曰樽東序始自外來故先于堂四時之祭在室  
筵于戶牖閒者始自外來故先于堂四時之祭在室  
面之廣故置樽於西是以因設樽恆於東方今惟布南  
右房也聘珍謂洗承盥洗者乘水器也榮屋翼也盧  
注云東榮記因卿士當言東者東聘珍謂賈氏冠禮  
疏云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兩下而周之天子諸  
侯皆四注故喪大記云言東雷也周天子諸侯亦然  
五室十二堂上國下方明四注也諸侯亦然有司皆  
故燕禮云洗當東雷鄭注云人君為殿屋也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 十四

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  
門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  
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  
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  
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  
今日吉日可以徙於新廟敢告再拜入門左西方賓  
食云凡卿內以入為左右卿外以出為左右贊置也  
席上之几所以安神贊佐也明堂位曰卿大夫贊君  
薦進也薦西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  
皆反走辟如食閒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郭注云  
將告享示禮文相變故各擯者舉手曰諸反位君反  
辟位也食閒謂終食之閒擯者舉手曰諸反位君反  
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眾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  
聲三曰孝嗣侯某絜為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  
反位祝徹反位詩曰吉蠲為饌是用孝享陸氏釋文  
以位反西廂之位祝徹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



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就燕者就燕寢也喪大記曰吉祭而復寢是也也盧注云告事畢謂內主藏衣服斂幣徹几筵之等聘珍謂經文不言主注云內主者言奉衣服用而主可知也公羊文二年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藏於廟室中央達四方天也質家藏於堂擇日而祭謂祫祭也杜氏春秋釋例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祫於是皆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

諸侯豐廟弟七十三

成廟豐之以羊盧注云廟新成而豐者尊而神之也聘珍謂豐者殺牲以血塗之也以羊者羊人職曰凡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而元服謂元冕服之下又云元冕諸侯祭宗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

十五

廟之服豐廟為有事於宗廟故服祭服以命之雜記曰豐廟畢反命於寢君朝服者謂命事之後仍服朝服矣雜記文與此經互相備非謂命事之法掌祭也戒具雍人食官也皆元服之官宰夫以式掌祭祀之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孔疏云爵弁者士服也純衣謂絲衣則元冕服也衣纁裳也鄭宗人曰請令以豐某注司服云凡冕服皆元衣纁裳也廟君曰諾遂入君入猶命也入者雍人執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鄭注雜記云拭羊於廟門外盧注云東上者宰夫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也宰夫攝主也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自由也封刺也孔氏雜記疏云熊氏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中者謂升屋之時由屋東西之上亦東西之中而乃南面封割其羊使血流於前雍人乃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郊室

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孔云門廟門也盧注云室門郊之室一曰東西廂也豐東西室有司猶北面統於廟也雜記曰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當門室皆用雞先門而後郊室其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當門小戴制雞亦於屋上記者祭祀面禋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豐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燕君揖之乃退鄭云告者告宰夫也聘珍謂君寢門中也就燕者就燕寢也損推手也視朝之禮也雜記曰廟之器則考之而不毀豐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則毀之以綴厥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終

姪嘉會校刊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

末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一

南城王聘珍學

小辨第七十四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盧注云小辨

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日不可得學不可以辨

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愛惜也盧注云

日以學書曰日不遑也聘珍謂日不可得者猶云

歲不我與也辨謂小辨也齊讀曰躋升也大道謂大

學之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政傳曰天子昭二十一年

作樂襄二十一年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

天子禮運曰諸侯以禮相與聘義曰盡之於禮則內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一

務焉辨官政者官不易方政有常經也杜注左傳云

在君為政在臣為事表記曰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書曰日宣三德夙夜

者德之經也盧注云士學順辨言以遂志敬事長則

順言詰訓言也遂成也盧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

聽從也長上志也盧注云辨禁農以行力

庶人農力於農穡又曰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

爾雅曰公曰不辨則何以為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

辨破言破言猶析小言破義破義者亂名改作也

小義破道破義者亂名改作也道小不通道必簡

則小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包云

泥難不通也爾雅曰簡大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

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循摩循也鄭注文

命太師陳詩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漢書藝文

三卷二篇以釋其義班固云昔在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

雅言不立具則聽受班固云昔在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

其言不立具則聽受班固云昔在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

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傳言以象反舌

皆至可謂簡矣傳言以象者周禮曰象胥諭言語是

氏功名云戎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

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未倒向喉故曰反舌應劭云

反舌左衽不通華同須有譯言乃通也聘珍謂五方

通其欲其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簡亦大也

補而己行之不遠也大道之行也夫亦固十稔之變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一

由不可既也而况天下之言乎說文云稔復其時也

旬廣雅云稔年也由讀曰猶既盡也十年之中變故

尚不可盡天下之言其可窮乎故至道不以小辨

曰微子之言吾壹樂辨言微無也壹子曰辨言之樂

不若治政之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

海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

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辨言不下席謂不能行遠

自外之辭臣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禮樂而力

仲尼燕居曰言而履之禮也行忠信其君語曰主也

信其習可乎習學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

患盧注云備與我言忠子曰母乃既明忠信之



口倦其君則不可而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  
可立待也也倦勞也君謂心荀子解蔽云心者形之君  
謂不能有其忠信也待猶給也可立君朝而行忠信  
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  
天下其孰能患之也忠滿於中臣事君以忠公曰請學  
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邱也綴學  
之徒安知忠信說文云綴合著也劉歆云綴學之士  
碎辭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三辭將對公曰彊  
避子曰彊侍邱聞大道不隱君發之於朝行  
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辟焉何也盧注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一 三

問之乎彊避謂避彊也一曰公以夫子三辭邱聞之  
欲避左右之彊者也不隱言不可隱蔽也知中  
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周語曰忠者中此者也知中  
必知恕鄭注周禮云忠言以中心孔氏左傳昭知恕  
必知外盧注云內恕故外知外必知德孔氏左傳桓  
者得也謂內得於物知德必知政論語曰為知政必知官  
於分職任知官必知事經解曰百官得其知事必知  
患知患必知備事失則患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  
有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已而弗知安與知忠  
信不知患則不知死已孟子曰安其危內思畢必曰  
知中畢盡也必當為心形中以應實曰知恕實誠也

度其義於人內恕外度曰知外度揆度也賈子道術  
必誠求之外內參意曰知德參謂參校中庸曰性  
度物曰恕也德以柔政曰知政柔安也子張問入官正義辨方  
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辨方者官不則易方也詩  
戒不虞曰知備母忠曰樂樂義曰終書曰戒哉儆戒  
德之終也左氏襄十一年傳曰抑臣願君安  
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  
用兵弟七十五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孔氏昭十四年左傳疏云  
五兵者戈矛戟矢也然則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  
因即名人為兵也子曰胡為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  
盧注云祥善也

本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一 四

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  
刈百姓危國家也殘殺害也暴虐亂也左氏襄二十  
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貪者利人土地貨寶者也  
左氏昭三十三年傳曰秦以貪勤民芟草曰刈刈百  
姓者視民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  
如草芥也盧注云人含五常之氣生有喜則和  
久矣與民皆生親恕則離害其相害者皆由兵也聘  
珍謂左氏襄二十七年傳曰天生五公曰蚩尤作兵  
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公曰蚩尤作兵  
與管子地數云葛盧之山發而水金從之蚩尤受  
之蚩尤受而制之為劍鎧矛戟雍狐之山發而水金從  
公羊說甲午祠兵祠者祠五兵矛戟劍鎧弓矢及祠  
蚩尤之造兵者是古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  
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悖愆而無厭者也



何器之能作及猶汲汲也以喪厥身者秦蜂蟻挾螯

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說文云螫蟲行毒也蜂蟻挾螯

也生謂人物之生見害惟其凶害也釋名云校號也

將帥號令所在也高注呂覽淮南子並云衛利也校

以衛厥身言作為戰陳號令以利其身所謂貪也盧

注云止教習于戈自衛身非作者也呂氏湯兵云

尤非作兵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

利用而弭之亂人與之喪厥身左氏昭二十五年傳

樂生於六氣喜有施舍怒有戰鬪易曰弧矢在

在藻厥志在餌藻水草也廣雅云餌食也盧注云由

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毛詩傳云鮮寡也盧注

亦困於兵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校猶充也德謂德

革之詩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校猶充也德謂德

六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一

達德教也盧注云亦同上二章但用兵革喪除

其德不以塞亂而徒傳續武事於子孫者也聖人

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仁故

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孟子曰

人又曰聖人之憂民如此道言也威畏也五帝德曰

死而民畏其神致極也王天下所歸往也猶威致王

極其向往之心也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

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祝祈福

猶欣也書曰冒聞於上帝帝休又曰夏桀商紂羸暴

於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不祥于天粒食之民布

言法行處辟盧注云言疎遠老成而與幼色者若楚

財投長曰貸穀祿也辟罪辟也聘珍謂千乘曰利

則始歿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讀

曰天說文云天屈也爾雅曰替廢也逆亂四時者禮

逆曰播五行於四時書曰威侮五逆鄭注云五行四

注云幼風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盧厥失制攝提失

方鄒大無紀厥以治時幼之人使專政厥失制攝提失

尚書中候曰攝提左星居攝提左星居攝提左星居

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節故曰攝提左星居攝提左

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左星居攝提左星

乃指已為失方也鄭太常為孟厥失制攝提失

厥無紀是也孟康云首時為孟厥失制攝提失

並不能與正歲相值也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一

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盧注

禮大史職曰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盧注

聘珍謂典瑞命圭也掌玉瑞玉器之藏鄭注云人執以

見瑞玉瑞命圭也掌玉瑞玉器之藏鄭注云人執以

命不瑞玉瑞命圭也掌玉瑞玉器之藏鄭注云人執以

四夷之數也明堂位曰九夷八蠻六狄七蠻此朝明堂

所服之數也明堂位曰九夷八蠻六狄七蠻此朝明堂

三然鄭康成以四夷為四方九貉為九方九蠻為九

其數不同及六四文所引鄭氏之言見孔氏明堂位

疏云鄭志趙商問曰文所引鄭氏之言見孔氏明堂位

戎六狄之數注曰戎六狄五禮文事異不達其數鄭

之國數夷九蠻注曰戎六狄五禮文事異不達其數鄭

爾雅雖有與同皆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



也如鄭此言蓋其慎也盧氏譏之非是盧謂鄭引爾雅其數不同者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鄭注職方引爾雅曰九夷於足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殤黃五穀不升民多天疾六畜倖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殊至也滿盈溢也禮運曰天降焉於也楚詞云葉於邑而無色盧注云齊當字誤為倖也齊病也皆瘦也帝皇之世無災疾故百姓不議歺傷歺身失墜天下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報反也歺猶禍惡也與從也禮運曰如有不由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少閒弟七十六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一

七

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焉變色遷席而解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閒暇也主言曰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者春秋繁露云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為神為人臣者公曰此也貴信而悉見其情於主主亦得而財之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子故不使言情也其私人不同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而不言情於臣不公曰君度其上下咸通之下皆達也虛注云使上權其輕重居之虛注云謂事準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

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準望也鼓振動也聲言也謂鼓舞其民而民門明四目達四聰也動也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心謂君心也協也兼并也壹專也并其所欲而專欲與之聚之也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為家不可以為國公曰可以為家胡為不可以為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大傳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同名同食曰同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極之多少左氏昭七年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事神也極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昭明也王制曰天子祭天地威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一

八

嚴也郊特牲曰祭之日王皮諸侯修禮於封內以事天子本命曰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此之天子謂九禮也此九禮者諸侯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勤以輔事大夫脩官守職以事其君士脩四衛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虛注云四衛四方之職曲禮曰也聘珍謂王制曰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為庶人仰視股肱決射御聽乎大夫大夫者大夫臣士也虛注云孝經曰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虛注云孝經曰之利謹身節用以此養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虛注云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則民不越虛注云言有可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防同時不同虛注云言有可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防也疾病也上為法制以防下而下儆於君時同於民法則以為厲已此上下之情不同也



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  
於民者君以民為體也民同於君者民以君為心也  
政治也上下相報也者表記曰子曰以德報德則民  
所報也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報無德不  
報大甲曰民非終無能者上不求其報也民大猶已  
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遠猶已成發其遠者  
將行重器先其輕者行猶用也重器謂圭璋鐘鼎之  
宗器杜注云古者將獻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說文  
氣初分輕清陽為天重濁陰為地物所陳列也天政  
曰辨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乎矣此官民之  
道也元政職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至哉坤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一 九  
也華草木華也其初生也節時也者發乎也公曰善哉  
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  
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  
取人以治天下如此貌貌也色謂顏色論語曰動容  
其聲處其氣也盧注云以言也聲者文王官人曰以  
殷或曰文王取人以公曰嘻善之不同也鄭云有所  
多王之聲也善謂子曰何謂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  
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盧注云問四代以子曰不可  
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為人之不可知  
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己

焉是以同狀也此謂比方相亦視也望謂物望己者身  
方而視之視之而參以物望取之復由於一身是以  
取人雖言色而得善同也盧注云聖人通而虛己故於  
求而善惡無異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邱則不  
能五王取人能如五王邱也傳聞之以委於君邱  
則否能亦又不能也委屬也否不也否能謂不能知人  
否對君之謙辭五帝德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容貌  
取人於師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子曰由君居之  
成於純胡為其蒙也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  
哉蒙雜亂也出自也居處也純一也言五王昔虞舜  
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  
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瑱粒食之  
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  
氏羌來服布功者堯典曰修五禮鄭注云五禮公侯  
伯子男朝聘之禮也堯典曰修五禮鄭注云五禮公侯  
禮天子男朝聘之禮也堯典曰修五禮鄭注云五禮公侯  
案云堯典五禮是天子巡守諸侯來朝而修之故鄭  
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也堯典曰修五禮鄭注云五禮  
天下故鄭兼天子男及庶民言之書曰申命和叔宅朔  
方曰幽都書曰海隅出日所照無不率俾鄭注云率循也  
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率俾鄭注云率循也  
雅曰觚竹北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率俾鄭注云率循也  
母在西淮南北地之西王母下謂之四荒郭注云西王  
如龍六孔十二月之畜物開地牙故謂之瀨說文云西  
白瑱前零陵文古者玉瑱以玉瑱之時西王母來獻其  
德曰舜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搜氏羌北山戎發息



慎東長鳥 舜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虞  
代更也孟子曰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  
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  
也史記陳世家云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婦  
洎其後因氏姓云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婦  
商均為封國孔氏左傳昭八年疏云本云舜妻姚  
氏哀元年傳稱夏后少康奔虞虞思妻之云云  
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為嬌耳陳世家謂  
公之有前已姓嬌矣胡公遷之也其後在夏為姚  
嬌姓知者據此經云遷邑姚姓于陳是夏封商均  
賜姓姚也故虞思為夏之侯國而姓姚也據左氏  
八年傳曰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是周  
有嬌之後將有於姜也作物配天脩德使力民明教  
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禹崩十  
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即位者書曰祗台德先不距朕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一 十一  
行夏本紀云禹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土十有七  
世者本紀云禹崩子啓即位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啓  
啓崩子太康立太康失國崩弟中康立中康崩子  
帝相立相崩子帝少康立少康崩子帝泄立泄崩子  
帝槐立槐崩子帝廑立廑崩子帝胤立胤崩子  
帝不降立不降崩子帝甲立甲崩子帝癸立癸崩  
帝胤之子孔甲是為帝孔甲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  
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  
室高臺汙池土察以民為虐粒食之民惜焉幾亡先  
王序云桀作瑤臺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德昏政亂  
者書曰有夏桀不克終德不克終德不克終德不克  
宣三年傳曰桀有昏德昭六年傳曰夏桀有亂政而  
也汙淫也察深也言洞地為池也為虐臺象著玉杯  
有商履代興侯世家云湯名天乙白虎通云湯王之

後更定名為子孫法本名履也聘珍謂陸氏釋文引  
馬云俗儒以湯為諡或為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諡近  
之然不在諡法故無聞也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禹  
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諡  
乎亦不在諡法故無聞也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禹  
法故疑焉 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  
於死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  
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應劭云觀見也高  
也夏本紀云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道  
召湯而囚之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道  
云湯之兵曰予畏上帝不敢不王放桀而移夏桀  
者詩曰韋顧既伐夏桀走鳴條遂放桀而死散亡其  
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三國黨惡湯先  
而別氏姓姒氏夏本紀云湯封夏之臣至周封於杞  
也聘珍謂陳杞皆夏本紀云湯封夏之臣至周封於杞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一 十二  
封帝舜之後於陳封夏后氏之後於杞皆求虞夏  
之子孫使仍其故封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是也  
發厥明德順民心天心者地物配天制典慈民順民  
者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自我民明成天  
心同於民也嗇地者使民服田力穡也湯誓曰我后  
不恤我民罔舍我穡地者使民服田力穡也湯誓曰  
農功而為我穡地者使民服田力穡也湯誓曰我后  
田力穡也嗇地者使民服田力穡也湯誓曰我后  
常也法也慈愛也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合  
侯者左氏昭九年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洪範  
曰三左氏昭九年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洪範  
徒六曰司寇七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司空五曰  
重屋之西堂於此命事取萬物之成功也 服禹功  
以脩舜緒為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  
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事也爾雅曰  
也孟子曰書曰其助上帝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



二世乃有武丁卽位云破壞也二十有二世者殷本紀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雍己崩弟太戊立稱中宗中宗崩子帝仲丁立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祖乙崩子帝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陽甲崩弟盤庚立盤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先祖謂成湯也府文書聚藏之所也明法成湯所制典法也節制也更改也眩惑也武丁年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卽位九世

大武禮記釋詁 卷之十一 十三

者殷本紀云武丁崩帝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爲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於酒淫佚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祖法也史記云紂好酒淫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益廣沙邱苑臺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閒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周本紀云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白虎通云霸伯也行方伯之職殷本紀云西伯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周本紀云崇侯虎譜西伯

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  
 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徒求有辛氏美女驪  
 戎之文馬有熊九頭他奇物而獻之紂乃大說乃  
 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崇卽崇侯也詩曰  
 以伐崇墉許魏未聞容敬也大學曰爲人臣止於  
 敬左氏襄四年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  
 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明親尙賢民  
 明敎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卒受天命者孟子曰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  
 之謂也毛詩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云受命受  
 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書序云惟十有一歲武王  
 伐殷鄭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  
 戊午詁四十歲矣廣雅云制禁也無用謂奇技淫巧  
 之物行奉也三明明謂三光淮南記論云上亂三光之  
 明高注云三光君其志焉或後將至也待也書曰惟  
 日月星辰也  
 動丕應後志言天下公曰大哉子之敎我政也列五  
 將待君志以應之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一 古

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盧注云煩眾也如繁者言如萬物之繁也子曰

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曰而

財讀曰於此有功匠焉盧注云王非匠言有師保

曰裁曰於此有功臣焉聘珍謂功臣能切磋琢磨

君之自治大學曰如切如磋者有利器焉盧注云言

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禮度也聘珍謂禮運曰禮義有措扶焉盧注云謂股

以為器鄭注云器所以操事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

珍謂措棄置也扶進之也論

語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

如用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

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竝興禍福相生卒反生福大

德配天令善也易曰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

不密則害成發為讀曰面吉凶禍福循環不已公愀

惟格德者反為禍詩曰永言詒命自求多福



然其色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觀聞也  
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生殺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殺  
如讀曰而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有五材水火  
木金土君體天地之撰以爲生殺而民各正其性命  
其死者不可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  
云言行此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舉其前必  
在君也  
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  
前後左右皆正人教習也言君有所不足則取諸前後左  
右輔弼之人其教習也言君有所不足則取諸前後左  
教習之士能無善乎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  
制也政之豐也如木之成也  
非一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乾傷則枝  
日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一  
五

葉必偏枯偏枯是爲不實穀亦如之上失政大及小  
人畜穀  
盧注云敗當字誤爲穀聘珍謂小人細民也  
穀而失之盛德曰聖王之盛德公曰所謂失政者若  
人民不疾六畜不疾五穀不災  
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  
夏商謂夏桀商紂左氏昭二十五年傳曰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不生德者民不見德  
也  
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蕪未  
也  
盧注云疆封疆也蕪草木盛也盧注云人民未變鬼神未  
亡  
盧注云民神猶依附之聘珍謂鬼神亡者左氏昭  
三年傳曰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  
在齊矣言陳國將滅鬼水土未綱盧注云綱猶亂  
神皆亡於齊依陳氏也  
勝氣穀糟者猶糟實者猶實  
盧注云糟以喻善王者猶  
惡實以喻善王者猶

玉血者猶血  
盧注云玉以喻善人言向賢其賢聘珍  
謂九家注易云血以喻陰也陰爲小人  
酒者猶酒  
盧注云酒優以繼慤政出自家門此之謂  
失政也  
優柔也盧注云慤猶忍也聘珍謂左氏昭元  
年傳曰魯以相忍爲國也政出自家門者論  
語曰政逮於大夫也左氏昭三十二年傳曰魯非天  
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  
是反人自反  
左氏昭十五年傳曰天臣故曰君無言  
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  
左氏昭三十二年  
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公曰善哉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一終 姪嘉會校刊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一  
五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二

南城王聘珍學

朝事第七十七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  
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義威儀也先鄭司  
書儀但作義體猶分也周禮注云古者  
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  
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周禮曰典命  
中士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  
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二

命鄭注云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  
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  
儀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  
以九爲節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  
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  
儀皆以五爲節鄭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  
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七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  
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  
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籍之義王之三  
公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牛禮朝位之數焉

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  
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亦如之封出封也鄭云四  
命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爲  
子男卿爲侯伯其在朝廷則一如命數耳王之上士

三命中士再命凡諸侯之適子省於天子攝君則下其  
君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繼子男省周禮作誓鄭  
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  
年曹伯使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  
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  
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  
卿之禮焉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其卿三  
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各視  
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  
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各如  
其命之數大宗伯職曰孤執皮帛鄭注云皮帛者束  
色綰也鄭注典命云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  
位而禮如子男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二

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國周制也元謂  
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  
十七人上士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  
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  
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禮大行人以九儀別諸侯之命等諸臣  
之爵以同域國之禮而待其賓客禮謂周禮也鄭云  
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聘珍謂命者五公  
禮作邦國說文云或邦也又作城云或又外土周禮  
小司徒乃分地城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  
鄭云故書城爲邦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  
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饗禮九獻食禮九舉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  
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其朝位賓主



之謂七十步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執躬圭其他  
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  
章建常五旒樊纁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其  
朝位賓主之閒五十步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諸男執  
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鄭云纁藉以五采韋衣板  
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  
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常旌旗也旒其屬垂  
者也樊纁馬飾也介輔也行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  
就成也貳副也介輔也行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  
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賓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  
僕爲之節饗設盛禮以飲賓也九舉舉牲體九飯也  
賈疏云九獻者謂後日王速賓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  
烹大牢以飲賓賓設凡而不倚爵盈而不飲饗以示恭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二 三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二 三  
食禮是爲九獻食禮九舉亦主人酬賓酬後更入  
執桓圭之執九舉之執九舉之執九舉之執九舉之  
彼注云公執桓圭之執九舉之執九舉之執九舉之  
爲九舉之執九舉之執九舉之執九舉之執九舉之  
或所以爲九舉之執九舉之執九舉之執九舉之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鄭云此以君命  
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  
諸侯之卿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  
鄭云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  
賓主之閒也其餘則自以其爵聘義曰上公七介侯  
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位天子  
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天子

之所以明章著此義者以朝聘之禮是故千里之內  
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  
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  
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  
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  
周禮曰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侯一  
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甸二見又其外方  
五百里謂之男服男三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  
服采四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衛五見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蠻服蠻六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  
夷服夷七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鎮服鎮八見又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藩服藩九見又其外方五百里  
此六服去王城三百里之謂之甸服甸二見又其外  
子男封焉聘聘珍謂歲者巡守之次歲以爲始也侯  
者蓋王畿千里據四而相距而言也此經云千里之  
百里而言則侯服得在千里之內而六歲一見者俱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二 四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二 四  
在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之內相距各執其圭瑞服其  
服乘其輅建其旌旒施其樊纁從其貳車委積之以  
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服其服冕服也天子問  
冕而出視朝朝卿大夫視朝視朝視朝視朝視朝視朝  
受也神冕者公侯伯子男天子必神冕爲將廟  
樊纁九就建大旒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纁七就  
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纁勒條纁五就建大  
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纁勒條纁五就建大  
蕃國委積之以四衛木路前樊纁勒條纁五就建大  
謂從侯伯出入四積子男出入三積卿大夫出入二  
皆降然後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藉尺有二  
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纁十有再就  
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



冕謂元冕玉藻曰元端而朝曰於東門之外鄭彼注  
之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典瑞職曰王晉大圭執鎮圭  
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曰鄭彼注云纁有五采文以薦  
玉木爲中榦用韋衣而畫之鄭司農云晉讀爲指紳  
之指謂插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玉人職曰大圭長  
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  
之大韜玉韜也巾車職曰玉路錫樊纁纁十有再就建  
大常十有二旂以祀鄭彼注云王在焉曰路玉路以  
玉飾諸末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  
云纁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纁三就禮家說曰纁  
當胸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元謂纁今馬鞞  
玉路之樊及纁皆以五采闕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太  
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爲繡旂則屬焉聘珍謂貳  
車副車也車僕職曰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  
如之鄭彼注云萃猶副也覲禮曰天子乘龍載大旂  
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鄭彼注云此  
謂會同以退而朝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退朝日  
春者也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退朝日  
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二

五

深四尺鄭彼注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墮土爲垺以象牆壁也爲宮者於國外春東方夏南方秋西方冬北方司儀職曰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疎外內也  
鄭云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也時揖平推手也  
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天揖推手小舉之  
 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觀禮曰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鄭彼注云置於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

東上尙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  
 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墺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  
 立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儀  
 職曰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  
 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鄭彼注云墺三成深四尺  
 則一每一尺也墺十有二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  
 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聘珍謂此不言侯伯子男者  
 經有闕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觀禮曰侯氏入  
 文也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  
 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  
 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服貢祀物甸服  
 貢殯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肉袒入門而右以  
 衞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是也肉袒入門而右以  
 聽事也觀禮曰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  
 用爲罪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樂記曰朝覲然  
 之事也後諸侯知所以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二

六

臣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祀天南郊謂建寅之月祀感生帝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太廟明堂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注云若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儉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與之圖事者諸侯有不順服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而發禁命事焉簡進也禮謂以酒禮之也大行人職曰王禮上公再裸而酢侯伯壹裸而酢子男壹裸不酢是也覲禮曰饗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一

七

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其執

圭瑞者典瑞職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服其服者皮弁服也曾子問篇曰諸侯相見朝服而出視朝孔疏云熊氏云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也必知朝服皮弁服者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爲勝也少曰委多曰積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牢禮之數周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禮掌客備焉

介紹相見者郊勞將幣皆交擯各陳介傳敬之至也辭也聘義曰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鄭彼注云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孔疏云若上公親行則九介侯伯子君使大夫迎於境卿勞於道男以次差之義可知也

大戴禮記解詁

卷一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二

八

君親郊勞致館迎即勞之道謂遠郊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為賓主國再勞郊彼注云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賈疏云此再勞一勞在境一勞在遠郊其近郊勞當主君親為之也司儀曰主君郊勞交摺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鄭彼注云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館舍也使大及將幣拜迎於大門外而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廟受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司儀職曰及將幣交摺三辭車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賈疏云及至也至將幣謂賓初至館後日行朝禮之時故云至將幣幣即圭璋也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二八

四九五



之介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  
鄭云：質，謂正白相當。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  
鄭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大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容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君使士迎於境。大夫郊勞。君親拜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讓也。  
鄭云：貺，賜也。賓致命，公當揖再拜。拜聘君之恩惠，辱命來聘者也。致敬讓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  
鄭云：君子之相接，實讓而主人敬也。卿爲上擯，大夫爲丞擯，聘義並有士爲紹擯。鄭注聘禮云：擯爲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二

九

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於是時賓出次直闌西北面  
 上擯在闌東闌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  
 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  
 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  
 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  
 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  
 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於公天子諸侯朝  
 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君受命反面傳而  
 下及末則卿受之反面君親禮賓孔氏聘義疏云行  
 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君親禮賓孔氏聘義疏云行  
 以禮賓故聘禮賓行聘訖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賓私  
 迎賓以入公側受醴賓受禮公拜送醴是也  
 面私覲孔云私面謂私以己禮覲主國之卿大夫  
 聘正禮故謂之私案聘禮私面在後致饗餼孔云行  
 此先云私面者記者便文無義例也致饗餼孔云行  
 主君使卿致饗餼之禮於賓館案聘禮君使卿韋弁  
 歸饗餼五牢注云牲殺曰饗生曰餼又曰飪一牢鼎  
 九設於西階前腥二牢鼎二七設於阼既還圭璋南  
 階前餼二牢陳於門西北面東上是也

賄孔云賓將去時君使卿皮弁還玉於侑是也賄贈謂四  
 其還玉之時主人之卿弁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饗  
 賄贈之故聘禮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紼是也  
 食燕孔云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  
 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故聘禮云公  
 於賓一食再饗燕與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也孔云  
 羞俎獻無常數是也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也君親  
 禮賓用私覲及致饗餼饗食之屬或主敬賓或賓答  
 主人或君親接賓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  
 義故天子之制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相厲以禮使  
 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恥厲之也諸侯相厲  
 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  
 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聘義曰比年小聘三年  
 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二  
十

圭璋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  
作讓矣鄭云圭璋瑞也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爲  
重禮必視之不可以己之有遙復之也財  
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  
者財可遙復重賄反幣是也主國待客出入三積既  
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  
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曰五雙羣介皆餼牢壹食再饗  
宴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孔云此謂上公之臣  
故出入三積若侯伯  
以下之臣則不致積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  
客則三積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也者謂聘禮是侯  
伯之臣故文無致積也此出入三積者謂入三積出  
亦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去之積如來時  
積也聘禮餼客有饗有餼今直云餼客者略言之於  
舍謂於賓館也五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門內之  
腥二牢在賓館東階也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  
皆陳於內也聘禮米三十車設於門東東陳



車設於門西兩旁薪倍禾者鄭注薪從米芻從禾  
乘禽日五雙者謂乘行羣匹之禽雁鴒之屬聘則  
每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儀牛者鄭注掌客云  
也則致二牢饗餼五牢爵大夫也則致大牢饗  
也鄭云厚禮厚此聘禮也古之用財不能均如  
此然時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  
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  
務焉鄭云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古者大行  
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義讀曰儀鄭  
以內諸侯大賓春秋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  
客謂其孤卿大賓春秋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  
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  
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鄭云此六事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二 上

侯為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謂王者春見諸侯則圖  
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  
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  
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諸侯王將此而備時會  
無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  
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  
殷同殷同者大服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  
諸侯終則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同四時分  
來歲終則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同四時分  
以禮朝諸侯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協同慮時以禮會  
諸侯同政殷同以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成  
宗諸侯發同禁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成邦  
國之貳亦以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成邦  
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也此二  
禮而遺之天子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  
使卿以聘禮來類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

事所以除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教諸侯之福  
其惡行 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會以補諸侯之災  
災作戎鄭云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閒問者  
閒歲一問諸侯也或謂存省之屬論諸侯之志者  
論書名其類也補諸侯或謂存省之屬論諸侯之志者  
之弔禮禮禮也補諸侯或謂存省之屬論諸侯之志者  
宋財聘珍謂穀梁定十四年經曰天子之所以撫  
諸侯者歲徧在三歲徧眺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喻  
言語叶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十有一歲  
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  
子巡狩殷國周禮在作存眺安也存類省者王使臣  
於諸侯之禮所謂閒問也歲徧省也七歲省而  
也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閒歲徧省也七歲省而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二 上

召其衆於九歲省而召其衆於天子之宮  
習之也故書協命命作叶詞命鄭司農云象胥譯言  
也叶當為五方之民言不通或為叶辭命元謂言  
其德王制曰五方之民言不通或為叶辭命元謂言  
官正為象胥者周始有通譯而來獻是困通言語之  
官也象胥者周始有通譯而來獻是困通言語之  
也聘禮曰百名以上至十名也書名書之字也古曰  
豆區釜也數器也至十名也書名書之字也古曰  
脩者謂齊其法式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口遂觀  
東后是也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口遂觀  
方四時分來如平時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  
敢暴小民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聘補之凶荒則  
令賜委之師役則令檣禴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有  
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此與下



使適四方之事鄭云故書賻作傅槁爲橐鄧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也橐當爲槁謂槁師也元謂師役在國有兵寇以匱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宗伯職曰以禴禮哀國敗遇此五事則據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舊典而行之

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欲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此總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陳風俗善惡之事各各條陳別爲一書以報其上也是故諸侯附於德服於義則天下太平附歸附也服從也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二

十三

不脩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周禮射人下大夫二人以射法治射儀職方氏中大夫四人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尙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政之法也盛德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觀治亂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亂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亂得失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也九命者大宗伯職曰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九伐之法者大司馬職曰以九伐之法正邦

國馮弱犯寡則膏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  
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假之賊殺其親  
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止之外內亂  
鳥獸行則滅之震威者左氏襄十一年傳曰武侯以  
攝威之周禮掌交中士八人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  
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  
王之行惡  
辟行之

投壺第七十八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鄭云矢所  
 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  
 西階上北面陸釋文云壺器名以矢投其中射之類  
 孔疏云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投壺是大  
 夫士之禮故云士則鹿中不云兕中者略之也中之  
 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峭壺  
 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筭

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殽又重以樂敢辭鄭云燕飲酒既

大戴禮記解詁

脫樓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  
 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爲謙辭也  
 主人曰枉矢  
 哨壺不足辭也敢以請賓曰某賜旨酒嘉殽又重以  
 樂敢固辭鄭云固之言如故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  
 足辭也敢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鄭云不得命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避鄭云賓再拜  
 不以命見許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避鄭云賓再拜  
 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孔疏云主人見  
 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主人  
 阼階上再拜送賓般還曰避鄭云拜送矢也已拜  
 受矢進卽兩楹閒退反位揖賓就筵鄭云主人既拜  
 進卽兩楹閒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卽席欲  
 與偕進明爲偶也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閒相去如射  
 物司射進度壺反位設中執八算小戴作度帶閒



鄭云度虛度其所設之處也。虛去坐二矢半則堂上  
去賓席主人席斜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  
其餘於中西執算而立以請賓侯投請於賓曰奏投  
壺之令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算勝飲不勝正爵既  
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鄭云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或以慶馬也。射壺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  
無乘馬也。射壺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  
嘉禮必有文辭。此其是也。小戴無此。失之矣。命弦者  
曰請奏。狸首。開若一。太師曰。請。首。詩。篇。也。今。通。也。  
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開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開。疏。數。  
志。取。節。焉。孔。疏。云。開。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開。疏。數。  
如。似。一。也。投。壺。者。當。聽。瑟。以。爲。志。左。右。告。矢。具。請。拾  
取。投。合。於。樂。節。故。項。中。開。若。一。也。左。右。告。矢。具。請。拾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二 五

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  
左。鄭云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  
立。釋算則坐。以。南。爲。右。北。爲。左。也。已。投。者。退。各。反  
位。其。卒。投。司。射。執。餘。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  
純。以。取。一。算。爲。奇。有。勝。則。司。射。以。其。算。告。曰。某。黨。賢  
於。某。黨。賢。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鄭。云。卒  
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  
算。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  
有。餘。則。積。諸。純。下。一。算。爲。奇。奇。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  
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它。如。右。獲。畢。則  
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鈞。舉。手。曰。諸。勝。者  
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算。以。告。司。射。又。請。於。賓  
之。弟。子。爲。不。勝。者。酌。酌。者。曰。諾。與。主。人。以。行。正。爵。酌  
者。勝。黨。已。酌。皆。請。舉。酒。當。飲。皆。跪。奉。觚。曰。賜。灌。勝。者  
之。弟。子。已。酌。皆。請。舉。酒。當。飲。皆。跪。奉。觚。曰。賜。灌。勝。者

跪曰敬養。鄭云酌者亦酌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  
爵。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爵。於  
西。階。上。如。飲。射。爵。聘。珍。謂。觚。當。爲。觥。小。戴。作。觥。許。氏  
五。經。異。義。云。觥。爵。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卽。也  
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席。然。明。非。所。以。罰。不。得  
名。司。正。曰。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各。直。其。算。上。一  
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賓。主。人  
皆。曰。諾。鄭。云。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爲。勝。者。立。馬。當  
止。也。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三。而  
弟。子。無。慶。之。明。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三。而  
一。馬。從。二。馬。以。慶。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各。直。其。算  
還。是。司。正。請。辭。此。正。爵。既。行。請。徹。馬。周。則。復。始。鄭。云  
既。徹。馬。無。算。爵。乃。行。既。算。算。多。少。視。其。坐。用。當。視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二 六

坐投壺者之眾寡爲數也。等八分堂上七扶室中五  
扶庭中九扶。鄭云等。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春  
堂。或。於。庭。其。禮。義。隨。算。長。尺。二。寸。鄭。云。其。節。三。扶。可  
筭。早。之。宜。無。常。處。算。長。尺。二。寸。鄭。云。其。節。三。扶。可  
筭。筭。等。八。十。長。尺。有。握。握。來。鄭。彼。注。云。筭。算。也。握。本。所  
謂。刊。之。也。堂。下。司。正。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  
黨。樂。人。及。童。子。使。者。皆。屬。主。黨。鄭。云。使。者。主。人。所。使  
爲。樂。者。此。皆。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皇。侃  
與。於。射。壺。此。皆。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皇。侃  
壺。與。射。壺。中。置。小。豆。爲。其。矢。躍。而。去。也。鄭。云。實。以。小  
爲。類。也。壺。中。置。小。豆。爲。其。矢。躍。而。去。也。鄭。云。實。以。小  
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大。七。分。云。鄭  
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曾。孫。侯。氏。今。日。泰。射。干。一  
大。七。分。或。以。棘。取。其。節。曾。孫。侯。氏。今。日。泰。射。干。一



大哉豐已解古  
黃元言解言

卷之十二

主

設也。鄉射記曰：君射於郊，以旂獲。大射儀曰：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詩曰：大侯既抗，毛傳云：大侯，君侯也。抗，舉也。鄭箋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大射儀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中獲既置者，中謂閭中受算之器。鄉射記曰：君射於郊，則閭中鄭彼注云：於郊謂大射也。閭，獸名，獲謂算也。古文獲作算。大射儀曰：釋獲者遂以所執。壺，脰脩七寸，口徑二寸餘，獲鄭彼注云：古文曰餘算。壺，脰脩五寸，此錯簡當在前脰頸也。小戴脰作頸，鄭云：脰，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國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圓周。圓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脰徑九寸有餘也。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獲者之旌，既獲卒莫。此節亦是狸首之詩，當在中獲既置之下。錯簡在此。侯，讀曰鑊。詩曰：既挾四鑊。爾雅曰：金

大戴禮記解詁

卷下

大

三終之後，閒歌魚麗笙，猶所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於堂下。瑟及笙，並作。所謂合樂三終也。笙人立於堂下，笙南正面者，鄉飲酒禮也。笙人立於縣中者，燕禮也。

魯命弟子辭曰：無荒無懈，無倨立，無踰言。若是者，有常爵。小戴荒作懈，倨作倨，作倨更作辭。令弟子辭曰：毋懈，毋敖，毋倨立。毋踰言。若是者，有常爵。鄭云：弟子賓黨主黨年稱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襲慢，司射戒令之。謂魯辭者，禮衰乖異，不知孰是也。以罰人，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之爵也。

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祭侯之辭也。大射儀同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考工記曰：祭侯之禮，以通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命女曾孫諸侯百福。







而元冠也故大戴禮公冠四加也諸饗之以三獻  
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矣冠也諸饗之以三獻  
之禮無介無樂皆元端饗饗以介賓之禮贊冠者冠  
介盧注云無介者於饗而贊冠者退為眾賓者君禮  
於臣本無介也無樂亦饗時也冠禮一舉樂可也春  
秋左氏傳曰以金石之樂節之謂冠其醕幣朱錦采  
四馬其慶也同鄭注士冠禮云饗賓客而從之以財  
之錦說文云錦義色織文士冠禮云饗賓客而從之以財  
皮賈疏云大戴禮云饗賓客而從之以財  
士異也慶賞也謂慶賓客而從之以財  
者同以幣朱錦采四馬也天子擬焉冠禮比諸侯故  
不言其禮也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為主其禮與士  
同其饗賓也皆同此言天子之太子庶子也盧注云  
天下無生不成王冠通典嘉禮記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  
而貴者也成王冠春秋左氏傳曰歲星為年紀十二而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三 二

一周年天冠道備故人君年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  
皆十二而冠許君不從古尚書說又引異義云武王  
而己冠是喪冠也周公出居東是喪冠也又引異義云  
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喪冠也又引異義云  
弁開金縢作亂周公出居東是喪冠也又引異義云  
珍謂成王年十歲而武王崩已冠是喪冠也又引異義云  
曰王與大夫年十歲而武王崩已冠是喪冠也又引異義云  
成王與大夫年十歲而武王崩已冠是喪冠也又引異義云  
疏云王與大夫年十歲而武王崩已冠是喪冠也又引異義云  
用衛宏之說以武王崩已冠是喪冠也又引異義云  
稱已小求至武王崩已冠是喪冠也又引異義云  
居東曰我故金縢云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  
謂公曰我故金縢云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  
屬黨故金縢云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  
公屬黨故金縢云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  
異故鄭注金縢云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  
而反則居攝之元年大熱謂二年秋大熱有雷風之  
十救亂明年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年克殷明

年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年踐奄四年封康叔書傳  
所謂四年建侯衛時成王年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  
年營成周天子十八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時成王  
年二十一明年乃即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時成王  
古文之學與今文相合乃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  
勿多也於冠告焉辭多則史少則不達祝雍曰使  
王近於民遠於年當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近於民  
視民如子當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近於民  
珍謂此成王冠辭也公冠本經止此  
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  
之吉日遵並大道邠或乘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  
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三 三

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  
極孝昭冠辭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  
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  
敬拜皇天之祐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  
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  
土之靈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  
方旁作穆穆惟予一人某敬拜迎於郊以正月朔  
日迎日於東郊已上孝昭冠辭並祭天祭地祭日  
者非大戴經本所有也今因  
舊本附錄篇末說詳目錄

本命第八十







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鄭云資猶操也貴貴謂爲大夫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坏同於邱陵除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盧注云食食粥也沐於吉無飾也鼓素琴漸有終因省哀鄭云補培猶治也鼓素琴始存樂也三年不爲樂必崩聘珍謂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苴麻之有祥者也所以爲首經要經絞帶者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又衰廣四寸長六寸綴之於心亦曰衰除之日祥日也雜記曰群主人之除也培讀曰培益也孔氏喪服四制疏云墳墓不培者培益資於事父以事母也一成邱陵之後不培益其土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三

六

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期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制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扶而起身自執事而後事行者面詬而已凡此以權制者也下扶字當爲杖詬當爲垢鄭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杖而起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號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鄭云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怠也盧注云不解者不脫經帶也因殺制節謂爲卒哭祥禫男者任也子者孳也男子者言任天地之道如長萬物之義也故謂之丈夫白虎通云男者任也學孳無已也釋名云男孳任也與任事也子孳也相生蕃孳也說文云男孳任也與任事也子孳也相生蕃孳也

丈者長也夫者扶也言長萬物也鄭注周易云丈之長於人也孔氏昭七年左傳疏知可爲者知不可爲者知可言者知不可言者知可行者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正夫德者倫察於人倫也別辨也孟子曰夫婦有別夫婦謂丈夫之德也郊特牲曰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故謂之婦人婦人伏於人也說文云如从隨長益也釋名云女如也婦人外成如人也白虎通云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又云服於家事事人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三

七

之閒而已矣事禮也制斷也從相聽也白虎通云女之閒而從子也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也釋名云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盧注云事在饋食之閒者易曰無由遂在中饋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獨爲行無獨成之道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宵夜行燭宮事必量六畜蕃於宮中謂之信也所以正婦德也及日猶及時謂及百里而奔喪者禮弓曰婦人不越疆而帶人也參三也三知者知子之審也驗微也信而有微也宵夜行燭則止爾雅曰室謂之宮宮事蕃蕃室之事量度也夏小正曰妾子始嫁執養宮事蕃蕃室之事量度也女有五不取信也者郊特牲曰信事人也信婦德也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罪疾







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說文云風八風

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

開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

風動蟲生故蟲八月化也聘珍謂經言八月許言八

日經或字誤也鄭注大宗伯云能生非類曰化盧注

云蟲多生其餘各以其類也盧注云謂狸兔魚鼈之

非類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

屬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

也類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游於水

鳥飛於雲故冬燕雀入於海化而為蛤盧注云生於

也屬於陽者謂飛游於虛也燕雀入於海為蛤者以

蛤同生於陰而屬於陽故有燕雀入於海為蛤者以

說文作食云百歲燕所化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

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蟬不飲不食盧注云淮南

子云蠶食而

不飲三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介鱗夏食冬

日而死蟬不飲不食三日而終也介鱗夏食冬

蟄介甲龜鼈之屬也鱗魚也鼈吞者入竅而卵生盧注

屬也說文云凡咀嚙者九竅而胎生盧注云人及獸

物無乳者卵生凡咀嚙者九竅而胎生盧注云人及獸

九竅謂陽竅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

七陰竅二也膏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盧注云

後不用前也釋者為脂而無後齒者齒盛於前不任後

也聘珍謂爾雅曰四足而毛謂之獸鄭注考工記云

角說文云戴脂牛角羊屬有羽當為有晝生者類父夜生

者類母於父為類杜注云有與父同者凡地東西為

緯南北為經緯橫也經從也馬注周禮云東山為積

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盧注云山積川

積陰陽為德陰陽

刑聘珍謂高積陽氣邱陵為牡谿谷為牝大阜曰

發生下積陰氣肅殺邱陵為牡谿谷為牝大阜曰

牝含氣者也曾子曰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淮南子

形云至陰生也蟬蛤龜珠與月盛虛說文云蟬蛤

牝至陽生也蟬蛤龜珠與月盛虛說文云蟬蛤

類也珠陰精盛滿也盧注云月者太陰之精故龜蛤

晦則蟬蛤以盛精而神契曰日者太陰之精故龜蛤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一三 十

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

者勇敢而捍食穀者智慧而巧盧注云食水魚鼈之

氣息也食木熊犀之屬拂戾也食草麋鹿之屬食肉

虎狼鷹鵂之屬聘珍謂說文云桑蠶所食葉木絲蠶

所吐也蛾蠶化飛孔氏左傳云桑蠶所食葉木絲蠶

食穀者謂人也釋名云智知也無所不知也說文云

惠仁也中庸食氣者神明而壽食氣者謂龜也爾雅

郭注云龜之最神明說苑辨物云龜之屬千歲之化下

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

矣不食者不死而神不食者謂神也易曰昔者聖人

者自虎通云著之為言者久長意也說文云著生千

歲三百莖易以為數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又曰神以

知來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為之長有毛

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

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

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

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

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

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

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

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



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  
佩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  
獸萬物之數也說文云蛟龍之屬也池魚滿三千六  
蛟即去盧注云三百六十乾坤之中故帝王好壞巢  
央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破卵則鳳皇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好  
剖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谿塞谷則神龜不出  
焉謂胎也論語曰翔而後集搏擊取也故王者  
動必以道靜必以理法天時也靜必以理安地利也  
易曰崇效天卑法地中庸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自  
天而不壽妖孽數起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

大戴禮記解詁

卷之十三

王

竝興人民夭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妖孽或爲妖  
孽中庸曰國  
家將亡必有妖孽說文作妖孽妖衣服歌謠  
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蛇之怪謂之孽

大戴禮記解詁卷之十三終

姪嘉會校刊

先伯此書藏篋笥有年今距先伯棄養又三十年  
矣竊恐生平精力湮沒不彰爰於道光庚戌從事刪  
刪敦請同邑文學余君藩等詳爲讐校體例敘錄一  
依先伯之舊刻成又屬新城楊君希閔覆校一過  
區區之心必誠必盡不敢絲毫苟簡先伯生平學  
豐遇齋壯鬱北溟之徙晚抱西河之戚人事屯蹇猶  
及身後所恃以不朽者惟在此書今者此書刊成其  
或報慰地下於萬一乎捧函輟簡良用泫然通計書  
凡十三卷目錄一卷字凡十四萬一千零九十四  
功於咸豐辛亥元年之春仲姪嘉會謹書

咸豐己丑年

一







第二種

目附起層注官

文淵閣

南  
豐  
粉  
林

幫助省經管事府詹事山東學政阮元撰

大藏經刊行序





大戴禮記補注序錄

文林郎翰林院檢討加一級紀錄四次曲阜孔廣森撰

昔甘譏宅鼎天秩既敘淹中發簡古經亦出后倉曲臺文成數萬則有信都太傅戴德延君與其兄子戴聖次君皆著錄牒親受章句二戴禮記由是興焉赤兌之世大小並業黃序以降顯晦斯判大戴全篇八十有五今所存見劣及四十文句譌互卷帙散亡因未列于校官亦罔聞于傳述唯北周僕射范陽公盧辯景宜始爲之注起漢氏之墜學紹涿郡之家緒矣但經記綿襍詞旨簡略大義雖舉微言仍隱廣森不揣淺聞輒爲補注更釐亥虎參證所載敢希後鄭足申裨于毛義庶比小劉兼規正于杜失其第一第二第七第九第十二凡五卷舊注既逸稍以己意備其詁訓云爾

王言第三十九

舊本題爲主言篇中王字凡十九見皆誤作主唯第十六字不誤今據以改正古者主之稱亞於君故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鄭君坊記注曰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避諸侯也然左傳云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是周末已有以主爲王侯

之通稱者但此篇至於霸王亦作霸主其誤明耳王肅家語取此卽名王言篇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文同荀子哀公篇五義荀子作五儀此義字正當讀儀鄭司農周官解詁曰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文同小戴記哀公問

禮三本第四十二

文同荀子禮論史記禮書取此

右第一卷

禮察第四十六

言人君審察取舍之事故以禮察名篇首章文同經解自凡人之知以下取賈誼論時政疏也

夏小正第四十七

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稱夏小正今其遺篇止紀星文之昏旦雨澤之寒暑下陳草木稊秀之候蟲羽飛伏之時旁及冠昏祭薦耕穫蠶桑之節先王所以敬授人時與明堂月令實表裏焉漢世諸經解詁皆與本書別行故熹平石經春秋傳



不載經文小正亦別有全經此特其傳耳傳或一事分釋或兩言兼訓後人復就此篇分別經傳失其真矣記本文頗脫誤世單行夏小正非一家唯宋山陰傅崧鄉所定者尤多可取云

右第二卷

保傳第四十八

取賈子書保傳傳職容經胎教四篇其保傳一篇漢書誼傳有之

右第三卷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以下十篇並取曾子書漢藝文志儒家有曾子十  
八篇今其八篇亡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祭義有其文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右第四卷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制言者法言也篇大故分爲三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右第五卷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宋王應麟有注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右第六卷

五帝德第六十二

太史公曰孔子所傳宰子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謂此篇及下帝繫篇也五帝本紀三代世表多依此爲之

帝繫第六十三

周官醫賸世英繫故書爲帝繫杜子春云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醫賸主誦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故國語曰教之世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然則帝繫者先王所藏諸冊府以爲勸戒此篇猶古史之遺乎



勸學第六十四

文與荀子勸學同珠玉一章見管子侈靡篇問水一章見荀子宥坐篇說苑亦有之

右第七卷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盛德第六十六

許叔重五經異義說明堂之制引禮戴說盛德記卽此篇也未知何時析明堂別爲一篇故以後篇第錯易乃有兩七十四今仍合之以復古本

右第八卷

千乘第六十七

劉向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蓋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是也漢書藝文志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一篇高帝紀注臣瓚引三朝記蚩尤庶人之貪者師古曰日出用兵篇非三朝記也以別錄證之小顏說誤

四代第六十八

虞戴德第六十九

誥志第七十

右第九卷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文同逸周書官人篇舊本云官人一作觀人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漢藝文志曰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當作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痛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按戴記遷廟釁廟公冠投壺奔喪諸篇卽其遺也鄭君禮注每引

烝嘗禮禘於太廟禮朝貢禮巡守禮中霤禮王居明堂禮皆古經之逸篇惜今不存焉

右第十卷

小辨第七十四

用兵第七十五

少閒第七十六

以上三篇當次文王官人之前使三朝記相屬

右第十一卷

朝事第七十七

此篇多錄周官典命行人司儀諸職中有覲義聘



義諸侯相朝義則儀禮之傳也其聘義與小戴記

同

投壺第七十八

與小戴記投壺篇文互相備末附射事一章小戴無之舊說戴聖刪戴德之書爲今禮記故大戴缺篇並是小戴所取然哀公問大孝聘義投壺之等已見小戴者是書猶存斯言不然矣唐皮日休有補大戴禮祭法文今記無祭法篇似又後人以其重出小戴而去之者東遷戴震曰隋志載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今考孔穎達義疏於樂記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然則樂記篇劉向列之別錄卽與今不殊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劉向當成帝時校理秘書橋仁親受業小戴之門亦成帝時爲大鴻臚劉向所見篇數已爲四十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作隋書者徒附會大戴關篇以爲卽小戴所錄而尚多三篇不符遂漫歸之融耳

右第十二卷

公冠第七十九

冠義曰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則周公制禮時固有公冠禮矣此篇亦古經之遺也經唯言公冠與士異者餘皆大同可推而知故其儀略焉末有昭帝冠頌及郊祀祝辭則漢世述禮者所附耳

篇題舊作公符字誤

本命第八十

說苑辨物篇小戴喪服四制文有與此同者

易本命第八十一

淮南子墜形訓取此

右第十三卷

錄曰大戴禮記八十五篇第三十八以上今亡中間又缺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及八十二以後四篇凡存三十九篇爲十三卷如右按隋經籍志唐藝文志著錄亦十三卷然唐人正義稱大戴禮尚有王度記辨名記禘于太廟諸篇見曲禮及詩魏風儀禮少牢饋食豈今本較唐時舊本卷雖同而篇或逸與鄭君喪服注云神不歆非族檀弓注云吉筭無首素總郊特牲注云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疏者竝以爲大戴禮文又詩雲漢正義引一穀不升徹鵜鷄二穀不升去鳧雁三穀不升去兔四穀不升去囿獸五穀不升祭不備牲樂記正義引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發士冠禮疏引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喪服疏引大功以上唯唯小功以下頌頌然士喪禮疏引大夫於君命升聽命降拜少牢饋食疏引卿大夫之著



長五尺白虎通義三正記曰天子舊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此疏似三正記亦大戴篇文選景福殿賦注引禮義之不謬何恤人言舞賦注引騷駒在門僕夫具存歸去來辭注引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後漢書注引六十無妻曰鰥五十無夫曰寡今記皆無其語則唐本信有增多於今者矣今最舊唯宋刊本已多脫衍譌互顧尚未大離乙未穎川韓元吉別有元本元至正甲午海岱劉貞刻于建安郡齋者外謬最甚朱本明嘉興路學宮分上下卷漢魏叢書本注亦不完朱本前章仁和盧學士本故大學士高安朱文端公盧本前章仁和盧學士本故大學士高安朱文端公盧本前章仁和盧學士正戴氏校本四庫全書館所校其旁見它書者儀禮經傳通解有九篇夏小正保傅曾子事父毋踐慈湖楊氏先聖大訓有十三篇王言五義哀公問衛將軍臨川吳氏儀禮逸經有五篇通廟堂廟廟永樂大典有二十二篇大典以戴記諸篇分隸韻字之下今小正曾子立事父事母廟言上中下疾病天圓踐作衛將軍文子官人通廟堂廟小辨少問朝事投壺公冠本命易本命互相讎勘從其善者義有兩通則竝在所存中互相讎勘從其善者義有兩通則竝著之凡宋本字誤以本本校改者注云宋本其誤之誤之不願者必議云不願者必議云某本改有諸本俱誤以意正者入處云今校改別之至於小戴記周禮周書盧注異字但依善本不悉標識管子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賈誼新書韓詩外傳史記漢書說苑諸籍多與是記相出入亦竝載之音義

取資博驗其一字之異同片言之多少無關意訓乃省略焉家語者先儒馬昭之徒以為王肅增加漢志家語二十七篇師古肅橫詆鄭君自為聖證論其說日非今所有家語肅橫詆鄭君自為聖證論其說不見經據皆借證於家語大氏抄撮二記採集諸子而古文與解悉潤色之使易通俗讀唯問郊五帝之等傳記所無者斯與肅說若合符券其為依託不言已明公冠篇述孝昭冠辭云陛下者謂昭帝也文武者謂漢文帝武帝也而肅竊其文遂并列為成王冠頌是尚不能尋章摘句舉此一隅謬陋彌顯況以禮是鄭學無取妄滋異端故於家語殊文別讀獨置而弗論也



大戴禮記補注卷之一

王言第三十九

孔子問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  
之言之聞也○問宋本說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  
希矣於乎吾王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補不出而死  
其人而以王言教曾子起曰敢問何謂王言孔子不  
應曾子懼肅然握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  
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補閒暇也曲禮曰少閒願  
作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補序東西牆也堂  
之牆曰壁室中之牆曰墻負序示不敢復問也文王  
世子曰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閒三席可以問終  
則負○補負孔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與  
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  
居吾語女○宋本脫居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  
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不教不  
服不可以取千里○補周禮王馬六物種馬以駕玉路  
馬以駕車路皆為國馬其下有田馬○補馬以駕象路戎  
馬○馬宋本說焉舊本云里一作理雖有博地衆  
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道宋本說是故昔  
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  
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  
服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征

席之上還師○補在臥席是故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

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問

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槩曰○舊本云

按廣古辭字士冠禮○參女以明王為勞乎昔者舜

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補天道左陽而右

刑禹宅百揆故言左皋陶作士夫政之不中君之過

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王奚為其

勞也昔者明王關讓而不征市鄺而不稅○補鄺君王

讓異服讓異言○補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也廣

森謂周禮門關有征凶札然後弛之左傳亦云宋公

以門賞形班使食其征此言不征者遠法稅十取一

文王治岐之政猶論為邦取四代之意也○補

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補豐歲城道之役亦不過

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補王制曰獮祭魚然後虞

入山林禁者禁非時○舊本云一作此六者取財之

入山澤以時而不禁夫圭田無征○補

路也明王捨其四者○補開市而節其二者力役明

王焉取其費也○補無取於費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

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

則下益諒○補施子也諒誠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

則下不隱○補不隱無蔽賢也舊本上惡貪則下恥

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補強果謂

勞矣○補楊傳曰上脩德而下自應是不勞則政亦不



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則正矣○則宋本  
木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補表建木以測  
民隨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  
璞喻質素也○補志準也如射之有志七者布諸天下而  
教之志也○補志準也如射之有志七者布諸天下而  
不究○補左傳曰大者不究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補八  
尋倍之曰常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  
順而民奔惡也如灌○補言酒灌其心曾子曰弟子則不  
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  
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補管子曰羣分屬而治之○補  
工記曰九分其國以○補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  
爲九分九卿治之○補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  
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補如而也左氏春秋星隕如  
之見以而爲如古如而字皆○補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  
通用記中甚多各望文爲解○補使之哀鰥寡養孤  
肖者懼○補誘進也○肖下宋本脫使之哀鰥寡養孤  
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  
無刑民矣○補言七者者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  
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  
令則從施則行○補保子幼子因民既遷者說遠者來  
懷○補說音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補說  
字曰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中人手長  
八寸謂之尺周尺也周制寸尺咫尋常勿諸度量皆

以人之體爲法小爾○補十尋而索○補索大繩也百步  
雅曰尋舒兩肱也○補而堵○補堵春秋公羊說八尺爲板五板爲  
而堵○補堵春秋公羊說八尺爲板五板爲三百步而里  
千步而井○補千步亦字誤韓詩外傳曰方里爲一井  
廣一步長百步三井而甸烈三句烈而距○補書大傳曰  
步爲一畝○補三井而甸烈三句烈而距○補書大傳曰  
鄰爲朋三朋爲里古者分田八家同井三井爲一里  
一朋之田也三句烈一里之田也○補甸而甸○補五里  
而封百里而有都邑○補封謂近郊之四疆溝封之也百  
里之外曰甸甸有都邑周禮以公邑之田在甸地是  
也春秋左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補封宋  
本誤乃爲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補  
對者畜積以待行客之有無周禮凡國野之道十里  
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  
里有市市有候候有館館有積亦其事是以蠻夷諸夏  
也○補與宋本誤與大訓改亡音無是以蠻夷諸夏  
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  
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  
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補畢長柄小網  
曲禮注曰府謂寶藏貨賄○補憂懼以補不足禮節以損  
之餘庫謂車馬兵甲之處○補憂懼以補不足禮節以損  
有餘○補若謂之憂懼也九章曰傷余心之憂憂懼  
信而寡貌○補少虛文也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  
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夏秋冬○補四時其博有萬  
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補民樂得其上如下土之  
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  
也○補楊簡曰暑則遠邇皆熱凍則遠邇皆寒明民信  
之無遠邇之異遠方非道邇也而民咸信之者明



德之所及也。夫上宋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本脫若字从大訓增施而親補用財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會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會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補明王之政齊大夫以時獻賢能之書諸侯又歲貢士于天子故盡知天下之良士必宋本諸侯以大改明王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補戴震曰明譽猶顯譽也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御覽引此文作弔改其政與家語同

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在席之上乎還師

凡一千三百六十四字舊本篇末或記字數或否今悉補列以資校核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爲政荷子作治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補

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摺笏者補此皆賢乎補楊倞曰章甫履冠紳大帶也廣森按莊子履句屨者知地形李願注句方也○句

音鉤荀孔子曰否不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補端衣正幅裁之袂尺有二寸袂二尺有二十凡冕服冠服皆端樂

記曰端冕而聽古樂論語曰端章甫是也唯弁服有侈袂半而益一此冕謂玄冕也齋戒之服楊倞曰路車之大者葷斬衰蒯屨杖而歆粥者志不在於飲食補蒯草名似茅而滑韌希曰粥厚

曰饘○荀子商作管飲食作酒肉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

亦鮮乎補楊倞曰言服被於哀公曰善○戴氏校本外亦所以制其心也哀公曰善云此下荀子

有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何如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凡二十六字此文脫

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補邑邑憂貌○荀子作色色不能選賢人善士而



託其身焉以爲己憂補楊簡曰親近小人故致憂患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補楊簡曰五鑿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妄也一日五鑿五情也莊子六鑿相攘司馬彪云六情相攘奪廣森謂政主也春秋左傳曰今日之事我爲政荀子勸作勤立作交而作如政作正鑿曹報反韓詩外傳作藏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補楊簡曰雖不能盡道必循處其一隅言有所執守也荀子由作率盡善盡美作徧美善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荀子順作卑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愷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補不害不知所謂人不知而不知志記也伐矜也楊簡曰猶然舒通之貌信永樂大典作節置宋本譌貝从元本改荀子云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哀公曰善敢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

問何如可謂賢人矣宋本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荀子無行中矩繩此二句

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補楊簡曰本亦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荀子矩作規害亦作傷躬爲匹夫而不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宋本脫不字从文選歸去來辭注引此文增荀子作富有天下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命注引此文字即多異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補理謂條理分別之荀子參作遂不下無然字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荀子配作察雜於雲蜺補釋文也虹蜺曰總要辨參作明察雜於雲蜺荀子無此句總要萬物補楊簡曰總要猶統領也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補若順也司事也職主也胞其事不可循若天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補孟子曰而不知爲之者荀子淡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荀子無末七字

凡六百三十九字 今補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補鄭君曰謙不答也何小戴記作不

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



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小戴記非

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

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

敬。○補鄭君曰言君子以此故尊禮○數音促敬下小

戴記有然字宋本亦同从元本刪凡篇中字與小

改今皆校定復其舊云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

不廢其會節。○補王肅曰所能謂禮也○會謂男女之會

亦脫从有事成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補成

朱本增有事成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補成

之有成也爾雅曰玉謂之雕金謂之鏤皆禮器飾也

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

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皆禮服飾也其順之然後言其

喪葬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

以序宗族。○補鄭君曰民皆順從也○鼎所以烹俎所以載

室既祭宗子燕族人于堂宗婦燕族人于房序之以

昭穆○葬小戴記作算宋本亦同从大典及元本改

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

饌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補鄭君曰醜類也幾附屬之也廣森謂附屬者飾為

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教慢固民是盡。○補固錮也

力○色小戴記忤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

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

為禮也。○補鄭君曰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

言由後用下所言○小戴記忤作午古作昔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

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

辭而對人道政為大。○補鄭君曰作猶變也德猶福也

不辭讓而徑對○君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

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

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

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義。○義小戴記作嚴

改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民小戴記作物公曰寡人雖無

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補鄭君曰

不肖○小戴記無而字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

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也大昏為大

禮也○也小戴記作矣大昏至矣大昏既至晁而親

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

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

與。○補鄭君曰晁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

以為親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晁而親迎不已重乎

。○補鄭君曰已猶太也怪親迎乃服祭服

廣森按春秋穀梁傳以此為子貢問也孔子愀然作

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社

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補云天地者通天子之

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

敵故無親迎之禮鄭據此篇駁言親迎繼先聖之後



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公曰寡人固  
乎從公羊義○小戴記宗廟在社稷上  
趙王肅曰周郊西也

不固焉得聞此言也。○不固大典作不問。○寡人欲問

不得其辭請少進補鄭君曰欲其爲言以曉己孔子曰天地不合

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己重焉戴記

無以孔子遂有言曰○小戴記內以治宗廟之禮足

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

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者政

之本與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士

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  
政物言事也事臣也振猶救也國既君既也君

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者小

戴記作其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

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

敢不敬與補子長子也喪服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君子無不敬也

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

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

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補猶子言者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配小戴記作如君子行此三者則懷乎

天下矣。補鄭君曰憐猶至也。大王之道也。補孟子曰昔者大王

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大音太大典作先如此國家順矣○國上小記有則字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

1

補以爲過動則民作則補九而君子言不過辭動不

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

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

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

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名也已戴記有之字

孔子遂言曰古人爲政愛人爲力不能愛人乃不

身記古人作古之上有能字不能有其具不能

士失國不能安士不能樂天已過而怨天也不

樂天不命於身記有其字 子曰吾聞作言人

子望曰不遠乎牛仁臣止敬父止慈子止孝名不

則如射之有物不可以過故大學曰致知在格  
物格至也至乎物則不過不過乎物則知止矣

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和真永曰已猶

止也。○君下小戴記有子字。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

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是天道也已

而明是天道也通則久明言縣象著明○小戴記

東作東西久下無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諱之心也字爲下有而字

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識小戴記作志注讀

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遇乎物者于不

乎物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子女事親是古

子成身故事天明○是下仁上小戴記有故字







之嘖之不盡食也庶羞醢醢肴核之屬周禮羞用百  
有二十品其各物略見內則○嘖荀子作齊嘖下史  
記有貴本而親用庶羞味美故親用○用下荀子史  
先字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  
也字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  
太一夫是謂大隆補楊倞曰文謂脩飾理謂合宜太  
一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生魚也○生上荀豆之先  
大羹也補大羹盛於登云豆者爾雅曰瓦豆一也  
者皆所以反本復古○宋本脫利爵之不卒也補楊  
此句藏氏校本依荀子史記增利爵之不卒也補楊  
祭禮必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於筵前也成  
○爵宋本謬省從荀子馬貞曰成事卒哭之祭始  
事之俎不嘗也補荀子史記成事卒哭之祭始  
之不食也補荀子史記成事卒哭之祭始  
之如初注云不復飯者三三不字史記並作弗一也補三  
成也○荀子作與三不字史記並作弗一也補三  
禮之終○大昏之未發齊也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廟之未  
而可以致敬乎○發史記作廢齊音齊廟之未  
納尸也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始卒之未小斂一也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路車之素幘也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席幘覆式也字亦或爲幘禮有虎帶羔帶鹿帶此素  
幘蓋纖素絲爲之荀子所謂絲未○幘荀子作未集  
史記郊之麻冕也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帶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一也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之哭若往而不反○荀子哭上有喪清廟之歌一倡  
而三歎也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而尚拊搏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下拊搏以鞀爲之形如小鼓實之以糠樂記所謂相  
也周官大司馬大司馬之形如小鼓實之以糠樂記所謂相  
荀子作縣一鐘尚拊朱弦而通越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之隔史記同無之字朱弦而通越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曰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  
弦達越揚柷曰越瑟底孔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  
疏通之使聲達也○荀子注云史一也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記作洞越按今本史記亦作通越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也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乎脫作稅隆作悅故至備情文俱盡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校史記作稅隆作悅故至備情文俱盡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主敬之類文謂其次情文迭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  
禮物威儀也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補復情所謂直情而徑行者○迭興荀子天地以合  
史記並作代勝宋本謬佚興从元本改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四時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倡  
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倡作也此復極言禮之用○荀子史記洽作序倡萬  
作昌日月以明在四時句上古詩明音盲行音杭萬  
變不亂貸之則喪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貸徐仙民音二蓋古貸貳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字多通用史記無此兩句補荀子史記並作弗一也  
凡四百五十三字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卷之二

禮察第四十六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禮防隄也。○經解塞亂作禁亂塞水作止水上並無之字從生作由生故以舊防為無用而壞之者下無也字從來作自來）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補鄭君曰苦謂不至不答）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此節經解在喪祭下射作觀諸侯上喪祭有君臣之位失五字盈溢作倍畔侵陵）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徒衆矣（補倍也禮弓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徒凡宋本誘禮从戴氏校本改經解作倍死忘生者）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漢書禁下將上有於字盧本同盛德注引此文作法施已然之後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漢書正作政信作令順作信處作機功作公爾豈顧不用哉顧猶反也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補重曰禮云重禮之詞猶言禮乎禮也先王之治天下戶戶而賞之不能）

獨也人人而刑之又不可勝誅也是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喪祭之禮作其孝以射鄉之禮作其讓以朝聘聘享之禮作其恭天下并然知天子之意曰禮於死者尚不忘也況生乎禮於他人之長尚如此其敬也況君父乎是故示之以孝則不子者悔其不可化也然後從而刑之禮行於上則四海之內鮮刑民矣故曰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漢書如作徒作通盧本亦作起敬）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書作母此之謂也。○漢書無此句為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補取禮舍刑者安取刑舍禮則危。○安審漢書作先審）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然不可不察也（書有漸字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漢書無此十六字）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漢書而人作人以禮義主行作積無各字）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倍漢書作背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異上漢書有或字）或導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歐古文驅字漢書行作治康作氣哀戚作風哀）我以為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漢書無我然如湯武能廣大其德久長其後行五百歲而不失。○然下宋本衍則後句五作六七不作弗）秦王亦欲至是而不能（漢書如作而無能字及久長其）



書無下持天下十餘年即大敗之此無佗故也湯武  
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漢書持作治年作歲即  
作則敗下無之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取舍之謂也然則爲人主師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  
爲天下如何○自易曰以下四十字漢書並無曰天下器也今人之  
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而天下之情與  
器無以異在天子所置爾○漢書曰作夫器也上有大字所置爾作之所置之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育  
被蠻貊四夷○武宋本謂王漢書有作裕被上有德字衍也此讀當於木字絕之廣有與德  
之所共聞也○漢書十餘作數十秦王置天下於法  
令刑爵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惡如仇讎既  
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補殷周遠故言聞秦事近  
故言見○民漢書夫用仁義禮樂爲天下者行五六  
百歲猶存用法令爲天下者十餘年即亡○漢書無此二十九  
字是非明數大驗乎○數漢書作效人言曰聽言之道必以  
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子或言禮義之不如  
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  
之乎○漢書無子字承作引手作也周宋本譌用

凡七百八十二字今補  
夏小正第四十七  
正月○補夏正建寅之月也此章經文凡二十二事啟也農緯厥末五也初歲祭未六也罔有見非七也時有後風八也寒日濊九也凍塗十也田鼠出十一也農率均田十二也獾獸祭魚十三也鷹則爲鳩十四也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十五也采芸十六也柳稊十九也梅杏桃李初華二十也緹縞二十一也雞桴粥二十二也  
者文既錯繆故條別之著於每月之下敢螽言始發  
螽也○補始發螽言未出螽也月令孟春螽始振仲春螽始鳴  
爲正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  
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  
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遷鴈先言遷而後言鴈  
鴈何也見遷而後數之則鴈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  
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鴈鴈之遷也如不記其鄉  
何也曰鴈不必當小正之遷者也○補蔡德晉曰月令季冬鴈北鄉孟春  
鴻鴈來此合而記之廣森謂北山經有鴈門鴈所居  
也爾雅以爲北陵如而也鴻不必當小正之遷者鴈  
南鄉時不在中國小正見其遷不見其鄉鄉不必當  
遷之月故不記○鄉音向遷音逝山陰傳氏本之下  
居上無爲字兩南鄉上並有之字如雉震响响也者  
作而見遷宛平黃氏本作見其遷  
鳴也震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  
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補响讀之朝確說文解字曰雷始動雉鳴而句其頸從佳从句鼓動也何以謂之者傳設問何以謂正月必雷言



雷則雉必震响人見其震响因相知為有雷也何氏  
春秋傳解詁曰夏之正月雷當聞於地中是矣月令  
季冬雉始鳴此為養○宋本作震也者鳴也响也者  
鼓其翼也从初學記引此文改謂之下黃本衍震字  
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補金履祥曰月令魚上冰  
是也春冰薄魚農緯厥未緯東也東其未云爾者用  
既升背若負之農緯厥未緯東也東其未云爾者用  
是見君之亦有未也補東其未者使君與柄相堅著  
此農為農官也將有東于藉田故脩君未月則傳意以  
令曰天子親載耒耜耕藉田于參保介之御間初歲祭  
耒始用暢也其曰初二爾也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  
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非也補暢  
也國語說藉田之禮人薦饌饌人薦饌王親饌饌  
醴乃行禮饌者蓋以饌地而祭未與諸家並以始  
用暢為經文非也始用暢也者傳釋祭耒之用暢也  
下文復釋初歲之義言終歲之祭皆用暢以是月為  
始爾或曰祭耒者記別家經文或作初歲祭非也補  
本云暢一作暢按耒久暢正从田从申者俗書耳宋  
本其曰暢其用暢下脫也者二字从儀禮經傳傳  
通解增改但通解移此句於用祭之下亦非固  
見非固也者國之燕者也補蔡德晉曰有藩曰國有  
燕者可燕樂之處也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將  
用之故先時而記之○宋本有下脫見字固也下脫  
者字並從傳時有後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  
本增見音現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  
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補此傳似失其義山海經曰東方曰折來風曰  
後然則後風者東風也寒日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  
月令所謂東風解凍也滌日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  
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補澤讀若其耕澤  
載塗傳曰塗凍釋也管子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  
七十日而陰凍釋在上者陽凍也多釋矣在下者陰

凍也時猶未釋也○此田鼠出田鼠者噉鼠也記時  
澤及下雪澤並音釋田鼠出田鼠者噉鼠也記時  
也補噉鼠即爾雅噉鼠郭璞曰以頰裏藏食一云地  
行鼠鼠也八蜡之祭迎貓為其食田鼠也田鼠害  
稼故謹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  
記其出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  
夫急除田也補均讀為耘故傳言除田也古書字少  
令正義以農率為獵獸祭魚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  
田峻與傳訓異獵獸祭魚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  
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  
獸謂之祭獵祭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獵祭非  
其類故謂之獸大之也補言獵則獸見必曰獵獸深  
謂之之詞豺自食其類雖善其能祭然不足美大之  
矣坤雅曰獵獸似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水居食  
魚亦自祭其先取鯉於水裔四方陳之進而弗食或  
曰豺祭方獵祭圖○諸本經文脫獸字傳文三獸字  
並講獸謂之獸祭祭字亦脫或遂疑鷹則為鳩鷹也  
經為獵獸魚非也今从傳本增改鷹則為鳩鷹也  
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  
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之不仁  
也故不盡其辭也補鳩布穀也非其殺之時言不復  
化為鳩在仲春小正例凡言則者侯皆較蚤喜農及  
之故急記之云爾○其言傳本及通解作具言農及  
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  
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補此農亦農夫也  
汲也管子曰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澤  
耕始焉芸卒焉蓋本於此服事也夏后氏五十而貢  
未為井地周之遂法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其遺象也  
故孟子云唯助為有公田然則小正言公田者何蓋  
君田也君田者何蓋藉田也先服公田謂庶人終于  
千畝○有上通解有者字者下濟陽張氏本無古字



愚疑者古言三字 采芸為廟采也 芸似邪蒿可食補  
也呂氏春秋云菜之美者陽華之芸十一月芸始生  
至此月采之以薦寢廟○注文宋本脫从傳本及初  
學記引此注增據此條知小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  
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補戴震曰鞠讀為喝字之誤  
喝四時更見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喝在東方正  
月時也廣森按喝柳星也歲再見者正月昏見七月  
晨見○見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 斗柄縣在下言  
音現後同 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補斗柄以南為上北為下  
杓北下矣○縣音懸柄大衍歷 柳梯梯也者發乎也  
議引此文作杓諱唐嫌名也 柳梯梯也者發乎也  
補發乎者發芽也易曰枯楊生稊通卦驗 梅杏桃桃  
立春楊柳梯○稊宋本譌梯从傳本改 梅杏桃桃  
則華桃桃山桃也補山桃似桃而小經意蓋桃與桃  
與梅桃併記之曰則亦盡其辭也○桃 緹縞縞也者  
音斯爾雅字為縞山上黃本無桃字 緹縞縞也者  
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  
先見者也何以謂之 句 小正以著名也補爾雅縞侯  
也注云即香附子其根生塊似實廣雅曰莎隨地毛  
也戴震曰小正以著名者謂小正立言之體以縞著  
而先見故不曰縞緹而名其物侯曰緹縞○縞也者  
宋本脫縞字从黃本增但黃本依金氏通鑑前編字  
作縞著上通解行小字因以為篇題釋 雞桴粥粥也  
名愚謂於此始說小正之義非其大 雞桴粥粥也  
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桴伏也粥養也補桴讀為孚  
孚卯孚也正月者雞抱卵粥子之時也月令季冬雞  
乳亦視此為蚤樂記曰羽者桴伏○粥音育黃本將  
作孚時作呼虛本  
作相粥粥呼也  
二月補此章經文凡十四事往後黍稷一也初俊羔  
助厥母粥二也綴多女士三也丁亥萬用入學

四也祭餼五也榮莖六也采繁由胡七也昆小蟲八  
也抵蜺九也來降燕乃睇十也剝鯉十一也有鳴倉  
庚十二也榮芸十三也往稷黍稷單也補此年黍  
時有見稷始收十四也 往稷黍稷單也補此年黍  
五月熟或謂之蟬鳴黍管子曰日至百日黍稷之始  
也稷摩川黍種也農術春耕尋手稷秋耕待白背稷  
是月春煖稷黍者始單衣矣衣有初俊羔助厥母粥  
裏曰裙無裏曰禪玉藻曰禪為網 初俊羔助厥母粥  
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  
其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  
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為  
生也而記之與 句 羔 羊腹時也補黃尚書曰他獸  
羊有乳鹿者是其子亦乳之也畢沅曰古者養字  
从羊大則能助厥母粥者其性善也廣森謂羔長大  
不食於其母乃有餘乳養非其子者若羔能助母  
養然故善而記之煮祭饋熟之祭也禮牲未成羊曰  
羔未成豕曰豚未成牛曰犢凡牛羊豕豚升羔豚犢  
合升周禮曰祭記飾羔蓋者與者皆傳謙不質言之  
辭腹謂母於腹下乳之也言腹時名羔不腹時名羊  
○粥音育與音歟蓋宋本譌羔从傳氏注引關滄本  
改記通解作繼夏宋本譌羔从傳氏注引關滄本  
喜羔傳本黃本作善羔與盧本譌謂羔羊宋本譌羊  
牛通解作牛 綴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補  
羊从黃本改 綴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補  
履祥曰女有家士有室所以安之也廣森謂士者未  
娶之稱荀子曰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  
得以為士禮稱降而婦功成嫁娶之事始焉故自十  
月初昏至二月其盛也過是則晚矣周禮亦以仲春  
會男女士冠禮云夏葛屨冬皮屨則周冠無常月丁  
○冠取並去聲儀禮疏引此文作冠子取妻時也丁  
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千戚舞也入學  
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補月令仲春之月上  
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丁不必得亥亥為天門先  
王吉焉故舉以言之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少牢



饋食曰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于朱干戚  
玉戚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簫者何簫舞也文王  
世子曰春秋夏學于戈秋學羽籥然則釋菜亦春尚  
武舞秋尚文舞矣○用月令注引此文作舞舍采音  
釋菜周官大胥祭餼祭不必記記餼何也餼之至有  
字亦為舍采  
時美物也餼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  
時餼者魚無鱗口在頰下似鱸而味美大者為王餼  
時小者為鮓鮓無鱗月令季春薦鮓于寢廟者鮓至有蚤  
晚古今物候殊異也水經注曰鞏縣北有山臨河謂  
之鞏原邱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浦北達于  
河直穴有清謂之鮓清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鮓鮓王  
鮓鮓春來遊周禮春官甸人辨六牲之別以辨九  
辨無榮莖采也榮而後知其莖也小正之記卉也皆  
如是也莖莖莖也所以滑羹饌禮曰夏用莖冬用莖  
○莖音謹說文本从甘莖聲隸省如此作采音菜宋  
本莖音黃也譌采繁由胡繁由胡者繁母也繁旁勃  
色从傳本改

也皆豆實也故記之補繁古通以為藥字黃尚書曰  
下體寸許四旁皆勃然生又采其上食之則旁生彌  
衆故謂之旁勃其母曰由胡廣森謂皆者皆藥與  
藥母音經不專言采繁而必兼由胡意也毛詩采繁  
傳曰藥膳也箋曰教繁菜者以豆薦藥蔬○宋本  
采繁菜由譌田從傳本改但傳本第二繁字倒采  
繁之下而脫繁旁勃也四字通解及元本又以采繁  
二字倒不在莖菜之上並誤繁通解作藥按爾雅繁  
由胡亦不著艸由左傳正義引此文作游旁宋本譌  
萬通解作方蓋本旁字脫去上半昆小蟲抵抵昆者  
或誤為乃因轉為萬耳从黃本改昆小蟲抵抵昆者  
衆也由魂句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  
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蜺蜺卵  
也為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  
不言取補由即猶字孟子王由足用為善亦以由為  
補由即猶字孟子王由足用為善亦以由為

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摻泥而就家入  
人內也補燕名乙者取其鳴自呼也詩曰天命玄鳥  
有降之曰燕燕而生商燕者莫知其居若自上而降然昔  
來降之日祠高禘焉說文解字曰燕燕官嘉祥常以燕  
當為其與之謂之也與正月傳其必與之獸司義內

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  
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眇也眇者視可為室者  
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摻泥而就家入  
人內也補燕名乙者取其鳴自呼也詩曰天命玄鳥  
有降之曰燕燕而生商燕者莫知其居若自上而降然昔  
來降之日祠高禘焉說文解字曰燕燕官嘉祥常以燕  
當為其與之謂之也與正月傳其必與之獸司義內

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為豆實補稊  
稊者所為豆實

三月委楊三也辨羊四也穀則鳴五也頒冰六也采



識七也。妾子始蠶，執養宮事八也。祈麥實九也。越有小旱十也。田鼠化為鴽十一也。拂桐芭十二也。鳴鳩十三也。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補）參辰不相比，三月之昏心出於東，參沒於西矣。○亡音無，朱本謬，忘从。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委楊楊則苑而後記之。（補）攝讀如爾雅葉畫聶，謂桑葉始生未舒之貌，委垂也。楊葉之垂者也。苑茂也。國語曰：人皆集于苑，讀當如有苑者，柳之苑，桑所急也。故始生而記之。楊非所急也。故苑而後記之。用此見小正之重民衣也。○桑字通解及傳本並不疊舊本云：委一作萎。金氏前編云：舊注萎作苑，按傳則苑諸本作則苑，古文有華無花，卽犂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犂犂苑字形誤耳。今校改犂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犂犂然記變爾或曰犂犂也。（補）選讀爲環，圖聚也。羊性寒，抵者抵抵也。二月初後，而散熱而聚物之變也。或曰羔至是始生，角相抵觸，殼則鳴，殼天蠖也。（補）天蠖者，

（補）天蠖者，

令孟夏蟪蛄鳴，鳴蔡邕章句曰：蟪蛄，蛄，蛄也。然則三月蟪蛄鳴，亦侯之蚤者，故其言之也曰則。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補）春秋左傳曰：火出而畢，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故小正三月頒冰，周禮夏頒冰。采識識草也。（補）金履祥曰：議當作藹，藹雅藹黃蔭注云：藹葉似酸漿花，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菹，食廣森按：顏氏家訓云：藹味苦，河北謂之龍葵。月令孟夏苦菜秀，梁世講禮者以爲卽此。若然，此采識亦侯之蚤於月。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補）子女子子，子何卑妾而尊子何也？重嫡也。養長養蠶也。宮蠶宮也。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婦事莫重於蠶，故昏禮戒女詞云：夙夜無違宮事。○妾上傳本無先字，事自卑，宋本倒作自卑，事从黃本改。辰上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

也補蓋祈於廟。者上傳本無實字。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恆有  
小旱補于越皆發語辭小旱而記之勤雨也用此見小正之重民食也。田鼠化為鴛  
鴛鴦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鴛為鼠變而之不善  
故不盡其辭也補盡其辭則言化不盡其辭則不言化田鼠為鴛不復害稼故善之也鴛鴦之類也無斑者為鴛有斑者為鴛鴦有後趾鴛無後趾恆以是別之公食大夫禮云雉兔鴛鴦明鴛鴦二物也傳記或有言田鼠化為鴛者淮南子又云蝦蟆化鴛。鴛宋本謬鴛。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補芭葩也葩華也月令季春桐始華蔡邕曰桐木之後華者。傳本無拂也者三字。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補鶻鶻也青黑色短尾多聲。或據月令鳴鳩拂其羽疑拂字本在鳴鳩之下而桐芭自為一事亦似  
四月補此章經文凡十事昂則見一也初昏南門正二也鳴札三也固有見杏四也鳴蟻五也王荈莠六也取荼七也莠幽八也越昂則見傳所謂西陸有大旱九也執陟攻駒十也。昂則見補晨見也左  
朝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補天官書曰亢為疏廟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月令仲夏昏乃亢中小正躔度與月令恆差一氣大正疑亦夏記時之書此篇之事對彼為小故以小正名周語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儼曰收而場功饒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鳴札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豈即大正之遺與鳴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補札小蟬鳴札者也札  
鳴而麥熟方言謂之麥蜚。固有見杏罔者山之燕者也補杏始實也其言山之燕者何因山為罔也鳴非菜也宜於罔者也杏木也宜於山者也。鳴  
蟻蟻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補此則月令蟬鳴是也周官蟬氏先鄭讀為蟻



域蝦蟆也畢沅曰淮南子鼓造辟兵高誘謂造亦蝦  
蟆又詩有威施說文作龜龜與造古聲相近然則  
造即龜王荇莢用莢字假借也本莢曰黃生田中葉  
青刺人有實節君箋詩疑王荇莢其注月令又取  
疑王荇節王瓜未審焉○莢月令注引此文作秀取  
茶茶也者以為君薦蔣也○補茶莢莢也周官掌茶掌  
廣雅曰薦蔣席也莢幽補張爾岐曰幽風四月秀莢  
蓋苗亦通稱焉越有大旱記時爾補時有零執陟攻  
也今遠志草  
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  
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補周禮春執  
君曰執駒拘也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  
傷之妻上均曰母猶化也舍休也為其小故也馬二  
歲曰駒三歲曰騊駼○補騊駼騊駼也廣雅按執而升之君者申止  
執騊駼即所謂執騊駼矣廣雅按執而升之君者申止  
言壯駒既離之去也即令升而為君服車但稍節其  
力耳尊君駕故以升言之傳意亦未必以升訓陟或  
因此升字遂妄加陟升也一句舊  
本所無不可用○數音疏教之數  
五月○補此章經文凡十五事參則見一也浮游有殷  
五月二也鳩鳴三也時有養日四也乃瓜五也良  
蠋鳴六也鷹九也唐蠋鳴十也初昏大火中十一也煮  
梅十二也蓄蘭十三也菽糜十參則見參也者伐星  
四也須馬將開諸則十五也  
也故盡其辭也○補五月日在東井之末參距日三十  
然古者或互名之毛詩小星傳曰參伐也伐三星在參下  
熊旗六旂以象伐也謂參與伐連體而六星也故曰  
參也者伐星也春秋傳曰伐為大辰重浮游有殷殷  
之是盡其辭○伐宋本譌牧從傳本改  
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莫死稱  
有何也有見也○補浮游蟲名郭璞曰似蛭蜥身狹而  
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浮游

朱本作蟬蟬通解無浮游鳩則鳴鳩者百鵲也鳴者  
殷之時也六字莫去聲鳩則鳴鳩者百鵲也鳴者  
相命也其不幸之句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補百  
伯勞也伯勞者伯趙也恒以夏至來冬至去故少昊  
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也善之者善其知至也幸  
略也古語稱大略曰幸較不云鳴鳩而云鳩則鳴是  
不略之也不略之者以記夏至之時也春秋辭繁而  
不殺者正也小正辭盡而不幸者善也詩曰七月鳴  
鳩八月載績鳩鳴盛于秋五月鳴鳩之始也始鳴而急記  
之不芳蓋鳩鳴盛于秋五月鳴鳩之始也始鳴而急記  
之故言則也凡言則者盡其辭也○百傳本作伯  
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有  
養日云也○補黃尚書曰此即月令所謂日長至也夏  
如春秋穀梁傳一有一無之一言夏至之氣或在月  
初或在月終無定日故但以有言之鄭君月令注云  
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可見月初為本  
月終為末古時語如此養之言業也韓詩曰江之養  
矣○宋本日譌白有養日云也○補時養日之乃瓜乃  
也通解作時養日云也从傳氏注引舊本改乃瓜乃  
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補廣雅七月食瓜  
云急瓜之辭○傳氏引別本云乃衣瓜乃衣者急衣  
之辭也衣也者始創衣也按衣與瓜創與食並字形  
相似而誤黃本良蠋鳴良蠋也者五采具○補蔡德晉  
兩句兼存失之良蠋鳴良蠋也者五采具○補蔡德晉  
夏蠋始鳴是也○良爾雅區之與五日翕望乃伏其  
字為蠋注引此文亦作蠋區之與五日翕望乃伏其  
不言生而稱與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與以其與  
也故言之與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  
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  
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補廣雅蟬首上有冠綬者論  
轉而為蟬蟬者化而蛻也故不知其生也黃尚書曰  
淮南子云蟬三十日而死謂既與十五日而鳴又十



五日而伏也廣森按漢書音義云漢使東郡送梟五  
月五日作梟羹高誘淮南子注云五月望作梟羹由  
此言之古云五月五日節者本謂五月望也傳以五  
日爲十五日或因諸此然似非經意經言乃伏傳言  
而伏文亦錯焉春秋啟灌藍蓼敬者別也陶而疏之  
之義乃難乎而也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分移使  
之生也令民無刈藍以染張爾岐曰種藍之法先蒔  
五六寸許乃分別栽之所謂蒔也廣森謂蓼香菜可  
食者亦於是月別之淮南子曰蓼菜成行陶荻也疏  
分也灌者集于灌木之灌○聚盧本作藿黃本無記  
三字鳩爲鷹屬釋說在正月王制曰鳩化爲鷹然後設  
異唐蜩鳴唐蜩者匭也匭一則目治一則耳治○者  
上宋本衍鳴字從黃本刪爾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  
雅注引此文作蜩蜩者蠅也永星火以正仲夏此虞  
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此虞  
時歷也月令六月心中合於左傳火中寒暑乃退此  
周秦時歷也恆星東行故古今差焉書考靈曜曰主  
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  
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可以  
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然此種黍主冬者昴星昏中  
黍菽糜於經非是傳言經記此種黍主冬者昴星昏  
菽糜之時耳與九月傳鞠榮而樹麥其例同也於文  
糜芝之糜從禾糜粥之糜從米此傳字爲糜不爲糜  
諸家以爲赤菽煮梅爲豆實也種菽而暴之以爲乾  
栗抑失其訓煮梅爲豆實也種菽而暴之以爲乾  
之竹豆蓄蘭爲沐浴也種菽之以待來歲上已祓除  
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句時何也是食矩句關而記  
之種黃尚書曰令民爲豆粥以辟暑氣矩法也以爲  
者食菽糜以心中爲候經言心中則菽糜已在其中  
矣時是也昔光武帝舍無菽亭馮異上豆粥是古食  
法有之○糜傳本作藿中下傳本及頌馬分夫婦之  
通解有矣字舊本云矩關一作短閤

駒也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句則法也補分夫婦  
牝之馬至是別之止其妊育也閒閑也詩曰此駒四  
驥閑之維則離駒離母之駒也馬六尺以下通稱駒  
故其商弱者別稱駒駒亦取而納之法教之駕  
焉○舊本云夫婦一作夫卿按傳本作大夫卿  
六月在上一也煮桃二也鷹始擊三也初昏斗柄正  
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  
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補此斗柄謂斗衡也正  
昏尾中南方衡當尾故南指天官書曰衡殷南斗  
言當尾者尾與南斗相近○在當虛本作正當煮  
桃桃也者桃桃也桃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爲豆實也  
補黃尚書曰桃實可食桃桃之實不可食也禮豆鷹  
實曰桃桃諸無舉地者傳似小誤○地傳本作地鷹  
始擊始擊而言之何也諱煞之辭也故言擊云尚書  
日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始  
擊即學習之謂也於此一言之而後祭鳥行戮皆不  
言諱殺不忍盡其辭也君子於鳥之殺且不忍盡其  
辭而況於人乎○始擊二字傳本不委煞即殺字隸  
脫言字從傳本增  
七月二也蝗潦生三也爽死四也井莠五也漢案  
戶六也寒蟬鳴七也初昏織女正東鄉八也時有  
霖雨九也灌荼十也斗柄縣在下則旦十一也莠  
藿葦未莠則不爲藿葦莠然後爲藿葦故先言莠補  
似葦而小中實未莠則下言莠葦是也於此發傳者  
對非莠後言莠○藿葦字篆作藿隸省作藿此經文  
與藿從之藿異狸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  
遂也其或曰肆殺也禮廣森以爲或曰是也肆讀如  
也爾雅狸子肆衆家作肆傳亦取此義名之與○狸  
宋本譌狸肆依或說音肆傳氏疑其字衍愚謂此與



穀梁傳其一  
曰句法正同  
**湟潦生萃**  
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  
**潦而後有萃草也**  
補萃水上浮萍也湟隍也有水曰湟之潤者亦為潦故曰有湟然後有潦○傳本爽死生萃下有湟潦生萃也者六字潦而上無有字  
**爽也者猶疏也**  
補疏者爽之陰聲故相轉注也蔡德晉曰周禮臣妾聚斂疏材此時疏材既死則可收斂矣  
**莽莽也者馬帚也**  
補郭璞曰莽似著可譌萃从黃本改馬上宋漢案戶漢天漠也案尸也者本衍有字从傅本刪  
**直尸也言正南北也**  
補古者為尸於室東南隅天漠斗在漠右是時南正矣漠自天津之閒兩道相會上屬大陵積水其直如繩○宋本脫漠天二字从文選西征賦及月賦注引此文增傳本寒蟬鳴蟬也者蜩作漢也者河也通解及黃本从之寒蟬鳴蟬也者蜩螻也補蜩螻螻螻也爾雅謂之蜩屈原謂之初昏織蟹色青而小秋風未至時瘖不能鳴  
**女正東鄉**  
補織女雨距小星恆鄉歐普之口七月初昏斗中析木加午則陞訾加卯故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補春秋左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鄉音霽為霖季夏大雨時行初秋猶時有焉  
**灌荼灌聚也茶藿葦之莠為蔣楮之也藿未莠為蒹葦未莠為蘆**  
補蔣茵也楮讀如上褚五十衣之褚將以楮蔣故聚之既記其秀之候復詳人事也蒹一名蘆蘆一名葭○聚盧本作葉之莠下傳本有也字  
**精黃本作褚未莠宋本作未秀按**  
斗柄縣在下則旦小正秀字皆借用莠今从傅本  
**三統歷立秋且畢八度中處暑且井初度中參在井前夏時星候較蚤七月參已得旦中矣唐一行推小正躔宿以八月參中則旦為失其傳蓋本七月經文寫者失之誤綴下章之末遂於此複衍則旦二字當云參中則旦斗柄縣在下正月傳曰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足以明之矣**  
**八月**  
補此章經文凡九事剝瓜一也玄校二也剝棗也栗零四也丹鳥羞白鳥五也辰則伏六也

鹿人從七也。鴛爲鼠入也。參中則旦。九也。然此句疑本在七月。說具前章。剝瓜畜瓜之時也。補剝盡取之也。五月食瓜不言剝。此其言剝何。瓜將盡矣。故取而蓄之。曷爲則必蓄之。詩曰。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瓜也者。所以爲豆薦也。禮天子樹瓜華。畜瓜上。傳本及通解有剝瓜也者。四字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補周禮春暴練夏纁。玄月令季夏命婦官染采。皆視此爲蚤。幽風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蓋徵夏時染采以八月焉。黑而有赤曰玄。校讀爲絞。禮有絞衣。鄭君云。絞蒼黃之色也。廣森謂綠之近蒼黃者若俗所稱平果綠矣。未嫁者未成人。可以服閒色。校音肴。綠傳本作綠衣去聲。剝棗剝也者。取也。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補棗擊栗也。亦有盡義。禮籩豆之實。棗烝栗擇。棗也者。早也。栗也者慄也。早風也。慄敬也。夫風以敬先王。尚令名焉。故取之也。時謹記其時。○栗宋本譌栗。傳本及通解作栗。篆文栗字。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閭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補皇侃說丹良螢火也。其食蚊蚋進而不盡食。若羞然。○宋本丹鳥白鳥下兩也字並脫。从月令注引此文增閭宋本作蚊。从傳本改與月令注合。按閭說文本作閭亦蚊字也。鳥者宋本譌鳥也。亦从月令注改。傳本於上也增何字。翼者之者及進也二字。月令注無羞也者作養也者。又鄭君說此經以爲九月容所見辰則伏辰也者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補辰本異辰則伏辰也者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農也說文解字曰。農房星爲民田時者也。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小正謂房曰辰。謂心曰火。八月之昏房先心而沒。故於此言辰則伏於九月乃言內火。○者宋本譌謂傳本於謂上增者字。盧本改星爲心。並非。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句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



人從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

補鹿人鹿從蓋傳首呼經句也古從字作从妄者遂因下或

日人從而改耳鹿性得美食必吻吻相呼是善養其

離羣也兩鹿曰離三鹿曰羣離羣也化牡偶也鹿偶

而離之時非君子所知也小正言著不言幽故不記

其偶化記從羣而巳或曰人從則傳謂別家經文有

作鹿人從者言鹿大小相率有序若人之相從也金

氏以爲鹿人官名從從禽也尤不辭○宋本刪增爲鼠

善下行而字或曰人下脫從字从傳本刪增爲鼠

補傳在參中則旦○且大衍歷議引此

三月

九月

夫出火三也○凡九事內火一也遷鴻鴈二也主

穴五也祭鞠六也王始裘七也辰內火內火也者大

聚于日八也雀入于海爲蛤九也

火大火也者心也○補春秋左傳曰古之火正或食於

之昏心星伏也○內音納

遷鴻鴈遷往也○補方爲

居則北爲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補夫

來南爲往

圭田之夫治也火伏則令民亦納火有不以時

縱火者有司主治之周禮焚萊之禁其是與

鳥蟄陟升也玄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

而後蟄也○補金履祥曰古人重玄鳥當其至而祠之

者玄鳥去則多蟄於島岸間土穴中秦蕙熊羆貉

田曰仲秋玄鳥歸季秋之月始蟄也

龜則穴○補熊山獸似豕黑如熊黃白文貉白豹多

類鼠赤黃而大能捕鼠狐屬善睡龜黃鼠也有蓋毒龜

畏寒冬伏者○羅宋本謂能貉貉傳本作貉六物皆

作貉貉按說文貉貉貉貉貉貉貉貉貉貉貉貉貉

爲貉又別造貉字俗體乖謬不合六書之正龜則

穴宋本謂龜則穴若蟄而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

從爾雅注引此文改

麥時之急也○補燕字形誤言燕蟄而榮鞠鞠榮而樹

即燕字形誤言燕蟄而榮鞠鞠榮而樹

即燕字形誤言燕蟄而榮鞠鞠榮而樹

即燕字形誤言燕蟄而榮鞠鞠榮而樹

即燕字形誤言燕蟄而榮鞠鞠榮而樹

即燕字形誤言燕蟄而榮鞠鞠榮而樹

即燕字形誤言燕蟄而榮鞠鞠榮而樹

即燕字形誤言燕蟄而榮鞠鞠榮而樹

即燕字形誤言燕蟄而榮鞠鞠榮而樹

即燕字形誤言燕蟄而榮鞠鞠榮而樹

即燕字形誤言燕蟄而榮鞠鞠榮而樹

即燕字形誤言燕蟄而榮鞠鞠榮而樹

即燕字形誤言燕蟄而榮鞠鞠榮而樹

即燕字形誤言燕蟄而榮鞠鞠榮而樹

即燕字形誤言燕蟄而榮鞠鞠榮而樹

麥物候之相連者也此榮鞠之傳但傳首未舉經句耳下王始裘亦不別出經句可證矣鞠草之細也其榮不足記以爲來候而記之月令仲秋乃勸種麥季秋鞠有黃華與此異○榮鞠下通解增樹麥二字非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補其言始何也獻裘前是月之始衣之也禮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良裘者王之裘也功裘者王所以賜也古者九月授衣功裘未授不履良裘臣之獻紅也必先尊而後卑君之爲惠也煥必均乎下於裘見之矣單子曰驅見而隕霜隕霜而冬裘具月令孟冬天子辰繫于日謂辰亦始裘言乎寒之晚者也○衣去聲辰繫于日謂辰亦也九月日麗大火龍尾伏雀入于海爲蛤蓋有矣非常入也○補雀黃雀也通卦驗曰立冬雀入十月門見三也黑鳥浴四也時有養夜五也雉入于淮爲蜃六也織女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補月正北鄉則旦七也

爲九月○黃本初昏○補昏謂昏烟也荀子曰霜降逆盧本無後字○初昏女沐沐殺內故是月始令民昏相星昏見可以嫁娶是也此經無傳又適與南門見南門昏伏不當言見乃誤讀之故耳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補此晨見也不言則見者南門小正凡記候之黑鳥浴者何也鳥浴也者飛乍高午晚者文無則也○黑鳥浴者何也鳥浴也者飛乍高午下也○補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浴然○傳本作黑鳥浴黑鳥者何時有養夜養者長也鳥也浴也者飛乍高午下也

也若日之長也○補黃尚書曰此時夜之長如夏時一月將短至而急記之君子愛日之意也○宋本有下脫養夜二字從黃本增云宋本謂玄或屬下雉爲讀非也从傳本改小正文句有用也

雉入于淮爲蜃云者正月傳蓋記時也云與此同



振者蒲盧也補振大蛤也國語曰移就蒲盧於東海之名故果贏亦為蒲盧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盧宋本為盧從傳本改織女亦北鄉織女恒鄉取嘗者也旦宋本名也故織女亦北鄉織女恒鄉取嘗者也旦宋本具

十有一月補此章經文凡三事王狩陳旃革畜人不從一也於時月也萬物不通二也隕麋角

也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為狩補四時皆田獨記狩者冬氣殺

伐武事盛也周禮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補狩者冬氣殺者上傳本有王字黃本王上無言字田下有也字

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補筋弓也革函也因

不從不從者弗行也補弗行不從王而行也畜人畜夫畜夫承命告于天子蓋小臣給

王使令者也於狩無事故不從於時月也萬物不通補時月也萬物不通

補諸家以於時月也屬上絕之失其讀也時是也猶月令更端之事每言是月也以發之萬物不通則月

令所謂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隕麋角隕墜也日冬至

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

爾補蔡德晉曰月令仲冬麋角解是也廣森謂蒙蒙

也唐石經書曰皆為日其音事之曰缺上以別之

十有二月補此章經文凡五事鳴弋一也玄駒責二

也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

後知其弋也補弋未聞類篇有弋字云鳥名然不詳

弋但此記已經錄寫或又玄駒責玄駒也者螳也責

轉誤而脫其半亦近似補螳人者曰駒猶云馬蚺蚺也

者何也走於地中也補螳人者曰駒猶云馬蚺蚺也

之玄駒古今注說河內人嘗見人馬數千萬遊動往來以火燒之入皆是蛟蚺馬皆是大螳因名蛟曰黍民螳曰玄駒補螳人者曰駒猶云馬蚺蚺也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補蔡德晉曰

凡十二章 凡二千四百七十字 今補







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恐其懈  
所味好而誘之孔子曰少成若性習貫之爲常  
樂無善少教成之若天性自然也周書曰習之爲常  
自氣血始○性上漢書新書有天子元本同之爲常  
漢書新書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友其太子幼擇師  
宋本衍常字从朱及太子少長知妃色種顏籀曰妃  
○妃新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古者太子入  
書作好大學也○漢書新書學上學禮曰帝入東學上  
五入小學小者作學者官作官學禮曰帝入東學上  
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  
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如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  
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  
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  
禮以言之四學者東序尊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  
氣溫養故上親夏物盛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  
貴德冬時物藏於地唯象於天半見也故上爵也補  
天子之學與明堂同制故明堂爲辟雍爲序爲自  
太學者辟雍之中室也虞名學爲辟雍爲序爲自  
宗周人兼取之以名其四堂詩曰鑄京辟雍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謂辟雍居其中四堂學之東堂曰東序  
一曰東膠養國老在焉西堂曰西序學禮凡有道者  
有德者死則以此爲樂祖祭于辟雍故祭義云祀先賢  
于西學合於此上貴德之事也北堂曰北序學禮  
冬乃文王世子云冬讀書在堂上庠曰北序學禮  
均乃周學之正名故大司馬樂言掌成均之法五學  
先成均猶五宮先明堂矣易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  
而字宋木譌始如盧本改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  
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

而理道得矣成王學並正於三公也獨云太傅舉中  
漢書作治此五義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緝  
於下矣漢書新書並作學舊本云緝一作輯學成治  
就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書無及太子既冠成人  
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太子齒  
梗楚之威成王雖幼固與成人等且王既冠補荀子  
曰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虧減也宰膳夫也文王世  
子云公與族燕膳宰爲主人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  
膳宰監之經傳多通言也○司漢書作記虧漢書新  
書並作徹宋本又於虧上衍出徹字从太平御覽引  
此文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  
過則死過書而宰徹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  
不徹膳則死去御覽作其新書云天子有過史必  
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即死按此記似言史宰失其記  
職則以死爭於是進善之於堯置之令進善者立  
析羽曰於○於即旌字自太子有過至於是有誹謗  
有凡四十六字漢書並無下文兩有字亦無有誹謗  
之木堯設之使書政之德失也補古今注曰誹謗木  
交衢悉施焉如淳漢書音義曰舊亭傳形似枯樺大路  
步築土四方上有屋漢書音義曰舊亭傳形似枯樺大路  
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  
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桓表按桓和華聲相近遞轉  
門前亦爲和表因名和門是皆誹謗木之遺象有敢  
誅之鼓堯置之使誅者擊鼓之  
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達令司農云若今時上  
變事擊鼓亦其意也○白虎通義引此文云立進善



之旌縣誦詩之鼓夜誦詩賈誼云敢諫之鼓詩史誦  
木建招諫之鼓夜誦詩賈誼云敢諫之鼓詩史誦  
為字誤夜誦詩賈誼云敢諫之鼓詩史誦  
府采詩夜誦詩賈誼云敢諫之鼓詩史誦  
諫工樂人也詩官長誦詩賈誼云敢諫之鼓詩史誦  
夫進謀四字推注大夫云云似正釋此士傳民語  
句豈今本脫與然注亦有錯文不可解士傳民語  
傳春秋左傳所謂大夫是也民語傳所謂庶人謗  
聞君過失傳告大夫是也民語傳所謂庶人謗  
與智長故切而不攘以攘為指讓字曲禮曰左右攘  
辟不攘言受教不辭也○攘漢書新書並作嬖嬖  
後漢桓郁傳引禮記云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嬖嬖  
心成故中道若性中音訓並如從容中道之中是殷  
周所以長有道也○書無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  
暮夕月舊說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按公冠篇云以正  
月朔日迎日于東郊春秋莊公十八年春王三月日  
有食之穀梁傳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  
與顏籀曰朝日以朝夕月此言之朝日於朔夕月於望  
書無天所以明有別也漢書新書並作敬○春秋入  
子二字所以明有別也漢書新書並作敬○春秋入  
學生國老執醬而親饋之仲春舍菜合饗仲秋班學  
補國老三老也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  
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然此饋醬  
者食禮也漢書禮樂志曰三公設九卿正履天子親  
祖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祝饌在前祝饌在後  
所以明有孝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行中鸞和行  
車行也鸞和鈴也○步中采芡趨中肆夏節步又中  
中漢書新書並作也○步中采芡趨中肆夏節步又中  
璫璫互言之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周  
禮及玉纁曰行以肆夏趨以肆夏則於大寢之內奏  
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芡趨以肆夏與周禮文誤也○補燕禮記曰  
采芡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誤也○補燕禮記曰

實及庭奏肆夏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肆夏  
奏於門內以爾雅證之不當言趨周禮文是也采芡  
選詩篇名或以為齊夏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呂叔  
王說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舊本云  
芡一作齊按漢書所以明有度也儀也○於禽獸見其  
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血氣之類  
弗身踐○新書不食作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正於  
不忍見不嘗作不忍食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正於  
已○長食以禮謂俎豆傳列徹以樂於飲食之閒又  
官膳夫王卒食以樂徹于造魯詩傳曰天失度失禮  
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失度失禮  
樂之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  
是天子不得為非也○白虎通義引此文明堂之位  
曰篇此出彼文非今小戴記明堂位篇仁而好學多  
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  
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道慎御覽引  
誠立而敢斷言能忠誠自立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  
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  
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  
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  
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接給  
所問而給也史佚周太史尹佚也立道於前承於後  
置充於左列諫於右順名義也道者有疑則問故或  
謂之疑充者輔善故或謂之輔補將順其美曰充匡  
救其惡曰拂接讀為捷古今字也春秋經接舊左氏  
作捷舊盛德注云太史為左史內史為右史按國語  
訪于辛尹謂辛甲尹佚並周史也左傳以辛甲為太



史則尹佚內史矣周官內史掌贊王命諸侯故書故  
日作冊佚告。相去聲絮音潔聞下新書有而字  
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  
無過事補維持也虞書曰欽四鄰。自殷周之前以  
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漢書前作及秦不  
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得也。賈誼云所上  
得字之誤也。補得捕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  
獲也書曰罪人斯得。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胡  
故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亥始皇少子二世也。故  
漢書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三族也。補剗鼻曰剗  
日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故今日即位明日  
父族母族妻族盧君後注依如說。補夷滅也張晏  
射人。故下漢書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計者謂之  
有胡亥二字。專野孔氏所著書十六  
詆誣。昔伊尹諫夏桀桀笑曰子為詆言矣莊辛諫襄  
王襄王曰先生為楚國詆與是也。詆誣漢書  
新書並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補菅猶曰艾讀曰刈  
艾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導非其治故也鄙  
語曰不習為吏如視已事。觀前成事也古諺云前事  
今言俗語然也。補顏籀曰已事已往之事。漢書新  
書並導下有之者二字治作理語作諺如新書作而  
漢書作視。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殷周所以長久者  
已成事。其已事可知也然如不能從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  
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辭者是前車覆而  
後車必覆也。補顏籀曰亟急也車迹曰轍。知音智  
車又將夫存亡之敗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

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敗  
新書並作變盧本同以下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  
成也。心未疑謂未有所知時  
指則教之功也若夫服習積貫則左右已。漢書知  
無理字功作力。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  
長而成俗也。參數譯而不能相通行雖有死不能相  
為者教習然也。生而同聲及其長也重譯而曉之不  
其所行雖有死之可畏猶不相救為者皆教習使之  
然也。參宋本譌參從戴氏校本改漢書作累雖有  
作者雖不能作。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  
而不為去聲。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  
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孟  
日君正莫不正也君正而國定。書曰一人有慶萬民  
也。左右正漢書新書並不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  
賴之。萬漢書新書並作兆與今呂刑文同按淮南  
本輒改兆此時務也。解作此之謂也  
字未敢从此時務也。天子不論先聖  
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  
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  
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補畜養也閑  
論下有於字學上有天子二字末云古者齊太公職  
之天子無恩於父母。補新書作不  
於大臣。無一作輕  
御覽作折通解作刑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  
新書云不忠於刑獄。



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  
不強於行○誠御賜與侈於近臣鄰愛於疏遠卑賤  
補言賜近臣則濫賜遠臣則吝不知匪類之式也鄰  
讀若孟氏易以往往避古字假借以適為吝又轉為鄰  
子張問入官曰雖行必鄰○新不能懲忿窒慾勝言不  
書近臣上有左右二字鄰作吝不能懲忿窒慾勝言不  
情易曰君子不從太師之言凡是其屬太傅之任也  
以懲忿窒慾不從太師之言凡是其屬太傅之任也  
○其宋本譌之从朱本改新書不從上有大行大天  
禮大義大道八字言作教末云古者魯周公職之天  
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補處位坐也○此下新書有  
不法不古○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聲有準乃中律補  
十五字○進退節度無禮節度或為即席○新書云  
出曰聲○進退節度無禮節度或為即席○新書云  
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安  
字誤新書云趨行不得為走色不比順○此音協隱  
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得為走色不比順○此音協隱  
琴瑟隱慢其雅器且容衰也○瑟上新書有肆字凡  
此其屬太保之任也○燕召公職之天子宴膳其學  
少師與天子宴者也○瞻左右之習反其師習不順  
字誤新書云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習不順  
於師也補朱子曰學記所謂燕荅遠方諸侯不知文  
朋逆其師者也○反新書作詭荅遠方諸侯不知文  
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補辭若親禮曰  
予一人嘉之是其類也已諾猶然諾也緩應曰諾急  
應曰唯○新書侯下有遇貴大人四字正作適應下  
通解有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傳宋本譌傳從通解  
對字○及元本改新書作博誦  
下字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新書云古天子居處  
之字○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  
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御

器用縱上下雜采不以章○器於朱紫不以典章補上  
器也○正色裳間色○縱字衍戴氏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  
校本刪新書作雜采從美○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  
集讓不以節○補集當為譙字形之誤古讀集或亦如  
也忿怒非義則譙譙無節說喜非義凡此其屬少傅  
則賦與無節○說喜悅集新書作嘯凡此其屬少傅  
之任也○凡此新書有少傅小禮小天子宴私安  
如易書○自放縱也○易去聲新樂而湛樂也飲酒而醉  
食肉而餒○過其性也○私安所易新樂而湛樂也飲酒而醉  
補若云強飲強飢而憊○食而飽而強強猶  
食○強上聲強飢而憊○食而飽而強強猶  
本賜通解改補文亦寢而莫宿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  
後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天子自為開門  
戶○補昔應門晏析則歌關雖以調焉故師保所謹至  
戶於門戶啟閉見纖悉之必周也○新書作尚自為  
取玩好○書有取上新自執器皿者不親小事○亟顧  
環面○環也○亟顧反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  
保之任也○亟顧反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  
字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誦○凡雅  
禮不同樂各有秩荷從所好亂其大聲樂之失任在  
太史者樂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也○補  
爾雅曰徒歌謂之謠古以謠為頌字逸詩曰勅爾衆  
工奏爾悲謠樂序若升歌笙閒之等處君附會樂責  
大史之義謬也新書云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記文  
脫耳○號平聲新書號上有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  
瑟之會十二字逆宋本謬送通解及盧本不知日月  
作迭今據後所求聲音非禮樂句注校改不知日月  
之時節○補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者也昔殷  
之衰也亡其甲子內史向擊去之



王之諱與大國之忌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王所道方慝○新不知風雨雷電之書凡此其屬太史書作國之大忌○篇末云凡二章新別然今本不

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據易說言也○補春秋之元詩之關睢禮之冠婚

易之乾○皆慎始敬終云爾元者氣之始也夫婦化

乾○物之始也獲麟春秋終也頌者詩之終也吉禮言人道當謹始而貴終也○漢隸素誠繁成○新書書寫坤皆為○象坤卦三畫中斷素誠繁成○無誠繁二字按繁素之誤而衍也誠成之誤而衍也古書往往有似此者錄校釋家鉛黃乙之後人轉寫遂兩存其本不謹為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復識別

○補軒孔氏所著書十六

上

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姪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三族父族母族妻族○新書娶作婚通解妻作婦無嫁女二字義上朱本有仁字慈孝御覽引此文

孝愛故曰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

將傷天下謂居號斯言補商臣鑑目食我豺聲不慎其始必禍其終也○此古諺母與等為韻

下與虎為韻下古讀如母古讀如故曰素成補素平如每廣韻十五海有等字多改反

子賢否慎之於母胎教之道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是平日預成之也

之宗廟以為後世戒斯王業隆替之所由也當重而補娶妻擇婦既有素成之道矣及其既妊復有胎教之道下引青史記文即古玉板所書也板方也編之

日策不編曰方聘禮記曰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凡國之大事皆著於板逸書周公陳大聚

之法治而銘之金板太公有金板六發用玉之意重亦同焉金匱書所謂金縢之匱也鄭君說凡藏祕書以金縢其表青史氏之記曰志青史子五十七篇古文

史官記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寢室寢室次郊

寢也亦曰側室自王后已下有子月震女史皆以金環止御王后比七月就寢室夫人婦嬪即三月就其側室皆開房而處也王后以七月為節者君聽天下之內政自諸侯已下妻同之也○新書教下有之道二字腹作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

右太師警者宗伯之屬下大夫太宰膳夫也豕宰之屬上士二人言太宰因諸侯之稱也樂為陽故在左飲食為陰故在右升所以斟酒所以斟酒者節不為風雨暴漢書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是以用銅也云升所以斟酒者節不為風雨暴注曰勺為升所以用銅也然則持升者非君士冠禮○師宋本為史所以通解改升盧本依新書作斗古字

○補軒孔氏所著書十六

上

早子相似新書寫誤耳此下新書有太卜持著比及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十九字

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繼瑟而稱不習謂逆序若淫聲補瑟瑟於襄日繼○所求滋味者新書此作此無及字繼瑟作撫樂

非正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謂非不時繼瑟倚升示不用○新書無者太子生而泣太

字倚升作荷斗而言作而不取煎調

師吹銅曰聲中某律貴中月管補官人篇曰心氣躁聲溫好故泣聲剛柔清濁以律辨之知其性術焉古者樂官吹軍聲以詔吉凶鼓琴瑟以奠世繫至漢猶

傳吹律定姓之法聲太宰曰滋味上某春上某時味補音之理微乎微矣

冬上鹹然后卜名上無取於天禮曰不以日月  
下無取於墜謂神州及社稷補曲禮中無取於名山



通谷補曲禮曰不以山川無拂於鄉俗言不苟易於鄉俗也。○新書無並作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謂避後。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小節謂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補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郊西郊也辟雍在西郊故詩言西雍公宮南之左則師保之學也此天子諸侯同之舊說天子小學在外則師保之學也此天子諸侯同之舊說○古者下通解有王子二字非注虎門一作庠門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為鸞在軾為和補乘車一轅長六尺六寸以駕服馬者謂之衡車前板謂之軾古者車皆立乘道達所尊敬則俯憑其軾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魯詩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並與此記同毛詩傳云在軾曰和在軾曰鸞鄭君說乘車置鸞於衡田車置鸞於軾五馬動而鸞鳴鸞經異義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補禮有五御矣○聲上御覽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引此文有其字

上有慈衡下有雙璜衡牙衡平也半壁曰璜衡在中牙在傍補慈玉青色者禮再命駟衡三命慈衡鄭君玉藻注云衡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似衡牙一玉耳皇侃說衡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與虛義同也三禮舊圖曰衡長五寸博一寸璜徑二寸衡牙長三寸○慈宋木譌雙从通解改

玼珠以納其閒納於衡璜牙之閒玼亦作璼補說聲者。○納珣珣以維之總曰玼珠而赤者曰珣白者新書作約珣珣以維之曰珣或曰珣美玉珣石次玉雜言珣珣即珣珣非也衡璜牙珣珣之大名其中仍難貴他玉故詩云佩玉璣珣又云貽我佩玖皆雜珣也

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補步環尚圓若般避時也揖小俯揚小仰。○還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音旋舊本云云揖一作厭補說車有蓋乘車無蓋失之也周官道右王下則以蓋從道車亦有蓋明五路同二十八標以象列星標蓋弓也屋上標謂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補軾車底也老子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言視輪也車為月補鈴此中車教之道也車中宗伯之事也。○車新書作輿無中字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冒胎教之謂也太任孕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胎教之謂也聲口不起惡言故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也古者婦人孕之禮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蹀足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謂詩道正事如此則形容端心平正才過人矣任子之時必慎所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補舉禮曰文選西京賦注引此文云獨坐不倨笑而不喧四子文選西京賦注引此文云獨坐不倨成王生仁者養之謂乳孝者繼之謂保四賢傍之謂母及子師種內則曰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此前無事不往



有與計謝諸公也。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泰山而

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猶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

練也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報告之

報天附梁甫之高厚以報地以厚為德故增太山之高以

地若高者加高而厚者增厚矣尚書中侯曰昔者聖

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禮緯曰刑法格藏世作

頌聲封於泰山考績柴燎禪於梁甫冠石紀號英炳

義職功平世教白虎通又曰王始起日月尚紀號英炳

未宜獄訟未息近不治遠不安故太平巡狩也案古

受命之君太平然後行巡狩封禪之事者諒有義也

故管夷吾記凡封禪之君七十二家至於三代唯夏

禹殷湯用成王而已其封山之處要於岱宗易者其

別以云釋其故何也以其封山之處要於岱宗易者其

於泰山之陰為壇而祭天也禪謂除地於梁甫之陰

為壇以祭地也變壇為禪神之地也補封禪者帝王巡

守之事書曰封十有二山禮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即

此也且其名始見於管子則三代固有之但不若漢

世方士神奇之說耳梁甫泰山旁小山疑即新甫地

管子云成王禪社首此云禪梁甫傳聞之異練昔者

擇也。猶新書作由古字通用王新書作立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

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於越諫外結怨於諸侯無德

能百姓故終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黎

之宮厲公之有驕陵之會而驕暴無道及遊於匠黎氏

殺三月而死也。殺音弑古殺同諸侯百姓不哀

上亦為殺黎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簡公以弑於檀

新書作麗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簡公以弑於檀

履臺名也簡公悼公之子齊侯王也威王陳敬仲之

後田常之六世孫田和之孫也田常弑簡公至和為

齊侯其孫號稱王強大於天下。盧氏云檀字下舊

刻一有泰字四小字泰乃臺字之誤注釋檀臺名也

木仍增一臺字於正文並誤穆公以秦顯名尊號二

世以刺於望夷之宮穆公秦伯任好也德公之少子

穆公自岐之閒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

戎望夷宮在長陵西北平諸侯畢賀顯名尊號謂此

也望夷宮在長陵西北平諸侯畢賀顯名尊號謂此

北夷二世嘗夢白虎其左驂殺之心不樂乃問占

夢者卜言涇水為祟二世就望夷之宮而祠焉趙高

為丞相樂將士卒殺之望夷宮之事而責之趙懼誅遂使

其壻閼樂將士卒殺之望夷宮之事而責之趙懼誅遂使

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王謂夏殷故成王處繼抱

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弑沙邱任

李兌也立武靈王肅侯之子趙武王也舍其太子章而

趙之於沙邱終餓於沙宮也沙邱今在齊桓公得管仲

九合諸侯注曰屬亦會也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

會于北杏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會于復會于鄆魯莊十三年

年會于榘十三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一匡天下陽穀之會

于首止九年會于葵丘凡九也再為義王陽穀與召

下者指言召陵之役尊周怙天再為義王陽穀與召

首止尊世子葵丘尊周公再明王義也召陵首止失

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為天下笑一人之身

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葬之為言藏也管仲死桓

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傳之公子而諸子並爭國

亂無主桓公屍在林積六十七日十二月乙亥其子

而後葬矣。禮豎刁即寺人貂狄牙即易牙故魏有公



子無忌而削地復得公子無忌信陵君也時魏地多秦昭王卒三十年信陵君率五趙得藺相如而秦不敢出秦完壁而趙惠文王之相也嘗以和氏之璧使於衛是以秦人憚焉故曰趙有藺相如強秦王為趙王擊敗關兵隕陘○新書得作任秦下有兵字安陵任周贍而國人獨立諸記多為唐雖又賈子胎教與此隔陵君獨以五十里國存者周贍唐雖之力稱周形近唐贍形近雖並轉寫之誤安陵魏所封小國也戰國策云安陵君使唐雎使於秦秦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對曰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昭王為國慮敗於柏莒而越在草莽包胥葉走請救於秦遂得甲車千乘步卒十萬王反復虎以車五百乘救楚大敗夫繁王于沂此云千乘及海上並依淮南子為說也齊有田單襄王得其國襄王之子法章也初齊之敗楚使淖齒將兵殺齊因相閔王淖齒遂殺閔王其子法章變易姓名為莒太史家庸齒去莒中齊亡臣相聚求閔王之子欲立之於是莒人共立法章為襄王也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曰王既立在於莒也襄王五年而田單以即墨之師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地盡復屬齊封田單為安平君由是觀之無賢佐俊士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元本無佐字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昔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之者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文王出羈里求以洛西之地請除

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補呂氏春秋曰紂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湯當出田見野張網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而祝曰欲至矣乃及禽獸於是朝商者三十國二垂謂天地之際言通感處遠淮南子曰文王砥德脩政二垂至越王不頽舊冢而吳人服蓋句踐也補蓋句踐脩政衛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非不積舊冢之義矣是以鮮克有終詩人戒焉○冢宋本譌冢家元本以其前為慎於人也皆得民心也○新書前作改多通用易君子以順德九師為慎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從其類也故詩有伐木之歌易有拔茅之喻也○新書異上有處字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讎也乾時之役公中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垂拱言無所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也○齊在魯北叔字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彌當聲誤為迷也因言賢者史鮪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言死於今治喪於北堂補房中半以北曰北堂禮死於適室小於西階上今將殯也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側階示不以禮也



此于囚箕子乃東伐紂故大誓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唯劉歆三統歷以爲

公知之故興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



見於本紀樂記云太公者夫聖人之於當世存者乎  
公共之也○與新書作國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  
其不失可知也○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  
可知矣文視此為備此篇上章言宗社之本在於太  
子貴賤簡左右以導習之雖為貳君猶有所尊雖為  
天子猶有拂士是殷周所由久安久治也下章中言教  
太子者必慎之於始端之於聖賢乃能終底之  
以震風之禮而又臨以師保佐以聖賢乃能終底之  
平歷過其卜故上陳三代以聖賢乃能終底之  
之迷未有不得賢而昌失賢而亡者繫之傳職以為  
帝王之極範儲嗣之炳戒劉向稱賈生通達國體雖  
古之伊管未能  
遠過豈不諒哉

凡二章 新別 凡三千五百五十四字 今少四百十四字

東軒孔氏所著書十六

主

大戴禮記補注卷之四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計其失求其過省其身彊其所不能

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補學如

日不足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音避

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

子學必由其業故業必請之問必以其序問而不

決承閒觀色而復之復白也雖不說亦不彊爭也

雖不說未解不彊爭補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

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補習者溫故

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貴不

能而讓於人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五者謂患其不

能行能於人君子博學而辱守之辱小貌微言而篤行之

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欲誦於行君子終身守此悒

悒悒悒憂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數猶促速

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非法不言言則

不行行則為人安之○注安疑守字之誤君子終身守此憚憚憚憚憂

子不絕小不殄微也殄亦行自微也不微人補自卑

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補屈原曰不吾

余情其信芳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勿勿猶勉勉君子禍

信芳○勿勿猶勉勉君子禍



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  
及已也論語曰見善如不及見是故君子疑以終身  
疑善之不及也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誦嗜慾思  
恥忿怒思患朝忿忘身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  
慮勝氣血氣勝則害身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  
言之貴其可言之必思復之論語曰信近於思復之  
必思無悔言思唯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  
以言人信其行從之以復乾易曰終日乾復宜其類云  
宜爾室家類宜其年詩云樂只君子亦可謂外內合矣  
樂爾妻孥君子之言者以其言之必從而行之也人信  
君子之行其言者以其言之必從而行之也人信  
類也久而驗之至於積年所行無君子疑則不言未  
弗類者可謂外內合一無虛假矣君子疑則不言未  
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擇其易行者告之  
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止於顯與流言  
止於禍之所由生自熾熾也是故君子風絕之熾熾  
也風早也金人之銘曰涓涓不壅君子已善亦樂人  
終爲江河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君子已善亦樂人  
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  
補不引人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不促速之恐  
以自解促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  
促補謂改也尋下云補則不改似飾其美而不  
補也此注改字誤戴氏校本作謂文也飾其美而不  
伐也顏淵曰願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人

以惡不疑人以不信謂不億不不說人之過說解說  
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爲之辭說則彼將無意  
於改是成人之過矣故君子不爲也不揚人之過厚  
也不說人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爾雅存存皆察  
也察人往行來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  
與之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德不見其一莫其  
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言器之  
冀人爲善之心無窮然其人止有君子不絕人之歡  
小德一善者亦不責難求備也君子不絕人之歡  
不盡人之禮通飲食之饋序其歡也來者不豫往者  
不慎也慎故於物來者不猶豫往者無所慎豫謂  
也事已往者無所繫戀不必期於遂去之不謗去之  
成之君子之接物因境順應云爾去之不謗去之  
就之不賂往也亦可謂忠矣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  
舒遜而不詔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徑行夷  
亦可謂知矣舊本云知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  
不犯其禁諱國諱禁國禁故獻子不服華色之服  
服法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  
寧句倨猶慢也句以喻敬補此以數術喻倨言過句  
倨句今日鈍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  
銳句音鈞在九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君子亂言而弗殖絕  
之而神言弗致也怪力亂神道遠日益云衆信弗  
疑道遠日益積習之也不主謂僉議所靈言弗與補  
主道遠日益積習之也不主謂僉議所靈言弗與補



言靈異之人言不信不和不合忠信之道君子不  
唱流言不折辭言不苟折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  
主行必有法依前言親人必有方方猶常也多知而無親  
無所親行補知所知也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  
言汎愛衆而不能親仁補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補多  
言而慎焉多言者謂時事煩殺博學而無行進給而  
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倥者君子不與也倥塞也言  
徑爲儉又太過塞於下也。倥徑字史記上夸而  
林賦徑段赴險字亦从人倥音望高安本作倥夸而  
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  
無守亟數也數自達而無所守亟急也 好名而無  
體無容忿怒而爲惡不以爲惡或曰無惡而足恭而  
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補足恭便辟爲恭也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補篤難也嗜酒好  
謳歌者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無可望也尚書  
帝之游天下也五十已下非燕社不耽遊飲唯六十  
已上遊飲也補酒一宿燕者口酣或謂之鷄鳴酒  
居商安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  
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  
從事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不畏其神朝廷而不恭則  
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即無藝矣五  
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終可知○宋本脫則七十

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言其過不大也勉  
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  
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  
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倦傾病人行而不能  
遂恥也謂不能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音預弗知而  
不問焉固也固專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補  
之欲其生惡之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  
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文飾其辭也無益而厚受  
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厚受  
厚人言不善而不違色順近於說其言說古通以  
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危也言危殆於以身近之  
殆於身之矣危殆於身補此解失之殆幾也悅之  
言善而色蕙焉近於不說其言補蕙不悅釋之不說  
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  
殆當字誤爲近補不悅善言則亦幾於以身近不善  
矣其去身爲不善者亦幾矣補深言樂善之當速  
建惡之當嚴也。宋本注作近當字誤爲遠此於  
諸家注體宜云近字誤當爲遠唯盧君友例先出所  
破字下爲某者本經字也補後故目者心之浮也言  
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心行見於言目也  
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謂心目也故曰聽其言也  
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流謂部



術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補復如言可觀其所愛也復也之復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愾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愾亂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文王曰省其喪觀其貞良也○貞也上宋本脫其字从朱本增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宋本勤元本改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無奈形色也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其心不補言君子之屏去不善無所勉太上樂善太上德之其次安之其德之次者其下亦能自彊其德之次者身不為太上謂五帝其大謂三王其下謂五霸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仁者樂道上者率智者利道次者利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此彊讀屈彊之彊太上不生惡無為過其次而能夙絕之也有意而隨絕之字其下復而能改也既為而能改之補復貳也夙絕過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鄂鄂辨屬也論語曰其言之不作其後為非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罪矣勉从元本改是故君子為小由為大也常思正也○由居由仕也故曰父臣民也備則未為備也而勿慮存焉也補推

家而致之國事有小人有人有眾寡其道亦未備也然能齊其家而國有勿慮難治之理存乎此矣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承嗣謂家子也補承承也春秋左傳曰視之臣則私臣自所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補宮室謂家人也○所予之子是故為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東大補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且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父父治諸侯日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且思其官職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且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補福唯人宜其慎也是以易有履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於面使而勿貌也勞徠之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懽懽朋友切切論語曰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補所疏親尚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凡一千七百六十字

今多二  
十七字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補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

不履危敬父母之遺體故庫亦弗憑補庫卑也弗憑

指凡居上不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死且

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

已補不以橫逆加人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

以聽命也補其常也春秋左傳出門而使不以或為父母憂也

不為事或貽補其常也春秋左傳出門而使不以或為父母憂也

忘其親也也身者親之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

敢自專也補使人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故曰三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補無改者三年之內常若又能

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使敬其君子之

孝也以正致諫謂卿大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補言以德

有失德亦致諫謂卿大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補言以德

不以曲從為孝謂卿大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補言以德

言養以甘美自謂卿大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補言以德

食其惡者也謂卿大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補言以德

不臣三謂卿大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補言以德

老崇孝故孝子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子宋本謂

之从高死則哀以莅焉臨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

成於孝子也

凡二百三十四字 今補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有忠與禮故為

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

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

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

臣者也不可以己能而責人之不能況故與父言言

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

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士相見禮曰與君言

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父兄與眾

言言慈祥與在官者言言忠信也今儀禮文慈祥

上亦有忠信字義難公集說據此注以為衍也

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

而安之微諫不倦補微諫幾諫也聽從而不怠懽欣

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豈小

已哉乃犬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補不入不得乎親

莊也嚴威儼恪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

移味欲隨所居處溫愉和氣愉色著心於此濟其志

也補此者如上所言也居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補此言微

其言入宋本謂人不可入也吾辭其罪補諫若不

從戴氏校本改下同



辭說使親若無罪然所謂子為父隱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七子自責在過之辭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小雅小菟之四章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種解詩之言所生者謂父母也是故未有君而忠使父母有可恥之行所謂無忝也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臣為能孝弟弟亦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思不恥其兄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種孝終於事君弟弟終於事長凡三章新別凡三百二十四字今多二字疑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種不其下能養尊親公明儀不辱公明儀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凡言與事親未意則先善舉於道元本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種直猶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種小戴作父母曰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種信呂氏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敢不敬乎種鄭君曰遂猶成也

作親按小戴作親按小戴故烹熟鮮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本云鮮一作羹按小戴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種小戴無皆字焉民之本教曰孝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其行之曰養謂致衣食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以忠禮安可能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種小戴謂能終也謂能卒也舊本云慎一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種古文仁義之義本作誼凡小學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種於事各有條理之謂禮故禮者體也墨子經說曰體分於兼也若二之一正之端也種小戴呂氏春秋並反此作種春秋作逆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種小戴大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種小戴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種九夷八蠻七戎六狄猶平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大雅文王有孝有三大孝不匱種云孝子不匱中孝聲之六章也種永錫爾類也用勞種勞猶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者之孝



德教加於百姓形於四海博施之謂也尊仁安義可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備物之謂也尊仁安義可  
謂用勞矣補大夫之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補庶人之孝  
小戴有思字愛朱本謂受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  
怨戴作喜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當柔聲父母既歿以  
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哀謂服之三年祀謂春  
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此二字數月不出  
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  
有憂色何也戴作傷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小  
戴此句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  
所養人為大矣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之可謂孝矣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也不虧其體戴下  
有不辱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戴下  
其身句補小爾雅曰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字本从足圭  
聲亦或為頭以唐韻言之秋通之陰聲即轉入紙聲  
也小戴之作而忘下有孝字今予忘夫孝之道  
氏春秋云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  
矣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  
言不敢忘父母君子三字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  
道而不徑不由徑也舟而不游補行水上曰游不敢以  
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殆危也補孝行覽云曾子曰  
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一出言  
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

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於己今小戴作反於  
身唐定本反亦為及然後不辱其身不愛其親則可  
謂孝矣字則字愛作羞  
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  
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夫子孔子小戴草作  
凡三章新別凡六百五十五字今多二十八字按  
字小戴原在此之謂也下疑大戴舊本脫此章故  
未計入字數後人從別本校補遂附之篇末不與  
前文相屬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單居離曾子  
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  
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且俯從所行而思諫道也  
致之者立孝云不可入也吾辭其從而不諫非孝也  
罪義相備也中去聲篇內皆同從而不諫非孝也  
同父母之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徒以義諫而行不從  
非不匡諫也雖臣之於君亦務引諸當道非徒  
自沽直而已故春秋賢曹羈以為能順諫也孝子之  
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內則  
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由己為  
起孝說則復諫補達善以善言達於親也  
無咎則寧諫由己為賢人作亂謂爭辨賢與無咎  
於道使無大咎則可以安也將責難善孝子無私  
使其親由己而為賢人則失無犯之義孝子無私  
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



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齊謂祭祀言時訊問也必齊色嚴敬其色○上齊音齋此齊如字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為人父之事○禮莊子曰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已望也○謂儀象也解作尊視兄事之不遺其言奉其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猶隱之○補如中養之也養不中之養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補越過也言以能賢加其兄一日越謂視若越人亦疏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爾冠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正以使之弟道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且以兄誦事兄之道若禮敬之不可然後舍之矣屈事兄之道然猶不變則怒罰之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言大者得自由也補自亦由也言禮貴由其大者不謂能由其小者與謂也飲食以齒幼以長力事不讓辱事補不齒補不自以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觴器也實之益蓋之總名也豆醬器以木曰豆以瓦曰登補觚實二升豆實倍之言不醉者亦謂以豆盛酒考工記曰飲一和歌而不哀故君子哭則不歌歌則不哀夫弟者此三字當在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補曲禮曰飲食以齒之上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補曲禮曰並坐不橫肘又曰先生書策琴瑟在前趨翔周旋俛仰從命補行而張補言勞不見於顏色補言勞未成於弟也補言勞

補禮不與小之自以上諸事皆之小者故未成於弟之道也凡三百六十一字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卷之五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  
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  
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  
道而彊立之衡橫也○夫行則行謂行去聲天下無道故若也且自如  
若猶言言為法吏所收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言為法吏所收  
如故言為法吏所收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言為法吏所收  
人也言為法吏所收淮南子曰求不孝故君子不貴與道之士而貴  
不悌戮暴傲悍而爵之故君子不貴與道之士而貴  
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與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  
也若由貧賤與道者與富貴吾恐其贏驕也夫有恥  
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或猶  
也或猶富貴不淫或要譽也貧賤不憚或慢人也恥不以  
道然後貧富無易志○與平聲廉宋本譌贏从高安  
改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于廝陰可謂  
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中庸曰莫見於隱莫顯於  
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廝  
字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廸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  
之聞也守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凡殺有時  
能愛物則不能仁民不仁於民禮也使民不時失國吾信  
者亦將不仁於親也○當去聲禮也蓮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  
之矣補皆以蓮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  
黑古說云言扶化之者衆補善惡無常唯人所習故魯詩于鹿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  
赤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

援之彼先則推之補前者引後者後者推前者故曰  
傳莫為之前雖美不彰莫為之後雖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  
非水不流補各從君子之為弟也行則為人負分重  
班白不任弟其類也無席則寢其趾寢猶止也言裁自容也  
達於道路也補寢於尊者之席末猶所云坐補寢於尊者之席末猶使之為夫人則否夫人行無禮也○古  
於足補寢於尊者之席末猶無賈無賈○賈音古也在田無野田無廬也○野行無據旅  
守直道無所私補據安也旅逆旅苟若此則夫杖可  
也言行無常舍補據安也旅逆旅苟若此則夫杖可  
因篤焉言行如此則其所杖者富以苟不如貧以譽  
貧則常也言行如此則其所杖者富以苟不如貧以譽  
義不可無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見危致命辱可避避  
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補不苟免也  
說春秋齊頃公不死於父母之讎不與同生生辱之  
也曲禮曰父之讎不與聚國禮弓曰昆弟之  
讎弗與同戴天兄弟之讎不與聚國禮弓曰昆弟之  
其從父兄弟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曲禮曰朋友之  
同師曰朋同執曰友其下有相見相問相揖相補  
趨親疎異焉君子皆謂面朋面友不讎其讎也族人  
之讎不與聚鄰族人者謂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  
教如無言珍寶深藏若虛  
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為達矣曾子曰  
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  
則補比親也道雖險而行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  
恥不知而又不問好責於人而不知自反也補病病  
也補病病下人不知事賢



曰慮以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

已矣是謂窮民也補重言惑

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補無相曾子曰

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補友無知焉謂之主補主

之而已補若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

之外皆為兄弟補患無兄弟也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

庸孰能親汝乎補庸用也孰誰也

凡三章新別凡五百七十字今少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

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

功退之何守問君子進退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

言有二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謂其

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

仁謂其守也懷宋本為博又以注則君子之義也

其功守之義也此注舊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

亦誤入正文今校改亦誤入正文今校改

自知也之知大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人

不仁不足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

者也與我等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

賢於我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補求寵愛也不比譽而

取食不校名譽以求祿也直行而取禮行正則

比說而取友言脩己以事人有說我則願也莫我

說苟吾自說也說讀為悅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

於賤勿勿戴氏無憚憚於不聞憚憚憂布衣不完

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補上尚也蔬元

一作知我吾無所訴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

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補宛仁之見

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

則君子弗為也小人在朝多逐害於仁智者君子之

氏校本戴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

曰仁謂發施言行於君之前實善而君雖諫不受必

忠曰智猶忠誠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債衡橫

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手足即四支說者申慙慙耳

也注二十一字宋本為博又以注則君子之義也

天下之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

貴則仁為貴也舊本云一作君子天下之為仁則

富也天下之為貴也以仁為尊也天下之為富則以仁為

有之人徒之眾則得而使之舜唯仁得之也是故君

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補君子未嘗說富貴也為

唯以仁為貴也此語者猶祿在其中之意

唯以仁為貴也此語者猶祿在其中之意

唯以仁為貴也此語者猶祿在其中之意

唯以仁為貴也此語者猶祿在其中之意



成名於天下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初無父母後交讓國遂退北海之濱而終死於首陽

言君子雖不富貴亦勉於仁以足上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閒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為文章行為

表綴於天下種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中其南王屋濟水所出故云河濟之閒表綴言為人準望也凡樹泉以著位曰表舞列之表曰綴○表宋本譌喪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且就業夕而自省以致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殺宋本譌役

凡四百八十字今少一字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

衡言不革

衡平也言不苟合也○補革改也平言不危言也然亦無改其所守故君子而介

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補不

以爲賢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及郊問禁請命而入入從盧本改注六字舊不避患而出危邑師敗不

○朱本避譌通邑譌則秉德之士不調矣故君子不調富貴以為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補乘陵也凡

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相助也○長上聲相去聲爾爾寇盜則吾與

盧補人有與寇盜親國有道則突若入焉詩云鸛鳴晨風鬱彼北林也○突字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大鳥奮翼而去也如此

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義宜補有世猶言有時也義者哉當為禍哉之義與仁者

殆對仁者殆恭者不入殆危也○仁上宋本衍曰字从受也○仁上宋本衍曰字从

大與慎者不見使補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邇近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聚橡

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藜藿藿豆補

凡二百二十八字今補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疾病

疾病困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元華其子補

病曾元曾申坐於足據申字子曾子曰微乎吾無夫

西則華字當作申形似故誤耳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

補微乎歎辭顏氏子淵也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

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鷂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

龜鼉以淵為淺而蹙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

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也○曾大典作增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重也蹙縮也

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

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補古者謂父母為親戚

為故人人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



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有老宋本謂者老可  
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  
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補六十日者言  
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  
本謂之有聞矣知身是言行之君子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  
之志而已矣○董仲舒對策引與君子游苾乎如入  
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久宋與小人游  
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離騷曰  
與而失香也○貸音黃文選辨命論注引此文作是  
臭肆宋本作次次大與改辨命論注亦為肆字  
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辨命論注就與君子游如長  
日加益而不自知也○如日之長雖日加與小人游如  
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  
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者矣言未見好  
受如飭疾子也補子疾新愈冀其能食而又飭之有  
節如善誘人者諷之不倦而又必以漸也○食音飭  
字下宋本脫者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  
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謂擇善而改非也補與  
也  
凡三百八十五字 今補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  
曰離而聞之云乎而猶汝也汝單居離曰弟子不察  
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  
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謂方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  
曰方屬地四屬天天圓地方也淮南子曰天之圓不  
中規地之方不中矩白虎通曰天圓地方也天之圓不  
謂植物易文曰方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是  
也圓形動故動物象之方體靜故植物象之如誠天  
凡圓環面三方周而四為是為天地奇偶之數如誠天  
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掇也補渾天之象天地皆  
地止於內水繞地而流人附地而行雖自北極至於  
南極首恆戴天之足恆履地如蟻行案底初不知有側  
立之時倒懸之患世入據齊州為地平指所未見者  
為地此拘墟之識耳昔者黃帝問於岐伯曰地之  
為下否乎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大氣舉之  
然則地圓之理古聖發之矣蓋天家言天如倚笠地  
法覆槃按荀子云繫圓而水圓孟方而且來吾語汝  
水方知槃者圓器是亦說地為圓形也  
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非形也補呂  
氏春秋曰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  
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  
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方曰幽而圓曰明而方者陰義  
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幽而圓曰明而方者陰義  
天地也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景古通以爲影  
也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內景者陰字外景者陽道  
火氣陽也○而金水內景金質陰也補荀子曰吐氣  
宋本脫此注而金水內景濁明外景清明內景吐氣  
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化體生陽之  
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神為



為魄魄魄陰陽之精有生之本也及其死也魂氣上  
 升於天為神體魄下降於地為鬼各反其所自出也  
 者上宋本脫而禮樂仁義之祖也樂由陽來禮由  
陰作仁近樂義  
 近禮故陰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從其  
 所則靜矣從宋本諤靜  
从高安本改偏則風謂氣  
勝負俱則雷交則  
 電自仲春至仲秋陰  
陽交泰故雷電也亂則霧補爾雅曰天氣下地不  
應曰雲地氣發天不應  
 曰和則雨偏則風而和則雨此謂一時之  
霧和則雨氣也至若春多雨則時所宜也陽氣勝則  
 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電陰之  
 專氣為霰霰電者一氣之化也陽氣在雨溫暖如湯  
陰氣薄之不相入轉  
 而為雹陰氣在雨凝滯為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  
 為霰故春秋穀梁說曰電者陰脅陽之象霰者陽脅  
 陰之符也補易中孚傳曰降陽為風降陰為雨昇氣  
上降氣微是故陽還其風必暴陰還其雨亦暴降陽  
 下迎陰起合和而陽氣自上薄之則為雷陰陽和合  
 其電耀耀也其光長而雷殷殷也溫為尊寒為卑故  
 尊見卑益自尊卑見尊益自卑則寒溫決絕矣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  
 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  
 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言陰陽所生者舉  
其多也補動物皆  
 天之所生天氣又自分陰分陽毛羽外見故陽介鱗水伏故陰也唯人為倮旬而後  
 生也倮旬謂無毛  
羽與鱗介也陰陽之精也人受陰陽純粹之精  
有生之貴也凡倮蟲  
 則亦兼陰陽氣而生也補人倮旬而生謂之倮蟲五  
方之民殊形異性故云倮蟲之屬三百六十而聖人  
 為之長月令注以虎豹之類淺毛者皆為倮蟲廣森所疑毛蟲之精者曰鱗羽蟲  
 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  
 蟲之精者曰聖人龜龍鱗鳳  
所謂四靈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

兆此皆陰陽之際也龍為陰風火為陽陰陽會也  
子日龜生于水發之于火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  
白虎通義曰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兆下大典  
多鳳非梧不棲麟非藪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謂  
不止二句際元本作會  
之瑞補役使也聖人以四靈為畜也古春秋左氏說  
龍為木鳳為火麟為土白虎為金神龜為水王者脩  
其母則致其子故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  
虎擾言從義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出龍  
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役字  
宋本倒在聖人上从元本改是故聖人為天地主  
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  
鬼神百神也因外祀  
主祭  
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  
之順逆謂之歷  
審十二月分數於昏旦定辰宿  
之中見與伏以驗時節之僊否  
截十  
二管以索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  
八音八卦之  
音以律定八  
風之高下清濁而准配金石絲竹也  
補  
索求也管短  
則音上而清管長則音下而濁  
八卦之音乾為石坎  
為革艮為匏震為竹巽為木離為絲坤為  
土兌為金也。索宋本謂宗从高安本改  
律居陰而  
治陽  
因地  
歷居陽而治陰  
因天  
律歷迭相治也其間  
不容髮  
歷以治時律以候氣其致一也  
補  
聖人立五  
禮以為民望  
五禮其別三十六  
制五衰以別親疏  
補  
服謂之五衰衰差  
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  
致樂以合  
也所以衰分親屬  
察猶別也  
補  
樂以養陽食以養  
五味之調以察民情  
陰凡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  
入肺鹹入腎五味失調則各偏  
正五色之位  
補  
位青  
一藏故五情之發亦不得其正  
正五色之位  
補  
位青  
於南白於西黑  
成五穀之名  
五穀黍稷麻麥菽也  
補  
於北黃位中焉  
成五穀之名  
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  
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注依此文也  
序五牲之先後  
鄭君說豫州穀宜五種有稻無麻



貴賤五牲牛羊豕犬雞先後謂四時所尚也補牛土  
之犬金畜司徒奉之雞木畜宗伯奉之羊火畜司馬奉  
與五行傳所說同也月令以羊為木雞為火諸侯之  
祭牲牛曰太牢天子之大夫亦太牢太牢天子之牲  
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舉羊亦該豕也國語曰士食魚  
炙祀以特牲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卿舉以少牢  
祀以太牢祀以會○宋本脫牲字从朱本增大夫之  
祭牲羊曰少牢天子之士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言不  
特牲其文已著又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  
與大夫互相足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  
厭也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為主補祭者無尸宗廟  
曰芻豢犬豕曰豢山川曰犧牲色純曰犧體完曰牲  
互文也山川謂岳瀆以方割列禮瘞是有五牲割也  
色角尺其餘用處索之割列禮瘞是有五牲割也  
列禮瘞也禮面禮也瘞埋也補割者按瘞牲以祭蓋  
禮瘞近之月令曰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列陳也陳  
牲而不瘞若祭山庾縣是也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  
○禮宋本譌穰从盧本改之謂品物之本禮樂  
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補自律歷以下備言  
聖人法天地之事  
凡五百九十一字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卷之六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武王踐阼三日既王之後補邢子才曰君位在阼階  
詞有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又王自稱予一人故盧君  
知之也竹書紀年四十一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  
發受丹書于呂尚按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況武  
王喪終觀兵猶自稱太子發安得文王薨之邇年遂  
踐阼階當君位乎汲郡古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  
文出於依託非可取驗  
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惡猶於何  
有約言而行之乃行萬世而猶得其福○諸大夫對  
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  
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言忽然謂不可得  
抑字熹平石經論語曰意與之與○宋本脫昔字師  
从學記注引此文增按正義唐本有昔字無黃字師  
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補丹書古策府之  
也○齊音肅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  
而入負屏而立端正也樹謂之屏補禮天子外屏諸  
王乃下路寢堂則屏在路門內也鄭志云錦京宮室  
因諸侯之制更不改作於是可信矣○宋本脫齊字  
下从學記注增改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  
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  
面道書之言曰補人君尊東故王自就西方之位學  
○學記正義以為而南之南及上師尚父亦端勝  
冕六字並鄭君所加按今記文有之與唐本異敬勝  
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正義引



此書吉作強滅作亡別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  
引瑞書文爲吉滅字也  
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也  
凡事不能自強去執於此則枉  
不能直道而行也  
注意未曉○此皆酌諸強上  
聲與枉協敬與正協廢與世協弗正義作不  
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  
問先帝之  
約之旨故  
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  
對此而已  
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  
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  
仁守之皆謂創基之君十世謂子孫無咎譽者於  
十百之外天命即善與民其廢立大節依於此○以  
不仁得之以仁守之正義  
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  
必及其世  
謂止於其身也  
王開書之言惕若恐懼退  
而爲戒書  
託於物以自警戒也○惕若恐懼  
正義作惕然若懼通解無退字  
於席之  
四端爲銘焉於机爲銘焉  
机通解作几按左傳授  
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  
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  
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劔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  
爲銘焉  
補盥盤洗手器古者以匱沃盥其下有盤承  
水也韓詩說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  
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鼎  
散總名曰爵實之曰觶  
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  
安不  
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  
當恭敬朝夕故  
後左  
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  
言雖反側之間不  
忘也○王  
注云以忘一作不志按席四銘通爲後右端之銘曰  
一章當从志字方與上梅下代合韻  
所監不遠視邇所代之世○邇王本作爾机之銘曰

皇皇惟敬口生垢  
垢恥也言爲君子榮辱之主可不  
記文本作垢生垢故虛意謂君有垢恥之言則致人  
之垢言也王本敬下多口口生敬四字恐後人所加  
口狀口言口能害口也  
机者人君出  
前慮爾後  
補照鏡者不能見  
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  
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日知所亡學者之功溺於人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新取戒或以游溺爲鑑也○古讀淵如因詩秉心塞  
淵亦與楹之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  
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  
夫爲室者慎其楹君  
之銘曰惡乎危於忿  
惡於何也忿者危之道怒甲  
危戒  
惡乎失道於嗜慾  
杖依道而行之○嗜慾  
也  
相忘於富貴  
言身杖相資也因失道相  
忘乃嗜慾安樂之戒也  
帶之銘曰火  
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  
壽雖夜解息其容不可以苟  
補以壽言者  
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  
富行慎則福  
於寢戒色遇  
履在下尤勞辱因爲此戒勞與  
富音義兩施互取焉補楚子之箴亦曰民生在勤勤  
則不匱也○注意以慎之勞與下戒之慎爲酌富方  
又反與恭則壽亦通韻故云兩施互取矣履字宋本  
倒通解改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僑僑則  
逃  
無求醉飽自杖而已  
補僑  
易失無慙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慙弗及而曰我杖  
之乎  
志識也杖立不能慙其驚怠而自謂杖成功無  
以酌讀之當从杖字志記也杖支也雖若已知不擾  
慙則忘弗能記也雖若可支不慙則墮弗能及也







孝思孝思惟則

大雅下武之四章也。媚茲一人，謂御于天子而蒙寵愛，應侯順德，達國君之故連言也。補篇中引詩皆斷章取義。故國一逢

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

於諸侯受命，未盡其能，補御進也。在貧如客，言安使其臣如藉也。如借其力，不遷怒，不探怨，補人有匿怨，不錄舊罪，是再雍

之行也

冉雍魯人也。字仲弓。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

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使舉也。夫子因

說妄怒之敗也。書曰：惟辟作威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

大雅蕩首章也。言冉雍能終其行也。不畏強禦，不侮矜寡。音錄其言曰：性其言，惟陳其都，其富哉。仲由亦於政事故。任其戎

性不苟虛。其言其富哉。仲由亦於政事故。任其戎

○一讀哉任其戎為是仲由之行也。仲由衛人也。字

句哉。古通以爲材字。夫子知未以文也。節其勇也。○

大夫也。補子路下人。夫子知未以文也。節其勇也。○

在知上。朱本改。曰：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恂何天之

寵，傅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五章也。頌湯

伐桀除災之聖，恂恂也。言下國信蒙其富，詩爲駿麗

或古有二文，或以義賦。寵傅又爲龍敷。補夫目子路

也。言好勇質直，未文以禮樂。○宋本恭老恤孤不忘

說曰：字从朱本增舊本云：共一作拱。恭老恤孤不忘

賓旅好學省物而不勤，省則不勤也。是冉求之行也

冉求字子有，冉雍之子，爲季氏之宰。補冉有仲弓之

族按古家語及弟子傳求雍並少孔子二十九歲。明

非父子也。注誤。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

○宋本脫也。字。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

宜爲國之尊也。言任爲卿相也。補克能也以天下行

之於天下也。周禮三公稱老，春秋左傳曰：子爲國老

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

西赤之行也。公西赤魯人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

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則難也。儀則難而公西赤

能躬行也。補此教子華之語。故下問何。公西赤問曰：

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以擯，辭是之謂也。貌而

行辭得禮而發言貌，所主人在於人。聞之以成，西

赤聞之以成，家語云：衆人聞之，爲成主或聲誤也。補

此通爲一句言威儀三千，主人聞之，足以成其禮也。

當對文有賓客之語，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

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則

通矣。者爲不足之辭。故語孟武伯：滿而不滿，實如虛

曰：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滿而實，實如虛

過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云：先生猶有難之，亦所謂先

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故下不學其貌。補不貌竟其

文稱其弟也。○過宋本說通。不學其貌。補不貌竟其

德敦其言。教厚也。於人也無所不信。補故下文稱

其橋大人也。橋高也。高常以皓皓是以眉壽。皓皓長

生久視之意。是長生久視之術。補橋蓋字誤。大人父

之稱也。言曾子能養志，常使皓皓無所憂，怒不損其

性。以壽父母，故下文稱其孝也。按弟子傳曾子少孔

子四十六歲。此文子問時年未三十，不得以壽言之。

知眉壽者是曾參之行也。曾參魯之南武城人也。字



大戴禮記補注 卷六

五  
六  
一



親親也孔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  
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不及者乎子貢曰賜  
得願聞之也言未至未及者謂其德廣厚也孔子曰  
不克不忘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克好勝人  
忘有惡於  
人也論語曰伯夷叔齊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也晉平公問於祁奚曰羊舌大  
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平公悼公之子晉侯  
祁奚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對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  
少長乎其女其聞知之言居處之同者恆相爲也  
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  
補過而能恥而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  
能改無宿留也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  
也主於善謙而正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  
有侯正侯奄悉盡也盡善而謙是其端也其爲  
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殊異於公行也補晉  
有公行耗車之官並以公族庶子爲之左傳叔向曰  
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則羊舌亦公族故  
得爲公車尉也羊舌氏在而已則羊舌亦公族故  
頭受而理之及盜事發乃出羊頭明已不食唯識其  
舌存因號爲羊舌氏至於其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  
異聞之傳近視反焉至於其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  
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和容主賓客也公曰嚮者  
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奚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  
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  
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數往蓋趙文子之

行也晉大夫趙武也補文子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  
不苟免然亦不亡其身○亡元本不義也謀其身不遺  
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陳謂陳蓋隨武子之  
行也晉大夫也世掌刑官後受隨其爲人之淵泉也  
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  
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補淵泉深靜也難誕不  
可欺也○內音納生史  
記索隱引蓋桐提伯華之行也晉大夫羊舌赤也邑  
此文作與蓋桐提伯華之行也  
字爲銅鞮羊舌氏之田有三縣伯華食銅鞮叔向食  
楊氏季夙食平陽也子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  
有定矣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外寬而內  
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語在說苑外寬而內  
直自設於隱括之中之能自禮自章直也孔子曰隱括  
之旁多曲木也補曲者曰隱  
正方者直己而不直於人補能曲以下人○宋以善  
曰括直己而不直於人補能曲以下人○宋以善  
存亡汲汲補言終身蓋蘧伯玉之行也蘧大夫孝子  
慈幼允德稟義校本作老約貨去怨利則寡怨矣蓋  
柳下惠之行也魯士師展禽也食其言曰君雖不量  
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君補少儀曰事君者量而後  
元本刪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  
君無道橫命補橫命者君曰可臣蓋晏平仲之行也  
齊大夫晏嬰也○宋本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  
脫蓋字外楊氏大訓增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  
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楚人隱  
索隱引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  
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按此文



與今家語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易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方謂從亡時以不能學為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大晉夫介之推也離騷曰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補王逸章句曰介子推從行道乏糧割股肉以食文公文公得國賞諸從行者失志子推子推遂逃介山隱文公覺痛追而求之子推遂不肯出文公因抱樹燒而死。

凡一千五百八十四字 今補

東野孔氏所著書九

十一

大戴禮記補注卷之七

五帝德第六十二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子聞諸榮伊言黃帝三百年

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補

伊人名。○言宋本謬令从史記索隱引此文改索隱者作何二邪並作也樂記正義亦引作也無者字

孔子曰子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尚

矣女何以為。補此六君子已不能盡先生難言之上

古之事長者猶不能詳也太史公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萬紳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

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補卒終也業事也。闇昏

忽之意。補言荒忽不可明也列子曰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若隱若

顯。○戴氏校。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補固

本刪昏字。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補司馬貞曰少典者諸侯

與取有蟠氏女而生炎帝然則炎帝亦少典之子中

間凡隔八帝五百餘年黃帝即少典氏後代之子孫

賈逵亦以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曰軒轅。補軒轅紀曰長於

人謂其後代子孫而稱為子也。曰軒轅。紀曰長於

姬水因以為姓居軒轅而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慧齊

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補慧勤也齊疾也書大傳曰多

記作狗案索隱大治五氣。補五行之氣周禮設五量

載別本或為數字。黃鐘之實千二百黍而成為龠兩為合十為升

升十為斗斗十為斛是謂五量。○史記作藝五種

撫萬民度四方。補度地。教熊羆貔貅虎以與赤帝

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補執夷司馬



狀可以教戰周禮有服不氏掌教擾猛獸也赤帝神農氏之後版泉地在山谷○宋本脫貅字从太平御覽引此文增版泉地在上谷○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赤龍○素屏風其上蓋畫雲氣昔者黃帝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官又以其為展也周制天子斧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故史死生之說存亡之難○補若內之屬○時播百穀中木○補時播順時所宜也說文解難去聲○時播百穀中木○字曰中讀若微古文或以為訓故五帝本紀言不離乎古文○故教化淳鳥獸昆蟲○補史記云淳化鳥獸歷離日月星辰離之離謂七月政行所次也世本曰大撓作甲子容成極敗土石金玉遠○極敗史記作水波○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勞下史記有勤字○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補山海經曰射者不敢西嚮畏軒轅之臺所謂畏其神也亡死之久也案帝王世紀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子少昊受孫之世稱亡○得其利樂記正義作利其德○宰我請問帝顓頊○校本增曰字○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以見其法度○記元本作說○女欲一日辯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補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補無更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補宋衷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洪史養財以任地○補任如任土作貢之任謂別其貢利以盡地力○財

史記作材宋本亦為履時以象天履履行也○依鬼材从素隱引此文改履時以象天履履行也○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民史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補幽陵幽都也漢地里志居延澤在居延縣于蟠木東○補古文以為流沙濟涉也西境遠或涉流沙之外故變言之王制九州之域西不盡流沙三王德薄所至彌近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裴駰謂動靜之物大小之蟠木即此也○濟史記亦作至○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補砥礪喻平均也砥礪之精者從亦云大戴為砥礪也○宰我曰請問帝嚳○補三傳孔子曰玄囂之孫蟠極之子也○補黃帝之曾孫也至舜禹皆同姓而異○曰高辛○補宋衷曰高辛其國號以章明德○地名因以為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惡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補高安本作應諸本依史記作急今从宋本之舊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補撫以利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補寅賓出日日日送祭法曰帝嚳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大戴禮云能序星辰以著衆○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大戴禮云作穆稷作侯案今記文與其動也時其服也土○補服尚質○春夏乘龍秋冬乘馬○補龍亦謂馬也於易震秋乘金氣夏乘陽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史記云從春冬陰從秋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帝嚳既執天下而編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補順史宰我



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補放勳號  
為名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故孟子稱放勳曰又云  
放勳乃祖落王肅以為書美堯之辭者謬也肅造家  
語遂更此文曰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  
以實其說良為拙偽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  
望之如雲補如雲者其色盛也富而不驕貴而不豫  
豫樂也補黃黼黻衣丹車白馬衣史記云黃收純  
豫史記作舒補鄭語曰堯伯夷之後也伯夷主禮  
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補龍夔教舞王  
肅曰舜時堯樂龍作納言然則舉舜彭祖而任之  
堯時龍亦典樂補堯宋本謬舉舜彭祖而任之  
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  
羽山以變東夷補此四凶族窮奇渾敦驩兜羽  
魅言變戎狄者所以示警使徙善也殺鯀字之謨古  
文尚書曰鯀三苗之裔也三危山名括地志曰  
山有三峯故曰三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羽  
山禹貢所謂羽畎也殛亦放也天問曰永遏在羽山  
夫何三年不施洪範曰鯀則殛死其言終其言不  
死殛所非謂誅殺之也史記州作陵殺作遷其言不  
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補同邪  
也詩曰亦不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嵎牛之孫  
瞽叟之子也曰重華補史記作橋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  
稼事親補本紀曰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陶河  
本作漁從御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  
遠而親親補宋本敦敏作敦敦知時下衍畏承受大

命補受堯依于倪皇補倪字誤當為儀儀皇即舜妃  
儀娥並從我諸聲古音同借也依補娥明通知為天下  
為所依法也書曰觀厥刑于二女補娥明通知為天下  
王補所歸往使禹敷土主山川以利於民補分  
州之土爾雅曰自釋地以下至九河皆補使后稷播種  
務勤嘉穀以作飲食補國語曰稷為天官義和掌歷敬  
授民時補地其四子分掌四時舜因堯之舊使益行  
火以辟山萊補益字大費女脩之孫皋陶之子也為  
宋本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鐘  
鼓補籥為干戚之舞詩毛說籥六孔鄭司農云三孔廣  
雅云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補虞曰士夏曰大  
理殷周曰司寇書今文說虞六卿一后稷二司徒三  
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補率循其言不惑其  
德不愚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教補大夫人汪  
教教民也其為人黑山海經有焉司馬貞曰此言帝  
舜之德皆撫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撫字總之舊本  
云大一作放案說苑鮮支渠廋氏羌補鮮支渠廋禹  
作大發史記作北發鮮支渠廋氏羌補鮮支渠廋禹  
者鮮方也此西方所撫國名不言西者書大傳曰西方  
者謂之陽支鄭君說鮮白之鮮齊魯之閒聲近斯故  
析支轉為陽支又為鮮支鮮支渠廋氏羌補鮮支渠廋禹  
也漢隴西有氏道羌道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北山  
戎發息慎補此北方所撫國名山戎葷粥也發北發  
有賄肅慎之命鄭君書為息慎後漢書曰挹婁古肅  
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



沮接不知其北所極。東長鳥夷羽民。補此東方所說苑云北至山戎肅慎。

夷也禹貢島夷皮服古文爲鳥夷鄭君曰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歸藏開筮曰羽民之狀鳥喙赤目而白首。○說苑云東舜之少也惡頓勞苦二十以孝聞乎至長夷島夷。舜之少也惡頓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

十在位者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通避南河三載爲三十也帝所猶詩言公所春秋言王所嗣繼也繼堯爲天子也案今尚書舜年一百一十歲依此記前後唯百歲耳漆書古文曰舜生三十登庸二十在位五十攝本紀曰舜年二十一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陵並與此百歲之數合也史言南巡守者書所謂陟方乃死也祭法曰舜勤衆事而死禋弓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山海經曰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古文舊傳徵驗非一宋儒疑之諒爲未達。○下古晉尸野古音墅此篇

前後文皆可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以韻讀之

子也曰文命。補高陽顓頊之後爲高陽氏之君者也三統歷曰顓頊五世而生鯀此爲近之

傳云檣杌世濟其惡則鯀之前已歷數世自顓頊至舜七世禹小於舜不應反爲其孫故知高陽非卽顓頊但上古質略鯀父以前旣無令德名字不著通稱高陽云爾鄭君說虞書三角云高陽之後用赤緇高辛之後用黑緇得明堯時有高陽氏亦猶唐郊存於帝嬀之年有虞賓於少康之世故命歷序曰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稽覽圖曰黃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四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皆謂帝者之後降爲

諸侯不改其國氏者也。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補濟成也。○史記聲爲律身爲度

之高下與律相中身爲度則稱以上士

補稱爲上德之士。○史記作稱廛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補九州之道也虞人以出

之箴曰茫茫禹跡盡爲九州補陂九澤度九山補陂障  
經啟九道○巡史記作開禹貢者以汧壺口底柱太  
日九山刊旅九澤既陂說禹貢者以汧壺口底柱太  
行西傾熊耳嶧冢內方岷爲九山雷首大野彭蠡震  
澤雲夢榮播荷澤孟諸豬野爲九澤周禮職方揚州  
澤藪具區山鎮會稽荊州澤藪望諸山鎮沂兗州澤藪大  
野山鎮岱雍州澤藪弦蒲山鎮嶽幽州澤藪獫狁山  
鎮醫無閭冀州澤藪楊紆山鎮霍并州澤藪昭餘祁  
山鎮恆淮南子九藪曰具區雲菅陽紆大陸圃田孟  
諸海隅鉅鹿昭余九山曰會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  
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左傳九州之險曰四嶽三塗陽  
城太室荆山中南爾雅九府曰醫無閭會稽梁山華  
山霍山崑崙幽都斥山岱岳凡九山九澤之名諸書  
錯舉不同今以九山通謂九州之山九澤通爲神主  
謂九州之澤必指其地以目其數非達論矣爲神主  
爲民父母左准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  
九天補廣雅曰九天東方昇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  
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  
變天中明耳目治天下舉臯陶與益以贊其身補贊  
央鈞天明耳目治天下舉臯陶與益以贊其身補贊  
舉干戈以征不享不道無德之民補不享若防風氏  
○道朱本盧本作庭德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  
宋本譌道从元本改服補賓來朝也呂氏春秋曰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  
服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揭天之山鳥谷青邱之  
鄉黑齒之國南至交趾孫樸積構之國丹粟漆樹沸  
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  
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  
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  
戎之國夸父之野禺強之所積水積石之山孔子曰子大者如說民說至  
矣子也非其人也補民猶人也說人事大者如宰我  
曰子也不足句誠也句敬聞命矣補言子誠不足以  
命而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宰我說



五帝之事 告夫子 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

吾欲以語言取人於子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

師邪改之補弟子傳曰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

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子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言以貌取人或失之賢或失之否詞同而旨異

王肅家語輒反之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宰我聞

之懼不敢見

凡一千一百三十五字 今補

帝繫第六十三

少典產軒轅是為黃帝補產生也古者謂子孫為子

族姓所自出皆謂之產以代年校之往往非父子繼世郭景純亦云山海經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

是親所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螭極螭極產高辛是為

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為帝堯人表作僑黃帝產昌意

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

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螭牛螭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

是為帝舜及產象補象為人倣因以為號劉景

重華之於象故因此文也○蟬世本作係芒史記及

人表作望瞽人表作鼓產象宋本譌象從祭法正

義引此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為禹補漢書稱帝繫

文改生縣今文無五世簡之脫燭存焉山海經黃帝居軒

轅之邱補海外西經曰軒轅之邱在軒轅國北鸞鳥自歌鳳鳥自舞娶于西陵氏

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補國語曰黃帝之

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形魚

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

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若然黃帝子有兩青陽三

統歷曰少昊曰清濟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方雷氏

所出己姓青陽也此文嫫祖之子是姬姓青陽即玄

蠡也昌意則倉林氏也○戴氏校本依前後文例蠡

人表作系國語青陽降居泝水昌意降居若水補司

注引此文作繫青陽降居泝水昌意降居若水補司

呂氏春秋曰顓頊生自若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

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補山海經曰黃帝妻雷祖

轉流韓流取淳子曰阿女生帝顓頊彼以顓頊為昌

作濁濮史顓頊娶于滕隍氏滕隍氏奔之子謂之女

祿氏產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

綱氏產重黎及吳回補奔蓋滕隍氏之君名山海經

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叩下地然則重黎二人也顓頊

之世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少昊氏亦有子

曰重為木正古人自有同名者非此南正之重也楚

為一人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章生重黎又以重黎

故後世祀黎神為祝融吳回之弟吳回為後復居火正

本脫陸字从楚詞章句引此文增滕章句作騰路史

引作勝奔氏編宋本譌綱从盧本改世本云老童娶

于根水氏謂之騶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

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補鬼方西落鬼戎宋衷

○隤世本作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啟其左脇六人



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開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  
有九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背垢而生禹錫狄胸  
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  
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不  
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  
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概以常理  
○弼音育世本云割其左脇獲其一曰樊是為昆吾  
三人焉割其右脇獲三人焉為伯湯伐桀并滅之凡陸  
補昆吾樊所封國名於夏為蘇顧溫董董姓別為陸  
終之後八姓已姓諸國昆吾蘇顧溫董董姓別為陸  
夷秦其二曰惠連是為參胡補宋衷曰參胡其三曰  
龍錢是為彭祖補彭姓之祖也彭姓諸國大彭豕韋諸  
為伯武丁之世滅之故曰彭祖八百歲謂彭國其四  
八百而亡非實錢不死也○世本作錢謂彭國其四  
曰萊言是為云郇人補云云姓也姓諸國郇郇路  
史戎夫之記曰昔有郇君裔惟郇人實處祝融故墟左  
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郇君以亡此古郇國也周興滅  
國繼絕世復封萊言之裔於郇詩有檜風其五曰安  
焉○世本萊作求無云字郇史記作會其五曰安  
是為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為芊姓補安連之後古未  
鄉楚故但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于  
言其姓渠補楚世家云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弗能紀其世  
渠周文王之世季連之苗裔曰熊熊廣森謂熊即  
穴熊聲讀之異史誤分之穴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孫  
以熊為氏是為熊歷歷熊狂熊繹熊艾熊熊勝熊  
楊至熊渠凡九世也但穴熊上距季連劣及千歲所  
云產者亦非父子繼世杜預以為熊熊祝融之十二  
世孫○穴宋本誤妻熊出白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  
內外戴氏校本改妻熊出白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  
名為無康為句亶王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  
名為疵為威章王補妻熊未詳或當為妻越國語曰  
出自疵紅世家所謂擊紅也無康蚤死無後熊渠卒  
楚人廢擊紅而立其弟延擊紅遂竄于夔紅嘗為鄂

王故楚人稱之曰我先王熊擊也世家曰少子執疵  
為越章王越即越章也此文云威章字形之誤○中  
音仲世本無越字康昆吾者衛氏也補氏是也謂昆  
作庸直作祖威作就昆吾者衛氏也補氏是也謂昆  
衛禮所謂因國也衛莊公夢見人登昆吾之觀是昆  
吾故都在其地楚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之觀  
是宅說者以為楚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之觀  
下五句同案觀禮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為氏漢書  
地理志氏為莊公師古參胡者韓氏也補韓武王  
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參胡者韓氏也補韓武王  
馮朝梁彭祖者彭氏也補春秋時彭為宋邑云郇人  
者鄭氏也補鄭武公兼號鄭之地號為新曹姓者邾  
氏也補武王封安之裔孫俠于邾春秋初進為子  
下其後曹氏遂有邾公之時大夫邢史言邾當王天  
光明以後曹氏遂有邾公之時大夫邢史言邾當王天  
未嘗不季連者楚氏也補熊繹始封于荊至帝嚳卜  
章也季連者楚氏也補熊繹始封于荊至帝嚳卜  
其四如之子而皆有天下補鄭君曰帝嚳立四如象  
四如謂如馨如檀弓及詩生民上如有郇氏之女也  
正義引此文改正義無而字上如有郇氏之女也  
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  
契補有郇有娥氏姓國名山海經曰帝俊生后稷  
契俊即馨也中候苗氏曰契之卵生稷之迹乳○生  
民正義云上妃有郇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  
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檀弓正義上作長無而  
字契宋本誤素嫄元本作次妃曰陳豐氏產帝堯次  
原人表秋作過素嫄元本作次妃曰陳豐氏產帝堯次  
妃曰陳豐氏產帝堯次妃曰陳豐氏產帝堯次  
為承幸子為額項之虛竝以國名其大也五帝本紀  
曰帝嚳崩而擊代立帝擊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  
豐宋本誤隆從檀弓正義及漢書引此文改生民正  
義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如姬嘗之  
女曰常儀生擊檀弓正義及漢書引此文改生民正  
作次妃陳氏之女曰常儀生擊檀弓正義及漢書引



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媿氏補丹朱商均皆未為帝故不言所產。區區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人表作營帝王世紀作英。蘇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嬌氏產啟。補有莘國在陳留塗山國在壽春方是生啟。有莘氏塗山氏元本並不。蓋莘人表作娶嬌世本作嬌人表作趙。

勸學第六十四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水則為冰而寒於水補楊倞曰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取荀子作出。木直而中繩輒而為輪其曲中規枯暴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

補軒孔氏所著書二十

立

故不升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道不知學問之大也補荀子于越戎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者教使之然也。補于越于吳也。于荀子作于。是故木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如日參已焉故知明則行無過補如而者學乎兩端以已參之。如宋本謂知從虛本改詩荀子云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詩云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補楊倞曰詩小雅小明神莫大於化道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无咎補孟子曰化而不可知之謂神咎過也。學則免於咎。无咎荀子作無禍。

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補歧望喻思升高喻學說苑以此為子思子之言。

荀子曰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假車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補順流曰溯衡流脫也。字荀子之作加。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補假於朋友為行以成其學。荀子性作生無之字。南方有鳥名曰蛟鳩以羽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若風至若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補蛟鳩鳥名也。楊倞曰若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

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補楊倞曰射干一名烏嬰陶宏景云花白莖是生於高處也。何鄭君曰七尺也。小爾雅云四尺趙岐云八尺廣森按蔡義曰築宮仞有三尺古者五板而堵板廣八尺高二尺一堵之牆高丈仞有三尺合於一丈鄭義為長應劭漢書音義云仞五尺六寸也。亦依仞七尺言之。周八寸當漢尺。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補氏語詞懷讀為懷爾雅曰懷槐大葉而黑苞本也。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為芷楊倞曰滫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滫中則可惡也。滫中宋本謬滫夫从元是故君子靖居恭學脩身致志補荀子無本改漸平聲。

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補荀子無本。



謂通从元本物類之從必有所由榮辱之來各象其  
改荀子作近德補荀子德致榮凶德致辱○從宋本謂徒肉傷出蟲  
德从元本改荀子從作起由始各作必肉傷出蟲  
魚枯生蠹始教亡身禍災乃作補物自敗蟲入之人  
作怠慢忘身作則強自取折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  
故反與蠹為韻則強自取折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  
之所構補物則則易折柔則易束所自取也○折荀子作柱束  
古音嗽與布薪若一火就燥平地若一水就濕補言  
構為韻易焚水雖同濕者草木疇生禽獸羣居物各  
易鍾也○布荀子作施草木疇生禽獸羣居物各  
從其類也補亦類也○是故正鵠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  
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鳥息焉醯醢而蚋聚焉故言  
有召禍行有招辱君子慎其所立焉補正鵠皆侯中  
的也采布為正  
實射以之棲皮為鵠大射以之釋名曰醯多汁者曰  
醢或以醢為醢非也○古者無醢和酸以梅醢酸謂味  
爽也○鮑列子所謂醢雞○舊本云正一作質積土成  
荀子正鵠作質的鳥上有象字末焉作乎積土成  
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  
得聖心備矣○得宋本謂傳从文選典引注是故不  
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驥驥一  
蹶不能千里駑馬無極功在不舍補樂跨也無極行  
不如黃稗雖有忠信不如好學○荀子註楔而舍之  
作踴躍作躍千里作十步無極作十駕楔而舍之  
朽木不折楔而不合金石可鏤補楔讀為契刻也○  
謂朽折夫螾無爪牙之利筋脉之強上食晞土下飲  
黃泉者用心一也補螾蚯蚓也晞乾也孟子曰上食  
稿壤○螾宋本謂螾从元本改荀

子脉作骨螾二螯八足非地鉏之穴而無所寄託者  
用心躁也補陸龜蒙螾志曰螾始窟穴于沮洳中稻  
之蚤夜蟄沸指江而奔既入于江則其魁然後從其所  
自江復趨于海太玄說初一蟹之郭索後則黃泉測  
目蟹之蟹實入足彼文誤也○荀子云蟹六跪而二螯今  
荀子是故無憤憤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縣縣之事  
者無赫赫之功補憤憤之志也縣縣之功也  
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補荀子憤憤之志也縣縣之功也  
荀子作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荀子  
字騰蛇無足而騰補郭璞曰騰蛇龍類也能興雲霧  
騰騰从高安本龜鼠五伎而窮補楊倞曰五伎謂能  
改騰荀子作飛龜鼠五伎而窮補飛不能上屋能緣不  
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  
人言伎能雖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龜荀子  
悟詩云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  
儀一兮心若結兮君子其結於一也補楊倞曰詩曹  
萇云鵲鳩結鞠也鵲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夕從  
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鵲鳩之  
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魚  
出聽人○沈荀子作流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補春  
羊說天子六馬鄭君駁異義曰周禮校人掌王馬之  
政乘馬一師四圍四馬為乘康王之詔云皆布乘黃  
朱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廣森案詩有駟騶四驥  
四黃四牡無駕六之文于旄良馬六之言聘賢者以  
馬為儀亦非駕數漢以前傳記言六馬者即謂校人  
六馬之物不謂一車所駕○琴宋本謂瑟从盧本改  
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補譙於中玉居山  
形於外



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為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

哉補注為善或不積耳積則未有不於成者自篇首

盡此荀卿勸學本文也別其條趣凡為五端第一

君子曰已下言性與習移質由學化第二孔子曰已

下言德必有鄰善必有師慎其所與無淫而縉第三

物類之從已下言言為權機行為坊表遠恥之萌絕

禍之兆第四積土成山已下言道遠而行積小高大

查志者成攻異斯害第五昔者瓠巴鼓瑟已下又言

學之成效以申誘勵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者也

○至荀子作聞朱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

本同乎元本作辱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

人不可以不飾補注雖有學焉不飾則野○野說不飾

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

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補注禮弓曰盡飾之譬之如滂

邪水潦濁焉堯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泉也

補注邪地之空者也史記曰汙邪滿車滿珠者陰之

注也堯舜也源泉喻學水潦堯蒲喻飾

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補注前

珠玉故旁及之珠稟於月為陰其光為陽玉生於山

為陽其質為陰也淮南子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

玉高誘注云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

玉陽中之陰楚語曰珠足以禦火災玉之勝水未聞

○陽之管子作陰之藝文類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

聚引此文之上並有中文字

與之而無私似德補注上德不德○獨宋本誘偏荀子

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荀其流行庫下倨句

皆循其理似義補注水流曲折順地之理考工記曰凡

荀子行庫作也坤其赴百仞之谿不疑似勇○荀子

倨句皆作倨拘必其赴百仞之谿不疑似勇○荀子

疑作懼上有其洗洗乎不瀾盡似道淺者流行深淵

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二十字

不測似智○荀弱約危通似察補注危聲誤荀子曰淖

柔弱而浸淫微通達於受惡不讓似貞苞裹補注貞蓋

物似察之見細微也○說苑云似包蒙不清以入鮮

○裏舊誤作裏今校改荀子無此句

潔以出似善化補注楊倞曰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潔

本以似二字互錯入盧本改必行字

荀子云以出以入就鮮潔必行字

盈不求概似度萬折必以東西似意補注楊倞曰概平

工記曰概而不稅言水盈滿不待概而自平也西字

衍荀子云其萬折也必東似志○荀子出作主正作

法度作正說苑為度字此文舊脫燭唯存度上是以

廣合於萬字之首譌成厲字今從戴氏校本改

見大川必觀焉補注有君子二字

凡一千八十二字



大戴禮記補注卷之八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補入官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

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專謂自

教不能勿措未若家語為勿怠也進或聲誤為措勿

陵已過勿發補王肅曰人已過誤失言勿踣踣邪也

途以成之不為邪不善辭勿遂過人言不中勿遂之補遂順

行事勿留凡行政事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

安譽至而政從矣上六者可以自且夫忿數者獄之

所由生也數之數音促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

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

所以不足也儉則有餘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

獄之所由生也歷則有餘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

至而政從矣亡者亦致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

治之大城列國精知而略行之精知者當先是二路

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

可得也能合是六路之忠信及進除七路之利害故

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勝謂民量之無

狡民之辭狡害也恆言無害也補民之情偽養之無

害能測量之而無欺狡鉤距之術

擾於時補孟子曰百畝愛之勿寬於刑補猛以濟寬

自得也若宋本謬言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

明不可弊也言所見先求於近者中庸曰舜其大知

者無強為明則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也補所不見

明之用不窮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

法象在內故不遠言內有法象則百姓亦有禮度

行可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則衆水歸之補泉不竭

衆民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量而用

得其用故庶事治而不亂如木然材不寡則或短

而取也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

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志者心之府也聲言

下六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民錯亂至則爭

爭之至又反於亂亂反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

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身行調

悅者情之道也言調悅者治善政行易則民不怨先

善政能躬行之言調悅則民不辨法謂不爭也周禮

焉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補民譽之則顯財利之

生微矣貪以不得補以貪為利則民之生財益微故

改善政必簡矣初周善政苟以亂之補初行善政必

簡易久而倦倦



大戴禮記補注 卷八

五  
七  
三



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補東方朔曰明有所不見  
過無求備于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民有邪枉教之  
一匡之直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謂寬教之○而文  
使自得之選洞簫賦注引此  
文作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謂量民之才民有小罪必  
以其善以赦其過補以其昔日之善如死使之生其  
善也其善也若死而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  
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  
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謂內外相  
內無私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  
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  
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鄰○鄰去聲大  
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此忠信實於言行相  
言行不違在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  
治民之統也四者謂以身先及以道  
御之忠信及內外相應  
凡一千六十五字 今少二十三字

盛德第六十六

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陰陽順  
物不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日先  
害也王耀德  
不觀兵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觀治亂得失  
法政也禮考德  
考諸侯之德 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亂也德盛

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  
之治亂得失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也言不出戶庭而  
惡德盛則修法德不盛則飾政補德法政禁令  
而德不衰故曰王也王者往也  
凡八民疾六畜疫五  
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  
有天災則飾明堂也淮南子云明堂之廟行明堂之  
節以辟疾之災也○生於天下宋本脫道不  
順三字○生於天下宋本脫道不  
為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知不足補歷亂也  
子張問入官曰歷者積之不足生於無度量也無度  
量則小者偷墮大者侈靡而不知足偷苟且墮解墮  
若魯人幣終幅大侈於故有度量則民足民足則無  
制也若陳氏量加一故有度量則民足民足則無  
為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故有姦邪竊盜歷法妄行  
之獄則飾度量也補周官質人掌稽市之書邦同其  
夜分則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  
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  
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孝經曰春秋祭夫  
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  
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  
祭之禮也經解曰喪祭之禮廟則君臣之恩薄  
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











萬民以懷賓客三日禮職以和邦國以諸萬民以事  
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以富  
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  
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司馬之屬司勳掌六卿之  
賞田以等其功又司士之官掌羣吏之數以詔其爵  
祿凡度量財物考工猶有其事掌羣吏之數以詔其  
也○不用不命也勝如勝殘去殺故曰御者同是車  
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所進退緩急異也治者  
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亂者亦所進退緩急異也補進  
不肖緩刑法急禮度所  
由適於治也反是則亂  
明堂者古有之也南子之言神農之世祀於明堂  
有蓋四方至漢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圖者凡九室  
四面無壁中有一殿然其由或始於此也  
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補此  
言之東京賦曰八達九房薛綜注堂後有九室所以  
異於周制鄭君曰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  
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案古明堂五  
室畫方九區四正為堂四隅為室中央曰太廟太室  
南曰明堂北曰玄室東曰青陽西曰總章東曰太廟  
東南曰明堂西南曰玄室西北曰青陽西曰總章東  
金在其後此之謂也鄭君說考工記五室不合卦行  
之位篇更正之亦別有圖論○下凡字宋本脫以儀  
禮經傳以茅蓋屋茅取其潔質也補春上圓下方此  
通解增以茅蓋屋秋左傳曰清廟茅屋上圓下方此  
亦後代之制考工記曰四阿重明堂者所以明諸侯  
屋古明堂非有四阿明堂於祀也諸侯亦備焉補昔  
尊卑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於祀也諸侯亦備焉補  
所以外水曰辟雍辟詩說辟圖如璧雍以水不言圖  
雍和也補古唯學有辟雍耳記因太學明堂同制南  
遂難言之漢世以明堂靈臺大學為三雍宮也  
鬱東夷北狄西戎於水外○南上御覽引此文有列

字明堂月令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補明堂月  
其文也所說獨與周赤綴戶也朱綴戶也補小招網戶  
明堂制度多相合與周赤綴戶也朱綴戶也補小招網戶  
綴也以朱綴戶唯明堂有之故白綴牖也補考工記  
諸侯受九錫乃得朱戶以居  
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數以明其制也補九宮之數  
二在西南八在東北九在正南一在正北四在東南  
六在西北七在正西三在正東五在正北四在東南  
四正之堂合於通甲一為水其神天蓬三為木其神  
軒轅七為金其神成池九為火其神天乙四隅之室  
合於太一二為大威火四為高叢木六為太蕤金八  
為地主水也是故觀於明堂以知六儀之祥節八風  
之行順時察方授政頒堂高三丈非階崇也三丈者  
常者稽者昌威侮者亡堂高三丈非階崇也三丈者  
一雉也古者五板為堵板長八尺高二尺春秋公羊  
說五堵為雉此度長之雉也古周禮及左氏說三堵  
為雉此度高之雉也堵高一丈長四丈雉高三丈長  
二十丈○丈宋本誤尺从元本改與許叔重五經異  
義引此東西九初南北七筵初七尺也筵九尺也  
文合六丈三尺其堂正方考工記云東西九筵似彼文  
皆六丈三尺其堂正方考工記云東西九筵似彼文  
為誤夏堂十四步殷堂七尋周人修於殷小於夏焉  
四堂之深廣同通計堂基面方一百八十上圓下方  
九尺○初宋本誤筵从異義引此文改  
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補此述周制當云五室  
篆文五為八與九相混十二堂者各室有左右个凡  
四室八个合之為十二也太室之戶四通四正之堂  
當太室戶八至階上為太室之太廟廟者通也四隅  
之室戶八至階上為太室之太廟廟者通也四隅  
个東之室戶八至階上為太室之太廟廟者通也四隅  
之前曰玄室右个金室北之室曰青陽左个青陽左个  
日總章右个火室西之室曰總章左个青陽左个青陽  
室右个个在堂之兩旁若儀禮廟寢有東堂西堂隅  
矣○異義引此文云四堂十二室其官方三百步  
在近郊近郊三十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己之地韓詩



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也再言  
方圖及戶隔之數亦煩重補禮曰諸侯朝于天子  
爲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  
其上在近郊者似謂此也以其堂祀方明故或名明  
堂荀子築明堂于塞外而朝諸或以爲明堂者文王  
侯楊倞注亦以爲方明壇也或說謬也補周  
之廟也明堂與文王之廟不爲同處或說謬也補周  
武世室夏曰世室周曰明堂異名而同實朱草日生  
也故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或說不謬朱草日生  
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  
也孝經援神契曰朱草生其莖葉不凋落生黃  
則生其形無記朔而生以記朔也朱草可食王者慈仁  
德匪懈朱草生郊白虎通義曰朱草者赤草也可以  
爲卑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  
也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及也上之寒  
暑不入也木工不鑿示民知節也然或以蒿爲柱  
表其儉質也明堂別有圖論不復詳焉補拾遺記曰  
條陽山中出神蓮如蒿長十丈周初國人獻之周以  
爲宮柱也此天子之路寢也路寢亦不齊不居其室  
補天子四仲之月居於堂孟季之月居於閭月居  
於門唯齊乃居於室○室宋本謂屋从通解改齊晉  
齊待朝在南宮將視朝時補明堂有四揖朝出其南  
門周禮司士職曰正朝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向  
門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  
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士擯孤卿特掛大夫  
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士擯孤卿特掛大夫  
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  
正視朝位王入內皆退也補南門所謂路門也天子  
三朝路寢之庭曰燕朝路門外應門  
內曰治朝應門外卑門內曰外朝

凡二章 凡一千六百一十八字 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卷之九

千乘第六十七

公曰千乘之國補周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乘爲軍詩采芣曰其車三千謂天子六軍也魯侯爵  
爲大國故偕公之頌云公車千乘其後義公始作三  
軍昭公時受命于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補左傳  
復罷之  
五百商子曰里有書社史記索隱以爲古者二十五  
家爲里里則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也  
脩其灌廟補灌社壇也社有灌木因以爲名墨子曰  
秋曰問其叢社大祠者皆謂社爲叢毛詩傳云灌  
木叢木也然則社之言灌與叢同義○脩宋本謂  
本改 建其宗主補公子繼世爲宗大夫繼世爲  
其四佐列其五官補四佐卿也諸侯得置孤一人與  
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正義曰司徒之下置小  
卿二人一是小卿一是小司徒司徒之下置二小  
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司馬也處其朝市補匠人營  
馬之下唯置一小卿小司馬也  
市爲仁如何國則何如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  
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多內嬖故以爲戒子曰補  
簡曰良久而又立如設如太廟太廟官尊適也如然乃  
言故再書子曰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幾遠矣然乃  
中治內治後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幾遠矣然乃  
連彰也上達則事上靜靜斯潔信補禮諸侯娶九女  
下之分彰達則事上靜靜斯潔信補禮諸侯娶九女  
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姪娣各從其居接御於君也五  
日則媵姪娣兩兩而御次左右媵次夫人專夕女史  
書其日月銀環以進之金環以退之敘陰禮息在中  
陰訟如是之謂靜靜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在中  
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



必中度補中朝內宮之朝也中朝大夫若司宮此國  
家之所以崇也補也立子設如宗社補社子世子也如  
子○宋本脫如補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補明世子之  
尊辨爵集德補凡立世子必辨其爵之貴賤合其德  
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補是以母弟官  
子咸有臣志補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雖母弟  
日官子者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補援於  
若成風私事季友敬私事公子遂是也補告也毛  
詩序口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補  
行元本補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補政古通夫政  
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蠱伎不生此之謂良民  
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補齊同也卿  
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補大門美則卿  
賢則衆職補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開焉  
遠者稽焉補開明進賢也閉幽沮佞也祿福  
宰受而行之補諸侯君聘禮注曰宰上卿貳君事者也  
訓以時通于地補楊簡曰地者地政也謂農散布于  
小理補理治也小天之災祥地寶豐省及民共養其  
祿其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補地寶豐也詩曰  
省四年楊簡曰有祥則與民共養其祿有災則與民  
共受其災憂樂與民同之不自豐而不恤下則上下  
和國有四輔輔卿也補四輔皆小卿也下所陳卿設

如四體補孟子曰君之毋易事補久於其事則母假  
名補子曰唯器與母重食補食祿也時三凡事尚賢  
進能便知事爵不世補古者有世祿無世能官之不  
怨補大夫不世苟有能者必官之無凡民戴名以能  
後居其名補食力以時補勤於農時成以事立補  
以事之上補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  
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補國下高安下  
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補無用者抑下之  
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  
無怨心以為無命則民不偷補民以為有命在天則  
民可使由之補不可使知之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樹  
之德此國家所以茂也補立盧本作本家設其四佐  
而官之補此四佐即上四司徒典春補司徒地官諸  
春官之事故三官皆云司補以教民之不時不若不令  
惟此云典與者領其職也補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  
衍則字補從御覽引此文則補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  
通于四疆補周禮曰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  
有闔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補  
民情抑補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  
圖功謀補月令孟冬命司徒巡行積聚兼及山川之  
水云一作同補齋戒必敬會時必節補會時若龍日歷



巫祝執伎以守官俛命而作補日歷太史馮相之所  
王年禱民命及育穀黃征庶虞草補云王年者篇中  
顏淵問為邦也禱者禱牲禱馬是也禱穀順豐年逆  
時雨是也黃征飛走之物馬融廣成頌曰纓縶四野  
之飛征黃古文飛字庶虞黃征作檢尋其義似謂三  
月庶虞藏四代云庶虞黃征作檢尋其義似謂三  
稷者也虞官掌若上下草木鳥獸故以稱之草稷害  
稷者也皆禱之者若蚘蛄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  
脫木字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音施於時  
有事享于皇祖皇考補周禮曰以祠春享朝孤子八  
人以成春事補孤子死君事者之子郊特牲曰春享  
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庚之子而  
賜之是其事也必八人者就春數也太玄經曰一六  
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土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  
木四九為金五五為土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  
執伎論功脩四衛強股肱質射御補士戰士四衛才  
武聰慧治衆長卒可以為儀綴於國出可以為率誘  
於軍旅也補聰慧能有謀也長卒為衆卒之長綴表四  
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補遊士異國之  
鄉之賢士升于司徒者餘卿大夫之餘子秀司徒所  
論秀士也國有大閱皆致其衆焉興起也猶周禮言  
作六軍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  
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補月令孟夏  
出行爵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  
中補禮其輕重變而凡民之不刑萌本以安閒補刑  
凡民之為不法其萌皆本於安閒無所事則惰淫作  
弄僻之心生。宋本萌謂萌安要並從大訓改作

起不敬以欺惑僮愚補造作不畏法  
五穀曰盜補周官士師掌邦之八成六曰為邦誘居  
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娛補誘居室家詐奪人  
女也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娛補誘居室家詐奪人  
八成當彼禱邦令犯邦令飭五兵及木石曰賊補  
兵之名案周五陣春北陣弓為前行夏方陣戟為前  
行季夏圓陣矛為前行秋牡陣劍為前行冬伏陣楯  
為前行淮南子說春兵矛夏戟秋劍冬楯為五行  
冬兵鐵楯雄說木為矛金為戟火為劍水為楯土為  
弓矢春秋穀梁傳陳五兵五鼓徐邈云矛在東戟在  
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鼓周官司兵掌五兵  
南方矛西方戟北方鉞中央鼓周官司兵掌五兵  
盾先鄭云五兵者戈戟鉞矛而弓矢後鄭云是車之  
五兵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後鄭云是車之  
及穀梁傳五兵之外別有楯鼓則諸家數楯與鼓者  
非也司馬法曰弓矢之外別有楯鼓則諸家數楯與鼓者  
衛短短以救長當定從鄭君義木楯之屬也石楯  
礲之屬也八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補以中情出  
實探淫於外者以小事出曰閒以大事出曰講補以中情出  
日精戰國策交補之字皆為講閒邦謀也講邦為也  
利辭以亂屬曰讒補利辭利口之辭亂屬間亂以財  
授長曰貸補貸與也長若大事從其長之貸者凡犯  
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補凡  
禁入事則用刑辟也追窮捕之也周禮夫是故一家  
日唯田與追胥竭作補國大訓作罔夫是故一家  
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補匹夫之家上父  
人其母妻及子婦也男子作於外婦人方秋三月收  
勝於家故曰三人飲食。飲朱本作餘人方秋三月收  
飲以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補秋享食農夫  
九人以戌秋事補新穀既登息田夫也月令孟冬司



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按山林規表衍沃（補）準按  
勢也規表識其經界也古者制地九等衍沃上上山林下下舉以包其中也下平日衍有流曰沃衍沃之地九夫為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衍豬之地九夫為井四規而當一井陂澤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補）畜  
水行衰濶浸以節四時之事（補）衰殺也水行不畜則竭濶浸不衰則疾考工  
記曰凡行奠水審折以三五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補）遠近若周法治鄉  
節民事（補）遠近若周法治鄉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補）壯者食多老者食少論語  
事（補）壯者食多老者食少論語公曰功事不少而餽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補）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  
民羸醜以齒者事也（補）羸醜也太古無游民（補）游不治生  
者食節事時（補）食雖多而得其節故不費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下交信地移民在（補）言民  
也昔古公杖策幽民歸岐紀侯大去從之者四年乃畢故曰地移而民在○大訓無室字宮作官下其宮同  
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官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茲民游薄事食食於茲民憂（補）於茲猶  
民憂（補）於茲猶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補）殷書蓋戶籍之名成成人者也名名字  
於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也（補）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也今俗

以此為雲氣字更造餽行（補）夏服君事不及賜冬服君  
之○勸上大訓有民字（補）夏服君事不及賜冬服君  
事不及凍（補）武王時人於樹下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饑饉道無殍者（補）言民有餘蓄也餓死為殍  
世男女屬散名不升於公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天之饑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補）時是也委棄  
終言司空之事○成大訓作時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補）休  
周官大司徒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補）辨輕重制剛柔  
方氏曰豫州畜宜六擾穀宜五種（補）辨輕重制剛柔  
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補）辟偏也僥僞也大遠極遠也四者析之  
火食者矣（補）辟偏也僥僞也大遠極遠也四者析之  
詩曰因時百穀奄受北國也王（補）齊侯伐北戎  
制於戎狄言不粒食○辟音僻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咸有安居和味咸有實用利器（補）宋本脫上咸  
改（補）知通之言語信令之（補）信著於民故及量地度居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邑以度民（補）度讀曰  
西五流有宅三危既宅古文並為度宅居也言地以居邑邑以居民也○度邑之邑宋本倒在有城郭上（補）從氏  
校本改以觀安危距封後利先慮久固（補）九里曰距



此言營國也春秋之時晉人將居郇瑕沃依固可守  
饒而近監韓獻子以爲不可是後利之義  
爲與可久補水爲與補固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方

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補必入言無  
有露積○入

元本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補冬享日  
蒸進也息國老六

人以成冬事補息亦食禮之屬鄉飲酒日  
民咸知孤

寡之必不末也補未後也謂春秋大夫致仕者  
未宋本咸

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補謂夏  
咸知用勞力之必以

時息也補謂秋多  
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矣內○

音納入宋本補而況有強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

也史記田單傳適人開戶並假借以爲敵字補公曰

善哉

凡一千三百七十七字 今補

四代第六十八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爲法乎子曰何哉

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補楊簡曰四代  
公曰以我行

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

補言公不能行但可守  
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

其所知以觀其所聞補四代之法損益因時若並用  
不節

急將有所不節補四代之法損益因時若並用  
不節

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爲國家也補  
之省也法煩則省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爲其棄法也

依也補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  
審習之未熟則數過其法夫規矩準繩鈞衡此昔者

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

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補此六法之用也鈞

差互觀之術周髀經曰圓出于方方出于矩故折矩

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隅之所以治天下者此

生也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補六者民所取財

廢一不可進一不可損益補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

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補此六法之用也昔夏商之未興也

伯夷謂此二帝之眇補伯夷虞史也二帝堯舜也眇

論政之大體以教民補何傳幹尚書之幹  
辨歷大道以

時地性與民之陽德以教民事補陽德以和樂防之

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脩政勤禮以交諸侯大

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

明補金星附日而見昏曰長庚晨曰開明  
號補鳴春秋說夏以寅爲朔殷以  
以興庶虞庶虞動蜚

征作補大訓不  
畜民執功補畜民農夫也功田  
百草

咸淳補咸感也淳和也  
地傾水流之補春凍釋水  
是

以天子盛服朝日子東堂補盛服衰冕服也國語曰

之堂也天子以正月朔日迎日東郊反而禮日東堂

是謂春朝朝日也每月之朔亦朝日於路寢東門其



服殺用以致敬示威于天下也補養諸皆所以為威  
玄端補養諸皆所以為威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  
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昭果  
毅以聽補春秋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天子曰崩諸  
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補鄭君  
曰異死名者為人喪其無知若猶不終其祿死之言  
漸也精神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教此  
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補施教於民君而後此則  
為國家失本矣公曰善哉子察教我補楊簡曰子  
曰鄉也君之言善執國之節也補謂公所言時地性  
侯亦守國之大君先眇而後善中備以君之言可以  
知古可以察今與然而與民壹始補能先慎其小者  
行之則治與矣然新貌言與民補更始之宋本謂子从大訓改公曰是非吾言也  
吾一聞於師也補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  
曰道耶子曰道也補元本作道公曰吾未能知人未  
能取人子曰君何為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  
曰可以表儀補楊簡曰表外也即其公曰願學之子  
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  
補草喻表儀且草可財也補其草中為薪材又喻表  
鳥獸喻德且草可財也補其草中為薪材又喻表  
字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補夷如艾夷之夷地

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  
焉民亦如之君察之此可以見器見才矣公曰吾猶  
未也子曰羣然威然頤然畢然蹠然柱然抽然首然  
僉然湛然淵然淑然齊然節然穆然皇  
皇然補羣然可親威然可畏頤然安也畢深思之貌家  
然手容首然頭容僉然和也湛然靜也淵然深也淑  
然美也齊然敬也節然飭也穆然純也皇然大也凡  
此皆人之儀補威宋見才色脩聲不視補才色美色  
聞怪物怪命不改志補異色異言聞而不驚言能靜  
舌不更氣補慎言之至口氣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也  
有事事也補人能有此者君見則舉事必與食食必  
與位無相越踰補與之祿位必稱其事昔虞舜天德  
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補天德虛君解在少聞公  
曰嘻美哉子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惜而不能  
也何以哉補公言惜不能用于子若以用之由德故下  
文公問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曰聖知之華也知仁  
之實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利之本也委利  
生孽補委積也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  
民輔之聖人何尚補也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  
此謂三德補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三  
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補春陽為德秋陰



剛積德水柔積刑地之形也聖公曰善哉再聞此矣  
人法焉故德以仁生刑以義成  
補前聞取人之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禮出刑  
法今再聞此言  
不能治然後刑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  
補之刑則事有節而不妄仁聲遠聞  
公曰善哉載事何以  
行也子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局以觀功功以養民  
民於此乎上  
補左傳曰離局姦也上尚也  
公曰祿不  
可後乎子曰食為味味為氣  
脫此字氣為志發志為  
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  
補名謂貴  
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  
天道以視  
補在上人  
地道以履  
補在下人  
人道以稽  
補稽同也  
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公愀然其色子  
曰君藏玉惟慎用之雖慎敬而弗愛  
補愛民亦如之  
補用人亦當慎  
執事無貳五官有差  
補差等也  
○貳  
字喜無並愛卑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  
補招讀  
通之招葉公之顧命曰無以  
此謂相機  
補此取人之  
雙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若弩有機相門上梁  
相機賓薦不蒙  
補相機既得則  
受樞者也機弩牙也  
賢者皆見賓禮  
薦用無昔舜徵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公  
所蒙蔽  
曰請問民徵  
補驗人善  
子曰無以為也難行  
補行之  
惟艱無  
以問  
公曰願學之幾必能  
補幾  
子曰貪於味不讓妨  
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  
補無恆也  
慕寵假貴妨於政  
補

子曰君子不治民惡眾妨於政  
補謂威為父不慈妨  
假貴而取寵  
於政為子不孝妨於政大縱耳目妨於政  
補縱耳目之欲  
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  
補論語曰見小  
從無節妨於政  
補變古易常去此從彼若安石用新  
法之流  
○此妨於政宋本脫从高安  
本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  
於政  
補則不敬過節則演  
幼勿與眾  
補幼釋者克勿  
與比  
補與相親比  
依勿與謀  
補依違者放勿與游  
縱者不可  
微勿與事  
補微以爲知者臣聞之弗薦非事  
與游處  
君也君聞之弗用以亂厥德  
補謂聞上觀人之法也  
○薦宋本  
訓政下同  
大臣將薦其簡者  
補更進言取  
蓋人有可知  
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  
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  
補衆皆也此所  
器觀  
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  
○者高安本作  
子曰伯  
夷建國建政脩國脩政  
補造始曰建增舊曰脩  
○夷  
作公曰善哉  
凡一千二百九十字  
今補  
虞戴德第六十九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  
補問民戴舜之  
深慮何及高  
舉安取  
補其高法也何所取  
子曰君以聞之唯丘無  
以更也君之聞如未成也  
○君以之以大訓作已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以篆文本為目錄變為已秦刻石目旁加人錄黃帝  
變為今以字故諸書或用已或用以定皆一字  
慕脩之曰明也樂記曰述者之謂明也舊本云脩一  
循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政教于百姓也春秋左傳  
之明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  
弗改也明則動動則變公曰善哉以天教于民可以  
班乎也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  
斧鉞也也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  
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  
天而到行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  
也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也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殺也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作刑地生庶物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  
過地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而名不蹇禮失則壞名失則悞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地事也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四通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改今白虎通亦無此文見太平御覽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御茶大夫服笏正民德也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天子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子也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寸明自昭或以為天子執冒四寸篆文升字相似  
廷即冒矣茶籽也諸侯圭博三寸杆上左右各寸半  
大夫笏中博三寸上欽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  
以順民事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面奉天子命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名敷地實也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音是以不至必誅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師移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之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分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相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士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于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守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司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壇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諸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因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順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氣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觀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男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聲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明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者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許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夫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日補不順治以文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煮不順忽出



大侯規鵠

補抗張也大侯虎侯也規度也鵠侯中棲  
皮也王大射以狸步張三侯虎侯九十熊

侯七十射侯五十虎侯之崇見鵠豎物補豎立也物  
于熊熊見鵠于豹豹下不及地武獲旌也鄉射

記曰各以其物獲○豎  
宋本譌堅从大訓政  
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

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補其位射人有之三公子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

則皆北面乃升諸侯之敎士  
侯从御覽刪  
執黃矢

執弓挾矢揖讓而升于附方持之口挾○挾音決

如箭其間容弓鄉君曰射時所立處也其也小端也

謂之物者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 其地心竅色  
容正○地時以教支補容比於禮節比於詩有變以

地不時有讓以地種慶賞也讓責也射義曰數天下

有慶而益地助有謀而肖地

《輿軒孔氏所著書二十二》

夫

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

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

耆稽其遠而明者古禮三舞而外詩作天事曰明

地事曰昌昌育物人事曰比比兩以慶也慶善也信

明如育慶如羌與昌爲韵 遁此三者謂之愚民愚

音  
居小不為害大則治眾則集寡則補小國大  
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貨貸

民多少也約困也繆古通以爲穆字集繆  
記則得福

以征則服補子曰我戰則克祭此唯官民之上德也

統官民猶言君人也管子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

臣等謹將所擬章程繕摺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典物道乎補謂若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子曰否猷德補猷古通以爲曲字

德謂五行之德言三代更制各由其德異德相變保  
同德則否舜與黃帝皆土德故慕脩之不更制也

保惜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補保保當爲桀紂字

之字以目視物作視以物示人作示古不別用鄭君

日視古示字也然則漢時人當用視者多省見爲小

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有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

必盡言無不盡於他人則吾公曰教他人則如何

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乃仲倪正之新大夫官

之發二抄之卷庶人卽湯左相仲虺史記作中翳荀

人以執技藝子之教如此謙言非已所能竊比於老

彭仲傀傳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  
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此之謂也  
揚則抑抑

則揚補楊簡曰揚則太過故必抑之抑補綴以德行不

任以言補絲表也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裼也

行不越境喻人之以言者雖飾於外無實於內其行

大訓有任字 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我日子乃

聖之道斯爲美乎子曰斯爲美惟其有美者公扁焉於  
教我子曰君問曰參黃帝之制制之力福也公曰先

聖之矣其公美工二日其公美雖不美未必何服於  
斯種偏亦屬也春秋昭天之福地之以祥作地之禧

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補祥善也終言率天

宋本諺福公曰善哉

公方補世



凡七百八十字八十當是六十之誤

誥志第七十

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補揚備曰誥者所以誥諭臣民之典令志者所以記

之書志齊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潔上

下禮祀外內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災乎音齊盛子

曰丘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

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不援不援則樂樂斯

毋憂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補魯人之祭也宮縣而

天子之禮季氏亦歌雍舞入佾陪臣陽虎從祀僖公

此民不見禮上下相援之驗也故以是戒之不援則

樂猶均無貪和無寡安無傾之意○援上兩字不字宋

本並脫從大訓增母戴氏校本改無以此大訓作此

以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

節也丘未知其可以為遠災也大訓節下無也公

曰然則為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

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儉補儉聚也方言曰凡會物

云一作欲民財儉以時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衆

則有極補極本疊出動衆從大訓刪有極以使民則勸勸

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世久唯聖人宋

本不疊出世是故政以勝衆非以陵衆衆以勝事非

久以大訓增是以政以勝衆非以陵衆衆以勝事非

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徵民補勝任也靖治也徵徵

故地廣而民衆非以為災長之祿也補嗣世長丘聞

周太史曰補會子問篇每云吾聞諸老聃史記曰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政不率天

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又下史記作虞史伯

夷曰補引之言明孟也幽幼也補孟長也明為陽幽

之明幽雄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

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補禮器曰大明生

同契說納甲術云三日出為庚震庚受西方八月兌

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此謂月

起明于西虞夏之歷正建于孟春補以朔旦立春七

元與周歷起冬至者異也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

○晉書引此文正在建下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

瑞雉無釋補瑞雉與始也史記歷書云百草奮興瑞雉

相近澤鳴也小物乃歲俱生于東以順四時卒于冬

正所謂雉鳴也補物乃歲俱生于東以順四時卒于冬

方補言節物與歲俱起于春盡于冬也冬方北方也

改處本依史記作於時三號卒明補徐廣曰卒斯也司馬

史記作分於時三號卒明補徐廣曰卒斯也司馬

丑補載始也青春色也日月成歲補中數曰歲歷再

聞以順天道此謂庚子月補五歲再聞則一巡守協

有虞氏計月之法計亦協也補計音叶虞上天曰作

宋本衍歲字從大訓刪高安本作歲餘計月天曰作

明日與惟天是載地曰作昌日與惟地是事人曰作

樂日與惟民是嬉補日猶日日也嬉民之動能不遠

厥事民之悲色不遠厥德補悲色當為妻色言好色

日婦江妻補能古此謂表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



之道如此補表裏內外也民事勤於外婦不淫於內則能生財蕃昌○表裏大訓作表裏裏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時用常節曰聖人訓及高安本主祭於天曰天子天子崩步于四川伐于四山補步者祭說之祭名周禮春秋祭醴故書爲步漢祀有人鬼之步蠡與之步四川江淮河濟也四山衡岱恒華也伐伐其材也檀弓曰虞人致百祀之木卒葬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伐宋本譌代从大訓改卒葬曰帝補卒葬終葬也曲禮曰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指之廟立之主曰帝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補俟時謂服事殷也乾元序制記湯治以伐亂禹時曰文王用其不伐武發脩其質素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補移衆化民也緇衣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遷焉堯貴以樂治補無爲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補是也在國統民如怨在家撫官而國補如而也而如也君統民而能怨大夫撫私臣如在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進良上誘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補誘進也○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補聖人先德而後爵尚功而賤藝故貴不如仁古之力不如貴美不如力射御不如美也美謂才美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補日月之度於是食有歷象之常可推而知然人事愈于下天見于上則有頻食有不以朔食有不入交限而食聖人有國日月不食者非無食也七政星辰不孛補類行二儀貞明無不當食而食者耳星辰不孛字訓及高安本改與文選賢良詔注引此文合朱本盧本有隕字勃海海不運補運改其道也若河不滿溢屬下讀謬也

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補解圻也施讀爲地小絕施下朱本川谷不處深淵不涸補楊簡曰處止也本行谷字補亦誤涸太平御覽引此文作涸補於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驚獸忘攫爪鳥忘距補不閉不絕也忘翼不飛去也驚獸不攫不攫不攫也言不搏殺補忘大訓並作亡補蠶不螫嬰兒補之蜚蠊不食天駒補物幼曰天駒物曰蠶也凡維出服河出圖補維洛水也舊說光武都洛陽以漢服上裏衛有馬名敗服圖書靈異之物不必河恒出馬維恒出龜故於維言服亦互見之漢五行志曰虞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書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儒皆以洪範五行以下至六極即龜書本文天生神物自然成字希世之符非可以常理徵測晉時偽古文傳與始云龜列于背有數至于九宋人因創列黑白點位以爲雜書又取五行生成之數以爲河圖九失其實盧君說明堂九室云法龜文亦由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補不降於古以仁者補國家之昌國家之滅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補如而也兵乘車則否補肩使來往地賓畢極補楊簡曰肩繼也服古音樊補無怨無惡率惟懿德補洪範之演言無遠弗至也補王之路此無空禮無空名補禮以仁行之賢人並憂殘毒以時省補良舉善善補良則民莫不長恤民使仁日敦仁賓也補數於王庭者亦皆仁人也



凡七百七十七字 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卷之十

三

大戴禮記補注卷之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王曰太師補逸周書曰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

人則王曰者謂文王也太慎維深思內觀民務察度

情偽謂觀中也變官民能歷其才藝試以衆位歷女惟

敬哉女何慎乎非倫倫理大也宜所慎補言非倫則

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徵徵○徵宋本謬一曰觀

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

德其說在下○周書志作言中作聲

王曰於乎女因方以觀之補總下富貴者觀其禮施

也觀其禮及其施由禮曰積而貧窮者觀其有德守

也觀其德與其守孔嬖寵者觀其不驕奢也隱約者

觀其不懼懼也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其少

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其壯觀其潔廉務行而勝

其私也其老觀其意憲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孔

射曼相之國蓋觀者如堵牆使公問之義序點揚解

而語公問之義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者蓋好禮不

從流俗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

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補憲法也學記

日發慮慮所不足老者力不足也○周書云其老者

所不定者觀其不踰其父子之間觀其孝慈也兄弟之

閒觀其和友也君臣之間觀其忠惠也父慈子孝兄



臣忠 鄉黨之閒觀其信憚也信而敬憚○省其居處  
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立事注引此文作  
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任以信考  
之以觀其信絜之以觀其知○補絜度也莊子曰絜之  
元本改周書云設之以謀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以觀其治○煩  
周書有以淹之以利以觀其不貪○補儒行淹之以樂  
之藍之以樂以觀其不寧左傳曰不有寧也○周書  
寧作荒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怒之以觀其重○補喜  
形則內重不輕也○醉之以觀其不失也縱之以  
周書無以物字不字○醉之以觀其不失也縱之以  
觀其常○周書云醉之酒以觀其常遠使之以觀其不貳  
邇之以觀其不倦○補小人近之則不遠遠之則怨探  
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陰陽以觀其誠陰陽謂覆其  
微言以觀其信○補覆讀如言可復也之復微言小言  
信作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成○成字衍此之謂觀  
誠也○補呂不韋書八觀六  
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如浚○補盛也浚蓋深  
如浚周書其氣寬以柔○周書云其  
作以淵其色儉而不詔  
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言日  
如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補如周防其不足  
不欲見之○補防蔽也伐其所能曰日損者也○伐周  
○其下周書有所字

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補宋本謬傷从  
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如日月曰有質者也  
實其貌固嘔其言工巧○嘔以就色下人謂形柔而人  
氏校本飾其見物務其小徵○而務尚其小成○徵宋  
本謬傷周以故自說○言以事曰無質者也喜怒以物  
而色不作煩亂之而志不營○營猶亂也○周書作  
道以利而心不移○導也者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  
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變易知煩亂之而志不  
裕示之以利而易移臨懾以威而易懾曰鄙心而勢  
氣者也○補勢氣猶傳言客氣○下臨懾宋本謬傷  
懾作心○補勢氣猶傳言客氣○下臨懾宋本謬傷  
卒而度料言引之以卒然之事而能應時度焉○決  
作設料不學而性辨曰有慮者也○補性辨生而能辨  
難投以物難說以言○物事○周書投知一如不可  
以解也○言因一端○補如而也○困而不知其止無辨  
而自慎○補慎古通以爲順字保傳曰以其  
也謂聞慎也○營之以物而不虞○虞度也至則攻辨  
周書犯之以卒而不懼置義而不可遷○宋本謬  
字从虞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貨宋本謬貨不  
本增改潔廉而果敢者也○果敢謂不虞不懼也潔廉謂不營



○周書無潔 易移以言存志不能守錮補錮堅也○周書云志不

固已諾無斷言止慎諾於人曰弱志者也順與之弗

為喜非奪之弗為怒沈靜而寡言多稽而儉貌曰質

靜者也稽考也辨言而不固行補言偽而辨又不果行

有道而先困自慎而不讓當如強之補當任也言強

自順而弗讓謂始始賢証善○周書云

非是而強之曰始妬誣者也疑與妬相類而衍戴氏

校本微清而能發謂攻發幽蹟也○微宋本譌微清

情察度而能盡曰治志者也華如誣書○如周巧言令

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為有者也孔子曰巧言令

考志也考度其志○為

三曰誠在其中此見於外此上之諸志補此斯以其

見占其隱察其陰以其細占其大據其小省其大○

相複周以其聲處其氣○氣周書作實初氣生物與

書無之在於胞胎○生宋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

本謬主从虛本改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

有好有惡咸發於聲也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

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斯醜心氣寬柔

者其聲溫好斯當聲誤為斯春秋左傳曰蜂目豺聲

於身乎○斯宋本依註作嘶嘶之類惡尚通於金石而況

非聲誤信氣中易補中正義氣時舒義者剛其氣亦

智氣簡備簡通○智勇氣壯直聽其聲處其氣考其

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周書無此句以前後文

加以其前占其後以前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

其大此之謂視中也

四曰民有五性喜怒哀懼憂也喜怒哀懼憂以其俱

謂之性也此五者之性人喜怒哀懼憂以其俱

心兼盡○性周書作氣喜怒哀懼憂以其俱

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內畜雖欲

隱之陽欲必見懼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懼必見憂悲

之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憂必見五氣誠于中發形于

外民情不隱也○不下周喜色由然以生由當為油

好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嘔然以偷偷苟且也言懼色

貌惟求悅人

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熲然而靜也玉藻曰熲容熲熲誠

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

懼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潔必有難污之色誠

靜必有可信之色補難盡接給不窮也表記曰君子

則則有不質色皓然固以安偽色縵然亂以煩縵

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言雖欲故隱之於中而

不失色於人也○故周書作改雖變可知此之謂觀

色也

五曰生民有霽陽言人含陰陽之氣生而有知有知

本改案說文霽正故生機偽也○霽宋本譌霽从元

陰字从雲今聲人有多隱其情飾其偽以賴於物



以攻其名也。補賴託也攻爲也。有隱於仁質者。周書。質  
賢有隱於知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  
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察也小  
施而好大得小讓而好大事。周書。事字誤。言願以爲質  
爲當聲誤。僞愛以爲忠面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假  
之節。故其行以攻其名。故其行者故爲是行。周書。改  
如此者隱於仁質也推前惡忠府知物焉。謂有詢義  
不知者則推撥於人而待以爲忠府而形貌又知曉  
然也。補忠府當爲思附字形之誤知物猶知人也推  
求人之舊惡而非許之。首成功少其所不足。謂有先  
首之有不足者因。慮誠不及伴爲不言內誠不足色  
薄之詐以爲知。周書。孔氏所書二十三  
示有餘故知以動人自順而不讓。及其所不知正也  
意而不推。錯辭而不遂莫知其情。本非其意故辭情  
隨於人也。補口矣。周書無故知如是者隱於知理者也  
以動人及莫知其情九字。謂先偏習之及於衆前爲涉物而不終  
素動人以言。方欲陳說也。補素空也。詳朱本作色示  
務廣聞而不問則不對詳爲不窮。伴古通用字。如  
有餘有道而自順用之物窮則爲深。妄言深遠。如  
此者隱於文藝者也廉言以爲氣。苟作廉言以見失  
口言以。驕厲以爲勇內恐外悴無所不至。言苟自驕  
勇終必恐憚而更至恭倭也。倭元本敬再其說以  
作悖周書驕作矯悖作誇無末四字。敬再其說以  
詐臨人。周書作亟稱如此者隱於廉勇者也自事其

親好以告人乞言勞醉而面於敬愛。醉言悴也。補乞  
勞悴以爲。飾其見物故得其名名揚於外不誠於內  
孝名也。伐名以事其親戚。補伐誇也。親戚父母以故取利以  
此故要。分白其名以私其身。補君子善則歸親過則  
取其利。周書云。如此者隱於忠孝者也陰行以取名  
陰行謂竊。比周以相譽。交相親比。明知賢可以徵與  
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已。言知其賢而不與交交必  
作而登出。心說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而實不至而  
權忠不盡權忠盡見於衆而貌克。雖盡其忠權及衆  
外而誠不至故貌勝其情也。如此者隱於交友者也  
此之謂觀隱也。周書。孔氏所書二十三  
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補內外內外不  
合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質者也。隱節隱於仁質之  
見暴其長也。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無私施不  
在多。補君子周急不繼富是以靜而寡類。不好莊而  
安人曰有仁心者也。改周書曰言忠行夷爭廉以私  
莊而安曰有仁心者也。事變而能治物善而能說浚  
窮而能達錯身立方而能遂曰廣志者也。浚深也。廣  
有少言如行恭儉以讓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不  
於心色也。曰慎謙良者也。周書。微忽之言久而



可復謂微細及幽閒之行獨而不克克好勝行其亡

如其存謂奉先君及祖考之教令此不必謂事祖

佩劍以將凡於人皆然昔延陵季子過徐徐君悅其

曰吾心許之矣解劍挂於墓樹而去所謂行亡如存

歟曰順信者也貴富雖尊恭儉而能施衆強嚴威有

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周書無難隱約而不懼安

樂而不奢勤勞之不變喜怒之如度晰明也有喜

量度而明焉周書之曰守也周書云曰置方而

不毀周書作直廉潔而不戾立強而無私曰經者

也經者常也經下朱本高安本正靜以待命命

不召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沈靜者

也待時風夜強學以待問忠愛以事其親歡欣以敬

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名故不生焉補安字誤

不貌為恭敬偽以要名故名亦不揚於外周書云

雖以盡力而不回敬以盡力而不口名字戴氏校本

故下曰忠孝者也補忠孝猶合志如同方共其憂而

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隱遠而不相舍曰至友

者也如周書作而迷隱心色辭氣其入人甚俞甚

言無已周書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工能也周

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曰位志者也位志者言

爵位及人志也位有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

故得望譽征利而依隱於物曰貪鄙者也妄當聲誤

也隱質不斷辭不至言心既不能裁少其所不足謀

而不已曰偽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謬易安然反覆

反下同好惡無常行身不類曰無誠志者也周書類

字小知而不大決小能而不成顧小物而不知大

論亟變而多私曰華誕者也周書顧作規論作倫

倫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云能規諫

也巧周書作竊故事阻者不夷補事阻猶行畸鬼

者不仁修特補而不自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隱

節者不平隱節者亦謂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

之謂揆德謂揆度於德也

王曰太師女推其往言以揆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

其往行孔子曰始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

從論衡答侯其言而觀其行也省下朱本脫其字

篇引此文增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

故隱節者可知偽飾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

忠惠守義者可見也論衡隱節作詐善設節

王曰於乎敬哉女何慎乎非心何慎乎非人言當內

於人外慎人有六徵六徵既成以觀九用九用既立一曰

取平仁而有慮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三曰取直

慤而忠正者四曰取順直而察聽者五曰取臨事而

絮正者六曰取慎察而絮廉者七曰取好謀而知務



者八曰取接給而廣中者九曰取猛毅而度斷者此  
之謂九用也。接給謂應所問而對廣中謂博於聞識也。○仁宋本譌人接音捷舊本云愍一作質好一作巧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國諸侯家邑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鄉鄉遂直  
愍而忠正者使是莅百官而察善否。於周禮則刑官則治官慎直而  
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於周禮則刑官補出納辭令則周官掌臣民之復逆者臨事而絜正者使是守內藏  
是也。○慎順古通用字。周官掌臣民之復逆者臨事而絜正者使是守內藏  
而治出入。於周禮則天官補司會之屬慎察而絜廉者使是分財  
臨貨主賞賜。於周禮則司勳好謀而知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  
巧於周禮則司人匠車之等○好宋本作巧从朱本改使下戴氏校本增是字接給  
而廣中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於周禮則行人掌客猛毅而  
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為邊境。於周禮則政官也因方而用之  
此之謂官能也。

正月王親命七屬之人曰於乎愼維深思內觀民務  
本愼在人補所愼之本在於用人。女平心去私愼  
用六證六證六徵論辨九用以交一人予亦不私一人文王自謂  
也女廢朕命亂我法罪致不赦三戒然後及論三戒  
亂法者則有司課其罪王親受而考之然後論成補考黜陟之  
齊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擇是寡功者而譴之一再則宥三則不赦乃因效於此  
凡十一章 自王曰太師已上五章舊別之  
凡二千四百二十三字合補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成廟將遷之新廟謂親遇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  
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禘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  
納新神故示有加焉鄭玄土虞禮記注曰練而後遷  
也禮志云遷廟者更覺其廟而移故主焉案此篇成廟之文與穀梁相傳也 君前徙三日  
齋祝宗人及從者皆齋徙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  
周禮司服職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  
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  
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大夫  
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  
褫衣內司服職曰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  
素紗其於祭也君與夫人皆申其服祭統曰公衮冕  
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是也臣及命婦助祭於  
君皆盡其服自祭於家咸降一等陰爵不敢申也雜  
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  
冠而祭於己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纓笄宵衣立於房  
中是也然鄭氏頓貶公侯使一同玄冕以祭於己非  
其差也且諸侯專國禮樂車服王命有之何獨抑其  
服乎玉藻曰玄端以祭裨冕以朝孫炎云端當爲冕  
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孫說爲合今



未即吉故略同爵弁也君命加再命之命則上公夫  
其乃為君則命其妻以屈狄加再命之命則上公夫  
則申子男臣妻之服耳言小國大夫及一命者亦展衣  
不命者則亦祿衣玄又分公卿大夫及一命者亦展衣  
而升降其服經云孤紳冕卿大夫玄冕何為易之及  
令小國之卿及內子更同列國之卿大夫玄冕何為易之及  
錯易其次九非宜耶補立服之卿大夫玄冕何為易之及  
事之始故假吉服易衰經也申祭服者未純乎吉  
也其齋蓋服素端禮爵弁細衣注以祭服者未純乎吉  
矣盧君於此廣說禮爵弁細衣注以祭服者未純乎吉  
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從尸之服也若然諸侯  
廟事皆當與尸同服士虞記曰尸之服卒者之上服則  
主人亦申其端通五等之孫叔然猶沿鄭義破端冕為  
玄其幅皆端通五等之孫叔然猶沿鄭義破端冕為  
冕及以神冕為端通五等之孫叔然猶沿鄭義破端冕為  
曾子問曰太宰太宗太祝皆神冕蓋神冕即玄冕神  
之言卑也冕服之最卑者觀禮侯氏神冕降從大夫  
之服與乘墨車為稱也凡婦服其等與男子同禘衣  
視衣冕記每言君袞冕夫人副禘是也擯狄視冕冕  
闕狄視冕冕鄭君云侯伯之夫人擯狄視冕冕之夫人  
闕狄是也擯衣視冕冕鄭君云侯伯之夫人擯狄視冕冕  
是也擯衣視冕冕鄭君云侯伯之夫人擯狄視冕冕  
玄纁世婦以視冕冕鄭君云侯伯之夫人擯狄視冕冕  
素纁世婦以視冕冕鄭君云侯伯之夫人擯狄視冕冕  
注云朝服展衣天子朝服皮弁故朝服展衣也朝服  
衣朝服主婦被侯大夫朝服皮弁故朝服展衣也朝服  
人朝服主婦被侯大夫朝服皮弁故朝服展衣也朝服  
食主人冠端玄主婦被侯大夫朝服皮弁故朝服展衣  
當人祿衣同也鄭君唯據王后六服此玄端連衣與  
婦人祿衣同也鄭君唯據王后六服此玄端連衣與  
祿也並合一名案昏禮壻當弁女次純衣纁袖子羔之  
襲也並合一名案昏禮壻當弁女次純衣纁袖子羔之  
衣者純衣也鄭君亦純衣明為一曾子識其婦服則稅  
冠服用布若錫衣亦為布說文解字曰錫細布也主人  
宜營改讀髮髻廣森疑焉從至于廟廟者鬼神之主  
也難記曰至于廟門羣臣如朝位門之稱諸侯如路  
不毀墻遂入適所殯羣臣如朝位門之稱諸侯如路

於路寢殯宮門外君入立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  
即路門治朝之位君入立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  
位立有司執事者入此朝位門內燕朝之位宗人擯  
舉手曰有司具請升其具宋本譌君升自阼祝奉幣  
從在左北面祝主辭故在左神將遷故出在戶闕間  
純四思制丈八尺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  
少饗曰饗幣自左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  
嘉幣告于皇考某侯言嗣以遷代不言國未忍有之  
也某侯諡也曲禮玉曰嘉玉幣成廟將徙敢告莫幣  
日量幣云嘉幣者散文通矣成廟將徙敢告莫幣  
將有事於新廟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于  
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不言奉主而稱奉衣服  
之不恐從祝者祝所以導神也言皆者衣服非一稱  
周禮守祫職曰掌先王先公之廟祫其遺衣服藏焉  
稱不言奉主者禮喪主於虞吉主於練殯宮所事者  
桑主也練而入新廟然後作栗主塋室西墻藏之是  
時未有練主又不當遷虞主以往故但奉衣服奉衣  
依其神而已祝導有還鄉之節若虞禮前尸然奉衣  
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神道尚右辟音避  
後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分庭一在北  
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君  
升車從者皆就車也皆就車謂凡出入門及大溝渠  
祝下擯神車祝為右故於步處則下乘車尊左故  
右矣凡君之車右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故自外來  
門間滿渠必步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故自外來  
樽于西序下以設樽恒於東方今唯布南面之席故  
置樽於西以因其便矣補脯醢陳于房中諸侯左右  
蓋樽以兩飯玄酒在南



五九六

房也補脯以籩醢以記豆陳之于北墻下與因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卿士當言東畫補盥槃謂之洗漢禮器制度曰天子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士以鐵榮屋翼也洗北距堂若階上距戶牖之度○宋本脫以字从儀禮經傳通解增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

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辟也門左門西補入門西者將升西階也出以東爲左西爲右入以東爲右西爲左奉衣服

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  
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種贊者佐助執事者）

公食大夫記曰上贊下大夫也其升亦由西階自房取脯醢兼執之出坐奠于筵前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補薦西奠於右也特牲饋食禮酌奠奠于銅南彼東面之席銅南亦薦右矣聘禮釋奠于廟雖無尸猶一人舉爵此奠不舉者未卽吉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君及

張氏所著書二十三

西

\_\_\_\_\_

祝再拜興祝聲三日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

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今吳氏遷經作令

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東西俟也祝就西廂因其便也補廂者兩

序之外夾在位者皆反走辟走疾趨也補堂下如食

室前堂也。尸食。賓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

在左卽大夫及衆有司皆在位者皆立祝聲三曰

孝同矣其絜爲而用萬之一享詩云吉蠲爲饌是用孝

孝顯依其漢爲而明廟之享補虞禮饗辭曰圭爲

主亦深也。君及祔再拜君反位之位。祔循反位之位。

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閒也君出廟

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

---

幣徹几筵之等補廟半以後曰寢衣服所藏也乃曰擇日而祭焉所以安神補是小祥

祭之

凡四百四十八字今補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成廟釁之以羊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祭器名者成則釁之以絜也○釁之雜記正義

引此文君立服立于寢門內南向補路寢門內之庭

作則釁君立服立于寢門內南向補所謂內朝也國語

曰合神事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立服以神事故亦同

於內朝補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立服以神事故亦同

服者謂不與也補此立服亦立端也爵弁純衣事神

之服既請命將入廟乃易之耳雍人若周官內饗外饗掌割

享者宗人曰請命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命宋

引此文改正義雍人拭羊拭挽補雜記乃行入廟門碑

南北面東上居上者宰夫也宰夫攝雍人舉羊升屋

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補自中由東西

屬危當棟上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祝宗人也雍人

也到割也

割雞屋下當門邾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邾室

門邾之室一日東西廂也釁東西室有司猶北面統

於廟也無配曰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

血流于前乃降門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邾室其

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

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案小戴制雞亦於屋上記者不

同耳此不言舂路也補邾室東西堂之室也前堂曰

廟後室

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補鄭君曰告反命于

日邾

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

請就宴君揖之乃退○向朱本作面

宴盧本作燕



凡一百四十五字 今補

解軒孔氏所著書二十三

六十六

大戴禮記補注卷之十一

小辨第七十四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 小辨爲小子

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 曾子曰君子愛日以

可得 句學不可以辨 不可輕有所學○辨上大訓有

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

別四方之風也○禮天子巡制禮以行政○政禁

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制禮以行政 政禁諸侯學

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 官政不備則大夫學

德別義矜行以事君 別猶辨也○士學順學順成辨言

以遂志 致命遂志○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辨禁識

上之令也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公曰不辨

則何以爲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

小義破道 道小不通○道必簡○簡約而

有統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戴氏校本曰淮南

泰族篇引孔子曰小辨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

簡與此少異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

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 爾近也○爾可以言可以怨○通之

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補爾雅卽今

爾雅書也○釋詁一篇周公所作○詰者古也○所以詰訓

言語通古今之殊異故足以辨言揚子傳言以象反

舌云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謂此記也傳言以象反

舌皆至可謂簡矣○補象周官象背也○掌蠻夷閭貉戎

舌南方國名其人舌本在前言四方之言而論說焉反



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易曰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則賢  
人之夫亦固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  
乎公於十棋之中變數尚不可盡天下之言其可窮  
猶也既盡也言奕者於十著之內勝負之變固猶不  
能盡況天下廣遠可勝辨乎○棋宋本諺稱棋大訓  
改曰微子之言吾壹樂辨言曰微子不知夫喪之踊  
子曰辨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治  
政之樂皇於四海補皇大也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  
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辨言  
歸附也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行禮樂而力忠  
信其君其習可乎宋本脫行字从大訓增君上戴氏校本刪其字公曰多  
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補入患備與我言忠信而使不  
人展子曰母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  
謂言而不行補口倦言之厭也而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  
立待也補明忠信之備而行之者則治效立見也君朝  
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  
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言所推無不準補刑法也放至也公曰  
請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  
綴學之徒安知忠信補綴學猶拾聞見以為學也公曰  
非吾子問之而焉也補焉問之乎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  
彊也一日公以夫子三辭欲避左右之彊者也補彊避謂  
人名時侍公側公疑子有隱言恐聞於三家故令之

避子曰彊侍丘聞大道不隱言不可隱蔽也丘言之君發之  
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避補人  
之何獨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補人能內思知中  
必知恕人補人能自盡知故能知知恕必知外補內恕故外能  
知外必知德補外宋本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  
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  
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補楊簡曰安內思  
畢心曰知中補畢心盡心也○心宋中以應實曰知  
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  
知政補柔也○宋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  
知事補事戒不虞曰知備因義言之足明於上也母患  
曰樂補母古通以為無字傳樂義曰終補終令  
凡六百一十一字今補  
用兵第七十五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補善子曰胡為其不祥也聖  
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補言非利金據土  
平天下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  
對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  
民皆生補人含五常之氣生有喜則和親怒則離害其  
義兵而無有偏兵兵之所自來者公曰蚩尤作兵與  
上矣與始有民俱○成大訓作用



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云蚩尤古之諸侯或妄耳一日衆人之貪者也  
○貪周禮疏引此文作強一日及利無義不顧厥親  
已下似後校書者所加非注語  
以喪厥身補及利汲汲於利也  
蚩尤惛愾而無狀  
者也何器之能作補狀足也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  
者鄭君利其械矣然則蚩尤嘗作兵器非始造軍法  
○周禮疏器作兵作造蚩尤或曰黃帝  
生見害謂黃帝殺之而校以衛厥身者也止教習于  
非作者也補此非說蚩尤也注失其讀當以蜂蟻挾  
螫而生爲句見害而校爲句言蜂蟻生而挾毒見害  
喻聖人作兵亦所以自衛其身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  
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弭之補用兵之利而止其  
害○弭宋本譌彌从  
盧本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由  
改在於利用兵以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小雅蓼  
取危蓋逸詩也  
章也亦困於校德不塞嗣武于孫子言用上二章但  
兵革之詩也  
德不以塞亂而徒傳續武事于孫子用兵革喪除其  
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與此形聲相近然語義不類  
三引詩無又云之文以謂讀之誤矣子皆相協古音  
久如已亦得合韻疑本逸詩通爲一章解民二言特  
偶同藝我耳○于孫宋  
本鶴孫武从元本改 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  
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  
者猶咸致王今若存○其人宋本譌其仁从大訓改  
于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  
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羸暴於天下

暴極不辜殺戮無罪詩云無辜無辜亂如此憮  
於天補天所粒食之民布散厥親雖諸夏莫疎遠國  
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言疎遠老成而與幼色者  
子反譏貸處穀千乘曰以財投法言法行處辟辟罪  
也  
妖替天道逆亂四時補替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童  
幼之人歷失制君臣昏亂攝提失方攝提左右六星  
使專政歷失制攝提失方攝提左右六星  
指中氣尚書中鄒大無紀鄒當字誤爲鄒或深聲爲  
候日攝提移居鄒大無紀不告朔於諸侯周禮太史  
提無紀大亦失字之誤不告朔於諸侯  
年以序事補諸侯命主謂之瑞瑞者瑞諸侯力政不朝於  
都鄙補諸侯命主謂之瑞瑞者瑞諸侯力政不朝於  
也所以示信也虞書曰指五瑞  
天子言以威力侵爭周書曰力政則無讓無六蠻四  
夷交伐於中國戎六狄此周所伐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  
也明堂位曰九夷八蠻六狄七戎六蠻其朝明堂時來者  
國數也爾雅曰九夷八蠻六狄七戎六蠻其朝明堂時來者  
玄以四夷爲四方九貉爲九夷又引爾雅其數不同  
及六四文關而不定是終使學者疑於所聞也補殷  
之夷國據王會商四方獻令知也云鄭引爾雅其數  
不同者詩蓼蕭箋引九夷八蠻六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職方氏注作九夷八蠻六狄七戎六蠻案李巡爾雅注本  
謂之四海下更有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  
北方鄭君約其文言之然四方之國經記皆舉舉大  
數爾雅亦未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  
不降百草殫黃補爾雅五穀不升民多天疾六畜  
不降百草殫黃補爾雅五穀不升民多天疾六畜  
醉背凡从內者熱變皆爲月宋本訛目从大訓改



此大上之不論不議也帝皇之世無災疫故百姓不議殀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故書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也○楊氏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凡四百四十四字 今補

少閒第七十六

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焉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遷席也遷席前坐也楊簡曰魯君之所不樂者三家強而已矣夫子知其不可言故變色而辭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言已師禮事夫子故不使言情也其私人

與軒孔氏所著書二十四

六

不同於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此也言情於臣則不君○君而下宋本衍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補諷哀公不君將致孫國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使上下權其輕重居之謂事役准皆達也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言皆稱百姓之欲也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為家不可以為國公曰可以為家胡為不可以為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補君有國大夫有家名位異等同名同食曰同等名位不同禮亦

異數補食祿也唯不同等民以知極周禮大司徒職○食朱本作位唯不同等民以知極日以儀辨等則民不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祭法曰有天神諸侯脩禮於封內以事天子大夫脩官守職以事其君士脩四衛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四方之職曲禮曰地廣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孝經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補楊簡曰明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言有可同也謂之閑下謂之多疾不正之政君謂閑民謂之多疾制之所以防閑補楊簡曰明公曰善哉自下視之則惡其害已君時同於民布政也補善政民之所利而利之民時同於君服聽也補君所使民同於君上下相報而終於施補思施也補上施善政心也安本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遠大緣近小始○猶即獸字本从犬旁將行重器先其輕者輕者持重器必先効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清濁謂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辨別陰陽正則物荀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言專陽則正華秀也補吐葩曰秀發補曰孚節此官民之道也官人終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容狀施發○以宋本龍民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



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觀其志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四代謂文王、成王、康王、昭王也。或曰：文王取人以度，四代謂之也。○戴氏校本刪句首此字。公曰嘻善之不同也王取人德有不同也。子曰何為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問四代以人狀得之。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善之事。胡為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補近視之遠望。五王取人各以己焉是以同狀聖王之已者已故於求人雖言色不同而善惡無異。補各以己者已聖故能知人之賢否也。中庸曰：取人以身，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五王取人，不能如五王。五王取人，不能如五王。五王取人，不能如五王。人且也傳聞之以委於君且則否如也。傳聞而已，不能如也。補注：失其解。

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筮白玉瑄知古以玉為管後乃易之以竹耳注：明帝誤。○白下文：選賢良，文有玉字。粒食之民昭然明視補：楊簡曰：昭然，民明見舜之功德。教通于四海民明於教。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北發，北狄地名。其地出迅足鹿。周武王時，肅慎貢矢，矢文：盧渠搜，貢犬。氏羌，貢鸞鳥也。補：注並據王會為說也。漢書音義：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似國名也。臣：晉灼曰：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此舉北以南為對也。師古曰：北發，非國名也。言北方即此舉北以南為對也。師古曰：北發，非國名也。言南撫屬對。渠搜，非是。○舜崩，有禹代與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遷邑姚姓于陳，因使氏焉。春秋左傳曰：胙之以土，命之氏。補：陳者，因周所封言之。其實夏時，舜之後，仍邑于虞。故傳稱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姚也。○宋本脫：增作物配天脩德使力。補：作物，制物也。字从大訓增。九



佐伐之於南巢放之於乃遷姒姓於杞封夏后氏之夏宮而去其臣佐焉後於杞亦命氏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嚮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其發明德而順天之心嚮收也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補書地任地宜而稼穡之章入政洪範所云是也總章重屋之西堂於此命事尚白吉西服禹功以脩舜緒為副于天補副猶言先總章服禹功以脩舜緒為副于天克配上帝也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敎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補湯傳外丙中王太甲沃丁太庚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庚小辛小乙至武丁二十二世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服宋本謂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小乙之子盤變儼而修德重典嚴道號為高宗注庚之武丁卒下有脫字案殷本紀武丁盤庚之兄子也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補自武丁歷祖丁武乙太丁帝乙至紂九世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佚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謂傾宮鹿汙池土察以為民虐亦上文以民為民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伯也紂里之四亦嫌於死則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許魏不在宋本謂別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五伐蓋時小伐也客事天子謂恐而臣之也補文王卒受天命五伐者崇密邢黎大夷事具大傳

作物配天制典用行三明親親尚賢補三明天地人今校改民明敎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君其志焉或侯將至也之甚有繼之者將至也公曰大哉子之敎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煩衆也如繁者言如萬物之繁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補財讀為財成皆以財為日於此有功匠焉王非獨善言有有利器焉之言有先王有措扶焉謂股肱之良也措扶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發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興禍福相生言禍福並興及相生之義老子卒反生福大德配天終為福德以配於天公愀然其色變客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觀聞也觀君博聞以立知焉如朱本作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生殺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敎謂辜極可以苟免不可以敎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未足而君謂足則臣足臣恐其足實足可行而君曰不足則臣云足所謂本增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敎矣安能無善從敎如後之隨前右之應左公吁焉其



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未之成也

宋本譌木外大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補言君知

訓及元本改凡草木根較傷則枝葉必偏枯敗當字誤

由臣言之未盡也高安本盧偏枯是為不實此偏字宋穀亦如之以民

本作偏君為本此穀字及下注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穀

首穀字皆似政字之誤失則傷及人物補小人字當倒置之公曰所謂失政

言失政之害大則及人小則及畜穀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

德焉言天地絕夏商之餘民乃與周之續公曰然則

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蕞未虧言疆域與

易於常也戴氏校本作藪人民未變鬼神未亡依附之水土未

細細猶亂韓詩外傳曰陰糟者猶糟實者猶實喻惡

實以喻善亦言善王者猶玉玉以喻善人血者猶血

惡之物仍錯亂也酒者猶酒憂其可憂而樂其所樂優以繼愷政出自

家門此之謂失政也愷猶忍也言天下安然人物不

補愷愷也君方優游遊樂而政出於大夫非天是反

之門是乃上失其政也此指謂三家也人自反補君制於臣反復上下之常臣故曰君無言

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春秋左傳曰唯器

者公曰善哉也

凡一千五百十一字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卷之十二

朝事第七十七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

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

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

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諸侯

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

序上下有差也補典命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

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此文錯謬

當云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餘二十字並衍命上公

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

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七

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五

為節補春秋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

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

官方七百里子男之城蓋方五百步命宋本九卿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

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

亦如之補義內諸臣命以偶數詩曰豈日無衣六兮

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卿元士受地視子男與

此不合鄭君曰王之土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

禮作出封凡諸侯之適子省於天子攝君則下其君



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繼子男補省善也如省于其君之省天子善  
之命之攝君加異其禮鄭君箴膏肓曰父有老耄罷  
病子代理其政預王事所謂攝君也以皮帛者比於  
孤卿也春秋曹世子射姑來朝賓之公之孤四命以  
以上卿是其未省者○省周禮作舊  
皮帛視小國之君補鄭司農曰九命上公得置孤卿  
之君固周制也廣森謂小國之君蓋附庸也帛者玄  
纁束也書三帛傳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  
庸之君執黃於經未聞鄭君大宗伯注曰束帛而表  
以皮為之飾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  
豹皮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宮室車旌衣  
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  
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旌衣  
服禮儀各如其命之數補大夫一命載衣士雖一命  
亦無冕以爵弁為上服云各  
視命數者約舉之也王制曰小國之禮大行人以九  
卿與下大夫一命似說異代之制  
儀別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域國之禮而行其  
賓主補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  
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  
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五命以上諸侯  
之命也四命以下諸臣之爵也○周禮別作辨域作  
邦行作待主作客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  
寸補桓圭也圭上刻雙植象之纁藉以韋衣木藉玉  
寸者也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主與纁皆九寸刻上  
寸半厚半寸博三寸冕服九章補虞書十二  
纁三采六等朱白蒼冕服九章自山而下謂之衮者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袞冕九章自山而下謂之衮者  
於文从公从衣公之衣也鄭君說周升龍於山升火  
於宗彝然袞冕者子謂建常九旒補鄭君曰常旌旗  
之山冕則九章首山矣建常九旒補鄭君曰常旌旗  
也考工記曰樊纁九就補周官巾車曰金路鈞樊纁  
龍旂九旒補周官巾車曰金路鈞樊纁

樊馬腹帶纁鞅也鄭君曰以罽飾貳車九乘  
之每一處五采備為一就就成也貳車九乘補貳車  
乘車之副曰貳田車之副曰佐戎車之副曰倅少儀  
云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亦異  
代之制周時大國貳車九乘故秦滅九介九人禮九  
牢補鄭君曰禮大駕屬車有八十一乘也介九人禮九  
牢補鄭君曰禮大駕屬車有八十一乘也其朝位  
賓主之間九十步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補賓主之間  
立處也鄭君曰九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  
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纁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  
七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饗禮七獻食禮七舉  
補信直也鄭君七章自華蟲而下考工記曰鳥七  
章中車曰象路朱樊纁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鄭君以為王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車  
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然則此經亦謂異姓侯伯  
也禮七牢者任一年屨補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  
率各三年○信音申  
之禮補躬身也所以自戒諸子執殷璧五寸纁藉五  
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纁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  
禮五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饗禮五獻食禮五  
舉補肉倍好謂之璧外圓內方刻穀為瑤飾尚其養  
丙也凡璧皆朱綠纁纁冕五章自藻而下釋名曰纁  
日革路龍勒條纁五就建大白以封四衛五牢者任  
各二年也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補草以爲  
其飾也凡大國之孤執帛皮以繼小國之君補鄭君  
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軼見繼小國  
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帛皮周  
禮作皮帛高諸侯之卿禮各下其君二等補鄭君曰  
安本盧本同



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其餘則自以其爵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以下及大夫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天子之所以明章著士皆如之補大夫下於卿二等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義者以朝聘之禮也○宋本脫也字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補周禮曰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一歲一見其貢其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其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其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其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其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蠻服六歲一見其貢其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夷服侯服也王城居王畿之中連於四境各五百里外盡侯服之界則千里矣以下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里數皆距王所都言之輅建其旌旄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補說者云親禮侯氏稱冕墨車偏駕不入王門與此記不合廣森以爲諸侯朝會皆仲其車服儀禮觀篇乃世子始嗣侯者以其介圭入觀于王未有王命故從大夫之服耳其篇有天子賜車服命書之然後天子冕而執事足以明之矣○瑞宋本譌端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摺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補春秋左傳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郊特牲曰戴冕璫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鎮圭以四鎮之山爲象飾摺者插於紳帶之間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典瑞曰王摺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大輅大旗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觀禮注引此文再作二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觀禮注引此文再作二日下布退而朝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補觀禮曰諸侯觀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君曰四時朝觀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王巡狩至於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天子南鄉見諸侯○鄉土揖庶姓時見之成猶重也天子南鄉見諸侯○鄉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疎外內也補鄭君曰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婚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補觀禮曰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宋本脫諸子以下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十字从盧本增補周官司儀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序尊卑也補周官司儀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補禮記曰侯氏坐與主再拜稽首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主降拜補禮記曰侯氏坐與主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補禮記曰侯氏坐與主再拜稽首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奉國地所出重物而首摺者延之日升升成拜乃出肉袒入門而獻之明臣職也補禮記曰四享皆束帛右以聽事也補禮記曰事畢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



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明臣禮臣職臣事所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明臣禮臣職臣事所以教臣也○職上宋本脫臣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補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國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賓服者享之圖事以觀其能補圖賓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補禮者既將幣王以鬱鬯禮之上公再醑而酢侯伯一醑而酢子男一醑不酢也三饗三食三宴謂自來訖去此上公之禮侯伯饗食宴皆再子男皆一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德行為之益脩天子之命為之益行補近者男服以內也遠者要服以內也呂氏春秋曰王者之封建也補近者男服以內也遠者要服以內也呂氏春小國稀朝所以體之也○樂為行為之為宋本並說謂从高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補鄭君曰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也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廣森謂交歲相問者猶言每歲交相問也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今誤讀交絕之殷之為中如中一以上之中間一歲也問歲相聘所謂三年大聘甲聘丙聘又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聘則涉三年矣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旆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補周官掌客曰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補鄭

君曰質謂正自相當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補君主君也道勞於遠郊也郊勞於近郊也鄭二十里男十里近郊各半之聘禮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然則君館於卿與大門庫門也必廟受者朝聘所以脩先君之好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勞去聲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君親致雍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補既讀如既稟稱事之既雍既即饗餼字鄭君曰此六禮者唯饗食郊送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主人主為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幣幣幣幣致之贈送以財既贈又送至郊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脩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補流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補鄭君曰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摺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門上小戴有廟字君使士迎于境大夫郊勞君親拜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之辱所以致敬讓也○廟宋本敬下無讓字拜君下有命字致敬讓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



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卿爲上擯大夫爲次  
擯君親體賓私覲致雍既還主璋賄贈饗食宴所以  
明賓主君臣之義也補禮饗食宴君親之賓主之義也致雍既還主璋賄贈饗食宴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也  
夫者君義也賓私覲者臣義也○小戴承賄作承擯  
下有士爲紹擯四字體賓作禮賓下有賓私面三字  
雍既作饗饗主作客宋本依小戴亦作故天子之制  
饗饗仍於饗下疊著既字○小戴云比年大聘相厲以禮使  
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  
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恥厲之也諸侯相厲  
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  
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  
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  
則作讓矣○作上小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諸公之臣  
相爲國客則三積以次差之侯伯之臣再積子男之  
臣一積也聘禮無致積者文不備○三宋本訛五从  
朱本改既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  
車藹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餼牢壹  
食再饗宴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不  
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  
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  
而諸侯務焉補舍賓館也五牢之具任一牢鼎九陪  
十簋二十壺二十皆堂上八東西夾各六銅十有四  
堂上六東西夾各四簋六堂上與東西夾各二醢  
百德米百簋陳於庭奉二牢陳於門西其羣介之餼  
則大夫任羣率各一牢士唯奉牢也米一車二十

四斛禾一車千二百乘聘禮曰門外米禾視死牢  
十車掌客曰車米視生牢車禾視死牢二若文異  
聘所以殊新所以乘乘禽之乘匹者若雁鴛之屬也  
聘記曰既致饗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也  
之數時賜四時新物也儀禮謂之餼獻不能均如此  
言不能皆爲然也唯用財於禮乃必盡厚○介皆下  
小戴亦有字然則元本作然於禮乃必盡厚○介皆下  
之餼亦當爲既似後人依小戴妄改古者大行人掌  
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  
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  
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  
下之政補禮鄭君曰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  
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  
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司馬法曰春以禮  
侯國巡狩若不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觀諸侯比  
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國同處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  
殷以禮同諸侯發同禁廣森謂朝觀宗遇諸侯皆離  
至唯會同旅見時會者東方春南方夏西方秋北方  
冬分時更迭而至殷同者同軌畢至不以其時殷之  
言衆也○義周禮作儀古文省肆師治其禮儀故  
書亦爲義觀下遇宋本茲脫以字謀周禮作儀故  
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成邦國之貳補王制曰諸  
也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時聘小聘也殷眺大聘  
也成平也周禮曰凡有屬怒者成之○周禮成作除  
貳作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教諸侯之福賀慶  
以贊諸侯之喜致會以補諸侯之災補鄭君曰此四  
侯之禮也問者問者問者問者問者問者問者問者  
也補諸侯災者若春秋遺淵之會謀歸宋財廣森謂  
大宗伯以服屬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  
姓之國伯以服屬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  
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膳肉不至是異姓亦歸服  
也春秋公羊就履日服熱日膳左氏說宜社日服宗



廟曰膳。○周禮天子之所撫諸侯者。○所下盧歲偏  
教作交。合作禮。天子之所撫諸侯者。○所下盧歲偏  
在三歲徧眺五歲徧省。○補在眺省皆王使於諸侯之  
君曰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也。自五歲之七歲屬  
後遂開歲徧省也。○在周禮作存高安本同。七歲屬  
象胥諭言語計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補  
胥瞽史皆王官使於四方徧諭諸侯也。計讀從周禮  
故書叶字叶合也。今周禮爲協辭命鄭君曰書名書  
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日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  
百名以上。○胥音諸。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  
牢禮同數器脩法則。○補節所持以爲信也。小行人達  
用八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  
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鄭君曰達同成脩  
皆謂齊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脩脩  
者也。數器銓衡也。法入法也。則八則也。○達宋本訛  
建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殷國。○補殷國即殷同也。鄭君  
謂六服盡朝。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  
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  
師役則令稿贈之有好事則令慶賀之有禍災則令  
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補此五物者諸侯自  
荒歲不熟也。稿讀爲稿師之稿。宗伯內禮之目以禮  
禮哀國敗禍災水火之災春秋左傳曰宋大水公使  
弔焉曰天作淫雨害及其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  
於乘盛若之何不弔。及其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  
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欲犯令  
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  
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  
下之政。○補此小行人使適四方察其美惡之事條別  
書之以詔王也。禮俗謂昏姻喪紀舊俗所行

雖有異者因之不變太宰八則六曰禮俗以馭其民  
○札喪凶荒厄貧宋本訛禮俗政事從大典改周禮利  
上有萬民之三字欲作猶末云每國辨是故諸侯附  
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故諸侯附  
於德服於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  
義不脩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  
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人職  
方夏官之屬德篇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  
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補九命之賞者  
伯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  
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四方所  
瞻侯子所望也九伐之法者馮弱犯寡則削之賊賢  
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  
固不服則伐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削之  
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尚猶  
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補周官掌  
與幣巡邦國之諸侯道王之德意志處使咸知王故  
之好惡進行之。○宋本脫之字從通經及盧本增  
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  
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法也。○正宋  
凡二千一百三十六字 今補  
投壺第七十八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補中刻木  
鑿其背以盛算者也。鄉射記曰大夫兕中士鹿中  
君曰射人奉之者投壺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  
面主人請曰某有枉矢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  
嘉肴又重以樂敢辭。○補君曰燕飲酒既脫屣升坐  
八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







勝者跪曰敬養補鄭君曰灌猶飲也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廣森謂  
當爲觥射禮訓皆以解駁異義曰觥字古書或作角  
旁氏則與觥字相近言敬養者爲謙辭射義曰酒者  
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劉  
原父投壺義曰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而曰養  
者不尚人以勝己也故尚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  
也則怨自恥其過則怨人思人以勝己則怨矜以怨  
則怨自訟之所由作也○小戴飲下有者字觥作觥  
司正曰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各直其算上一馬  
從二馬以慶補司正主人之相凡飲將旅必立司正  
右算主黨勝則當左算一馬從二馬所謂擲馬也侍  
投於尊者則否鄭君曰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面  
止也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慶  
勝者以慶之○小戴無司正日及爲勝者及上字慶  
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正爵既行  
請徹馬補鄭君曰飲慶爵者偶親酌不周則復始既  
算補此六字當屬於司正日之上周則復始者投壺  
之倒錯算多少視其坐補鄭君曰算用當視坐投壺  
顯然亦人四算廣森案此以下矢八分堂上七扶室  
說壺矢制度若儀禮經後之記矢八分堂上七扶室  
中五扶庭下九扶補八分矢圓徑也扶讀如膚寸而  
子曰上失扶寸鄭君曰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  
庭其禮襲隨晏早之宜無常處○小戴矢作籌無八  
分二字室算長尺二寸補射算長尺有握視此爲長  
宋本訛堂算長尺二寸也周官素人日矢八物皆三  
等卿射矢三尺彼射於堂宜堂下司正司射庭長及  
用中等亦視此七扶爲長  
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童子使者皆屬主黨補  
長卿飲酒有衆賓之長一人是也衆賓立於庭故謂  
其長者曰庭長冠士童子皆卿人來觀者也冠成人

尊之令屬賓黨使者若執壺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  
者之屬○小戴無堂下司正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  
與射同節補投壺或於庭則主人自作階降揖賓其  
此十三字壺中置小豆爲其矢躍而去也補鄭君曰  
小戴無此字壺中置小豆爲其矢躍而去也補鄭君曰  
取其滑而堅○小戴置作實壺去席二矢半補鄭君曰  
去實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矢以柘若棘無去其  
廣森疑室中則五尺庭則九尺矢以柘若棘無去其  
皮補鄭君曰宋本脫矢字從盧本增大七分補前文云矢  
分者似謂室中五扶之矢其奇既短圓會孫侯氏今  
徑亦發補此以下經注云舊說矢大七分會孫侯氏今  
日泰射補此以下經注云舊說矢大七分會孫侯氏今  
爲于一張侯參之曰今日泰射四正具舉補今日  
句也于一日三字亦衍張侯參之言張三侯也大射  
儀曰量侯道以經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鄭君  
曰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大夫君子凡以庶  
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大夫君子凡以庶  
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補以燕  
則燕燕樂也舉游也春質參既設執旌旌載干侯既  
充中獲既置補質侯中的也周禮曰射則充樞質參  
氏執之載舉也充張也中侯射侯也旌旌載干侯既  
御算也賈公彥曰唱獲則釋算故名算爲獲壺脰脰  
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斟五升壺腹脰五  
寸補何氏春秋傳解詁曰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  
壺然則此壺腹亦方脰脰七寸謂其上圓者腹脰  
五寸謂其下方者合之則尺二寸脰亦高也受壺腹  
中容實也管子曰所市之地六步一斟昌言曰斛取  
一斟亦斗字於九章粟米術程斛一尺六寸五分  
方求其腹徑近七寸也○壺高以下九字宋本並說  
作小字小戴云壺脰脰七寸腹脰五寸口徑二寸半



容斗五升屬於算  
長尺二寸之下

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補亦經首詩也小戴

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此不與前章相

流木侯讀若詩四鐵既鈞矢金鐵翦羽謂之鐵決若

今板指也士禮用棘人君用象牙拾射輔也一名遂

以韋為之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隨其堂乃節其行

著於左臂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隨其堂乃節其行

既志乃張補志志所中也書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

車之旌既獲卒莫補射夫射人也諸侯以射人為司

或亦與唱獲焉莫靜也中雖多不矜功也○御車盧

本作獲者莫音暮與射為韻聲旌自為韻與車改五

章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

繁采蘋伐檀白駒騶虞補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

鶴巢諸詩今皆在風亦以為雅蓋出漢人之記樂府

所存非周舊也漢末杜夔傳雅樂四曲一鹿鳴二騶

虞三伐檀四文王皆古聲詞後代四曲樂八篇廢不

歌猶依其音節○其宋本說共从元木改八篇廢不

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補樂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

三代之遺聲也素人識之補樂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

故謂之齊七篇之名未聞三篇閒歌補樂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

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訪史賓

山有臺笙由儀是也補此八篇拾聲歡挾補此八篇

立無踰言若是者有常爵補志急曰荒容急曰傲偶

君曰弟子賓黨主黨年稚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襲慢

司射戒令之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小戴云魯

令弟子辭曰母撫母教母備立母踰言備立踰言有

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母撫母教母備立母踰言備立

浮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

食爾曾孫侯氏百福補考工記曰祭侯之禮以酒脯

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飲強食治女曾

孫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侯祭

凡二章 凡七百三十三字 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卷之十三

公冠第七十九

公冠自爲主補春秋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  
喪而冠若即位時弱至當冠之年自冠冠之則因  
曰若孤子則父兄戒宿諸侯尊盡臣諸父兄弟故自  
爲主也○冠迎賓揖補蓋迎於廟門內諸父兄弟故自  
宋本譌符  
席入堂深異於士補士禮主人冠者之父也於冠無  
異事故升立序端此主人即冠者故升遂就席爲  
也既醴補賓醴主人有君臣之義亦異於降自降  
故其降也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  
使就賓階也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  
終於正補餘若大夫士之孤子無父兄者亦得自  
主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其  
也義同其餘皆公同也補之等公主端與皮弁皆釋

玄纁纁布冠及玄冠之服也玉藻曰始冠纁布之冠  
自諸侯達冠而弁之可也二服皆纁布古者田狩而食  
其肉衣其皮先以兩皮如釋以蔽其前後及後世聖  
人易之以布帛猶存其蔽前示不忘古尊祭服異其  
名曰纁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  
肩博二寸補玄纁纁布冠及玄冠之服也玉藻曰始冠纁布之冠  
其氏逸經改朝服素纁補玄纁纁布冠及玄冠之服也玉藻曰始冠纁布之冠  
冠弁服也與玄端服異但同玄冠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  
弁服云冠弁委兒其服纁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  
以爲視公冠四加玄冕補四當爲三玄當爲四加玄冕  
朝之服公冠四加玄冕補四當爲三玄當爲四加玄冕  
服再加皮弁三加冠弁與玄冕爲四也四加尊於士  
也不加衮下天子加冠弁與玄冕爲四也四加尊於士  
饗之以三獻之禮補一獻也士於賓無介於餐而贊冠  
者君禮於臣無樂補一獻也士於賓無介於餐而贊冠  
本無介矣補一獻也士於賓無介於餐而贊冠  
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補一獻也士於賓無介於餐而贊冠  
樂同也春秋左氏傳日以金石之樂節之謂冠之時

爲節皆玄端補君臣其醕幣朱錦采補飲賓客而從以  
也厚意也采錦之雜色者或疑采四馬其慶也補賓也  
爲束字之誤昏禮曰酬以束錦  
如是補其慶也以四馬慶謂慶天子擬焉補天子擬焉  
作太者周禮所謂賀慶之禮也  
推之近是注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補天子擬焉  
也補說苑曰諸侯太子庶子冠之冠擬焉非其禮與士  
同饗賓也皆同補天子擬焉  
有其  
成王冠補周禮周五經然否論曰古文尚書說武王崩  
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而後出也異義  
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異義  
云成王年十四是周公使祝雍祝王補王爲祝辭於冠  
喪冠也者恐失矣  
告曰達而勿多也補辭多則史祝雍曰使王近於民  
不遠於年補此文云近於民遠於年說苑作侯後漢志注引  
賢使能補賢與年民爲耐無樂注云耐古音能如  
古以能爲耐樂記曰人不耐無樂注云耐古音能如  
三台字  
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補離明也  
天下有欽順仲夏之吉日補古者冠以仲夏補昭帝本  
帝加元服此仲夏字誤也○遵竝大道邠或補或當  
博字之誤也○博物記云昔遵大道之郊城案乘集  
竝昔古假借字漢石闕銘亦以竝天爲休美靈善也  
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補元首也儀禮冠辭曰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免猶弱也。稚免博也。  
物記作崇積文武之寵德。文皇帝武皇帝。○博肅勤。  
高祖清廟。高祖高皇帝也。○補漢儀帝冠皆如六合之。  
內靡不息。補息安也。○博物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凡。  
百○此注不可曉。似校書者所記。孝昭冠辭。漢孝昭。  
然推算前後字數亦不合。姑存之。  
章末題子貢問樂記。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禮運曰地。  
山川和也。天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言。  
地同風雨時降。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言。  
均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古祝辭則云。嗣王某。  
告之辭也。補此祀天辭。漢祠泰一贊。贊曰。皇帝敬拜。  
泰祝之饗與此相類。○祐宋本。譌祐元本。譌佑。从吳。  
氏逸。  
經改。  
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與甘風雨。薄薄。薄也。易曰。庶卉。  
百穀莫不茂者。○者古音。諸家文者。从與。諸聲。與古。  
緡繆束楚三星在戶。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  
土之靈。補此祭。  
維某年某月某日。年謂大歲所在月正月也。其天地。  
某年者元二之數也。云太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歲所在非也。上日朔日也。大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旁作穆穆。補言日無私照也。案洛誥是成王維予一。  
入某敬拜迎于郊。補此朝。以正月朔日迎于東郊。  
古者帝王以正月朔日迎于東郊。率有司迎于東郊也。所以為萬品先而尊事天也。

凡六章 今別 凡三百四十字 今補

本命第八十

分於道謂之命。道謂其化自然之道也。人莫違焉。或。  
命也。孔子曰。死生有命。補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分。  
陰分陽而人以生。陰則受金火之命。陽則受木水土。  
之命。形於一謂之性。以形法象也。凡人稟於木則象之。  
也。命之謂性。性者資於未生之前。發於既生之後。原其  
所故於此。性者資於未生之前。發於既生之後。原其  
之質也。自天與之。謂之命。自人得之。謂之性。受於木  
則成仁。受於火則成禮。受於金則成義。受於水則成智。  
也。然其要歸性無不善。守其一不能相濟。故曰。形於一。  
其成皆至於聖。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易曰。男  
女構精。萬化窮數盡謂之死。化窮者身也。故命者性。  
物化生也。  
之終也。命初分於道。則是生之始也。分道則脩。則必。  
有終矣。補人生則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  
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然然後能有見。精  
轉視。胡胡消切。書。微也。○徹。胡說。施作。連。案。八月生  
齒。然後能食。施有能字。若而生。廣然後能行。三年。暗合。  
然後能言。道大成。故因之以變化也。補廣。廣。骨也。暗。  
也。十有六情通。然後能化。○情。說。陰窮反。陽陽窮反。  
陰。夏至。陰消。陽息。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補日月。  
之辰。建子之月。辰。食於丑。陽以陰變也。建丑之月。辰  
會於子。陰以陽化也。自是而左。旋寅與亥。卯與戌。辰  
與酉。巳與申。皆一陰一陽而相合也。入法。天故男。故  
陽從偶。以八數。女陰從奇。以七數。合而成。施化也。故



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補齔齒也○而齔宋  
也亦作而齔從後漢一陰一陽然後成道易曰一  
皇本紀注引此文改一陰一陽然後成道易曰一  
之謂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問岐伯曰丈  
道也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  
溢焉陰陽和故能有子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  
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伏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  
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  
竭矣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熟  
成陽施而陰化合於三也小節也男女合中古男三  
亦天地之道也合於三也小節也男女合中古男三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中節也合於太古男  
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備於三五合於八也備三五  
八十也不言大節者省文案周禮媒氏職曰令男三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曰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  
十五笄二十而嫁鄭氏所著書二十六  
而嫁書曰有嫁在下曰處處者處女也夫之姑姊妹之  
長焉然則古者皆以二十為嫁之期故周云六十  
四為嫁之期今者有三十五十非也故周云六十  
言此說近漢初學者所積焉宋本作合於八也  
衍出八字朱本虛本虛作八十以上文推之亦非是  
今校八者維剛也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  
數也入為方維八卦之數也天地以之明聖人以之  
四隅曰維禮義者思之主也冠婚朝聘喪祭賓主鄉  
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也七也鄉飲賓主八也軍旅  
九也補注似脫君臣二字然賓主與鄉飲酒禮經  
當為二賓主則相見是也豈注有轉寫之誤與禮經  
三百禮經統威儀三千曲禮也行機其文之變也危  
也謂二禮動行九事皆其文變也此四禮之象五  
有其文每變不同也

行也其義四時也象五行謂內外與五服義宜也  
也故以四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補恩義春秋象秋  
舉本依喪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  
制者有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  
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貴貴謂為大夫君尊  
制也三曰而食食也三月而沐沐也自小便以上非虞  
者據大夫士三月而葬葬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  
生也四制喪不過三年直衰不補異於吉無飾也  
因之墳墓不坏同於邱陵補坏土再成也禮弓曰易  
今校入正文除之日鼓素琴漸有終因省哀除大禘  
後作樂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曰除月則其善  
也子蓋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除四制作詳  
示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制作告資於事父以事母  
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也父  
在為母齊衰期見無二尊也○四制日下有土無百  
官備百制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天子諸侯  
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謂士大夫身自執事而後  
事行者面詬而已謂庶人不杖詬四制作垢凡此  
以權制者也○制利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著悲  
號三年憂恩之敬也東夷二連其所口口不怠者哭  
不絕聲不解者不脫經帶也



解盧義讀如字此依鄭君四制注也雜記注云解倦也則當讀為懈四制號作哀教作殺下同注缺二字  
所不解誤聖人因教以制節也為卒哭祥男者任也  
子者事也補皆以音近轉相詰訓禹貢男邦史記謂  
皆為任男與任國新莽封王氏總麻之屬為男其女  
聲義並同也男子者言任天地之道如長萬物之  
義也故謂之丈夫丈夫者長也夫者扶也言長萬物也  
補如而也郊特牲曰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  
尺故曰丈夫知可為者知不可為者知可言者知不  
可言者知可行者知不可行者是故審論而明其別  
謂之知所以正夫德者論朱本作倫德者女者如  
也子者事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  
也故謂之婦人婦人伏於人也本謂仗是故無專制  
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其從  
令無所敢自遂也故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  
已矣惟酒食是議也故朱本盧本作教是故女及  
日乎閨門之內專其志且遠嫌不百里而奔喪言及  
經戒見星補奔喪禮曰日猶終日不百里而奔喪言及  
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然則雖百里不逾日而  
不與經相會禮曰日猶終日不百里而奔喪言及  
若成國百里不奔喪言不逾日而奔喪言及  
戚友之喪皆曰奔喪故春秋經書知子來奔喪矣  
奔字事無獨為行無獨成之道參知而後動可驗而  
後言也古語三而稱參三宵夜行燭以燭夜行官事必

量六畜蕃于宮中補官事蠶織也夏小正曰執謂之  
信也信固也乃為所以正婦德也補郊特牲曰女有五  
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亂淫世有刑人不取  
世有惡疾不取補禮其氣類相傳染穢詩喪婦長子  
不取喪婦也長子謂長女無母者自女之父言之為  
失母訓婦德不備人莫與婚故慎之不逆家子者為  
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為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為  
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為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  
者為其無所受命也補何休曰婦有七去不順父母  
去無子去補年五十無子者古者娶必有腹以妊姙  
子三人續帶言姙姙有子則適不去也鄭君易注曰  
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適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  
之淫去如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補古人有言  
可嫁絕友令其可交是故曾子燕燕不熟而去其妻  
婦雖有七者之罪猶託小過不以其罪去之可謂存  
厚不順父母去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元  
本有淫為其亂族也如為其亂家也本家高安有惡  
疾為其不可與其乘盛也補春秋穀梁傳曰有疾  
夫使人致之其辭曰某口多言為其離親也詩云婦  
不與之歸宋本盜竊為其反義也補韓非子曰衛  
之曰必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此所謂竊盜去也  
若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此所謂竊盜去也  
以刺裏出妻抑其末也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



歸不去補何休曰不窮窮也廣森案無與更三年喪

不去補內則曰子甚宜其妻父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則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

衰更三年之喪父母之命嫌色過且非孝不為前貧賤

後富貴不去補宋仲子云糟糠之妻不下堂此之謂

當去之禮故有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次及

要君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非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

非孝者此皆誣鬼神者罪及二世補王制所謂假於

大亂之道也殺入者罪止其身○周書曰大命世小命身故大

罪有五殺人為下補五大罪皆逆也言

凡一千有五字今補

易本命第八十一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易者渾

是曰大易二象之所資萬品之所生易曰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說曰太易者

未有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

運曰夫禮必太初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

而為四時然禮易之說雖殊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

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孔子曰聖人智

而不窮能測天一地二三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

萬品之情也一主日○天之神曰為尊補諸數皆去日數十屬甲乙之

南子下十日主故八十月而生萬類人為貴也補九

人三字此文脫貴偶用奇○二下淮南子有八奇謂九

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偶用奇○二下淮南子有八奇謂九

奇主辰辰方面各三也補若丑承子卯承寅

補十二辰月主馬馬統乾於下故馬十二月而生

○斗主狗斗魁枕戌狗戌之屬也故狗三月

而生補易曰艮為狗六九五十四主時時主豕

時詩云有豕白故豕四月而生補易曰五九四十五

五主音音主援故援五月而生補援善啼故取五音

為金金於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鹿角長

易為兌鹿角解是與律相應也○淮南子作麋之氣故禽

至鹿角解是與律相應也鹿六月而生也所包者多故舉禽獸之名雖有飛

走之異實亦通也補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方各七補

六主左傳曰天以七紀星主虎虎炳文故虎七月而

生補虎寅之屬也寅為木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二

九十八八主風風之數立於八也補冬至則北方

東方風至西南風至東南風至東北風至南方風

至西方風至北方風至東方風至南方風至西方風

至北方風至南方風至西方風至北方風至南方風

至西方風至北方風至南方風至西方風至北方風

至南方風至西方風至北方風至南方風至西方風

至北方風至南方風至西方風至北方風至南方風

至西方風至北方風至南方風至西方風至北方風

至南方風至西方風至北方風至南方風至西方風

至北方風至南方風至西方風至北方風至南方風

至西方風至北方風至南方風至西方風至北方風

至南方風至西方風至北方風至南方風至西方風



也。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生於陰者謂游於虛也。陽者謂游於實也。○而淮南子作陰。故鳥魚皆卵。魚游于水。鳥飛于雲。釋上事。○淮南子。故冬鷺雀入于海。化而為蛤。以同生於陰。有生字。下淮南子。故冬鷺雀入于海。化而為蛤。以同生於陰。有其形性也。補說文解字曰。千歲鷺化而為蛤。蛤亦蛤也。雀化小正有焉。○淮南子。冬上有立字。蛤作蛤。蛤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飲而不食。三十二日而死。蟬不飲不食。三終也。介鱗夏食冬蟄。熊黑魚蛇之屬。○淮南子。乾吞者八竅而卵生。鳥屬也。凡物之有異類者。韓詩內傳。○補宋本。謂曰。嚙嚙者九竅而胎生。人及獸屬異物。音喚淮南子。作嚙。咽者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董仲舒曰。受於大者不取於小。補皆言不得兼也。齒牛無上齒。故觸而不噬。太玄經曰。噴以牙者童其角。兩其足。無角者膏。疑者而無前齒。無前齒者齒盛有羽者脂。釋者為脂也。補羽亦當為角。脂羊屬膏豕注互錯矣。詩而無後齒。齒盛於前。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至陰至陽。類其多也。至陰為男。至陽為女。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補緯為之。幅經謂之運。幅廣也。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陽為德。陰為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補高誘曰。高陽。邱陵為牡。谿谷為牝。補牡實而施。邱陵植生。谿谷納。蟬蛤龜珠與月盛虛。月者太陰之流。○北。頻几反。蟬蛤龜珠與月盛虛。月者太陰之屬。因之以盛。彭氏春秋曰。日月望則蟬蛤實。月晦則蟬蛤虛。孝經援神契曰。月虧於天。則陰類消於淵。

也。補高誘曰。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地肥者象與猶隨也。虛縱也。○淮南子云。沙土之人細。沙土養大者象。地虛縱也。○淮南子云。沙土之人細。沙土養堅土人。剛弱土人。肥。虛土人。大。沙土之人。細。沙土養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疏。薄之地。地有美惡。故土人。有。好醜也。周禮大司徒職曰。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邱陵之民。搏而長。墳衍之民。皙而瘠。原隰之民。豐而肉。而痺。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鱉之此大。辨五土之分。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鱉之耐也。讀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蚯蚓之屬。不氣息也。若而鳴。皆自然之性。○淮南子。食木者多力。而拂。熊羆之屬。子。無不字。息。作慧。○淮南子。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食桑者有絲。而蛾。桑子。作。食肉者勇敢。而悍。虎狼之屬。食穀者智惠。而巧。淮南子。是也。○巧。食氣者神明而壽。王喬赤松之類也。淮南子。作天。食氣者神明而壽。西極亦有食氣之民。不食者不死。而神。申於道者。則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為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三百六十當萬物之數也。故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至焉。好剝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谿。塞谷。則神龜不出焉。補子制曰。不胎不夭。天不覆巢。○至宋本。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自天而不壽。夭孽數起。



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並興人民天死五穀  
不滋六畜不蕃息補洪範五行傳曰凡草木之類謂  
之獸及人謂之病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  
之祥氣相傷謂之診○漢宋本譌變从盧本改

凡六百四十三字今補

乾隆甲寅弟廣廉校刊



甲寅冬月

# 大戴禮記斟補

瑞安廣明印刷所石印

大戴禮記斟補卷上

王言第三十九

孔目錄云

傷本題為主

言篇中王字

凡十九見皆誤作主唯十六字不誤

今摭以改正

馮登府校云篇中王字十九惟莫不來至朝親于

王王字不誤乃第十四字非第十六字並據劉氏錄本

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

孔云聞宋本訛聞

趙鉞

校云韓本聞作聞

案韓本蓋即宋韓元吉本據孔校宋本亦即韓本而趙丁校宋

本與孔氏所校多差異又似非一本故並存之

大戴禮記斟補上

得夫子之聞也難

孔云聞宋本作聞

丁燕校云花齊本沈鼎新與朱

養純參詳當云沈本嚴元照校云花齊本較舊本獨為文從字順頗疑有私意竄改之處而孔若據之獨

多趙校云韓本作聞下同

案孔所據宋本即韓

本疑元校云朱本乃宋本之謄誤凡趙校宋本亦多攙

存之不同

雖有博地眾民趙校云地字宋本作施末行施彌博

正應此案此仍當以博地為是宋本未塙

政之既中丁燕校云既字宋本訛不

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孔云舊本云一作入山澤



以時而不禁夫圭田無征案下云此六者則當以關市田稅力役為四如山澤與圭田為六若如今本則為數不足當以舊本為是

明王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盧注云關也市也山也澤也丁校云應數圭田不宜分山澤為二王制全用此文但稅十取一改作公田藉而不稅文法不同耳

上樂施則下益諒孔云施予也諒誠也嚴元照校云爾雅釋詁詔亮也左右相道也詔相道左右助勵

太戴禮記補上

二

也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小爾雅廣詁涼助佐也大雅大明末章云涼彼武王傳云涼佐也釋文云本亦作諒正義韓詩作亮云相也是諒有佐助之義上有樂施之君則下民相感而相佐助也補注訓誠恐未切

案此說亦未確姑存之以廣異義

七者布諸天下而不宛孔云宛不實也春秋左傳云大者不宛嚴校云淮南要略有此文高注云宛緩也布諸天下雖大不緩也高注以爾雅釋言云宛閒也閒緩之義相因補注從杜預左傳注解恐當依舊

義為長案此義亦未確以孔義為是

千步而井孔云千步亦字誤韓詩外傳云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趙校云此井字當作鑿井之井解千步字亦非誤孔注失之道上有井所以便行者也若解作井田使與柔遠之意無關此與周書大聚解十里有井正同案趙說亦通依周書則三千步而井蓋十里者長三千步廣三百步也此井止千步則三里有奇而有井十里當有三井蓋鑿井以便行旅之汲飲十里則太疏闊固不必拘矣

太戴禮記補上

三

家語亦作千步足明其非誤也

三井而甸烈三甸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孔云書大傳曰八家為鄰三鄰為朋三朋為里古者分田八家同井三井一朋之田也三甸烈一里之田也案依上文井千步則三井三千步積十里三甸烈積三十里此疑即周禮遺人所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此甸烈即十里之廬距即三十里之宿也烈與列通周禮師氏云朝



在野外則守內列司隸云守野舍之屬禁鄭注屬遮  
列也列今本作例此從釋文別本山虞典祀十里之  
廬亦為遮列之舍故謂之句烈矣距疑當為遽之借  
字管子大匡篇云三十里置遽委馬尹知章注云遽  
今之郵驛也蓋遺人三十里之路室兼為傳遽之舍  
彼五十里有候館亦即在此五十里封之內此經并  
句烈以下並說道路委積之事與遺人義正相應故  
下文云乃為蓄積衣裘馬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通  
校上下文足明其義矣千乘篇亦云地以度邑邑以

大戴禮記斟補上

四

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孔彼注云九里曰距則與此不  
合

則天下之明譽興 趙校云宋本作名譽 案明名字  
亦通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哀公曰善 趙校云宋本按云荀子有人有五儀數句

案此蓋宋人校刻者所注  
舊本往往有校語並同

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為己憂 孔云楊簡  
曰親近小人故致憂患 丁校云楊注非也觀文子

篇末可見案衛將軍文子篇末說介山子推云以  
躬行忠信其 孫星衍校

云疑置亦惠字之譌荀子所謂言忠信而心不德也

嚴校云易繫辭云有功而不置鄭注云置當為德

晁說之案古文德類置字因相亂又案官人篇置義

而不遽置即植字當訓立古今字耳案王念孫注

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 孔云躬讀為

窮富字絕句願上宋本脫不字从文選歸去來辭注

引此文增荀子作富有天下而無怨財 孫校云以

大戴禮記斟補上

五

文選注當讀不願富貴絕句下仍重一貴字語意方  
足 案此當從孔讀為是四代篇云願富不久妨於

政可證孫說非是無財亦當作無怨財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君子以此之為尊敬 孔云敬下小戴記有然字宋本

亦同从元本刪 趙校云宋本無然字

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 孔云小戴記無夫字宋本

亦脫从宋本增 趙校云宋本有夫字

固臣敢無辭而對 孔云固猶故也 丁校云固與後



文固固同義而對如云以對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 孔引王肅曰固鄙

陋也又云不固大典作不問 案今本小戴記亦同

鄭注云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孔疏云固固者上

固是鄙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

此言由其固陋殷重問之故得聞此言皇氏用王肅

之義二固皆為固陋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言若不

鄙固則不問焉得聞此言哉臧庸云固與故通故鄭

注以上固為鄙固下固為故王肅好與鄭異兩固字

大戴禮記輯補上

六

皆作固陋解遂以下固為不固焉請於虔反改句下屬

復偽撰家語大婚解曰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

乎禮記今本亂於家語之文作寡人固不固鄭注亦

衍不字幸孔疏詳明今刪正之并經案臧說甚塢右

然此經亦當作固固今本不字亦後人所加竊謂上

固字當訓為實下固字乃為固陋焉當訓為乃親經

聞焉得聞此言謂乃得聞此言也

禮三本第四十二

天地者性之本也 孔云荀子史記性作生 趙校云

宋本性作生與荀子史記同

道及士大夫 孔引楊倞云道通也 丁校云道不訓

通如訓通則當云道通乎士大夫不當云道及

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廟 孔云待言荀子作持手虛

本同 丁校云持手而食如禮器云食力

貴本之謂文 丁校云愚意貴本之謂文此與史記荀

子並誤禮器云禮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又云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記云禮反其所自始又云報

情反始也案丁蓋以文為反之誤

大戴禮記輯補上

七

三年之哭不文也 孔云文史記作反盧本同 丁校

云當依史記作不反

縣一磬而尚拊搏 孔云春秋左傳室如縣磬服虔以

為磬字一磬堂上特縣玉磬也笙磬頌磬皆編縣堂

下拊搏以韋為之形如小鼓實之以糠樂記所謂相

也周官大師大祭祀帥鼗登歌令奏擊拊 趙校云

左傳縣磬國語作縣磬 案荀子禮論篇作縣鍾尚

拊之搗鍾磬並謂特鍾特磬也但堂上不得有金石

之縣特鍾特磬仍在堂下唯拊與琴瑟同在堂上江



王鳴盛孫星衍黃以周並謂指在堂上故大師登歌鼓琴瑟得兼擊拊令奏尚即上也經於拊搏云尚明對縣磬在堂下為文孔說非是

禮察第四十六

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 趙校云宋本無所字禮者禁將然之前 趙校云宋本作禁於將然之前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 孫校云生當作至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孔爾宜顧不用哉 丁校云爾字句絕後文所置爾句法亦然 趙校云宋本於爾

大戴禮記辭補上

字句

廣育被蠻貉四夷 趙校云宋本貉作貉

夏小正第四十七 丁校云陸機郭璞俱引小正傳則

傳與經同出世人誤解隋志歸之戴德非也

鴈北鄉 丁校云鴈當作雁鄭朱養統

何以謂之為居生且長焉爾 丁校云為字衍案洪震

刪案丁校是也居當屬下讀

記鴻鴈之還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還者也 孔云鴻不必當小正之還者鴈南鄉時不

在中國小正見其還不見其鄉之不必當還之月故不記 丁校云不必當小正之還似云有以八月還者 案記鴻鴈之還也句當作記鴻之還也鴈字衍此因九月書還鴻鴈二者並舉而此月止云鴈北鄉唯舉鴈而不及鴻故發問也下亦單舉鴻可證 又案傳小正之還下有必字文較完備鴻不必當當疑當為常下當有見字即承上見鴈而後數其鄉也為文此當讀鴻不必常見為句下小正之還必者也別為一句大意謂鴻為鴈之大者南方不常見而北方

大戴禮記辭補上

九

則鴻鴈生長之區固當常見小正所書還者必據其見者故於還兼言鴻而於北鄉則唯言雁錯文以見義也不必常見猶九月雀入於海為蛤傳云非常入也孔丁說非經傳之旨

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 趙校云宋本何以謂之雷句

案雷當屬下讀宋本非是

魚陟負冰陟升也負之者言解蟄也 孔引金履祥曰

月令魚上冰是也春冰薄魚既升背若負之 案以月令義校之此負疑當讀為培莊子逍遙遊篇說鵬



云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負冰與  
培風義同負培並言乘也登也華子培訓來登詳王  
念孫讀書錄餘編  
言魚躍而在冰上亦即月令上冰之義謂月令孔疏云  
謂魚從冰下  
升於冰上而負冰索孔謂魚在冰上是也但如金說  
在水上則不得負之孔仍未據負字之義  
以負為背若負之則仍在冰下易緯通卦驗鄭注云  
上近冰也亦非  
與月令義不相應矣負培古音近字通  
初歲祭耒始用耒也 孔云蓋以堯灌地而祭耒與  
程鴻詔云耒當為耒讀為耒祭耒與祭耒例同謂祭  
而用耒其耒用耒或用耒也集說小正 案程說是也

大戴禮記補上

十

學記云大學教皮弁祭菜是其證也月令仲春上丁  
命樂正入舞舍菜玉燭寶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釋  
者置也菜者受也鬱金香草釀以秬黍是謂秬受所  
以禮先聖師也中郎釋菜為受似即隱據此經義  
罔也者罔之燕者也 阮元校云燕當以初學記廿四  
改作藩

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  
風故大之也 孫枝云顧氏問曰太平御覽合冰必  
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殺必於北風蓋

以北風陪說大之者仍大南風也傳大疑是傳寫之  
譌孔引山海經狀傳非也  
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 孔云澤讀若其耕澤澤之  
澤 趙校云徐廣史記注云古釋字作澤  
田鼠者凍鼠也 趙校云墨子非儒篇云糗鼠藏益糗  
鼠冬藏穴中故此記其出之時  
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  
也 孔云均讀為耘故傳言除田也月令正義以農  
率為田畯與傳訓異 案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命

大戴禮記補上

十一

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遂又云田事既飭先定  
準直農乃不惑鄭注云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又引  
夏小正曰農率均田孔疏云農率則田畯也均田則  
審端徑遂也月令疏說與此傳義全不合孔冲遠不  
宜疏外若是竊疑此記古本當作均者循也均循聲  
相近故義亦略同循田謂農官巡行校督農夫使除  
田蓋均循實為除田而設而均與除義實不相冢孔  
讀為耘非其義也農率即帥謂農官也國語周語說  
藉田云農師一之韋注云農師上士也農師疑亦即



農帥蓋唐以前本如是故孔釋農率為田畯宋以後本譌易以循釋率義遂以除田詁均古既無是義又與鄭孔所引不合矣

獺獸祭魚其必與之獸何也又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獸大之也孔云諸本經文脫獸字傳文三獸字並譌獻丁校云獺獸不成句劉寶楠校云玉海引無獸字孫校云除豺祭獸外四獸字皆當作獻案孫校是也

大戴禮記輯補上

十二

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孔云月令鷹化為鳩在仲春小正例凡言則者候皆較蚤孫校言則者不必盡蚤蚤者亦不必盡言則劉恭寬校云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引善變而之仁故具之鞠則見孔云戴震曰鞠讀為噉字之譌也丁校云戴注鞠誤解如此則初昏當在上見當為晨見與丁說同初昏參中蓋記時也孔讀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趙校云宋本也字句劉校云玉海

引縣作垂下同案此當以孔讀十一月時有養夜傳云若日之長也云與此文例正同戴震注中校並移此云字著前章鞠則見者歲再見爾爾字之上非是

梅杏杞桃則華杞桃山桃也孔云山上黃本無桃字案黃本是也此明經杞桃為二物傳述經杞字而釋之不當兼及桃當據刪或曰桴姬伏也趙校云宋本伏誤伐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案非下疑當

大戴禮記輯補上

十三

有必字後疑當作腹下文云羔羊腹時也文正同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孔云煮祭饋熟之祭也又曰煮盧本作暑案此當以盧本作暑祭戴震洪震煊注昭校並同周書嘗麥篇云孟夏祠大暑所謂夏有暑祭也洪氏疏義釋為夏后祭寒祭暑皆用羔其禮略同孔謬昭四年左傳見喜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案生當為牲之段字言祭暑則以羔為牲故記之也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道也丁校云詩標有



梅正義引夏小正傳作綏多士女士女猶言男女也  
今本倒案藏琳洪震煌校同

繁有勃也 孔云翁宋本謬萬通解作方蓋本有字脫

去上半或誤為万因轉為萬耳 趙校云古有方近

見惠氏書古誼孔校語非是

昆小蟲抵蜥昆者眾也由魂孔讀魂也增下魂也三字

提此者動也小蟲動也 孔云傳言昆猶魂也魂之

言動也 丁校云白虎通情性云魂猶云云也魂魂

連文猶言云云呂氏春秋季春紀園道章云雲西行

大戴禮記解補上

十四

云云然注云運也董子山川頌混混云云 孫校云

中山經其光熊能其氣魂魂 嚴校云一切經音義

廿一載經十引夏小正蜺小蟲也蜺魂也魂魂然小

蟲動也可證魂魂連讀然玄應所引亦有誤案王念孫

引校 顧問校云楊子魂魂萬物注魂魂多兒 案

丁孫諸家說足正孔讀之誤依法言李注則魂魂兼

動與眾二義與傳旨正合

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之必推而不言取 孔

云取必戴氏校本改故言 案此當作推之則必取

之取之不必推推必取而不言取謂凡取它物不皆  
用推用推者唯取蜥為然則云抵可以見其為取故  
經不書取而書推也今本推取二文上下俱到遂不  
可通戴孔校並非

田鼠化為鴽鴽也 劉恭冕校云列子天瑞篇云田

鼠之為鴽釋文音溜說文鴽鴽也大戴記三月田鼠

化為鴽案洪明始云 周書云化鴽郭注爾雅鴽音鴽

鴽也鴽音諸

孔者靈縣也 顧校云爾雅注作虎懸

大戴禮記解補上

十五

王莒莒 孔云鄭君箋詩疑王莒即莒其注月令又疑

王莒即王瓜未審焉 案月令王瓜生注云今日王

莒生夏小正云王莒莒未聞孰是是鄭月令注亦止

校異文並不以王瓜王莒為一物孔說未塙

秀幽 顧校云國策幽秀之幼也似未 案此秀為秀

之段借與根秀不同顧引國策於此經無當也

執而升之君也 丁校云升之君似別其羣之誤 案

此與十二月納卯蒜傳云納者何也納之君也義略

同丁說未塙



浮游有股 趙校云浮游宋本作蜉蝣 案易本命為

亦作蜉蝣則宋本是也

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孔讀時也 孔云辜略也不云

鳴鳩而云鵲則鳴是不略之也 趙校云鳴者相命

也登樓賦注引鳴下有也字辜宋本作事也字絕句

丁校云不辜如云不殺 案丁說是也正月鷹則

為鳩傳云其殺之時也與此文例正同孔讀其不辜

之句而釋為不略失之

故其記曰有養日云也 案云也疑當作也云今本誤

大戴禮記糾補上

十六

到正月云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十一月時有養夜

傳亦云若日之長也云與此文例正同

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 孔

引黃叔琳云矩法也以為食法之所關而記之也孔

又云以已通已在經中者食菽糜以心中為候經言

心中則菽糜已在其中矣時是也又云舊本云矩關

一作矩閔 丁校云矩關當是豆鬻之誤 王念孫

云戴校本改時為是是為時盧云矩關作矩閔案舊本

是語如云或曰當作豆鬻案舊本時是互譌當從新校

本改正矩關或作矩閔皆豆鬻之譌傳之豆鬻正釋

經之菽糜也趙校 案時是二字互譌戴王校是也

但依彼校則以在經中上當補菽字謂上經云初昏

大火中種黍菽此依盧王校補此三字又云菽也時食

矩關而記之洪震煊云矩關當作時食矩句閔而記

之言是時累菽未登民食粗糲故以菽糜為食因哀

閔而記之也洪震煊云閔如春秋 祖與矩閔與閔形

近而譌孔黃說並望文生訓不足據王丁以矩關為

豆鬻亦非是

大戴禮記糾補上

十七

頒馬分夫婦之駒也 孔云舊本云夫婦一作夫卿按

傳本作大夫卿又云分夫婦之駒者游北之馬至是

別之 案依孔說則是別羣之事經不當云頒況周

禮校人云春執駒此上文四月亦云執陟攻駒則春

末夏初已別羣不得此月始分夫婦之駒據三月頒

冰傳云分冰以授大夫也此與彼書法同則當依傳

本作分大夫卿之駒也舊本作夫卿者夫即大夫二

字之并省古文或如是作秦刻石御史大夫作御史

夫二即其例也案洪震煊本亦作



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 孔云在當盧本作正當

案在當文義難通當從盧本作正為是

煮桃桃也者杷桃也杷桃也者山桃也 孔曰黃叔琳

云禮豆實曰桃桃諸無舉杷者傳似小誤 案此當

作桃也者圓桃也杷也者山桃也乃別桃於杷之辭

與上梅杏杷桃則華傳略同今本傳寫誤提黃乃以

疑傳真矣

寒蟬鳴蟬也者螟螳也 孫校云蟬也者蟬上當有寒

字 案盧文昭王

大戴禮記辭補上

十八

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閭蚘也

孔云皇侃說丹良螢火也 案皇說見月令孔疏 案

皇以丹良為螢火然螢火未聞能食蟲蚘雖古說恐

未足為竊疑丹良當即螳螂良螳螂聲類同五月良蜩

鳴良爾雅釋蟲亦作蜋可證丹螳一聲之轉螳螂能

食飛蟲故經云云

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

知時也 孔云離麗也牝牡偶也 丁校云愚謂離

與從義相反非相因 案丁說是也離羣猶禮記月

令中夏云游北別羣 前頡馬傳云離駒亦謂駒

蓋謂鹿從羣而孕離羣而後生生與從不同時易本

命所謂鹿六月而生故云非所知時也

主夫出大主夫也者主以時縱大也 孔云夫如夫圭

田之夫治也 案孔說迂曲不可通主夫疑即火

之譌主大即周禮夏官司燿之職出火上當有不字

即司燿所謂季秋內火也上云內火即謂火伏故此

別云不出火矣

若蟄而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孔云若

大戴禮記辭補上

十九

蟄若上燕及蟄獸皆蟄也抑或若即燕字形誤言燕

蟄而榮鞠鞠榮而樹麥物候之相踵者也又云榮鞠

下通解增樹麥二字非 孫校云此注若蟄而三字

迂曲不如別本以若蟄而三字作言蟄也得之 案盧

觀本並同 丁校云畢竟經有樹麥二字 案孫丁

校近是但別本以若蟄而三字為上熊羆貉獬豸

則穴經之傳得之而作言蟄也亦不免脫改此當作

若蟄今謂熊羆諸獸之穴與蟄相若也余而形近而

誤孔失其句讀又凡為之說殊謬



王始表者何也 丁校云王上當有王始表三字解本

如是義洪本並同

黑鳥浴 孔云傳本作黑鳥浴 丁校云應依傳本如

作鳥不用黑字 案丁校是也

晉人不從 孔云晉人晉夫也 丁校云左傳注晉夫

主幣帛之官親禮注司空之屬襄四年傳稽人成功收斂之官也管子君臣上史晉夫任事人晉夫任教

周策有晉夫空

保傳第四十八

大戴禮記糾補上

二十

過關則下 趙校云關本作闕 丁校云過關過廟即

由郊反宮之日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注作闕賈子階

級云入正門則趨 嚴校云字書不見闕字疑闕之

誤廣雅釋三闕空也曹憲音口決反玉篇闕闕無門

戶也闕闕音相近釋名釋宮室闕在門兩旁中央闕

然為道也則義與闕亦相近闕字當是大戴本文或

有作闕者後人據新書改耳 案嚴校是也闕蓋以

門切聲古音與闕同部傳寫誤切為卦耳

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 盧注云武王崩成王十

有三也 孔云新書脩政語曰成王年六歲即位故

云襁褓言十有三者書古文說與賈子異也 丁校

云下云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則非六歲所能矣

建本賈子作年二十歲

此三公之職也 盧注云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

空也 丁校司馬移司徒下 案丁校非是韓詩外

傳及漢書百官卿表引或說並謂三公首司馬次司

徒即盧所本舊本不誤

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 盧注

大戴禮記糾補上

廿一

云三少又親近故孩提而教之 孔云盧君絕故孩

提為讀非是 趙校云宋本三少等十一字注在故

孩提三字下 孫校云孔君所解亦當絕故孩提為

讀 丁校云畢竟三公二字是後人加後文注亦可

證

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孔云目見高安

本作日見 案作日是當據改

此殷周所以長有道也 孔云道上宋本衍常字以朱

本刪 趙校云宋本並無常字



則入於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孔云漢書新書學上無小字小者作學者宮作官 案官字較為近古王念孫亦以漢書賈子校謂宮官亦字之誤今攷宮字亦可通周禮大司樂鄭注說成均云文王世子云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則周人立此學之宮是學官亦可稱宮似不必定從漢書賈子改官也

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 盧注云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觀禮布政故引天子之禮以言之四學者序瞽宗上庠及四郊之學也 丁校四郊改西郊云盧意以大學

大戴禮記輯補上

廿二

在內其四學則一為西郊之學蓋本王制 孫校云案注言四郊之學似并數大學在內以大學在郊也王制言虞庠在國之西郊不得分虞庠及西郊之學為二 案丁改四郊據今本王制校也攷北史劉芳傳引王制亦作四郊與祭義注合則盧所見本自作四郊不必依今本改也諱審盧意蓋以經四學不著學名而後注又謂小學即虎門師保之學大學在王宮之東則其意蓋謂東序等三學及四郊之學皆為大學矣東序瞽宗上庠見文王世子鄭注云周立三

代之學亦即在王宮東之大學也四郊之學則郊學也依鄭王制注義周大學在王宮之東小學在郊則四郊之學自是小學而盧誤謂亦是大學又周大學別有成均辟雍詳注孔氏盧氏不數者以鄭周禮大司樂注謂成均即虞之上庠而辟雍鄭駁五經異義謂在郊則又不與三學同處見詩大雅故不及也實則周制亦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大學有五學東東序西瞽宗北北庠南成均中辟雍此有四學下文又有大學即據四學與辟雍言之皆大學也與四郊虞庠無

大戴禮記輯補上

廿三

涉盧用鄭義而微不同皆未允當也詳周禮正義丁孫兩校亦皆未愜盧君之指孫氏所糾亦未塙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 趙校云而理道得矣注宋本在長有道也下有虧膳之宰 盧注云太子齒於學則有榘楚之威成王雖幼固與成人等且王既冠 孔云虧漢書新書並作徹宋本又於虧上衍出徹字从太平御覽引此文刪 孫校云當刪虧字存徹字 劉校云徹武帝名



有誹謗之本 盧注云克設之 趙校云宋本設作置  
有敢諫之鼓 盧注云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

趙校云注宋本無者字

鼓夜誦詩 盧云賈誼云敢諫之鼓瞽史誦詩然瞽與  
鼓聲誤也夜史為字誤 孔云夜非誤字也漢書禮  
樂志云立樂府采詩夜誦 孔校云予謂鼓夜當從  
盧注作瞽史為是漢書采詩夜誦非此處義也 案  
孫說是也

工誦正諫 盧注云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

大戴禮記辭補上

廿四

詩以諷大夫諫足以義使於瞽史 盧本史作史  
戴云足當作之使當作後別本史作史此以解正諫  
在瞽史樂工後也 案細繹盧意即釋工誦正諫為  
樂工誦大夫之諫國語晉語云使工誦諫於朝是其  
義也注當作大夫諫是以義使於瞽史謂大夫取詩  
義之合於諷諫者使瞽史誦之明大夫不自諫也瞽  
即詩大雅靈臺之瞽瞽謂樂工今本此注惟足當為  
是史當為瞽餘皆不誤戴校皆未得其義盧孔改史  
為史亦非

士傳民語 丁校云瞽者夜誦所采之詩工則誦正大  
夫之諫士則傳庶人之語三句配上柷木鼓三事  
孫校云工誦二字當讀正諫之正謂大夫不必定以  
三句分三事 案丁說與盧注義合依孫說則工誦  
正諫士傳民語分四事義亦得通孔說亦與孫同  
行中驚和步中采茨趨中肆夏 盧注云車亦應樂節  
步又中珮改珮聲互言之也爾雅曰堂上之謂行門  
外謂之趨周禮及玉藻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茨此云步  
中采茨趨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則於大

大戴禮記辭補上

廿五

寢之內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誤也  
丁校云驚和車之佩聲人步則中衡璜衡牙采茨肆  
夏樂節也車行亦中之故注云互言又云車不上堂  
可不泥爾雅堂上謂之行又云爾雅謂之行下本有  
堂下謂之步句鄭氏不引此記有步中句而盧注但  
錄周禮注不引及之何也 又云樂師注行者謂於  
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  
茨作大馭注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  
案此經與玉藻樂師文互異采茨肆夏節之舒疾今



無可攷無由定其孰是盧注全本鄭義爾雅以行步趨分屬堂上堂下門外蓋以道之廣狹為行之舒疾禮文似亦不必與彼相應丁說自是通論詳周禮正義

故遠庖厨 盧注云玉繅曰凡補有字下血氣之類弗身踐

是史佚也 盧注云捷給謂應所問而給也史佚周太史尹佚也立道於前承於後置充於左列諫於右順名義也 劉云承上疑脫一字

太戴禮記辭補上

廿六

鄙語曰不習為吏如視已事 盧注云鄙語云下猶今言俗語然也

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孔云萬漢書新書並作兆

丁校云董子為人者天篇亦引作萬

不能懲忿窒慾 盧注云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丁云欲

隱琴瑟 盧注云隱據也 趙校云宋本據作祿 案注義難通宋本尤誤竊疑謂隱當讀為偃隱偃一聲之轉謂偃側其其琴瑟不鼓也賈子作隱琴瑟亦

通肆陳也 說文肆陳云肆陳陳亦謂陳肆其瑟也天子宴膳其學 盧注云少師與天子宴者也 趙校云宋本少師作小師

左右之習反其師 盧云左右所習不順於師也 趙校云宋本所習下衍之字

縱上下雜采不以章 孔云縱字衍戴氏校本刪 孫校云縱字非衍新書雜采從美從即縱字戴氏刪之非王校與孫同 王云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不以章無上下二字鈔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四引此作縱

太戴禮記辭補上

廿七

弄雜采弄即美之義 案王校是也此記舊本作上下者乃北朝俗書之誤魏孝文帝弔比干文石刻弄字作上下是也傳寫誤分為二字其展轉治謫之跡遂不可尋矣

飽而強 盧注云強猶改勉強也

飢而慄 盧注云慄貪殘也 趙校云宋本貪殘殘訛

踐

暑而暵 孔云宋本暵謫喝 趙校云暵宋本作渴不作喝



亟顧還面 盧注云還旋也 孫校云旋面見莊子秋水篇 丁校云旋視見周語下

凡此其屬大史之任也 孔云篇末云凡二章新別然今本不復分章攷案文義當於此為斷也 丁校云上章應訖封禪 案丁說亦通

謹為子孫娶妻嫁女 孔云通解妻作婦無嫁女二字

丁校云不當有嫁女二字

無養乳虎將傷天下 盧注云謂居號斯言 丁校居

號改古有又云居號斯言似詩正月維號斯言董子

大戴禮記斟補上

廿八

深 號亦引之 案詩文與此經義無當似丁前校近是

七月而就宴室 盧注云宴室郊 案郊與夾同盧此注

並作注夫室次室寢也 案次室字通丁校改宴案亦曰側室

自王后以下有子月震女史皆以金環止御改辰丁校

此本詩形管毛 案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

室鄭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盧即本彼注義

杜佑通典引內則注惠棟校宋本禮記注疏並作謂

夫之室孔疏云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

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則孔所據本似亦作夫之室然據此注則北朝本內則注已如今本作夾蓋南北禮家所傳本不同盧孔各據所見為釋也此經為王后之側室則盧意自謂此側室即夾室在後燕寢旁但禮經夾有二一為堂上東西序之北一為門堂之室廟篇皆與此不同依盧說則夾室即側室似謂夾燕寢兩旁別為宮院內則說側室別有門明與寢室不相連屬也詳周禮正義

太宰持升而御戶右 盧注云太宰膳夫也冢宰之屬

大戴禮記斟補上

廿九

上士二人言太宰因諸侯之稱也 案太宰下又云膳宰並即膳夫之異稱以膳夫為宰官之長故稱太與冢宰不同盧意蓋謂天子有太宰則膳夫不得稱太宰諸侯無太宰膳夫乃得通稱其說未塢

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太子 孔云新書倚升

作倚斗 丁校云古音倚與何同古音何即今倚字

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 盧注云小學謂

虎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

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三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



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八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 丁校云公卿下別書引無之太子三字得之此引大傳多疏謬唯十三十五等字甚清楚 案盧引尚書大傳文有舛謬致太平御覽皇親部引大傳云古之帝王必立大學小學使

大戴禮記補上

三十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年二十八大學據彼文則此當云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嫡子今本作公卿之太子誤也 又案盧說學制多舛誤其以小學為虎門師保之學者周禮師氏云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不云小學唯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周官有門闌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三藝守王闌魏書劉芳傳引蔡邕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數陳六藝以教國子詩大雅靈臺孔疏引袁準正論說略同故盧

氏亦謂虎門之左為小學其實經義及鄭義皆不如是不足據也

在衡為鸞在軾為和 丁校云說苑卷二鸞設於鑾和設於軾秦風毛傳鸞在衡注大戴義在鑾商頌與秦風二箋同蔡蕭傳云在鑾曰鸞呂覽注鸞鳥在衡和在軾

上有慈衡下有雙璜衡牙 孔云慈本為雙从通解改案通解據周禮玉府鄭注引詩傳校也玉藻云一命再命幽衡三命慈衡又云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

大戴禮記補上

三十一

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瑀玳慈衡即水蒼玉也但賈子容經月令章句漢書五行志顏注初學記器物部引三禮舊圖及魚豢魏略並作雙衡玉府實疏玉藻孔疏並謂佩止一衡則不得有雙陳真云珩為佩玉最上之名行步下則雙璜與衡牙成聲上則珩與珩成聲采芑有璿慈珩傳璿珩聲謂即雙珩之聲也鄭引詩傳者三家釋采芑之慈珩後儒因改大戴禮雙字為慈字大戴言天子之珩不得為慈珩明矣周禮經通故同依陳說則詩傳詰詩據卿



大夫制故作意珩此記述體 天子制不當與彼同  
自當作雙衡二文不可強合其說似通國語晉語云  
白玉之珩六雙珩以雙計亦足為雙珩之證但衡之  
言取橫為義明與雙璜直縣不同陳所定佩圖以兩  
珩平列則於理難通任大椿云一衡下屬三組中組  
兩衡則一以貫三組乎況三禮舊圖明云衡長五寸若  
雙衡則一尺矣佩繫身旁而容一尺之衡其不適於  
體明甚案任說論兩蓋衡以總挈三組若二衡平列  
則散亂無紀古制必不如是今依陳校作雙衡推之  
疑衡當為橫玉上微隆起為鈍角若橫縣之磬然其

大戴禮記斟補上

三十二

縣之則當雙衡上下重案相承貫動則上衡與下衡  
恆相摩切故無衡牙自能瑒然成聲兩之中與兩側  
皆貫組為固而三組分貫於上下衡之間則與一衡  
無異自無不能總攝之患古佩制大略如是此記宋  
本固不誤不當以通解校改意也

二十八榛以象列星 盧注云榛蓋弓也 丁校云蓋

弓見考工記辨人

獨處而不倨 孔云文選西京賦注引此文云獨坐不  
倨 案玉篇足部引作獨處而踞蓋脫不字倨作踞

則字小異又案以玉篇文選注校之疑舊本作獨處  
者乃狀曲禮云遊毋倨孔疏云倨慢也依玉篇則為  
踞踞之踞史記鄭生陸賈傳云方倨牀亦借倨為踞  
二字聲類同古多通用

胎教之謂也 盧注云大任孕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  
聽惡聲口不起惡言 孫校云此注本列女傳

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猶此觀之王  
左右不可不練也丁校云上章  
至練也訖 盧云凡封禪之禮

固於恆霍及繼體之君獨言泰山及受命者舉其始

大戴禮記斟補上

三十三

也 案注固疑當作同謂岳則恆霍亦可封不必太

山君則繼體亦可行此禮不必受命者也

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黎之宮 孔云黎新書作麗 丁

校云呂氏禁塞亦作麗驕恣同

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簡公以弑於檀案當從王念  
孫校云威王在簡公後盧疑威公 案盧校於文較

順威公即桓公與後舉秦穆公亦正相儷但盧注所

據本已作威王則其謬久矣

穆公以秦顯名尊號 盧注云昔我穆公自岐增校下  
雍字



之間

再為義王 盧注云陽穀與召陵也 孔云新書云稱

為義王 孫校云再當作再再古稱字文王官人篇

敬再其說再字之譌逸周書作亟稱其說據王念

嚴校云再稱可通用再非古稱字再在再部稱在手

部稱譌為再案再稱之再譌為再當以新書盧注釋

再字未安

身死不葬 盧注云桓公屍在牀積六十七日十二月

乙亥其子無詭立乃棺赴焉七日卒已夜殯至九月

太戴禮記輯補上

三十四

而後葬矣 丁校云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案盧

說略本史記齊世家據左傳桓公以僖公十七年十

月乙亥卒至次年八月始葬距卒時已十一月盧云

九月者家赴殯言之耳

安陵任周瞻而國人案俞樾校謂獨立 孔云獨上元

本有不字 丁校云獨立對韓魏言不當有不字

案丁校是也

謂其子曰我即死 盧注云言死於今日即就 丁

校云即猶今也孫炎釋詁注文

而鄒衍樂毅以齊至 孔云以齊至新書作自齊魏主

丁校云以齊元本作自齊乃自字之誤案王念孫

作自齊魏至是也

燕支地計眾不與齊均也 盧注云支猶計也 丁校

云支地似作文地古文作文 孫炎云支字不必改

說文作枝 案孫校是也

無宜治之民 孔云宜治言其性偏近於治與稱婦人

宜子之空同意又云說苑作恆治 案空當為恆蓋

恆省作互與空形近而誤孔說望文生訓不足據注

太戴禮記輯補上

三十五

本改作恆

夫知惡古之危亡 孔云夫盧本作今 丁校云宋本

夫作今





大戴禮記辭補卷中

瑞安孫詒讓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 孫校云疑省字句

思字屬下讀 趙校云文選風賦注引作君子旦就

業夕而自省也孫讀是案阮元曾子 案思疑是衍

文後制言中篇亦云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

無思字可證

見惡思話 丁校惡改不善案阮元云羣書治要惡

人信其行從之以復 盧注云易曰終日乾乾反復其

大戴禮記辭補中

道丁校改

復宜其類 盧注云詩云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丁校

疾其過而不補也 盧注云補謂改也 案注補上以

文義校之當有不字下經云補則不改矣盧即以上

下文互釋不補謂不敢不改也

飾其美而不代也 嚴校云飾飾聲相近通用飾有飾

治之義言有義而加飾治也非虛飾之謂又云易稊

卦傳蠱則飭鄭王本作飾釋文唐石經亦作飾呂覽貴

公云日醉而飾服又舉難云難為非則日飾高氏皆

讀曰飭是飾飭音近通用 案嚴說是也

靈言勿與 孔云靈言靈異之言與許也 案靈言難

通孔說亦迂曲疑靈當為虛唐人俗書靈字或作靈

光案虛俗書作靈二字相似故互謬

多言而慎焉 盧注云多言者謂時事煩殺也丁校云

煩而不殺也

進給而不讓 嚴校云論語禦人以口給孔注口辭捷

給則給有捷給之義 案進給疑即捷給之誤捷與

進形略相近保傳篇云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文王

大戴禮記辭補中

觀人篇云取接給而廣中者孔云接讀為捷古今字

也是捷給此經常見管子明捷給

足恭而口聖 丁校云足恭而口聖即大匡之足恭而

詞給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 孔云篤難甚難也

阮云小行即子夏所言致遠恐泥之小道篤膠也固

也韋 丁校云似篤字絕句 許宗彥校云文瀾閣

宋人集曾子本作巧言而無能小行而篤案阮校亦

案丁讀是也此當以小行而篤四字句能字蓋衍文



阮從閣本亦非是又諦審上下二節文義此當與上足恭而口聖句互相備彼云口聖即此巧言此云小行而篤即上足恭也文王官人篇及論語公冶長篇皆以巧言令色足恭三者並舉論語集解引孔安國云足恭使辟之貌也詩大雅板孔疏云夸毗者使辟其足前卻為恭然則古訓足恭足皆讀如字孔釋上足恭亦依孔安國訓為使辟使辟猶漢書何武傳云樂辟雅拜使辟皆謂足行之容此云小行行即行步之行非小道之謂說文馬部云為馬行遲也此段

大戴禮記輯補中

三

以為人行遲緩之稱蓋古訓之僅存者小行而篤謂不敢縱步遲緩前卻為恭敬之貌與篤行義不同也後人不解小行之義誤以為德行之行遂肌增能字耳阮訓篤為膠固古亦無是義

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 丁校云居居宿於外司說所云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王制內則並云膳飲從于遊可也酤即論語沽酒之沽居哀而觀其貞也 孔云貞也上宋本脫其字从朱本增 趙校云宋本有其字

也勿為可能也 孫校云色也也字疑衍案阮引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 盧注云鄂鄂辨厲也論語曰其言之不作其後為之難 嚴校云所云論語不知何本引以證鄂鄂之義則當讀如史記詁官作作有芒之作 案作直是誤字嚴說未塙亦殆免於罪 孔云免宋本謬勉从元本改 丁校云前文亦可以勉句留元文當改謬為作案此亦從免使弟猶使承嗣也 盧注云承嗣謂冢子也 孔云承丞也嗣讀為司承司者官之偏貳故弟視之 丁校

大戴禮記輯補中

四

云左傳注承佐管子問篇云官承吏

曾子本孝第五十

孝子不登高不履危 盧注云敬父母之道體故跬步未敢忘其親 丁校云履危下注當移弗憑下

庫亦弗憑 孔云庫卑也又云庫宋本謬痺 盧文韶校云痺字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叔向御坐平公請事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此可以得痺亦弗憑之義 案盧說是也

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 盧注云死且不行 嚴校



云惡言死焉注誤荀子大略引流言止焉惡言死焉  
二句楊倞注云死猶盡也鄭康成云言漸漸猶盡也  
楊說同之案阮說亦同

孝子游之暴人違之盧注云就其常也春秋左傳曰

其孔云注有缺文趙校云其字下當是其子厚

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案趙校近是

死則哀以莅焉盧注云莅臨趙校云宋本臨下有

也字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大戴禮記輯補中

五

與臣言言事君盧注云與幼者言言孝丁校增第父

兄

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阮云莊閣本作恭羣書治

要無此字案治要無莊字亦通文王官人篇亦

云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之今本作此下文云盡力無

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此致當從而不引之校則不入

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即承此文而中論

之似故書本無莊字也語然與盡力別有華以與之

惟欣忠信咎故不生阮云孝者子與父母樂而不憂

誠而不偽是以家室和平無咎故也咎災也故謂可  
憂之事也案咎故不生句難解審校文義此咎  
實當為名之譌文王官人篇云忠愛以事其親歡欣  
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名故不生焉兩篇  
文義略同此云惟欣即彼云歡欣以敬之此云忠信  
即彼云忠愛以事其親此云名故不生即彼云以名  
故不生焉此上文云君子之孝也忠言事親盡其惟  
欣忠信而名不揚於外也名咎形近而譌阮釋望文  
生訓不足據

大戴禮記輯補中

六

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盧注云

吾知其能自取過丁校云吾知其句有衍文案盧

為孔子之言故於吾下著可入則能改過吾代親任

其前過不可入則成惡矣吾代親辭其惡名但曾子

十篇引孔子語無稱子曰者當是人子之心若曰可

入也而弗躬弗親則過也吾尚任之不可入也而弗

躬弗親則罪矣吾敢辭兩入字仍其舊只添一不字

後注任過改任罪案謂下引凱風詩云子之辭文承

改辭罪而言故可以入改不可入案謂下引小宛詩也



似與下文子之辭也言不自舍也一綫貫穿案王引之校作不可入也吾任其過可入也吾解其罪與丁說不同未知孰是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戰陣無勇 丁校云陣改陳 趙校云宋本亦作陣不

知丁校何以改陳 案陣俗字古經不當有是丁校

不誤阮本亦陳

災及乎身 趙校云宋本作災及及身案阮云宋本與

趙校不同

今予忘夫孝之道矣 趙校云宋本夫作大

大戴禮記辭補中

七

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

不以其時非孝也 阮云此節二十八字小戴在孝

有三之前謂也之後注 案以宋本篇末字數校之

則此二十八字似不在此篇詳校篇辭疑此數語與

後制言上篇殺六畜不當及親云云義頗相近豈舊

本本在彼篇後人以小戴記校之而移綴此篇之末

邪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由己為無咎則宜由己為賢人作亂 盧注云謂順諫

又下句注云謂爭辨 句賢與無咎互相足 孔云言  
諭親於善使無大咎則可以安也 丁校作亂改則  
亂云注順諫句非互相足句亦非賢人解誤案阮本  
亂 案無咎當作無名此與立孝篇懽欣忠信名故  
不生義同彼名字今本亦譌作咎可以互證上文云  
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此承彼文言奉行親意如由  
己出不為其名則親心安寧也由己為賢人則自以  
賢於人為名與上句無名正相反是為亂之所從生  
也文王官人又云賢人以言亦即此賢人之義盧本

大戴禮記辭補中

八

咎字似已譌故其得其解孔說尤誤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訢不言言必齊色 盧注云展

敬其色 孔云上齊音齋此齊如字 丁校云冠義

齊顏色盧云嚴敬似讀為齊詳阮

則是越之也 孔云越過也言以能賢加其兄一日越

謂視若越人亦疏之也 丁校云越是戚之譌 案

丁校近是帝繫篇戚章王史記楚世家戚亦作越是

其證戚之與上文疏之正相對謂親而不敬也

辱事不齒 孫校云齒疑當作恥詳阮 案阮引



丁校據國語吳語危事不齒釋此是也孫校未塙

曾子制言第五十四

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 孔云因親也 孫校云杖

當改作材 嚴校云與中庸必因其材而篤焉之義

合因似不訓親案注中引朱說俞

使之為夫人則否 盧注云夫人行無禮也 案此句

義難通盧注亦不可解竊疑人當為尸篆文相近而

誤曲禮云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是其義也夫尸猶

上文云夫材夫皆助語也

大戴禮記輯補中

九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 阮云富而

苟且無禮不若安貧有令譽案苟當為詢同聲

段借字詢語字通此與譽對文前立事篇云君子見

利思辱不善思詬注云詬恥也亦以詬與辱並舉與

此文例相近阮釋為苟且未塙

兄弟之讎不與聚國 盧注云禮弓曰昆弟之讎改丁校

仕不與丁校改共國其從父兄改丁校弟則不為魁也

朋友之讎不與聚鄉 盧注云曲禮曰朋友交游改之

讎不同國失之厚矣 丁校云交游疏於執友曲禮

云交游之讎不同國則幾與兄弟等故盧君以為失

之厚此注文朋友二字似因正文而誤調人和難則

從父兄弟與主朋之讎不同國莊四年公羊注九族

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又云鄭注交游

或為朋友 案盧注朋友二字正據曲禮注或本丁

校非是

君子有盛教如無 孫校云盛教當作威德 案史記

老子列傳引老子曰亦云君子有盛教容貌若愚此

與彼同則不必改作威德孫校非是

大戴禮記輯補中

十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莫之知苟吾自知也 孔云之知大典作知之 孫校

云正文仍當作之知 趙校云宋本之知

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 盧注云人而不仁不

足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

我等者我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

我 丁校云呂氏先識覽觀世章小異案阮本以下

改入正文

仁之見逐 孔云仁宋本為畏以戴氏校本改 丁校



云畏仁之見逐畏字亦當有

唯仁得之也 孔云唯仁宋本諺唯以从大典改 丁

校云唯以仁以字當有 案注中云馬驥本

行為表綴於天下 孔云表宋本諺喪 趙校云宋本

諺表不諺喪 案阮云宋本詭作喪朱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 盧注云衡平也言不苟合也

孔云革改也平言不危言也然亦無改其所守故

君子和而介 案衡當如後制言中篇衡塗而債之

大戴禮記辭補中

十一

衡盧注云衡橫也衡言不革言抗言不更其節也衡

將軍文子篇云有道順君無道橫命史記集解引橫

作衡此衡言猶彼云衡命矣

不避患而出危邑 盧注云師敗不苟免也 孔云宋

本避諺通从戴氏校本改 案避與通形聲俱遠此

通字疑即通之誤不通患謂不與患相近也勸學篇

通中正今本通亦誤作通 王氏述問可證

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慮 盧注

云相助也 孔云人有與寇盜親通者則為憂之又

云注舊在嚮爾下失其句讀 阮云無仁義而近有

寇盜則吾與其禍是慮又云戴校本從大典與上加

不字今不從 丁校云嚮爾連上文為妥親通寇

盜則不義不仁矣雜記下外患勿辟也則嚮通寇盜

謂寇盜嚮通如子思居衛有齊寇 案丁校後一說

於義為長與慮疑當訓謀慮與保傳篇此前有與計

而後有與慮也義同戴孔阮說並非是

國有道則突若入焉 孔云突字誤依注當為鴻 案本

孫校云突字不誤埤雅鵲類引曾子亦作突 阮

大戴禮記辭補中

十二

趙校云宋本兩突字誤寔 案寔即突之俗體

聚橡栗藜藿而食之 盧云藜藿藿豆 丁校云管子

小匡藜藿並舉似分二物 莊子齊無鬼亦然 案

丁說是也藜藿亦見左昭十六年傳以爾雅釋草致

之藜為藿蔓華藿為拜藿藿二草迥異盧并為一誤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元抑首曾華抱足 盧云元華其子 孔云檀弓曰

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据申字子西則華字

當作申形似故誤耳 孫校云漢書王吉傳亦云德



非曾參子非華元非申字之誤或申一名華案華

疑當作辛與申音近辛謬為華又轉寫作華耳國語

依縣歷辛鄭康成詩譜引華作華是其證辛於十餘申於十二枝皆屬西方故字子西名字義亦相應

據漢書則此字之誤西漢時已然矣

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 丁校云天也如左氏莊四年

宣十五傳天之道也

鷹鷄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 孔云曾大典作增 趙

校云曾當作槽與下慶穴對

高明廣大不在於他 趙校云高明等八字宋本缺

大戴禮記斟補中

十三

嚴校云董仲舒傳作光大案光廣古通用說同

久而不聞 孔云久宋本作入 趙校云宋本不謂作

入

貸乎如入鮑魚之肆 盧注云離騷曰經鮑魚之肆丁校增

肆而失香也

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盧注云謂擇善而改

非也

孔云與來樂聞善言來者與之也 案與來而改似

謂與歲月之來而變化言其日進不已也孔說未得

其義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

也 趙校云聞之宋本作問之問也宋本作聞也此

宋本

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 盧注云人首圓足方因繫

之天地 孔云上首謂動物下首謂植物 趙校云

淮南精神訓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盧注

所本孔注非首案趙說非云

大戴禮記斟補中

十四

參嘗聞之夫子曰 趙校云聞之夫子宋本作聞之矣

子字屬下 案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李注引曾子曰

吾聞諸夫子曰與今本同則宋本非是

陽之專氣為電陰之專氣為霤 盧注云陽氣在雨溫

暖如湯陰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為霤 孫校云溫暖如

為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為霤 孫校云溫暖如

湯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語轉當為搏 嚴校云陽之

專氣為電陰之專氣為霤霤二字互誤當從小雅

頃并正義所引校正又案兩專字當讀徒九反兩專



字略讀 劉校云頌弁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正義引此申之云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為霰此句文義未全致此義並字批湯陰氣薄而會之不相入則搏為電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也案嚴據詩疏校正又讀專為搏並是也老子云專氣義與與低同釋名釋天云霰星也水陰陽猶言寒溫雪相搏如星而散也亦與此義相近陰陽猶言寒溫以氣學之理論之水氣在上成雨降而驟遇大寒則

大戴禮記解補中

十五

結而為電故電屬陰水氣在上成雪降而驟遇微溫則釋而為霰故霰屬陽詩疏所引於理較切但審釋盧注所見本似已與今本同又盧似以氣薄之不相入釋專又云散而成霰則不以專為搏詩疏義亦然皆不及嚴說之長也

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又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

嚴校云兩所字高安本無

唯人為倮句而後生也 嚴校云高安本無後字

倮蟲之精者曰聖人 盧注云龜龍麟鳳丁校云倮當

云麟鳳龜龍所謂四靈 此皆陰陽之際也 趙校云際也宋本作濟也 案宋本誤 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 趙校云宋本作所役聖人之精也既云宋本作所以役聖人之精也宋本作所與宋本同 嚴校云高安本作所以役于聖人也案此當從趙校宋本為是茲四者所役略讀謂四靈所以可泰畤而役使之者乃聖人之精意所感也今本及宋本蓋校者凡改於義殊淺近矣

大戴禮記解補中

十六

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 盧注云察猶別丁云作

宗廟曰粢黍山川曰犧牲 盧注云色純曰犧體完曰牲

宗廟言饗字 粢黍山川言牲既校改犧牲至文也山川

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屬索之 案此注大意本

周禮牧人鄭注而違失鄭情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

色牲毛之牧人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外祭毀事用

虎可也號遞鄭注云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時祀四時

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外祭謂表貉及王行

所過山川用事者依周禮經注義則祭山川禮有三等



上等用純又依方色次等不依方色仍用純下等乃用虎耳若然鄭意四望岳瀆牲隨方色固不用虎即餘山川林澤雖不拘方色但亦用純不用虎用虎者止謂王所過山川告祭或然耳此經云山川犧牷即彼所謂時祀用牷物而盧以嶽瀆為釋則專屬四望而謂餘山川並用虎是止二等與周禮經注並不合矣

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 盧注云不言特牲其文已著又與大夫互相足也 案依盧注則正文似本無牲

大戴禮記輯補中

十七

字今本疑校者誤增阮本作士之祭特牲豕亦與注不合不可從

武王踐祚第五十九

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 嚴校云萬世句齋續筆引同高安本可下有為字

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 孔云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正義作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 嚴校云容齋續筆九引亦作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 盧校云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無此理帝命驗亦同今本

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盧注云謂止於其身也 丁云注止于其身則似不及其世 趙校

云非也謂必及其世而止也不必改必字 案趙校近是必當為畢之借字謂僅終其世而止也 盧注訓

畢為千乘篇云五穀必入于倉亦以必為畢學記正義引作必傾其世 從彼改似後人肌改

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 趙校云宋本聞誤門惕誤暢席前之銘曰安樂必敬 丁校云敬當作戒

視通所代 孔云通王本作爾 嚴校云通續筆九引

大戴禮記輯補中

十八

作介與王本同

皇皇惟敬口生咤 孔云王本敬下多口口生敬四字 嚴校云續筆引亦有口口生敬四字 案洪王本

是也此讀皇皇惟敬口五字句口生敬口生咤皆三字句咤與詬聲同字通言惟敬慎其口慎則見敬不

慎則招詬辱也

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 盧注云勞與富音義兩施互取焉 孔云注意以慎之勞與下戒之慎為韻富方又反與恭則壽亦通韻故云兩施互取矣 嚴



校云說文勑古文勞作憊从悉此諧聲字也字既从悉則古人讀憊應從悉聲與富為韻未嘗不諧兩注俱未允

戒之憊憊則逃 嚴校云逃字續筆引作逸

無勲勿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勲弗及而曰我杖之乎

孔云杖朱子謂別本作枝今以韻讀之當从枝字

嚴校云兩勲字續筆作勲 丁校云杖古杖字校古杖

字二字易誤但枝實非韻

擾阻以泥之 孔云泥之似言墜戶也然擾阻則未詳

大戴禮記辭補中

十九

丁校云擾盧校作擾洪頤煊讀同孫校云服虔注

楊雄賦云擾古之善塗墜者王伯厚云一本無阻字

洪說亦同

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孔云廢興

之行一作廢之行之 嚴校云伸容齋續筆作申廢

興之行作發二行二發廢通用 案廢洪引作發是

也廢發聲類同考工記弓人云下拊之弓末應將興

為拊而發必動於綱弓而羽綱末應將發此廢興即

弓人之興發二事皆為弓病故云無忘自過

矛之銘曰造矛造矛 盧注云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

易也 案盧蓋訓造為造作然其義無取疑造當讀

為苒造苒古音相近說文毌部醜麗詹諸也與夏小

正傳以域為屈造同物造與醜音近通借字故苒矛

亦謂之造矛矣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先以詩世 丁校云魯語工史書世楚語一教之世教

之詩教之禮

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 盧注云言能受教者謂七

大戴禮記辭補中

二十

十二子也 孔云入室升堂宋本作受教者因注而

誤也从文選閒居賦注引此文改 案周禮司儀賈

疏引亦作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則初唐本已如是

李善所引或別一本也

是顏淵之行也 盧注云顏回魯人字子淵也 丁校

云正文亦是顏回觀注可見孫詒堂

其言曰性盧都其富哉盧任其戎 盧注云其言惟陳

其性不苟虛妄仲由亦於政事故能備治其都也

孔云一讀哉任其戎為句哉古通以為材字 案孔



引或讀是也性當讀為生都當讀為儲生儲其當謂能足食材任其戎謂能足兵也性生都儲哉材並同聲段借字以古文為材與彼可互證

為下國恂蒙 盧注云詩為駿龐詩作龐

其稱之也宜為國老 孔云周禮三公稱老春秋左傳

云子為國老 丁校云爾雅稱舉也又云孔子非三

公尊之耳乃息國老之老 案孔引左傳於義甚合

丁說非是

主人聞之以成 盧注云公西赤聞之以成 丁校云

大戴禮記辭補中

二十一

聞之聞夫子此言也與下作開合之勢 案盧說與

主人二字不相承貫丁說亦未允攷虞戴德篇云君

之聞如未成也少閒篇云大哉子之教我則也如未

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此以成與彼未成

義當同彼未成孔釋為未備此承上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言之亦謂主人聞之乃備也

竟其德 孔云竟盡也 案竟當讀為競二字古通逸

周書度訓篇揚舉力竟又史記篇竟進爭權並以竟

為競孔讀竟如字未瑒王據家語弟子行篇改竟為為屬上其貌句亦通

其橋大人常以皓皓是以眉壽 盧注云橋高也高大

之人也皓皓虛曠無長生久視之意是長生久視之

術 孔云橋蓋字誤大人父之稱也言曾子能養志

常使皓皓無所憂怒不損其性以壽父母 案盧孔

義並迂曲難通疑橋當讀為橋同聲段借字大人即

貴人謂諸侯卿大夫也禮運大人世及以為禮與注云大人卿大夫也荀子臣道篇云率羣臣百吏而

相與強君橋君此橋大人猶言橋君謂陳義以正貴

人之非皓皓謂輕視貴人無瞻顧畏德之容也盧以

大戴禮記辭補中

二十二

大人為高大之人則是主曾子身言之孔又以為父

稱並誤

孔子曰孝德之始也 盧注云四代曰有天德有地德

丁校下增有

是顯孫之行也 盧注云顯孫師陳人也 丁校云正

文當有師字案王念

厲以斷 盧注云七十丁校下增篇字說子夏云為人性不宏

好增丁校下論字精微

銀乎如斷 盧注云銀康鐸也如斷言便能斷丁校云決



能 孔云銀猶斷斷也如斷有限制也又云乎宋本訛手以戴氏校本改 案銀乎義難通他書亦未見竊疑宋本手字不誤不當改乎手當讀為守荀子成相篇云刑稱陳守其銀楊注云守其分限銀與垠同銀手即垠守也虛訓銀為庫鈔蓋亦讀為垠銀垠手守並聲近段借字如當讀如而荀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 孫校云廉於下當有行已二字 是故不忘 丁校云忘乃妄之謬

大戴禮記辭補中

二十三

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閭知之 盧注云言居處之同者恆相為丁云二也 案注為疑當作知丁校未塙 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 盧注云公車尉公行也詩云殊異於公行也 丁校云功當作切 孫校云家語切字亦誤作功字予以文選廣絕交論注所引正之 案左傳閭六年晉大子申生伐東山界落氏羊舌大夫為尉此作公車尉疑即左昭二年傳之與尉亦即國語晉語之與司馬周禮夏官大司馬屬有與司馬

詩唐風沮洳有公路公行毛傳云路車也鄭箋云公路主君之軹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軹車之族是也公行主君兵車之行列左宣二年傳趙盾為軹車之族杜注云亦云公行之官也盧蓋參用鄭杜義然詩公行公路疑是二官蓋以車徒分職公車尉實當為公路非公行也周禮又有行司馬與與司馬別職詳周禮正義詩孔疏亦以公路公行為一官義亦不塙然亦不亡其身 盧注云不死於不義也 孔云亡元本作忘 丁校云檀弓作不忘不忘其身而謀之左

大戴禮記辭補中

二十四

傳所云家事治也依盧注則是不亡 蓋隨武子之行也 盧注云晉大夫也世掌刑官後受隨范會名也季字也武謚也 案依注疑正文當作隨武季 不內辭足以沒世 孔云內音納 案納辭義難通疑當為不入亂謂不入亂國故能保身沒世也 直已而不直於人 孔云宋本脫於字以元本增 丁校云史記集解索隱引與於字直已二字見樂記案念孫據羣書治要引尸子謂當作直已而不直人則於字不當有



以善存亡汲汲 孫校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引

作汲汲于仁以善存亡 丁云以善存亡不指待人

孝子慈幼允德稟義 孫校云孝子慈幼索隱引作孝

恭慈仁稟義作圖義去怨作忘怨

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

命 嚴校云索隱引事作仕橫命集解引作衡 趙

校云橫衡通

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

蓋老萊子之行也 孔云索隱引大戴記云蹈忠而

大戴禮記斟補中

二十五

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

樂蓋老萊子之行按此文與今家語同也 盧校云

在尤之外四字當為注 丁校云索隱作不在尤悔

之內 孫校云此四字衍文耳曾子立事亦有君子

終日言不在尤之中語無註可證又云索隱較今本

大戴禮但多一悔字無在尤之外四字餘文悉同並

不如孔君所引未知所據

五帝德第六十二

聞昏忽之意 孫校云昏字刪 案王念

幼而慧齊 嚴校云慧當以高安本作慧 案慧與惠通

即宣慈惠和之惠

執中而獲天下 孔云史記云帝嘗執中而徧天下

案獲天下史記作徧天下義並難通以二文參互

證之此獲當為護之段字護猶云辨護也 白虎通義

湯曰大護者言湯承稟能護民同墨子號令篇云養史

一人辨護諸門周禮山虞若祭山川則為主鄭注云

為主主辨護之也賈疏引尚書中候云堯受河圖稷

辨護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其有辨護伉健者為里

大戴禮記斟補中

二十六

正辨辨辨護皆理董監治之義史記五帝紀作徧者

徧亦辨之段字明二字義略同史公多用訓詁字易

元文也若作獲則與徧義不相冢矣

使益行火以辟山萊 案山當為中之壞字上文時播

百穀少木州字正如此作辟州萊見孟子

其言不惑 案上文云其言不貳王念孫校云貳皆貳

之譌即貳之段字家語五帝德篇作貳 案此惑亦

當為貳之譌王氏蓋偶失舉也

東長島夷羽民 孔云說苑云東至長夷島夷 孫校



云長下室增夷字案王念孫同

帝繫第六十三

季連產付祖氏 孫校云連下當有氏字

婁繇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康為句亶王

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庇為戚章王

孔云婁繇未詳或當為夔越國語曰芊姓夔越不足

命也夔出自紅越出自庇紅世家所謂摯紅也無康

蚤死無後熊渠卒楚人廢摯紅而立其弟延摯紅卒

遂竄于夔紅嘗為鄂王故夔人稱之曰我先王熊摯

大戴禮記輯補中

二十七

也世家曰少子執疵為越章王越即越章也此文云

戚章字形之誤 案孔說近是此文當重熊渠二字

史記楚世家云周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

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

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是熊渠三子所封即

其興兵所伐之地句亶即庸鄂即鄂越章即揚粵越

粵字通戚章之為越章無疑矣越世家以為禹後少

康子無餘始封於越則是姒姓與國語不合而墨子

非攻中篇又云越王緊衡出自有遂始邦于越竊疑

有遂即熊渠之誤渠遠音近而緊衡即無餘亦即疵

越王疑本名無餘左傳齊桓公于有公子無餘無長

言之則為緊無餘漢書地理志遼東郡無餘縣即取

齊無餘山為名無餘即齊無餘縣也若然無餘長言

之亦可云緊無餘有文則不可云緊無餘緊聲同餘

無可質證姑存此說按更詳數焉

次妃曰陳豐氏產帝堯 孔云豐宋本譌隆以檀弓正

義及漢書引此文改生民正義云次妃陳鋒氏之女

丁校云豐譌鋒耳轉譌為隆

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 趙校云宜與儀通

大戴禮記輯補中

勸學第六十四

南方有鳥名蜩鳩以羽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

皆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所繫者然也 孔云蜩鳩

鷦鷯也蜩荀子作蒙 案孔說本荀子楊倞注

義也方言云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贏

或謂之女匠自關而東謂之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

飛或謂之機雀陸機毛詩什木疏亦云鷦鷯或謂之

機字入作 蜩鳩蒙鳩即機雀此鳥非蜩屬蜩即雀之

為蜩古凡小鳥蜩字為俗不體疑舊本段嘉字為之



蟲或變作螻轉寫又為螻諸志篇螻字明螻蒙亦  
一聲之轉也詩幽風鷦鷯毛傳云鷦鷯鷦鷯也又周  
頌小毖傳云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鷦之  
所謂鳥題肩也或曰鷦鷯即楊僚所本也焦循云韓  
詩外傳云鷦鷯鷦鷯鳥名也鷦鷯所以愛養其子者  
適所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巢巢病之者不  
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菌風至菌折巢覆有子  
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李注引說苑載客  
說孟嘗君云臣嘗見鷦鷯巢於葦之苕鴻毛著之已

大戴禮記辭補中

二十九

建之安工女不能為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  
破者其所託者使然也二說相類而一曰鷦鷯一曰  
鷦鷯是鷦鷯即鷦鷯也荀子勸學篇云南方有鳥名  
曰蒙鳩以羽為巢編之以髮繫之以葦苕風至苕折  
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猶言憊雀  
謝塘云蒙鳩大戴禮作螻鳩方言作憊雀蒙螻憊一  
聲之轉皆謂細也荀子鷦鷯即鷦鷯說文以訓桃蟲  
郭璞以為桃雀故易林桃雀竊脂巢於小枝搖動不  
安為風所吹則桃蟲鷦鷯鷦鷯一物也毛詩補疏說

案焦說甚嚴但以毛韓楊鄭四君說推勘之鷦鷯為  
鷦鷯而鷦鷯為桃蟲二鳥不同螻鷯自是鷦鷯非鷦  
鷯也然據說苑易林則西漢時已并二鳥為一故鄭  
詩箋亦引或說蓋其譌混已久不復可理董矣  
懷氏之芭孔云懷讀為懷爾雅曰槐櫟大葉而黑芭  
本也案周禮朝士鄭注云槐之言懷也聲近義通  
醃酸而蚋聚焉孔云釋名曰醃多汁者曰醃或以醃  
為醋非也古者無醋和酸以梅酸謂味爽也孫枝  
云據儀禮聘禮及公食大夫禮鄭注論語皇疏廣雅

大戴禮記辭補中

三十

釋器似古人亦以醃為醋醃酸與樹陰同非謂味爽  
也案孫說是也釋名之醃乃醃字之誤畢氏疏證  
已校正孔據彼為文輒謂古無醋大謬  
昔者鉢巴鼓瑟而沈魚出聽孔云沈荀子作流嚴  
校云淮南說山訓作淫魚高氏云淫魚長頭身相半  
長丈餘鼻正白玉為瑱以莊曠縣之如語亦欠明了  
古文用字斷無有呼條繩為續者說文案段說甚嚴  
但細繹盧說蓋以統為統繩所以縣瑱與如瀉說同  
然此經之義似又不如是竊謂統統疑當作統統元



本說作紃即統之誤統統即左桓二年傳之衡統也  
晏子春秋外篇云纁紃充耳恐多所聞也紃為冕弁  
之維統頤下以上著於弁不專垂耳荀古書說塞耳  
充耳者多屬纁統言之未有及紃者晏子之紃疑亦  
當為統之誤彼云纁統充耳亦即此經統統塞耳也  
統正字當作衡周禮追師掌王后首服云追衡弁鄭  
注云王后之衡弁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  
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縣瑱實疏謂即左桓二年傳  
衡統紃紃之衡以玉橫施之其下縣瑱若然周制王

大戴禮記補中

三十一

及后首服並有玉衡衡橫而瑱直二物同縣耳荀衡  
與統纁聲相近禮本急就篇有弁黃亦故古書或  
作統纁皆衡之段借字也薛綜註纁為黃綿丸之說  
續漢書與服志劉注引呂忱字林論語皇侃義疏左  
傳桓二年孔疏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並用其義後儒  
或相沿襲其制甚不經蓋即因古冕服有衡字或作  
纁而生此繆說實則衡用玉為之不用綿纁也後人  
不悟纁為衡之段借而以本義釋之又緣士喪禮有  
白纁為瑱之文遂凡造黃綿丸之說重紃地繆不可

完詰矣魏晉以後冕制並沿黃綿纁之說段氏知  
其繆而又未知其為衡之沿謫故略辨之江永卿黃  
帝用纁亦無從說不足據互詳周禮正義  
雖行必鄰也 盧云鄰却 孔云鄰大訓作儻 孫校  
云鄰也當作適矣注鄰却當作適客丁據 嚴校云  
正文鄰字與保身正黑口在頤下似易獄魚而身無  
鱗出江中說文論衡皆作鱗魚名本作鱗古卑  
淫沈音相近故或作淫或作沈非浮沈之沈也 案  
嚴說是也

大戴禮記補中

三十二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競元本統塞耳所以弁聰也 盧注云禮緯含文嘉以  
懸統垂旒為閑姦聲弁亂色今云丁校改今不察丁  
或視聰案當從戴則璫瑱之設案璫當為兼此二事  
也案虞意禮緯璫瑱以著瑱垂旒 競元本莊子為  
黃也案此記與莊子及著詩之義則人君以黃統充  
耳大夫用素皆尚以玉也案虞意詩黃統為充耳然  
毛玉案官本下徒以有案官本下 石飾玉及鄭謂充耳  
為玉名義乖錯故未詳 案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作



莊纁塞耳所以塞聰也。說作莊不作說亦不作莊。李所據別本本與盧不同也。盧氏此注據著詩為說而不盡用毛鄭義。大夫用素疑當作大夫用青。士用素今本說三字耳。王謂王肅也。著傳云素象瑱瑱華美石孔疏引王肅云以美石飾象瑱即盧所據也。鄭謂充耳為玉當作為縣玉。著箋云以素為充耳謂所以縣瑱者也。今本無縣字則與詩箋義不合。又案說文縣統冕冠塞耳者。段玉裁云大戴禮莊統塞耳所以揜聰。莊黃色也。統同纁。薛綜東京賦注曰莊纁言

大戴禮記斟補中

三十三

以黃綿大如丸。縣冠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不急之言。此薛氏緣辭生訓。大戴統字乃統之譌形之誤也。黃色之統下垂充耳自統為統。漢初諸儒不能辨證。禮緯客難東京賦諸書又改作纁。因起薛氏繆說而呂忱顏師古從之用黃綿塞耳禮之所無。士喪喪禮曰瑱用白纁。豈有生時以纁充耳者。如清漢書注曰以傳鄰愛于卑遠疎賤之鄰。異其通作遠則同攷鄰乃卻字之俗體。見廣韻二十四陌部。敬肅古今莊云却說之却則讀如裕音是也。說文云遠行難也。廣雅

釋詁云遠難也。又云難也。俱與盧義合。各俗作去見廣韻二十一震部。盧注却字即卻字。非各字也。自來經典中以却代卻不可枚舉。案說文僻乃遠之或體。案孫丁校是也。並同。盧蓋釋鄰為各與易悔吝之吝義同。俗書吝作去。又涉正文鄰字而譌作却。非盧本之舊也。

盛德第六十六

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盧云淮南子云立丁校增明堂之廟。丁校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知四時之

大戴禮記斟補中

三十四

節以避疾<sub>丁校改</sub>之災也。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盧注云經解曰喪祭之禮廢則君臣<sub>丁校改</sub>之恩薄。故有弑獄則飾朝聘之禮也。盧注云經解曰朝聘<sub>丁校改</sub>之禮廢則君臣之義<sub>丁校改</sub>失。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丁校云左襄廿六年傳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其法誠德。孔云德當作得。丁校云其法誠德法誠不德二德字不誤。通篇重德不重法法歸并于德。



冢宰之官以成道 盧注云天道丁校改性發施故為道

故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軌 孫校云均入當作

均人家語作均仁二官明矣案俞樾說同

大史內史左右手也 嚴校云太史內史孝經疏引作

內史太史與前合案王念孫校同

此御政之體也 嚴校云孝經疏引體作禮

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

盧注云司空勳掌六卿之賞田改丁校以等其功 案賞

大戴禮記辭補中

三十五

田見地官載師盧引夏官司勳元文作賞地鄭注亦云賞地賞田也盧或兼用注義 又案立事失理句義難通竊疑立當為工司空掌百工故云工事也立工形近而誤

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 嚴校云大雅

靈臺正義引盛德篇卑下有也字水下有名字

堂高三丈 孔云此謂檐階之高非階崇也又云大宋

本誤尺从元本改與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文合

案宋本作三尺是也考工記匠人般人重屋堂崇三

尺周人明堂堂崇一筵與般不同蔡邕集明堂月令論云堂高三尺以應三統是明堂月令自同般制不得有三丈之高禮記明堂位孔疏引五經異義作三大自是傳寫之誤孔軌據以改此文又謂九丈為檐階之高以強圓其說非也

東西九似南北七筵 孔云何七尺也筵九尺也考工記云東西九筵似彼丈為誤又云何宋本誤筵从異義引此文改 孫校云異義下文仍作東西九筵何字乃傳寫之誤未可据此孤文反疑考工為誤 案

大戴禮記辭補中

三十六

孫說是也此經文本與匠人同孔疏所引亦是誤文匠人明著度筵之文則不當廣從異度又似當從說文為八尺孔从鄭以為七尺亦非是詳周禮正義

揖朝出其南門 盧注云周禮司士職曰正朝丁校增

戴震注之位中校同



大戴禮記斟補下

瑞安孫詒讓

千乘第六十七

不相陵斯庶嬪遠遠則事上靜 孔云遠彰也上下之

分彰案洪順煊三朝記註謂遠古通作章 丁校云

遠疑即障字案此義又云下句少庶嬪二字

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

大必中度 案此指朝臣言不當與妃嬪文相屬疑

當在後莫敢援於外句上文義似正相承貫也

凡士執伎論功 丁校功改力 案丁據少閒篇校也

大戴禮記斟補下

王制作執伎論力少閒同禮記釋文云技本或作伎

脩四衛強股肱質射御 孔云四衛四境也 洪順煊

云脩太平御覽引作脩 案王制作適四方肅股肱

決射御文義略同唯適四方此作脩四衛義獨殊異

少閒篇文亦同竊謂以兩記合校疑此脩當從御覽

作循循修形近而誤循與巡通說文是部云巡視行

兒循四衛謂巡行四境猶彼云適四方也周禮巾車

革路以封四衛鄭注云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

以內彼據王國九服言之此則據侯國四境言之兩

經義小異也

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 案使

字與力時文義不相承貫疑使當為事說文史部事

古文作𠂔與史形近故傳寫誤為使周禮遂師云巡

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鄭注釋為四時耕

耨斂艾芟地之宜是其義也

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 孫校云有君子曰義方本作

及幼子曰不義依丁校 案義當從王念孫說讀為俄

辭尚書上不當有不字方本肫改不足據

大戴禮記斟補下

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 孔云講讀曰構 洪云講

當為諫字之誤也三朝記 案原本顧氏玉篇言部引

講正作諫洪說是也經典諫字宋本多譌講詳周書

斟補鄧諫篇

夫是故一家三夫 丁校云董子爵國篇一家百畝以

食五口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

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 王云嘗新非祭名新字

非後人所加 案此疑盧注以嘗新二字釋嘗字而

傳寫誤入正文



以節民事 嚴校云高安本民事作民食案洪  
地移民在 孫校云方本作地移民聚在字屬下讀  
案方本在字屬下今之世讀是也讀但民下挽  
一字方本作聚恐肌增耳  
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 孔云殷眾也  
殷書益戶籍之名 案殷書義難通孔說亦凡定無  
微竊疑殷即版字形近而誤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  
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書版者謂之版書猶書策  
者謂之策書矣

大戴禮記補下

三

五穀必入於倉 孔云必入言無露積 丁校云必畢  
通用 嚴校云尚書大傳畢力賞罰白虎通諫引作  
必力左氏隱元年傳云同軌畢至白虎通前引作必  
至

四代第六十八

夫規矩準繩鈞衡 孔云鈞權也 丁校云管子揆度  
以權衡規矩准為正名五則以權為鈞亦可加繩則  
六矣權衡元可分然鈞是鈞盤管子七法作均又周  
語云大不出鈞章注鈞所以鈞音之法也詳管子

宙合以繩准鈞規四者並言則當改鈞形勢解云規  
矩鈞繩韓子大體篇操鈞作一本規規矩舉繩墨 案  
依丁後說則鈞當作鈞義亦得通鈞盤與鈞音之鈞  
異物與規矩等並舉亦不類丁前一說可刪  
以興庶虞庶虞動 孔云大訓不憂庶虞 嚴校云因  
學紀聞引亦憂庶虞  
真然而興民壹始 孔云真然新貌言與民更始 丁  
校云孔注似改興為與又似不改 案疑當作與民  
更始興壹即與更之誤

大戴禮記補下

四

子曰可以表儀 孔引楊簡曰表外也即其外之儀狀  
可以知其中 丁校云表儀似即入官之表儀案洪  
同

羣然威然 孔云羣然可親威然可畏又云威宋本為  
威以大訓改 丁校云羣然於人何所不容威然其  
不可者拒之威然即威然案洪言可親近義與孔丁異  
見才色脩聲不視孔讀聞怪物怪命不改志 孫云疑  
當以不視聞為句 嚴校云案聞字改屬上句似不  
必高安本脩聲不可言視固矣但古人不拘句首有



見字可云見即可云視依孫校則聞字亦當作聽  
案嚴說是也才色義難通疑才當讀為采書皋陶謨  
在治忽史記索隱引今文書在作采在才聲類同故  
才采亦得相通借也

委利生孽 孔云委積也 孫校云昭十年左傳蘊利

生孽

案洪說同

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 孔云洪範三  
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剛天德也柔地德  
也正直人德也 丁校云文五年左傳天為剛德

大戴禮記糾補下

五

案此篇盧注已佚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孝德之始  
也盧注云天道曰至德地道曰敏德人道曰孝德四  
代曰有天德有地德丁校下增有夫學天地之德者  
皆以無私為能也動而樂施者天德也安而待化者  
地德也故天之德有廣狹矣自餘禮義忠信已下皆  
為人德因事則為禮厚其行則為孝也據彼注則盧  
以周禮師氏三德釋此三德其說雖不瑯然可補此  
篇注義之闕也  
願富不久妨於政 孔云不久無恆也 案孔說難通

久疑當為以以已字通此經以已二字多謂願求富  
無終已時也以久形近而誤

依勿與謀 孔云依違者不足與謀案依違不可

云依孔說非是此依疑當為旅說文於部旅古文作  
𠂔云古文以為魯衛之魯此亦當讀為魯言愚魯之  
人勿與之謀事也依旅形近而誤曾子制言上篇行  
無據旅旅元本亦誤依與此可互證

虞戴德第六十九

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 孫校云此以以字當刪

大戴禮記糾補下

六

質直而好仁 孫校云舊本官本俱作質知此作質直

未詳何本案此刻本之誤學

乃升諸侯之教士 孔云宋本疊出諸侯以御覽刪

丁校云疊諸侯之教士五字

其地心端 孫校云心下添志字

此唯官民之上德也 孔云官民猶言君人也管子曰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 丁校云此文王官人之官

管子則在官言官之官管子君臣上正文卻作上官

注以為君在眾官之上與下官中對 案文王官人



篇云變官民能此官民疑與彼義同

子曰否猷德孔讀保保句是憐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

也 孔云猷古通以為由字保保當為祭紂字形之

誤 丁校云保保即徑徑之誤 案丁蓋讀猷德保

保句謂即四代篇之由德徑徑也徑徑同詳曾子立

注其說甚瑣但上下文義仍難通依彼文云由德徑

徑吾恐憐而不能用以相推校似謂用德行之則

甚徑直今不能用而德憐亂於前憐字而令本義

之故有以小國代大國則不得不更制典物以變易

大戴禮記解補下

七

民之視也大意似如此唯保保徑徑究不知孰為正

字耳孔失其句讀又校改保保為祭紂大謬

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褐也 孔云祔盛服

也又云庶上大訓有任字 案庶人以言疑當作度

人以言庶正字作度與度形近又涉上文而誤此承

上總言不專指庶人也夏后氏之祔古書未見竊疑

祔當作珩即左定四年傳所謂夏后氏之璜也叙視

四年璜珩二字聲近古可通用行與付形近左玉形

又涉下袍褐而誤以衣遂成祔字耳此謂以言度人

則內外未必相符契若老子所謂被褐懷玉無由知

其實也大訓庶人上有任字蓋肥增不足據注本亦

增任字

諸志第七十

節事以動眾則有極 孔云宋本疊出動眾從大訓刪

丁校云動眾宜疊 孫校云不應刪案洪移下動

則有極似非

政不率天下不由人 孔云下史記作又 嚴校云下

索隱作亦案王校亦

大戴禮記解補下

八

虞夏之歷正建于孟春 嚴校云史記曆書云昔自上

古麻建正於孟春案麻建正

物乃歲俱生于東 孔云言萬物與歲俱起於春 嚴

校云俱史記作具案汪中 案物乃歲文義難通疑

物乃當為朔及二字之誤朔彖文與物相近乃及亦

形之誤周禮大史鄭注云中數日歲朔數日年此朔

即朔數歲即中數也歲謂自今年立春至明年立春

十二月節氣一周朔謂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

日躔十二次一周二者俱起於東方也



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色不遠厥德 孔云悲色當為斐色言好色不淫也斐即妃字蜀都賦曰娉江斐 洪云能力也悲憂也管子曰賤人以悲色告愬其主記註 案能態之段字悲色猶言顏色也考工記梓人云且其匪色必似鳴矣鄭注云匪采貌也此與管子之悲色並與匪色聲義同孔釋為妃色則與上句動能文義不相貫矣注昭本徑改為妃色尤誤 步于四川伐于四山 孔云伐宋本譌代以大訓改丁校云四川四山四方之山川與九山九川一例

大戴禮記辭補下

九

案伐四山義亦難通疑宋本作代不誤周禮甸師云喪事代王受青哉鄭注云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青哉殯後殃或四山亦有遣官代禱之禮與 於時能至不閉 王云閉當作閑 孫校云說文閑窺頭門中也說洪 蚤蟲不食天駒 孔云凡物幼曰天馬幼曰駒 丁校云天駒指小馬 洪云天少也 案天疑當為虞之省爾雅釋獸云虞其子虞王制云不狄天鄭注云少

長曰天

雄出服 丁校云服似版之誤

賢人並憂 孔云憂讀為優 嚴校云說文憂行之和也久息聲引詩布政憂憂後人以憂為息喜之惠而以優代憂唯大戴自來寡誦習者故偶存古義而未改

文人官人第七十二

變官民能歷其才藝 盧注云試以眾德歷觀其才也 孫校云民當改以 案王制云凡官民材必先論

大戴禮記辭補下

十

之論辨然後使之又云司馬辨論官材此變即辨之借字變官民能猶辨論官民之材虞戴德篇云此唯官民之上德也民似不必改以 富貴者觀其禮施也 孫校云富貴上當增一曰二字其老觀其意憲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 案強其所不足則當勉其不及而不必慮其踰此踰字依聲類當讀為偷謂苟且也詳周書辭補 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成 孔云成字衍周書無無成字志殷如浚 盧注云浚蓋深字案注本 孔云如浚周



書作以淵 口校云溪即溪字譌體而不悟其為避  
李唐諱也錄本 案某校說亦通若然此字譌在唐  
以後則盧注末四字豈後人校語誤與注消耶  
其貌固嘔 孔云戴氏校本改嘔 嚴校云嘔嘔古通  
用不必改又與謳通東原先生撰方言疏證於嘔色  
下校云嘔亦作嘔引廣雅為證則已知不必改矣廣  
雅釋詁二云嘔色也又釋訓云嘔嘔喻喻喜也  
喜怒以物而色不作 案作當為作之譌曾子立事篇  
盧注引論語其言之不作亦譌作為作

大戴禮記辭補下

十一

曰愚怒者也 孔云怒盧本作慙 案怒疑驚之借事  
二字聲類同  
有道而先困自慎而不讓 孔云周書云自順而弗護  
孫校云官本從方本刪有道而先困五字 案慎汪  
中校改為順是也下文云自順而不讓此書順字多  
作慎詳保傅篇孔補注說自順義詳前無辨  
曰始妬誣者也 孔云始字疑與妬字相似而行戴氏  
校本刪孫校云始字宜刪案注中  
曰治志者也 孫校云治志方本作志治

欲色嘔官本中校同色以偷 盧注云偷苟且也 嚴校  
云逸周書偷作愉愉即媮通偷當訓愉悅此節言五  
氣發形于外之象曷嘗言小人之情形乎盧注于上  
下文全不檢點  
五曰生民有霽陽 孔云霽宋本譌靈以元本改案說  
文霽正陰字以雲今聲 丁校云說文雲部黔雲覆  
日也古文或者作舍陰陽二字相對並在阜部  
隱於仁質也 孫校云質下當有者字  
施不在多靜而寡類莊而安人曰有仁者也 盧注云

大戴禮記辭補下

十二

寡類不好狎 孔云周書曰口弗求情忠而寬類莊  
而安曰有仁者也 王云經文本作靜忠而寬類莊  
而安靜與情壯與莊古字通類與貌同謂其情忠而  
寬貌莊而安也寬寡類皆字形相近而誤案  
王校以靜為情類為貌是也餘皆未當此以周書互較  
疑當作施不在多多靜而寡類謂多情實而寡文貌  
猶王言篇云多信而寡貌多情即多信也誠情上文  
云多積而儉貌寡貌與儉貌義略同不儉又云飾貌者  
以今本無多字涉上句而脫貌又譌類盧所見而寡



字則不誤周書寬乃寡字之誤王轉據以改此俱矣  
莊以安人人當作之曾子立孝篇云莊敬而安之下  
文敬以安之亦誤為安人可證言其貌莊敬而居之  
以安不矜持也

浚窮而能達 盧注云浚深也 案浚疑即深字上文  
志殷以深深作浚與浚相似上文又云用之物窮則  
為深與此義同盧注當作浚深字與前注云浚蓋深  
字今本作也亦正同今本正文詒作浚校者并改注作  
深也以就之耳

大戴禮記辭補下

十三

幽閒之行獨而不克 盧注云克好勝人也 案克當  
作克形近而誤克隊字通謂處幽獨而不隊其行也

盧注緣誤為訓不足據詳周書

廉潔丁校而不戾

歡欣以敬之 孫校云敬當改致

敬以安人 孔云安字誤當為要言不貌為恭敬偽以

要名 孫校云安人當改安之 案孫校是也詳前

孔說誤

道行而不平 盧注云言以道行復不平也 案不平

與道行文義不相貫平當為卒之誤字漢隸卒字作  
平與平形近故謬謂能行而不終也四代篇卒明王  
念孫校謂是平明之誤與此可互證

畸鬼者不仁 孔云畸倚也 嚴校云畸人見莊子秋  
師李注畸奇異也廣雅釋詁鬼慧也又二云畸衰也  
畸鬼疑是奇衰詭譎之意又荀子脩云倚魁之行楊  
倞注云倚奇也魁大也倚魁者皆謂偏僻狂怪之行  
蓋倚魁即畸鬼也 案嚴說是也奇衰亦見周禮宮  
正鄭注云奇衰譎詭非常又大司樂云大傀異裁注

大戴禮記辭補下

十四

云傀猶怪也此鬼及荀子之魁皆即傀之省借字

六曰取慎察而絜廉者 孔校云慎當改順

使是長民之獄訟 孫校云長當改掌

二曰鄉則任貞 盧注云幹事曰貞 丁校云當云事

幹或云事之幹

三曰官則任長 盧注云周禮曰大事聽丁校從其長小

事則專達

六曰家則任主 盧注云易曰家丁校增人字有嚴君焉父

母之謂也



論辨九用以交一人 案交當為效之段字交效聲類同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成廟將遷之新廟 盧注云禮志云遷廟者更蒙其廟而移故主焉案此篇成廟之文與穀梁相傳也 丁校傳改傳又云禮志檢未得 案此家上引鄭玄士虞禮注疑禮志即鄭志佚文鄭志以經分類隋唐人引之多省稱某經志也 徙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 盧云周禮司服職曰公

大戴禮記糾補下

十五

之服自衾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孤也丁校改公是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大夫之服注本作卿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褱衣內司服職曰辨內外丁校改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注丁校改多沙案沙古今字當是盧氏舊本如是其於祭也君與夫人皆中其服祭統曰公衾丁校改亦盧氏所改冕立于丁校改阼夫人副褱立于丁校改東房是也臣及命婦助祭於君皆盡

其服自祭於家威降一等陰爵不敢申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纁笄宵衣立於房中是也然鄭氏頗貶公侯使一同玄冕以祭於己非其差也且諸侯專國禮樂車服王命有之何獨抑其服乎玉藻曰玄端以祭褱冕以朝孫奭云端當為冕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褱冕矣孫說為合今舊本作同此孔未即吉故略同爵弁也君命屈狄與再命褱衣者謂其夫為君則命其妻以屈狄加再等之命則

大戴禮記糾補下

十六

上公夫人乃褱衣孫鄭等改鞠衣非也又云一命展丁校改衣者此則申子男臣妻之服耳言小國臣妻一命者亦展丁校改衣不命者則亦褱衣玄又分公疑當卿大夫玄冕注二字衍及其妻為三等而升降其服經云孤絺冕卿大夫玄冕何為易之又令小國之卿及內子更同列國之卿孤絺冕與鞠衣錯易其次尤非宜耶注本作孔云玄服冠端玄也禮爵弁緇衣注以玄服為爵弁誤矣周禮王享先王則衾冕享先公則衾冕從尸之服也若然諸侯廟事皆當與尸同服士



虞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則主人亦申其上服玉藻諸侯玄端以祭者凡冕服皆玄其幅皆端通五等言之孫叔然猶沿鄭義破端為冕及以裨冕為鷩毳之等皆非是荀子曰大夫裨冕曾子問曰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蓋裨冕即玄冕裨之言卑也冕服之最卑者案玄服此篇與下諸侯鷩廟篇兩見盧並以爵弁釋之蓋因鷩廟云君玄服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而禮記雜記說鷩廟云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兩記文不宜外異故據以定之也雜記孔疏則

大戴禮記輯補下

十七

云初受命於寢門內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是孔冲遠以此玄服為即朝服孔氏補注則以為玄端服並與盧說不同蓋經凡言玄服者必玄衣玄裳禮經所謂袞玄亦作袞玄服是也袞袞之袞與唯言玄衣者不同猶凡言素服者必重素與唯言素衣者不同也以禮服考之爵弁服玄衣纁裳朝服則緇衣素裳皆無玄裳盧孔說於義並不合惟補注以為玄端服則正是緇衣玄裳

通言不別與袞玄之服合其說實較舊義為長但雜記云爵弁純衣而此記云玄服無在寢在廟異服之明文補註說唯此未協竊疑此玄服固是玄端然與特牲冠端玄不同蓋爵弁玄衣玄裳也司服於王侯卿大夫士服之下總承之云其齊服則有玄端素端是為王侯以下齊服所通用齊服非以為專為士之義蓋禮服冕弁冠諸服並繫冠為名唯玄端素端獨不以冠為名明其一服而兼數冠凡貴賤等差不同有冕服之玄端有弁服之玄端有冠服之玄端衣公

大戴禮記輯補下

十八

問五義云端衣玄裳冕而來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此玄冕玄衣玄裳冕服之玄端也特牲之冠端玄者玄冠玄衣玄裳冠服之玄端也此記玄服則爵弁玄衣玄裳乃弁服之玄端與爵弁之本服玄衣纁裳不同與玄冠玄端亦不同猶素端亦有皮弁白布衣素裳與皮弁素衣素裳之本服不同與緇冠白衣素裳之素端服亦不同也詳雜記疏漢以來禮家說唯知有玄冕玄冠兩玄冠而爵弁服之玄端豈有知者故多誤解冕弁服之玄端為王侯卿大夫之齊服禮經多



士禮故所云玄端皆繫玄冠服惟王藻說天子玄端朝  
日諸侯玄端以祭孔卑軒以為即玄冕服則不必破  
字而義可通鄭注及孫叔然咸以玄端專為士齊服  
故並破端為冕但鄭君謂五等諸侯自祭同用玄冕  
其餘皆注云諸侯非二王後而孫謂五等諸侯祭先君  
亦禘冕以下是也則各得申其上服與鄭義不同  
盧氏亦從之禘公羊昭天子十五年何休注云諸侯  
朝祭同服孫說其義實為允協但王藻以祭對朝言  
不宜專據祭之下服孫氏玄冕之說於王藻終有難

大戴禮記補下

十九

通耳又盧所定諸侯卿大夫命婦之服與鄭亦不同  
鄭王藻君命關狄再命禕衣一命禮衣士祿衣注云  
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禕當為  
鞠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以次受此服彼注又云公  
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  
為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蓋鄭意公之臣與王臣同服  
孤一等卿大夫共一等如司服所云侯伯子男之國  
無孤則卿大夫異等其妻服亦如之如其說是侯伯  
子男之卿得服絺冕妻服鞠衣與王公之孤同而王

公之卿反止服玄冕妻止服展衣於次尤不合故盧  
氏駁之其說亦較鄭為長也詳周禮正義  
設洗當東榮 盧云記因卿士當言東雷 案士冠禮  
設洗直於東榮鄭注云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  
下其屋為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雷注云人君為殿屋  
也鄭意蓋謂人君屋四注則有東西雷卿大夫之屋  
唯兩下則無東西雷故士冠云東榮也此記為諸侯  
禮室與燕禮同當云東雷而云東榮故盧特明之亦  
用鄭義也記因卿士蓋謂記者因卿大夫亦有遷廟

大戴禮記補下

二十

之禮故通云榮其說似牽強文亦有訛誤孔氏禮學  
危言則謂榮雷不異不從鄭盧說於義似較長此補  
注未著其說何也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成廟釁之以羊 盧云祭器名釁成則釁之以緘下增  
辨也

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向 案向雜記孔疏引作鄉鄉  
向古今字

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 盧云以神事故亦同爵弁



小戴君朝服者謂不與也雜記孔疏云玄服謂朝服  
緇衣素裳其祝宗人等入廟之時則爵弁緇衣 孔  
云此玄服亦玄端也爵弁純衣事神之服既請命時  
入廟乃易之耳 案玄服亦當為爵弁玄衣玄裳小  
戴君朝服則是玄冠緇衣素裳與此不同者疑禮家  
之駁文鄭注云君朝服者不至廟也故盧謂彼據君  
不與禮孔又兼據此經及鄭說參互釋之謂未入廟  
朝服入廟則易爵弁服以調停兩經之歧異似皆未  
塢

大戴禮記輯補下

二十一

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邾室割雞于室中 盧注云邾杜  
改夾下並同案大邾  
字通保傳注亦作邾室門邾之室一曰東西廂也雜  
記曰門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邾室其舛皆於屋下  
割雞門當門邾室中室案小戴割雞亦於屋上記者  
不同耳 丁校屋上改屋下案如作屋下此不言舛略  
也 孫編脩希且云據雜記文則廟用羊升屋而割  
之而謂之釁門夾室用雞於屋下割之門當門夾室  
中室而謂之舛孔疏乃謂羊亦有屋下之舛雞亦有  
屋上之釁然大戴禮釁廟篇云門以雞有司當門北

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邾室割雞於室中可見夾室  
即在屋下割雞別無屋上之釁而廟亦未必有屋下  
之舛矣蓋釁舛自為二禮釁之禮重故在屋上舛之  
禮輕故在屋下周禮司約云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  
此亦於屋下為之未必升屋也鄭云舛謂將割牲  
以釁先滅耳有毛薦之則似先舛後釁故疏案中其  
說如此然舛滅耳有毛之說本無所據而先舛後釁記  
中實無此義也盧注云小戴禮割雞屋上然小戴記  
實無此語蓋南北朝講師相傳之說耳 禮記 案夾

大戴禮記輯補下

二十二

室漢唐舊說並以為東西箱廬獨以為門夾之室古  
無是訓未詳何據保傳篇注釋宴室云宴室邾室次  
宴寢也亦曰側室與此注義又不同盧意以此經割  
雞在屋下與割羊在屋上異小戴則割羊割雞同在  
屋上故云記者不同蓋與孔疏略同然以兩經文參  
互校數似孫說近是

小辨第七十四

社稷之主愛日 盧注云書云日夜 丁校不逞也  
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



行政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夫學德  
別義矜行以事君學順辨言以遠志阮云順庶人聽長  
辨禁農以行力 案學齊大道句義難通盧孔亦並無  
釋攷此文並家上學小辨言之故下文天子諸侯士  
並以學與辨對舉大夫以學德別義對舉別亦即辨  
之借字也注云別竊疑此句亦當云學齊辨道齊義  
亦未瑋同 今本作人者疑故書作人說文八部云人  
分也孝經說云故上下有別又中部云人古文別是  
人與別古字同借人為辨猶借別為辨也人字形近

太戴禮記辨補下

二十三

因而致謫耳

足以辨言矣 盧云孔子曰詩可以言可以怨通之事  
久遠之事居多識下校於字鳥獸草木之名  
子曰行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 孔云宋本脫  
行字以大訓增君上戴氏校本刪其字 孫校云其  
君其字應刪  
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 案其  
疑當作與讀毋乃至口倦與十二字為句今本作其  
義不可通

君朝而行忠信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形於民而發於四  
海 案次句當作忠信滿於中與正文正相承貫今本  
挽一字荀子云忠誠盛於內發於外形於四海與此  
語意正同忠誠即忠信也

子三辭將封公曰彊避子曰彊侍 盧注云謂避彊也  
一曰公以夫子三辭欲避左右之彊者也 孔云彊  
人名時侍公側公疑子有隱言恐聞於三家故令之  
避洪云洪云彊高安本作彊 案孔說甚瑋足證  
盧注之誤但彊不知何人攷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

太戴禮記辨補下

二十四

問於孟敬子鄭注云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彊此彊本  
亦作彊字通彊疑即季昭子蓋周制世卿子弟多充  
宿衛即周禮宮正所謂士庶子是也昭子時蓋尚童  
穉侍哀公左右而公與三家嫌隙已深慮其泄言故  
令之避孔子以無隱言既不必避又恐益增季氏之  
疑故復命其侍此與情事正合論語孟敬子逮見曾  
子昭子與彼同時校其年齒自得侍哀公矣  
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  
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案此文九知



文並首尾相銜接正義辨方承上知政此正疑亦當作政母患承上知備上疑闕有備二字母患即無患也洪云母古通作無字

用兵第七十五

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於孫子盧云言用兵二章但用兵革喪除其德不以塞亂而徒傳續武事于子孫者也孔云三引詩無又云之文以韻讀之餌矣子皆相協古音久如已亦得合韻疑本逸詩通為一章鮮民二言

大戴禮記解補下

二十五

特偶同裴我耳注中丁校云呂氏慎大覽報更章引兕冒文王二詩亦協韻又云注云二章指上四句案三引詩文義不相承貫必非一章孔說未塙

公懼焉曰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嚴校云懼焉之懼當讀懼莊子無云南榮越懼然顧其後釋文向史記云卿列傳懼然顧化錢氏考異云說苑君道云哀公懼然有問注曰懼音其又東方朔傳王莽傳中後漢書申屠剛傳楊厚傳何敞傳皆以懼為懼案洪說同

少閒第七十六

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盧氏祭法曰有天下者事改職百神孫云有字當改百案王念孫案孫校與注合但千乘篇云立有神則國家敬四代篇云是以祭祀昭有神明則有神於義亦通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盧云四代據文距殷或曰文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謂兼之也劉校云或說經文無此字代字絕句

大戴禮記解補下

二十六

案注疑當作四代據文服殷謂文王為殷諸侯不得自為代故王有五而代止四也洪頤煊俞樾謂堯舜湯則禮家實不以堯舜為一代似不及盧說之長距字誤又疑距當為臣臣說

海外肅慎盧注云周武王時肅慎貢楷夫文塵案此注並本周書王會武王當作成王文塵王會作大塵

武王卒崩丁云卒字宜改既劉校云上文有成湯卒崩當是文法如此



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 盧注云如繁者言如萬

物之繁也 孔云如讀如而諸讀為者案洪頤孫

校云案盧注意如不讀為而下君如財之發而用之

讀如而 案如當如字讀繁諸疑當云繁緒言如絲

之亂也緒諸同聲段借字

曰於此有功匠焉 孔云功工同 案功當作巧形近

而誤四代篇云巧匠輔繩而斷孔校未塙

發而用之 盧注云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發丁校

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觀聞也 盧注云觀君博聞

大戴禮記辭補下

二十七

以立知焉 孔云如朱本作而觀聞宋本謬聞觀从

朱本改戴校云當作而以觀聞也案洪頤孫

此當以朱本為是四代篇亦云臣願君之立知而以

觀聞也此與彼同如而字通

君曰不足臣恐其足 盧注云實足可行而君曰不足

則臣云足所謂可否也 孔云宋本脫臣恐其足一

句从戴氏校本增 丁校云屬可替否見晉語九昭

二十年作獻可去否 孫校云恐其足三字於理有

碍戴校蓋從方本以意增也盧校補臣則云足注中

案盧校蓋依盧注推定然亦無本可證當闕疑

如未之成也 孔云未宋本謬木从大訓及元本改

丁校未仍改木 孫校云木字不當改末下文草木

根被傷則枝葉必偏枯正與木之成反對 案盧戴

德篇云君之聞如未成也與此文同宋本不足據丁

孫說誤

疆葉木虧 盧注云言疆域與草木皆未易於常也

孔云葉戴氏校本作數案洪頤孫

義並難通草木無易常之理盧說尤牽強疑此當作

大戴禮記辭補下

二十八

疆萬萬即宇之借字說文八部宇籀文作寓从禹與

萬聲類同葉萬篆文形近而誤

非天自反人自反 孔云自宋本謬是从朱本改 案

人是反義尚可通朱本疑凡改不足據

朝事第七十七 案儀禮覲禮周禮大行人鄭注並引

作朝事儀是古本自有儀字竊疑儀又當作義與聘

義卿飲酒義義同作儀者古字通也

命上公九命為伯 孫校云如孔說則命亦衍字官本

作諸臣之五等之命刪以定其爵下凡十八字案王



注中校並从官本是也

### 投壺第七十八

某有枉矢哨壺請樂賓 孔云哨宋本訛哨从吳氏逸經改 案禮書百十四云大戴哨作哨又席小戴作哨為誤訛說是北宋本已作哨

算多少視其坐矢八分 孔云八分矢圓徑也 又云小戴矢作籌無八分二字 王引之云八分當為八介介猶枚也 案禮書引大戴算大八分則北宋本此矢字作大即家上算多少言之算即小戴記之

### 大戴禮記斟補下

二十九

籌也蓋此云算大八分猶下文云矢大七分並以圓徑為大文例正同唯算大於矢一分相較不多也今本大作矢則與算不相冢又與下文矢大七分之分為重複足明其非也 孔釋下大七分者似謂室中五扶之矢其倚既短盧校從小戴作籌八分義雖是而與大戴舊本不合王校改作矢八介則文義並殊相去益遠矣

壺脰修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斛五升壺腹修五寸 孔云壺高已下九字宋本並訛作小字

案此五句疑當在前矢大七分下中獲既置句當接下弓既平張云云歌詩當相屬不宜以此節橫隔其間蓋傳寫錯著於此宜移正 又案禮書云先儒釋大戴禮謂壺尺二寸併頸腹言之則北宋本此九字已誤作小注

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豳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 孔云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此唯二十六篇又鵲巢諸詩今皆在風亦以為雅蓋出漢人之記樂府所存非周舊也 案此

### 大戴禮記斟補下

三十

蓋秦漢人所記雅謂雅聲對下商齊為宋齊方音言之非詩之大小雅也投壺禮先秦時通行於邦國故歌詩則有雅商齊之聲鼓則有魯薛之節與六詩風雅不相涉也孔說未允

公冠第七十九 案此公當為五等諸侯之通稱盧蓋謂專屬九命上公故破四加玄冕為三加衮冕其說殊不塙也

其餘皆公同也 案皆下當稅與字 注照本公玄端與皮弁皆釋 孔云與宋本訛以从吳氏逸經



改 案以與古通用舊本不誤不必依吳改  
朝服素釋 盧云玄端諸侯朝服皮弁天子朝服釋從  
裳色皆素也 孔云朝服冠弁服也 案盧以朝服  
為兼冢上文玄端皮弁為文也但禮經凡言朝服者  
皆指委貌朝服而言無指皮弁服者惟論語鄉黨篇  
吉月必朝服而朝集解孔安國云朝服皮弁服然其  
說殊未塙詳禮學 不可依用

公冠四加玄冕 盧云四當為三玄當為衰字之誤

孔云四加者始加緇布冠玄端服再加皮弁三加冠

大戴禮記射補下

三十一

弁與玄冕為四也四加尊於士也不加衰下天子也  
冠義正義曰天子當五加衰冕 案此經之義衆說  
差異而皆有難通盧意蓋以上文云公玄端與皮弁  
皆釋即公始加再加之服又云朝服素釋者乃釋玄  
端皮弁之義不入加數故注亦兼據周禮司服王祗  
朝則皮弁服及儀禮諸侯玄冠朝服為釋明二服並  
得為朝服也但此記及說苑修文篇家語冠頌篇皆  
作四加玄冕而盧破為三加衰冕既嫌專輒而以朝  
服素釋為兼釋上文二服審校文義終有未安況禮

服通例釋同裳色如以朝服素釋釋玄端則是玄端素  
裳與齊服約玄不合仍是朝服而非玄端於禮例尤不合  
孔冲遠冠義疏則不破字家語王肅注亦不破字又云  
天子五加玄冕依王孔說則當初加緇布冠玄端再  
加玄冠朝服三加皮弁以皮弁尊於玄冠也但以朝  
服充再加與經文先後敘次既乖而冠禮通例重冠  
不重服故凡異服同冠者皆不兩用禮緇布冠即玄  
冠之古制二冠亦例無兩用倘謂初加緇布冠再加  
玄冠朝服則顯違茲例知其非也士冠禮賈疏則云

大戴禮記射補下

三十二

大戴禮公冠四加緇布冠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  
亦四加後當衰冕賈氏亦不破字而以三加為爵弁  
蓋以士冠禮推之但此經無爵弁之文耳孔氏補注  
則以經朝服充三加而釋為冠弁周禮鄭注謂即玄  
裳說謂冠弁 但司服諸服之等冠弁服在皮弁之下  
則亦不得先加皮弁後加冠弁於差次終不合也攷  
說苑脩文篇云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通朝服玄  
冕四加文與此小異劉書即本此經而於經首句玄  
端皮弁皆釋玄端上增始加二字是以玄端即為初



加之服自來說者並沿其誤若然則朝服素韠句為贅文如虛以朝服為即釋上二服則并玄冕亦止三加不得充四加之數故必破字而後可申其說孔以朝服充三加之一則又不得尊於皮弁於三加彌尊之義尤不合總緣經文首舉玄端即以為初加之服故勉強牽傳必不可通今以經文敘次及禮服尊卑之等差互詳釋竊謂當以實說為是蓋經云公玄端與皮弁皆釋二句三加之服實已賅備但其敘次冠服則先尊後卑不依加之先後為次士冠經則以加

大戴禮記輯補下

三十三

之先後為次故先卑後尊文例固不同也若然公初加以緇布冠玄衣素裳即所謂朝服素韠也與士禮緇布冠玄端冠同而裳異再加則以皮弁與士禮同三加則以爵弁玄衣玄裳亦與士禮冠同而裳異四加乃玄冕矣蓋經舉冠服止四等一玄端一皮弁一朝服一玄冕皮弁玄冕既無異義而朝服又必無用爵弁之理且韠同裳色而素韠之與爵弁服亦迥不相家唯緇布冠為玄冠之古制以配朝服尚無不合以士冠緇布冠配玄端相與比例亦正相類是朝服

必為緇布冠而玄端之必屬爵弁可例推也況經玄端朝服既必非一服而緇布冠玄冠又例無兩用明所云公玄端者必爵弁服之玄端亦即前諸侯還廟饗廟兩篇之玄服也以其為服亦釋為爵弁服但不蓋公初加再加三加冠與士禮正同但以裳釋為異故經於朝服著素韠之文而於玄端皮弁則不著釋色以二服一玄裳緇韠此本服玄衣素裳則用韠本服一素裳素韠其色不同也如是則記文乃可通而於禮服之差等亦復無舛賈援此記而釋之如是

大戴禮記輯補下

三十四

當是齊梁禮家古義或出盧注之前自是瑯詒惜所論不詳故略為申證之至天子冠禮經無明文玉藻云始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又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續纓諸侯之冠也則天子始加當易緇布冠而用玄冠而五冕同玄冕則又不得與衮冕分屬兩加然則王孔五加之說揆以一冠不兩加之例不能無悟亦不如賈說之優孔氏從之疏矣續漢儀志說漢帝冠禮四加一緇布冠二進賢冠三武弁四通天冠與賈說等次亦略同但初加仍用緇布則是古諸侯禮與玉藻不合耳



其麟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 孔云朱錦之雜色者或

疑采為朱之誤其慶也以四馬 案或校是也此當

以朱錦束四馬為句束帛乘馬禮幣之常也孔讀四

馬屬下非可證此文之誤

周公使祝雍祝王 盧注云雍大祝定左與王為祝辭

於冠告焉 案祝雍定書未見周書王會篇有祝雍

氏雍與准篆文相近疑即一人也注定左字為疑當

作官名注本非當

遵並大道邠或 盧注云邠或當為邠或聲字之誤也

大戴禮記辭補下

三十五

案史繩祖學齋估畢四引注作當為芬或注本作

陛下永永與天無極 盧注云凡一百 孔云此注不

可曉似校書者所記然推算前後字數亦不合姑存

之 案學齋估畢引注作凡一百字以義推之疑當

作凡十一句

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勅施于四方勅作穆穆

維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以正月朔日案尚書大傳

亦當作朝日迎日于東郊 盧注云古者帝王以正

月朝聘案黃也當從之率有司迎日于水郊也所以

為萬品先而尊事大也案盧校云所以十一字

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有此祝辭末又云迎

日謂春色迎日也免典寅賓出日此之謂也則此為

春分迎日之禮非正月朔之迎日也伏傳文最析此

文即本於彼末以正月朔云云及注古者帝王云云

伏傳亦有其文然在迎日祝辭之前蓋本是二禮淺

學錄彼文綴此而錯亂其次遂不可通耳章末注以

大傳校之並是正文誤作小注盧校唯以所以為萬

品先十三字為正文尚未審也

大戴禮記辭補下

三十六

本命第八十

三年晤注本合然後能言 孔云晤因也 孫校云說

文晤目童子精也从目喜聲讀若禧 嚴校云說文

無晤字目部有晤字義亦不合玉篇目部云晤盛貌

也多熱也義與白異愚謂當作睟說文白頭會增益

也或作睟古文作土玉篇肉部又作胷頁部又作頤

頤皆俗字韓詩外傳作腦家語本命作頤 案嚴說

是也睟晤形近而誤

墳墓不坏 盧注云同於邱陵 孔云注四字舊誤入



正文今校改 孫校云同於邱陵四字當仍舊本作正文

婦有七去 嚴校云內則疏作今婦有七出記文自兼庶人言之

多言去 嚴校云內則正義引作口多言去與下文合

案王念孫校同 不順父母去 行文是也當刪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淫為其亂族也妒為其亂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共榮盛也 嚴校云內則正義引作不順於父

大戴禮記辭補下

三十七

母為亂德也又淫佚為亂其族也又不可與共榮盛也

盜竊為其反義也 嚴校云內則正義引作竊盜與上文合

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 嚴校云內則正義引取作受與更作曾經

殺人者罪止其身 盧注云周書云大命世小命身 孫校云逸周書命訓解大命世罰小命罰身 易本命第八十一

故人十月而生 丁校云董子陽尊卑篇人十月而生合于天數也

耗土之人醜 盧注云周禮大司徒職曰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邱陵之民搏事丁考云大司徒作而長墳衍之民皙而瘠原隰之民豐肉而瘠 案盧注引周禮多以今字改古字如保傳為注引秋班學台聲諸侯魯廟為注此搏當作搏痺依大司徒文當作痺

食肉者勇敢而悍 丁校悍改悍案聚珍本同云從

大戴禮記辭補下

三十八



8  
2121.5  
15



21101000456087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 勘誤表

[illegible]